

叢書集成續編

六一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一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家庭教育

家人子語一卷	清	毛先舒著	昭代	一
課子隨筆鈔六卷	清	張師載輯	有福讀書	一一
孝弟錄一卷續錄一卷	清	李文耕編	有福讀書	一一五

兒童教育

童蒙訓三卷	宋	呂本中撰	當歸草堂	一六一
訓學齋規一卷	宋	朱熹撰	青照堂	一九一
養蒙大訓一卷	元	熊大年輯	芋園	一九七
養蒙圖說一卷	明	塗時相纂	雲南	二三五
訓蒙駢句一卷	明	司守謙著	蓉城仙館	二八五
幼訓一卷	清	崔學古著	檀几	二九五
小學一卷	清	崔學古著	檀几	三〇五
訓蒙條例一卷	清	陳芳生著	檀几	三一五
蒙養詩教一卷	清	胡鼎著	昭代	三二一
何文貞公千字文一卷	清	何桂珍撰	雲南	三二九
人範六卷	清	蔣元輯	廣雅	三五三

社會教育

家

人

子

語

家人子語小引

道必依乎中庸而其用始于家庭之際此治平之學所以必先齊其家也然而難言之矣柔則流于姑息剛則傷于煩苛必如之何而後可乎夫父與子禮法之場也然必有藹然者具乎其內則法無傷于恩言父子而主僕可知矣夫與婦情好之會也然必有肅然者寓于其中則恩無妨于法言夫婦而兄弟可知矣世之人則不然其或性情乖戾強犷難觸稍不合意輒怒罵隨之幾令堂構之間嚴如殿陛事雖至微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小引 一 世楷堂 藏板 卷九

子竟不能得之于其父者往往有之此非其父之果不可與語也亦以積威所在爲子者不敢漫然出于嘗試之一途故寧隱忍而安之耳其反乎此者又或姑息之愛過深遂任其所爲而莫之禁卒至率意妄行流爲敗類然後召而訓之則又悍不奉命矣稚黃毛先生著有家人子語所言皆家庭骨肉之際人所最難言者皆能曲折而出之以通彼此之意既不寬于卑幼亦不徇于尊行無非平心中庸之論蓋舉情與法而衷于理者也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甲集卷九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家人子語

錢塘毛先舒稚黃著

忠孝二字字面自高濶然士在家食時忠亦未由自
効不如孝弟二字較為切近抑畏馴謹道之基也若
舍弟而冠之忠往往未見忠君實際而藉為高視雄
談盛氣臨進者有之本基漓矣昔人云常迴思在母
腹時景象則藹惻之情油然而生故古人之舉多在
孝弟亦云孝廉夫舉以為國豈不期忠然人能孝弟
且廉忠將焉往

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

世楷堂 藏板

孝弟非徒言與徒心也須具實志而力以行之貌而
無情與有心而姑待者皆無當也要當實體親心實
守親訓臨財實讓遇忿實受飲食如初筵之禮嚴賓
不敢不祇進容止如小民之遇官長不敢不起立充
類而進細大以之始須力勉終臻自然樂則生矣斯
其效矣日用之際咫尺之地而行之能至守之能純

躋聖賢之域而通天地之心天下之至高明博大者
又孰能外於斯

吸菽飲水雖可盡歡而顯親揚名斯足終事蓋親望
其子以聖賢恒不如望其子以富貴也故曾參之道
當以責己而季子之遇不可怨親必兼而有之以事
其親子道其庶幾乎

君父非要名之地此言為忠為孝不可求名也近有
朝士出處不審而其子上書諫父引義慷慨錄稿示
人人多稱之余謂父子晨夕時時可以泣諫何必上

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

世楷堂 藏板

書避人焚草事君且然書又何必錄示人也此則不
徒以孝親要名直貶親以要名耳心術尚可問耶君
子存心聖賢論人總要于此等處推勘倘此等處推
勘不過即巖巖氣節總落空虛耳

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處人倫盤錯之逆境尤難此天
地鬼神以此試其人而鍊之也處此者稍有蹉跌則
被以大惡之名而不敢辭聖賢禽獸之關於此乎判
能善以濟之而不失其正則可謂讀書難字過矣當
如行叢棘如度危橋如涉澗之水而幙垂外如立

萬仞之顛而趾二分倚伏進退喜怒啼笑總弗輕用
而此中一主于中正毋稍詭移也庶乎獲濟而可以
告無罪又當觀古聖賢之善處此者以通其窮當死
則死詩云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漢高祖愛幸戚姬及如意又以姬日夜啼泣幾欲以
如意代太子反致如意母子俱慘死呂后欲立惠帝
計甚深曲然惠帝得立而反貽諸呂與惠帝諸子之
禍方四皓之計得行而東廂側耳跪謝周昌時豈知
因此滅父族與已諸孫耶然則自爲者反以自貽其

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 卷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害者也薄姬母子非嫡非寵本無意于天下也者而
顧竟得之使如意無寵其母子或可免使惠帝不得
立則呂氏亦未必有此烈禍也歷觀前載此類甚多
故君子處人倫之際卽有盤錯但當守之以理權之
以義小其心而大其量直其道而紆其方其濟與否
有命存焉挾私行巧有害無益蓋天意之倚伏不測
總非人之所能爲者也

兄弟爭財斯惡矣至有因爭財而更不惜財以相訟
至于兩敗者叩其情曰吾以競氣寧窮耳不知忿氣

固不可競况臨財能讓乃人之美德亦何謂輸氣乎

讓財之爲美于朋友且然况兄弟乎已財且當讓况
父母之遺乎而爭分者往往不肯低昂銖黍以相情
角至于骨肉相傷財盡家破而適得不孝不友之名
以爲世非笑何氣之能爭也良大惑也近有兄弟二
人而盜發其母塚棄骨于郊弟犇告兄欲共斂錢爲
更葬具兄一錢不吐弟泣曰兄在弟不敢獨爲今兄
如此譬如母獨生我而敢他諉耶竟自拮据葬其母
可謂孝且弟矣狗彘豈食其兄之餘哉又有分資者

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 卷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物皆中開配搭已鈞獨藏書不便配搭因人取半部
皆不完又有古窰器一枚甚美彼此意不相讓便撞
碎之後二人皆行乞設心如此亡慮不窮

古人胎教之法今已不能如之然自小時大須導之
孝友習之端慤蓋穉幼無知識先入之言便爲主也
每見今人舉次兒人多語長兒謂父母已得弟當不
復愛汝獨生之子人多慶云幸無兄弟家財獨得雖
云諧語實開忌情皆兄弟姊妹不和之端倪也至孩
提時父教令打母母教令罵父以爲笑樂稍有知識

故作譎辭証之爲戲此等皆斲喪天良長養惡習少成如此愈壯則嗜欲愈熾外誘愈多有加無減遂有不復可迴之勢

生分大不祥也而世人爲之者大率由于貨財妻子耳既擁財而妻欲自如意遂欲遠于翁姑妯娌其夫惑之遂亦欲遠于父母兄弟夫雖不盡孝友亦其妻陷之也然婦女義理不明孝順和睦之道必父母預教之而猶患其背每見世俗惡習者不但不教而且唆之助之又有爲女擇家而求獨子者謂家財將來

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 卷九

五

世楷堂藏板

獨得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今且求無翁姑者謂一過門便可作主母耳夫女子未嫁而父母先有代之死翁姑斬手足之心卽此一念已入禽獸矣是猶胎教而卽種以不善之根也安望其女子歸之後能孝順和睦也然則人習于不祥者其由來蓋亦遠歟

願子弟學龍伯高不願子弟學杜季良此馬伏波家法也摘紫羅囊焚之此謝太傅家法也不許婦女作時世粧此司馬溫公家法也子弟居官而墨斥之墓

廟死不容入此包孝肅家法也包公此訓尤爲嚴切至華歆整嚴之軌陳顯達塵尾之訓非無可采而身爲亂賊卽作法于涼莫大于是故不取焉

諺云不癡不聾難作家翁此言薄物細故當從寬大也又云當家三年狗亦怪此言任家政者秉家法當防萌剔弊不得養奸奸必治毋姑息小人惡法故怪之者多也二語亦互相濟者也充此義以治民則癡聾之說卽詩媚于庶人是也狗怪之說卽書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是也亦有因其時勢而偏重用之者

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 卷九

六

世楷堂藏板

漢文帝之休息曹參之清靜重寬者也子產教太叔之治鄭諸葛公之治蜀重法者也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此不但爲國者處家亦然凡奴隸賤人于晏閒醉飽之餘或辭色之偶及皆能巧發微中而貽害况寄耳目于此輩以詞察骨肉是使疎間親賤妨貴也浸潤膚受必無有不行者馴將釀成莫大之禍焉蓋小人性喜生是非爲搬謀一也受人嗔惡借以復怨二也迷惑主人邀歡倖賞三也構成嫌隙于中可以取事四也貌愚而內狡主人易信之

五也狡而實愚不顧後害故敢殫極其鼠技六也聽之者曰我高明而自能裁度者是自欺者也必無幸矣如果有謀幹者與之圖維外事或可耳若問親妨貴則逆道也主人始亦非欲如此也皆寄耳目于此輩之過也而其端必自晏閒醉飽始也

父子之恩天性也故子事父莫如誠而父待子亦莫如誠世乃多有猜其子者子非甚不肖苦相疎隔不加信用凡百反與外人及奴輩謀而行之何也此皆愛根爲之也其愛根有三一則過于愛生二則過于愛財三則過于愛子過于愛生者老冉冉至矣見子長大家政有當傳之勢而反不擇故不欲其子與聞家務政如後世人主諱言儲貳所謂置朕何地者也過于愛財者恐輕于付托致有耗損何者意他人不敢負我財而子耗吾財無取償之勢過于愛子者望子過深求子過備恐其略有蹉跌恒欲其十全而後用之又恐子知我藏因而生吝故恒欲諱富于其子此三愛者皆失也由前一愛論之固是老人之愚由後二愛論之亦未爲得策何也蓋委事于他人而子

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 卷九

七

世楷堂藏板

不與聞以疎間親原非順理且人子苟非大惡未必便至背親而他人反面相背十常八九乃不信子而

信他人此惑甚也遂有肩鑰托諸奴婢錢財置諸別室與人有商則屏子而後語致生爲人負慚其子孫而固諱之一朝而死則財委散于人而子未由致詰或更興爭端所謂愛財而喪財者也且子才非天縱多由練習而練習者必歷諸實事而後有造故愛子而欲其有成者恒當俾之以事而試諸艱才能辦者當復何憂才不辦者小失加教大失加懲皆以動心而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乃平時置之閒地而望其他日歷練老成彼安能乎遂有參養終身而直同于圈牢之物華動者且必驚外而生奇衰且平日待子既鮮情實一朝果有憂虞而相告語子亦必且漫然聽之而不見信所謂愛子而害子者也夫財利其小者也父子同心不可暫乖者也乃致以三愛之故薄性傷慈而致子于不肖則失之大不可不察也必也歡娛互語憂戚互告盈縮互算險夷互慮事無大小必與子偕而使之與聞焉可代者則竟使之代既

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 卷九

八

世楷堂藏板

澁然相愛又坦然不疑則父心一子心也如此而子猶自吝于親則真不肖也然亦寡矣夫子于親談笑不能得其裏言行事不能知其首尾瞠目侍立略同旁人雖欲代勞以爲播穫勢豈可得而旁觀者又譴其不宣力一朝事至無能措手則父又怒之此亦子道之無如何者也雖然樂將順者人之情也彼事親者或未能焉乃所富貴人之親任者其歡承共奉必工于其子此人往往愛媚已而遠其所生有由然也夫爲人子而歡承共奉其親乃不如所富貴者之人

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 卷九

九

世楷堂藏板

亦子之過也財利其小者也

他端之惡名可受不孝之名難受他人之毀言可辯父母之言無辯失他人之心猶有可爲失父母之心者更無一可爲事父母者固當兢業而父母之慈者亦當深念此成就厥子而勿輕致子以大惡之名也夫怒而撻之糜爛其血肉其小者也每見爲父母者瞋其子至爲決絕之形或屏絕血味或去離家庭或欲祝髮爲僧或令宗祝祈死或號泣于宗廟或跪拜其子孫或值嘉禮而距戶不出或有疾病而糜藥不

進凡茲之類約略如斯親朋駭愕郡邑喧沸致子內無以爲心外無以爲人終身蒙詬弗可澣洗雖忍死而徒具其形耳此天下之極刑也苟非至極疇忍以之而世之父母往往率爾用之反若重視鞭撻而輕視此何歟夫君與民威素肅也而孔子猶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此言爲政不可以驟嚴也况子之于親恃恩有素笞詈且寬于平日而冰霜陡峻于一朝有無所措其手足而已諒爲慈親者豈加審思者歟予之言此以戒人子不可恃平昔而玩

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 卷九

十

世楷堂藏板

也

跋

漢武帝惑于江充巫蠱之讒致不能保其子田千秋
雖以一言悟主猶未敢自謂己意而托于白頭翁之
云武帝既悟亦以為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此高帝神
靈使公教我由此觀之則家庭聚順之道誠不可不
預講于平日矣稚黃此冊當是得之躬行實踐之餘
故其為語不蔓不枝恰中窾會居家者誠不可不讀
也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甲集

家人子語跋
卷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課子隨筆鈔



課子隨筆序

日親正人日聞正言日習正事斯可謂之賢矣乎曰未也然
去不賢之途則日遠矣聞善而不知慕見惡而不知警流俗
漸靡而不克振拔斯即謂之不賢矣乎曰未也然去賢之途
亦日遠矣風俗之厚薄不惟其鉅其端恆起於一身一家而
其後遂若縑素之不相入秦越之不相及豈天之降材爾殊
亦習俗之移人使然也博奕好飲酒敗檢也而慎者且以為
豪舉恆舞酣歌惑志也而溺者且以為任達毀垣踰方蔑禮
縱欲喪身亡家為之者不覺而旁觀者惴惴焉前車覆後車
續雖親愛莫如之何也周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曰驕
淫矜侈將由惡終又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

課子隨筆鈔序卷一

其訓吾儀為汴東小邑長老所遺頗具美質猶憶兒時遨嬉
里巷見夫士橫經籍人秉耒相問所謂遊閒失業之人無有
也家敦雍睦戶習儉勤問所謂勃窣忿鬪侈靡汙蕩之習無
有也長者負劍辟咤少者奉手隨行一切睚眦傲惰之容覺
陵輕薄之狀無有也先清恪公以八座還鄉年齒名德皆不
後於井里然遇宗黨族姻必周之恩誼貧交故友必重之款
曲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昆弟言友過隴畝則話農桑入膠
庠則勉誦讀此皆愚趨庭之頃所親見者也乃自宦遊以來
至於終養上下十餘年而耳之所聞與目之所見覺月異而
歲不同矣庚申以後居憂兀處讀禮之暇發函陳策每於曩
哲型家正俗之篇三復致意遇要言至論則錄取之朝夕諷

詠既念修能淺薄言行不孚於鄉黨欲稍稍發摠以為世道
人心之助無益不足取信或適以供才俊之訾警耳今此之
言皆儒先成論非由臆說幸承先緒門內有敎家之責吾之
子姓吾得而勸勵之規切之也因哀集所有都為六卷命曰
課子隨筆俾後之人於蒙養之始既聞熟讀或者於賢不賢
之途徑庶的然昭晰矣乎詩不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閱是編也古之所謂咨嗟歎美者誠不知於今果何如若夫
大聲疾呼危言激論知必有環視身世而恍然感於中動於
色者在也時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十月既望改過齋主人儀
封又渠張師載書

課子隨筆鈔序卷一

二

課子隨筆鈔卷一

張師載

誠兄子嚴敦書

馬

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後漢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

課子隨筆鈔卷一

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誠子書

諸葛亮

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寓居南陽季漢丞相封武侯侯諡忠武○按公從祀孔庭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訓子

盧

北魏崔元暉母

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

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資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賊盜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

顏氏家訓

顏之推

字子分琅琊臨沂人北齊中書舍人尋除黃門侍郎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

課子隨筆鈔卷一

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

二親既沒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異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

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

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迹七二音踏也其面而蹈其心

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

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

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

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

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所焉並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課子隨筆鈔卷一

三

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

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尙者

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惰慢便爲凡人人生

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

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

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

札筆則纔記名姓飽食醉酒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

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已足安能自苦及

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

古賦詩蹇然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

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輒惕

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

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

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

敬者身基矧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怪者欲其觀古人

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窮鄙匪匪然悔恥積

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敝舌存

含垢藏疾尊賢容衆音滄音滄也然阻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

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

回劫然奮厲不可恐懼也

課子隨筆鈔卷一

四

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

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

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

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

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

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

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耳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

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

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戒子弟書

柳 玘 京兆華原人仲鄂子
唐書附柳公綽傳

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憤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

課子隨筆鈔卷一

五

宜刻骨

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第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知信少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家戒

柳 開 字仲塗大名入幼警悟豪勇宋太宗時知
軍邊軍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

皇考治家孝且嚴巨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瀆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各戶患若賊

雖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甯有是邪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聞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家訓

范仲淹 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參知政
事諡文正○按公從祀孔庭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課子隨筆鈔卷一

六

戒子孫

邵 雍 字堯夫河南洛陽人隱居不仕有皇極經
世書鳴號康節先生○按先生從祀孔庭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

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家訓

司馬光

字君實解州夏縣人宋左僕射封溫國公諡文正○按公從祀孔庭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訓儉示康

課子隨筆鈔卷一

七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我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孫也甯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爲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於梨栗棗

柿之類殺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殺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

課子隨筆鈔卷一

八

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

正考父餽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饋簋朱紘山節藻稅
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鮒知其及禍及成果
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
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
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
自敗者多矣不可偏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
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訓言

伊川程子

名頤字正叔河南人宋崇政殿說書諡正世稱伊川先生○按程子從祀孔庭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

課子隨筆鈔卷一

九

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
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
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
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戒子弟

范純仁

字堯夫文正公次子皇祐進士累官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諡忠宣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
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與長子受之

晦庵朱子

名熹字元晦新安人宋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諡文○按朱子升配孔庭哲位

早晚受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册子隨

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
要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令見者見之不令
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
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
得戲笑喧嘩

凡事謙恭不得尙氣陵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

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

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

課子隨筆鈔卷一

十

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友也
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
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
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
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在苒漸習自趨小人
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
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
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
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

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
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
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
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
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
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
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
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
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袁氏世範

袁 采 字君哉 衢州人 宋時官至監登聞院

課子隨筆鈔卷一

十一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而有業則不至於飢寒富貴而有
業則不至於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
飾輿馬與羣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
業以度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贊其爲非則有舖啜錢財
之利常乘間而翼成之子弟痛宜省悟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服制減於父
母一等者蓋謂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
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效有子之道與
親子不相遠故幼而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
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
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

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何以責
其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仇讎矣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讎往往其子因
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之兄弟卽父之
諸子己之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於兄弟不和則我之諸
子更相視效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
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
示之欲吾之諸子孝於己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此
可與金氏宗約相發明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
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甯免

課子隨筆鈔卷一

十二

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甯有忿爭
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况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之怨
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
聞其親然而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
不可默造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况其間
有不睦事之人好伏於幽暗之處以何人之言語此生事
興爭之人豈可久與同居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也無人
而輒譏議人必慮或有聞之者俗說牆壁有耳又曰日不
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氣蓋婦女所見不
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強爲

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絕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變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牆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甯棄親而不顧者有不恤兄弟之貧葬親必欲均費甯甯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概述亦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調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子而重其兄弟至於當分析之際不敢以貧故而貪愛其兄弟之財產者蓋由見識高遠之人不聽婦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課子隨筆鈔卷一

十三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多出於婢妾之離間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若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候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讎爲婢妾者方洋洋得意非特婢妾爲然僕隸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而善良之僕佃皆翻致誅責矣有識之人自宜醒悟

一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而負償怨生反怒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強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交結怨

而後已蓋貧人之假貸初無肯償之意縱有肯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貸作經營又多以命窮計拙而折閱方其始借之時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指日以爲誓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親戚故舊因財成怨者多矣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若念其貧隨吾意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按袁氏世範又有一條云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省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俾息爲本則更生息又誘勸其將田產抵還法禁雖嚴多是待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替謂迭相酬報也當併載之以爲懲罰取利之戒

子孫有過爲父祖者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子孫有過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不使其父祖知之至

課子隨筆鈔卷一

十四

於鄉曲貴宦人之進見有時稱道德盛德之不服豈敢言其子孫之非況又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誣故子孫以彌天之過而父祖不知也開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有庇其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者富家之子孫不過耽酒好色賭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貴宦之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強索人之酒食強貸人之錢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羣小則使之假勢以陵人侵害良善則多致飾辭以妄訟鄉人有曲禮犯法事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則僞作父祖之簡于懇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也其隨侍也私令市賈買物私令吏人買物私託場

務買物皆不償其直吏人補名吏人免罪吏人有優潤皆必責其報典買婢妾限以低價而使他人填賄或同院子游狎或干場務放稅其他妄有求覓亦非一端不恤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凡爲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關防更當詢訪或庶幾焉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見目前稍稍榮盛以爲此生無慮不旋踵而破壤者多矣大抵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十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妒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

課子隨筆鈔卷一

五

如築牆之板然或上或下或下或上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妒人笑人哉

膺高年享富貴之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補奏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中年齟齬不如意卻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奢薄憂飢寒慮婚嫁有所困鬱而然若早年宦達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又多不獲高壽蓋造物乘除之理類多如此其閒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中閒一有之非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至終身蓋不知此理而又非理

計較欲其子孫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於人力不能勝天徒爲蒼蒼者笑耳

人生世閒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慮之事異耳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閒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甯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課子隨筆鈔卷一

六

人之平居必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聞人尙氣好陵人之言吾亦將尙氣好陵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游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好奸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已暗合者亦其人之最好黠者也彼其

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此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奈何

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爲之不已人或起而我應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而人不校者人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攻之爲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辨恐理虧而不能逃罪矣

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爲爭訟之資至有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

課子隨筆鈔卷一

十七

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知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臉道人莫道實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辭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誠酒後語思食後曠忍難耐事順恃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飾邊幅若

言行崖異則人豈復相近然又不可太褻狎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歡恐嘲譏中觸人忌諱則忿爭興焉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由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儻有譏議亦不必聽或有狂醉之人宜卽迴避不必與之較可也

居於鄉曲與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眾貧者羞澀必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尙乳臭者言

居官如居家必有願藉居家當如居官必有綱紀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爲仰事俯畜之計莫如爲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

課子隨筆鈔卷一

六

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書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爲童蒙之師如不能爲儒則醫卜星相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爲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爲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爲儒者乃不肯爲醫卜星相農圃商賈伎術等事而甘心爲乞丐盜竊者深可誅也凡強顏於貴人之前而求其所謂應付折腰於富人之前而託名於假貨游食於寺觀而人指爲穿雲子皆乞丐之流也居官而掩蔽眾目盜財入己居鄉而欺陵愚弱奪其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鹽酒酤之屬皆竊盜之流也有人爲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徧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聖人言以直報怨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怨報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長厚之名者或因宿讎縱奸邪而不治皆矯飾不近人情聖人之所謂直者其人賢不以讎而廢之其人不肖不以讎而庇之是非去取各當其實以此報怨必不至遞相酬復無已時也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

課子隨筆鈔卷一

五

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姻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直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鉤之以重扼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竊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

與子師可

許衡字平仲號魯齋河內人元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封魏國公諡文正○按公從祀孔庭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尙未成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凝來聞汝肯自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遵道今在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與先正格言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實自強故能爾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強我雖貴顯云

課子隨筆鈔卷一

三

適足禍汝萬宜致思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也相與輔導之

代李和叔與兄子

許衡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沈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託於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親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沈深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歎也

可愧也至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游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者子夏聖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況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唯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廕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爲工歟爲商歟爲牛童歟爲馬卒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別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小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眾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卒陷

課子隨筆鈔卷一

三

於自欺而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於何時

鄭氏家範

鄭 濂 浦江人洪武時旌義門

卑幼不得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箠之

子孫不得目視非禮之書其涉諛浪淫褻之語者見卽焚之子孫毋習吏胥毋爲僧道毋狎屠豎以壞亂心術當時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

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甯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忽人之心若累相陵偏進進不已者當以理直之

或曰既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余曰君子豈不爲子孫計然其爲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計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爲子孫計豈不利而父子兩得哉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一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爲清白吏子孫鄧禹十子人各受六二業龐德公云人皆遺

課子隨筆鈔卷一

三

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爲子孫計者又何歉焉 按此段出

未倪思子孫計

誠子書

辭

瑄 字德溫河津人永樂進士官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論文清。按公從祀孔庭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惓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

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求所以盡其別聖賢所

課子隨筆鈔卷一

三

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品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滄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祖父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昨非菴日纂

鄭

瑄里居無孝正統時庶僚死
土木之變明史附王佐傳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謂是官無不做慢縱恣觸事愴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士子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處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房太尉家無半爰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妝劉丞相摯家

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

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孫雜處士大夫閒望而知

其爲劉氏也前輩治家如此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朝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

課子隨筆鈔卷一

五

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卽設案向日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啟卷必先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紙而覆以次指面擦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卑卑樂諂怒繩放

縱敗檢甚若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儀威寵激其讀書志

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朝得志陵厲傲慢能有極哉善

哉柳玘之誠子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可畏而立

身行已增德惜福得志則澤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家庭鬼
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常矣於以慕昌慕熾何有哉

戒族人書

羅

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丙戌狀元翰林院修撰學者稱一峯先生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
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
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
岳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方足以奠蒼生
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
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
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

課子隨筆鈔卷一

五

足以汗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
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燄官爵富貴豈止
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
者亦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
敗之則子孫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
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
之子姪戒之共德成我做天地閒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
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
占山林不尙爭鬪不肆強梁不敗鄉里不陵宗族不擾官府
不尙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
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

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
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
倍若日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

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
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
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
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
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
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不可放起自
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
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

課子隨筆鈔卷一

五

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
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
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
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
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與
不才奴僕弄出事來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慎勿以
吾言爲迂也

示師言

馬中錫

字天祿故城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左都御史掌院

費繡衣去寄汝衣服舊吏陳林去寄汝通鑑綱目俱未審到
否汝遊學一年課業無一字寄歸恐近虛度視唐人秋卷呈

親者何如文學已是末事舉業又其末者務此末學尙不能持以悅親本將如之何俗學事口耳不事身心其所由來遠矣以是語汝必以爲迂然學者終身受用恐在此而不在彼也取晦菴小學時閱之庶幾有得或於學古人官兩有所資綱目一書經筵勸講則資治道若徒以爲記誦典故之資則上蔡初見伊川又已取玩物喪志之譏吾兒審之夫爲學之道有本有末有後有先願吾兒爲有本之君子不願吾兒爲無行之文人慎之勉之吾言不再又汝素妄豪養氣習驕惰接人之頃坐易欠伸立易跛倚不知近來何似須痛自以禮檢束使肌膚筋骸日益就固則威儀自著人必起敬及凡語言必要安詳暢達於古人所謂修辭所謂擇言者一一究心

課子隨筆鈔卷一

五

然後與人接談不至囁嚅而懦粗鄙而蠢人亦惡得狎而侮之此二事修身切務輒復言之努力努力焚膏繼晷汝自知勉不汝瀆也

又

近時公卿之子鮮有不敗家辱親者蓋由安於家養不知稼穡之艱難習於驕恣不遵禮義之軌度故爾至登科第作美官亦有愈肆放縱卒致喪其名檢隕其家聲貽笑於世反不如白身人貧家子猶有一節一行之可觀也此時法禁嚴峻入京應試時須謹慎翰晦不令人知爲某人之子甚善凡衣服之華麗飲食之豐腴交遊之輕佻言語之誇誕皆足賈禍招尤要當深警而痛絕之以紓吾憂不爲吾累可也聽之戒

之毋怠毋忽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宏治丙戌進士以僉都御史
建伯文成
按公從祀孔庭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尙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麩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

課子隨筆鈔卷一

六

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最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眞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嗜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纏綿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客座私祝

王守仁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還鄉事略付定

張

岳字維喬惠安人由正德進士歷主客郎中後進右副都御史

課子隨筆鈔卷一

无

一汝今方離吾側接應人事之始凡事須小心收斂雖童僕下人待之亦宜有禮噉喝倨肆俱損德器切宜戒之
一吾已移文各衙門不令相見有來請見者先差人固辭
一凡哨守巡捕巡司驛遞等官來迎送者千戶縣佐以上辭之勿見餘官平揖相接皆必衣巾若行跪拜者必避其迎
送人役至交界遣回

一舟次宜畏謹舟行不可輒出船觀覽日下山則畢晚飯毋得執燭坐立俱勿當風常於有障版處坐立以防不虞
一兩廣春月江水驟漲流出山谷中穢惡食之亦能傷人凡江水須用綠豆澄過煮熟方可食茶湯生冷之物俱宜酌量

一入漳州境即為父母之邦尤宜謙謹若夫馬一時應付不前須忍耐從容催饋不可聽信下人妄拏夫頭等役使下人乘機作威以招怨謗

一至漳州謁梁岡公同安謁次厓公同安葉崗山大尹萍鄉公同年也素相厚亦宜謁之俱隅坐四拜請納拜若不從拜畢致辭曰反勞尊長若崗山年高不便拜起辭拜則聽命凡泉中前輩皆依此禮

一汝自幼未嘗至泉今雖還鄉人情習尚事事未諳宜一切簡靜毋泛交毋多言毋聞閒事家事之外一毫莫理親朋拜望者以禮接之談及閒事則敬辭云有父母叔在不敢聞命

課子隨筆鈔卷一

三

一城中屋宇窄小家私不備最宜耐冷安受不可萌嫌惡之心若有此心輾轉生出百病戒之戒之
一宗族親戚在尊者人前稱呼宜以行輩如曰某房第幾伯叔兄某處某親不可呼字以長傲慢其自稱於祖父行曰小孫父行曰小姪兄行曰小弟鄉先生前輩曰小生其餘俱如常稱

大約禮節要謙厚言語要安詳接人要款曲深以膏粱之氣為戒痛自洗刮守吾家儒素寒儉之風然後為人有進步也

垂涕哀言

沈

鯉字化龍一字仲化號龍江河南歸德人嘉靖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端著有南宮草綸屏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裕而近年來乃人人有冠服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祖宗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願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廈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啟後人即神祐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

課子隨筆鈔卷一

三

為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值不合乎公道或偏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窺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飲恨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願猶且揚揚得意自謂豪強兀兀勞心自矜謀略夫豈知神鑒無爽法網不疏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瀆欲洗難除眾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甯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已僂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

人知為左計矣獨奈何惡溼而居下安危而利菑耶吾懷此數年久欲相告祇緣昔忝仕途竊意族眾妄相忖度必謂吾愛護功名恐貽連累故為此激切議論使自矜持且將不信不從徒以自嗟自歎今年已七旬更有何意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祧繫念恐誤及於陷阱因明示以周行而苦口發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即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睦族善俗說

曹于汴 字自梁又字貞子平陽安邑人明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

昨張生以睦族善俗為問俱切問也夫鄉黨與我日相親近

課子隨筆鈔卷一

三

家人尤為骨肉至戚也此何難於睦且善者今之不睦於族不善於俗者特以見人不是不見己不是耳己有小善則德色而人之厚恩或掩於小眚人有小失則切齒而已之大過則飾以偏見此之謂不平我不平而人豈能平之所以家鄉之間多成瞋恨職此故也昔有仕者其兄落魄日喧競周之數千金仍不悛彼乃咎其兄里人亦咎其兄而直其弟然子以為非其兄之尤也胡不以其富與兄共而朝夕敬事之如其兄猶不悛乃始可直其弟耳又有厚債以拓其產者其鄰欲售之者輒再倍其直於是售之者若不及而彼猶恐非其人之願也則詳慰而後成易然其鄰猶有與之爭鬪者人皆咎其鄰而直其人然子以為非其鄰之尤也胡不以其富周

其鄰人相聚相愛如其鄰猶相忤乃始可咎其鄰耳由斯以推施人者雖厚必忘施於人者雖薄勿忘也忤於人者雖大勿校忤人者雖小必咎也故主人勿咎盜咎我之致盜況其他乎故曰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聖賢不怨不尤惟反己自修而已故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和氣在宇宙閒無瞋恨也不見不是在人也

何氏家規

何倫里居未詳天性至孝居喪哀毀踰禮
忌日涕泣如初喪見賈氏言行集要

孝親敬長之規

一今之人以能養為孝者何蓋緣不顧父母而私妻子側
行逆施者眾彼善於此故與之耳殊不知孝之道豈養之
一事所能盡哉要有深愛婉容而承顏順志尊敬謹畏而
惟命是從稍有斯須欺慢違忤或傷教敗禮取辱貽憂雖
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藍田呂氏曰孝莫大乎順親
司馬溫公曰吾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
亦然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一人家子弟有父母兄長慈愛又得教以詩書授以生業
而能顯親揚名以盡孝敬之道者乃常分耳烏足言要在
困苦艱難流離顛沛之際竭力盡心周全委曲消患弭變
特力獨行而不失其度者方為孝敬

隆師親友之規

一凡家素清約自奉宜薄然待師友則不當薄也切不可
因已無成而不教子又不可以家事匱乏而不從師務要
益加勉勵則所聞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見者忠信敬讓之
行漸摩既久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若為利欲所蔽
違棄師友則與不善人處所聞所見無非欺誣詐偽汗漫
邪淫之事身日陷於刑戮而亦不自知也言之痛心各宜

自省

一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必須趣向正當切磋琢磨有
益於己者始可日相親與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
拍肩執袂相誘為非者慎勿與之交接
一學問之功與賢於己者處常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與不
如己者處常自以為有餘則日損故取友不可以不謹也
惟謙虛者能得之

待人接物之規

一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君子小人相接儀節固有不同
咸不外乎敬而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溫而貌恭情親而
意洽尊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

課子隨筆鈔卷二

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矩整規則為卑幼者修飾畏慎之不
暇孰得而上犯之耶一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待君子
之敬根於心百凡相見往來交際之禮俱宜從厚其敬始
伸稍薄則為慢矣待小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內則疏包容
退讓甯受虧一分使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
爭競較量一旦棄絕或發其陰私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
忿不至中傷而不止耳此乃一生所驗之良方以為後人
應世之藥石

一凡客至家長或宗子出迎久不相見者則拜或留飯家
長宗子奉陪如係子弟中之舊師友新姻眷止是此子弟
同陪其餘不必見也留飯之意既得盡話又得盡歡且能

盡敬況路遙者不使受餒而還饑貴快便精潔不貴多品
庶親近教益常可往來若一豐厚後來難繼也

鞠育教養之規

一古有胎教凡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跛不食邪
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
道也今之婦人烏得而知之夫當預與之言

一凡產子須是爲母者自哺不可委之乳母吾嘗見人家
用乳母者雇直服食稍不如願反令其子寒煖失時饑飽
無節或跌撲驚傷隱蔽不言致疾莫知所自且乳母中端
潔者寡常生意外之虞不可不謹

一子女初生三朝滿月慎勿置酒張筵多害生命惟齋沐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

更衣具酒果抱子告於祠堂其世俗催生送奠之禮糜費
無益概宜謝絕

一古禮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亦不
可與古先聖賢同名但只名以理學之字使之顧名思義
可也

讀書寫字之規

一欲知子弟讀書之成否不必觀其氣質亦不必觀其才
華先要觀其敬與不敬則一生之事業概可見矣凡開蒙
之後能漸漸收斂一惟師教之是從親言之是聽敬重經
書愛惜紙筆潔淨几案整肅身心開卷如親對聖賢熟讀
精思沈潛玩索反來就自己身上體認眠存夢繹念念不

忘如嬰兒之戀慈母饑渴之慕飲食無一刻之敢離無一
時之敢怠但遇緊要辭語畱意佩服即思此一句可以用
在某處我當謹守力行此一句正中我之病根我當即爲
拔去不使蔓延滋長如此爲學雖愚必明縱不能盡忠於
朝廷亦可以盡孝於父母縱不能建功業於天下亦可以
自善乎一身若乃不莊不敬鹵莽忽略未學先能未講先
厭或講讀之際目視他所手弄他物心想他事於書讀其
前則汗其後讀其後則毀其前或自恃聰明不肯用力或
專務外馳不肯內究如此爲學白首無成雖成必敗居官
則壞國家之事處已則無保身之謀所以古之聖賢教人
先在灑掃應對時著力引誘提撕倦倦以持敬爲本

課子隨筆記卷二

四

一讀書以百遍爲度務要反覆熟嚼方始味出使其言皆
若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融會貫通然後
爲得如未精熟再加百遍可也仍要時時溫習若工夫未
到先自背誦含糊強記終是認字不真見理不透徒做精
神無益學問

一學問之功夫全在講貫而講書之要必須講後自己細看
著意研窮潛思默究逐句紬繹逐章理會方纔得其旨趣
略有疑惑卽爲質問不可草草揭過俟一本通貫後仍聽
先生摘其難者而挑問之或不能答卽又思之思之不
然後復講真境一開如得時雨之化後來作文隨意運用
信手發揮自然成章再無窒礙若泛泛而講泛泛而聽原

不謂心佩記徒費唇舌不入肺腑今日講過明日忘之此章未達又講別章今年未明復待來歲雖講至百年誠何益也

一凡寫字務要莊重端楷有骨格有鋒銚有棱角不得潦草歪邪微眇軟弱古人云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矣吾以爲用筆固在心正又在手活手活則筆勢奇妙如走龍蛇否則若膠柱鼓瑟而剔畫不開也是以小兒初學字時先要教其執筆圓活如寫小字止令手指運筆而手腕不動也若小時失教大來難轉者令學草書庶幾可改鈔書認字真切則無魯魚亥豕之弊既要快捷又要不差此乃日用常行第一急切之務况考試之日苟或字之不佳塗註

課子隨筆鈔卷二

五

粗拙縱是錦繡文章亦不動觀覽矣豈可謂字不緊要而不習也

出處進退之規

一人生天地間智愚賢不肖固有不齊或出或處或進或退要當皆以古人爲鑑斯無咎矣昔伊尹傳說呂望孔明之處也一耕於有莘之野一傭於版築之間一垂釣渭濱一高臥南陽此四公者不出則寥寥無聞一出則立業建功以安天下向非天子求而用之終於農工漁隱之流而已何嘗急急自出而何嘗以農工漁隱之事爲卑鄙而不爲也今人知出而不知處知進而不知退凡讀書不遂卽鄙農工商賈之事而不屑爲所以有濟世之才而無

資生之策者多矣如張齊賢以布衣而條當世之務誓祖畱之以相太宗范仲淹以秀才而懷天下之憂君子稱之爲分內事今初學之士就欲疾事希覬干求豈二公之儔耶又畱侯疏廣功成身退知止知足成萬世之美名今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幾人吾人能知此四事於所行所止之間審己量時見幾而作則庶幾免夫失身之患

節義勤儉之規

一節義之人乃天地正氣所鍾光祖宗榮親族莫大乎是後世但有男子仗義而窮婦人守節而苦不能自存者豈可不爲之慮而使之失所耶合族俱當議處資給以成其美不得輕慢新齋

課子隨筆鈔卷二

六

一勤儉爲成家之本男婦各有所司男子要以治生爲急於農商工賈之間務執一業精其器具薄其利心爲長久之計逐日所用亦宜節省量入而出以適其宜慎勿侈靡驕奢博奕飲酒宴安懶惰若人心一懶百骸俱怠日就荒淫而萬事廢矣婦人夙興夜寐黽勉同心執麻桌治絲繭織紵組紉以供衣服不事浮華惟甘雅潔凡有重務弟兄妯娌分任其勞主婦日至廚房料理檢點但有童僕撒潑五穀穢污作踐暴殄天物者量加懲戒至晚局鎖門戶貯水徒薪逐處照管仍論各房不許烘焙衣物內外謹嚴俱無怠忽其上下衣食分給有等男女多者傳遞惟均不得各分彼此嫁娶資妝亦從簡便如此則衣食常盈而先業

不墜矣

飲食服御之規

一飲食服御乃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近來僭侈無節風俗日漓盜起民窮多由於此豈草茅之說所能挽回故歷采古先聖賢之言爲此標準吾人當佩服以成恬澹樸雅之風

一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一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一或問朱子曰飲食閒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七

一君子慎言語節飲食二者養德養身之切要

一有道之士粗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

一司馬溫公曰吾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矣又曰吾家待客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一古人事親有以酒肉養志者有以菽水承歡者均不失爲大孝

一茅容待客以草蔬與之同飯殺雞爲饌以供母客知之起拜而稱賢

一范文正公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

惟好施子晏平仲敝車羸馬而惠及三族

一范益謙曰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一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朱子曰今人不

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一柳公綽凡遇饑歲諸子皆蔬食學業未成者不聽食肉弟見兄未嘗不束帶夫人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

觀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所以在公卿閒最

名有家法

一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昏氣

課子隨筆鈔卷二

八

量度權衡之規

一人家之斗尺戥秤皆所以量多少度長短稱物平施而

權輕重者也此固外物也其實繫乎人之一心心正而公

則制之惟準用之惟平使貿易輪斂之間兩無虧累卽爲

天理矣若以私刻存心專圖利己買人之物則用小戥大

秤賣物與人則用小秤大戥或借人米穀原以大斗量入而以小斗償還取息於人則以小斗放出以大斗收回卽

此就爲人欲殊不知輕重大小之閒所增幾何而所損大

矣蓋幽暗之中鬼神在焉人可欺而心不可欺心可欺而

天不可欺吾人爲學欲辨理欲而下克己工夫者先從此

處用力最爲親切

持持門戶之規

一大丈夫尙欲勦力王室而自家門戶豈可不爲持持而忍坐視其微乎蓋人家之興者豈得常興而廢者亦豈常廢興而不持持卽廢矣廢而能持持何患不興乎興廢固由於天而持持之力實在於人人能知得此意克勤克儉凡有廢墜一一修舉或遇戶役世務之來宗子總其大綱支庶同力共濟協力幫扶以保宗祀切不可推延畏縮竊議旁觀以致辱亡齒寒委靡不振而反取人欺笑雖然此其大略也若夫光顯之則在經與書矣

保守身家之規
一保守身家之道無他焉第一不可姦騙人家妻女第二

課子隨筆鈔卷二

九

不可賭博宿娼第三不可拖欠包攬謀領侵欺錢糧第四不可煉藥燒丹攘竊騙誑第五不可強橫健訟鬪狠逞兇及扛幫教唆生事害人第六不可交接無藉之徒花叟遊蕩不務本等生理及縱容尼姑賣婆於內室往來第七不可做人慢物好勝誇能逆理亂倫驕奢淫佚第八不可爲貪心所使專行峻險之途吾人能依得此誠每日戰戰兢兢循規蹈矩而行則上不玷祖宗辱父母下不累妻子害親鄰明無入非幽無鬼責一家安樂爲何如哉

晉江李文節公家訓

李廷機號九我福建晉江人萬曆中會試第一官至大學士諡文節

余平生不喫齋每早鹽菜送粥匪特脾胃清虛費用省約亦

以省中饋一餐之勞耳午用葷一二味晚用酒六七杯酒但

沾而不釀畱容不請客客至以常飯待之晨不葷午不酒不爲客變遷也余久行此客無怪焉至于孫守而不失但日無改於父之道可也作人不要自足作家須要知足子孫自觀家運勿謂清澹之後必貧勿謂清澹之後必興但兒曹眼前衣食僅給而止子則付之子孫則付之孫蓋不必管亦不能管如看得破則貪得無厭之念息矣余觀中人衣食僅給日周旋往來於親朋之間以耗其財至於貧乏不免稱貸求借於人君子憐之俗人笑之閒有力能自守不襲時套待親友情真而禮澹君子信之俗人怪之余謂甯令人怪毋令人笑家有一簪一珥一羅一絹盡化爲田弗謂好華麗而畱之凡

課子隨筆鈔卷二

十

處家惟米爲急有田則錢糧亦急家事給而國用供自可以俯仰天人無愧雖有分外事吾不爲慮也張憲武日後生不學亦聞昌黎先生有此日足可惜之篇乎余因爲十可惜之說以告之古人貧不自給有帶經而鋤者有負薪拾黍而讀書者今之人飽食煖衣自暇自逸一可惜也古人不遠千里負笈從師今人有賢父兄教之而不從或里巷有賢師友不知親近二可惜也古人手自鈔寫夜以繼日常苦無師今人有現成印本藏之萬卷堆案盈几不知誦讀三可惜也古人三年誦一經三十而五經皆畢自少准以讀書爲能今當少壯有書不讀日月逝矣四可惜也古人聚螢映雪讀書今人當簡編可卷舒之時有燈火之可親而遊蕩無忌博奕是娛

五可惜也人之生有不見日月者有不聞雷霆者今後生耳
聽目明又各稟智慧之質不知讀書則趨向之不知禮義之
不講殆將與聾者瞽者等六可惜也人有身則有丁有丁則
有役今後生或有賢父兄代其勞或承闕闕之舊無丁役之
籍而有書不讀將與閭閻畝畝之人等七可惜也人患無家
世之舊不聞詩禮之言故或爲農圃或爲工商今人生於儒
家少襲箕裘之緒而有書不讀使祖父之業至此而墜八可
惜也人患藏修無所今有上庠有鄉校可以從師然魏冠博
帶務悅紛華名曰士人其實一經不通一辭莫措有玷於先
聖先師九可惜也人有君臣父子之大倫忠孝仁義之大節
今後生不學習非勝是則大倫大節俱塌地矣揚雄曰人而
不學雖無憂慮如禽獸何十可惜也

課子隨筆鈔卷二

十一

論應尾應箕兩兒

楊繼盛字叔容城人擢武選司員外郎
疏論嚴高逮詔獄死後諡忠愍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
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
下之小人眾人皆賤惡爾爾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
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爾故我要爾第一先立起志
氣來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
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
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

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爾如根衰則樹枯
蒂壞則果落故我要爾休把心壞了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
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
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
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無行若是合天理便行不可爲
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爾鬼神必加佑爾否
則天地鬼神必不容爾爾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
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
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
了爲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笑

課子隨筆鈔卷二

十二

我若不在爾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的人爾兩箇要孝順他
凡事依他不可說爾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那
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著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
但天誅爾我在九泉之下也擺布爾

爾兩箇是同胞的弟兄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
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
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
罷應箕敬爾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
爾哥計較爾些兒爾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
不解爾便央及爾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爾就
不讓他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爾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爾媳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爾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喫飯爾兩箇同爾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爾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眾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要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送之於官先告者即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及爾兩箇好歹與我長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七

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憐我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銜結之報

爾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爾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

爾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爾或請爾喫飯或誘爾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爾或以美色誘爾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爾成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爾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爾好是不好的意思便

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爾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爾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為天下第一等人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一以防其談是非致一家不和一以防

課子隨筆鈔卷二

十四

其為姦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是院牆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綠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即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即時加上寨籬不可遲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麪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住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活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用度稍有不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即賣田產補完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月行利

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
田地四頃有餘設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

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

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路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

甯讓人勿使人甯容人勿使人容我甯喫人虧勿使人

喫我之虧甯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

終身不忘人有讎於我則即時去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

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爾說某人感

爾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

感益深有人向爾說某人惱爾謗爾則云彼與我平日最

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

勝似爾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爾則謙待

課子隨筆鈔卷二

五

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

可無怨矣

我家係詩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爾若不知當

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爾姐是爾同

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爾兩箇要老實供給

照顧他爾娘要與他東西爾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

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爾娘生氣又為不友又為不孝

記之記之

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

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爾娘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

放在我靈前棹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

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徧合家聽者雖有緊事也休廢

九兒入學面語誠之

呂 坤字叔簡河南甯陵人萬曆甲戌進士

常言道三箇性兒不要惹他曰太監性兒閨女性兒秀才性

兒太監吾無論已閨女慣於慈母養其多淚常顰之態以自

喪其身於舅姑夫子之家嬌癡取敗吾亦無論也惟是秀才

修格致誠正之身任天下國家之重上天下地填一我為三

才往古來今貫千聖為一脈處則使四海望其大行出則使

萬物各得分願而使人比性氣於太監閨女之流畏之讓之

榮乎辱乎吾深為秀才悲焉而今一領藍衫上身便自眼大

課子隨筆鈔卷二

六

心雄胸高氣粗可憐可憐宋儒有云唐虞揖讓三孟酒湯武

征誅一局棋古人多大事業等於鴻毛乃今若箇前程作此

態度由君子觀之媿汗透重裘矣夫做為凶德狂是小人象

至不仁總說箇做象丹朱不肖一身罪過總說箇丹朱做舜

疵人品天淵只分聖狂兩字風之大者曰狂而今把這箇模

樣作了清高曠達互相崇高不幾於喪心迷性乎爾看千聖

萬賢立身只說箇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孔孟是兩箇好秀才

孔子恂恂如也似不能言孟子橫逆三加只恁仁禮狂乎做

乎性兒只學孔孟便是我們秀才家樣子更有喫緊話說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行者望汝努力怠惰荒甯放僻邪侈

此八字者望汝深戒不然縱中三元官一品那值得一文錢

我言直中膏盲爾其勒諸心骨

孝睦房訓辭

呂坤

傳家兩字曰讀與耕興家兩字曰勤與儉安家兩字曰讓與忍防家兩字曰盜與姦亡家兩字曰淫與暴休存猜忌之心休聽離間之言休作生分之事休專公共之利喫緊在各求盡分切要在潛消未形子孫不患少而患不才產業不患貧而患難守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不肖子孫眼底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解如癱意縱如狂行卑如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是人也鄉黨為之羞妻子為之泣豈可入吾祠葬吾塋乎戒石具在

課子隨筆鈔卷二

十七

朝夕誦思

謝子言

袁

字了凡浙江嘉善人萬曆丙戌進士官寶坻知縣

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乃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顯榮常作落莫想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現前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益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積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擔閣一生

彭氏家訓

彭端吾

號嵩螺夏邑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山西道御史

父母只恐兒子有病做不好的人此念時時不放人子亦肯時時不放保此身以安父母心做好人以繼父母志便是至孝

族中叔姪兄弟與我原是一人宜同體相看決不可殘傷骨

肉傷骨肉即如傷我祖宗一般此念觸境當在

父黨母黨雖極貧不可疏遠

姪自側坐弟自隨行舅與姑丈俱父母行輩豈可平席肩坐

外雖強顏中心能自安乎斷是不可

朋友屬五倫中謂其有益濫交則損矣何貴得朋

課子隨筆鈔卷二

五

休戚生死是大關繫凡遇親友當弔當問不可一刻少緩

相與密者甯無小失慎勿因其小者遂忘平日大處小固可

恕大不可忘至於家庭兄弟尤當並大小而俱化矣

人只怕無志耳有志決要做一番人一生根腳便從此豎起

人只一誠耳少一不實盡是一腔虛詐怎成得人

此身常置靜處無論養德保身治家讀書俱有實益日在開

擾場中並性靈汨沒了有何實際

古人惜寸陰又惜分陰謂時不可失也人生能得幾少年一

瞬過矣故及時最要

一日未有實功俱是茫茫如有所失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自

能成事

61/1147 96/1148

自真正儒術外餘皆異端亂人即謂修心修性孔孟語無一句不在此中者而何必外涉禪虛也儒者而亦沈溺此無問愚人矣識定不妄趨力定不妄移自無歧路所行自有指歸故先養識力為要

窮阨時極能見人凡有氣節不委靡者到底必有成就愈窮愈有節概方是男子

人得意驕矜我猶如是無變態也人失意委靡我猶如是不低眉也善處得失者其氣局寬舒到底自有成就

正堂堂切勿曖昧惟有羣眾耳目最是難掩只有我聰明會瞞人人遂無聰明知我耶是非顯然在外我不欺瞞人即常以不欺瞞人者待我矣有錯人自相諒

課子隨筆鈔卷二

五

炙手可熱處慎勿與密勢力未必能資我我先自小多矣且恐利未得而害隨之

人有智巧我不如人此正是我稟來好處切勿增添機術失此孩心

與其生一箇喪元氣的進士不如生一箇培元氣的癡兒即和易到極處亦只是情意淡洽而胸中涇渭當自分曉不可隨波浮沈至相羣而黨也

事來當先料理一著明燭未形先時整頓只待事至纔理便錯亂矣

凡事須看力量可為否如不能為切勿勉強無力強為必至分外營求不如省事之為逸也

凡行事看公議如何如係眾論不可者即止不為一件犯了清議許多好事解救不來

急行無善步緩一著加一熟思自是不差

平居無事莫放閒須是常習慣及事來人在慌亂我安靜自如往往見人臨事倉忙只因閒時不先習勞也

言語最宜減少多言多失寡言寡失酒極則亂尤宜忍默

量即能飲亦不可過謂其敗德致疾也神愛清不愛濁過飲則神濁性亂安能作事

今人只快一時談笑不顧人家污辱損德莫甚於此只為是人間好戲笑事遂誘以傳謗大率真少而偽多婦女在閨

閨之中又不能一一為辨如未有此事而妄造此言鬼神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

必陰惡之非迂談也

凡有錯處隨覺即改如偷非文過便一生無長進處矣惟改過極是第一美事

人只一點便宜心隨事便起爾損己些便宜讓他就相安無爭了

事不在大最忌傷心有一事加人瞋憾一生不已者當面唾罵可受背後怨聲難領

人有諷諭我者必其愛我之甚不置我於度外者也當和顏以受之彼樂與言我得實益

人有屈事加我者問之勿即忿恚從容解之氣度何間適也凡人平日不相知偶然以禮加我必當審度勿輕為彼籠絡

無故私恩不可受受則難酬此之謂也

人有冤抑不能自伸者能自爲解卽力解之自家不能又託人解之此不必待人求我若待求便遲矣萬勿隨聲附和彼謂有此事我亦謂有此事也

細人之言多是萋斐不可輕聽中彼之計而損我之明凡遇微賤人就要眞實寬容卽犯我亦以恕他謂無知也我如震怒加之彼烏能當謂此輩有何不可陵虐我亦陵虐之是侮鰥寡之謂也

可令官長聞其名不可令官長見其人不入公門多少尊重凡學中有事以和立論便可相從如屬聚訟多是血氣不顧日後利害卽潛藏不爲懦怯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

人家豪華切莫豔羨一家潤富不知傾害幾家未學彼富先學彼害人矣

容足之外皆爲無用古人謂昔之貧不算貧止無立錫地今之貧實是貧已無立地錫茲且有屋可蔽風雨矣視地與錫俱無者竟何如也尙復營求廣廈爲乎

結納賞齋寺觀施舍濫以與人不加移之以助我窮親施與耳目殘廢之人爲有實惠

多一僕多一累但取勤樸者數人切勿冗食至於無賴之徒狐假害人敗名喪檢莫此爲甚最宜亟戒

各有名分當守本等城中不可乘馬高張簷蓋鄉間不可坐轎亦當習勞可任大事

衣服簡素卽是一德夏葛冬褐乃其本分吾家累世冠裳不曾改先世布衣風味此忠厚傳家之脈也願敬守此勿壞

家風

示淳兒帖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進士累遷文選司郎中學者稱涇陽先生

凡爲父兄的莫不愛其子凡愛其子弟的莫不願其讀書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弟方病瘍度未能赴且年尚幼正何須著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來而今豈能不重以得失爲念然吾終始不願以汝姓名一聞於主者非忍然於汝也汝質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以言之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尙爲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通利鈍卽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試的那箇不要做秀才赴秀才試的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的那箇不要做進士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者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有分造化亦炎涼矣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賴天之佑祖父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邱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有囚有竄流離顛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耶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如何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功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

夫透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又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箇布衣都成了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進士也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於此釋而思之余其怱然於汝也耶抑愛汝以德也耶余其棄汝而不屑也耶抑玉汝而進遠且大也耶此意本欲待汝自悟恐汝究竟不察謬生疑沮不得不分明道破汝能識得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

家訓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以左都御史家居被魏璫遠先一日講道南河赴水死諡忠憲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智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蚤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爲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於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要在讀

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於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讎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以孝弟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要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違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交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醇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入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入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緣於此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己之色淫人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五

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脚卽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卽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分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樸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作不勝於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蔭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六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某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況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陵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腳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己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賸飯亦可救人之飢微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

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為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卻以日胃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為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餽品兼用素菜切切為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即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為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為損不小急宜警覺

課子隨筆鈔卷二

毛

周氏譜訓原書未著作者姓氏

族有長幼尊卑天所秩敘豈貴賤賢不肖及一人喜怒愛憎所得升降吾不知敬長恆忌長之不我愛及其為長又不能愛幼吾不知恤卑遽怒卑之不我尊及其居卑又不能承尊所謂藏身以恕而躬厚薄責恐不若是自便也茲弊相沿徒知右冠裳而左天倫尚望我二三士類常相與講明躬率之偶閱東園友聞昔有富翁方對客談適有垢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起迎之上座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彼何人翁曰其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夫一手五指誰能齊一矧族至數千人甯得盡富貴賢哲乃倫序固自在也凡我同宗幸尙念

之其母令此翁與垢敝如屠沽者聞之啞然而笑

付大兒茂蘭

周順昌

字景文吳縣人為吏部考功郎中忤魏璫被逮至京極口罵璫而死諡忠介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攀車垂涕者即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何以得眾心如此乃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蠻貊也兒輩須從窮愁患難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作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平居當閉門靜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至切如此世界更須萬分謹慎也

官西臺寄季弟

李應昇

字仲達江陰人為御史疏參魏璫劾籍歸尋被逮至京拷掠備至以死諡忠毅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

吾行後甚以弟為念上事父親欲勤而慎敬而懇讀書欲真而銳治家欲婉而和交友欲敏而擇四言者大約盡之所謂色難者非獨在己之愉色婉容乃察言觀色先意而迎也文章須有沈靜把握之力始可得飛舞動盪之機居身須有反觀簡察之心始可行快情滿志之事夫不得轉移之法透脫之方而徒鬱鬱誰與草草自放以聰快之才情少年之歲月浪擲以去則可惜也今年之考須看筆與文心到否何如否則姑聽自然徐圖遺才亦可若靜想吾前之四言功名學問在其中矣保身固元尤第一義今少壯之人而具見衰弱之證豈非切身之憂乎酒色之弃人人入其中在猛省力量防其縱志而已

亡前一日手書誠子

李應昇

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為韋弦即吾不死之年也汝生長於官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曠喜任意嬌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未見吾囚服被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

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為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之業皆祖父母勤苦積累且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儻嫁於中等貧家須與莊田百畝至於庶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一作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口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儻有上進之日急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微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

稟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諭子十則

呂維祺

字介倫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崇禎時授南京戶部侍郎兵部尚書流寇陷河南罵賊而死

孔子十五志學所學何事爾宜思此志力此學不可悠悠放過

立志要學聖人不可僅以中人止足亦不可竟以豪傑自命光陰可惜時乎時乎不再來讀書要存心養性明道理處為真儒出為名世非為取科第之階梯而已汝宜知此意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

今人讀書便只道做好官多得錢是富貴之士決不可存此念

時時用敬常如父兄師保在前必慎其獨

凡遇財物飲食不可存一貪心異日必為清修之士

言語飲食一毫不可苟

謙光有厚器者必有大成

親賢取友自得其益古之聖賢未有不須友而成者

致友人書

賀逢聖

江夏人崇禎朝入內閣尋致政歸賦賊入楚合門就義者二十人諡文忠

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賢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丑度荒

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聯云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使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祖父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初六始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嬌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溼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即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絀或六月薦草癸卯揭曉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奈何亦曰罔敢作孽而已不作孽奈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奈何亦曰服膺先中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

憲之訓飢死事小甯沒飯喫切不可錯動了念頭不錯動念頭如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舉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取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座右編

朱潮遠
未詳

先方伯在宣雲時家書云付兒潮遠手爾等一年餘心中痛割囑付爾刀耕火種尙有天災我爲朝廷封疆受多少勞苦今乃亦有挂誤處即此日月之蝕亦即此當猛省人生衣食有定分若不愛惜穿喫盡即不乞丐亦必爲無恥花子不可在小營生人身上賺他半分三釐見他擔肩負背之苦不由得不見景傷情切莫說門面在這裏要花費若弄窮了門面不來採爾了有起事來越越是門面越不好有可惜衣食者是破我家也我遊宦三十年無餘錢以遺子孫若遺有餘錢恐天報我連累爾等我只以清慎勤仰答求爲爾等寬裕受用一則不煩天地鬼神乘除減算我一則不煩盜賊竊竊我一則我臨死之時決然無生前損人利己肥家潤身之業障難

課子隨筆鈔卷二

三

得見爾將此言即是財帛與爾安貧讀書守禮修身爲上休妄想休謀人休自驕休怨貧貧則免人算害有禍也小有病也不凶惡一箇謙字一生受用不盡兩箇勤儉字子孫享用不了好生認得定立得定便是天地間奇男子我今老了衰了一生之過悔不做了最要緊是不可廚中刀上見血說著也怕不可與貧漢爭一升一合甯可少喫一碗飲食下喉去不過肚中多飽些穢污遇驕奢狂人只說道爾是有福人我命薄怎能比此是我一生得力處崇禎七年閏八月初九日

筆

庭書頻說

黃標爵里未詳

子

天下爲子者不一有孝子有賢子有才子有愚子有不肖之子但求爲孝子不必求爲才子務求爲賢子不可安爲愚子更不可學爲不肖之子蓋爲孝子者服勞奉養不肯少傷乎親之心卽至親偶有過又不徒爲順從陷親不義須委曲幾諫喻親於道不使子有孝名親有過名此求爲孝子之說也若夫才子雖爲父母所樂得但多才則多事多事則多累嘗見恃才之子父母教以忠厚則笑爲愚父母教以節儉則笑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一

爲吝父母教以聖賢則笑爲迂以至逞才妄作傲物凌人損德敗行而禍及父母者良不少也此不必求爲才子之說也爲賢子者重德行立名節爲庶人之子而不入於俗爲公卿之子而不流於驕及功成名遂之日固能流芳百世顯耀祖宗卽不能得志亦能持身有道使宗族鄉黨皆稱焉此求爲賢子之說也若夫愚子雖不玷身辱親而碌碌無能贖贖無知受父母之責不知其爲愛而以爲勞聽父母之訓不知其爲恩而以爲怨蹉跎歲月不諳世故人情迨至父母告終身家自主一遇艱難困苦手足無措始悔幼年之不早率父教也亦已晚矣謂曰愚子不誠愚哉至於不肖之子逆父命傲宗族蕩祖宗之產而反謂祖父之不富貽父母之辱而反謂

父母之無能身愛資財而縱欲奢華總不思家中之一絲一粒皆從父母勤儉所致身爲公子而般樂怠傲總不念乃父之一官一職皆從先人陰騭中來謂曰不肖真不肖也余竊思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慈子固當孝父卽不慈子亦當孝子果能孝而父母又焉有不慈者乎俗云養子方知父母恩知我之愛子自知父母之愛我人甘於爲愚不肖而不思爲賢子者是誠何心

兄

嘗覽兄弟命名之義別之曰伯仲叔季蓋伯者長也以兄長於弟故獨以伯稱之於是知父師之下所賴以爲倡率者惟兄耳兄果盡倡率之道則庭訓之餘握手相勸可以佐父教

課子隨筆鈔卷三

二

所不及兄果盡倡率之道則講習之後促膝相勉更可以佐師訓所不逮兄長之誼所關亦不小矣而世之爲兄者余多不解兄弟顯榮則忌之見弟貧賤則鄙之聞弟賢名則毀之聞弟惡名則笑之身居尊顯而甘使弟爲匹夫躬被羅綺而忍令弟結鶉衣不盡友于之情反加欺凌之威甚至偏子女而鬪牆變生肘腋霸家財而戈矛輒起同室同胞之親等於路人手足之愛視若寇讎兄不盡其爲兄而獨令弟盡其爲弟弟雖不敢與較當亦怒焉心傷矣獨不思我之愛子時戒之曰爾兄弟相好無猶而父母之於我兄弟亦自願其相好無猶既知父母愛我弟一如愛我而願加弟以不堪當父母而在固有以傷父母之心明明得罪於高堂卽父母已往而

幽冥之中恨長子之無情歎幼子之失所能不疾首拊胸淚
滴九泉乎願爲兄者推父母之心篤天倫之好貧富與共貴
賤與其好惡與其勿以妻子之言而輕爲離間勿以待從之
口而遽生嫌疑兄以誠心相待弟自以誠心相感弟如傲象
猶可格心況其他乎爲兄者自盡其爲兄也可

弟

弟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余竊慮聖賢之莊語不足以破
傲弟之迷請卽爲弟之分爲弟之理與夫爲弟之情質言之
兄居其先弟居其後先者當尊後者當遜分在則然也論學
術兄講習者多論世故兄閱歷者久有父從父無父從兄理
在則然也兄愛我不忍與之爭兄率我不忍與之抗稍長知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

敬不慮而能情在則然也世之爲弟者往往受兄之教而以
爲恥受兄之責而以爲辱以少凌長盛氣相加而弟之分於
是不明才大則傲兄以學位尊則傲兄以爵行不讓先坐不
讓位而弟之理於是乎不明遇兄之仇親若知己臨兄之難忍
如隔膜富則相聚貧則相離而弟之情於是不明家不敬兄
卻訂盟於四海內不遜長卻示謙於朋友弟道浸衰殊可悼
歎試清夜一思上有其兄下亦有其弟有時爲人之弟亦有
時爲人之兄我以無禮加兄而不顧兄之受與不受設爲我
弟者亦以無禮加我受乎不受乎我以非分待兄而不問心
之安與不安設爲我弟者亦以非分待我安乎不安乎兄望
我盡弟道於兄無異我望弟盡弟道於我此心不推天性以

乖由是而不敬叔伯不尊父母不睦宗族不和鄉里亦何所
不至也爲弟者當自儆然

夫

夫者扶也言正位乎外使妻賴之以扶持乎終身也惟盡其
扶持之道不失其爲妻之綱方不負其爲夫之名雖然始之
不正卽有不能防閑於後者如妻之方進門也新婚燕爾花
燭輝煌而爲夫者卽溺情牀第不整夫綱則婦人必將揣摩
其夫之心以投其所好所以不數月間而爲夫之動靜性情
與夫德行人品皆被婦人看破矣旣爲婦人看破見夫之好
淫也則妖冶其容以誘夫之心一爲妖冶所誘而夫之權婦
得奪之見夫之溺愛也則變遷其態以挫夫之氣夫一爲變

課子隨筆鈔卷三

四

遷所挫而夫之權婦又奪之甚而見夫之喜怒無常坐作無
度則婦直以狂惑目之不屑承奉旋多睥睨而夫之權婦盡
奪之至盡奪其權是婦有權而夫反無權是以往往鬚眉男
子對人談笑似有烈烈丈夫氣概及至婦人之前則柔聲下
氣奴顏婢膝之狀有不堪令人見者總之不正其始則權爲
婦奪反受婦人之節制者大抵然也誠於婦人進門之始雖
篤夫婦之情必明內外之分正其夫綱持其大體親愛中寓
有嚴正之氣唱隨時不失琴瑟之調則型範既端權柄在我
婦人自愛而敬之依爲終身而不負其爲夫之名矣爲夫者
何不學爲男子漢而甘爲兒女態也

婦

爲婦之道皆本於爲女之時是以古人養女當未賦于歸必設姆師訓教令其習聞持身敬夫立家之訓講求孝公姑和妯娌待僕從之理則女教實皆婦教也今之世姆教既廢閨訓不聞爲母者娶人之女以爲己之媳則荼毒之挫辱之是以人之女至我家而卽賤也嫁己之女以爲人之媳則溺愛之教唆之是己之女至他家而卽貴也爲女者見母之愛我也如此由是任性多嬌嬌者必悍女教不豫又安望其爲婦而能宜家也及至夫家上逆公婆下傲妯娌丈夫囑責輒相反目甚而稍不如意卽歸告父母造言流涕母踵夫婿之門駕言投水女借母家之勢故作懸梁致使爲夫者懼禍忍辱不能自主漸而婦得自便睡早起晚蓬頭垢面不修侍御之

課子隨筆鈔卷三

五

容耗穀傷財盡棄織紉之工嗟乎婦道亦何至此哉余勸爲婦者痛改積習守婦本分惟求無愆於井臼不致夫歎其饗殮專內助勿問閫外率質樸勿矜才能則夫之心安而婦之道盡矣語云惟酒食是議此操井臼親饗殮之說也又云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此專內助勿問閫外之說也又云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此率質樸勿矜才能之說也若夫四德三從之訓載在女經余不必再爲之贅

嫡庶

齊家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自古難之矣然士庶之齊家與帝王之齊家不同帝王之家以嫡庶爲尊卑不得以兄弟爲先後士庶之家則以兄弟爲先後不得以嫡庶爲尊卑何則

以嫡庶爲尊卑者所以定王侯之分而歸於一也不歸於一則易爭故嫡子雖弟不可以後兄庶子雖兄不容以先弟以兄弟爲先後者所以敘天性之誼而正其倫也不正其倫則易亂故弟雖嫡子猶是弟也兄雖庶子猶是兄也故曰不同也若士庶之家而亦拘拘於嫡庶之別則手足之情不洽手足之情不洽則妻妾之心必變而骨肉乖離不祥孰甚焉蓋妻妾大分也分之所在則嫡庶之辨貴嚴兄弟天倫也倫之所在則嫡庶之說無庸惟在各盡其道故上下可相安也乃妻之悍妒者妻暴虐其妾則庶子雖孝亦情理之難忍妾之驕寵者妾凌侮其妻則嫡子雖賢亦名分之難甘由是各爲其母則兄弟仇讎同室操戈者勢所必至也不知嫡母母也

課子隨筆鈔卷三

六

庶子之事嫡母不可不孝庶母亦母也嫡子之待庶母不可不敬嫡子固子也庶母之待嫡子不可不厚庶子亦子也嫡母之遇庶子不可不愛兄嫡出而弟庶出兄固不可不友其弟弟嫡出而兄庶出弟又不可不恭其兄如是兄弟之倫既定則上下之分亦定嫡母穆曲以待下庶母承順以事上則嫡庶之禍可以永杜所謂各盡其道者如此

防閑內外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辨內外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喪非祭不相授器蓋所以正婦德肅閨範也余嘗讀之而知先王之教人防閑者未嘗不嚴矣而人往往防閑之多疏亦獨何哉夫天下中人居多如節操凜若冰霜孤貞堅如金石不以

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者此能以禮自防而不待人之防
閑者也三代而下甯幾見乎下此則不爲之防閑不可也蓋
男女之情人皆有之閒有矢志潔清而猶或失身匪類者況
秉性豔冶者而可保其無他乎每見疏於防閑者內外不嚴
出入無禁自謂家門清靜矣不知主人聾聵則閨內多隙萬
一中毒失節聲傳鄰里雖祖功宗德不足蓋一時之醜卽孝
子慈孫亦且蒙百世之辱至此悔恨亦何及哉然與其悔之
於後莫若防之於先勿因報賽而登山入廟勿信邪說而往
來六婆勿畜俊僕而縱其出入勿藏淫書而誘其情慾勿令
認瓜葛之親而輕爲燕會勿令攀鄰人之壁而無故接談如
是而防閑之道明則終日閨門之內目不見非僻之人耳不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七

聞非僻之言賢者固可以矢志潔清卽不賢者亦無不兢兢
自好焉然則養人之廉恥而消邪心者誠莫如防閑之禮矣
齊家君子胡弗聞焉

妯娌相和

一家之中往往兄弟失歡手足乖離者其造禍多由於妯娌
之不睦何言之妯娌本非同姓又非同氣以異姓之子居一
門之內其能宜家而明大義者無論矣而驕悍之婦忌嫉易
生猜疑易起或爭室中之箕帚而構成莫大之釁或競閨內
之巾櫛而釀爲難解之恨甚至博殷勤於翁姑而揚已滅人
私愛憎於子女而此長彼短兼之巧拙有相形之感妍媸有
並衡之嫌貧富有較量之隙積其怨於胸中遂肆其言於枕

畔矣將天性之愛離於彼婦之口一體之誼開於長舌之婦
嗟乎爲妯娌者不相敬相愛同心家計而乃此強彼傲操弄
是非致令夫君鬱鬱不樂父母終日不快吾不知其婦道之
謂何而甘於攪亂家門如是耶雖然兄弟之不和固由於妯
娌而妯娌之相和還由於兄弟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
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兄弟果能敦同胞之義念天倫之情
兄憐弟幼而能友能寬弟思兄長而知恭知忍如此協和卽
有不良之婦任其多方讒譖雖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彼欲
閒我兄弟亦烏從而閒之哉兄弟既不爲其所閒彼自知其
嫌隙無庸則妯娌亦將各安於室各宜其家平心忍氣而莫
之相傾矣故欲和妯娌者仍先自和兄弟始

課子隨筆鈔卷三

八

褻慢先靈

祖宗父母生我者也存則固當致其孝沒則尤宜盡其誠所
以古人入廟思敬過墓生哀良有以也故宣尼曰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此無他孝敬之心積於中故不禁優乎其如
見愾乎其如聞恍焉先靈式憑而洋洋左右也於斯時也思
其所嗜思其所樂此心猶恐隕越而敢以褻慢置之乎儻因
日遠情疏存一狎玩心便爲褻存一怠緩心便爲慢慢與褻
俱而忘親蔑禮罪莫大焉世有不肖子孫略不知追遠之義
春露雖濡而思親之心弗恍秋霜雖降而念親之心弗慄卽
有修明禋之故事牲醴酒醴而外全無仁孝愛敬之誠甚至
有易先代之宗廟窺先人之木主者嗟乎木本水源之謂何

遂使在天之靈爽爲怨爲恚而怒焉不甯如是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不忘親之手澤也手澤尙不可忘而先靈豈容褻慢歟夫獲罪於祖父卽獲罪於鬼神至於祖父惡之鬼神怒之而欲生前享富貴之榮死後食子孫之報此必不可得之數矣吾願世之人以事生之禮事死以事存之意事亡如禮所云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雖蘋蘩蕝藻澗泚谿毛無不可以告其明信昭其誠潔又何至有褻慢之失而貽先靈之恨哉

妒虐侍妾

嘗思婦人之生上則爲人妻下則爲人婢至不幸而可上可下而爲人侍妾其事主夫也恆易而事主婦也恆難蓋主婦

課子隨筆鈔卷三

九

相守以夫意謂夫之愛常專於己而弗移也無端娶一妾其色卽與己相等猶恐其分吾愛而況少艾嬌姿相越甚遠主婦烏能自安乎是以中心嫉之百計中之沈潰臨之鞭撻繼之甚至見其有色而殘傷以毀其貌見其有孕而重勞以損其胎妒之不已繼之以虐所由來也夫侍妾何爲者乎或爲後嗣或佐中饋原非無故而娶況爲侍妾者又任勞勩嘗甘苦不敢自言而又何堪此無形之殘與有形之毒耶若云分其愛則又過計也亦願其夫何如耳夫誠賢必不至厭大喜小因顏色而起異見若夫不賢則青樓歌妓豈無有牽其情者與其分之若輩而得悍妒之名曷若分之侍妾而得逮下之譽乎況侍妾當遣嫁之時嫡妾之分自應分明斷無卑踰

尊賤妨貴之理卽杯酒言笑稍示以恩自爾知感奈之何入宮見妒娥眉不肯讓人乎誠平心以自處寬厚以接下飲食相週疾病相扶與侍妾藹然有一體之誼其感激詠歌又不知當何如也由是和氣積於門內百福聚於家庭卽至侍妾幸御盃斯繩繩而妾子皆吾子此可爲賢婦嘉而並可爲妒婦勸也

寵妾欺嫡

嫡者敵也與夫敵體者也妾者接也不告父母不通六禮得接見於君子而不敢與之角勢分者也春秋嚴嫡庶之分風詩有絲衣之歎尊卑貴賤不可紊矣古者四十無子則娶妾爲宗嗣計也夢能羅紹箕裘是其所望如之何紅裙添翠紫

課子隨筆鈔卷三

十

帳增春徒取燕昵之私哉夫溺私情則忘大義必有棄糟糠而弗顧者長門之賦白頭之吟所自來矣夫糟糠與我同甘苦者也操井臼執巾櫛吾之父母是其所養施恩勤善撫育吾之子女是其所成是何如之恩情一旦新人愛重舊好情分忍乎不忍乎且天下至苦者無如妾輩而至易縱者亦無如妾輩當其同室而居也側目而視恨不得勢耳及其夫爲所迷則枕上之言惟伊是聽令夫與嫡反目而不相靚面者有之令夫與嫡操戈而各相毒害者有之或妾爲美饌而嫡不給以菽粟或妾爲珍飾而嫡不贍以荆布或妾享安逸而令嫡充廚竈或妾反作威而令嫡受毆辱甚至因惡嫡而有見惡於其子者父子賊恩天倫義滅家門豈有興隆之理

無論鄉人指摘親戚唾罵卽此大小不睦陰陽不和夫妻構
釁而禍生門內父子相夷而變起蕭牆在妾輩不足怪也身
爲男子豈可溺色而心無所主以取狂惑之誚哉

聽信婦言

從來大有爲之人必剛方獨斷能不惑於柔情方成丈夫氣
概而功名事業亦俱從此出若漫無主張而唯唯聽命於女
子之口卽其言有合於理有濟於事已失丈夫體統況乎其
未必合理未必濟事也天下最足以召禍者莫過於婦人之
言婦人不明典訓不諳義理所聞者女流之語所持者一偏
之見見偏則是非無常是非無常則不顧大體故往往肆枕
畔之戈矛一言而間人父子橫耳邊之茶毒一言而乖人兄

課子隨筆鈔卷三

十一

弟播煽惑之巧術一言而獲罪於宗族鄉黨此牝雞司晨長
舌階厲昔人所以諄諄歎息也人惑溺於私情初則因其狎
愛繼且養成驕恣繼則因其驕恣終則流爲畏懼狎愛既深
雖明知其虛誑欲不聽信而不能畏懼既久雖甚疾其饒舌
欲不聽信而不敢將剛方之氣一變而爲脂韋之習矣聽言
至此輕則陷身不義重則隕身不祥可不戒哉爲丈夫者果
能乾剛獨持勿使婦人得與外事祇令其奉巾櫛持箕帚操
中饋理蘋蘩而已卽或有內事相參酌亦必求合於理有濟
於事自彼言之仍自我主之庶不至陰陽反常乖沴招禍矣
雖然婦人亦有內助之賢佐夫不及如雞鳴之戒脫簪之警
其言又屬當聽又屬當信者也豈容一概棄之

婦女嬉遊

禮曰婦女不出閨嚴內外也夫閨門尙不可出況遠而嬉遊
乎世間嚴肅閨門者固多不謹閨門者亦不少恪遵婦道者
固有不守婦道者亦甚多曾見有女紅不勤以巡門挨戶爲
正事中饋不修以登山謁廟爲善行貴者乘肩輿擁侍妾富
者駕寶馬炫明珠盛其首飾異其服色以供人之瞻玩妖冶
其容嫵娜其步以牽人之情思不曰口願則曰心願雖道路
阻長不畏跋涉之苦不曰祈嗣則曰祈福雖山川迢遞不憚
風塵之勞今日進香明日修醮此處參佛彼處拜祖以有用
金錢枉自齋僧布施以無幾光陰空爲忙裏偷閒甚至勾引
私奔而此約彼期借端宣淫者有之潛入邪教而男女混雜

課子隨筆鈔卷三

十二

因而失節者有之無窮醜行未易更僕總本於嬉遊之所致
也雖然此固婦德之衰良由爲夫者之縱其惡也假如嚴飭
閨房使婦識三從女遵姆訓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彼將含辱
斂容退處之不暇亦焉敢肆然無忌雜入於稠人廣眾之中
也哉

凌虐奴僕

奴僕亦人子也十月懷胎三年乳哺與常人無異方其在父
母之前撫育恩勤食之而問其飢衣之而問其寒是如何之
愛惜也不幸而遭家不造骨肉分離或因貧窮而易子或緣
事故而投人亦人情之最可傷者然在近居鄰里猶曰有相
見之期也至於得錢而鬻之仕宦因財而貨於商賈千里關

山生離死別人非木石能不痛心爲主人者卽大加軫恤猶恐不能釋其愁懷奈何不存想道往往逞一時之氣重爲之凌虐哉且爲奴僕之事亦甚苦矣人誰不欲安逸也時當安枕彼則鐘鳴早起以供其役人皆晏息彼則漏盡遲眠以效其用人誰不欲煖飽也主人服文繡彼則敗絮鶉衣以遮其體主人饜梁肉彼則殘羹廢茶以充其腹主人乘堅策肥彼則跋涉奔走不離乎左右主人錦茵高坐彼則侍立側足以爲之後先噫亦良苦矣卽或稍不稱心猶當大爲含忍大爲寬容奈何以一言之差一事之忤動加筆楚日用鞭扑如此其不爲鳥獸散者幾希抑又有說當其懷憤而出也意氣怏怏恨不得地耳一出而得地則必爲之圖報矣又恨其無勢

誤子隨筆鈔卷三

十三

耳一出而得勢則必爲之構禍矣況主人之舉動主人之家園又其所熟習而洞見之者乎必有大不便於主人者夫人之用奴僕也孰不欲得忠勤之輩以代我手足之勞然以凌虐而求忠僕豈可得乎故乘勢而易作威逞忿而多使氣主人之常也余願使奴僕者以愛己之子轉而體人之子以憐我之兒轉而恤人之兒其於御下或庶幾乎

禁止六婆

禮別嫌疑莫重閨闈而或者能禁男子之往來不能禁婦人之出入不知婦人中有所謂六婆者其人雖微其害甚大所當嚴爲拒絕者也夫六婆大抵皆無依之婦或爲飢寒所苦不得已各執其業以爲生者婦人至此廉恥已盡絕矣日走

百家之門巧爲逢迎之計而主人慢不覺察恆以爲婦人也而忽之彼既知主人不禁遂得各行其術於家人婦女之前或誘以齋或誘以巫或誘以布施結緣或誘以典當服飾或誘以卦卜問壽夭或誘以彈曲消寂寞家人一爲所惑而金錢粟帛將有日見其消耗者矣然此猶其害之小者婦女生於閨門不識詩書之義而又以數輩妖魔鼓簧其間挑鬪是非因而上下失權彼此不睦大非家門之慶也雖然此亦其害之小者夫六婆所欲得者錢財耳得其錢財則門內之隱皆可宣揚於外得其錢財則戶外之情又何難巧傳於內乎甚至內外相通踰牆鑽穴在所不免由此觀之任用六婆是猶開門而招淫也然六婆不足責所可怪者身爲家主不爲

誤子隨筆鈔卷三

十四

防微杜漸之謀而爲開門招淫之計亦甚愚矣迨至事久情彰誼騰人口門楣爲之埽地始恨六婆之害如此其甚也彼六婆之肉其堪食乎是莫若峻往來之防明出入之禁庶幾家庭無事闔閭常端矣齊家君子用誌斯言

搬弄口舌

婦有四德言居其一婦有七去多言居其一甚矣言之所係誠重也蓋一家之中姑嫜妯娌與夫姊妹之間皆以恩義相維繫者也卽遠而親戚外而鄰里無不以愛敬相將以和睦爲事其或有恩衰義薄情淡誼疏者由於一心之間隔爲之也究其所以端自搬弄口舌始凡人有所怨憤之言未必其皆相覲面則耳不親聽者心不生慮無奈有搬弄之人或以姊

妹之言而述於妯娌或以哥嫂之語而慤諸姑嫜又或無事
閒遊從東鄰而學於西舍因隙致潛本近親而傳於遠戚其
所指如親見其所述如面談鑿鑿可據歷歷堪聽其口舌可
勝言哉婦人之性易於為喜亦易於為怒稍不如意則意形
於色情見乎詞者有之為家人鄰里者宜止釁於未動或以
理相勸或以情相諭可也胡為乎口若刀劍舌奏笙簧致令
門庭之內怨如山積骨肉之間互相戈矛親戚為之反目鄰
里因而樹敵吾不知何所取而樂為此耶夫藤蘿繞樹樹倒
則患及於藤蘿使一家一里之中羣然疑忌構怨不止親戚
反目鄰里樹敵我於其閒得安坐而甯居者無是理也及至
情節敗露事蹟昭彰將見姑嫜妯娌不相怨責而怨責搬弄
之人親戚鄰里亦不相怨責而怨責搬弄之人矣自作冤首
身為罪魁而猶強口噤噤不為怪也何婦人而無恥若此

課子隨筆鈔卷三

十五

家訓

葉瞻山 崇禎時
官御史

一日循禮聖人繼天立極莫大於禮歷來簪纓世胄初未有
不以禮法起家者入其門雖離肅肅秩如井如其興也勃
焉驕淫矜夸怙侈滅義取可翹足而待也閨門嚴整臧獲
習勤習儉歲時伏臘祭祀必親必腆國課以時輸將約飭
童僕不許酗酒宿娼擾害小民皆禮法中事
一日持謙周易六十四卦惟謙卦六爻皆吉天道虧盈而益
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江海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也故君
子不欲多上人

一日存恕若中貴公子某某名並檇杪少小與先岳嚴振吾
公周旋余一日問某公子狀公曰無他只任意耳余曰止
此耶公正色曰任意則不復顧人不顧人人必受其累繇
此推之桀紂不踰矣余為竦然昔辛憲英子辛琇從鍾會
軍征蜀憲英謂其子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閒可以濟者其
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故恕字終身用之不盡

一日從儉家道寢昌如春樹發花初見蓓蕾繼以暢茂一朝
爛漫而彫謝隨之始於儉卒於奢卒而零落不可繼自然
之理也家居百凡從簡飲食尤不宜若流親朋宴洽不得

課子隨筆鈔卷三

十六

踰六篋古人真率會謂有三養清虛以養胃節嗇以養福
省費以養財

一日擇交不知其人視其友語所謂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
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
其臭家居須親近正人愴邪弗與親暱非止比匪之損兼
防波累之禍

一日保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曾子亞
聖臨深履薄竟此一生但得福壽康甯毋貽父母牽繫守
身即是孝親百凡寒暑飲食起居倍宜珍重沈湎冒色尤
傷生之斧外遊風波暴客最宜慎防語云千金之子坐不
垂堂

一日治生學以治生爲急卽既富方穀恆產恆心意也余曩昔處丁長孺先生之塾時具館穀先生囑曰毋浪費實腴田幾許余笑而頷之先生曰以僕爲輕薄耶僕所期於公者遠公定是雲路中人俯仰無累可勵五紵之節也余敬謝教通籍八年兢兢奉繩尺天涯遊子稍給餽粥無內顧憂先生之訓也前輩云貴莫貴於不自辱富莫富於能知足賤莫賤於思求人貧莫貧於不知生

家訓紀要

金 做字廊明武進人有金閣濟集

畏庸俗之議反不畏聖人之言不自立腳根風吹草動便足喪其膽而奪其氣矣

課子隨筆鈔卷三

十七

汝近日思自立否人不知自立每欲恃人以爲固未有不立見敗亡者卽如邑中某某承父兄之寵榮驕恣成性自以爲磐石之安一旦父兄卽世寵榮衰落外侮畢集便顛蹶困頓幾無以自存乃知人不自立雖以父兄之親猶不可恃況其外焉者乎然則何以自立日崇德修慝辨惑此自立之實也

汝字來知日用不給誠爲憂懸但汝須更念古人之窮十倍於我今日者多矣當日曾有仰面於人者否有希求一毫非義之財者否有輕受人一絲一粟以苟免一時之窮餓者否念至此則我今日尙得與妻子日謀三餐之飽者果可以對古人否也嘗作此觀則上者當自生慚懼下亦引

以自安而怨尤無聊之思爲之釋然矣

人一生第知多殖財以厚吾子孫不知教之以義使子孫亦但知有利之可好以至於互相爭怨無有留息人見其兄弟不睦外侮畢至禍敗侵尋此豈其子孫之罪哉

累世積德乃生孝弟之子此人世之眞福慶也或問何以積德答曰積德亦孰有大於孝弟者躬行孝弟則吾之子弟所見所聞無非孝弟之事薰陶觀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皆自然之理卽今人動輒說天理二字是也

房分雖有親疏迥而上之止一人之身耳自一人之身視之未嘗有親疏也況又爲比屋而居者乎嘗見婦人最見小易生覺端惟不聽其言則和氣自生

課子隨筆鈔卷三

十八

已一分病作十分看治童僕十分病看不上一分說甚學問事涉風聞影似毒口點綴唯恐不眞尋常容止聲音刻意做摹令成笑柄君子當此止有憂懼若聞之以爲笑樂以至轉相稱述肆爲談資則其自處之卑下可知矣

前月孫先生書來說汝言笑不苟足見世德爲我慰喜我思汝資性雖不甚劣卻是安能便如此此必汝亦曉得合是如此耳若能依此行之有恆不爲外物所誘則將來亦可望漸有成立只是不可有分毫要人道好之心何也聖賢教人致謹於容貌語默之間者原是以內爲主欲固其內自不得不慎持其外不是單在外面做工夫若單在外面做工夫便是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此中尙可問哉此際

關係甚大甚危不可不省又曰須知要人道好亦是曉得合如此者也此卽其良知炯然不容自昧處只恐爲要人道好便至失其本心

已有善或形之言或形之色皆是看得已小

誠怒方可讀書百試百驗

凡修己治人存心應事之法四書已說盡矣先生既與汝講過須實向自己身心上體驗思我之所以與聖言背馳者其病安在務將舊習痛自克治使熟者漸生生者漸熟方見得汝長進若徒事訓解以爲只要做八比不差便了大事無論八比決不能佳卽以此立致顯榮非汝父之所喜也我冬杪決歸看汝日用動靜之閒便知長進與否矣

課子隨筆鈔卷三

十九

看聖賢書不實求之於踐履則書終與我無與故有讀書到老只是故吾者殊可痛惜吾今望汝讀書之意汝既知之當思所以去汝故吾之法卽此便是孝也

嘗教汝作字要使筆直而掌心虛蓋直則所以出之者正虛則便令筆有餘勢而不迫促汝至今不改或有時改之而不盡皆絲執事不敬故舊習不除

所以欲求友者欲輔成吾德耳若工爲媚悅導之驕逸談人過失聞人骨肉誘殖貨利以叢汝之怨喪汝之志者其爲益汝耶損汝耶宜近耶宜遠耶唯汝自審之

凡人志向之邪正其根本皆植於童蒙之時蓋童子原以先入之言爲主教之者須以孝弟忠信之事反覆講解日漸

月摩使其天性自然開發故引而之於善也不難若以儂薄口語夸靡貨賄之習誘進而獎勵之則其知識漸啟必與善日遠與惡日近繇此而家庭舉成荆棘里黨視爲凶頑雖聖人復生亦無匡正之法矣可不畏哉

吾過嚴川見舟行上水艱苦異常因驗爲學之難有如此者口占二絕句寄汝舟子羣呼急水頭一篙稍緩卽隨流從來下達偏容易說不休時早已休舟子羣呼急水頭悠悠那得破狂流既知此處難中立莫到難時又少休汝宜時念之勿徒誦過便了也

宗約

金 敬

課子隨筆鈔卷三

二十

昔人嘗言今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嗟乎此一人之身卽吾與通族之人之本也念至於此則墟墓自不忍不愛護歲時自不忍不祭祀會宗族自不忍不相敦睦此誠以本之所在故也況於父母爲吾身所從出之本當體卽是舉眼卽是不必邇而上之而始爲感動者哉今夫一草一木人愛之必先愛其根若根一傷無有不立萎者人亦猶是矣吾有身吾自愛之乃獨不愛吾身之根豈得爲愛身者哉且吾亦非一旦而遂有今日吾亦非一旦而遂知此身之爲當愛也必父母先愛之心血無限劬勞無限而始得吾有今日也一至吾有今日而父母之年已老矣前路已短縱然竭力奉事能得幾時

爲子者每日擁妻抱子飽食安眠當思堂上老人又復去了一日妻可再續子可再生生身父母一去不復見上天下地尋覓無門不及是時盡心盡力孝養父母而又或至有夙恃驕養遂不知愛敬顯肆悖逆者其將何以爲人如有此等不論兄弟叔姪聽其愬之族長分長各長察實小則論戒大則以家法懲治尤甚則公首之官

兄弟非他即父母之遺體與吾同氣而生者也人不忍忘父母則見父母之手澤與父母平日親厚之人尙必爲之惻然動念不敢輕蔑遺棄况父母之遺體耶每見近俗婚娶之後兄弟多致乖睽甚至自相戕賊恬不爲怪揆其所自亦無他故不過爲婦人之所漸漬宵小之所構鬪或財產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

之有不均求望之有不遂耳不知婦妾羣小本不識大義財產身外之物卽有厚薄亦仍是厚吾一本之骨肉與吾身原無彼此之別何可聽信以疏間吾天性之親况君子好行其義尙有讓宅於友朋施德於道路者豈吾兄弟曾朋友道路之不若耶至謂嫌怨有所自來終非旦夕可釋則凡兄弟之怨宜莫大於殺兄者矣古聖猶不以爲怨而忘其親愛則下此者又何足言哉吾與聖賢皆人也惟甘心以世俗薄惡自處遂謂古聖人不可學乃至自戕其本根而不顧眞可哀矣昔人嘗謂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無救之者嗟乎此皆事之所已然目之所恆見者也其

可不痛相懲戒自蹈此不祥之實耶且如吾有數子吾之所以教誨之願望之者自必以其能相友愛和樂爲愉快矣我不和於兄弟是卽教諸子以不和也況子因我之意必不能敬順於伯叔子既不敬順於伯叔則其漸亦將不敬順於我此實理勢之所必然者也薄汝兄弟卽是逆親各有兒孫須畱好樣論戒再三而不悛各長議罰以隨之一家有一家之名分循之則和以安違之則禍敗立見而不可救推之一族亦然蓋名分者人道之綱維未有綱維不立而猶得自存者也吾族數十年前老成林立尊卑秩然情意相孚構爭鮮少故在鄉黨中號稱守禮之族後至風俗漸薄遂有以傲慢爲能事以剛暴爲快意少陵長卑犯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

尊者皆有之矣漸清日深禮義之防不存而族亦果自此衰落以有今日殊不思今日之少且卑者卽他日之長且尊者也我今日陵犯尊長則後日亦必不能免卑幼之陵犯繇此言之則毀蔑名分者究亦非所以自處況在鄉仍有公論在朝廷則有王法乎自今以始其各以禮法自飭其敦仁讓之行毋蹈惡轍自玷聲名至於爲之長者如有特尊壓卑有侵奪負賴等事則仍聽卑幼愬之族長分長以憑從公分理儻不愬明徑以忿爭致犯則仍先正其犯上之罪而後理其曲直

禮云婦順備而後家可長久甚矣婦之所繫爲甚重也然婦多愚闇每見小不識理道須爲之夫者以嚴正率之勿信

其言時以往昔孝讓之行與之解說勸導使其佐我承順親志和輯家庭方可資其內助之益此夫之正也若聽其專制使之干預外政或信其猜閒因致同門失歡皆喪敗之道所當痛以爲戒者也

凡人無一定之恆業自必親非類之朋習爲邪僻之事故成家立訓者必以恆業爲先務也恆業耕讀爲上商賈次之工技又次之要得一業足以治生自守以終老不作非分之想爲鄉里善人足矣外此則有永禁者五一供役衙門則喪心最易造孽尤多即或稍有名目爲一時權利所集亦未有不旋被顯禍且貽後日子孫無窮之害者也一投充營籍氣習漸染自成凶類長指骨肉委身鋒鏑以刑戮

談子隨筆鈔卷三

三

爲飯食終俯仰之無賴蓋本亡命者之所爲而非良善所宜廟足之地也一開場賭博見人之財而思所以奪之乃誘之使賭此種心術已與劫奪等矣又繇此蕩敗人之身家戕賊人之子弟禍根所結最深且遠故感來問見從未以此而成家昌後者詎可不急相痛戒哉一屠宰物命事極慘酷報皆不爽而所關甚鉅害不止於一身者則尤莫如殺耕牛蓋牛之爲功於人也甚大人之殺其命以爲利也亦甚微而我之可以治生之途則又甚不一何苦偏殺其甚大之功之命以博其甚微之利且此亦每爲官府所禁犯之則私固徒飽夫猾胥公又無逃於刑憲而地方自此又每足以潛致奸黨則貽患爲尤不測故業此者之

果報其慘毒彰明多至不可勝紀念之悚然所當世以爲戒者也一擇術不正其大者莫如刀筆蓋刀筆之殺人也其伏機最險而流禍最烈究其初不過欲得一時之快意或並以此爲得財之計耳不知天之鑒視不爽亦必以最險且烈者報之於其身以及其子孫不可不畏也其下者爲拳棍習之則多陵侮人之心又易與奸邪作緣愚俗以爲衛身而不知其爲殺身之道也更下之爲吹唱妨正業而蕩心志故君子遠之而勿聽況又躬治之也盡其精力祇足娛人是優之漸也有志者恥之矣至於更有下流自甘者若門阜等役若倡優等行若鬻身而爲奴僕若比匪而爲竊盜則永不許入祠與祭終身不齒而倡與優則譜

談子隨筆鈔卷三

三四

削其名餘不削者爲欲存其後人故也訟之爲害有四物力之來甚難積累辛勤無限訟則耗費百出不能自主一也治生者一日有一日之事訟則廢事妨業生計必誤俯仰奚恃二也喫得一分虧落得睡眠穩此昔賢語也訟而負則不甘在我訟而勝則不甘在人警怨相尋貽殃匪細三也恆近正人則多福恆近不正人則生禍人未有不畏禍而願福者也訟則傾險之徒勢必與之相接一與相接則自此之後或遠之或近之皆足以爲患四也故保家者必學忍非忍人也忍已而已矣本族中如有小忿及財產不明之類俱宜忍之族長分長聽其從公分處如果情理不直處分難決方聽告官究理如未經徧

愬處分徑自呈告者公議罰銀入祠公用至與異姓有爭亦宜先愬之公親聽其調處如果情理難堪非調處之所能平或有奇冤異枉不得不鳴本族仍宜酌議量助以見同患之義儻有不肖反佐異姓以戕我同宗者各長察實會同通族扭赴祠堂以家法懲治

古者酒以成禮今則酒以發禍蓋古則謹而有節今則肆而無度故也范魯公戒子箴曰戒爾勿崇飲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作凶頑類月川亦有句云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誠畏其禍我也近里中宴會每謂不醉則主有吝名而客亦不歡及醉則詬爭旋起而怒生焉是不醉不歡醉亦不歡也不知不醉之不歡則猶能自制至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五

醉之不歡則欲制而不能矣且從此是非蜂起展轉糾結或至成讎構訟積歲不解皆酒致之也浦江鄭義門家規子孫年未三十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但沈醉喧嘩者箠之諸婦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始聽教家者宜以爲法外此則更有二戒一日惟賓饗以日自飲則酉戌二時爲限毋白晝懼廢事毋長夜懼損神且虞變焉二口市可沽不可飲也鷺且雞則尤易叢故保德者遠之矣

家之興敗第視夫子之賢不肖而已矣何以謂之賢敦重彝倫安分循禮義能讀書勤儉寬仁好親近君子者是也何以謂之不肖不孝不悌無忌憚刻薄險狡作事喜侈大不以不學問爲恥不務本業畏見正人者是也然則子之賢

不肖何以相去如此之遠亦曰其父教之而已矣然則父之於子無不願其賢而惡其不肖賢者教之豈不肖者亦教之耶曰教不同有善不善焉善者必正之於蒙飾其衣食戒其喜怒而不使之順與縱也教之敬謹慈愛尊古法恆下人教之重廉恥信行教之習苦知祿穡艱難非徒口之且身以示之如此而子之不賢者鮮矣若夫不善者從其欲以爲愛視其詐日新則竊喜以爲能長則教之嗜利教之爭勝陵物教之行險教之不信亦非徒口之且身以示之如此而子之賢者鮮矣故一則鄉黨宗族愛敬之祖先神明亦必喜樂而佑助之禍患不作和氣薰積福將以類而至欲其家之不興不可得也一則鄉黨宗族痛疾之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六

祖宗神明亦必怨怒而譴責之骨肉不親戾氣薰積禍亦以類而至欲其家之不敗不可得也然則今之教子者教之作家教之工文章皆善矣胡以其子不皆賢而其家不皆興也曰所謂教之善者亦在正其人而已矣賢不賢原係於其人不係於作家與工文章也其人賢則家雖貧或不能文章其興也可必其人不肖則其能作家與工文章皆適足以成其惡而速其敗特此者指蓋不可勝屈也故願教子者自思而審擇焉

伊川先生嘗言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當相與勸戒骨肉之意恆相通此誠敦本厚俗之良法也然愚竊謂族人既聚月會太煩費無所出勢

自有所不能若一年之中定為四會會有輪主有定期每
人出銀三分三日前付之至期辰而集就會所舉行鄉約
講解六諭畢始會食一席六坐葷素六器酒十行為率輒
飯而散如此則會更有益且亦簡而可繼至婚喪諸事惟
族之貧者始應公助舉行者須於半月前聞之族長族長
按名分發知單每人助婚者銀三分喪葬者銀五分儻以
本家貧極更有好義加厚者聽不及富者以富者止宜就
親近者相與為禮可不必徧也公助則婚喪之家不召讎
止於事畢後造謝助者相與為禮則不然

宗範

金 傲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十七

千罪百惡皆從傲生傲則自高自是不肯下人至不肯下人
則無不集之禍

不近正人則惡日長而我不知

學喫虧三字最是討便宜法人不知也

莫不祥於不安分如幼不肯事長不肯事賢與一切好
為侈大皆是

小有才而又剛愎自用覆亡有餘矣故上者能學問以進德

德進則才自斂次亦須先識時務

閨門中少箇禮字便天翻地覆百禍千殃皆從此起故治家
之道與其過寬寬過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
吉故家將與父子夫婦皆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

睦一寬縱太過則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
度無所不有乖爭陵犯之風反自此起矣

每事節儉卻須得中使大體不失尤宜體恤下情若過刻亦

非家之福也

幸有贏餘即當思有以及物在天道可免惡盈在人情亦足

寬怨

兒女輩常使之拳拳曲曲言動必有警畏到年長得以自專

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父母所當知也

教子者先宜去其傲心養其謙德使能溫恭退讓行無邪僻

雖終身韋布亦不失為克家之子苟不知謙順好自高大

縱使發科取第才名蓋世適足以招尤賈禍非全身保家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十八

之道也

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忠定謂子弟甯可終

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子之不肖為母護蔽縱成者十居七八故教子者尤不可不

使母知此

為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者為人作善
方便者他

本作為子孫作方便
計者無其後二字其後受惠無窮勤儉安分敬畏樂善

八字百世無弊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益為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無有不是

也惟子能誠孝純一則父母自格而悅樂矣

居室嚴整去媒御之習肅內外之防是所以有別也

害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

孝傳第一書

張鵬翼

西充人崇禎中由選貢生授衡陽知縣張麟忠通衡州巡撫王聚奎以下皆迎鵬翼獨守空城城陷投江死妻子亦從難

論曰親生我養我也我慕我愛無可解於終身也妻匹我事

我也我慕我愛亦無解則情分而孝衰矣然則妻不當愛

與曰妻隨夫轉夫云亦云則合愛同敬以悅親此其妻可

愛也夫隨妻轉妻云亦云則棄禮徇私以拂親此其人不

謂之樂妻孥而謂之私妻子矣世俗每每蹈之可哀也

二帝三王制養老之禮至今遵之所以教民孝也若曰高年

之翁朝廷且尊重焉吾為人子孫可不知敬然孝非徒養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九

口體也父母食肉妻子亦食肉則尊同於卑父母三牲賓

朋亦三牲則親同於疏父母果腹犬馬亦果腹則貴同於

賤貧子與富子均養則父母一日飽一日飢賤子與貴子

分養則父母一日煖一日凍養志者急急反而思之可也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盡天下之物羅以奉吾親方快

意也但禮有所制不得不可以為悅勢有所屈無財不可

以為悅耳禮所得為而不違勢所能為而不吝是之謂能

竭其力賓客斯須之敬也年高日暮亦斯須之客也可不

敬歟貲財父母之所惜也吾又惜貲財而不惜父母何其

悖也兄弟同胞之人也吾惜貲財苛索兄弟以事親不大

謬乎愛子自至情也吾子乘肥馬吾親杖荷蓀於禮安平

念之哉養生送死俱當備物以盡志

最是庸陋齷齪之夫趁辛苦錢買喫虧菜父緝袍而子衣帛

姑荆布而婦鉏釵不知教誨養成忤逆徑將長子分出獨

與幼居後或添丁又將幼子分出獨與尾子居前十年為

長子馬牛又十年為幼子馬牛又十年為尾子馬牛貧則

諸子坐視其劬瘁富則諸子噉爭其錢穀而老馬牛湮然

死矣嗟乎一死何足哀而風俗為之壞矣

孝行庸言

李雍熙 字滄秋濟南長山人有警心錄

妻與妾皆內助也言有善當從之但婦人賢淑少而愚暗多

或悍妒不仁或巧語微中否則嬌癡取憐以行其貪忌男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十

子剛腸者能幾人或畏而不敢不聽或憐而不忍不聽或

漸漬日久而不得不聽一有偏聽必生厭棄一有厭棄必

生曠怒妻固當之而不平妾亦處之而難堪小而一家離

心大則立取禍敗為丈夫者必剛正自持確有定見不為

一偏之言所惑庶一家和平上下無怨妻妾相安而親心

亦安矣

世有一種人入富貴之家言不敢言坐不敢坐伺眉宇為語

默觀意向為動止雖狎戲侮玩彼借以為榮甚至與奴僕

輩握手靦面而不以為非獨不思此身為父母所生日望

其豎立乃甘心不肖寡廉鮮恥至此耶又或親近印官阿

諛逢迎結交胥吏如手如足狐假虎威彈壓鄉曲意氣揚

揚自覺生色殊不知諂媚固屬敗類禍患亦所不免既入是非之場難辭牽連之累又或阿附權貴以圖捷徑夫福我者即能禍我儻意一移將不可測且爭強取勝同列傾陷勢所必至況權貴一日失勢將不自保究且與之同盡豈不哀哉故士君子立身甯失之迂勿失之捷甯失之拙勿失之巧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庶不至使人指為某某之子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每見父兄之於子弟或悠悠而不知教或溺愛而不肯教或假為巧飾以沽美名或覓人代作以邀虛譽否則督責過嚴而無自得之趣或求效太急而無循序之功或見其難進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

而不為曲成或惡其愚頑而任其曠廢抑思父兄之於子弟何等關切而令如是故為父兄者必委曲詳勉以率其子弟而子弟亦謹守教誨以奉其父兄日漸月磨迄於有成所謂養也君子弟愚鈍樸魯則令其恪遵規矩如其偶儻不羈則令其韜藏收斂至於佻達恣肆之流則不得不嚴其懲戒天下有賢父兄何患無賢子弟哉

男女授受不親叔嫂不通問禮也故家法必修幃薄僕非呼喚不得輕入婦女無事不得外出顏氏家訓謂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不相識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青兗之衣山居僻處婦女皆荆布婚媾家老死不相往來頗有古風儻能踵此以肅家庭復嚴禁三姑六

婆之類不得聽其出入即整肅閨門之要道也

甚矣鄉宦之易以滋害也主人一鄉宦幾家人幾鄉宦也甚至家人之家人親戚皆鄉宦也往往鄉紳之家父子即酉兄弟吳越族屬忽痛親戚離鄉曲飲恨吞聲皆因家人逆探主人性情顛倒齒頰而主人不悟也不知先世積幾許陰德寒窗耐幾許苦心始得博此科第而輕敗壞於無知之惡僕不惟有害己身亦獲罪先人矣且我今日失勢彼明日另投豪門睥睨欺陵目中即無故主此歷歷親見者也有深謀遠慮者安可不防微杜漸以培自己元氣和柔梓而長子孫哉

訓子俚言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

吳粹升

附里未詳

家道之廢興與燈火明滅一般家道非積德不興燈火非添油不明吾祖積德若添油然油涸添故燈火常明留所不盡以照後人我輩不特不添反從而挹取之又從而傾覆之油既立盡燈亦隨滅又安望其謀及後人也哉故現在之福得之祖宗將來之福還須自造禹湯文武以積德興築紂幽厲不善繼述惟惡是作遂至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乃知大聖人之後尚不得恃祖宗之德以放恣而況於他乎

諛者為己而盲損於人者也直者為人而無利於己者也果爾則諛直賢不肖之相去彰彰矣乃天下每好諛而惡直

何居益爲已則有所求於人而惟恐人之不適於意故凡所以從其欲者無不至爲人則無所利於己而惟恐人之不進於善故凡所以拂其欲者亦無不至此其居心之公私不同而操術之枉直亦異也請得而狀其概蓋諛者脅其肩而直者持之以莊諛者詭其笑而直者守之以默諛者之腰常曲直者挺之使不屈諛者之恭常足直者節之使不勞諛者之容舒而直者常嚴諛者之色喜而直者常厲諛者之聲低而直者高諛者之氣下而直者上諛者之言曲以婉而直者勁而疾諛者投人以易而直者責人以難諛者是其所非而直者非其所是諛者天桃逞媚而直者孤松挺節諛者春風秋露而直者烈日嚴霜諛者肥膩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

若脂膏甘鮮若飴蜜而直者連膽苦其口薑桂棘其舌嗚呼此公直之所以不克見容而諂諛之所以日進也好諛惡直有由來矣雖然好惡如是取捨如是有國者亡其國有家者亡其家稽之於古未之或爽也

示子

魏際瑞 原名祥字善伯一字伯子甯都諸生值藩變以說演逆將降爲所害

凡事不得大意如隨燈行路只步尺寸之光所過阡陌坊衢曹然不識雖身歷之如未到也

又

信陵君爲侯嬴御車處乃曰吾之爲公子亦足矣王生令廷尉結襪曰吾無以報張公以此報之汲黯不拜大將軍乃曰

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古人施者受者是何見地是何胸次今人稍得尺寸或席門地之餘輒自驕倨雖有道義休戚之人莫進一言卒之身敗名滅徒使便辟側媚者飽騰而去不已味乎

示兒輩

魏 禧字永叔亦字叔子甯都諸生與兄弟禮皆以文名

少年人無志氣者甘於庸下事事讓入出頭有志氣者便自是好勝事事要自己出頭甚有實甘庸下而意氣虛憍陵人傲物終其身爲絕物可不戒哉

略已而求備於人者是明明以君子讓入自己甘爲暴棄此俱是待他人厚待自己薄處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

度德量力能自安退亦須有剛德彼強不知爲知強不能爲能者總是無力量當下按不住聽言之道氣不虛則善言不得入心不細則義味不得出如唯唯諾諾一概是聽是與不聽等矣且友之觀我於所規之弊歲月如故則良言自阻奚待聲音言色而始爲拒諫哉

我不能容人謂之無度量我爲人所容謂之無志氣若不能容人便致爲人所容習而不察養成暴戾終當人不容我而災害至矣

凡傍理弊病多不能輕易除去蓋雖知此處是病卻因此理在又覺有許多好處便不肯極力消克或反護之所以漸

深愈長如遇此等只緊提著病處且將理放在一邊務必克去病既克去我此理豈不完全無瑕若於病中推出道理雖無半毫借理解釋不覺已爲他設藩籬真輔弼後雖立意除之不易得矣且既得弊病又爲他推原當下已放空一步

處亂世能喫虧是大便宜能受苦是大安樂能平氣是大力量能散財是善聚守

好財之心於與人處可見好名之心於譽人處可見好勝之心於讓退處可見惟自知之當自察之

治家格言

朱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學者稱柏廬先生有魏訥集其治家格言世多傳誦誤爲晦庵朱子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五

作

黎明卽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旣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燕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妾嬌非閨房之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豔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訓子要有義方勿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毋佔便宜見貧苦親鄰須加溫恤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兄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聽婦言乖骨肉

豈是丈夫重貲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厚險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賤而作驕態者賤莫甚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勢力而陵逼孤寡勿貪口腹而恣殺生禽乖僻自是悔誤必多顏情自甘家道難成狎昵惡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再想施惠無念受恩莫忘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欣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家門和順雖饗飧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卽囊橐無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非徒科第爲官心存君國豈計身家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課子隨筆鈔卷三

三六

課子隨筆鈔卷三

課子隨筆鈔卷四

張師載輯

訓子語

張履祥號考甫一號楊園又字念芝浙江桐鄉人
有張楊園全集行世○按先生從祀孔庭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為善修其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為其不為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喪以淪入禽獸非欲傲福慶於天也然論其常理吉凶禍福恆亦由之積之之勢不可不畏也涓涓之流積為江河星星之灼燦於原野其始至微其終至鉅父子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乎吾身心而已善則和氣

課子隨筆鈔卷四

應不善則乖氣應輕重遲速等於桴鼓人自弗覺耳古稱明德馨聞穢德腥聞總非朝夕之故是在辨之於早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所謂天地之盛德氣也若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為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彫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整齊嚴肅是就綱紀名分而言凡尊卑大小親疏內外截然不可假易是也正如四時寒暑節序各殊而元氣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也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尚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有凶有吉吉報不當希

望於天凶報可不懼乎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語夙夜念之

士為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富貴貧賤一時之遇豐約通塞定命不可違若賢士君子則人可為讀聖賢書愚者因之以智不肖因之以賢學之既成處有可傳之業出有可見之功天爵之貴無踰於此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序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為里俗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既不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蚩

課子隨筆鈔卷四

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冥頑慧者習為點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恥也一世廢學不知幾世方能復之足為寒心然則詩書之業何可不竭力世守哉

近世以耕為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悌力田為科人即以爲榮矣實論之耕則無遊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點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減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者倒置親疏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

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疏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疏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疏賢者宜親顯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疏因疏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略舉其要約有數端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繫賢者必謙恭不肖者必驕慢賢者必敬慎不肖者必恣肆賢者必讓不肖者必爭賢者必開誠不肖者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者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者必輕捷賢者必樂成不肖者必喜敗賢者必豁晦不肖者必表襮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者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者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者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者必急猝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者必見其近

課子隨筆鈔卷四

三

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者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者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已先人不肖者必先已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者必妒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異疆禦不肖者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冰炭昭然不同舉之不盡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世謂知人之明不可學子謂雖不能學實則不可不學也中庸言知人不可以不修身而修身又不可不知人二者相因得則均得失則均失人苟能爲知人之學庶其無殆矣乎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故泛泛然若萍之偶合也紛紛然若鳥獸之各散也盍思手足一體持

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均適痛必均痛偏廢必弗甯駢枝必兩礙不言而喻無所期而然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卽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安有不好之理乎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益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顧父母而況兄弟不孝不弟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

課子隨筆鈔卷四

四

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啟其手足之學爲害尤大

骨肉構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立則道生根傷則枝槁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古人有言婦者家之所由廢興也今日訂婚既早婦之性行未可預知世教久衰閨門氣習復難深察娶婦賢孝固爲幸事若其失教在爲夫者諄復教導之爲舅姑者詳言正色以訓誡之妯娌先至者亦宜款曲開諭使其知所趨向久而服習與之俱化矣不可遽爾棄疾坐成其失也教婦初來今日新婦他日母姑如何忽諸

婦之於夫終身攸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其故曰得意一人失
意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也事父
母奉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輒怒
有不知宜教導不宜薄待詩曰如賓如友賓則有相敬之
道友則有滋益之義狎侮可乎惟夫驕恣妬悍不順義理
欲專家政禍敗門風者為不可容恕耳

女子小人之言不可聽非必其人處心積慮欲為人患也由
其所見淺小或其性習偏乖雖欲效忠適足債事若更主
人偏聽不免曲意逢迎為害遂大所以家庭造次之言最
當慎聽

課子隨筆鈔卷四

五

人情乖異不在乎大多因積小而成如乾餼之愆言語之傷
最足釀隙若更以小人間之彼此讒構遂至不解故謹言
語接燕好古人於此益有深意也

宗族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但可責己不
可尤人

鄰里鄉黨與吾先世室廬相接行輩相差婚姻慶弔世世弗
絕誼本厚也其有強盛情固樂之益宜內懼而思自勉其
有憂患即不能恤忍利之乎擔石升斗以通有無不可虛
也或以田宅來售者勸止之不得已則宜厚其價值而受
之以寓相周之意然田可也宅終不可宅售則將舍茲而
他適何以為情若其後人或其同宗兄弟欲復此產仍受
原值歸之永以為好豈不甚快書曰人惟求舊舊可懷也

薄俗之習窮約則耽耽思攫惡人所有貴盛則勢陵利誘
曲肆并兼貽謀弗臧無往不復天道殊不爽也

先王分土授田一夫無失其所凡有勞事只使子弟為之未
嘗有僕役也觀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及子適衛冉有僕
可見王政不行人民離散貧無依者勢不得不服役於人
以生是以家力有餘子弟不給使令者養人以資其力久
矣為天下之通義也但當善待之不可橫加陵虐陶公曰
彼亦人子也先須開以為善之路示以資生之方必其不
堪扶植與屢不用命者然後去之苟無大惡亦宜寬宥不
可求之太過責之太深使人無所容足也彼輩無知者固
多然其必不可化導要亦無多至其子孫實為不幸非由

課子隨筆鈔卷四

六

自己作之放遣可也天子臣妾萬方猶欲視民如子士庶
之家牛羊犬馬待人不畏獲罪於天乎

賓客至誠敬以待之當內外如一若女子小人得罪長者主
人不察之罪也世竟有陰令若輩為之自託於不知者為
鬼為蜮益無不至欲免禍敗得乎

墳墓祖居田產書籍四者子孫守之效死勿去斯為賢矣必
不得已田產猶可量棄書籍必不可無無產止於飢寒無
書人不知義理與禽獸何異況死生有命果是能知義理
亦未必飢寒而死也

屋室祖宗所遺足以安居宗族聚於斯墳墓託於斯子孫守
之徹則略為修葺無俟增置更造也增造由於迫隘難居

去鄉因乎勢不得已苟慕華侈誇壯麗非天理矣蕭相國云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李文靖公云居第當傳子孫二公功名蓋世貴極人臣所見如此何論窮居無德之人哉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己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辭歌曲之類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況可貯之門內乎凡書籍自己所有不可散失若他人簡冊掩爲己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若係先代所遺及祖宗手澤片楮隻字皆當敬守不可輕出以致脫失

課子隨筆鈔卷四

七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爲克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惟修德可以道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果實未來甘者先必苦澀酸辛其淡者已絕少矣益五行之生理實如此初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甘只一味最在後是以始於苦者常卒於甘未有終始皆甘者人當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懷慄慄危懼將墜深淵之心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好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段而後卽不免於飢寒失所常也然

多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與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欸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辭文清公云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心矣

人家不論貧富貴賤只內外勤謹守禮畏法尙謙和重廉恥是好人家懶惰則廢業恣肆則近刑淫佚則敗門戶喪身亡家蔑不由此

子弟樸鈍者不足憂惟聰慧者可憂耳自古敗亡之人愚鈍者十二三才智者十七八蓋鈍者多是安分小心敬畏不敢妄作所以鮮敗若小有才智舉動剽輕百事無恆放心肆已而克有終者罕矣

課子隨筆鈔卷四

八

風俗器陵人情險薄非理之加恆自意外其在宗族親戚但可消弭切勿與競以釀蕭牆之禍若鄉黨鄰里苟能平心降氣以處之曲直是非自有公論亦不必與之爭也古人有言可以理遣或以情恕率此行之庶乎少事矣

所謂故家舊族者非簪纓世祿之謂也賢士大夫固爲門戶之光若寡廉鮮恥敗壞名檢適爲家門之累況偶至之榮比之浮雲朝露當其得之不足恃以爲常及其失之并與先世俱盡所以家之興替全不繫乎富貴貧賤存乎人之賢不肖耳貧賤而好修德行興隆之道富貴而縱恣背理

敗亡之轍也呂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嚮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趨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避藏又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爲必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恥而不以官職不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細審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絲長門戶甯別有光大乎正蒙云子孫賢族將大未有子孫不賢家族不至傾覆者

課子隨筆鈔卷四

九

人家得富貴子孫未必非不幸得賢子孫乃爲幸事子孫苟賢富貴固可以振起家世即使終身貧賤亦能固守家風延及苗裔若不賢者貧賤既易辱及祖先一旦富貴驕淫嫉恨舉宗均受其敗可爲寒心也吾見亦眾矣不忍舉而爲鑒耳
人家不論大小總看此身起此身正貧賤也成箇人家富貴也成箇人家卽不能大好也站立得住若是此身不正貧賤固不成人家富貴越不成人家無論悖常逆理禍敗立至卽幸而未敗種種醜惡爲人羞恥不可言矣所以修身爲急教子孫爲最重然未有不能修身而能教其子孫者也

凡人從幼至老只有擇善一路終身由之無窮盡無休息心非善不存言非善不出行非善不行以至書必擇而讀人必擇而交言必擇而聽地必擇而蹈小大精粗無不由是論語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聖人諄復示人之意切矣在家在外總無不與人同處之理一與同處薰蒸漸濡勢必相入所與善進於善所與不善進於不善可畏也已有不善固當速改不可因以害人人有不善尤宜痛戒何可使其累我成湯聖人猶然檢身若不及改過不吝顏子大賢只是不貳過得一善服膺而弗失若乃見善不遷有過不改甚或善惡倒置好惡拂

課子隨筆鈔卷四

十

人飾非使詐怙惡不悛災已辱先民斯爲下而已父母愛子雖云無所不至如此等人豈願有之乎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成性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欺詐與否於語言見之傲慢與否於動止見之不可掩也自以爲得則害已誘人出此則害人害己必至害人害人適以害己人家生此子弟是大不幸戒之戒之戊申春季書
袁氏家訓 原書未著作者姓字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後生戒之 按此條出呂氏集非范忠宣公語

鼎範云尊長前必須恭謹他日子弟待汝亦猶是也若夫笑
傲放恣語言輕狂坐立失次必有報者在目前也

陽明先生示子王正憲訓詞一首其詞曰今人病痛大段是
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
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悌爲臣而傲必不
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
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
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證之
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擗節退讓常見自己
不足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
悌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誠處便是允恭

課子隨筆鈔卷四

十一

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花開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適可
喜正可懼爾今有方值豐盛便生驕溢喜延賓客慶賞過
飾婚喪有樂聲容涕騰傾動僕隸服食珍麗整齊勝絕鄉
邦光映門戶益謂是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急懼恐
何暇誇侈其他凡屬逞術咸此類耳子孫有是眞惡消息
亟加斂抑差緩傾敗若約而爲泰時屈舉羸則旦夕覆亡
之道也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爲智術巧妙如此不知命
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取圓得又自以爲能人遠不可破壞
豈不爲造物者所竊笑蓋其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日

子曰孫朝夕環立於其側者皆他日爲父祖破壞生事之
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冥工匠於東廡
曰此造宅之人冥子孫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
言近世士大夫有言目所可見者漫爾經營目所不及見
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胸中何如
寬泰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
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
子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
味多生疾痰藥石可以長年

課子隨筆鈔卷四

十二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
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故易安可不
擇交

居人格言

顧三英魯里未詳

語云有好子孫方是福無多田地不爲貧好與不好只爭箇
教與不教世上那箇生來就是賢人都是教訓成的那箇
生來就是惡人都是不教訓壞的也有大姓人家的子孫
辱門敗戶也有貧賤人家的子孫立身揚名可見全在教
訓人生一世子孫是後程子孫不好任爾有天大的事業
總無交割就是手藝人家也要一箇接代的兒孫所以人
家子孫教訓是第一要緊每見人家祖父愛子孫定要好

食與他喫好衣與他穿獨不思喫慣穿慣了好的便不知樽節賣田賣地都從這裏來又見人家祖父疼子孫儘他要的把來與他儘他惱的替他打罵出氣獨不思順從他慣了必至自縱自由撞禍生事好盜詐偽玷辱祖父那時節雖悔也遲了從此一想子孫如何可以不教但教訓有箇方法夫人只曉得望子孫強過人不肯教子孫退讓人少年氣習易得驕暴反被祖父教壞者不少惟願有子孫者未教他作家先教他做人教他做好人先教他存好心明倫理顧廉恥習勤儉守法度方是教訓

遠邪佞是富家教子孫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孫第一義至於科第文章總是兒郎自家本事

課子隨筆鈔卷四

十三

人子於親俱當盡孝獨有兩種父母待子之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鶴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洩叢穢薦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就是兒孫滿前偶者偶穉者穉人人鼾睡去箇箇樂事多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溼與誰同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世淒涼又有撫字財賄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滿老婦人搔首躊躇望一味而垂涎丐三餐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爲子者於斯更宜喫緊

婦人孝公姑與子孝父母一般然婦之於公姑以人合者也

子之與父母以天合者也從來未有子不孝父母而婦能獨孝公姑之理故凡婦之失禮於公姑皆其子有以致之也爲子者其念之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一日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眾則難摧勦力同心然後保國

曾公名大奇字端甫著通翼一書有云外國有鳥名曰共命一身二頭頭甚相忌有時此頭尋覓毒草伺彼頭睡置其前彼頭既覺見而吞之須臾吞已二頭並亡錄此以爲兄弟相忌以致相殘者鑒

課子隨筆鈔卷四

十四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綸自臨深履薄處得力

家中惟貴省事而僕從最喜多事事多則費多費多則爲僕從者不有口腹之利卽生染指之心至於家道之興廢僕從不來管也

自來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闊凡其身試見效之言欲規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揭地掀天的

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溫氏母訓曰豈有子孫專靠祖父過活之理天生一人自有

一人衣祿若肯立志大小自成結果若止逸樂自娛惟恐前人遺產不充裕者吾恐雖得前人百萬家貲必有坐困之日矣

江右舒狀元芬在翰林時其子數寄書曰鄰人每歲占牆址不休芬覽書題其尾曰紙紙家書只說牆讓渠徑尺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計今見城牆不見王封寄歸鄰人間之咸服盛德自毀其牆兩相推讓焉

日省錄

顧天朗 字開一號雪梅吳人順治丙戌副貢生有三禮集解等書

課子隨筆鈔卷四

十五

兄弟同受形於父母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人之身所謂骨肉至親也人惟不明此理故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猶胡越居離同室迹若路人不知薄兄弟即是薄吾父母矣可歎可歎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子夫妻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五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鮒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義浹洽猜忌不生不聽婦言不為奴聞其樂甯有涯哉

萃古名言

趙民獻 符里未詳

兄弟原從一體而分比之於手足誼至切也試論手足可互相傷乎而世之兄弟或不免有相傷者此雖枕席之言有以亂其衷而實財利之私有以啟其釁也何也兄弟之間一人為利一人知義必不至於參商惟二人俱知利而不知義故手足變為戈矛骨肉化為寇讎耳詩於兄弟戒勿相猶其言切其旨深矣

凡課兒者須使他知貧賤的意味歷觀古來大聖大賢何人不從貧賤憂苦中來惟貧賤則思自立思自立則百事皆可為又何憂兒子不富貴

課子隨筆鈔卷四

十六

子弟生大富大貴之家是不幸惟富貴則性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

顏光衷曰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讓謙恭立教故能保其滋大不為造物之忌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其於教訓子孫方始得力

蔡西山訓子曰誇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誇心即當截斷

王允昌訓家錄曰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而況富貴乎凡不當得而得之財不當得而得之位能於此看破遠之避之自是天地間一好人雖貧賤以死光榮多矣念頭一差必將攘臂何所不為無論為千古笑罵往往奇禍隨之吾願子

孫以此爲戒

范忠宣教子弟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顏光衷曰教大兒不若教小兒教貧家兒雖寬猶可教貴家

子弟尤須痛繩不容輕貸何也彼其驕貴癡養頤指氣使

種種已積之胸中矣非嚴父良師其相追琢未有能成大

器者

觀人之起臥早晚可以卜家道之興廢近觀純袴子弟役役

於聲色貨利每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貧賤之家無之

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

之性悖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

顏光衷曰善教子者以親正人爲第一要務

課子隨筆鈔卷四

十七

少年聰明太露如花之千葉者無實若開口出刻薄議論及

形容人者不獨無實恐防根朽矣

簪纓闊閱固稱盛美若代代不絕書香此即門第大幸亦足

爲世家舊家也

示諸弟兩兒

黎士宏

字媿曾長汀人順治舉人歷官布政司參議有託素齋集

功名富貴定之於天讀書行己操之在我以操之我者反委

之天以定之天者必爭之在我不幾倒行而逆施乎願爾

曹盡其在我者

少年略賦才性易入任誕豪爽一流世說一部爲累後生不

淺不知古人胸次各有一副本原若止辦得東塗西抹博

得一二顯者好語溫言便無故而箕踞科頭希蹤阮顏

之厚矣識者笑之大約今之所謂狂者率皆妄耳

務本齋格言選

馬世濟

字元禮漢軍人廣西巡撫馬文毅公雄鎮子隨任值藩亂間行告變後官黔撫漕督刑部

郎侍

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

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

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構之也抑

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宦家子弟凡居屋器用僕從輿馬之類俱貴雅淡不宜使俗

氣撲人

課子隨筆鈔卷四

十八

富貴純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睥睨千秋心滿氣盈已

不勝翫麟之習而食客遊士又從而諛之一文出奴僕班

揚一詩成伯仲李杜夜郎王何知漢大富貴陵人而以才

俊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傾家而罔悔反不如椎魯

無文者之猶能自存也余願士大夫教子先坊以禮義教

以謙抑而後課以文藝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獎一語

之俊無妄誇是真能愛子弟者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

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

幼責以嚴則長無恃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每見富貴者甯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繳書室缺乏置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之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世之愛其子者坐之高堂食之芻豢足跡未嘗及門自以爲愛之至矣彼鄰人之父則不然使其子躡屨擔簦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於千里之外伶仃顛頓雖道路之人莫不竊議其父之不慈也及觀其終則有一人焉不辨菽麥頑鄙無知問之何人也乃向之足跡未嘗及門者也有

課子隨筆鈔卷四

十九

一人焉知類通達爲世名儒問之何人也乃向之顛頓數千里者也彼爲人父者將使其子無知爲愛耶將使其子有成爲愛耶雖甚愚者亦知所擇矣

親戚鄰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強陵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好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蠱惑吾子弟而誘引爲非者皆此等輩耳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鬪人來告訴只當責備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事情可惡卽加懲戒以警其後則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矣

父生師教然後成人事師之道同乎事親德公進游林宗三訶而不敢怒定夫立侍伊川雪深而不敢去膏梁子弟問閭小兒或依父兄世祿之貴或恃家有百金之資厲聲作色輒慢其師弟子之傲如此其家之敗可知

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當培植爲來春膏液恐爲彫謝之漸

庸行編

牟允中 字叔庸天津人自號夢研齋主人有庸行編

課子隨筆鈔卷四

二十

嫡庶之兄弟尤屬人情之所難處嫡者非仗母勢以憑陵卽謂若母出身於微賤庶者始以地分而自疑終乃不得其平而構釁遂令手足等於胡越而致傷父母之心矣抑知一樹數枝其根則共一水數流其源則同乎

感應解云人見兄弟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不知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拘簡或放縱或喜間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未必然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至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則不和之端從茲漸啟而終身失歡者有矣悟此理者爲父兄必通情於子弟可不責子弟

之同於已爲子弟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庶得和協無乖急之患矣

史播臣曰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之時無一刻不追隨長各有室或聽妻子或因財帛多致參商有餘則妒忌不足則較量及有患難相臨至厚之親朋終不若至薄之兄弟所以同居共爨爲妙然有勢不得不分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有好尚不一統於一人恐難稱眾意各行其志又事無條理況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分釁而不分居者爲上甚至分居弟兄友愛當愈加聯屬釋法昭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畱與兒孫作樣看念之哉

課子隨筆鈔卷四

三

昔張公九世同居至今傳爲美談今人不能效其百忍而欲同居不分勢有不能卽分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浮蕩反爲濟敗之具太遲則其中物情多端有不可勝言者如子孫繁衍眷屬眾多者家務若統於祖父中一人掌管凡一切食用則箇箇取盈人人要足全無體貼之心甯取而不用必不肯僅足而不取稍有低昂則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衰仍取用如常目擊婢僕暗竊亦不以爲意總視作公中之物漠然不甚顧惜耳且衣服什物取索不已稍不遂意皆懷不滿之心此勢所必至愚意此時當酌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費令其自置自炊俗云親生子著己財庶知物力之艱錢財之難不獨

惜財亦且惜福再度其子弟才幹量付資本與之營運使之熟諳人情世故此不分中之小分也待其老成歷練然後從而大分之卽分亦當存畱三分之一以爲娛老之資若盡舉而析之不無計日而供輪月而養或有不賢之媳當行則止應有說無往往父子致生嫌隙既有存畱之物不獨老景可娛且使子孫稍有冀望之心或可勉強承順此居家善處之法慈孝兩全之道也既分之後子孫未必人人成立其中儻有升沈不一者亦可於此中籌佐助之方耳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歎爲悲歡奴僕視盛衰爲動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課子隨筆鈔卷四

三

洪九震先生示兒居家十二簡 卯辰飲酒 未晚脫巾 近午梳櫛 白三光及西北方洩溺 信口穢罵 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語 箕踞橫肱倚跛而坐 當食發歎 見客不長揖 聚談淫褻及食案舞劇 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 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 少年子弟斷不可令浮閒無業凡人一有事做則心有所關身有所拘外而經營內而謀畫自然無暇他想若浮閒無業飽食終日必然流入淫酒賭鬪之中諸般不好事俱要做出往往蕩其家產壞其品行故爲人父兄者於少年子弟或小或大必要尋一件事令他去非定要得利也卽其事無大利而拘束了身心演習了世務諳練了人情長

進了學識者者這便是大利益也豈必得金哉蓋子弟浮

閒慣了就是趨窮的根子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

創業守成二者皆非易事不知守成更難於創業何也蓋創

業無先人法程能創不能創無關榮辱而守成已有先人

規模稍忽擎持則爲人竊笑然亦不能箇箇求勝於前人

若能如得舊樣子飽煖不失禮樂不違授受相承卽是繼

述之子孫矣如甘棠某氏正廳不用梁棟豎立中柱示戒

子孫不便演戲後皆遵其遺訓至今稱爲書香望族

葬墳太遠止因惑於風水目前雖易往返後世子孫有憚遙

遠而拜掃遂致廢弛起房太大無非止圖飾觀目前雖易

營建後世子孫因難修葺而祖業反多他棄

課子隨筆鈔卷四

三

凡田產基址相連不可遂萌謀併之心卽使有人或因家貧

或因別故轉售於我必以足價與之不可因彼事勢急迫

故意推託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天地開

闢以來此田地買賣者不知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

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

年不失乎自吾有知識以來見鄉黨中華屋腴田迭更數

主其在後日又可知矣

諺云居鄉柴米賤後代子孫愚夫子孫之賢愚何關乎居市

居鄉總之偏僻之地人皆誠實縱有不肖子弟無人引誘

或不至破家蕩產至於衝繁之處人家子弟不論貧富知

識一開便有黨類相合少年心性易惑易動最能薰染貧

家之子不教則習爲流蕩狡詐若富饒之子不教則有不

可勝言者如飲食衣服之類無不投其所好或嫖賭酗酒

或指產借債甚至惹禍生非無所不至卽有父兄在堂上

下彌縫難以覺察雖身受拘束而心已放蕩及父兄一沒

任意施爲引類呼朋登堂入室師長之言弗聽孀慈之訓

難施日復一日愈趨愈下弟妹之婚嫁難周寡母之養殮

不繼縱使回頭悔亦無及矣爲父兄者當步步隄防時時

開導人品家計關係匪淺所謂甯使終歲不讀書不可一

日近小人昔宋米信爲節度使儉齋聚斂積聚百萬其子

豪侈浪蕩以父在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錢自用謂

之老倒還其詞以父若死鐘聲纔絕本利齊還也今世如

課子隨筆鈔卷四

三

米信之子者不少貸錢則曰磬響債猶云老倒還噫可悲

也

諺云朱門生餓殍白屋出公卿雖不盡然蓋貧而富富而貧

猶夫暑往寒來其理自不可易常見輕薄之流於門族中

或有讀書傲倖者或有貿易致富者開口便鄙他人爲暴

發戶何許人不思自己祖父門族亦從暴發戶何許人而

來使天下之貧富貴賤永無轉變則一歲之春夏秋冬亦

不必循環有是理乎往往富貴後裔自暴自棄不肯讀書

不屑經營何如暴發子弟讀書奮志貿易誠實孝友和順

勤儉雍睦恢宏先業克振家聲總之將相無種人當自強

若使仗先人餘蔭虛華架勢大言不慚不惟衰禍所伏且

為識者所笑若夫以親戚榮顯即便滿臉富貴偏體驕矜
不顧他人指摘此又小人之尤者也

家訓

蔣 伊 字渭公號莘田江蘇常熟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河南提學副使有奏疏及莘田集

子弟舉動宜稟命家長有敗類不率教者父兄戒諭之諭之
而不從則公集家廟責之責之而猶不改甘為不肖則告
廟擯之終身不齒有能悔心改過及子孫能益愆者亟獎
導之仍篤親親之誼

不得從事奢侈暴殄天物廚竈之下不得狼藉米粒下身裏
衣不得用綾紗其絛袖繭袖或閒用之

敬惜字紙糊窗裏物不得用有字紙張僮僕有能善體此意
課子隨筆鈔卷四 三五

者亟獎勵之

族黨子弟有志讀書而貧不能達者宜引掖之

不得言人閭閻

少年氣血未定戒之在色刻削元氣必致不壽甚至惡妓變

童不擇淨穢多致生毒勢必以攻毒之劑服之而此身真

氣消燦殆盡矣以是身嬰疾苦終為廢人出不得博一命

之榮入則貽父母之累非不孝而何父兄當嚴以教之

不得恃才陵傲前輩輕易非笑人文字

不得輕信巫祝疾病須擇良醫善自調攝不許禱賽

嫁娶不可慕眼前勢利擇婿須觀其品行娶婦須觀其父母

德器一諾之後不得因貧賤患難遂生悔心

不可好勝作炫耀事糜費財力至窘乏時悔無及矣

遇事須平和處之不得先興訟端及訐人陰私出人揭帖若

有出仕者列款一事恐波及無辜尤須慎之

不可為人准詞狀此事人極易犯之我力守此戒已十九年

矣因昔曾為人准一詞而兩家結訟經年不已遂致兩敗

俱傷我深悔之後人能體我悔過之心則可謂賢孝矣

科場分房主考及考試生童須秉公甄拔孤寒不可受賄天

人鑒之鬼神察之

積穀本為防饑若遇饑荒須量力濟人不得因歉歲反閉糶

以邀重價子孫中有大賢者更能推我之所未盡救貧濟

乏養老育嬰種種善果天必佑之

課子隨筆鈔卷四 三六

女人不得供養尼姑在家此輩兩舌是非多致離間骨肉子

孫有不守此訓即為不孝

不得苛虐僮僕女人不得酷打婢妾若婢妾無大罪而致其

人於死者告廟出之夫不能制其妻者眾共絕之

家人不許生事擾害鄉里輕則家法責治重則送官究懲

子弟所當痛戒者以不聽父兄師長之言及昵比淫朋為最

茲擇交不慎則必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利贖貨之

謀而家風墮人品壞矣

子弟擇師必須博雅敦厚束修自好者厚其脩脯不可徒取

時名

宴客有節不得於滋味著精神致戕物命

不得恆舞酣歌屢爲長夜之飲

交易分明不得貪小便宜鄰於刻剝致人有怨言

故舊窮親不可遠棄

家僮不可有鮮衣惡習

示兒

汪 璣字文儀號默安新安人入楚庠有讀易質疑大學章句釋義月課問答儀典堂集語餘漫錄

六月中旬見汝文二篇於玠叔信中若無蹈躑之弊則筆路已清從此猛向上去孜孜無怠自然日有不同矣第今年十五歲古者十五入大學教之以修己治人之道況文章小技乎兒自六歲進學十年中未嘗一日間斷僅得如此亦可羞

課子隨筆鈔卷四

三七

耳勿謂父過言也亟宜埋頭下死工夫一塵勿染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然後乃有所益不然悠悠忽忽恐終不得上進可惜了時光也人生不滿百年壽者只有七十八十中壽六十五止耳五十以後則漸衰矣十歲以前又無所知識中間僅得四十年耳此四十年中世運之變遷家道之隆替父母妻子友朋之所當爲者何限其無所事事只有十歲至二十歲未婚之前數年中宜不啻如金惜之兒今又已度其半矣如汝父今年三十九矣回憶十五歲時如昨日也回憶十五歲時雖甚愚頗知向學然絲絲延延何期不多日而竟至三十九歲矣噫今竟三十九歲矣欲復求如十五歲時不可得矣一事無成擁被自思無以爲心清晨對鏡

無以施其面目對人言語無以爲顏動息作爲無以爲志氣

間欲攘臂思奮不肯甘心汨沒亦徒然耳遲矣暮矣無可如何矣吾兒不必遠鑑只以汝父爲鑑日夜淬礪勿效汝父至今日徒自悲自怨也亦非必倚吾兒爲我增光但各人生世

須各人自立人身難得勿空出世一番負此七尺與腐草同

朽耳以上言語乃汝父自歷自練之言不得不爲吾兒痛切

言之兒今既識讀書故以此示汝聽與否能釋與否非我所

知也總之禁足爲要跬步不可出學門子夏曰入見夫子之

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夫以聖人之徒尙不能保其出

入之無異況吾輩下乘乎故讀書須先埋頭先禁足又日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童子不窺園正此意也兒誠念夫韶光之

易過聞時之難得戒汝父既覆之前車思老大之徒悲則自

當一刻不敢自逸矣

課子隨筆鈔卷四

三七

易過聞時之難得戒汝父既覆之前車思老大之徒悲則自當一刻不敢自逸矣

課子隨筆鈔卷四

與曾叔祖蒿菴翁

陸隴其

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由靈壽知縣行取權御史雍正二年 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諡清獻

○按公從兄孔庭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動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擔閣非一日便可投供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十分小心猶或庶幾倘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切不可以為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

課子隨筆鈔卷五

穉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屢欲言之躊躇中止到路上思之不言畢竟是客氣非所以待太翁也敢以陳之煙之為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為妖見於綏寇紀略中姪孫見今之大賢君子無喫此者益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正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

絕之一則見克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不以為妄言否

又

姪孫教子之意與他人異功名且當聽之於天但必欲其為聖賢路上人望時時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三禮四傳爛熟胸中滔滔滾滾真是可愛若讀得不熟安能如此此雖尚是記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腳然後可就上面講究聖賢學問未有不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駁雜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注疏大全此兩書缺一不可初學雖不能盡看幸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冬冬日短應囑其

課子隨筆鈔卷五

早起夜閒則又不宜久坐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問家鄉米價甚賤此最是喜信季飛叔姪近況何如晤時弁希致人處境不佳只有和平一法怨尤之氣減得一分有一分受用也

示大兒定徵

陸隴其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為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為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為貴我前見爾

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絲密不閒斷不在速也能不閒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模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勿忽之

課子隨筆鈔卷五

三

示三兒宸徵

陸隴其

汝讀書其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要思讀書要用古人教人讀書是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閒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真讀書人至若左傳一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時須要分別見一好人須起愛慕的念我必欲學他見一不好的人須起疾惡的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方是真讀左傳的人這便是學聖賢工夫汝能如此吾心方喜歡勉之勉之

又

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

又

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閒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

課子隨筆鈔卷五

四

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卻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悠悠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光景渠歸想已備悉一月來亦無他事前月終因捐納之人紛紛只得又上一疏 旨意甚好然未知部議何如也我前字中欲汝秋閒到京然須再看光景待我七月中再遣人歸商量黃大若有盤費可先遣來若盤費艱難遲遲亦不妨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舉業尙未能精通待下次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天數不必強求但讀書不可不勤

緊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當常思此言有便信來須將所用工夫一一寫寄我然日間不可過勞苦須有從容自得之樂方是真會讀書人 誥命已領到可對母親說聲凡事自要正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之是非亦不難辨只是以聖賢之義理爲權衡而已汝能不爲眾楚所咻我心方慰念之念之

又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蒙停止目前又有試俸一局未知作何光景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來文宗幾時考嘉興汝文字尙未能精進且待下次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寓中日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靈壽上

課子隨筆鈔卷五

五

年錢糧未完罰去此番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歸矣汝事事須謹慎不可聽信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不知利害者甚多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要緊事務須到城中與元旂叔祖商量星佑此番來一慰契闊甚好但我寓中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小學書若平日能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爲聖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彭年於中秋後到京我亦勸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又

縣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所遺者不過十之一耳此無論不宜干瀆亦且不必干瀆向來鄉紳多紛紛開薦我所

不解汝見靈壽曾有一人來說乎此一節賢於我鄉風氣遠矣且預先要開薦分明自處於惡不通之地少年志氣亦不宜如此此番汝與曹家外舅同就試只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驗自己之力量一則可見當事之公道豈不美乎如果落在孫山外不過事之偶然公道不泯下次自然必取但要讀書不必以此爲慮城中親族有欲開薦者可俱以我此意說知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吾家某於九月二十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閒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

課子隨筆鈔卷五

六

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人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

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飯食之所後置一廚廚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廚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廚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遊或博弈或擲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并囑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頌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子備述慶孫之言矍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課子隨筆鈔卷五

七

古今格言類編

席本楨 江蘇長洲人
居洞庭山中

陳眉公曰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離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

唐文恪公文獻戒子曰汝等當以學問磨礪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師益友爲著龜以狹邪惡少爲鳩毒若杜門

下捷讀書談道卽兄弟之間亦足相師何必妄覓交遊每見人家子弟不務實學或浮慕名士託以聯社會文或吠聲勝流惟恐自居不韻棋朋酒友丹青鐫刻之輩達旦連宵闌堂接席佳餚美醞任其咀吸文章德業未嘗挂齒汝雖目之爲良朋彼實目汝爲駮子

陳幾亭戒子曰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宴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纒疏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淨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爲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

課子隨筆鈔卷五

八

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幾希

又曰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爲己意思縱或時時發問唯諾如流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證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貴以默想爲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互觀若先成者急急攜往示人則未成者氣散而意亂平日披玩古今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逐時記寫飯畢相對一一參考既明了者旋卽勾去餘俟多問廣記之士須請教如此

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閒談者霄壤矣

又曰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大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迫不能及鏃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之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於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切中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況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不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超然者益無幾人勞逸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課子隨筆鈔卷五

九

陸放翁家訓略曰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游童子時先君諄諄爲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年終身未嘗問產家人有少變其舊者輒不擇其夫人棺纜漆四會婚姻不求大家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加也楚公少時尤苦貧革帶敝以繩績絕處秦國夫人嘗作新襦積錢累月乃得就一日覆糞污之至涕泣不食太尉與邊夫人方寓居宦舟見婦至甚喜置酒銀器色黑如鐵果醢數種酒三行而已姑嫁石氏歸甯食有籠餅亟起辭謝曰昏耄不省是誰生日也左右或匿笑楚公歎曰吾家舊時數日乃啜羹歲時或生日乃食籠餅若曹豈知耶是時楚公見貴顯願以啜羹食餅爲泰愀然歎息如此游生晚所聞已略然少於

游者又將不聞而舊俗方以大壞厭藜藿慕膏粱往往更以上世之事爲諱使不聞此風放而不還且有陷於危辱之地淪於市井降於卑隸者矣子孫戒之尙無墜厥初又曰人士有與我輩行同者雖位有貴賤交有厚薄汝輩見之當極恭遜已雖官高亦當力請居其下不然則避去可也吾少時見士子有與其父之朋舊同席而劇談大噱者心切惡之故不願汝曹爲之也

安吉陳棟塘曰正德三年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概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滄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概申災租又得免於是各家狼戾屑越戲劇宴飲揚揚自以爲樂余乃謂家叔兄曰

課子隨筆鈔卷五

十

吾村當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不以爲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家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如何余曰雖不若四家之甚恐終有災踰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噫冒越之利鬼神所忌況又暴殄天物宜其如此也家叔兄乃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永享安樂何與余曰根深福厚勝受得起故耳然亦須人事善加培植不然將暗漸銷鏹百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哉

吾鄉在太湖中山田甚少居人之食俱取給於外又多業商不事南畝一遇水旱不時玉粒價踊便有立槁之慮游手

輩不能待斃則結黨爲非以致地方不甯其患不止在一
家崇禎辰已順治寅卯余不憚謁蹙倡率然以上游乏粟
雖泥沙金錢而幾若不支信乎古人耕三餘一之法以備
凶荒斷不可忽余曾有積粟保安一說奉勸里中賢士凡
商於外者留意糴粟蓋糴粟亦可以取利若遇荒歲但平
糶而無取息本既不虧民又沾惠雨得之道也吾子孫居
家須節用省財至於粟米一年必裕三年之儲以防不測
之患以備賑濟之用賑濟爲法亦不可苟覈實貧戶不漏
不濫視荒大小爲賑厚薄敦勸好義相助爲理此最是積
德累功第一實事

少傅王文恪公發祥吾里爲天下文章之冠他如文之吳公

課子隨筆鈔卷五

十一

之奇敏宗銘施公之魏科俱海內所推近來牽車牛易
致饒裕勤讀者寡吾族子弟每以家無貲失於就學余故
立義塾一區延師備廩俾得挾書肄業有資性可教者勿
限年歲引而進之其止欲通曉方名者亦得讀書識字知
道理不無裨於後日之經營吾子孫勿以廣費較此一條
先君最敦族誼族有喪葬事必助之甚貧則度其費而全子
婚嫁之類助有差嘗以文正義田爲助歎未能卽置也余
勉繼先志置義田二百三十畝專以供贍族之用高年而
缺養者養而無子者養而有子子幼者幼而失怙恃者廢
疾者歲三給米米三石或二石有差歲歉無以不登而裁
減吾子孫世守此法族盛則當廣置以充子之所不及

吾鄉風俗最爲樸茂如人依一姓以居至名其里巷一也家
各有墓清明之前傾山掃祭雖販夫績婦無不拮据牲醴
展其哀痛二也俗多苦節被旌之嫠三也墓砧久客有數
年不反者其室能忍凍餒無穢行四也士風雖悍然性多
慷慨不類他處狙公之詐五也其當變革者則亦有之娶
婦以貲豐爲知禮女家至稱貸鬻產以遺嫁一也葬多煩
費塗車芻靈已爲多事而廣設齋堂以讖執紼沈酒歡呼
尤爲非禮貧家難展此費因循不舉致棺纍纍在堂二也
人子葬畢卽易吉服無片刻之餘哀三也好訟四也蠶桑
漸荒博戲漸盛五也觀其美惡以爲法戒吾子孫可不慎
乎

課子隨筆鈔卷五

十二

凡福緣之事在於感觸不必作而致之如暴屍無棺施之或
銀或木吾夙有例矣他如蓄藥濟病製續惠寒吾時行之
而未設定格吾子孫當視力之可行見義必爲乃吾心也
其餘簞路成杠放生戒殺舉目動念可以利濟若四方稗
僧動鑽赫蹠濫募填壑與其給一人之欲不若救百靈之
生吾生平矢此不爲詭隨後人當體吾意可也

寄兄弟書

魏世儼字敬士當都人魏叔子
姪季子子有敬士文集

自離家後習蚤起晏亦不遲日上尺許池中白蓮花帶露薦
香領受天地平坦之氣覺有微悟惜吾兄弟之不共此也因
思孟子雞鳴而起之語其機甚危初起時如曉色之渾噩舜

雖未嘗分也總總芸芸在天地之中即士農工商仁人盜賊近而與吾執爨之傭所謂孽孽者皆同及念至而事殊一氣瀉矣世或奔走衣食者或未得師友之益皓首鑽研而自入荆棘者或天賦下愚未知自勉勉者或疾病以廢者吾兄弟幸生未下愚有志於學問有諸父前輩足以矜式家雖少餘財而無飢寒奔走之累行年及壯宜能遠於流俗乃未能者豈非惰惰之志多歟然此病儼爲尤甚常自知之未能改也近意欲習蚤起醒來望牕紙白遂不復睡非謂即可以已惰惰之病益蚤起得呼吸天地山川清淑之氣又可展一日爲兩日也長兄獨身理諸零碎未審有暇時得親書卷否季弟宜專業少出書館所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既出應試場屋事近科條縷縷不得以不屑意視之惟各努力自愛

課子隨筆鈔卷五

十三

靜用堂家訓

涂天相 字宏亮號受庵湖廣孝感人康熙癸未進士由編修官至工部尚書

世人每多嗜甘香之物以其能開味與齏也甘能開味一開則無時不樂甘而厭苦一投以苦必不能堪矣香能開齏一開則無時不戀香而惡臭一中於臭萬不可解矣此實有驗之言非迂談也兒輩識之

人有積功累行數十年所必欲爲之善而一朝遂之則其獲福也必厚人有處心積慮數十年所必欲爲之惡而一旦成之則其致禍也必慘此亦有驗之言非迂談也兒輩識

之

爲學先須辨別君子小人界限清楚方有人處每諭兒輩將四子書中君子小人對言處彙寫一冊置之案頭於每日動念發謀言行交際之間逐一勘驗其合於君子者多便是君子路上人近於小人者多便是小人路上人若僅各居其半則於君子小人之界夾雜朦朧終必流爲小人能急於此時痛自懲創極力挽回猶可以勉而爲君子此等工夫最平易最緊切最簡捷最精密久久行之其得力當不少也

課子隨筆鈔卷五

十四

人家子弟欲其恂謹醇樸異日有所成就先須教之以熟讀小學小學熟後教之讀近思錄近思錄熟後教之讀大學大學熟後教之讀論孟論孟熟後教之讀中庸從此漸次推廣及於他書總之字字句句令其心解神會節節步步導以身體力行涵育薰陶引之有漸優游厭厭使其自得久久純熟不患不爲遠到之器也

教子弟者先須養其不忍之心愛敬之良自孩提而已然及其稍有知識如不破巢不毀卵不殺蟲不折方長之類隨其所在而告誡勸勉之則惻隱之心有以充滿於胸中而遇物知愛見善則親可以達之天下矣且仁統四端兼萬善中有仁心以爲質則遇可恥之事而羞惡生當致恭之時而禮讓作蓋仁則有覺覺則有觸觸即發感而遂通無矯勉無期待此所謂禁於未然之謂豫當可之謂時也否則

發然後禁吾懼其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吾懼其勤苦而難成矣

教子弟勿令遽讀時文遽作時文遽讀時文則喜其易而以讀古書爲難遽作時文則趨於華而以敦實行爲迂但令多讀古書勉敦實行不患舉業不精科第不得也

劉元城云人家子弟甯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余謂子弟一日不讀書卽近小人矣矧終歲乎讀書者絕小人之根也不讀書者近小人之媒也且終歲讀書則雖偶近小人尙有愧悔之日終歲不讀書則日與小人相狎陷於比匪而不知矣

吳康齋日錄云君子常常喫虧方纔做得余謂世間惟君子

課子隨筆鈔卷五

十五

爲能喫虧若無忌憚之小人驕矜侈肆祇欲人喫他虧焉肯喫人虧耶甯人負我無我負人甯我負人無使人負我一語耳轉換說來賢奸霄壤無他能喫虧與不能喫虧而已矣吾家子弟一切應事接物但能喫虧便是好消息天子人以福必人先有貽福之器德餘於福則受者不厭施者益不倦福餘於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福或有倖致必無濫享兒輩但當修德慎勿妄冀非分之福父母者一家之天地吾心者一身之天地一家之天地不位長幼尊卑咸乖其序矣一身之天地不位耳目手足各失其職矣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亦無不是底兄弟世上無不可感之人

情亦無不可感之物類

受人而人不愛敬人而人不敬君子必自反也受人而人卽愛敬人而人卽敬君子益加謹也

克伐怨欲一心之洪水猛獸放辟邪侈一家之亂臣賊子貧賤憂勞淬身之砥礪驕奢淫泆伐性之斧斤

煜兒遊泮以書來報答云汝旣做秀才便當識秀才二字之義萃五行之秀曰秀運三才之理曰才曉此二字之義可以做秀才卽可以做舉人進士若昧此二字之義便枉做秀才矣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盛衰倚伏之理從來如此吾家自江右遷孝昌凡七世雖書香不絕而未有

課子隨筆鈔卷五

未

科第壬午癸未之間吾以一書生數月而人翰林雖由祖宗積累所致而日夜戰懼惟恐不克負荷此後吾家子弟能讀書者則爲儒不能讀書者則務農安分守己以承天庥切勿妄冀非分以速天譴慎之慎之

人家盛衰之故不關一時之富貴貧賤而係乎子孫之賢不肖子孫賢則雖勞苦飢乏艱難百狀而勢將必盛子孫不肖則雖勢位富厚炫赫一時而勢將必衰吾願吾子弟之卓然自立務爲長久之計慎勿朵頤他人前之富貴自喪厥守也

人莫不自愛其名故稱之爲君子則喜斥之爲小人則怒乃明白坦易而可以爲君子偏不樂爲必要使盡智巧用盡

機關千方百計將自己弄成一箇小人而後已吾不知此何說也兒輩切須戒之

余居冷署十餘年獨處一榻布衣蔬食晏如也客有勞之者曰先生何太自苦余曰吾日處樂地未嘗苦也他人鮮衣美食俊僕怒馬口以其身奔走於危險之地乃真太苦耳此雖一時應答之詞至理存焉兒輩識之

陳幾亭云不作非禮之事易不萌非禮之念難不萌害人之念易不作害人之事難此言大人現益益非禮之事顯惡也稍知自好者必不為之非禮之念隱惡也條起條滅雖賢智者不免焉故身過易寡心過難寡也害人之念有心之失也存心愛物者必不為之害人之事無心之失也率

課子隨筆鈔卷五

十七

意徑情雖長厚者不免焉故有心之失易檢無心之失難檢也此四語最關人心術行誼兒輩須細細體究勿草草讀過也

仲氏家訓容城孫啟君奇逢錄其仲兄所輯家訓○按從君前明舉人從祀孔庭仲兄名奇遇諸生

凡悖逆之事皆起於見君父有不是處若一味見人不是處則兄弟妻子朋友童僕到處怨尤無時如意若能每事三自反胸中自然快活處事自然安恬

遇富貴無生歆羨羨之不已不伎則求處家庭宜先忍耐耐之積久既和且平

莫行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愛妻子之

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國家

存知足心去好勝心方寸中何等安閒自在

凡一事而闖人終身雖實見實聞不可矢口凡一語而傷吾長厚雖聞談閒謔切須謹言

遇沈沈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逞之徒急須防口人之黑白宜在心不宜在口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

三可惜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乃有時歇

課子隨筆鈔卷五

十六

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差

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矣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

登天難求人更難黃連苦貧窮更苦春冰薄人情更薄江湖險人心更險知其難甘其苦耐其薄測其險可以處世矣

可以應變矣禍莫大於縱已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病莫大於不知己

之失家訓

湯 準 字稱平 河南睢州人 文正公次子

汝祖嘗述汝曾祖之言曰吾家無甚疏族自曾祖以上則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若途人此蘇明允之所以歎息也故平日調給困乏或粟米或布帛歲以為常汝等體此當敦本重族務歸於厚方不負前人之訓

汝祖為潼關道副使時有兄弟爭產相訟者收其詞不問令於講鄉約時必至凡三至涕泣自陳悔過遂出詞還之卒相友愛去任時猶追送數百里於此可見人性皆善至於兄弟相訟本心全失已近於禽獸纔一改悔復歸於善可見無人不為善特上之人無以教之則日趨於惡爾

課子隨筆鈔卷五

九

韓尚書邦奇為王陽明先生父執冬至節赴公所先生貂蟬乘馬韓公後至先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輿中舉手曰伯安行矣余先往遂去先生俟其過方上馬待父執之禮當如是也陽明先生德位兼隆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而卑以自牧如此今世正學不講為子弟不肯安卑幼之分凌侮尊長嫚罵同輩父兄聞之不以為非反從而稱述之鼓其狂舌將何所不至甚至嘲謔父執肆無忌憚陷身禽獸仍揚揚得意自以為能嗚呼可歎矣
顏壯其云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人之犯我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水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

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誤耳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能有幾何不使之入而據吾心則雖日犯我者十數可不至形於言徵於色矣

骨肉失歡有本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因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耳有能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語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漸如平時

呂新吾先生曰各自責則天清地甯各相責則天翻地覆此語饒有餘味所當深玩人真能反己則天下無不可處之人無不可處之事矣

骨肉之間能忍人所不能忍非大勇不能人反羣目以為懦嗚呼過矣

課子隨筆鈔卷五

十

庭訓示愈高文山

林定徵 魯里木詳

人本於父母而生亦將以一體萬物而生本父母則宜孝體萬物則宜仁仁道即難言既為人子則永言孝思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斷不可已一日之內雞鳴寅刻即須警醒計念吾今日所為何事所讀何書宜應事則應事宜研書則研書切切謹跬步作止勿浪漫出入致與人閒談閒坐閒遊或廢一日書業或廢半日書業務使一日閒常在書案然在書案要研釋聖賢書義以參觀世事以體切自身覺書理真可助益目前行事釋卷時許多樂趣旋以應事處境自然理得心安則孝在是而仁亦在是矣

常在孝心上立志則不覺在己之勞瘁常在正路上致功則不覺旁人之非笑常在做人讀書上自得則不萌一念之悔恨不動偶然之慨歎

懶而弛者其人無用然輕疏躁急亦無益切須持重耐煩戒絕輕躁則做人行事乃妥看書看文乃精詳而心乃快慰用功嚴者樂趣乃生也

大聖大賢固不為世會所窮者也修其本而已矣福自己求命自我造之說確確可信直於研書透快行事肫摯之候而斷然信之

養德以養身亦養身以養德二者交相為用也

以孝德為本以仁道為量以兢惕為心志以強毅為工力以

課子隨筆鈔卷五

三

沈深妙機謀以襟趣廓才略且也樂天而不任天必積德以格天尊賢而不讓賢必積學以希賢實用處則以謙恕調人世以和樂藹家庭然大端則以夙夜宥密為基址以書卷酬注為源頭而又以護養神氣為把柄

家原書未著作者姓氏

子之拜父坐而受之禮也姪猶子也立而受之斯殺矣後世倫常漸弛有父呼子字者有止受姪兩拜者有不敢當而還拜者甚至送出門而候乘者子弟亦相安為常名分倒置甚矣乃出搢紳之家豈非名教罪人

父母之遺書猶不忍讀焉父母之遺器猶不忍毀焉以其手澤口澤存也今世之子父死輒仇父之愛妾疏父所暱之

親友逐父所任之奴僕死而改父之道全不測然於心則其生前不順父命可知為人子者安可不省

人家關防內外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之尤甚

奴婢有過第宜薄懲勿得過責至於寒暑飢飽疾病勞佚皆當一一體恤使之遂意不惟不令怨恨且得盡其死力若動加鞭扑不恤苦難誰肯事我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斯言深有味

司門者接應賓客必詞令和婉詳明毋輕得罪賓客即主人厭倦不會亦當善言辭謝常見布衣登王公之門或絕不與通或倨坐不理客怒其闊併怒其主矣此雖小事實有關係

課子隨筆鈔卷五

三

子平居先大人端坐晨則侍食晚則立於榻前談古今詩書眼前鑒戒至定更後方退歸書舍誦讀未嘗一日離左右或時遠出鄉村必如期約而歸雖遇風雨先大人必倚門而望予亦冒風雨而至今予子亦然凜遵古人不敬自專之義蓋先大人之訓也

宦家子弟能繼科名固善然為父兄者必欲以勢要關節令子弟人人科第則置孤寒才士於何地嘗見搬演戲劇至滿堂金紫則戲亦終而捲毯單矣故子弟科名太盛亦捲毯單時也此福不可不惜

口體之欲何窮每加節檢則無憂不足矣八珍在前不過一飽粗糲既飽視八珍亦無味矣美饈在側不過一歡荆布

既歡視美麗亦無色矣狐貉在御不過一煖傲緼既煖視
狐貉亦無華矣

景氏家訓

景 暹 河南登封人

張東海送子會試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
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分每慎微直道遜詞真要訣
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世惟清儉富貴休忘著布衣爾
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沈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
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儒林立身事
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胡康惠公誨諸子曰子居官四十餘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

課子隨筆鈔卷五

三五

平生守之不失爾曹今日雖未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
動人遠而勿親自然神清氣壯他日必有用處汝等勿忘
吾言

人之身皆父母之遺體若徒惜費而甘旨有違使親顏
頰頓於心忍乎故不特自奉豐而奉親儉爲不孝卽自奉儉
而奉親亦儉均不孝也富貴者宜躬親侍奉不得辱委職
獲貧賤者宜竭力供職豈容膜不相關然天下富貴者少
不富貴者多試思桑榆晚景光陰幾何若必俟富貴而後
豐焉恐親老不及待矣何世人不以得養父母爲幸而反
以爲苦財利則望其日增膳羞則惟思漸減半出己意半
聽妻言聲音顏色之間有似不厭而厭似不怒而怒似不

怨而怨者其親實有難堪也在父母有不屑與較者其心
曰孝不可強也吾老人甯以口腹之故瑣瑣然如乞食於
東郭乎又有不敢與較者其心曰吾老人龍鍾朽物矣較
之而勉從焉意且含懟較之而不從焉徒增其愠甯勿較
嗚呼人子而使父母不屑較已入禽獸矣至不敢較豈非
禽獸之不若哉又有與兄弟分養竟以加一餐爲貪婪多
一刻爲踰限有嘉肴焉有珍味焉已食之妻食之子食之
而獨父母不得食更有已甯不食盡使妻子食之而父母
不得食甚至已食之妻子食之其餘者甯獻於妻之父母
而父母不得食甚至已食之妻子食之妻之父母食之猶
有餘者甯邀其狎朋昵友食之而父母不得食嗟嗟人心

課子隨筆鈔卷五

三四

喪滅盡矣或疑余言已甚而不知爲余之目擊而心傷旁
視而髮指者也子豈寓謗於規哉

葉夢得家訓曰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與之事君無
他長能無欺而已余以豈惟事君事親何獨不然父母愛
子而教訓之面從而不行欺也已有過失匿使不聞欺也
有懷於中遷就不敢盡言欺也作爲美觀未必出於誠然
欺也今但能聞教訓一一遵行有過失改過不吝中有所
懷秋毫不敢隱外而恭謹本於心之誠敬爲其所當爲不
爲其所不當爲推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

爲人子者不惟富貴功名之氣不可加諸親卽道德文章之
概亦難形之於已益父母之前宜謹孺慕是卽赤子之情

也朱子註色難曰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今人愁容怒容德容傲容狂態鄙態頑狀恚狀唐突抵觸狀各以其時分形於父母之前父母受之非不傷之但暗忍而容之耳傷之者何情難堪者受之他人且不甘焉況其子耶忍而容之者何蓋彼既已生之亦事之莫可如何者矣或顧影而興嗟或臨風而灑淚憂懷莫解病即隨之嗟嗟人未生子期子之心日切子既生矣抑又長矣百年歲月無多而以有限之精神耗於無窮之抑鬱劬勞既竭於前愁苦又續於後是生子適足以爲累也吁

課子隨筆鈔卷五

五

牆有變定傷庭闈之心卽不幸父母見背益當互相敬愛以慰親於九原是能友卽能孝矣乃世有見兄弟之富貴而忌見兄弟之貧苦而喜者有各立門戶伺其隙而訐發者有各立黨羽乘其危而攻擊者有甯曲護其奴隸而賈怨於同胞者以他人爲密友親兄弟如寇讎布散流言操戈同室父母之心能無恫乎故盡孝者當先和兄弟夫婦相愛人之常情乃世有不孝者當其未娶猶稍具人心一旦成婚遂昏迷溺愛妻之言重如金石親之言輕如草芥其視妻不啻珠玉文繡之足珍其視親真如虎豹豺狼之足畏或妻與父母不合必是妻而非父母卽妻顯露其非明悖於理必信妻爲無心之過而怨親之苛求其非總

之堂上之千言不如枕邊之一語是誠何心哉父母憂鬱而不顧父母忿怒而不顧父母疾病而亦不顧設其妻一有於是則疾首蹙額徬徨無措矣嗟嗟枕衾之愛何其奪人之天性而慘酷至此乎夫父母爲子娶婦原爲上接宗傳下延支派兼之待孝養於暮年畱悲思於身後耳今爲子者睨其妻私其子儼若彼爲一家而父母爲外人獨不思汝之子異日倘復如是汝之心能自安乎故人知我今日之愛子如是卽知父母昔日之愛我亦如是知我今日懼子異日之不孝卽知父母昔日懼我之不孝以情揆情天良未有不發見者吾願世之爲子媳者夫勸其婦婦勸其夫互相砥礪以全孝道而其責尤重於男子蓋婦人未嘗讀書暴戾之氣或一日而數見惟男子因機詞誨動其天良有正氣以折服其氣有至誠以感發其誠雖悍婦亦漸歸於孝矣

課子隨筆鈔卷五

五

凡人少壯未有不勞而能成業者老則倦勤人老乏嗣而勞焉路人且憐之矣若父母既生有子而猶令其勞其與無子也等爲人子者必先逸親心而後可逸親體事無鉅細預爲經營而布置焉使吾親無所用其心而併不及用其力問一事而一事已成問數事而數事悉備卽父母素好早起晚眠亦不過花朝月夕優游自得而已乃不孝之徒止圖自己便安罔惜親身勞瘁終日嬉游置家事於不理務爲宴樂間生業而茫然曠人子之常職貽老親以深憂

夏則衣葛瀟灑園林冬則披裘擁爐香閣坐使其親餐風
宿露跋涉山川是可悲耳嗟乎予嘗見世德之家有老僕
焉不以僕視之也曰爾吾父之舊人也爾勿以冗食自嫌
而同諸僕之役役爾其安食以終爾之餘年嗟嗟父之僕
猶推父恩而軫恤之生我之人而乃使之勞苦不堪不得
如德門之老僕焉則誠人世之異變矣爲子者盍一思之
憎而日偏似屬父母之過然人子宜反諸躬焉君子於橫逆
之來猶三自反况親爲生我者哉竭其力者益竭其力盡
其心者益盡其心不疑憎之曰偏祇覺孝之未至親之心
必有幡然者矣倘或未能又當自安於命猶夫人之受眷
佑者當思答天之賦人之遭譴罰者當思回天之怒如是

課子隨筆鈔卷五

五

自無不平之鳴矣每見世人一見憎於父母其心卽生怨
懟夫父母憎子而子卽怨之是子之存心已極不肖而父
母之憎乃先見之明其心未爲偏矣又且不特怨之於心
且偏訴於人夫怨之於心心已當誅訴之於人罪尤不赦
爲父母者不逐之於鄉黨之外不懲之以三尺之法猶是
溺愛之餘也僅僅憎之亦已寬矣孝子知之於父母之憎
也順以受之而已矣不第冀其親之悟亦恐彰其過而貽
親以不安也夫孝子猶恐其親之不安而不孝者偏欲人
盡斥其父母之過而後快焉是誠何心哉

教家編

梁顯祖 晉里
未詳

世人薄於父母而反厚於疏遠之人於結交餽送酒食往來
不惜糜費以博賢豪之名至於甘旨輕煖之奉多闕如也
於齋僧供道造寺塑像不吝布施以求非分之福至於喪
葬享祀之禮又云宜從儉也此之謂倒行逆施昔茅容殺
雞奉其母以草蔬與郭林宗同飯林宗賢而拜之推此可
知所重輕先後矣

課子隨筆鈔卷五

五

人有不善處兄弟者動輒相尤及見親鄰陽爲語曰由異姓
婦調唆致此不知兄若以恩下流弟若以誼上接些小之
物讓之些小之氣忍之此心一立得定雖有長舌之妻敢
譖一言乎子孫看樣行去終爲好人家也况兄弟不和則
外侮紛至誰其禦之故曰五臟不和爲必死之病兄弟不
和爲必破之家可不慎諸
一門之內有父母卽有兄弟餘皆後起之親外來相合者也
故最重者手足之情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攜須臾不離
同案而食同室而處同師而學未有不相親愛者及其長
大各私其妻子則孝親之念至此而已衰何況於兄弟乎
至於妯娌之間由異姓而聚於一姓又加疏遠矣其中賢
者什之一不賢者什之九男子不能正夫綱明大義於是
婦人得而挑弄是非離間骨肉則同氣之誼益就乖離甚
至分財奪產爭鬪訐訟無異仇敵外人乘家門有覺得肆
其欺凌竟無同心禦侮者以致先世創業一旦掃地吁可
悲也究其禍之所生皆始於私其妻子古人不聽婦人

一語誰不聞之亦誰不能言之但溺於私情無不迷惑而喪其天性傷其至愛者可不慎哉

兄愛其弟弟敬其兄終身不改家門之福也又須辨別和二義和者乃敦睦無間而非雷同附和眾口一詞之謂也兄弟之中有智有愚有賢有不肖即使皆賢且智一人亦不能兼兩人之心思或疏於知人或遲於料事長於此或短於彼知其一或未知其二必須據理之是非互相參證擇其至是而從之此即學問相長之益亦行事無弊之道也若認同爲和即大誤也

大抵教子弟以變化氣質爲先刻薄者宜教之以寬厚暴戾者宜教之以溫和浮華者宜教之以誠實淺露者宜教之

課子隨筆鈔卷五

完

以含藏輕躁者宜教之以持重在學者自知其病而矯正其偏亦不外此法若非由教而入則生而純粹中正者能有幾人哉以上斬氏家訓

教子之道以慎於威儀爲第一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與檢攝其威儀之失也朋友切磋琢磨宜無所不及而必以威儀相攝者蓋所以制其驕惰之氣習而養成其德性者莫切要於此也乃教子孫者顧目之爲迂闊鄙之爲文飾不知所謂威儀者何也以其視聽言動皆中乎禮而人之接之者見其可畏故謂之威見其可象故謂之儀也是威儀固禮之所見端也孔子以克己復禮論仁蓋心之存亡無定非可憑空守住惟用此心以檢束

其身使身無不歸於禮法之中則心之主宰常立即有存而無亡也是禮又仁之所見端也夫威儀本於禮而禮係於仁謂之文飾可乎哉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過死言此無禮之人本心放失而生理已絕雖生而不如速死之爲安也謂之迂闊可乎哉是故子弟飲食起居語默動靜務令其恭謹端重一毫不敢放逸輕浮養得有如此器局將來不惟有德亦必有福有壽故教子以慎威儀爲第一

人家欲教子必先知子既知其子則教可得而施矣而世之言曰知子莫若父竊謂不然嘗見不肖之子縱欲敗度其妻妾知之其僮僕知之其宗族朋友知之甚且道路之人無不知之而最親最切如父獨懵焉而不知蓋其知之者

課子隨筆鈔卷五

三

往往喜之則不肯言畏之則不敢言與之親則不忍言與之疏則不必言萬一言之而其父聽信幸也即不聽信而付之唯唯猶之可也乃人之言真而彼且以爲僞人之言直而彼且以爲詐人之言公而彼且以爲私於是疑之爲懷妒目之爲洩忿怒之爲毀謗嫉之爲離間而懵焉不知乃終其身矣幸而其父稍自覺悟乃其母護庇又曲爲解釋終歸蒙蔽嗚呼子既不知又安問教哉故子謂欲教子必先知子子之不肖無論已即賢而向上其質之利鈍才之高下亦有不同爲父者從其周旋出入及家居獨處時細加體察而又密訪人言旁採眾論其子誠實固可因材而造就子縱不肖亦得設法以隄防則庶乎吾之教不至

於窮而子之受吾教亦各有所裨益矣以上梁氏家訓

今子弟之大失者有三自少即思衣服之鮮華飲食之豐美惟利己之驕情安逸而不恤人之規正一也不知誦讀經史惟事嬉遊度日稠人廣坐論古今之道則懵無所知聞世俗之言則欣然而喜既不知恥習以爲常二也身既無學且復忌人之學故於勝己者則遠而不近於侷己者則悅而相親所言莫非庸下所思莫非煩僻三也有此三失父母兄弟所不喜君子長者所不與上官鉅人所不肯薦揚欲立身成名起家以顯祖宗可乎苟能甘澹泊而務學問近有德而遠下流則所知者聖賢之道所聞者正大之言所交者正大之士所行者向上之事如此豈不足以成

課子隨筆鈔卷五

三

名乎哉爲子弟者幸毋以予言爲耄

李昌齡

宋龜山楊先生示學者云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蹶蹶黃小羣毛髮忽已蒼此詩極爲緊切如今人把有限日月俱作寬假今日不學謂有來日悠悠蕩蕩弄成老醜不思古人愛惜光陰正怕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歲過一日則少了一日過一年則加了一年初生孩提轉眼矣若東逝之水焉得倒流之日乎況年少時最好用功無室家子女之累無官府逼迫之擾無人事應酬之煩一心向前讀書最易後來情實一開精神漸衰則用功便覺難矣論古人身心學問至大不當只以舉業程督汝輩但國家取士只此一途不登科甲則雖有經綸之志無處展布有顯

揚之心無由遂達不得不以此日相程督也況舉業與德業原是一事所讀之書俱是聖賢傳心要旨句句須體歸身上所作之文將平日誦讀講解的融會貫通隨題發揮字字句句皆從心裏寫出則自然明白洞達與常人自別論道理則由根達枝穩貼有據品人物則懸鑑照形毫髮不爽陳古今則據經據史有條有倫策時務則酌繁達權可常可變使心口相符內外合一其爲德業孰大焉即此通名仕籍則平日所知所行者原於此心天理不相悖戾正可與民由之也汝輩漸已長成須奮然立志大者將室家之事掃歸一邊少者將童稚之習一切屏去務使精神完固耳目精明讀書作文寫字皆一心爲主不要信憑口

課子隨筆鈔卷五

三

手亂讀亂寫必書與心相通文與心相會字與心相守立定課程朝益暮習更相尋訪同志之友會講會文如此用功何愁不達即使命運連遭不獲上進終不失爲有學有行好人試觀近日得志者不是天降下的俱是貧苦中自家爭先取求來的有一二搢紳子弟又是他家祖宗德厚所致且其人立志亦在自己身上著力求進不把現成基業恃爲己物受用馳騁所以有此汝輩資質得諸天者厚矣只爲因循怠惰虛擲光陰直至年成長大家又不成名又不成雖欲噬臍悔無及矣況這擔子原是爾自己挑的更推不得與別人榮也是爾辱也是爾與他人全無干涉須靜裏細思方知諸苦可畏慎之哉張西階陰

今人用功不如古人如夏月酷暑多蚊若今人則曰酷暑多蚊吾何苦於夜讀昔車允囊螢此不為酷暑多蚊之時乎冬月凝寒無火若今人則曰凝寒無火又何苦於夜讀若孫康映雪豈不為凝寒無火之時乎至於疲倦欲睡若今人則以疲倦止讀昔子夏之焯掌子夏焯掌按今荀蘇子解蔽篇作有子蘇秦之刺股孫敬之懸髻此豈不為疲倦欲睡之際乎為學必能用數子刻苦之功方能得數子過人之學

世之死於醜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寔安者天下皆是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我志衰氣惰者誰歟使我功墮業廢者

課子隨筆鈔卷五

誨

誰歟使我歲月虛棄者誰歟使我草木同腐者誰歟使我縱慾忘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我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是寔安者眾惡之門也豈不甚可畏耶以上馬體衛教家箴儒釋道三者各自為教如冰炭之不相入彼僧道猶不肯供我儒家所奉之聖人我儒家何反供彼僧道所奉之神佛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今不求之自而求之神佛不求之配命而求之事神奉佛何愚之甚也且供奉神佛勢必有僧道尼姑往來其家小而為誑騙之蠹大則為奸盜之媒不可不杜其源況燒香點燭偶有疏虞為害不少我子孫除一切邪教神道不可供奉外即非邪神亦不得供之

於家
梁氏家訓

凡交友不得褻狎戲謔須雍容揖遜久敬相待即杯酒言語之閒行動起居之時俱不宜戲言以取訶叱偶遇若人一讓不答再讓不答彼將自愧而不敢三矣若與之往復言角必至於疚心懷忿豈交友之道乎至於題人綽號尤為大病蓋一出其人之口則好事者必傳之為美談為人終身之玷其憾當何如哉彼亦將極口譏訕以為報復矣非自損而何錄言

棋枰雙陸詞曲蟲鳥之類皆足以蠱惑心志廢事敗家子孫一切棄絕之曹月川家規輯畧

戕生之事非一而莫大於好色保生之道非一而莫大於寡慾凡人精神氣血稟於天者皆有一定之分量我能保養

課子隨筆鈔卷五

誨

樽節則可以固本而長年譬之家有千錢日用十錢可得百日之用日用百錢止得十日之用用錢日多則錢數日少必然之理也每見少年子弟身無恆業惟以此事為樂自恃精力強壯謂為無傷當其時果不見其甚傷也而不知勞瘵之病根已種於此漸且筋骨生疼腰肢作楚加以風寒陡入精力不支有立斃而已矣雖盧扁奚救或是故色不可好而慾不可以不寡也寡一日之慾者多數日之受用寡一年之慾者多數年之受用且古人云寡慾多男子大抵慾寡則精足精足則陽盛陽盛則發生必茂此寡慾之道可以延年即可以延嗣也今之無嗣者廣置婢妾以求生育夫婢妾固不可無但徒充枕席之娛不惜身命

之重子恐其未必得子而先不免於亡身矣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人子奈何溺妻妾之愛而忘父母之遺體以致本與枝俱淪亡也

子少時讀尙書至酒誥竊疑飲酒細故何聖人惡之深而刑之酷也及閱歷久而乃知禍未有烈於此者小之失色於已大之獲罪於人甚之則病中於內而殺其身人雖不知禮未有敢侈然自放者一至飲酒則誕慢不羈叫號無狀雖父兄尊長在前有不自禁其容止之猖狂者是之謂失色於已凡人平居一言一動易加檢點一醉於酒莫能自

課子隨筆鈔卷五

美

主任意快談或一語而中人之隱私或片言而摘人之過惡或輕諾而爽平時之信行或角口而啟一旦之忿爭後卽重自追悔夫復何及是之謂獲罪於人人之疾病暑溼風寒勢不能免獨至酒之爲病常起於不及防成於不自知而發至於不可救益一身運行惟氣而已酒多則腸胃曾扁浸淫灌注而氣日已消耗且因酒致色全體精神爲之盡喪遂成噎膈翻胃勞怯諸疾醫藥莫療是之謂病中於內而殺其身其他沈湎於酒敗國亡家者自古及今接踵相繼故酒之爲物也智者飲之而愚勤者飲之而惰謹者飲之而肆強者飲之而弱富者飲之而貧貴者飲之而賤酒之可惡何異蛇蝎子今爲子弟告凡尊長慶辰賓朋

雅會聊用合歡而止慎勿以醉爲度其平常無事長夜清晨切勿縱己之飲并勿強人以飲多不過十餘杯少則三爵五爵卽或以鄙齋見請爾曹自守我家法

天下嗜好之物無益者類多而最癡最愚則莫如好古董子見近來子弟每欲自別於庸俗而位置於騷人韻士之列聞一古董愛之慕之從而購之遂有諂媚之徒貪利之友多方羅致以中其欲而取其財試思玩器之古今真偽孰辨之手卽眞能辨之矣而玩器之古而不今眞而不僞者其於人果有益乎少年心性不常愛慕紛雜今日之所好在此明日之所好又在彼以有用之金錢易無用之器玩以有盡之囊橐博無盡之珍奇其始手有餘貲不惜重價

課子隨筆鈔卷五

美

以致之一旦家業式微衣食不繼而向之價值百金或數十金者求償什伯之一而不可得出人哄誘徒飽若輩之腹而已豈非天地間最癡最愚者哉子以爲人生自有眞古董焉五經四子綱鑑性理經濟諸書是乃所謂古董也可以明理可以修身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蓋非徒几席之玩耳目之娛已也吾子弟盍好之以上梁氏家訓子弟何德何能不過藉祖宗之力掙得基業居此現成時勢自反實屬可媿若不倍加勉勵積德累行而公然居之不疑務求適己不畏人言妄自尊大侮慢寒微勝己者忌之不如己者笑之見人有善則疑之聞人不善則揚之或好游蕩或縱酒色敗名喪檢人於面前不得不以尊稱稱之

背後即以奴隸目之豈不可羞

人家門祚昌盛皆由修德祇行世代相承故能久而勿替若
爲祖父者不能積德行以貽其子孫爲子孫者復不能積
德行以繼其祖父未有不立見傾覆者矣吾家高曾以來
代傳忠孝吾父繼承基業不懈於修迄今瓜瓞綿綿仕宦
相繼但恐後之子若孫安享基業罔念艱難加以氣質之
偏習俗之染耳目紛紜則心志惑亂心志惑亂則事爲乖
張祖宗數十載之貽謀保其不一旦墜耶是故欲立光前
裕後之業務爲積德累行之修發一念行一事必思天理
上無一毫虧欠稍雜私欲急過絕之毋飾之昭昭而墮之
冥冥從來聖賢工夫只是箇戒懼慎獨而終身德行卽樹

課子隨筆鈔卷五

五

立於此若乃世間敗德喪行種種不一而莫甚於貪財好
色少年子弟能從此處立得腳跟不爲所中則其他無一
足爲我難而德行日積矣士君子爲善盡其在我豈敢責
報於天然易曰必有餘慶書曰降之百祥則昌大祖業膺
庇後昆又理之斷然不爽者也吾子孫其勸之梁氏家訓
近日婚嫁愆期多因聘禮匱乏之艱難不知親戚全在情義
相好豈在財帛相與女家求厚聘是賣女也求得厚聘必
須厚嫁何益之有若云體面使屬每見人家因厚嫁女而
致家私消乏既致消乏有何體面娶媳止要新婦端莊貞
靜要甚妝奩豈曰新婦妝奩豐厚可以濟子之貧乎不知
貧富有命命該富厚雖無妻財亦能富厚命該貧窮雖有

妻財亦必貧窮曾見人家新婦妝奩豐厚有自己作孽而
嫖賭兼行盡化烏有而後已則厚奩何益而亦何苦嗣後
嫁娶俱須從儉不可奢侈貧家固宜如此若富饒之家并
有名器之家乃一鄉表率更宜如此克家堂家規

嫁娶之禮當稱家有無隨宜厚薄原無一定不易之例世俗
務求飾觀竭力成禮之後卽至一貧如洗試思一時虛文
何益於兒女生計卽使盡有實濟而本家困乏如此日後
何能再行別項禮節源源不竭乎又見女子自矜嫁貴之
厚驕慢其夫夫不能屈之有終身唯唯從命者可見厚嫁
之貴反爲傷倫害義之物矣且士庶之家財產易盡固當
善留餘地卽宦家祿入有限若非做貪官作罪孽何從供

課子隨筆鈔卷五

五

其糜費乎大抵敗名壞品多由於用度過奢不獨嫁娶一
事爲然也
婚姻者人道之始而風化之原也兩姓締結惟問其傳家之
規範與察其子女之體貌何如而貧富貴賤不與焉今之
人往往輕貧而重富惡賤而喜貴無論富貴不足久恃卽
使足恃而其識固已卑矣況如我貧賤而攀援之能必其
從我乎彼富貴而自據之能必其與我乎而近日世俗可
笑其擇婿婦每欲其自嫡出者夫嫡出之子女未必定賢
而非嫡出之子女未必定不賢而願以此爲取舍此尤婦
人女子之陋見斷斷不必拘者也梁氏家訓
一切伎倆性氣師長前邊不得一切聲華勢利師長前矜不

得一切儀文情愛師長前荷簡不得故古人履可進雪可立財可公難可赴耕耘可代灑掃可供顯秩可辭仕進可遲三年衰可服數年墓可廬總之陶鑄之恩決不可負何也成我之恩與生我者同范竹溪
傲人鏡

教子之道擇師友是第一急務今之師滿街巷矣予以爲非有實學問眞人品不可以爲師何也學問實則可以啟愚蒙人品眞則可以養德器切不可妄信人言徒採虛望惟自家畱心察訪見有如是之師卽延請到家起居服食一優以厚禮而待以至誠蓋禮之厚待之誠彼未有不感格而盡心竭力者而其道又不可以不久久則師弟相習而服之素賓主相得而信之深若今年易一師明年易一

課子隨筆鈔卷五

堯

師未有能成功者也至於尊不如師而實足以助師之所不逮者則莫如友夫子論三益而先之友直甚矣直友之最足重也予見今之人或因一言之合而定交或因一事之投而結契往往專以逢迎求悅詔諛取容我未有善彼輒揚之我已過彼終護之甚且誘我以無益之務誑我以不經之言導我以非禮非義之爲惑我以亡身亡家之術小則圖醉飽大則攫貨財此皆由不直以至斯極也子惟擇其出言無阿行事不詭者友之縱其人文章才幹未必兼優而與之締交終身有益無損此則非師而功實與師等噫師友間關係重大吾子孫慎無苟焉梁氏
家訓

如今做人要從苦中更嘗一番方有受用故甘自苦來甘始

可久福由德致福始可保凡做大官幹大功業的人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卽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微時何等落寞而先憂後樂之志不敢鬻書之心自幼時已有定見甘受齋粥惡衣之困一味只知讀書向學下帷絕編後來際遇時隨處盡職俱做好官直至參預大政其至誠所孚四方仰之百姓愛之凡禍福利害榮辱進退如浮雲之過前一毫不入其心故生有美名死有令聞至今史冊上見其所行所言不問賢愚大小猶知斂衽起敬這皆是貧苦中養就來的直與天地同不朽矣如今爾們生出來便喫好食穿好衣服先將後來一段風光已受用過了如何又去指望富貴如今也難道教爾們尋箇貧苦來受只就現在

課子隨筆鈔卷五

卑

一意抑畏節省不要學人飲酒食肉穿著羅綺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何等安穩使後來還可增益內裏妻室也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錦糜費金銀只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凡祭祀燕享烹魚浣濯之類無不親自督理爾們一意存心讀書比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這便是苦了庶幾天地鬼神憐汝鄉黨敬汝祖宗佑汝父母愛汝僮僕畏汝何愁富貴不至卽使不得猶不失爲守分君子如此代代相承何至墮落畢竟有光大之時如不知止足軀殼上重重包裹口舌上味味爭求只在外面圖箇好看以驚動俗眼卻把孝親敬長信友宜家性分內事全不去理會甚至踰越禮法毀亂性眞戕賊身命者競趨而甘心焉先

從僮僕鄰里從旁竊笑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眾多祖宗之嚴父母之尊有不賤而惡之者乎這豈由他人俱是自擡舉自己做箇好人廿也可得福也可受不然則後來苦至禍至時恐難禁也雖言至此不覺刺心憤之哉慎之哉

張鄧西柳情自損誨言

甚哉近日之子弟其崇尚華靡爲已極也畫棟雕欄而宮室之華靡極矣錦繡繡轂而車騎之華靡極矣蜀錦齊紈文犀玳瑁而服飾器皿之華靡極矣無論目前之暴殄足惜將來之窮餓堪憂當其飾觀炫美意氣洋洋而胸中實一無所有識者已鄙而薄之且因子孫之怙侈不肯從而諄讓其父兄刺譏其先世下喪名節上辱門風子弟苟有志

課子隨筆鈔卷五

聖

氣當不爲此今夫宮室蔽風雨而已畫棟雕欄何爲乎車騎代徒步而已錦繡繡轂何爲乎服飾器皿禦寒備用而已蜀錦齊紈文犀玳瑁何爲乎願吾子弟禁飭華侈返歸儉樸詩書充腹腴於富室之膏粱道德澤躬躬麗於貴人之文繡苟舍其在我而徒求誇耀於世俗可恥莫大焉

梁氏家訓

洗心齋纂古

閔子奇

魯里未詳

富公弼語子孫曰忍字眾妙之門若清儉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佯爲不聞旁曰罵汝公曰忍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公曰忍同名姓者其人聞之大慚

士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名利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書詩尙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效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士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寡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細

課子隨筆鈔卷五

聖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弊可以進德可以遠怨禍人廣眾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妒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謂我有意而爲之耳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乎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宜取他長

課子隨筆鈔卷六

張師載輯

罔極編 原書未著
作者姓氏

舊餘拈案曰楊士奇四朝元老其子楊稷恃勢行惡士奇不知也後稷惡日甚致於上聞伏法而死士奇亦幾不免嗟乎楊公聰明慎密人也稷之積惡滿盈至於殺身而楊公猶不悟則其彌縫之工蒙蔽之巧能使聰明慎密之人墮其術中如醉如夢是稷之才定有大過人者矣凡權要家子弟不幸而不才徵歌買妓縱酒呼盧其禍止於敗家尤不幸而有才其禮數足以結納官府豪華足以延致賓客聚斂足以增置田產而專於收養奸猾以為爪牙攫取小民以恣魚肉其父兄且倚之為家幹同輩且羨之日能人一日禍至則殺其身

課子隨筆鈔卷六

而危其父故不才之禍小而才之禍大也先輩云出一箇喪元氣進士不如出一箇敗家業平民良有以也

亦政編

蔡衍錕 字官聞漳清人
張清洛公門人

衍錕曰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世所稱頑父者瞽瞍一人而已然瞽因底豫者也瞽且底豫況頑不瞽若謂不可以誠感之乎古人云父母慈而子孝此尋常事惟父母不慈而我所以事之者無所不至故千古言大孝者稱虞舜焉知此意者天下無不慈之父母矣

又曰凡為嫡妻者妾賤有過能恕則恕之不能恕則告其夫戒責之非大無禮不宜使加箠楚蓋同事一人原有伯仲

之誼故古人皆以親姊妹為之而今俗猶稱妻曰大姐妾曰小姨以異日所生之子皆是同胞兄弟故也是以凡事務存體貌不可以非道相加若妾賤於尊長之前說嫡妻長短者夫聞知治罪不得姑饒至有爭訟之處妾雖甚是亦當薄責仍令請罪於妻以存尊卑之體

又曰人生五倫之中惟父子最親其次莫如兄弟皆以天合者也外此則合以人矣是故未生則同胞已生則共乳寢食必同處行止不相離如影隨身如花並蒂不亦親愛甚乎自夫有妻子則慕妻子而友愛漸衰彼為之妻者亦但知有夫有子惡問及其夫之兄弟殊不知汝夫婦今日之愛汝子即汝父母當日之愛汝兄弟汝愛汝子欲其兄弟

課子隨筆鈔卷六

和好亦如汝父母愛汝欲汝兄弟之和好也今欲令諸子和好而自於兄弟不相親愛不惟無以上慰父母之心且又畱一榜樣使汝子得尤而效之乎噫人苟常存此心自不能不於兄弟上用情雖有枕席之言安得而惑之且時常以此意告其妻使曉得道理原是如此則姊妹之閒亦自然各生親愛閒有一種不令兄弟動輒相殘人或非之則推諉其咎於婦人恥受不友之名而自甘為不肖之夫其可惡不更甚哉

又曰兄弟乃骨肉之親原不相離鬩牆也而禦侮急難也而相求無非出於至情至性故在平時弟或有過為人兄者何妨念他是弟而姑容之兄或不是為人弟者何妨讓也

01 Nov 2018

是兄而姑受之若不能容不能受雖其理甚是終難辭不友不弟之名

又曰何以待傲弟曰誠以感之義以制之杯酒勿吝談歡財利勿與計較背後之言勿與理會可也

又曰記稱王司徒妻太傅鍾會女也若王汝南妻則郝普女二妻並有才德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不以賤下鍾

賢聲遠播二王大有榮施今之娣姒往往挾貴相驕誰無丈夫之氣竟恬不知怪甚且樂婦勢之可恃敢肆無理於

兄弟不亦聞二王之風而有愧乎又何怪乎女子一適高門便輕置父族於不顧也哉

又曰凡宗族中但知有父兄子弟不知有富貴貧賤其敢以

課子隨筆鈔卷六

三

富貴貧賤加於父兄者不惟得罪父兄亦且得罪通族不惟得罪通族亦且得罪祖宗曾見得罪祖宗之人而可以久其富貴者乎記稱前五代時有江南高氏者合族百餘人先時致祭家廟必以族之尊長執爵主祭序齒列坐及後富貴者忽生驕傲或云祀先所以榮祖宗當以富而有位者執爵不拘卑幼之例行之二三年又以子孫富貴為祖宗之榮應坐上列自是宗族各以富而爭富貴而爭貴富貴之人自相爭競而貧窶宗支不與者積恨欲舒遂乘其隙而攻之自是少陵長卑辱尊而門第衰微流竄遠方矣竊意記言家長必是宗子否則亦惟行高而齒優者得稱焉夫執爵用宗子禮也用行高齒優則不合禮矣況乃

22

徒以富貴為哉宜其致爭而敗也

又曰家有顯者舉族之幸也然必能親愛和睦使家門之內肅肅離離方能上慰祖宗之靈下副一族之望未有偶博

一官偶登一第而即挾貴以驕其宗族甚且並族中所公有之物而私之者如此之人豈徒家害異日欺君虐民流

毒方未有已也

又曰伐木本燕朋友故舊之詩而言諸父必及諸舅周禮大司徒教民六行言孝友必及睦嫻所謂睦者屬宗族言所

謂嫻者屬嫻戚言可見內親外親原是一體親疏雖云有間而休戚未嘗不相關惟在本吾孝友之一念推之而已

又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窮神達化未有不須教以成者今人徒事辭章自五六歲

課子隨筆鈔卷六

四

入塾時即教作對偶八九歲教作八股文字十歲以後即令應試無他急於功名也試問急功名者之即得功名乎

既以此自誤又以此誤其子弟不思聖人教人止是五典舍此不道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不知背人道而為禽

獸矣異日縱得功名其不至於誤民誤國喪身亡家也者幾希

又曰近世子弟於四書尙未讀徧即教以帖括文字無他總為應試起見殊不知帖括文字原從經書融出試問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更有一種無識父兄往往延請文士擇取

題目佳者剽竊成文合成一藝令子弟篇篇熟讀遇試將

全文鈔就子弟不知文義但能口誦至有偶錯一字致全文不順不能改正者或試非其題則終日不成一句曳白以出者甚至或艱於背誦持寫本帶入試場以致犯科殞命者是子弟之不肖皆父兄爲之夫本欲望其成名今乃驅而入死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凡子弟讀書不成皆由交遊不慎雜引他途衣食不給皆由生業不安游閒待斃其罪皆在父兄故爲父兄者欲使子弟讀書則書房內勿聽閒雜往來卽僮僕之不醇謹者勿侍左右也儻子弟非讀書中人亟令改業異日可免飢寒若名爲世胄而甘爲市井少年之習異言也異服也學歌也學鬪也放鷹走狗也蹴踘彈丸也是皆不肖之流

課子隨筆鈔卷六

五

所當嚴禁而痛絕之錐嘗謂爲子無他孝其不忍陷親不義處便是孝爲父無他慈其不肯聽子爲惡處便是慈凡禁子弟惡習先自看戲始尤先自喫煙始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凡生子不論多寡有數子者這數子箇箇要教訓止一子者這一子要加倍教訓蓋數子之中一子不良尙有他子可望止一子者此子不良無復望矣在昔劉居正課子摯甚嚴或謂曰君止一子獨不加恤耶答曰正惟一子不敢縱耳後摯官至尙書僕射以忠義聞

又曰凡子弟得罪於人其人來訟我卽未暇判其曲直或明知其曲在彼矣亦不妨將此子弟面責致謝則彼人自然心服而去而可以解此一朝之忿其所全處甚多大凡教

子甯失之嚴勿失之寬則自不敢生事

又曰凡子弟不肖爲非父兄不能禁止一旦事聞於官官長將治之吾方幸邑有神君代行家法庶幾懲一警百可以化惡爲良未必非祖宗之靈家門之福也乃有一種不曉事之人反以此爲玷辱事千方百計代求放釋彼其心自以爲篤於親誼而不知乃所以長不肖之習驅眾子弟而入坑阱也謂非不肖之魁可乎更可恨者凡子有過母輒蔽之父不得而知也業已知之則又曲爲之解此慈母之所以多敗子也

又曰吾蔡世守先訓皆無大不肖之子弟乃近歲漸漸有之雖曰子弟之過良由父兄之教不先聞亦有一二勢力者

課子隨筆鈔卷六

六

將爲武斷之行而故縱子弟以陵人子弟樂彼勢之可恃遂盡逞其凶惡之性而靡所不爲矣喪身亡家之禍皆由於此殷鑒不遠吾郡吾邑各有其人矣奈何尤而效之今人家搬演淫媠戲劇以爲尋常之事不可訶止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淫卽日事防閑猶時有瀆倫亂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年少不檢之人情意飛揚卽生平禮義自閑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使人禽門

又曰服奇者志淫男子猶不可何況婦人凡居家婦女祇宜淡妝素服雖遇賓祭大事不過略加修飾如詩所謂君子女者斯可矣若無故而嬌妝豔服其人必大可疑其家不

久亦敗吾曾叔祖叔震公娶朱尚書女初入門衣服麗都
吾高祖母林安人不以爲然也笑曰尊人愛女乃用如此
美服朱解其意遂終身不爲華麗之飾迄今稱婦德者以
爲美談

又曰禮婦人迎送不出門卽歸甯父母亦須一嫗自隨無故
不飲酒卽賓祭吉事不過三行五行而止至於入廟焚香
垂簾看戲作會燕飲雖男子猶不可亟宜禁止

又曰據顏氏家訓言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
爲妖妄是巫覡之惑人由來舊矣近世邪教日多種類非
一人家婦女邀福心勝不吝傾貲蕩產以從之以有限之
脂膏填無窮之巨壑深可惜也不思福果可邀巫覡自爲

課子隨筆鈔卷六

七

之何有於我吾家好巫之人未有不爲巫所誤而好之最
酷者受禍最慘殷鑒不遠各宜猛戒

又曰天下之寶當與天下惜之凡暴殄天物之家未有不敗
亡者是故人家雖甚富貴也須愛惜物力至於五穀乃人
所賴以生者而又粒粒皆從辛苦中來其所以愛惜而珍
重之者又當何如乎故凡廚房內撒潑五穀不可不歸罪
婦女亦如書房內作踐字紙不可不責備子弟

又曰吾漳氣厚風和先輩雖大寒不過單衣三事五十以後
或易複衣有終身不加棉著者可笑今人在襦襖卽用複
衣十歲以上遂加棉衣甚且以皮爲之無怪乎眼目易昏
未四十卽帶眼鏡也

又曰大學平治之道不過用人理財其實此二者者乃居家
之要務故凡冗食必汰而奴僕之非老成勤謹者勿任也
男耕女織是生財之大道外此惟度其義之所當爲者亦
非必孳孳爲利計較毫釐之間但須爲疾用舒稍存贏餘
以防意外耳苟有長物甯可居積不可放債至凡親友緩
急相挪惟恨不能勉應之業已應矣不必又促其償業已
償矣不必又收其息

庚子秋帖示族中子弟

蔡世遠

字聞之號梁村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
官至禮部侍郎諡文勤有二希堂集

數年來集族中眾子弟在家廟課業勤勵有加今秋闈在卽
纍纍佳篇吾何能不快然文章特一端耳立心制行更爲

課子隨筆鈔卷六

八

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
若將來居官理民何若醇此孝恭之念守其廉潔之操今日
強毅立志終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
之佑助非徒科名可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
培積更願諸爲父兄者各宏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
沾卑卑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肫然之心日克臻斯日加勉
焉尙或不逮速自淬焉則子弟藉爲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
榮之樂矣不佞閱世閱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闊之言皆肝
膈之要也

壬子九月寄示長兒

蔡世遠

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知已事不可推諉
凡藉端避嫌者皆孝友之心不摯也我在家時由親及疏
應爲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也

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飯後或晚聚皆當有嚴憚敦
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衣食爲念第
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牢固又須刻刻告
以讀書當切己身體以所言爲法戒不是只教汝爲文章
也家中內外之防最宜嚴卽大石灣潭二處尤當時時照
察如捧飯菜男女授受限以閨男僕不可遣使自入廚房
捧置宜守此

課子隨筆鈔卷六

九

又切不可鄙嗇爲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毫吝心也自
家用度卽筆紙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宜用處則不然
若只以求田問舍爲心人品最下恥惡衣惡食志趣卑陋
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面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
行事讀書作文不知人實可恥也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錢財不
清亦卽酌其輕重而處之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己自
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閒以餘力及之

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毫不曉事只是閉戶讀書
誨勸子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事有宜與知者亦無

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贊成之凡事須至誠至公至
謙和處之自無咎戾亦無過分處我在家時鄉鄰三百餘
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二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
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鄉鄰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
然依我前約也

凡行事揆之情理裁之以義切不可爲人所愚宵小之輩動
以利不聽則脅以名欺誑於初後則云不可中止須自主
張不拘何人守義要切父命當遵

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禮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
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

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爲通曉其實一
課子隨筆鈔卷六

十

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當牢記痛改

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有爭氣
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晚閒方點燈時先生爲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從叔父諸羣
從同在坐要義各爲提撕小子傳集不可缺一將來子弟

重倫輕利不染習尙庶可不墜家風且或可成人物

凡事只可罪己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伎不求何用不減是
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吾家子弟最宜常勸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
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懶
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尙分畛

域有利心倘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册止望得第夢夢一生與時循環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卽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也我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日忘之

豐川家訓

王心敬字爾緝號豐川陝西鄠縣人李二曲先生門人乾隆丙辰舉賢良方正以老未就有豐川

集先生

古人有言曰君子言善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行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然吾以爲問在人之應違尙遠言而不善一言或且沾生平之禍

課子隨筆鈔卷六

十一

或且折終身之福行而不善一事或且傷天地之和或且累畢世之品其於吾身正甚切也然吾以爲問之生平終身問之天地畢世亦尙遠耳言行不當反之此心莫見莫顯之昭著不啻十目十手之指視這些處如何可堪

子弟如氣質駑下不能博涉五經全史經如書經禮記卻須精習一部小學性理綱目大學衍義數書亦須教之常行觀玩使知做人正路性命源流聖學宗旨古今治亂歷代人物梗概斷不可令習天文識緯星相術數至於字乃日用必不可廢之事卻須教之學習晉唐名帖但習之有常縱不大佳亦自不至於粗惡刺目若畫則雖清事卻不可學無論精到爲難卽學成家敬費如許心徒爲他人供扇

頭紙上之戲玩亦何爲乎且子弟高識者少將畫作適情事尙可有如視爲美技良術更不事事則敗家喪品皆由於此故斷然禁戒不可令習也

凡所讀之書讀時期於反上身來貼切理會遇事遇境期將所讀者依傍行習久之則書與我浹洽讀時既津津有味行事亦非格格不合汝讀一部勝十部讀一句勝十句也若徒入耳出口雖多奚益

爲人子者須時時有顯親揚名立身行道之意

兄弟同胞是曰天顯其人賢智固爲我切近師友卽中材下愚亦我同氣連枝當倍加軫憐況父母鞠子之哀此義亦須深念豈可不兄弟弟恭義厚恩深

課子隨筆鈔卷六

十二

人家欲家道之縣長教子乃其首務須以嚴正爲貴正則子不至於越禮犯分嚴則子不至於縱欲敗度積習久之自然習慣性成但得中材當能守分循矩不失爲世上善人但得善人則家世所益亦非淺鮮

南人無論貧富貴賤無生子不教讀書者此意甚好蓋人生本善一經讀書無論氣質好者可望成就卽中材能識得三二分義理亦是保身保家之藉資我北人見識鄙吝淺俗但一貧窮便不令子弟讀書從師甚且有閭鄉百十家無一蒙師至使富足之家數十口無一識丁之人此風最是可笑可惜也日後子孫但非癡聾瘖啞當七八歲後必須令之從師讀書至十二三歲爲斷以下些義理種子

教子弟第一戒其虛浮禁其奢侈蓋虛浮不戒習以成性將來必至蕩業敗產困頓流離

子弟清靈而虛華不實此是妖孽切勿欣喜縱放急須教之
樸實

飲食無求奢衣服無求美器具但取堅房屋但求固田產無太多亦只期於足用而止不特物忌太盈天地之福當爲愛惜亦恐使子孫視爲固然志驕心盈益求華好不知愛惜則傾覆由之也

處親戚朋友忍小忿喫大虧是交久無覺之道

重刻日省堂書紳集

課子隨筆鈔卷六

十三

李繪先

餘里未詳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得意時常想失意事

人家皆以飢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耳此語最宜深體

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慢者人謂子孫厚積者貽謀不知貽謀偏在薄於取者

家訓

方元亮

餘里未詳

大凡人之進步決不是一路進則幾處並進退則幾處並退動筆作文與尋常言語行事總是此心爲之此心一放則處處乖張此心收斂則處處停當可刻刻自檢驗也若人

之質地可以有成只宜認定一條正路其自家庭之閒與夫鄉黨道路與夫古稽今居莫不用心體究以一歸於此路則何患不長進哉昔人有言居今之世爲今之人自己珍重自己打算千百之中無一益友真闊歷之言非過激也尤可笑者一般損友相與前與後擁只喜引人爲不善卽與之言善不過杯水車薪而已又少年未嘗涉世於人情世故上極要用心體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處正可驗自己學問進退也又作文雖無破綻可以指摘而少精力此則開筆作文以來所趨只就平穩一路故耳然亦病也多讀書則義精力厚不期病之去而自去矣

課子隨筆鈔卷六

十四

古人有言子弟可以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真篤論也防閑之道惟有嚴父率勵嚴師督責鍵門教課勿令見利而遷益人之氣質爲惡則易爲善則難苟使一見異物隱微誘革有非父兄師長耳目之所能及異日之悔將有不可言者故不得不慎之又慎耳若自身課讀子弟實驗得不如先生之整齊而出門附學從師亦深見其不如在家之無損

凡人最不可心浮而氣傲浮者忠信之反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者敬之反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字浮之流弊必薄必輕傲之流弊爲戾爲很皆必敗之道也

人家承式微之運當如祁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陽春之同處榮盛之後當如既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至於祖業更當珍惜自秦而降公家無復制民之產有無多寡皆由祖父所遺若復輕視莫知敬惜非敗絕卽流亡矣可不省乎

傳家寶

石成金名天基揚州人有傳家寶全集一百二十種

今人不孝順的事也甚多且將眼前的說幾件與爾聽假如父母要爾一件東西值些甚麼爾就生一箇吝惜心不肯與他要知爾的身子也是父母生成的何況身外之物麼父母吩咐一件事沒甚的難幹就生一箇推託心不肯從

課子隨筆鈔卷六

五

他要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但死亡尙且不避何況是勞苦的事麼又何況是容易做的事麼父母說了爾幾句或罵了爾幾聲或打了爾幾下就生一箇瞞恨心不肯服他甚至反面相向怒目相看要知道爾奉承勢利的人無所不至就是被別人罵別人打也有甘心忍受的只到了自己的父母便生瞞恨了爾何不將那奉承勢利人的念頭來奉承父母性氣自然平和了況且父母因爾做的事不好纔說爾罵爾打爾這都是教訓爾學好成人就是老人家做事顛倒說話瑣碎以非理相加著爾爾還要歡喜承受何況教訓得正麼又有一等人背了父母只愛自己的妻妾丟了父母只疼自己的兒女爾

何不將愛妻妾的心腸愛父母呢疼兒女的意思疼父母呢古人云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則無有不孝若不想一想此真是箇人中的豺狼梟獍了

何爲安父母的心凡事要聽父母教訓做好人行好事不可越理犯法惹禍招災大則揚名顯親小則安家樂業父母心中纔得歡喜爲何孝字連箇順字爲子者須要時刻把父母的心細細體貼著意尊敬不敢有一些衝撞言語聽信不敢有一些違拗不但承歡膝下不違逆就是父母不在面前所作所爲的事略要父母耽憂的提起父母的念頭便急忙改正惟恐虧體辱親這纔叫做孝順再如處繼母之變雖然是繼實與母同至於養母庶母也是箇母禮

課子隨筆鈔卷六

六

上有三父八母總看父親的面上須要隨處盡孝父母上邊有祖父母須要體貼父母的心一般孝敬父母下邊有小兒女兄弟姊妹雖不同胞總是一氣生落須要體貼父母的心好生愛養古人云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正是此意或有父母互相爭鬪須要委曲調停不可偏生向背或遇父母有過須要和顏悅色下氣低聲從容解勸若父母不從徐圖感悟之法萬一父母動氣打罵只認爲子者有未盡理處須要安心忍受曲意奉承自古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就是天母就是地那有爲人敢與天地爭是非麼古人云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要令父母在生一日寬懷一日這便是安父母的心了

總之世上不孝的人病根在於好貨財私妻子卻不知道自己的身子還是父母生養的一切家產資財豈敢視為己物就是父母年老把家事託與兒子掌管也要一錢一物交父母看見一出一入聽父母吩咐自古道父在沒子財那有兒子拘管父母的理至於自己妻子誰人不知愛重但要知妻子是後來的人若不是父母生下此身焉有這妻子況人若失了妻子還能有個妻子傷了父母那裏再得個父母來人一思想到此豈不悚動良心

如今風俗澆漓人情奸險把這尊長二字全不放在心裏其病根只爲把名分看輕了或恃聰明或負意氣或倚富而有財或倚貴而有勢一味傲慢無禮恣睢暴戾何所不至

課子隨筆鈔卷六

十七

故始於犯上必終於違悖所以天下第一種凶人多從目中不知有名分積漸而成

世人接續宗祀保守家業揚名顯親光前耀後全靠任子孫身上子孫賢則家道昌盛子孫不賢則家道消敗這子孫關係甚是重大無論富貴貧賤爲父祖的俱該把子孫加意愛惜但是爲父祖的不知愛惜之道所以把子孫都擔誤壞了何謂愛惜之道教之一字時刻也是少他不得試看古者婦人一有懷孕就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這叫做胎教所以生子形容端正聰明過人子能喫飯就教他用右手子能說話就戒他出嬌音六七歲時男女就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一切出入飲食教他遜讓長者衣服不剪

細帛飲食俱有時度八歲人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歲入大學教之以明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至於女子十歲時就不許出閨門教以鍼翦紡織之法飲食廚白之事一切語言容貌俱要溫柔順古人教訓之法還多不能盡述想他當日豈不知愛惜子孫爲甚麼把子孫這樣拘管呢正爲不是這樣拘管就成不得人所以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必定要勞苦子孫纔不耽誤子孫纔是真正愛惜子孫

子孫好與不好只在箇教與不教上起根蓋不教他儉樸則必奢華不教他辛勤則必游惰不教他忍耐則必忿爭不教他謙恭則必倨傲出此人彼自然之理但世上的人那

課子隨筆鈔卷六

六

一箇生下來就是賢人都從教訓成的那一箇生來就是惡人都從不教訓壞的譬如玉不琢磨就是廢玉怎得能成珍器田不耕鋤就是荒田怎得能成豐熟

可惜而今有子孫者胎教的道理全然不曉至於生長以後嬌生慣養使性氣也不惱他罵爹娘也不禁他欺兒壓長也不約束他慢鄉鄰辱親友游手好閒任意爲非也不責治他一切飲食衣服從其所好滿口膏粱渾身綾羅甚至誣賴騙詐好爭慣訟壞盡心腸除不警戒他更有反誇子孫乖巧者加以世上婦人護短的甚多一見丈夫管子孫方纔開口罵動手打他就攔阻嚷鬧起來因此寵壞子孫者不少

世間不肖子的根苗多從父母釀成但父母愛惜兒子原是好意殊不知子若不教正是把他一世終身都坑害壞了我每常見人家父母惜兒子任他的性情游戲閒蕩讀書的書也不問他讀多少做事的事也不管他做若干凡是略辛苦的生業便不叫他做殊不知把他的身子懶惰慣了性子自在熟了及至他後來自己做人便諸事只圖自在稍有的勤勞的就不喜歡少有辛苦的就耐煩因此一切事務東不成西不就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粗魯浮淺不得成器都從這箇惜他上釀起來又常見人家父母愛兒子定要好食與他喫好衣與他穿好器物把他用好處領他頑殊不知他喫慣了好的穿慣了好的用慣了好物

課子隨筆鈔卷六

九

件頑慣了好處所及至他後來做人便奢華慣了不知節省也不曉得銀錢如何難掙也不明白家業如何難創因此浪費浪用賣田賣屋多從這箇愛他上釀起來又常見人家父母疼兒子隨他的偏執凡百事情恐怕違拗了他儘他要的便與他儘他惱的便與他打罵出氣殊不知順從他慣了及至他後來自己做人一發自由自縱打人罵人撞禍生事多從這箇疼他釀起來又常見人家父母喜歡兒子專一調笑哄他就是他說非禮之言只管作要麼詭詐之事只管作戲殊不知把他褻狎慣了及至他後來自己做人一味苟且歪邪越理犯分多從這箇喜歡他縱容起來又常見人家父母不拘管兒子長至十來多歲已

自成人他交的朋友也不問他賢與不賢做的事務也不問他好與不好殊不知把他縱容慣了及至他後來自己做人全無忌憚總沒怕懼姦盜邪淫爲非作歹多從這箇不拘管他放肆起來可見種種壞事總由父母不教而起及至後來家業被他破壞祖宗被他玷辱父母妻子被他連累那時父母割捨他不得欲教他又不能到得此時方纔知道當初惜他愛他疼他喜歡他不拘管他卻不是爲他都是坑害他悔也悔不來教也教不及恨也恨不了只落得悽惶苦楚旁人歎息不獨爲父母的痛恨早不教訓就是爲兒子的自己痛恨父母早不教訓就恨也無用了

課子隨筆鈔卷六

三

世間有一等知教訓而不知道理的人指望子孫長進其實與耽誤者一般就如教訓子孫讀書原是第一等好事爭奈不知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所教導的不過是希圖前程指望富貴改換門閥衣錦還鄉把子孫成箇謀富貴圖貨利的心所以後來沒甚好處試看子孫後來做了官的不做好事不愛百姓往往玷辱家聲折損陰陽甚而貪贓壞法以致家破身亡遺累父祖這不全是子孫不肖之罪卻是當初教得差了

但有嚴父必出好子嚴之一字不是只在朝打暮罵須要事指引他但不許他放肆非爲愛之一字原不在於撫摩喜笑須要調他的飢寒節他的心力但不許他費精神做

無益不正之事父母要教他竭力孝順不許他忤逆兄弟朋友要教他存心謙讓不許他欺侮要教他長厚不許他刻薄要教他度量寬宏不許他絲毫較量言語要教他信實不許他虛謬行止要教他安詳不許他慌忙錯亂待人要教他謙恭和藹不許他做大做事要教他勤勞不許他懶惰早晚出入要時時查考他不許他浪蕩胡行衣食禮節要件件吩咐他不許他奢華鹵莽凡是父母祖父母師長尊長好朋友友的訓言要教他聽從不許他違悖凡是琵琶三絃笙簫鼓板紙牌棊骰一切戲耍之物要教他謹戒不許他習學不許他與匪類相交不許他與邪地相近喫飯要約數不許他過飽若過飽則脾胃不能運化而成

課二 隨筆抄卷六

三

病飲酒要適中不許他大醉若大醉則肺傷而耗損精神不許他多言多語則怨尤自息不許他相罵相鬧則讎恨自無人生的貧賤醜陋不許他嘲笑人家的閨閫是非不許他談論不許他誦謗前人不許他戲謔同輩淫詞俚唱不許他見聞風寒霧露不許他遠冒奸邪小人不許他同處恐他身心移變江湖山崖峯頭橋梁一切險地不許他輕往恐他傾跌危陷衣服要按時添減不許他忍受寒冷讀書寫字講學作文要隨時查問不許他優游懈怠虛度歲月坐立揖讓不許他歪邪忙亂行走不許他跳教他小心做事不許他粗心浮氣授他資身營業不許他妄想巴高賓客前不可試他乖巧亦不許他賣弄乖巧酒席上不

可任他顛狂亦不許他笑人顛狂不許他打奴罵婢不許他殘物害生但凡無益的閒書不許他看但凡無益的閒事不許他管我這上邊的說話共計二十聯四十條不許的事言雖淺俗俱是教子切要的法則

世人教子讀書只圖做官這也不是從來讀書的多做官的少也有讀書做官的遺臭萬年也有讀書不做官的流芳百世但論子孫賢與不賢不在做官與不做官也若是子孫資質聰明可以讀書的須要請端方嚴正先生把聖賢道理實實教導他果然教得子孫知道孝弟忠信知道禮義廉恥知道安分循理知道畏法奉公這就是賢子孫了至於窮通有命富貴在天做官的忠君爲國潔己愛民上

課子隨筆抄卷六

三

受朝廷的恩榮下雷萬民的歌頌使人稱道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孫這纔叫做揚名顯親不做官的守義安貧循規蹈矩上不干犯王章下不肯違清議使人稱道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孫這也就是光前耀後若氣質愚鈍不能讀書就教他做正經生理爲農也可爲工也可爲商賈也無不可但要教他存好心教他行好事教他節儉辛勤不可奢靡懶惰教他循禮守法不可意大心高教他義中求利本分生涯不可利己損人明謀詐騙至若縱酒行兇姦淫賭博與詞好訟嫁害良人諸如此類尤當禁止總之只要把子孫教得不惹事不招灾他自然享許多安樂快活這纔

是父祖的真心慈愛

天下做一樣人就有一樣當盡的事件貴賤大小成就一般
在家中爲肖子在世上卽爲良民究竟祖孫父子安居樂
業教訓處原是父祖的受用只看律條上有卑幼犯法罪
坐家長婦女犯法罪坐夫男我往往見有子孫犯罪連累
父祖以致敗壞家業玷辱門風總因平時不曾教得及到
了犯法無論姑息無所施卽懊恨亦無所用指望子孫防
身靠老繼業承家誰料有子孫反不如無子孫這就是養
子不教的結局可不傷慘

人家有應戒的事今約計三十條我逐件說與你記著不許
卑幼冒犯尊長不許子弟交往匪人不許婦女咒罵高言
不許婦女入寺燒香遊山看會不許家人搬鬪是非不許

課子隨筆鈔卷六

三

奴僕生事不習博弈牌戲馬弔不學吹彈歌唱不畜戲玩
古董不籠養蟲鳥不煩宴客不多興土木不用綉緞被褥
不穿綉袴不殺生不作踐米穀不養閒漢出入不容三姑
六婆進門不畜僕不錮婢不延妓優入門不信邪巫不
以金銀珠寶裝飾小兒不用色銀小錢輕賤重稱刻薄窮
人不交結勢宦縱棍訟師不鄙笑貧窮醜陋愚蒙不嫌飲
食衣服居處行事樸實儉素不欠官錢私債不貪睡早覺
不更深夜半聚飲無度

待人的法也無甚難事只要爾春風和氣誰人還來惱怪爾
只要爾謙恭忍耐誰人還來陵虐爾只要爾行善修德誰
人還來毀謗爾只要爾隱惡揚善誰人還來搬唆爾凡親

友鄉族之中有德行的要尊重他有學問的要就正他有
年紀長的要恭敬他有年紀小的要愛恤他有橫逆的要
寬容他有強暴的要迴避他有喜慶的要拜賀他有疾病
的要問候他有善事的要稱揚他有惡事的要勸化他有
官詞的要和解他有冤枉的要表白他有患難的要扶持
他有死喪的要祭奠他有孤兒寡婦老病殘疾以及婚喪
困窮無資的要憐憫他要量力周濟他比爾富貴的不要
妒忌他詐騙他比爾貧賤的不要欺陵他亦不鄙笑他但
有一切相爭相嚷的自己只認了個不是自然和好了他
縱有以非禮加你的你只管平心和氣以禮相待自始至
終只是忍讓就是極不好的人久則自然感動了他這就

課子隨筆鈔卷六

三

是待人的法則須要切切記著

按傳家寶者揚州石成金之所輯也其書鄙俚淺近專
務泛應屢雜在諸書中尤多迂腐庸謬不切之
處蓋神書也儀封張氏所錄數則雖凡俚不衷於雅馴
然其反覆諄懇引喻切近比於人情亦可以爲誦而發
俗故取張氏本書選擇其尤要者著於篇而於此亦因
而存之以覺吾子弟之愚瞠者云爾豈可以其書與諸
類而並重之哉

增錄

訓陸隲一子

王厚字遂初
鄞縣人

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或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輩也

大抵君子小人全在真僞上分別立心不實則做工夫不實工夫不實則德行事業將來無著腳處縱使學問文章足取巍科炫飾一時未有不終歸於小人而凶者也真僞全從爲己爲人上分別爲己則讀書講學辨別

課子隨筆鈔卷六

三五

善惡關頭步步親切近裏只要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造成箇純正端方的人物譬如飲食入到自家胃裏血氣自然滋長肌膚自然充肥爲人則一心在世情名利上纏繞縱然才敏學博讀盡經史百子止是驅買鬻賣之具而已譬如飲水喫飯都從脊梁後下去冷煖全然不知何能更得他滋養之益所以讀書一生作孽一生再沒翻身回頭日子也況誦讀幾篇臭爛時文玩索幾部庸腐講章那得有分毫氣力提醒得他耶蚩蚩終身醉生夢死如亡牛喪狗奔走狂馳永無還家日期豈不可惜豈不可憐汝輩讀書如從爲己起見自然學向君子路上去便是德成而上的人物將來有無限好境

界在善身善世都是儒者本分事古人不遠吾竊爲汝望之卽令質性篤下不能遠到亦必守分安命忠厚保家不至流入寡廉鮮恥敗名喪檢地位自家無虧損處祖宗無玷辱處所謂贏得爲君子也若從爲人起見必然學向小人路上去質性篤下的全不明白聖賢道理思量爲人須當如何甚則世事一些不曉卻也妄作敢爲胡亂過活一生質性聰明的便行險僥倖一向徇私意做去義理都喪彌縫愈工敗露愈甚名位愈盛禍敗愈慘到鐘鳴漏盡時節反似讀書陷害了自身矣所謂枉了爲小人也而今千言萬語總欲汝輩改正心術培養德性切不可徇外爲人把人品根腳壞了果能認得

課子隨筆鈔卷六

三五

真路徑做得真工夫由此向上去有無窮好消息後來爲處士爲官人都有做不盡事業何有於科名之得與不得也否則趨時夤緣希圖一遇究竟與守正君子一般都有命在無強求必得之理況有毀名裂節賈禍殞身覆轍可鑒者哉昔人有云蚤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知之不蚤老大徒傷將何益矣此吾向來閱歷真境實界懺悔一番受用一番故不肯不爲汝輩諄切言之要之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願汝輩爲有品之君子不願汝輩爲無行之文人願汝輩爲老實頭的農夫不願汝輩爲誇元氣的進士一生心血盡此數語故復取王氏訓子之言推而明之附諸編末以示要歸

如此汝輩如良心未壞須當猛省

志學會約略

湯

斌字孔伯號普庵濰州人順治壬辰進士累官禮部尚書諡文正○按公從祀孔庭

學者莫先於立志孔子十五志學便志到從心所欲不踰矩我輩四五十尚未知志學何以爲人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善爲志今與諸君立會以志學名欲先定其志要識聖人之所志者何志所學者何學如適京師者必先識京師之路雖相去千萬里畢竟路徑不差漸次可近京師否則適北而南輟用力愈勤相去愈遠矣後列會約數則以就正先生長者焉

一會每月以初十一二十一中午爲期不用束邀一揖就

課子隨筆鈔卷六

三

坐世情寒溫語不必多所講以身心性命綱常倫理爲主其書以四書五經孝經小學濂洛關閩金谿河東姚江諸大儒語錄及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等書爲主不許浮泛空談褻狎戲謔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檢點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若瞶昧此心支吾外面卽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跖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卽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卽爲君子矣豈可一肯便棄阻人自

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卽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卽所聞未真亦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卽在公會中亦不可對眾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改過遷善爲聖學第一義我輩勉之

一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具於吾身若舍目前各人進修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爲務縱將注疏大全辨析毫釐與己全無干涉聖學首重誠意自欺自慊皆在隱微獨知處勘證若徒彌縫形迹不實在心地打點卽外面毫無

課子隨筆鈔卷六

三

破綻總是瞻前顧後義襲而取苦力一生究竟成一鄉愿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我輩著實用力必期躬行心得義利誠僞關頭不可一毫將就混過此日勉強久之必有純熟境界

余既錄張氏書終篇復取四明王氏訓子語發明之如前所以指引路頭使汝輩撥正脚跟以爲強學力行之地至於爲學先後次第之法則尙未之暇及茲得睢陽湯氏志學會約大略以講學改過慎獨爲要義提撕警切雖於學者用功節目未詳其本末然其大綱大本處可謂確而正矣因復取而錄之以示學者使知進學入門之梗概如此日日勉之日日省之與的然之小人相

去遠矣倘由此而求之伊洛建安所著之書以得其造
道入德之方與聖學始終體用之全更由此而求之宋
元有明以及 國朝諸大儒之書以得其是非邪正異
同之辨不患不到聖賢精微地位也河內夏錫疇錄
光緒庚子年秋八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孝
弟
錄

6100 96 100

83

孝弟錄序

人之生也猶木木無本不生人無本不立論語云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孟子云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弟之義古來聖賢孜孜於孝弟者猶植木之先培
其根本也爲忠臣爲義士爲仁人爲君子莫不自孝弟始猶
木之南枝北幹蔽日干霄者莫不由結根斡本也然人性本
善至有親而不知孝有兄而不知弟者大抵淺見寡聞囿於
習俗無孝子弟日與之相接故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
必然之勢也青少失學凡聖經賢傳章句是務其本原大義
愧未講求去歲冬於石曲李氏故紙堆中得滇南李復齋先
生孝弟錄二卷采輯歷代孝子弟事實以備觀感最足動

孝弟錄序

人天性然僅止明季青於原編節鈔事實爲正錄增輯原編
之所未備者羅列古今以爲續錄從學諸生見而愛之以爲
便童蒙小子記問故事爲教孝教弟之一助因請集資付梓
以公同好予因不辭謫陋序其緣起於簡端云爾時光緒壬
辰夏六月黃巖江青伯震雨謹序

孝弟錄

滇南李文耕復齋甫編

孝錄

虞舜瞽瞍之子父頑母嚚弟象傲嘗謀害舜孺慕號泣如窮人之無歸負罪引慝始終不見父母與弟不是處克諧以孝蒸蒸久不格姦嘗耕於歷山有象爲之耕鳥爲之耘帝堯聞之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讓焉

周文王昌季歷之子生有聖德在母不憂爲世子時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

孝弟錄

未有原應口諾然後退

武王發文王昌之子文王至孝武王帥文王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後卽位代商有天下與弟周公旦繼志述事事死如生事亡如存

曾參字子輿曾點之子善養父志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嘗從夫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之故嚙指夫子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至於將死啓手啓足以示門人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惡損所生子衣懸

絮而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朝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啟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

仲由字子路家貧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裯而坐列鼎而食乃歎曰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

剡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雙眼思食鹿乳剡子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羣之中取鹿乳供親獵者見而欲射之剡子以情告乃免

老萊子至孝奉二親極其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稱老嘗著五彩斑斕之衣爲嬰兒戲於親側又嘗取水上堂詐跌臥地作

孝弟錄

嬰兒啼以娛親意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漢文帝名恆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養無怠母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仁孝聞於天下

董永家貧父死賣身貨錢而葬及去償工路遇一婦求爲永妻俱至主家令織練三百疋乃同一月完成主大驚遂聽永歸至槐陰會所婦辭永去曰吾織女也感君至孝爲君完債耳

萬石君名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執子孫爲小吏來歸請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訶詈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帚廁踰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之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丁蘭幼喪父母未得奉養而思念劬勞之恩刻木爲像事之

孝弟錄

三

如生其妻久而不敬以鍼戲刺其指血出木像見蘭眼中垂淚蘭問得其情將妻棄之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欲拉將去革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愿款動人賊不忍殺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兒可再有母不可復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金上有字云天賜黃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奪民不得取

杜孝巴郡人母嗜魚膾杜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膾婦出汲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曰必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歎其孝感

韓伯俞少有過其母笞之泣母問曰他日笞之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昔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姜詩字士遜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謹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織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如是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慚感呼還恩養愈篤姑嗜魚膾夫婦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供母膳

孝弟錄

四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亂歲荒不給拾桑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憫其孝以白米三斗牛躉一隻與之嘗出采薪有客至母欲順歸乃嚙指順卽心動奔歸母終未葬火逼其舍順伏棺號哭火越他舍去母平生懼雷每雷震輒環塚哭泣日順在此

後漢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惟切鄉人稱其孝躬執勤苦事父盡孝夏天暑熱扇涼其枕簟冬天寒冷以身煖其被席太守劉護表其至行

茅容字季偉避雨樹下衆皆箕踞容獨危坐郭林宗見而異之因請寓宿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旣而以供其母自

以菜蔬飯客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就學

廬江毛義有行誼南陽張奉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章帝下詔褒美賜穀千斛

王修字叔治年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社日修哭之哀慟父老皆罷社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待之績懷橘二枚及歸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吾母性之所愛欲歸以遺母術大奇之

魏王真事親至孝母在日性怕雷既卒殯葬於山林每遇風

孝弟錄

五

雷聞阿香響震之聲即奔至墓所拜跪泣告曰哀在此母勿懼嘗攀墓前柏樹號泣淚著樹樹為之枯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盡廢蓼莪之篇

晉王祥性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繇是失愛於其父每使埽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取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吳猛年八歲事親至孝家貧榻無帷帳每夏夜蚊多啣膚恣渠膏血之飽雖多不敢驅之恐其去己而噬其親也

楊香年十四歲嘗隨父豐往田穫粟父為虎曳去時香手無寸鐵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踴躍向前搥持虎頸虎亦磨牙而逝父得免於害

顧悌得父書拜跪讀之每句應諾或聞父疾則臨書垂泣語便哽咽

晉顯宗歷陽內史蘇峻反攻清溪柵下卞壺為尚書令帥諸軍拒擊時壺背癱新愈力疾禦之苦戰而死二子珍盱亦從死於敵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復何恨乎

孟宗少喪父母老疾篤冬日思筍煮羹食宗無計可得乃往竹林中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須臾地裂出筍數莖持歸作羹奉母食畢疾愈

孝弟錄

六

李密健為人父早亡母何氏改醮祖母劉躬自撫養密少孝謹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泰始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疏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許之夏孝先桐廬人父亡負土成墳廬其側適野火燎山將及墓孝先環墓號慟鳥獸羣集以羽毛濡水灑火遂滅

陶侃移鎮武昌每呼賓佐燕集必有飲限或勸之少進悽然良久曰幼時多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耳

解叔謙字楚梁雁門人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瘥訪醫皆無識者至宜都

見山中一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遂以四段與之并示以瀆酒法叔謙依法爲酒母疾卽瘥

庾子輿字孝卿奉父喪還鄉時秋水猶壯瞿唐灘急子輿撫心長號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瞿唐水退爲庾公

庾黔婁字子正性至孝爲房陵令到縣未旬日忽心驚汗流卽棄官歸時父病始三日醫者曰欲知瘥劇但嘗糞苦則佳黔婁嘗之甜心憂之至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父死

梁吉玠字彥霄父爲奸吏所誣罪當死玠年十五過登聞鼓乞代武帝釋之丹陽令王志欲舉玠純孝玠曰是何量玠之

孝弟錄

七

薄也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玠當此舉是因父求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阮孝緒母病須得生人覆合藥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忽一鹿前行隨至得之嘗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樂頤字文德鄧人少日父亡鄧中卽號泣徒步而往負歸營葬嘗得疾忍而不言嚙被至碎恐母聞之哀己也吏部郎庾杲之造訪頤設具惟菜菹而已杲之不能食母自出其膳皆珍羞也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矣

隋王頌字景彥太原人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誓報之開皇初獻取陳之策文帝異之召見涕泣陳詞帝爲之改容及大

舉伐陳頌從韓擒虎先登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夢有人授以藥比瘡而瘡合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頌固辭曰臣憑國威靈得雪私怨恥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人七歲時父顯遇篤疾醫云餌五石散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文帝召爲岐州刺史有惠政賜詔褒美之

唐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日櫛洗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數年而康一日有病長幼咸集乃自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子孫婦如新婦孝敬足矣

孝弟錄

八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嘗赴并州法椽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泣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僚友鄭崇質母老且病嘗使嶺外仁傑請代行長史義之曰斗南一人而已

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衣而侍者三十年當美景良辰必扶持宴笑令母忘其苦母卒毀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旣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泉慰安也後官至中書侍郎子祐甫復爲賢相

宋趙抃字閱道西安人父母卒廬墓三年嘗夢其父曰汝至孝天必相汝及子帆執父喪而甘露降帆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少孤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母亡廬於墓晝夜伏墓側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成連理諡曰節孝處士

李諒有至性父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人累官戶部侍郎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溢於言外

孝弟錄

九

任盡言事母孝母老多病未嘗離左右每自言其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憂喜皆朝夕候之臍腑虛實如見不待切脈而後知也故投藥必效張魏公欲辟之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溫清而與公軍事耶魏公歎息而許之

朱壽昌年七歲生母劉氏為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神宗朝棄官入秦與家人決誓不見母不復還後行次同州得之時母年七十餘

黃庭堅元祐中為太史性極孝身雖貴顯奉母盡誠每夕親自為母滌器未嘗一刻不供子職

范文正公仲淹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為義莊於族之貧乏者

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至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弟子曰我宗甚眾於我雖有親疏自我祖視之均是子孫且祖宗積德百年始發於我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廣義莊子孫累累輔相

元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絮帛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縣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父友璋病癘年餘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瞋心終不安一日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

孝弟錄

十

矣祥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少起呼僕不瘳力殆而仆忽一人扶掖之驚問曰爾為誰祥曰兒也知父畫所云非實特候於此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既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竭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士高思慕終身壽九十有七里間稱曰隱德先生子六人皆賢曰亮者尤曲盡孝愛云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食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棺成南鄰失火風烈火勢及孝婦家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今無能為我救者苦莫大焉言訖風轉北得不焚

明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戍雲南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六

歲問家人曰雲南在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遂朝夕向西南
遙拜年十四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
裝尋父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俄
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成而國法成邊惟十六以上嫡長男
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攜伯兄子往而兄子亦尙辱不得代又
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三往雲南始得歸其父也

王紳學士禕之子也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矣蜀王聘
之教授蜀郡紳痛父死難遺骸未返邱隴白王走雲南慟哭
行求奠酒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建文卽
位召爲國子博士上言父死節狀賜文節開國文臣有諡
自禕始紳痛念父沒食不兼味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子孫
少有至行克世其家

孝弟錄

十一

太宰楊二山事母有孝德當春日負母行花叢中婆娑香蔭
歡娛竟日京師競傳焉旋以養母乞歸母年至一百四歲
李瓊幼孤家貧事母孝後以鬻繒爲業家積稍厚娶妻有子
卽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
以婢給侍我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於手意如有失市人知
瓊孝物新出必先奉瓊瓊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冀誘其甘
滑以奉母豈議價耶淄人張用聞其孝與卜鄰而居
邱鐸奉二親孝葬母畢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
月黑繞墓泣呼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
福建林承美自幼失父思親涕泣遇一人曰孝子思親痛哭

無益惟放生戒殺篤行陰德纔可報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卽是大孝承美省悟立誓戒殺放生勸行善事後享年九十
六子孫科第甲閩中

錢之選父表戍遼陽之選恐父中途遇害聞關萬里從之得
籍鐵嶺衛爲諸生七試皆第一中庚戌進士仕至兵部武選
司郎中乃上書白父冤得昭雪因得封父如其官遂乞骸骨
父子同歸鄉黨莫不稱孝

吳江孝子吳璋字廷用年十一而孤母陸氏以節自守永樂
癸卯詔選天下孀婦之貞者給事內廷而陸以例行宣德丙
午陸隨親王封廣東韶州璋旣壯棄家訪母附廣船患痢一
日百起昏瞶中諄諄呼娘不置抵韶母又隨王移江西饒州

孝弟錄

十二

矣復奔饒日行砂礫間足盡裂臥野寺廊下有道人自言姓
焦取藥敷之立愈又中蛇毒仆地復見焦道人至救治乃甦
然尚不能行也宿孤村寡婦家方登榻而婦自薦公力拒之
出門遇大雪憩枯廊忽又見焦道人來撫之曰爲母忘軀若
是真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飢寒至饒訪知母在王府啟本
求見不允乃就府中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帖云萬里
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後得請人見
母於臥所母以病篤昏不知之公焚香籲天刲股作糜以進
母乃漸甦抱子痛哭王聞而賢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未幾
母復病作卒於旅舍乃負骨殖以歸潛置舟中渡江風大作
舟將覆舟人拽得母骨投之江璋躍入江抱母骨浮水上

風波頓息同舟者感而救之得歸葬後子洪及孫山俱官至
尚書璋卒年八十一歲贈太僕寺卿世稱全孝翁以後科甲
連登至今猶盛

黃讓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墓為山賊所發質其骨以責贖
讓罄產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從軍討賊讓出奇計斬
首二百餘人降者一千七百有奇賊既滅推其功於諸將不
受賞而去

順治甲午三月晉陵顧成媳錢氏歸甯母家時瘟疫甚盛轉
相傳染甚至親戚不敢過門成先得是病諸子及婦凡八人
俱伏枕待命媳錢氏聞之急欲趨視父母力阻錢氏曰夫之
娶妻原為公姑病痛生死大事今病俱危篤忍心不歸何異

孝弟錄

志

禽獸我必往即死不恨遂子然就道及至門聞鬼語云諸神
皆護孝婦來矣吾等當速避於是成門一家俱獲愈

弟錄

奉伯周太王長子弟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太王有傳位季歷
及昌之意泰伯知父意即與仲雍因父病以採藥為名逃
之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孔子表以至德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
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乃
立其仲子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故孔子稱
其求仁得仁

周公旦武王之弟武王克商二年有疾弗豫周公為壇以圭

璧告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武王疾旋愈其祝冊納於金
滕後遭流言居東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啟金滕得之遂執書
以泣親迎周公

伋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攜一子抱一子眾逐之乃棄抱者
與攜者奔逐得之眾問攜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己子也
軍至妾不能兩全故棄所生而挈兄子齊軍曰子之於母痛
甚於心何忍棄乎曰吾夫尚存可望生育兄已死止此一線
存此以延宗祀齊軍曰魯之婦人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返
己子亦全魯君聞之賜以束帛號曰義姑

孝弟錄

十四

漢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
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
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
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
數有爭鬪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摠曰繆彤汝修身謹
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姜肱字伯淮彭城人家著孝友少與二弟同被臥甚相親睦及長相愛不能少離嘗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之

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至議郎章帝幸其舍賜尚書祿終其身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議分財產費皆均平惟堂前紫荆樹一株議分爲三其樹即枯死真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兄弟復同居愈相友愛荆樹重榮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

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歎破其產輒復賑給

孝弟錄

五

晉顏含字宏都以孝聞兄畿得疾死復活累月猶不能語含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含後拜侍中除吳郡太守

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姪兒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

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其姪緩服攸喪三年

晉咸甯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瘡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王覽字元通母朱氏遇兄祥無道覽數見祥被撻輒流涕抱持母以非禮使祥覽亦與焉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往祥漸

孝弟錄

六

有時譽母深疾之乃毒祥覽知取酒爭飲母遽飢之母意適止呂虔有劍相其文佩者至三公以奉祥曰非君莫可當者祥薨解以與覽後九代爲公卿

北齊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北魏楊播家世純厚昆季相愛友如父子播性剛毅弟椿津並敦恭讓兄弟聚於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津且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

坐初津爲州守椿在京每有四時佳味輒遣使附寄椿每得所寄輒對之泣下

隋吏部尚書牛宏弟礪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宏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元德秀字紫芝貧時兄嫂亡遺孤期月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已乳含之涉旬流至子能食其乳乃止

韋嗣立字延構與兄承慶異母性友悌母每笞承慶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爲感悟世比晉王覽云及嗣立爲萊蕪令太后召問卿父常言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

孝弟錄

七

官誠如父言朕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卽日拜鳳閣舍人

李光進光顏兄弟友愛光顏先兄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妯光進反之曰新婦速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英國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

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宋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令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杜正獻公衍母改適錢氏公年十五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容往來孟洛間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及貴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子孫受公蔭補者數人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舉十二年彥雲游浪廢業霄諫不聽遂求析箸未幾兄蕭然通負盈門除夕霄置酒迎兄嫂曰弟無

孝弟錄

六

分爨意以兄不節敬爲守先業之半請歸仍主家政卽取分奈火之出所蓄債諸負兄慚遂易轍焉

明鄭湜浦江人素以孝友聞胡惟庸敗有訐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湜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在京湜至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老吾當服辜二人爭赴獄太祖聞之俱召入勞而宥之因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詔賜酒食擢湜爲福建參議嚴鳳歸安人性孝友事兄如父里中施佐施佑兄弟爭產久不平鳳輦覺謂佑曰吾兄懼吾恆憂之使得如若兄之強力能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佑惻然感悟卽拉嚴同至兄家且拜且泣兄亦涕泣慰解乃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

韓苑洛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登進士苑洛得異疾穢汚之氣人咸不堪邦靖日侍側飲食必親湯藥必嘗後邦靖病亟苑洛不解衣帶者二月餘形且瘁邦靖譬曉之苑洛泣日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尙當爲兄弟也及邦靖卒苑洛廢飲食絕賓客衰絰蔬食祥而弗懈嘗謂其友樊恕夫日世安有司馬遷漢關卿之筆能寫吾思弟痛弟之情者乎蕭與成弟與潔官至光祿卿甚相友愛年五十猶同龔諸子婚畢乃爲弟繕第宅舉其業均男之弟日兄之子凡六而已子止二不欲使二人均六人之業成日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不知其他交讓弗決請於母母命以十之四與光祿後兄弟俱陟顯宦子孫義讓不衰

孝弟錄

九

陳世恩夏邑人萬歷己丑進士官工部給事兄弟三人長孝廉次世恩季弟某少好狎遊日出暮歸以爲常孝廉常作色規正不悅世恩日徒傷愛無益也每夜躬守戶外候之俟弟入乃手自扇鑰問以寒煖飢飽如是數夕弟乃大悔不復故態及世恩貴孝廉已卒有小民吳三者孝廉側室之弟也一日來省其姊衣服藍縷世恩邀與對食弟自外至請問日他所飲食之足矣何與同坐世恩日庶嫂子女皆無少年孀居爲兄守志吾感之敬之以及其弟一對食庸何傷世恩二子陞陞俱進士

王毓俊父爲侍御嘗置一妾母妒甚幽閉一樓餓且死毓俊甫八齡給母日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

其徐徐自死可緩誘也母從之俊陰以食物乘進粥食與之得不死後妻生一子俊撫愛其弟特至

何椒邱爲太守時有兄弟因析居相訟何公察之爲內讒故以詩判之云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泣隨筆下兄弟俱感悟願終身不析

黃士俊號象南廣東順德人素敦孝弟赴京會試途聞兄病歎日惡有急功名而緩吾兄者遂速歸萬歷丙午冬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日汝來耶今首用汝矣次年丁未狀元及第

孝弟錄

三

吳興富民莫氏者老年置一婢有娠懼其姬妒遂遣嫁一賈羹者已而生男甫十歲翁死里中羣小語其婢日汝子孰不知莫氏其家產有分胡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耳因作孝服被其子使往戒之日至靈前拜畢亟出即同汝訟於官其子如教入家人大駭姬怒欲逐之莫長子亟前日不可遂抱持問日汝非賣羹子乎日然遂引拜其母日此汝母吾乃長兄汝當拜徧指家人日此爲汝長嫂此爲汝次兄次嫂當拜又指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汝次姪汝當受拜拜畢日汝當在此執喪勿去即命櫛沐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召其生母至許以月廩歲衣羣小計遂沮鄉黨咸稱其子爲孝友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禍讀書堂重刊

序

昔人有言曰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所自起則不能治子自愛不愛父弟自愛不愛兄此所謂亂也嗚呼天性之厚薄人心之存亡關焉聰明者或視為平淡無奇顛蒙者或視為高遠難及文滅質博溺心無以反性情而復其初隱然為世道憂有心人傷之而思所以治之之法黃巖江生伯震以所刻滇南李復齋先生孝弟錄一卷并所輯續孝弟錄一卷見眎受而讀之其中載古今孝弟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具備扶名教振綱常有益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是故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良醫攻疾必以藥石君子務本必以孝弟使人人讀孝弟之書法孝弟之行

孝弟續錄序

言孝弟之言返樸歸真而浮華之習一洗委靡之氣一振不誠為孝弟之天下也夫而又何亂之有
光緒二十年季冬月通家生徐致祥序

序

孝弟為仁之本古昔先王以之治人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者也良以秉彝之好盡人所同因勢利導譬挈裘以領誦五指而頓之不亦易乎經云愛親者不敢侮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自後世誇詐之習興強弱既分侮慢斯作於是本實撥而大亂起焉至於今日益不忍言邪說橫議充塞四海幾於人心回惶靡所從適士君子綱維倫常憂深慮遠固不容自己者此廣文江君伯震孝弟錄之所由續也廣文知以此為教得其本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容有愧哉嘗手以相示且請序因書以奉質世豈有無父母兄弟者乎讀此可以深長思

孝弟續錄序

矣

光緒丁酉祀竈後一日儀徵吳引孫福茨甫序

序

凡事之耀人耳目者類皆有卓卓奇節而家庭孝友之事往往視爲庸行在爲之者自盡其力旣不求表見於衆雖史籍時有紀載又或限於聞見而其事卒軼而不傳惟有心本務者獨能搜輯而表著之誠以百行之始大本所關在時人不能無所感而興此前言往行所以足爲師表不得以其事之無奇遂忽視之也黃巖江生伯震篤於內行嘗取李復齋先生所輯孝弟錄讀而授之梓復廣所未備纂爲續錄出以示余余讀其書於以見古今來孝弟親睦之風其精誠所極足以感鬼神天地旣爲之肅然致敬又嘉江生記錄之勤將使讀是書者人人皆勉爲孝子弟弟足以觀感興起其有益於人心風俗爲不少也故樂爲記其緣起而序之

孝弟續錄序

三

光緒乙未春三月蜀南趙亮熙序

孝弟續錄

黃巖江 青伯震輯

孝錄

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崇先祖制禮法以及天下傳後世此推繼述之善故孔子稱其達孝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春秋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鄆真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

孝弟續錄

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昭公二十年楚王執伍奢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爾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速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高柴字子皋孔子弟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

以為難

戰國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

漢顧翽吳人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導水鑿川供養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胡無復雜草郡邑表其閭舍

隗相健為人事母孝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就飲食相以舟汲之患其流急後江心忽出一石舟乃可依人以

孝弟續錄

為孝所致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少孤有孝行盜常夜劫咨恐母驚迎盜謝曰母老且病乞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慚而去

文漸資縣人事親至孝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側哀毀疾甚有烏雀棲墓木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妻後與父離居覩漸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觀感而化者甚眾

顏烏會稽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墳羣烏銜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家貧養母儉薄不充讀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始就孝廉之舉和帝初除任城長遷陽夏

重合令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母卒毀頓廬墓公府三辟有道慨然曰吾親歿矣從物何爲終不應辟鮮于文宗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萌對芋鳴咽如此終身

陳孝婦漢陳縣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成臨行屬婦曰我生死未卜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紡績織紝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欲嫁之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終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器物以葬之終身奉祭祀

孝弟續錄

三

珠崖令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係臂及令死當還葬法珠入於闕者死繼母棄其係臂珠其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與家室奉喪歸至海關候吏搜索得珠十枚於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心恐母去置奩中乃曰初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初對曰君子不幸夫人解係臂去之初心惜之取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吏將初劾之繼母意以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兒珠妾之係臂也君子不幸妾解去之心不忍棄且置鏡奩中迫奉喪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且讓耳實妾取之固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強名之以活

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喪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開吏執筆劾不能就一字闕候垂泣終日不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甯坐之不忍加文母子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乃知男獨取之

渚于緹縈文帝時太倉令意之女意被劾坐罪詔繫獄意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緹縈一言而善天下蒙其澤後世賴其福所及遠哉

孝弟續錄

四

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拊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執硯涕泣趙至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幸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尙書乃進用之

潘綜烏程人遭孫恩亂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

曰兒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孝子不惜死可活此兒賊因斫驪綜乃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會曰卿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歸鐵喪母父更娶而鐵失愛家貧食不贍每竈突煙舉繼母數鐵不休父怒逐之困頓道中比歸復詬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杖之父卒繼母獨與其子居鐵擯不見因寓鹽市中時私從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後大饑母弟不能自活鐵涕泣奉迎母慚感鐵每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

孝弟續錄

五

南朝張昭字德明陳吳縣人與弟乾性俱孝父卒兄弟不衣錦帛不食鹽醋日食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嘔血服終又喪母哀毀如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餘年郡舉孝廉不就

王元規字正範性至孝事母未嘗離左右梁武帝時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惟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及姪姑入船而去留男三人闌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咸謂其至行所致

朱泰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適數十里以外易甘旨以進戒妻子嘗候母顏色一日雞初鳴入山爲虎所攫負之而去泰已睨眩忽少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

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人稱其孝感目爲虎殘

劉宋何子平廬江灄縣人爲海虞令得祿惟以供母不及妻孥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聞者慚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帛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塚塋

孝弟續錄

六

閻元明安邑人有孝行除北隋太守以違親養哭泣喪明悲號上訴許歸養一見其母目復明有司狀聞詔表孝行復其家母亡服闋心喪不輟每至忌日悲慟盡情兄弟亦感而雍和百口同居

顏髻字君道顏回二十八代孫純學行父喪在殯鄰家失火髻與二弟謙約抱棺叫號煙燄垂至忽雨頓絕時人以爲孝感感太尉至黃門侍郎卒諡曰定

殷不佞字季卿長平人少立名節居父喪以孝稱魏克江陵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日夜號泣居處飲食嘗爲居喪之禮及迎母喪歸葬居處之節如始聞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歷官太傅錄尚書事

袁廓之字思度陽夏人因父死非命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戶誓不臣宋時人比之晉王裒云後仕齊爲太子洗馬

長孫慮代人母飲酒父真叱之誤以杖擊卽死真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尙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冲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尙始四歲父若就刑交墮溝壑乞身代父命使嬰弱得蒙存立尙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憐詔恕其父死罪

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盡喪禮居貧手織簾口誦書嘗織作誤傷手而泣或云此不足惜何泣也曰傷不痛但毀遺體而

孝弟續錄

七

悲耳

謝瞻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病驚悸瞻晨昏戚容未嘗暫改恐僕婢懈倦自執勞雖緩步低聲猶恐見駭家人感之咸納屨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梁參軍庾沙彌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醯醬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松忽有旅松百許株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嗽甘蔗沙彌遂不復食之

張敷生而母亡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

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筭流涕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沈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筋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母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卽平

張稷字公喬吳人有孝性母劉遭疾稷年十一衣不解帶終夜不寢及終哀毀骨立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純孝後爲御史中丞

任昉字彥升父遙嗜檳榔以爲常餌臨終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

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

孝弟續錄

八

鹵簿驅迫墜溝中及兼御史中丞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

劉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悲泣時伯父俊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歔母亦悲慟

張曠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杖動至數百淚止歡然徐份父陵嘗疾篤份燒香涕泣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豁然而愈

徐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啟帝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

北朝楊愔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噓子恭亦對之歛歔遂爲罷酒

北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

北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有疾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者四旬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

李崇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拜爵日親族相質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功於國幼少封侯將投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貝邱人列子不孝吏欲按之景伯爲之

孝弟續錄

九

悲傷入白其母崔氏母曰小人未知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求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郭原平會稽人養親必以己力備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爲人傭作止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

後魏孝女王舜者趙鄆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

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又二妹燦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家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何如二妹皆垂涕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原罪

唐刁僧護江陵人父刁昌死家貧賣與蜀客母卒以憶子目盲僧護隨客之蜀已三十年繼父母俱亡每念親母痛死者數後復還江陵尋母得見以母因已盲目中情感傷遂齋戒稽顙叩禱天地以水嗽口爲母舐其目目遂明人以爲孝感

孝弟續錄

十

唐太常少卿蘇頌遭父喪睿宗起復爲工部侍郎頌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退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殞絕上乃聽其終制

崔衍爲宣歙觀察使父倫爲左丞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時爲富平尉倫使於吐蕃久方歸李氏衣敝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倫使於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於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泣涕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次子卻每多取母錢使其主以書契徵負於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

而妻子衣食無所餘

王少立聊城人隋末父死亂兵少立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尸也少立纔膚越旬始獲負歸而葬事聞拜徐王府參軍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迫切七歲問父曰若何可以報母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卒官宏文館學士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一夜有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言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尙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孝弟續錄

十一

汪氏女甯海人因無兄弟苦節不嫁孝奉其親親好飲湖水湖去家五里日汲以供親後人名此湖曰孝女湖

王孝女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爲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年十七聞父兄歿於邊披髮徒跣縗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植松柏剪髮壞形廬於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奏之詔旌表門閭

後唐賀瑄臨海人父漁而溺瑄與二姊泣江上求父屍不得相次投江翼日同抱父屍而出里人哀之爲之立祠

宋司馬溫公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

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何倫性至孝居父憂哀毀如禮忌日咨嗟涕泣如初喪夜盜入室竊器物倫覺其入而不呼將取釜始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

范純仁文正子事親至孝父母在調官皆不赴親遣之辭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輒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

孝弟續錄

十二

何北山事父執禮不懈父見客則拱立以待客不甯者久之屢以爲請父始笑曰泰山微塵耳聞者悚然始知家庭之禮李奉先性至孝父卒旣葬竊自歎曰奉先兒時父嘗戒家人曰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慮其驚恐今親歿一旦棄於林野吾心安所忍乎乃結庵於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株時呼爲孝子林

趙善應漢王元佐孫性純孝母畏雷聞雷輒走護之寒夜歸恐擊門驚母露坐達旦

呂希哲字原明壽州人事正獻公雖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出入必告於親

郭琮黃巖人幼喪父事母張氏備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寢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啜不少減母卒執喪哀號幾乎滅性琮已七十四矣至道二年旌表其門

徐膺字思文莆田人七歲喪父朝夕思慕若成人母歿哀毀骨立卜兆於虎嘯巖廬其傍蔬食三年時陟巖巔聲哀號震原野虎爲遁去墳左有坑塹深數十丈一夕有聲如雷翼旦視之乃平地

杜誼黃巖人官贊善大夫性敦篤事父母極孝其父剛狷甚誼恆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呵逐笞擊而後已日如是而益勤康定初喪母踰月復喪其父號哭晝夜不

孝弟續錄

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仙村山徒跣負土爲墳

王德昌金陵人母徐氏初妊不育繼孕多病生德昌血崩而暈旣絕復甦視兒而泣曰兒得生我死無恨矣及德昌稍長父語以母臨死之言德昌號慟數日以母因產亡傾家合益母丸以濟人全活者甚衆每聞人產必爲流涕人問其故曰吾母死於產念及此能不痛乎

李志承永城庠生父以中風癱瘓支承罷學業侍左右人曰如荒爾業何承曰人所重者行誼耳若父病不侍而徒學不知所學之謂何古人云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但令吾父無恙願布衣終其身

顧態性至孝家貧處館每歲束脩悉以奉父父多浪費庚子

春館富家東主憐其貧先具一年脩儀送之告曰今日之銀尊翁未知也可置田以取租自便態曰不可吾豈以數石米欺吾親哉卒以供父主人願謂其子曰此卽先生身教爾曹誌之後生子際明官翰林

申世甯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遠兵襲鉛山父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甯年未及冠亟引頸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顧忻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每鷄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如此者五十年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母目忽明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孝弟續錄

古

侯義滑縣人家無產傭以事母母卒葬不能塋畫則負土築墳夜則哭於柩側踰年墓間木生連理野鴿馴而不去嘗盜劫其衣服旣而知爲義物悉送還之

上官怡字友先塏之子母年高羸疾方暑晨夕侍側以驅蚊蚋不寢或逾月居憂極哀毀二兄繼歿奉嫂撫孤敬愛兼篤陳思孝黃巖人家貧養親宋末元兵騷其母被掠而北思孝日夜號泣尋母誓不見母不還行七年至濮州得焉歸侍養益篤母歿居喪三年常在苦塊躬負土以葬鄰里感化有司上其事思孝辭曰孝者人之常何以名爲

陶宗媛儒士杜思綱妻歸杜四年而寡時台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迫脅之媛曰任汝殺我以從姑於地下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會稽陳氏有女無男祖父母年老無所知父篤癱疾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二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蕩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忘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癯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二女自營殯葬為菴舍居墓側

諸暨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病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孝弟續錄

五

獲免至正中旌其門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鐵自給母年八十餘日三飯必侍母食然後食出外必以告母許方敢出或怒欲撻之道壽卽進杖伏地以受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

陳杲字孔英黃巖人父德永載書史避難遇盜被執溺於水杲力出之盜以刃加永頸索金帛杲抱持泣曰我父老儒貧無他貲願以身代死盜殺之其弟多遜復肉袒趨至請代其死身被數創死而復甦永乃得免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父年八十兩目俱喪值兵亂剽掠負父避巖穴中兵至欲殺之思敬泣曰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

惜使吾父何依乎兵隣其孝父子皆免於難

陳參生字季誠黃巖人居父喪盡禮事母尤盡孝至正庚寅寇亂焚剽及其里母方病革泣謂家人曰我不可去汝等宜各求生俄而寇大至火延於鄰參生負母逃林莽中母曰我老病垂盡汝方壯其速去俱死無益也參生垂泣不忍舍遂遇害

薛祿字良能甯海人至正末盜起父宗道團結鄉兵防守遇害祿痛父散家資養死士欲討賊以報父仇無何賊復至祿適病德甚卽率鄉兵出南郭數里遇賊戰不利左右以勢不敵勸之去祿曰父仇不其戴天今不能殺賊反自退以生又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遂力戰而死

孝弟續錄

六

許魯瞻天台人母徐守志撫之成立適寇逼城徐年六十有四臥病不能起論瞻行子伯通亦請肩輿避難瞻曰垂白高堂能勝匍匐之勞乎汝盡子情我亦自盡子道勿多言侍母不去竟死於刃詔旌其閭曰母子節孝之門

明丁鶴年西域人洪武初人以孝子名常卜日葬其父霖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翼日雨止葬畢雨如初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其墓所遂得改耐父壙其誠感如此

周琬江甯人年十六叩闕請代父死帝疑受人教命斬之琬顏色不變帝異之命宥父死謫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均死爾父死臣安用生爲願就死以贖父戍帝復怒命縛赴市曹

宛色甚喜帝察其誠即赦之親題御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

危貞昉字孟暘臨海人父孝先洪武四年進士為陵川丞坐法謫役江浦昉時為郡諸生聞之奔訴代父役郡守難之昉號於庭曰人孰無父哉郡守感動乃聽其行詣京師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絳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旬巨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役使其歸養即死無恨疏奏明太祖惻然從之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初為光祿丞事母至孝以省侍歸母年九十而終廬墓三年致泉湧免馴之異有司以聞帝命馳驛

孝弟續錄

七

赴闕即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帝曰擢卿以風天下為人子者他非卿責也

薛遠歷官至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陳圭字錫元太平人洪武中父叔洪為仇家所許罪當死圭自陳曰圭不能諫父以陷於罪此圭之不孝也乞代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貫其罪為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死而謫其父戍雲南

謝定住年十二母抱幼子逐失牛虎躍出噬其母定住奮前擊之虎逸去取弟抱之扶母行虎復追齧母足定住取石亂

擊虎乃舍去母子三人並全永樂十二年召見嘉獎旌其門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許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楊乙武進人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飢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雇為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己衣殮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即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

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問致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必曰

孝弟續錄

六

何不學李步行

李鄴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請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思也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王世民金華武義諸生也父為族子所傷且死撫世民曰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是重傷我也汝孱有母且忍之父死而諸宗人議和捐田五十畝世民飲泣見母以父之遺命告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既受田復白母曰家幸給饋粥毋食讎遺田之人以供賦役外手籍其局固之歲以為常世民自是口不及父時事晝夜讀書入試補博士弟子以至婚娶舉一子又教弟使自成立而於其族子以兄弟之禮禮之每召宴亦往然歸必識其數幾何每歲旦謁家祠之父主前

而以兩筵簞下之不吉則掩泣退至辛巳卜得吉乃市利斧
伺族子於僻所殺之囊其首至父王前乃至縣首罪出其藏
金若干曰此讎所出也又出其他銀若干曰此飲讎費也願
併飲悉以還之母弟皆至其弟曰某實爲之世民不知也世
民曰手刃讎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代養者弟也何
代爲令義之且請監司檄會勸謂族子毆從父死者斬世民
殺應斬之人當減徒然法必檢而後獄可成世民聞之慟曰
吾所以至此懼暴我父骨也因自投樓下折足不食而死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祖平謫戍延安年耄養
通迺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
也更相爲命辭極懇切書奏高帝憐之持其章不下命兵部

孝弟續錄

九

驛召平既至并召通東西立殿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
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周濟河南人父禮遠涉江湖聞濟旣冠爲郡諸生因讀論語
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疏之語愀然不樂曰
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卽徒步以
往再越月抵閩適父遭疾已危一見濟遂愈乃奉以歸復入
學曰方寸定矣刻苦力學領鄉薦卒官知府

朱煦仙居人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少不如意必
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父季用由知福州
府坐罪嚴償重費不貲謂煦曰吾何堪此旦夕且死死取吾
骨歸耳煦惶懼不敢頃離左右戒二弟守眎之時或告枉者

輒被極刑衆皆首鼠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
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卽戮死何恨遂痛切具告枉狀上悲傷
之乃赦

陳紀字德廉號禱散臨海人性至孝居父喪晝夜悲號處一
室苦塊然因得疾其內人令小婢餽藥叱而出之旣祥且
禪猶疏食水飲邑佐以其子相從持卮酒跪勸見淚下潛然
遂止迄喪母廬墓三年一夕甘露降於庭人謂孝感所致
林玄字用白黃巖人性至孝年十三能刲股救父居常供養
之需皆潛自營辦不令父母知其難也歲饑嘗往他縣以器
物易米負歸以供二親及卒頓擗幾絕旣葬月朔必至墓所
號慟徘徊不忍去

孝弟續錄

十

張疇黃巖人母徐年八十六病牀褥者三載疇旦夕扶持至
以手掬其穢衾稠必日澣之令潔乃已

蔡智槐字元丁黃巖人性孝友甫十歲母卒哀毀如成人
父有疾躬調湯藥衣不解帶父卒奉祖母備極甘旨晨昏定
省數十年如一日其先五世合食旣而中析智槐乃與弟智
誦承其父志合族人數千指同居其爨立塾延師以教弟子
應練字茂習黃巖人天性至孝事父母無疾言遽色飲食必
躬饋晨昏定省無少懈怠父母有疾惶懼求藥籲天祈以身
代卒則哀號幾絕不食者三日居喪一循古制三年間泣血
不止親墓產瑞芝盈把人咸謂孝誠所感

李翀黃巖人父清宿州判官卒於任翀扶柩還遇盜欲剖之

獅叩頭流血曰破吾樞甯破吾腹盜感其孝奪衣裳而去母卒苦塊如禮歲時忌日必齋素涕泣自號其室曰思齋

王鐸黃巖人嘉靖壬子倭寇犯縣治父顯被執寇揮刃將殺顯鐸急趨以身代寇殺之顯竟得免張世榜字廷曉亦黃巖人扶父避倭寇路遇寇欲殺其父世榜哀懇祈以身代賊不從世榜脫巾擲地大罵奮前捍父遂遇害

石文彬字文中甯海人天性純篤事父以孝聞父生平嗜鳥飯歿後文彬終身不食歲時祭奠及親忌日輒變服慟哭每讀父遺書見片紙隻字未嘗不涕泣廢書云

徐孝餘字子順天台人母王氏早寡遺腹生餘事母曲盡子道值母怒俯伏泣罪至解乃已母病侍湯藥不解衣者數月

孝弟續錄

主

比卒廬墓三年

袁詢字月川天台人父歿母哭病目詢供湯藥聚順者二十二年二兄一弟不克自贍女弟貧不自給出所有衣食之以安母心時鄉黨無間言

楊治卿字君佐仙居人父病事之備至父死哀痛迫切臥棺側者三年母死亦如之出入必告於親之靈

吳榮壁仙居人孝於父母百計經營以供甘旨每父母食必與妻竊視之父母色喜方敢退食及居喪哀毀履地徧身齋黑二年不入私室其兄強之以肉出而哇之

王玘字永澤號病隱黃巖人父早兄拒子曠父年九十餘侍奉甚謹嘗語諸子曰吾見泥風水說朝更暮改父南子北死

而有知心其安乎吾死第昭穆敘葬使吾同氣相依猶生之日可矣故塚王氏墓皆族葬自玘始也

陳刺夫名真晟泉州人父打銀匠攜刺夫執業主人密爲防刺夫時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得日日餘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講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代父之業備日養耳專一於學則累我父須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卒爲名儒祀鄉賢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與妻子織網巾爲生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幾滅性秦俗人死多用青鳥

孝弟續錄

主

之說當於某日某時避殃殃謂死者之魂來辭家而家人或見之罹之者凶故當避秦人多惑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爲避之伏棺痛哭不避而卒無恙

辛復元事父母克誠克敬動無違禮嘗曰人非空桑所生請試捫心自想赤子當日在父母前是何心腸今日在父母前是何心腸又著孝經翼其畧云人子試思何如可以貽父母令名不貽父母羞辱則自家一念自不敢苟然一念不敢苟止可不貽父母羞辱若欲貽父母令名則不容不孳孳爲善惟日不足矣自家是禽獸父母是禽獸的父母自家是小人父母是小人的父母自家是庸人父母是庸人的父母自家

是賢人父母是賢人的父母自家是聖人父母是聖人的父母
母猛然一醒雖欲不學聖人而為人必不忍矣

曹真子事親色養曲至依依子舍非大事未嘗輕離親側嘗
為孝親說曰聖人之孝特赤子之孝耳赤子孕於母腹母呼
亦呼母吸亦吸愛之始也出胎未有不啼者其愛達也得母
未有不安者其愛得也吾人潛心默思誰不嘗為赤子誰不
原有父母之真心昔何以愛今何以不愛無乃知識開血氣
動應接繁視聽亂妻情子念膠其中流俗淫朋薰其外遂至
失其故態耳

孝弟續錄

孝

賀文忠事其父陽亨先生先意承志動必咨稟父慰耳聾每
書字以咨其父父雅慕辛復元不得見歿後辛至京文忠見
之伏地大哭不能起重傷先人神交有年緣慳一晤斯謂父
母所愛子亦愛之父母所敬子亦敬之

呂涇野為翰林時居京師父母書問至必再拜受之退而跪
讀畢然後起每發家書拜而後遣父病侍奉湯藥晝夜不解
衣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為白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
側旦夕焚香號泣

費文憲事父甚謹中狀元後猶奔走服勞不命之坐不敢坐
在翰林時與關中同年某對奕爭勝戲擊某頰自此疏闊父
聞之大怒封號一竹板自家發至京師令自朴文憲持父所
責之書并竹板登某堂自朴者三次某始出抱首而哭文憲
曰罪誠在我何為哭曰公尙有父督責我求督責者不可得

也是以哭自是相離如平生

王心齋本泰州鹽戶其父以戶役蚤起赴官方急取冷水盥
面心齋見之痛傷曰我為人子而使父如此何用子為遂請
以身代役自此温清定省之禮行之益謹嘗著孝弟箴云事
親從兄本有其則愛之敬之務至其極愛之深者和顏悅色
敬之篤者怡怡侍側

呂新吾母病目失明性躁急張目無所見以頭觸壁號哭不
食者三日醫者曰目忌火動而躁若斯何效之能臻新吾莫
知所計乃召醫婦絃歌以娛之積五日稍稍下食歌者辭窮
則更其人或令講說故典如是數歲母漸平新吾日候於側
母以善養壽終孺慕不已凡見瞽者惻然憫之後筮仕山西

孝弟續錄

語

捧母像以往朝夕嚴事如生

夏陽家世石工為人目不知書而志行純篤侍父同寢必夾
父尿器於懷温之欲溲即以進父卒哀毀逾禮既葬奉其王
如生朝夕出入事無大小必啟而後行母患癘疾久暘侍湯
藥常在左右未嘗一入妻室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荔
支陽家城外夜又大雪乃倉皇越城叩市肆肆王憚寒暘泣
於外肆王感悟亟起取付之

曹良良曹真子族僕曹甯之子也垂髫時以掃市搖箕為生
每得毫釐則為父母具美味稍長傭工其父母不之酒食真
予作歌以表之曰曹甯夫婦病且老有子良良行孝道苦筋
竭力得毫釐奉養雙親常温飽我雖峩冠為朝臣睹此美行

感懷抱世上豈乏義冠人上天下地能論討妻羅子綺愁不足不爲父母添布襖嗟爾良良是我師願爾多壽多財寶吳邑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向人家乞食凡所得多不食分貯之筒篋中人屢見如此問之則曰將以遺老娘人始異之潛偵其所爲見乞兒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所貯整理之擎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媪坐其中乞兒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自食若無所得則受餒終不先自食也日日如之數年母死乞兒不見邱雲字季心館穀以養親崇禎庚辰歲凶越三載勿稔貧益甚時父已歿母存季心旅食念其母未嘗飽每數日弟來告

孝弟續錄

善

匱季心竭力經營俾得歸以奉母又損所食之半以食弟三人聞之益餐飯必辭蓋不忍弟之不食而去而又不欲以弟之故累人仁者之心也

徐君重事親色養母氏年高晝則道古今事或繼之謳歌以娛其意夜則以身溫之不寐起坐於足語言歌笑如日間凡飲食起居無不曲意以承日食少夜必具果餌備飢枕內外均置慮親有轉側之勞也

周子佩蘇州人父忠介公所處書室几椅棹几榻之類子佩終身無所移易讀書則侍於書棹之端未嘗敢正坐客嘗過之率意臥榻上子佩拱立曰此先人所臥也客瞿然起避

吳象六吳江人兄弟三人象六其季也親喪未葬年及婚所

親勸之辭曰情事無申何忍言及娶事因竭力經營得四五十金買山營葬兩兄初猶惑形家言後感其誠不復惑次年乃婚

徐弘本烏鎮人遷嘉興之鄉夫耕婦織以養父母老願能安之崇禎庚戌大水三吳乏食丐於途者衆本窘則販蓑衣妻亦賣篋櫛之屬得米以食父母而已夫妻糠粃以活弗令父母知也久益困或勸其父盍亦從而丐本聞之泣妻亦泣曰有子有婦而父乞食不可以爲人不聽父歿奉母益謹人或周之妻以上其姑拜姑之賜而後受張楊園曰日本夫婦之愚而所行若此雖仁人孝子用心何以過之

黃向堅字端木江蘇吳縣人父孔昭舉崇禎癸酉鄉試官雲

孝弟續錄

美

南大姚合鼎革後阻兵不得歸端木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族黨皆阻之不顧一葢一笠越關數百重將及滇滇人疑爲間諜將加刃告以實痛哭如嬰兒衆乃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俱無恙喜極而哭失聲蠻獠皆爲感動踰一年得歸

顧廷琦字佩堅長洲諸生父繩詒崇禎庚午舉人知蜀之仁壽縣張獻忠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廷琦步入蜀黥面赤踝前後歷四寒暑始得扶柩歸中間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劫盜幾死臨窆崖絕巘墜深淵幾死卒不死往返六萬四千餘里抵門鬚髮白矣

劉龍光字夢蕭長洲諸生父廷諤官明益王府長史兵後不

知父母存沒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往建昌時益府舊人無在者禱於神夢中有告以石滌者然不知所謂久之遇一女僧云石滌爲閩粵交界處今官道阻兵由閒道往七日可達龍光乃冒死穿藤峽一綫天踰白石嶺高萬仞蟻旋而上血漬雙足過山麓得微徑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三楹流泉泱泱鳴石上光心動曰得毋石滌乎叩其戶果母在喜極而笑問父所在母曰先二年卒殯在板屋中又大哭村民聞哭聲來觀曰吾鄉舊名見娘村宋孝子王龍山見母處也子又一孝子矣乃涕泣奉母扶觀歸孝養十餘年母歿

孝弟綱錄

三

張振祚廬江人父宏任知四川嘉定州宗禎壬午流賊逼城振祚奉父命領數騎突出求援城尋陷及還見父被害觸石死其弟振祺侍母壽終

劉德濱涿州人父源沐明季官鴻臚寺鳴贊流賊破京師按朝籍名索掠號曰追賊其父名亦在索中德濱匿其父他所而自身詣賊曰劉鳴贊卽我也賊拷責數百德濱默無言久之度父已遠去乃奮起叱咤罵賊怒杖殺之而其父竟行逐歿齒不出

和州薛氏兄文弟化禮陳橋洲農家者傭也有母老乃傭力以養而留一以侍母迭相代傭者出其一人潔治茅屋坐母中央絮絮語移日日將下傭者荷擔自村外來酒脯魚肉備饜烹跪進兄若弟跳舞歌謳以侑食歲以爲常或天寒則負母納日於戶外嬉舞以博母笑母卒殯葬皆竭誠哀毀骨立

不能起

李惻尉氏人家貧以木工營生父患痺痿事之惟謹遇歲歉不能養乃乞食於市歸以啖父後得賑穀一石慮不可長繼日春升許供父而以糠粃自咽

顏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被怨家周昌殺控諸官不得直時中和甫十三痛其父被殺每與兄孟和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藁草如人形書昌姓名以試斧見者以爲兒戲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復父仇母大駭止之中和奮衣出門適值昌市中陰尾之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母促孟和往視至昌已死兄弟皆詣官首罪爭自承殺官不能決旁觀者別言之始下中和獄

孝弟綱錄

天

母往哭曰駭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願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耶中和怡然曰父仇得復死不感明年巡按錄囚釋之

國朝陳嘉謨字我師江蘇興化人邑諸生順治初父宏道爲怨家所誣繫府獄獄卒絕其囊餽嘉謨乞一見父不許知羣小計必殺之乃痛哭於城隍神作血書懷之出自沈於河是夜蒼頭守舍候謨不歸忽聞哭聲自外至扣門甚急啟視無人心怪之及明兩淮運使白某得一函啟視則嘉謨訟冤血書也運使大驚適蒼頭亦來訴求其尸七日出自鈔關河屹立風浪中髮皆上指遂出其父於獄收葬其尸而抵誣告者罪

曹超安徽和州諸生順治間海寇鄭成功犯江甯掠及州境

遇寇欲戕其父超號請代寇憫而釋之家貧力供甘旨以養居喪負土作墳家有紫薇一株父手植也久枯超每對之哀慟忽復發花時人以爲孝感

張肅小字洪居福建連江人父震公順治十二年海寇熹七歲被掠往龍巖既鬻之廈門稍長備於清漳年二十餘思念父母每兩泣或夢中號哭不止忘父名彷彿憶父名天貞奔連江訪張天貞震公聞之曰天貞吾弟死久彼焉得識之走視之乃己子也詢母何在曰爾母死於賊乃捨地大哭更持服三年每哭失聲

江大賓泰甯人生數月父遊學京師轉徙山陝間落魄不歸大賓稍長痛不見父誓不欲生俄聞父在漢中遂辭母往尋

孝弟續錄

三

貧且病瀕死者數矣抵漢中不宿旅舍席荒郊蔓草中號泣周詢久之竟得父扶以歸父年七十矣

鄧成珠泰甯人家貧備於廖氏距家數里日乞米至家奉母而趨反供主役母目盲不能炊乃負母依王家旁舍朝夕躬侍久而主有微言成珠曰某自減餐奉母不敢重累主人也弗懈便溺必親者五年母卒日夜號哭聞者皆流涕葬畢辭主人不知所之

沈萬育字和鄉江蘇常熟人鼎革時避亂負母行於野遇盜奪其糶母固不與盜怒將殺之萬育泣而求代並得免母病鄰人失火延及母寢母病方劇不可以變萬育號痛呼天天反風火以息

王恩榮字仁庵山東蓬萊人父永泰爲縣小吏尹奇強毆死祖母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縊死母劉氏瘞其姑藁厝夫棺於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此恨不可忘也榮拜受母歿恩榮依舅氏厲志讀書旋入庠誓復仇以斧自隨每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後路遇奇強斫殺之自繫赴縣訴父被害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曰某已有子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骨叩頭出血縣令惻然爲具牒法司得開釋時康熙四十八年

孝弟續錄

三

洪元江蘇丹陽人父爲同里虞庠謀害時洪元兄弟皆幼稍長聞之每號慟乃中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元始受命適市市利斧藏之庠頗自疑好言慰之曰孺子未婚吾壻汝元陽諾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爾女易吾父耶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日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決遂懷斧迹庠於社斫殺之元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而繫元於獄謝萬程河南唐縣人妻李氏楚人事親孝父死不克殮號泣擗踊目其妻泣妻知之請自鬻以葬時王全有子七歲被寇掠不得歸因置妾李氏鬻於王全泣曰翁死不得已鬻身以葬願供織緝奠完妾節必昌厥嗣全感其誠許之明年其被掠之子歸全亦歸李氏於萬程夫婦完聚如初

王禧字以成號介五黃巖人順治丁酉閩寇犯縣掠居民索金帛禧父被執禧奔赴賊舟請以身代賊不聽因給之曰吾父老病且死汝安從得金不如以我爲質父必來贖賊意未決禧大哭賊脅以刃延頸不顧哭愈甚父乃得釋禧陷賊九月得聞脫歸

管迪字吉生號格非黃巖諸生父歿母遺腹生迪七歲能事母年十三知父葬所日往省視夜歸侍母順治丁酉海賊犯縣治迪負母避遇賊斫其臂血流衣袖負痛不釋手賊揮刃將及母迪跪而泣曰甯殺我勿傷我母賊捨之去得免母歿哀毀骨立既葬廬墓終身

孝弟續錄

三

意事無違命既長先意承志就養無方親疾不離左右嘗藥醫禱不食不寢疾止乃已親在行不出二十里遠行三日不歸則眠食俱廢親歿哀慟毀瘠結廬墓旁奉遺像於廬中前後六年早夜號哭血淚所漬草木皆枯父墓在唐奧山常有虎至是有黑虎蹲墓前作拜舞狀而去遂絕迹鄉人名所居爲孝子廬喪畢晨夕整衣冠詣家廟焚香以日所行事告知生時

朱壽命江西餘千人康熙乙卯遭亂與母相失日夜泣數年後夢神告曰汝母無恙籍正藍旗下壽命益痛哭與鄰里決曰壽命苟不見母不生遷矣足脛赤露行乞三千餘里至京師凡遺以銀錢紉衣縫中爲贖母計蹤迹久之果得母所而

旗人邀重購壽命日踞其門外雙膝爲腫邵遠平學士義而贖之其母性卞急小不如意詬詈不休甚則摔而批其頰壽命嬉笑謝曰恐傷母手每對人言在母腹時日噉母血三合何忍不報

任遇亨字華宇江蘇崑山人康熙間澱湖盜四出擄掠華宇負父逃遇盜劫其父去華宇呼天竟夕至黎明奮躍持刀突入盜藪負父出身被重創腸出腹歸旋遇神醫得不死

李二曲名容字中孚盩厔人父信吾幼時父死於李闖之難事母至孝家貧甚忍饑力學有勸以業他技易得食二曲不從恐失身辱親也父死三十年常號痛流涕及母死乃與父所留齒偕葬南遊至襄城求父骨不得知縣張允中爲造塚

孝弟續錄

三

古戰場立祠乃爲文以招父魂取其塚土歸告於母墓更持服如初喪誓終身不享世榮奉遺像嚴事如生爲聖室於側孤棲其中持心喪室扉反鎖久與世睽嘗曰烏鳥懷巢孤死正首邱斯亦吾之巢與首邱也著聖室錄感以自傷其情苦其辭慟乎有餘悲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觀者莫不欲獻墮淚也

王廣文黃巖人康熙甲寅閩賊陷黃巖次年恢復廣文母夏氏與二弟俱被俘至杭州南新橋營中廣文年十七乞食尋至求贖營索高價廣文家故貧又難後子然計無所出乃用利錐穿其喉貫以鐵索而鎖之沿街募化血淋漓滿頭項間見者憐之爭醵資以解其鎖奈王者索價無厭三解而三穿

之舊痕再合而再割痛哭頓連至不能飲食一日諸司道公
出遇於途廉問歎息合捐六十金持至營尙缺兌三金仍執
不放廣文哭而仆鄰營感其義解囊湊足之始得扶母併攜
二弟歸

朱廉字郁卿仙居人性至孝父錫聰官海鹽訓導甲寅寇亂
賊掠錫聰繫之寨刑具畢張廉請以身代諸楚備嘗而不知
其家之所有早已入他賊橐矣械廉送郡南岸賊帥曰餽戶
至矣又加鞭扑血淋兩股廉曰吾得全老父死無恨耳帥感
其孝釋之

姜國霖字雲一濰縣人少有至性父卒京師扶櫬歸母善怒
怒則致疾雲一百計解之一日怒甚雲一跪膝前作小兒嬉

孝弟續錄

孝

戲狀持母手撻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

王麟瑞福建南靖人邑諸生八歲喪母能盡哀事繼母如所
生母病渴思食青梅麟瑞繞樹呼號絕食三日梅忽華旋結
實摘以奉母病立愈雍正元年舉孝廉方正

邱永彰龍溪人幼喪父事母至孝以貧不克葬父數仰天泣
血一夕刷筍供母得金泥中乃克營父塚人謂孝思所格雍
正七年詔旌其門

胡士宏字大生會稽人父患痲疾侍湯藥惟謹衣不解帶者
十五年雪夜父渴思食黎時城門已扃士宏繞城號泣忽遇
一軍士指負藪一舍引之去得黎以歸詰旦往謝藪下不復

有舍惟漢前將軍關侯廟在焉始悟爲神所使父歿葬東湖

躬負土植木人呼孝子隄

黃古處名農江蘇元和入母有疾臥牀三載侍湯藥惟謹母
卒坐臥不離柩側父館他鄉一夕鼓三下古處心悸蹶起謂
妻曰吾父其有恙乎方嚴冬不及旦疾馳至館父果得暴疾
昇以歸禱神減算乃愈

盧必陞字宗臣號玉茗山陰人父南江叔懷江無子必陞入
繼懷江女忌分其貲陰謀害之必陞奉母命往雲間舟過石
門盜擊之垂死盜曰汝死毋我讎我奉某命來也盜又縛之
而投之水中遇救得免或勸訟之官必陞曰吾自入繼以來
蒙吾母恩育十餘年母止此一女不忍以女故傷母心上書
白母自謝不謹被盜不及其他母大感悟

孝弟續錄

孝

潘德馨字式周嘉定人幼習賈而好讀孝經天性純摯不忍
離父母側怡色婉容卽有所怒見父母則轉爲喜叱咤不及
犬馬父母歿後孝事祖母至百齡友愛昆弟

施聖揆江西新喻人十歲喪母擗踊絕食七日父歿廬墓三
年有白鶴飛繞悲鳴與哭聲相和又繪遺像每食必薦出告
反面至年七十餘事之如生蓋終身孺慕云

吳二事親孝一夕夢神曰汝夙孽明日當遭雷擊吳以母老
乞救神曰受命於天不可逃也吳恐驚母至明告母曰兒將
他適請母暫歸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雷聲聞闔吳使母閉
戶自出田間待罪後雲氣開朗吳急歸視母猶未敢告也夜
又夢神曰汝至孝格天已赦夙孽賜汝壽考矣

劉鑑字兼萬江西豐城人三歲失怙能孝養寡母父棺厝象鼻山乾隆壬戌山水暴發壞廬舍鑑夜半馳救棺已漂泛乃抱棺順流數十里至白馬寨觸筏得止鄰火將及母寢鑑自外歸入烈燄中以重金負母出得無恙而鑑頭面焦灼幾斃母臨終以廬墓爲戒鑑枕塊三年泣不輟懸兩世像於堂出告反面享祀皆盡誠

曹起鳳字士元自徽州遷崑山父賈於蜀絕音耗俄聞父死往尋之書牒於背逢人哭訴無知者及酉陽積雪盈尺不能前路土穴中兩日有項姓過之聽羣鴉繞穴鳴卽之見僵仆而氣微屬視背牒曰此孝子也掖之歸飲以湯問故止之宿進酒肉弗食曰誓不見父棺不食此肉其夕夢一老父與數

孝弟續錄

三

人坐林下拍手笑曰月邊古蕉中鹿兩壬申可食肉覺而識之一日至荒原見棺纍纍心動有徽人胡姓久居此往問之胡曰十年前鄉人曹姓客死殯此是否然非白之官莫驗也於是鳴官啟棺瀝血驗之棺中有牙牌文曰蕉鹿乃大號曰是矣月邊古胡也蕉中鹿牌也何疑焉遂收骨行自僵仆雪中至得棺凡六十一日值兩壬申與夢符歸而質諸母此牙牌係母之鑰匙牌也乾隆十四年事

張大觀偃師人乾隆二十六年伊洛水溢灌偃師城大觀奉母避水奎星樓人家水撼樓傾衆皆溺大觀左手爲石柱所戕不顧奔濤求母獨以右手舉母騎大樹枝出水母撫其斷手泣伴慰母曰兒手雖折幸不創母自愛勿憂水退負母歸

是夕大觀劇重死

楊璞偃師人與其弟奉母居璞貧其弟饒於財水至弟以筏載其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璞怒棄其妻子襁母於背將浮水趨北山水勢奔驟旋躍大溜中抵神堤灘村民救之登岸俄有婦人抱子漂而下救之乃璞之妻子也翼日歸而其弟泛桴將抵北山下大樹崩壓筏夫婦俱溺死

劉芳永甯人父爲巨浪所漂疾流如矢芳追哭里許躍入水援之父恍惚聞人語云急抱吾馬足可渡父如其言比達洲則所抱者芳之脛也父子俱獲免

湯淵字渭泉常熟人八歲失怙家窶甚母紡織度日淵見淚下少長業負販供菽水勸母暫休母曰休不且餓死耶淵大

孝弟續錄

素

慟益竭瀝紆母勤會客至母擎茗椀立屏背呼遞出淵惶恐跪以受自傷貧不能具僕婢痛自責年三十娶袁氏逾年生一子而妻亡或諷使繼室淵曰吾已有子何忍分養母之力以養婦竟以繆終母歿哀甚其後家稍裕嚴冬不置褥曰吾親昔無之吾敢求溫耶

黃古愚名則有湖南邵陽人生四歲喪父家故貧母孫氏劬苦撫育稍長就外傅力學逾冠授徒里中資脩脯養母所館不出二十里外戀母也館中奉膳稍豐終席不下箸夏無帳手人以進命撤之曰吾母無此頑軀甘受蚊嘍弗忍蔽也嚴冬以棉衣進亦固卻之後召修寶慶府志入志館一夕風大作雪盈尺許已就枕忽披衣起同事者問故答曰思吾老母

耳卽夕冒雪奔馳三十里歸抵家母大喜曰吾思兒正切也是時母年近九十古愚年亦逾六十矣

胡其愛安徽桐城人生不識詩書傭力以養母母中歲遭罷癘之疾長臥牀褥其愛常左右之自坐臥至飲食溺便皆躬自扶抱家無升斗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媪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夜必歸歸則取母巾幫自浣滌時致肥鮮供母村鄰有伶優之劇必負母出觀暮則負還母病三十年奉之如一日

高啟燮浙江山陰人授室後猶常臥親側母患背癰醫不治啟變泣吮之數日愈又念母肢體傷痛乃傅藥於手朝夕按摩數年得痊居親喪終制不近內斷葷酒父墓在村畔日一

孝弟續錄

孝

往視風雨無稍閒兩弟幼孤藉以成立

朱修來字懷遠號愛林青浦人父早世母守志家貧甚八歲入塾日起先擷野薺盈筐和飯粥食之爲常聞師講孝經至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卽終身誦述自塾歸母授一錢俾易餅餌代午餐仍剖半遺母或無錢則忍飢讀母患鼻衄醫言瀘蘆根飲可愈方嚴寒冰滑往求之掘得數幹失足墮風浪飄泊幾死猶堅握蘆根不釋

顏雲麓名文瑞字伯禎華亭人稟至性年十歲嘗曰有子而父母勞苦何貴乎有子輒能治生產凡所擘畫無不曲當父意有異母弟父愛憐之當析箸雲麓知父意長跪請曰兒齒長善治生且獲婦匱厚無家食慮凡父所有悉請歸弟父初

不許請之力乃如所請雲麓不受一椽半畝而徒處於外墻簷相吹且無德色析居後其弟好結客產業漸落其父患之欲雲麓踴卹而難於發言雲麓知父意往往以金潛納父橐中父亦默識雲麓意不問所自來取以與之雲麓且爲其弟經理家產其父悅謂人曰是子也能視無形聽無聲可稱孝矣

姚舜賓無錫人少孤家貧而事母孝訓蒙以養婉容愉色不敢懈乾隆五十年歲大饑生徒既散日不給餽粥焦勞拮据未幾病死不能殯瘞於屋後隙地次日見土上忽生一草形似山藥結子纍纍香甘而糯妻採食之終日不飢遂以供姑晨採午生取之不竭草長四五尺母撫而哭卽伏地搖搖

孝弟續錄

孝

如拜邑中播聞觀者如堵

盧鉉字直卿號學魚黃巖人六歲失怙朝夕悲號侍曾祖母疾早夜不離側祖母憐之曰汝年少可少息曰鉉欲代祖母父依膝下耳長就外傳夜必歸侍館塾隔山溪寒暑徒涉值暴漲失足而溺若有孳之者得不死讀書刻苦母告以守身爲孝則涕泣識之躬奉甘旨侍起居數十年如一日祖母年逾八旬嚴寒以身溫衣被伴宿以煖事母亦如之及歿哀毀茹素寢苦由墓達二十里許朔望省奠不阻風雨

盧令卿黃巖人性至孝母失足墮後溪水中溪流最惡令卿身投急湍引母出而已以力乏死於水

李彬字廷信一字坦如黃巖人邑增生六七歲時能動定省

既長母患瘋疾侍湯藥扶起居病劇衣不解帶四十七晝夜
密刺指血作書禱於城隍神願減算益母壽甫跪拜神座下
一嫗忽言曰李某真孝子誦所焚血書如流并告以歸俟彬
歸遣迎嫗至家婦子羅拜嫗仆地扶起問之無復記省母病
果瘳

臨海某遭回祿急登樓救母母曰我已神縛住無可逃生
若一動搖徒增痛楚耳某泣曰不能救母何以身為遂跪牀
下願與偕死四面火極盛霎時頓息可見一念至誠便足回
天矣

原穀之祖年老有惡疾原穀之父母厭憎之作一輿昇祖於
別室穀年方十五苦諫不聽乃與家人收藏其輿父母問曰
爾何收此穀曰留待父母老疾時用耳父母感動即迎其祖
終養焉

孝弟續錄

五

錢塘諸生徐爾熾之妻汪氏年二十一歸於徐事舅姑孝甫
七月而夫卒汪誓欲殉自到姑救之諭曰汝已孕當以宗祀
爲重乃泣受命閱五月生子維康及長入邑庠娶婦藍氏七
年甫有娠而維康卒藍絕粒欲死姑汪從容諭之曰余延未
亡之命以至於今爲遺嗣故也汝歸我家七年未生子今復
有娠若男也則徐氏血食又延縣矣語未畢婦姑皆哭失聲
踰三月而生子承恩家益落藍養姑訓子衣食膏火之資盡
給於十指閒積勞卒承恩成立有司表旌其門

虞氏江都蕭日璜妻姑朱氏病日璜剖脇刺肝使虞氏和藥

進母母病愈而日璜死虞氏以姑病初愈不當使聞增慟乃
匿日璜喪語姑曰日璜出耳殯於他室奠則衰絰而哭入姑
所則常服奉飲食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邑人祠
於墓側

武氏孝廉張彤妻夫亡家貧痛姑夫依代盡子職居恆製履
市甘旨以養而粗糲自捱姑病泄瀉武悉心調養寢處一榻
不避臭穢迨姑歿典衣殯殮蔬食哀毀終三年喪每遇忌辰
設位號哭終日鄰里咸爲墮淚

孝弟續錄

四

汪李氏温州人道光四年夫歿年二十四家復赤貧將以身
殉或語之曰爾有翁在年已六十三爾若死則老人更無所
恃矣氏爲之憬然遂勉稱未亡人易鋤劍爲翁置妾逾年得
一子翁旋歿而妾亦去氏曰此時我真不得死矣即撫翁之
子漸以長成一日有虎入其室氏抱子長號待斃忽火光一
道入室虎即帖耳去

鄭孝婦黃巖人鄭阿穀之媳婦未嫁時已知其夫習慣罵父
至嫁之明日聞罵聲輒泣而求去謂不孝如斯安望有後我
不願從爾惡終也阿穀力勸止之婦曰令其改悔方可其夫
乃誓之自是稍知謹而戾氣尙存婦又委曲周旋得以相安
鄰里咸欣慕焉不獨阿穀樂有此孝婦也

孝婦某灤城縣人灤邑當夏秋之交有廟會孝婦隨姑往日
已過午見頂上墨雲如蓋婦謂姑曰速作歸計少遲雨作矣
姑曰諾遂攜婦曳杖以行至中途忽雨雹大者如斗小者如

卵如粟倉卒之頃婦懼姑被雷擊無以為計以己衣之衿袖或左之或右之幃姑以行行二十餘里抵家姑與婦俱無恙是日廟場之被雷擊死擊傷者男女老穉無算馬牛羊豕之被雷擊者以萬計平地厚尺數十里內一望如銀洵非常之慘變也噫茫茫大劫中而孝婦無恙誰謂彼蒼蒼者無早白乎

弟錄

春秋吳季子名札讓國公羊傳曰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

孝弟續錄

聖

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未歸焉僚者夷昧子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子謂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兄子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漢許武字文長會稽人幼孤遺田數畝門戶單微只有兩幼弟武日則躬耕兩弟雖未勝獲鋤必使從旁觀看夜則讀書坐兩弟於旁將句讀親口傳授教以禮讓成人之道稍不率

教輒自跪於家廟前云自己無德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啟牖兩弟直待兩弟號泣請罪方起身并不疾言遽色相加也有勸武娶者答曰娶妻易生嫌隙恐傷吾手足之情由是鄉里稱為孝弟及徵為議郎先為兩弟議親後方自娶同居和睦明帝拜為內史

王琳年十六父母俱喪遭亂舉鄉逃竄惟琳兄弟獨守家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殺之琳自縛請先死賊矜而放之俱不殺

倪萌字子明其兄為赤眉賊所得賊欲殺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某肥健願代兄賊義之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放之

孝弟續錄

聖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兄弟同居易衣而出竟日而食妻挾其私欲分異充黜之延平中為博士遷左中郎將年八十餘卒

孔融年四歲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咸稱之

卜式本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楊厚兄名博乃前母所生母待之甚虐厚年九歲思挽回親意乃託疾不言不食母問有何病苦答曰兒之困苦正如兄之困苦母感悟遂改前非恩養如一後厚官至極品

季兒邵陽任延壽妻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其殺吾兄者爲誰曰與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惟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外又縱兄之讎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汝善視兩弟遂以緦自縊而死左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而表其墓

孝弟續錄

聖

北魏崔孝芬字恭梓博陵人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問候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觀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氏之庫四時分贖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後魏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畧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患昭成爲質於後趙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梁蓋等殺屈其推

孤爲嗣孤不肯乃詣郭奉迎請身留爲質石季龍義而從昭成卽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

王僧虔兄僧綽爲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流涕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博陵李几家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太原郭世雋家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僕射李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念鬪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與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

孝弟續錄

獨

章孝寬爲廷州總管兄寬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寬寬以其華飾心不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舍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乘舊馬以歸

馮氏歐公池妻公池有兩弟皆庶出翁欲厚嫡子馮氏請曰嫡庶子爲父母服喪有差等乎翁曰一也馮氏曰三子皆翁所生服既無差等財產可獨差等乎甚非厚福媳所不願翁賢而從之

梁蔡郭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費用悉就典者請焉後仕於外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郭答書云知須夏服計給事自相供無煩別寄向使郭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江陵王元紹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其聚食必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元紹以鬚面魁梧爲兵所圍二弟共抱各求代死解不可得遂并命云

劉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劉宋大明間孫棘有幼弟名薩父母鍾愛之時抽丁以戍弟薩應充棘妻許氏屬夫曰君當門戶豈可誘於小郎姑臨亡以小郎託君今未婚娶家道未立君已有二子若小郎應成

孝弟續錄

罪

其如姑之遺命何棘遂詣郡願代薩行薩辭堅稱不願兄代太守張岱詢知其情曰兄能體親志於九泉孝也弟不避險阻以赴義悌也表奏詔免之

周文燦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燦爲生一日因醉毆燦鄰人不平而言之燦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我骨肉也司馬溫公嘗書其事以示人

謝述字景先少有主行事兄盡誠敬次兄景仁素恨述遇之無禮及景仁病述盡心事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仁深感愧友愛遂篤

柳慶兄檜爲魏興太守爲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養甚篤後衆寶歸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

白日手刃衆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詣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仇不共天兄弟之仇不共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亦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

隋劉君良瀛州樂壽人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饑盜賊羣起君良妻欲其異居乃密取庭樹鳥糞交置巢中於是羣鳥大相與鬪舉家怪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鬪之秋羣鳥尚不能聚居而況人乎君良以爲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乃知其謀夜攬妻髮詈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其

孝弟續錄

哭

一廚子弟數十人皆以禮法唐貞觀六年詔旌表其門唐陸南金元感子也弟趙璧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使嶺南逃還僞稱帛客突入金舍金匿之事覺詔御史捕按金當坐法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璧曰母未葬姊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上狀元宗並宥之

陽城與弟階城友愛甚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既娶益疏吾不忍也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父母併亡寡弱居喪又歲饑或勸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巧訴不忍離散衆爲感動刺史李復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南海方肯堂之父既老其侍婢有孕隱而不言生子不欲舉肯堂固請曰兒兄弟二人耳幸得季弟奈何棄之後十餘年父臨歿目不瞑肯堂跪泣曰大人其以季子未立耶兒所受分資業若不與季弟均分不誨成立者天鑑之父目乃瞑肯堂舉於鄉將謁選夢父告曰天曹所重孝友汝已列名進士榜矣明年果捷

五代張士選幼孤及長惟叔父存焉叔有七子其兄弟妯娌多有繁言不能不分析選請於叔父曰今與叔分析選應得其半但念叔有七弟止分一半無以養生願剖爲八分之叔固辭選固讓遂分爲八時選年十七遇薦入京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物色之但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同輩其此

孝弟續錄

七

之術士曰文章非所知但見此少年滿面有陰騰氣耳及揭榜果得高第子孫昌大

宋江州陳氏自唐僖宗六世同爨泊宋太祖消化間已十世同居宗族七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其食之有畜犬百餘其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人謂其和順之氣所感也

李相名昉深州饒陽人子孫數世至三百餘口猶同居其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出於昉子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裴安祖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

乎自此未嘗獨食

李孟元孝友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夫婦紡績日給而已

李銓少聰慧有至行兄前母子也銓母甚不愛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五歲覺已衣服勝兄即脫而不著須兄得與己同乃服之其母遂不得偏於是家門雍睦

海陵許子春世有孝德其父司封公幼喪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嫂如姑衣雖敝兄未易不敢先衣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公亡一子當得官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讓子春遂顯於朝子春無兄諸子如己子

孝弟續錄

哭

項充字德英龍泉人幼未知學兄洵美訓篤甚至後與胡銓俱以春秋馳聲終父母喪兄弟當槨產充盡遜於兄以報其教育之恩

申積中本宣議郎申起之庶子翰林學士楊元素初無子以中表之親抱積中爲子既而連生二子積中孝謹元素愛之凡兩週奏薦積中力辭不受推官二弟誓志以科目自奮元豐五年果登進士第後數載元素卒於餘杭積中扶柩歸旣葬終喪復爲弟妹選名族洎婚嫁畢卽盡以家財付二弟拂袖而出作歸宗議一篇數千言示親屬旣歸拜其父母尋訪生母杜氏得之閭閻中抱扶大哭感動行路越二十年父母死終喪復以家財盡歸諸兄或勸其畧受一二堅辭曰楊家資產十倍於此吾猶敝屣棄之今諸兄生計忍割以自奉乎

嚴溪亭鳳歸安人致仕歸族兄老而貧迎養凡宴客兄遞酒自執箸以從一日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其頰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後出天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暢否睡安否每誠家人曰事有誤我容得大爺容不得杖汝矣兄壽終哭葬盡禮

張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太守得奇繒文錦歸悉布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

徐亨桐廬人臘寇竊發其兄爲賊所執亨叩頭請曰家有老母兄能養乞代兄死賊舍其兄而殺亨鄉人義之

南宋陳卓成甯人有田五千兄之田止一千願合戶而同之

孝弟續錄

聖

且曰人生飽煖之外骨肉交歡而已其後兄子康民登進士官至大中大夫

祝確字永叔歙人朱子外祖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不憚萬里徒步以歸其喪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側不忍暫去

江州朱原愉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繼歿原愉私匿羅綺兩篋又欲分析二弟一日鄰家降紫姑仙原愉適過之曰聞仙姑善詩幸見教仙卽舉此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淒涼吳綾越錦私藏篋不及姜肱布被香原愉得詩大慚乃厚二弟與之完娶教以儒業後二弟俱登第事兄如父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合

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而泣交相讓出趙崇塚天台人與兄崇塢合食塚善治生十倍兄業兄亡三姪告欲分爨塚曰田產易求因以公私田地四分均分約曰不以私財而較多寡不以子姪而分親疏鄉里義之

陸九韶與其兄九齡弟九淵昆弟自相師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尊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擇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詞爲韻語月朔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則聞之官長屏之外方焉

郭道卿與弟佐卿守其先祖孝子祠宋末被兵不去盜將

孝弟續錄

聖

殺之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引領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何忍加害兩釋之

羊仁與兄弟爲亂兵所掠時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遣爲良仁迹知其兄在睦州弟在邯鄲皆爲役無恙乃懇貸親故贖回大小二十餘口復同居友愛篤至鄉里稱善

虞集字伯生崇仁人兄采以管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弟榮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嫁妹具有恩意人皆稱之

張閏延安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

諸女諸婦皆聚一室爲女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穉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一婦歸甯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聞兄顯卒卽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宜主之聞曰姪宗子也宜主之相讓良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

鄭太和繼從兄文嗣主家事嚴而有恩家庭中慍如公府子弟有過頌白者猶鞭之食指二千每遇歲時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弟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宣慰使余闕爲書浙東第一家以褒之太和方正不奉浮屠老氏教冠婚喪葬必稽朱子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

孝弟續錄

三

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敢預家政宗族閭里皆懷之以恩

董思賢字深道臨海人事父母以孝聞諸弟求分異思賢弗許請益堅乃以先世田廬什器令自擇取之

陳琛字廷南逸菴弟也臨海人逸菴官京師以誣逮繫琛聞之卽奔省時逸菴疾且殆禁嚴不得入哀訴於道官憫之許侍湯藥備極勞勩

明符文勉字茂敏黃巖人洪武間兄誣服殺人應抵罪文勉方童以兄婚纔有子白母願代繫刑部獄十餘年待決三次鞠者知其冤憫留焉後以雷震謹身殿宥歸

余啟字元明幼失怙事母孝時家有滇南之役二兄議行未

果啟毅然曰吾兄皆有嫂氏不可行吾當代之行備歷艱苦閱三載乃返

劉文煥廣濟人與兄文輝運糧愆期文輝以長坐罪文煥請吏請代叩頭流血所司上其狀命宥之則文輝已死矣明太祖特書義民二字以獎之

方孝孺之兄孝聞居喪盡禮家貧尺帛斗粟不私妻子孝孺常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父師之教亦吾兄之訓飭也弟名孝友成祖召孝孺草詔不屈親屬皆戮逮孝友至孝孺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絕云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

孝弟續錄

三

盡禮時弟孟曰尙幼妹未許字後皆擇名門婚嫁之脫已妻簪珥之屬盡以與妹以所傳自父祖之重物授弟人皆難之

高昂安樂縣人幼喪母繼母羅氏育之羅有女無子欲割田產爲嫁資父不允昂勸其父終分產以遂母志鄉里稱之

李廷機字九我諡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來候方巾鮮衣以見公慰勞之旣而曰誰不知李九我之弟爲布衣而願徇俗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其弟出諸袖中仍冠之

黃廷璽餘姚人兄伯震經商十年不歸璽出求之行萬里不得蹤迹禱於南嶽廟指示春陵往尋旣至入厠置傘道旁伯震適過之循其柄而觀見有餘姚黃廷璽記六字方疑駭璽

出問訊則其兄也遂奉以歸

李晦夫名明性字洞初蠡縣人諸生事兄如父兄嘗怒而批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罪恐其損氣兄遂怡然時年六十六矣

戴讜號景霞臨海人嘉靖進士天性孝友雁行四人伯與季先故讜撫其子唐臣唐相並成名讜學宮仲無子晚年纏綿網疾讜迎養於家躬親浣滌使次子唐徵爲之子生養死葬咸無遺憾

趙公佐甯海人父役斗級坐罪公佐兄弟四人議行未決公佐於次居第三獨奮然曰以年序少者當行而吾弟子幼可就逮者惟我耳遂就獄減死輸作終身

孝身續錄

五

顧憲成司理處州有兄弟訟累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乃恬而不以爲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公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者官爲折曲直故不服今當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

胡仲堯累世同爨至數百口構學舍以教子弟朝夕講貫聚書數萬卷

斬黃妖寇自閩犯龍泉章濫字三益與其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濫名大喜其帥欲問計

公正色拒之賊怒繫之柱以刃磨其脇曰不從者死濫終不爲屈賊壯之不加害因閒脫歸濫性孝友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泉乃敦請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露如也

沈幾臣有叔行五早世繼嗣不立越二十有六載孀病既殆幾臣與其仲弟謀迎至家立從弟一人爲嗣孀氏因得正其終又念先業已盡從弟生之計無所賴欲分己半產授之諸弟感焉各損其產得十畝爲從弟世業幾臣兄弟俱貧甚可謂力行之仁矣

孝弟續錄

五

蘇州盛子材名王贊初貧甚弟二人業賈及子材成崇禎丁丑進士弟遂士服子材戒之曰吾仕欲以多金起爾家不得若欲憑聲勢漁利桑梓不可去賈業士已不能賈而士服誰與買不如賈服而賈業二弟從之

張佩蕙名嘉玲吳江人父兄繼歿八喪未舉庶弟與姪俱幼佩蕙一身任之竭力營辦若未嘗有兄弟者平日撫教庶弟諸姪恩義備至

河南太康耿耀耿炳家七世同居子姓百餘口置園几二外則男子以次其食內則婦女以次其食額其堂曰效藝子姓守其家法中州稱禮讓者以耿氏稱首耀炳兄弟又與定興耿權耿極分宅贈田訂義譜曰性地成宗心源爲譜

顏伯玠兄伯璟山東曲阜縣人明季時家兗州敵兵至城將陷兵民皆竄伯璟體肥不能走伯玠手掖之以行步益窘璟曰同死無益弟急去猶可活也玠不肯釋璟給玠他顧躍下

城玠俯視痛哭矢及其身而卒環仆地傷左足夜乃甦

國朝鄭江字若庵福建侯官人有孝行順治五年大饑穀數斛可易田十數畝江謂妻陳氏曰美田宅易得也因人之急而利之不義且遠計子孫何如近憐兄弟妻曰善乃以穀分贍宗族

蕭啟聖弟鳳騰江西樂安縣人當父喪兄七歲弟四歲時逆藩亂母抱兩孤避亂山谷暮陷虎穴虎瞋之啟聖乃身蔽母泣告曰請噉我毋傷我母及幼弟俄而虎去寇平啟聖長耕以養母俾鳳騰就學其相友也自幼至白首怡然於妻子無所私兄妻胡氏弟妻曾氏居室禮讓內外雍肅數十年如一日啟聖年四十無子鳳騰歷雨雪涉險阻爲求側室旣而

孝弟續錄

五

生男側室卒曾氏減次子乳乳之兄嗣得續後其家五世未嘗析爨和順之氣鍾於一門

劉必泰字閩人莆田人郡廩生六歲喪母事父孝父歿事兄如父兄歿夜臥柩側哭聲震四鄰時以孝友稱

黃學朱甌甯諸生順治間土寇陳德容作亂學朱與弟俱被執度不能兩全乃語賊曰家有薄產釋吾弟歸以其值贖我何如賊疑之欲遣學朱學朱曰我秀才也質重於弟賊遂釋其弟歸實無業可售也未幾學朱竟被害聞者哀之

郭居鼎海澄人康熙間由歲貢歷官戶部郎中幼失怙恃哀慕終身兄居昌因亂相失跋涉相尋凡二年行數千里過於贛挈以歸分產其之又捐金築海塘邑人頌德雍正初入祀

鄉賢

任裕德字厚齋江蘇崑山人垂髫時其兄裕章失父意時子大杖裕德號泣求解得免兄亦感悔事父母能孝養兄老無藉凡養生送死皆躬自任之又析已產俾其子與己子均奚緝營字聖輝江蘇寶山人父秀林父子以孝行稱緝營兩弟早卒撫遺孤如己所生女兒嫁某氏貧不能自存同堂妹適某氏早寡皆依緝營以活分宅居之而婚嫁其子女承秀林之志也

廬佑字申甫長洲人早喪母與父同寢晨夕依依父卒哭踊盡哀不處內偕昆弟經營窳窳無失禮旣葬父家事亦稟兄命不析產弟卒撫其孤孤亡又撫養穉四人教養成立償兄

孝弟續錄

六

逋負以干計人謂其天性獨厚

吳紹先字伯宗山西稷山人少讀書畧解文義十六歲父母皆亡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迹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遇季於京師獲仲於甯古塔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衣徹履穿或贈遺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論語父母之年章也事在康熙三十年

蕭良昌邵陽人生有至性事親孝兄弟四良昌其季也折居最早已而伯仲歿各遺一子家貧甚諸孤鬻無所衣食良昌極憂之以販漆爲業稍獲利或勸之娶泣曰吾兩兄死遺

孤無以自存吾忍違言娶耶乃悉召諸子復同產率之買勤其後家稍裕乃娶婦其勤苦成家育諸子一如己子家門嚴肅婦女絕口不敢言析居事

李長茂字齡侯福建海澄人四世同居男女千指共爨而食無間言建大小宗祠置蒸嘗田以奉祭祀著家規十法十戒以示子孫立義學以訓族人之貧不能延師者每歲損居積以助族人之不能婚娶者兄弟八人極友愛暇輒以詩歌吟諷相勸誠

黃成富連江農家子也六世同居男女六十餘口雍睦無間子弟各執其業每出作田閒眾婦俱往留一婦視家臥兒於筐飢則乳之不問為誰兒也懸衣於桁出則脫之入則衣之

孝弟續錄

卷

垢則斨之不問其誰衣也遇客至供具飲食家長主之家中不聞一言

陳福永春人世居西溪以耕讀為業兄弟同居至福已十二世家建二堂以別男女飲食家範整肅簡儉世立一人督家政婚嫁葬祭量力辦治子孫世守醇樸未嘗一至有司之庭謹衿湖南沅江人邑諸生自明正德時至衿凡七世同居積二百餘年喪祭無失禮親支百十九人衿以祖命主家政每食男女異席終事無譁會鄰家火起衿兄弟先入祠堂抱神主避火火隨息家畜耕牛每出入亦以齒先後在牧地行列不亂作家訓二十條子孫咸遵守之雍正十年 御賜世

篤仁風額

周自立山左之萊蕪人嘗負販至濬陽界遂家焉生子二大周娶妻杜氏以悍名迨自立夫婦相繼歿小周尙襁褓大周遂襲父業作小經紀以自存置小周於不問焉鄰人憫小周無依抱而養之小周既長瘡不能言會鄰人遠去小周無以為計將行乞大周欲收之而迫於閭命終不能決或招至家與以飲食輒遭婦奪棄擯斥小周於門外且百端詬訾大周亦無如何自是兄弟竟成陌路然小周雖瘡心亦黠甚會冬夜大雪小周凍餒萬端欲懷刃而弑其兄已登屋脊將踰垣忽憮然曰兄雖不仁骨肉也骨肉相殘不仁孰甚也況兄以不仁御我我今弑兄是我之不仁較兄滋甚遂幡然自悔擲哭失聲目盡塵緣牆而下覺喉際奇癢有物突然大吐吐出

孝弟續錄

卷

胞骨如錢試學語言覺爽利大喜款門呼兄兄亦驚喜及告以故兄嫂皆愧無自容惟向壁飲泣翼日徧招鄉鄰兄願以父產悉歸弟弟不受願以父產悉歸兄鄉鄰欲作析箸之舉兄弟俱不願乃屬大周為弟納婦同居夥爨自是弟有事必商之兄兄有事必謀之弟弟一日無兄不歡兄亦一日無弟不樂娣姒並號賢淑兄弟齊傳孝友焉

趙正期字際家黃巖人庠生父早亡撫弟成立推腴產予之自取其瘠者食貧怡然

張翹維號墨莊仙居人明經以孝友著曾代其兄細繫賊寨凍餓幾斃賊訊知其為兄也釋之

趙始復字子初終南人以明經家居不仕與其弟大復自少

至老相倚爲命出同行入同息朝夕饗殮不集不食裳衣冠履陳在廳事與弟共之無常主兄弟相呼不名不字家務世事一力任之應務之暇聚首談笑壘吹簾和亭人間至樂子女無專愛財貨無私蓄家門和睦一室太和人嘖嘖羨美之陳準魁黃巖人事親孝兩兄相繼逝魁撫兄子成立歉歲鬻己產贍之既長姪欲析爨給以原產邑令黎葆醇表其宅

陳兆旗黃巖人號古望邑諸生事親孝其昆季析居後漸失舊業兆旗仍與合爨鬻己田與昆季作生紀未幾又空代償債負而兆旗之田亦盡因託舌耕以給督學張文貞表其宅應雷臨海人家貧習匠兄弟三人雷獨赤手徙黃巖久則積產業招二弟應升應曜偕來各爲成室應曜舉二子允桂允

孝弟續錄

堯

楊又二女後棄世雷撫其子女不啻如己出升無後雷亦初艱於嗣擇族姪允甯爲繼晚年得妾生子蘊山臨終時取帳簿焚之曰此皆貧所負者也蘊山甫十歲而孤至成童時承嫡母命析居將家產與允桂允楊允甯均分以善繼父志孝敬其母及親戚來就養者生事葬祭皆竭誠焉善事諸兄亦無間言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蒙

昌

訛

氏

蓮

同治二年十月
錢塘丁氏重刊
連平顏培瑚署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十二

子部

童蒙訓

童蒙訓三卷

兩淮鹽政
采進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是書其家塾訓課之本也本中北宋故家及見元祐遺老師友傳授具有淵源故其所記多正論格言大抵皆根本經訓務切實用於立身從政之道深有所裨中間如申顏李潛田腴張琪侯無可諸人其事蹟史多失傳賴此猶可以考見大略固不僅為幼學啟迪之資矣考朱子荅呂祖謙書有舍人丈所著

童蒙訓 提要

一 嵩縣州館

童蒙訓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之語此本無之其他書所引論詩諸說亦皆不見於書內故何焯跋疑其但節錄要語而成已非原本然刪削舊文不過簡其精華除其枝蔓何以近語錄者全存近詩話者全汰以意推求殆洛蜀之黨既分傳是書者輕詞章而重道學不欲以眉山緒綸錯雜其間遂刊除其論文之語定為此本歟其書初刊於長沙又刊於龍谿譚舛頗甚嘉定乙亥婺州守邱壽雋重校刊之有樓昉所為跋後紹定己丑眉山李

重守郡得此本於提刑呂祖烈復鈔本於玉山堂今所傳本即明人依宋槧翻雕行款字畫一仍其舊最為善本今亦悉從之焉

童蒙訓 提要

二 嵩縣州館

童蒙訓卷上

呂氏本中居仁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矣

孔子已前異端未作雖政有污隆而教無他說故詩書所載但說治亂大概至孔子後邪說竝起故聖人與弟子講學皆深切顯明論語大學中庸皆可考也其後孟子又能發明推廣之

童蒙訓上

一 嵩陽先生

大程先生名顥字伯淳以進士得官正獻公為中丞薦之朝用為御史論新法不合罷去泰陵即位以宗正丞召未受命卒於家其門人共謚為明道先生先生嘗以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合於聖人仲舒之學度越諸子者以此故門人以先生學之所就以明道見其志焉

小程先生名頤字正叔舉進士殿試不中不復再試元祐初正獻公與司馬溫公同薦遂得召用侍講禁中旋又罷去遂不復用紹聖中貶涪州元符還洛大觀閒卒

於家學者謂之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又謂之伊川先生二程先生自小刻勵推明道要以聖學為己任學者靡然從之當時謂之二程

二程始從周茂叔先生為窮理之學後更自光大茂叔名啟頤有太極說傳於世其辭雖約然用志高遠可見也正獻公在侍從時聞其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啟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童蒙訓上

二 嵩陽先生

張戢天祺與弟載子厚關中人關中謂之二張篤行不苟為一時師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聖學亦多資於二程者呂大臨與叔兄弟後來蘇昞等皆從之學學者稱子厚為橫渠先生天祺之為御史用正獻公薦也二程與橫渠從學者既盛當時亦名其學為張程云榮陽公年二十一一本作十九時正獻公使人太學在胡先生席下與伊川先生鄰齋伊川長榮陽公纔數歲公察其議論大異首以師禮事之其後楊應之國寶邢和叔恕左司公待制皆師尊之自後學者遂眾實自榮陽公發之也

關中始有申顏者特立獨行人皆敬之出行市肆人皆爲之起從而化之者眾其後二張更大發明學問淵源伊川先生嘗至關中關中學者皆從之遊致恭盡禮伊川歎洛中學者弗及也

伊川先生嘗識楊學士應之於江南常稱其偉度高識絕人遠甚楊學士是時猶未師伊川也

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學也天下之人謂之湖學學者最盛先生使學者各治一事如邊事河事之類各居一齋日夕講究其後從學者多爲時用蓋先生教人務有

童蒙訓上

三 當語廿四

實效不爲虛言也是時孫公莘老名覺顧公子啟名臨最爲高弟

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爲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啟臨程伯淳顯張天祺戩等皆爲一時顯人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甯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榮陽公嘗說楊十七學士應之樂善少比間一善言必

書而記之榮陽公嘗書於壁云惟天子爲能備物惟聖人爲能備德應之遽取筆錄記之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榮陽公嘗贈之以詩云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除太學博士出爲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辨論應之嘉其直即薦之朝其自成都召爲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貪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童蒙訓上

四 當語廿四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於穆修伯長穆伯長受學於陳搏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於易圖與皇極經世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震東方也與南方也離南方之卦之類此入用之位如天地定位乾南而坤北山澤雷風水火相對即先天之位先生既沒其學不傳人能知其名而不知其用也嘗欲傳其學於伊川伊川不啻一日與伊川同坐間雷聲問伊川曰雷從何方起伊川云從起處起

蓋不領其意先生既沒元祐間謚康節

邵康節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爲一會自開闢至堯時正當十二萬年之中數故先生名雍字堯夫名雍取黎民於變時雍也其居洛陽亦取天地之中字堯夫取當堯時中數也四千五百年數未詳

邵康節居衛州之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嘗往從之時章惇子厚作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豪俊自許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

童蒙訓上

五 嵩縣州堂

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櫟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菩蕾而知高下者知花之下也如長官所說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慚服趙因謂章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先生遊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之許也

虔州人李潛君行先生篤行自守不交當世年五十餘監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右丞范公彝叟爲發運使始

淡知之力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蘄州遂請老君行之學專以經書論語孟子爲正舍此皆不取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專守七廟其他言廟數不同者皆無取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是合祭天地無疑也其言南北郊其言圓邱郊禘異禮皆不取也其學簡而易明以行己爲本不爲空言東萊公與叔父舜從皆與之遊

君行先生嘗言學者當以經書論語孟子如秤相似以秤量衆說其輕重等者正也其不等者不正也

童蒙訓上

六 嵩縣州堂

田腴誠伯篤實士東萊公與叔父舜從之交遊也嘗從橫渠學後從君行遊誠伯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通貫當時無及之者淡不取佛學建中靖國閒用曾子開內翰薦除太學正崇甯初罷去誠伯叔父明之亦老儒也然專讀經書不讀子史以爲非聖人之言不足治也誠伯以爲不然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不遍覽非博學詳說之謂

徐積仲車先生山陽人小許旃登科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經而

喜爲文辭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後因具公裳以見貴官又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指母先生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先生嘗爲文訓勵學者云仲車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

董蒙訓上

七

當歸州堂

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元符三年榮陽公自和州謫居起知單州道過山陽因出過市橋橋壞墮水而不傷焉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云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社何以祝公勿藥有喜詩後批云前日之事

橋梁腐敗人乘蹉跌而公晏然無傷固有神明陰相其德願爲本朝自重生民自重

熙寧初榮陽公監陳畱稅務時汪輔之居陳畱恃才傲物獨敬重公橫渠先生聞之語人云於蠻貊之邦行矣於呂原明見之

正獻公嘗稱榮陽公於張文潛云此子不欺闔室

榮陽公之監陳畱稅也章樞密質夫素知縣事雅敬愛公一日因語次暴陵折公公不爲動質夫笑曰公誠厚德可服某邇來相試巨

董蒙訓上

八

當歸州堂

元祐中榮陽公在經筵除司諫姚舍人輝中劾當制詞云道學至於無心立行至於無愧心若止水退然淵靜當時謂之實錄建中靖國元年豐相之稷遷禮部尙書薦榮陽公自代詞云心與道潛一作志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一作人化間風則薄夫敬

榮陽公入太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黃右丞安中履邢尙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爲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每

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和叔時雖少當世時務無不通曉當世人材無不徧知

榮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聲重則記牢

正獻公簡重清靜出於天性冬月不增火夏月不用扇聲色華耀視之漠然也范公內翰愔夫祖禹實公之壻性酷似公後榮陽公長壻趙仲長演嚴重有法亦實似公焉

正獻公教子既有法而申國魯夫人簡肅公諱宗道之

童蒙訓 上

九 嶺南州堂

女閨門之內舉動皆有法則榮陽公年十歲夫人命對正獻公則不得坐命之坐則坐不問不得對諸子出入不得入酒肆茶肆每諸婦侍立諸女少者則從婦傍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知州事焦伯強干之方從歐陽公學正獻公請伯強處書室命榮陽公從學焉其後正獻公罷歸京師請伯強同行歐陽公有送行詩所謂有能掇之行可謂仁者勇者也伯強性耿介不苟危坐終日不妄笑語每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面切責之不少假借榮陽公幼時申公與夫人嚴毅

如此就師傅而得伯強其後有成非偶然也榮陽公嘗言中人以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已有重名范文正公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潁來復謁公呼公謂之曰太博近來者赤近墨者黑歐陽永叔在此太博宜頻近筆研申國夫人在廳事後聞其語嘗舉以教榮陽公焉前輩規勸懇切出於至誠類如此也

榮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

童蒙訓 上

十 嶺南州堂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其子辭曰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因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榮陽公張夫人待制諱盈之之女也自少每事有法亦魯肅簡公外孫也張公性嚴毅不屈全類肅簡肅簡淡愛之家事一委張公夫人張公幼女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盃魚肉

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邪其嚴如此

叔父舜從既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遊嘗訓子弟曰某幸得從賢士大夫遊過相推重然某自省所為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士大夫過相與邪因思前輩自警修省如此

正獻公交遊本中不能盡知之其顯者范蜀公司馬溫

童蒙訓上

主 蘆諫州蘆

公王荆公劉原甫也滎陽公交遊則二程二張孫莘老李公擇王正仲顧子散楊應之范醅夫黃安中邢和叔王聖美也東萊公交遊則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吳坦求陳端誠田承君陳瑩中張才叔龔彥和及彥和之弟大壯也

張橫渠詩云若要居仁宅先須入禮門溫公作橫渠京辭曰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為先伊川先生云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先有所據守然則橫渠之教以禮為本也後程門高弟張繹思叔作伊川祭文云在昔諸儒各行

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道之真死其乃已或得於數蓋指康節或觀於禮謂橫渠也

明道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人各以己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眾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季之言及其行事

童蒙訓上

主 蘆諫州蘆

概可見矣而先生醅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雖眾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觀此誌文明道所以處康節者無餘蘊矣

李公擇尚書嘗與滎陽公諸賢講論行己須先誠實只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繆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

儒者讀書卻只閒讀了都無用處

顧公子啟內翰嘗語東萊公云學者須習不動心事緒之來每每自試久久之間果能不動則必自知曰我不動矣由此觀之前輩所以自立非徒然也

陳瑩中右司嘗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紹聖中顧公子啟被謫過京師東萊公與叔父往見之子啟再三講論行己如何云守至正以俟天命觀時變以養學術

劉公待制器之嘗爲本中言少時就洛中師事司馬公

童蒙訓上

三 當歸州堂

從之者二年臨別問公所以爲學之道公曰本於至誠器之因效顏子之問孔子曰請問其目公曰從不妄語始器之自此專守此言不敢失墜後任磁州司法吳守禮爲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與器之尊人有舊相待頗異眾器之不以爲喜一日有人告磁州司戶賊污於轉運使者吳親至磁州欲案其事召器之至驛舍堂中器之心不喜曰常時相待少異我已自不喜況今召我至堂中人得無疑我乎吳因問司戶賊污如何器之對曰不知吳因不悅曰與公有契所以相問何

不以誠告明日吳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賊本欲來案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且謹視倉庫俟北京回倉庫不如法必案無疑也於是眾方知器之長者然器之心常不自悛曰司戶實有賊而我以誠告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因讀楊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然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如此而後可

器之嘗爲子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閒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甯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必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畫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蓋惠穆公也

童蒙訓上

四 當歸州堂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一作能以道訓戒子弟皆有

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

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

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

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頃見陳瑩中與關止叔沼與滎陽公書問其言前輩與

公之交遊必平闕書云某公某官如稱器之則曰待制

劉公之類其與己同等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也如曰

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以為後生法

童蒙訓上

五 嵩歸州堂

張才叔庭堅專務以直道進退不求苟得君子創業垂

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才叔之學蓋主於此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慨然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埽應對進

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

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

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

不察也

呂與叔嘗作詩曰文如元凱徒成癖賦若相如止類俳
惟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

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得詩楊文中立云知此詩

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韓公持國維閒居潁昌伊川先生常自洛中往訪之時

范右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

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願我未能忘世味

綠尊紅妓對西曛

龔殿院彥和支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閒僉判瀛州

童蒙訓上

六 嵩歸州堂

與弟大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

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

為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閒其兩句云自慚太

守非何武得向河閒見兩龔近日貴人如曾子宣之能

下士亦難及也紹聖中彥和為監察御史未能去大壯

力勸其兄早求罷彥和遂去大壯不幸早卒雖彥和之

弟實畏友也

李君行先生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君行

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

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甯緩數年不可行也

正獻公幼時未嘗博戲人或問其故公曰取之傷廉與之傷義

榮陽公嘗言孫莘老李公擇之為友友也

榮陽公嘗言呂吉甫嘗稱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

榮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

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侯叔獻者少有聲名熙甯初屢來求見正獻公榮陽公

童蒙訓上

七 箇歸州箇

因為公言叔獻可比趙清獻正獻深不以為然云趙清

獻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一作方做到此地位後生有多少事豈

可便比前輩既而叔獻果建水事求進

姜潛至之仁宗朝老儒先生也不喜人作詩云招悔吝

損心氣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

威儀盡在是矣

正獻公為樞密副使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公

傳正安詩己之所宜修傳正曰毋敝精神於蹇淺榮陽

公以為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淨不作為患

於太簡也本中後思得正獻問傳正時年六十餘矣位

為執政當時人士皆師尊之傳正公所獎進年纔三十

餘而公見之猶相與講究望其切磋後來所無也榮陽

公獨論其問荅當否而不言下問為正獻公之難蓋前

輩風俗純一習與性成不以為難能也

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何進益

榮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文忠公至客次與

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敘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

既敘契分即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而謂叔祖

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童蒙訓上

六 箇歸州箇

童蒙訓上

六 箇歸州箇

既敘契分即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而謂叔祖

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童蒙訓上終

童蒙訓卷中

呂氏本中居仁

本中嘗問滎陽公曰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月十日其為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何也公曰不特聖人直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豪頃刻皆有次序此是物理自然不可易也

滎陽公為人處事皆有久長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

童蒙訓 中

一 齒齋贊賞

倉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

常所服藥如理中國之類

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親等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

王尚書敏仲古每事必為人求方便之道如河朔舊日北使經由州郡每北使將至民間假貸供張之具至煩擾敏仲奉使即言之朝乞令河朔人使經由處皆支官錢置什物儲之別庫專待人使自此河朔無復假貸之擾矣王公臨事每如此也

滎陽公與諸父自少官守處未嘗千人舉薦以為後生

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非非無不精盡至於前輩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及漢唐先儒解釋經義或有未至後生敢略議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抑之曰先儒得失前輩是非豈後生所知楊十七學士應之兄弟晁丈以道規矩最嚴故凡後生嘗親近此諸老者皆有敦厚之風無浮薄之過

童蒙訓 中

二 齒齋贊賞

其所立實有過人者近年以來風節不立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夏侯旄節夫京師人年長本中以倍本中猶及與之交崇甯初召任諸州教授學制既盼即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將一人安恬也不可用卒不改官浮湛京師至死不屈唐文名恕字處厚崇甯初任荆南知縣新法既行即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范丈正平子夷忠宣公之子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可用父恩例卒授遠地後為祥符尉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與辨曲直不屈得罪

去劉丈跋斯立蹈皆丞相莘老子登高科以文學知名仕州縣自處約甚人不知其爲宰相子也汪革信民政和閒諸公熟間其名除國子博士欲漸用之竟辭不受謝逸無逸臨川人州郡欲以八行薦堅卻之凡此諸公皆卓然自立一時不愧古人爾來流俗不復以此爲貴矣

韓魏公雷守北京有幕官每夜必出遊宴同官皆欲譖之慮公不聽一日相約至日晚見公議急事乞召幕官久之不至眾方欲白公所以公佯驚曰某忘記早來某

童蒙訓中

三 當錄竹堂

官嘗曰某早出見一親識矣其寬大容人之過如此又嘗久使一使臣求去參選公不遣如是數年使臣怨公不遣則白公某參選方是作官久雷公門止是奴僕目公笑屏人謂曰汝亦嘗記某年月日私竊官銀數十兩置懷袖中否獨吾知之他人不知也吾所以不遣汝者正恐汝當官不自慎必敗官爾使臣愧謝公之寬宏大度服人如此

崇甯初本中始問楊中立先生於關止叔止叔稱楊先生學有自得力量嘗言常人所以畏死者以世人皆

畏死習以成風遂畏死耳如習俗皆不畏死則亦不畏死也凡如此皆講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

東萊公嘗言凡眾人日夕所說之話如趙丈仲長諸公都無此話也眾人所作之事如楊公應之李公君行諸公都不做眾人做底事也

李公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說孟子大義

唐充之廣仁每稱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以爲人間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陳公瑩中閩人也而專主北人以北人而後可以有爲

童蒙訓中

四 當錄竹堂

南人輕險易變必不可有爲

待制叔祖都不說夢云既矣也何用說爲

明道先生嘗語楊丈中立云某作縣處凡坐起等處並

貼視民如傷四字要時觀省又言某常愧此四字

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不同者皆私心也

至於公則不然

陳公瑩中言人之爲惡雖至於謀反大逆若有一念悔

心使臨刑之際說我悔也便須赦他便須用他

榮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

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榮陽公嘗言朝廷獎用言者固是美意然聽言之際亦不可不審若事事聽從不加考覈則是信讒用譖非納善言也如歐陽叔弼最爲靜默自正獻當國常患不來而劉器之乃攻叔弼以爲奔競權門器之號當世賢者猶差誤如此況他人乎以此知聽言之道不可不審也崇甯初榮陽公謫居符離趙公仲長諱演公之長壻也時時自汝陰來省公公之外弟楊公諱瓌寶亦以上書

童蒙訓 中

五 尚諫州堂

謫監符離酒稅楊公事公如親兄趙公事公如嚴父兩人日夕在公側公疾病趙公執藥牀下屏氣問疾未嘗不移時也公命之去然後去楊公慷慨獨立於當世未嘗少屈趙公謹厚篤實動法古人兩人皆一時之英也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時皆在符離每公疾病少閒則必來見公而退從楊公趙公及公之子孫遊焉亦一時之盛也趙公每與公子弟及外賓客語但稱榮陽公曰公其尊之如此楊公與他人語稱榮陽公但曰內兄或曰侍講未嘗敢字稱也蓋榮陽公中表惟楊氏

兄弟盡事親事長之道可爲後生法

榮陽公爲郡處令公帑多蓄鯪魚諸乾物及筍乾葺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徐仲車先生畜犬孳生至數十不可與人人或問之云不忍使其母子相離

孫文元忠學士朴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爲本中言某嘗對侍講譏笑程正叔一日侍講責某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他何也某因釋然心服後不敢復淡議正叔今世之士如孫文之服義亦

童蒙訓 中

六 尚諫州堂

少有也侍講謂榮陽公也

榮陽公嘗言少年爲學唯檢書最有益才檢便記得精便理會得子細

夾嘗言讀書編類語言相似者事做一處便見優劣是非

榮陽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己惡日夜且自點檢絲豪不盡不嫌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那

或問榮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

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譽何者爲辱自無忿怒心也下
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卻
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必自消也

榮陽公嘗說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
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田誠伯嘗力闡釋氏輪迴之說曰君子職當爲善

童蒙訓卷下

呂氏本中居仁

榮陽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其粢盛王后親蠶以其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心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童蒙訓下

一 當錄卅堂

嘗假借嘗帥陝西日有士子怒一廳妓以養瓦芻其面涅之以墨妓訴之官公卽追士子致之法杖之曰爾旣壞人一生卻當壞爾一生也人無不服公處事之當榮陽公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所坐壁上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慎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於理矣焦伯強干之先生嘗稱東漢一節至顏子榮陽公不以爲然列子稱狐父之盜會爰旌目爰旌目義不食其會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

之人則盜矣而會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會爲盜而不敢會是失名實者也

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大抵居困否之世惟貧與賤則可以免苟居權寵擁富厚鮮有不及者季札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樂高之難大氏春秋之世以無邑與政爲可以免齊與晏子邨殿其鄙六十卒不受也曰慶氏之邑足欲故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邨殿乃足欲足欲無日矣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

童蒙訓下

二 當錄卅堂

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而有寵衛與公孫免餘邑六十辭曰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鄭子張有疾歸邑於公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此皆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處亂世自全之道可以爲萬世貪冒不厭以致破家亾國者之至戒也

榮陽公嘗言子產有數事失君子氣象者如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又曰子甯以他規我如此之類全無君子

氣象又言張良說漢祖詐秦卒大不類子房平日所爲
外高祖侍郎晉陽王公諱子融嘗編集京師世家家法
善者以遺子孫

前輩嘗有編類國朝以來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
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義也
京師曹氏諸貴族卑幼不見尊長三日必拜

元符末叔祖待制公坐元祐黨人貶道州未至先遣人
賃屋兩間時公亦挈家往既至屋窄陋甚更益一間以
公狀申郡守不敢往見是時上皇卽位已議寢用矣韓

董蒙訓下

三 貳 讀 訓 賞

原伯川先貶道州公以俱在謫籍不敢相見既原伯與
公俱復官內徙原伯先受命往見公亦不敢與相見以
爲未受復官命也前輩慎事如此其亦能遠矚矣然且
不免則亦命也

蘇子由崇甯初居潁昌時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淡居自
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
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崇甯間張公芸叟旣貶復歸閉門自守不交人物時時
獨遊山寺芒屨道服跨一羸馬所至從容飲會一甌淡

麪更無他物人皆服其清德後生取法焉

崇甯間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
會課時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榮陽公聞之淡不
以爲然時公疾病方愈爲作麥熟縲絲等曲詩歌詠當
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諸公得詩慚懼遽詣公謝且皆和
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

董蒙訓下

四 貳 讀 訓 賞

張琪同美京畿人久遊太學諸生多稱之擢第後守官
衛州陳公瑩中爲郡頗厚待琪禮遇獨異人琪淡感
公恩意然亦不能曉獨異之意崇甯間琪官宿州諸公
貴人數欲招致之琪感陳公見待終不向進蓋琪之爲
人賢而差弱陳公所以異待之者欲以堅其意也琪終
能自守前輩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術矣

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實中世人之病大氏承平
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紹聖崇甯間諸公遷貶相繼然往往自處不甚介意龔
彥和支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不以爲難也張才
叔庭堅貶象州所居屋才一間上漏下溼屋中間以箔
隔之家人處箔內才叔躡屐端坐於箔外日看佛書了

無厭色凡此諸公皆平昔絕無富貴念故遇事自然如此如使世念不忘富貴之心尚在遇事艱難縱欲堅忍亦必有不懌之容勉強之色矣鄒志完侍郎嘗稱才叔云是天地閒和氣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覺和氣襲人也

豐公相之稷清節自守一意直道更無他說而未嘗絕物張才說蓋師法之相之元祐閒與滎陽公同在經筵有女之喪滎陽公問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必無過戚相之云正爲未能如此

童蒙訓下

五

嵩歸州

李君行先生紹聖中致仕歸虔州元符庚辰歲諸公既還朝廷君行驛召賜對管句宗子學比國子司業蓋有陰沮之恐在要地者伊川先生嘗問從學者李君行何以復出從學者對曰李司業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且歸矣君行既至京師即引疾得歸

伊川先生嘗有門弟子日赴歌會過差先生聞之大不樂以爲如此絕人理去禽獸無幾爾一本作幾希

正獻公作相時每月以上尊分遺親舊楊十七學士應之公之甥也月送兩壺楊學士得酒即送酒家易常酒

數壺欲飲酒即取之東萊公以爲楊學士英氣偉度必不以辱舌閒霑玩上尊滋味爲美也得酒貴多不問美惡過人遠矣

李君行先生之長子格篤行博學克肖其父而長於四六表章早歲登科紹聖中知江甯府上元縣滎陽公知太平州李以啟事賀公其略有云知府侍講蘊命世之雄才賦經邦之遠器令望起輩平舊相之家嘉謀嘉猷翊舜禹重熙之代危誠獨立直己不回從容進退之儀挺達始終之節李尋以病不起學士大夫惜之

童蒙訓下

六

嵩歸州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又謂其子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左傳亦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爲善之本不勤不勞萬事不舉今夫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雖不親人人亦任之常矜憐者必有飢寒之憂雖欲親人人不用也公父文伯之母與左傳所記皆故家遺俗相傳之語其必自聖人出也然

則後生處身居業其可不以勤勞爲先而矜惰自弃其身哉

元祐末李君行先生與楊應之學士同在京師安靜自守諸公以其不埒已不甚可進用趙公君錫無愧爲中丞當薦御史問榮陽公所當薦者公以應之爲對無愧亦不能用更舉楊畏子安爲御史楊畏後反攻無愧紹聖初應之病卒蘇子由罷知汝州李君行先生往見之與之論當世事子由恨知君行之晚當時議者謂楊李二公如在言路必不何委靡自己縱無所益亦必極言

童蒙訓下

七 盧歸州堂

而丟也

河馬溫公既辭宥密之命名冠一時士無賢不肖皆所歸重而兩程先生孫莘老李公擇諸公尤推重正獻已而二公同居洛中熙甯末正獻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曰曉日都門颺旆旄晚風饒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又與溫公同餞正獻復有詩與溫公云二龍閒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淡意在蒼生蓋以二公出處無異且恐溫公以不出爲高也及正獻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廟

大喜召還遂登樞府人或問二程以二公出處爲有優劣二程先生曰正不如此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甯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何爲我用故正獻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元祐閒伊川先生既歸洛中寄范公淳父書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爾

原明榮陽公字也

伊川嘗言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以

童蒙訓下

八 盧歸州堂

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能端一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兩人埒己乃薦威敏代已薦守道可任臺諫又如劉原父文學絕人而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常人乎雖然豪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敝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正救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太宗真宗朝睢陽有戚先生者名同文字同文有至行鄉人皆化之睢陽初建學同文實主之范文正與嵇內翰穎之父皆嘗師事焉戚綸其後也所居門前有大井

每至上元夜卽坐井傍恐游人墜井守之至夜淡則掩井而後歸寢嘗有人盜其所衣衫者同文適見之諭盜弟將去然自此慎勿復然壞汝行止悔無及也盜慚謝而去同文竟以衫予之南康學中至今有或先生祠堂范文正公初從歐先生學志趣特異初在學中未知己實范氏子人或告之歸問其母信然曰吾旣范氏子難受朱氏資給因力辭之貧甚日糴粟米一升煮熟放冷以刀畫四段爲一日會有道人憐之授以燒金法并以金一兩遺之又畱金一兩謂之曰候吾子來予之明年

童蒙訓下

九

當歸州堂

道人之子來取金文正取道人所授金法并金二兩皆封完未嘗動也併以遺之其勵行如此後登科封贈朱氏父然後歸姓

師友淵源必有所自未有無因而然如周茂叔先生官守南安軍爲守所不禮兩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差攝南安倅與茂叔相善力庇護之其後兩程皆師事茂叔陝西侯無可先生二程之舅賢豪獨立與申顏先生爲友申先生死侯先生傾家所有予之
關止叔嘗言伊川門弟子且是信得及師說

陳瑩中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幾叟云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滄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滄能之子問公曰伯滄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伯滄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子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云云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以謂世有伯滄而已不知宜自責者也今世之人間已所不

童蒙訓下

十

當歸州堂

知其不愠而發誘罵者幾希矣況能自責日夜以爲愧乎瑩中之所以超絕今古特立獨行而不顧非偶然也瑩中爲都司上曾子宣論日錄書云自今觀之成哀之世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未至危亾然則爲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亦安忍負其門哉如此等語皆足以立懦夫之志矣其後上呂吉甫書列子有言世以生人爲行人則死人爲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離何待死乃爲歸乎其生也心歸其死也形化

歸而待化復何俟於言哉其精識遠見殆過古人此蓋誘吉甫使之爲善老子所謂常善救人者也

高郵守晁仲約有大賊過城下欲攻城守釀民金與賊賊乃去范文正公富鄭公同在政府鄭公建議守不能死守乃以金與賊失節當誅范公以爲守能釀金卻賊爲有功縱不欲賞安可誅邪既退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范公密告云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幾人雖上意亦未定也而

童蒙訓下

十一

蘇轍

輕導人主以殺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曰聞高郵人欲會守肉范公曰高郵守既能爲民卻賊民感戴之不暇豈有欲會守肉之理仁廟卒從范公議明日富公稱疾不出仁廟問宰執富弼何以不出范曰必是爲爭高郵事上曰富弼非卿門人邪范曰富弼雖與臣相知然弼爲人守義不同心不安者不何從也此正是弼好處上曰此卻是卿好處後范富俱罷政富以事召至京師譖之者甚眾或以爲富公有不臣之意至京師不得見者累日富公甚恐懼且悔建議高

郵之非歎曰范六丈真聖人與吾淺見不同

榮陽公嘗牘文中子數語於家中壁上云子之室酒不絕注云用有節禮不缺也

周恭叔行己嘗言見呂與叔博士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雖難得而言非虛無也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則失之矣又不可忘之也忘之者不芸苗者也正其名而取之者非苗者也

童蒙訓下

十二

蘇轍

伊川先生嘗言成王不當賜魯以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受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後世儒者以爲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賜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此尤傷教害義也爲人臣如周公始可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范正平子夷堯夫丞相之子賢者也能世其家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爾非所以學聖人也

周恭叔又說先生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

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

學者恐有限也恭叔又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橫渠先生云兩在故

不測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然則聖人之道

仁知者皆不能測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仁且知夫子所

以既聖也乾坤之於易猶陰陽之於道仁知之於聖也

故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李君行先生說武王數紂之罪曰郊社不修宗廟不貢

歷觀諸書皆以郊對社蓋郊者所以祭天社者所以祭

地也南郊北郊五帝之類皆出於周禮聖人書中不見

也嚴父配天之禮蓋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則孔子何

得言則周公其人也列爵為五分土為三蓋至周始定

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則書為妄也因言吾徒學聖人者

當自用意看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孝經而已中心既

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之來必為規矩權衡所

正也又言史書尚可最是莊老讀時大段害道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富有之大業至誠無息日

新之盛德也

童蒙訓下

三 嵩錄代堂

田腴誠伯嘗說他用心多使氣勝心每心有所不善者

常使氣勝之且云自知如此未得為善也

誠伯又言讀書須是盡去某人說某人說之心然後經

可窮矣

李君行先生學問以去利欲為本利欲去則誠心存矣

李君行先生說年二十餘時見安退處士劉師正解春

秋文字甚愛之從他觀其文他亦不惜也後於楚州聚

學他一日見訪問曰李君在此何欲荅曰為大人令去

應舉令及第後歸今次以葺服礙卻欲且就此處修學

以俟後次應舉也劉曰不然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

之左右也君行於是便歸鄉然則劉師正者君行之師

歟又云嘗語君行今之人所以為學者某卻不會如此

為學

徐仲車先生少年時為母置膳先過一賣肉家中心欲

買他肉遂先於市中買他物而別路於歸途為順且亦

有賣肉者因自念言心中已許買他家肉若捨而之他

能不欺心乎遂迂道買肉而歸且云己之行信自此始

也又言少年時逐日以杉帽指母一日當見貴官乃用

童蒙訓下

四 嵩錄代堂

僕頭欄衫因自念言天下之尊無踰父母今反不若見貴官自明日以僕頭欄衫往揖母焉家人之見者無不笑之既久亦不笑也且云己之行敬自此始也

徐仲車見門人多於空中書一正字且云於安定處得此一字亦用不盡

徐仲車說以信解誠不能盡誠至誠無息信豈能盡之乎

伊川先生嘗說楊子雲云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是不然也當爲他易數字曰聖人之言其遠如

童蒙訓下

五 嵩 謙 州 堂

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須謂之遠其近者須謂之近也

范彞叔說今太學長貳博士居此住者皆利於養資考求外進也爲之學生者皆利於歲月而應舉也上下以利相欺其能長育人才乎此於本亦已錯了更不須言也

田誠伯說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未以爲言也乃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未以聖人之言爲然而問之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爲然也學聖人者如仲

弓可也且云見君行如此說

誠伯說公羊不知聖人之意也故其立言多傷教害義至如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及人臣無將將而誅此二者尤甚至令西漢時尊崇丁傅及誅大臣以爲將謀惡者蓋用公羊之說也其爲天下後世害甚矣

李朴先之說臨離洛時請教於先生先生言當養浩然之氣語先之云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先之說以舉業育人才不知要作何使用

童蒙訓下

六 嵩 謙 州 堂

誠伯說近世學者恐無有如橫渠先生者也正叔其次也又云向日因看正蒙書似有箇所得處又云每見與叔中庸解便想見其爲人由是觀之誠伯師橫渠也劉元承元禮嘗師事伊川說紀侯大去其國大者紀侯之名也齊師未入境而已去之則罪不在齊侯也故不書齊侯焉又見伊川先生說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須終身不反始可免罪

宿州高朝奉說他師事伊川先生嘗見先生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

字古今人訓詁不盡或以謂仁者愛也愛雖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樂文仲說肩浩學士事亦好常見人寫字不端正必須勸戒之或人問之曰每事無不端正則心自正矣陳正端誠說王輔嗣王介甫有大段不通處須要說應故也田明之說易所以尤多過者須要說無應故也易中自說上下敵應剛柔相應之類甚多豈得謂之無應但不可執定旨

又說邵堯夫先生說孟子雖不說易然精於易者也且

童蒙訓下

七 賞錄世賞

云能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及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非精於易豈及此乎

李君行說他每日常多只讀易書詩春秋孝經閒讀孟子田明之說他常只讀易論語孟子老子楊子如莊子未暇讀也

吳叔楊紹聖中嘗說世人多欲勝於學故無所不為唯陳瑩中學勝於欲故有所不為且云瑩中今諸公非不知他但不可得而用也又說字說詩字從言從寺詩者法度之言也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惟詩不

可拘以法度若必以寺為法度則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峙者法度之病也古之置字者詩也峙也侍也峙也蓋以其聲相近取旨

又說今之學者必要一其說是不知聖人之意也无妄之往何之矣言无妄之世往無所之也无妄之往得志言无妄而往則可以得志也其言无妄之往則一其所以為无妄之往則異也

任清夫說莊子儵忽混沌之說邵象只以為者敗之解之則解經者何用多言

童蒙訓下

六 賞錄世賞

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居京慎勿竊論曲直不同任言官時取小名受大禍因言吾徒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旨又說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及孔子顏子遠矣而常歎仕宦不達何愚之甚若能以自己官爵比方孔顏僥倖甚矣又說凡人為事須是由衷方可若矯飾為之恐不免有變時任誠而已雖時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李君行田明之俱說讀書須是不要看別人解者聖人

之言易曉看傳解則愈惑矣田誠伯說不然須是先看古人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也

陳端誠說易須是說到可行處始可

陳瑩中說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蓋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啟三聖一賢相繼未始失道也至太康失邦故上推陶唐而云今失厥道自堯至太康百二十年矣

又說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

董蒙訓下

九 當錄性賞

善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夫能如是故能養其大體而爲大人故能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利見故能言動以爲法則後之人急急然唯欲己爲是也恐其畔己以利誘之以害歐之天下終不以爲然而自以爲過天下何愚之甚

又說安而行之聖人也自非聖人皆利而行之者也何也欲遷善遠罪是利於善也欲忠於君是利於忠也欲孝於父是利於孝也其餘皆然今之學者不能見其近

者小者而妄意談其大者遠者故終汗漫而無成也

陳瑩中說學者非獨爲己而已也將以爲人也自王介甫解經止尙高論故使學者棄民絕物管仲晏嬰霸者之佐一也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有三歸反玷官事不攝可謂違禮之極矣崔杼弑其君晏子從容於其閒成禮而後去可謂有節矣然孔子之稱晏子則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而已及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豈不以管仲功及天下所濟者廣而晏子獨善其身而已哉

董蒙訓下

三 當錄性賞

又說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此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此若爲政依介甫之意是不畏天者也

聖中

已上皆紹

前邵倅吳朝奉說近世士大夫太不以節操爲事因說與他立節非一朝一夕所能爲蓋在平日之所養也他甚然之時李自明在坐云此事閒時說時甚易在於臨事時要執得定旨因言昔人有自諫官以言事被責時兼判國子監乃與諸生往賀焉蓋嘉祐以前以言事被責爲榮也既見顏色慘沮殆不能說話昔人尙如此他

人未易能也吳因言自小讀書用得工夫不正當立節非素養不能學得不正則所養亦非也

陳瑩中又說學者非止讀誦語言撰綴文詞而已將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非也識其邪正也夫如是故能畜其德所以言天在山中者前言往行無有紀極故取天之象焉

瑩中說今有人曰仕宦顯達者使天下謂之賢人則不可使天下謂之不賢人則可矣使天下謂之賢人是自

董蒙訓下

主

嶺南先生

取其善而歸過於其君也使天下謂之不賢是自取其惡而歸美於其君也曰是則不然此乃李斯分謗之說也不能盡受其惡名使惡名不及於君是李斯而已何況天下謂之不賢未必不爲其君之累也

又說范子思所知所守過於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又說孔子以柔文剛故內有聖德而外與人同也孟子以剛文剛故自信其道而不爲人屈也衆人以剛文柔故色厲而內荏也卻說與他楊子之書唯是說到孟子之書如自得之發於面平旦之氣蒼浩然之氣之類皆

自得處孔子則并自得處亦無

又說學者非特習於誦數發於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爲也自荆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又說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爲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辯通暢亦未免乎鑿也今有語人曰冬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內陽在內則內熱故令人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內陰在內則內寒故令人思湯雖甚辯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嗚呼學者能如是用心豈曰小補之哉

董蒙訓下

主

嶺南先生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曰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獨成己也將以成物也我之所

孔子孟子爲心而專以莊周爲我之書爲說烏在其學聖人也

瑩中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尋常人便說作兩事失之遠矣蓋語學則益道則損二卦未嘗偏廢也所損者懲忿窒慾所益者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若用此說方始可行不然則虛語也又云胡先生在邇英講損益卦專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爲說

童蒙訓下終

童蒙訓下

重

當歸州堂

紹定己丑郡守詹山李重得此本於詳刑使者東萊呂公祖烈因錢木於玉山堂以惠後學

昉兒時侍鄉長老嘗從秀竊闕所謂呂氏童蒙訓者其閒格言至論粗可記者一二稍長務鑽厲舉子業而親舊几案上亦不復有此書矣世道之升降於此可占也客授金華太守邛公先生語次及之且曰昔先公每以訓子姪某初在傳日誦習焉將來善本刻之學宮或太史祠中使流布於世昉因從與成之曰書出於呂氏刻於祠堂宜也會公有民曹之命迺出錢五萬以從初約

呂兄與伯喬年家所藏本最爲精密前此長沙郡龍谿學者皆嘗錢木而譌舛特甚邛公所誦習者未知何所

從得也初舍人呂公以正獻長孫遺事元祐遺老與諸名勝遊淵源所漸者遠渡江轉徙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因卽疇昔所聞見者輯爲是編倉部旣手寫而藏之與伯又是正而刊之庶幾可以傳矣書之所載自立身行己讀書取友撫世疇物仕州縣立朝廷綱條本末皆有稽據大要欲學者反躬抑志循序務本切近篤實不累於虛驕不驚於高遠由成己以志成物豈特施之童蒙而已哉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與伯屬記始末因輒附所聞於其後是亦邛公之志焉爾公名壽雋字真長文定公之嫡長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明樓昉謹書

童蒙訓下

重

當歸州堂

道光十五年秋均儒與桐城蘇厚子愷元同寓杭州海會寺見厚子所贍

文瀾閣本呂氏童蒙訓始讀心慄而未即潛心重贍二十二年夏寓乍浦劉氏見有寶誥堂刊小字眉山李氏本勾歸誦繹言近指遠咸豐五年在清江浦令手民別寫樣本六年夏刊成每葉注紅荔館三字印本以貽同志十年正月攜版回嘉興三月攜至平湖七月燬嗣流離轉徙于同治元年三月至上海畫錦里書肆見有是訓楷書大字本其賈甚昂以燬餘篋中尚存紅荔館本

童蒙訓跋

五 簡錄坤堂

一冊遂未購也二年春丁松生丙自上海寄來是訓大字本暨黃蕘圃校本武林舊事屬為重刊竊謂童蒙訓視武林舊事尤有裨于學者即以紅荔館重刊小字本互勘略無增損大字本樓跋在前李記紹定己丑錄木于玉山堂等字雙行列後度是李氏原刻印本均儒對覈閒兒子行篤從翁覘之曰是即屬在畫錦里書肆所見本也用自愧購書之誠不如松生多多今再重刊仍依小字本蓋工劣不能摹玉山堂楷書茲刊但取其有字而已朱子纂小學引是訓者是本間有未見豈玉山

堂刻已非呂氏原本歟今刻一仍玉山堂之舊亦以識未見原刻本實均儒之陋讀者諒之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高均儒書於淮上

童蒙訓跋

五 簡錄坤堂



朱子訓學齋規



青照堂叢書

朝劉學寵一彙梓 孫文翰撰 枝錄

朱子訓學齋規

李元春評閱人王維茂延蔡訂

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

灑掃清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

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

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

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為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訓學齋規 一

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

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

以縵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

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為人所輕賤矣

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襟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關

落飲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箚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為

塵埃雜穢所汚仍易于尋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則

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滌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

此小學之先

此為第一條
即論語不重
章文四策公
初學先須理
會氣象之意

害只用完潔

凡與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着短便愛護勿使損汚

凡日中所着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即做壞

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不費衣服晏子一

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

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為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訓學齋規 二

喧聞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

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悞不可便自分解

姑且隱嘿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

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

無傷忤事理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與人所為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

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踏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踴若父母長上

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

凡為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
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
用既畢復置原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
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
皆置簿鈔錄諸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
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痕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
面此為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訓學齋規

三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
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
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
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
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
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
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看字子細心既不專
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久也三到之中
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
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為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硯磨勿使墨汁汚手高
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着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
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鬧鬪爭之處不可近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訓學齋規

四

益之事不可為謂如賭博籠養打毬
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
缺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蕤衣

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
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

丈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
食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

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言拱
手有所問則當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掛簾須徐

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聲凡衆坐必斂身勿曠舌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飲酒不可
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
燭無燭則止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鞞器
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
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
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
于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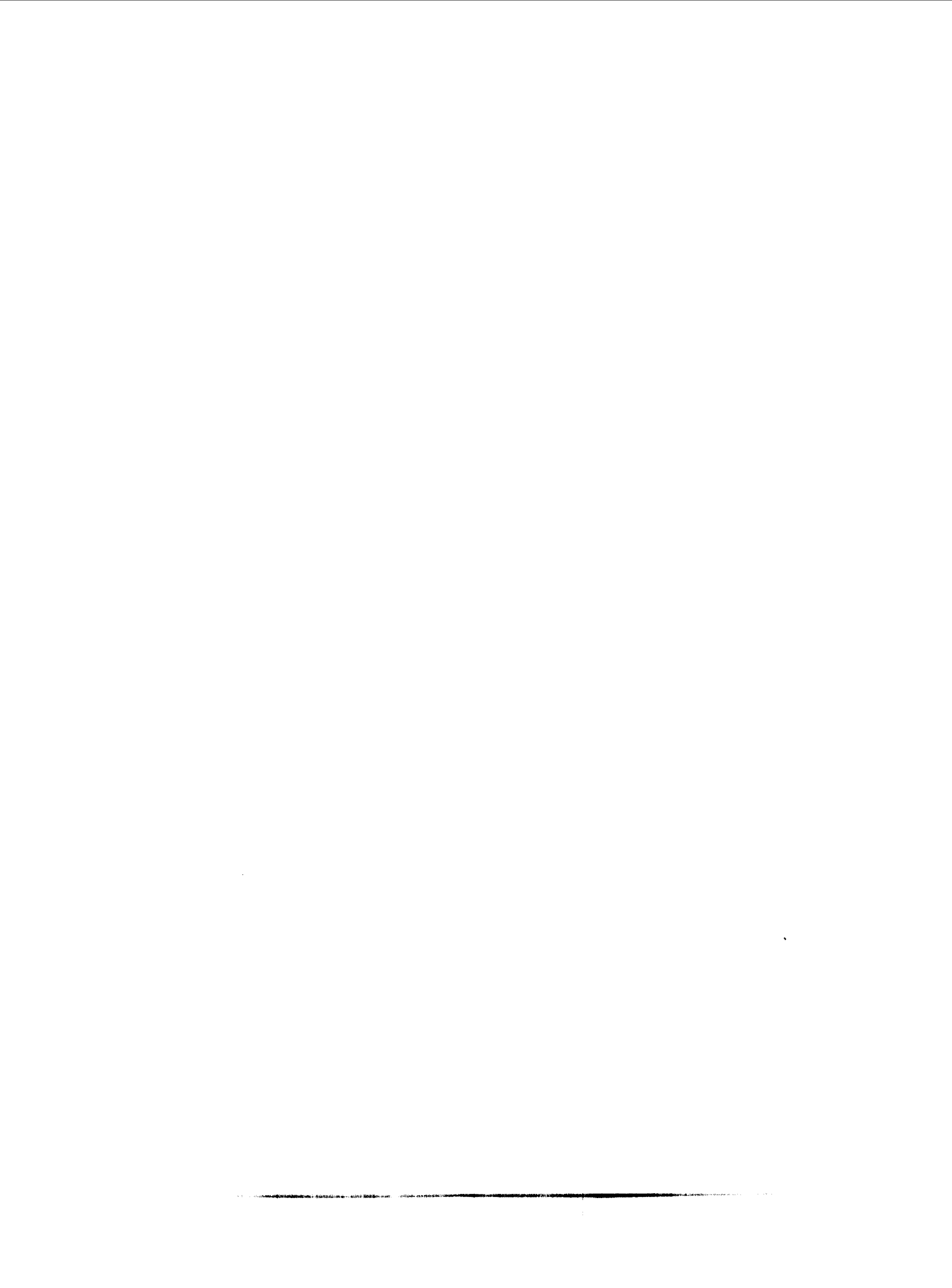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畧然大槩具矣凡此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訓學齋規

五

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
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于大賢君子
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養蒙大訓

集書指意

伊川程先生曰古人生子自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生便當以格言大訓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集若固有之難以它書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明道程先生曰愛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

養蒙大訓 指意

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晦庵朱先生曰教小兒只是說箇大概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叶音等協韻處皆

是古人教小兒語

則軒饒先生問雙峯饒先生曰令嗣初入學讀何書先生曰讀敘古千文乃彭止堂所註者次讀刊誤孝經伺其畧曉方讀小學書及論孟

訓蒙一編本之聖賢家法然恐不能逃僭踰之罪特首列旨意以開明學者之心目也

養蒙大訓 指意

二

諸儒姓氏

明道程先生名顥字伯淳居河南兄弟俱受學于濂溪

周先生宋朝謚純公封河南伯本朝封洛國公

伊川程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晚居龍門

水上謚正公封伊陽伯本朝封豫國公

龜山楊先生名時字中立居將樂受學于明道程先生

宋國子祭酒

晦庵朱先生名熹字元晦居建寧受學于延平李先生

得周程道統之傳宋贈太師封徽國文公

養蒙大訓 姓氏

致堂胡先生名寅字明仲居建安文定先生之長子宋

禮部侍郎

北谿陳先生名淳字安卿居臨漳受學于晦庵朱先生

止堂彭先生名龜年字子壽問學于南軒張先生宋寶

謨待制謚忠肅公

金華王先生名柏字會之居金華受學于晦庵朱先生

蒙軒程先生名端蒙字正思居番禺受學于晦庵先生

雙峯饒先生名魯字伯輿居番禺受學于黃勉齋李弘

齊二先生

則軒饒先生名應中字公實居南昌受學于雙峯先生

養蒙大訓 姓氏

養蒙大訓目錄

後學豫章熊大年編集

三言

經學啟蒙 一

北谿陳先生集經書中語啟童蒙學往聖

四言

初學經訓 二

北谿先生櫝括經書訓語舉羣聖為標準訓之使

養其良知良能以先入之言為主

伊洛精義 三

養蒙大訓 目錄 一

金華王先生輯伊洛諸大儒訓釋經書中精義要

語末則歸道學大明之功於朱子訓之以為它日

窮理基本

性理字訓 四

雙峯饒先生輯經書中諸儒訓釋分造化性情學

力善惡成德治道為六篇訓之使其漸染薰聒它

日造道窮原皆由是出

毓蒙明訓 五

蒙軒程先生取有國有家者訓義著為一篇齊近

指遠今編附雙峯先生治道篇後補其闕略訓之
以廣學者之知識

敘古千文

致堂胡先生敘天地人物之初與夫歷代君臣治
亂得失聖賢道統絕續終闕異端末技分為十四
節此文綱領宏開本末兼備自當別為一編訓之
使童習蚤聞經學史學之原委且以代今之所謂

千文者

五言

養蒙大訓 目錄 二

小學禮詩 七

北谿先生纂集經傳子史中事親事師事長男女
襍儀等語類分五節訓之與文公小學書相為表
裏兼舉並行善讀者玩索而有得則知入道之方
矣

訓蒙理詩 八

雙峯先生詠天地日月四時八節人物人倫為六
篇訓之使其耳目習熟由粗入精繼以龜山先生
所作此日不再得一篇示學者決趨向垂勸戒訓

之使其自強不息

七言

訓蒙絕句 九

文公朱先生詠天地陰陽造化仁義道德性命及
聖賢傳心之旨學者用功之要僅百篇以教其子
繼以觀書有感武夷權歌等篇尤備六義中之賦
比興非古今詞人所能摹仿今同編次訓之使讀
者因詩而知學由學以入道也

刊誤孝經 十

養蒙大訓 目錄

三

文公先生分經傳正舛譌訓之俾學者得見聖言
全體大義之舊

右千集例難分卷第但以訓蒙三言四言五言
七言各冠之篇端故僭具十者之目錄而畧述
指義本末于下以備參攷覽者詳之

朱文公小學一書百世而下與易詩書禮樂春秋
並行如日月在天百年來北方學者有許魯齋先
生出卓然尊信使此書遂盛行於天下其關繫世
教不小也 大元 後至元丁丑春家居間中溫繹小

學書畢因取積年苦心於師友所得諸儒集撰之

格言大訓編錄類次為易難先後以授次兒嘗恨

世俗童蒙養正之訓不明下學廢講而驟語上達

者有之正路弗由而指引旁蹊者有之以致新學

小子斲喪其良知良能及長則不溺於空虛必流

於禠學不趨於勢利必陷於彊梗聖賢大中至正

之道無所適歸如盲瞽之不見日星蠱螭之起滅

曩益惜哉歷考諸儒先作為詩歌自三言四言五

言七言凡韻語之宜宮商而諧律呂使人讀之躍

養蒙大訓 目錄

四

然興起者亦是以小學書之心為心而其意皆為
天下後世養蒙而設決趨向開方來也若得之而
不傳傳之而不廣匪特有負於古亦且有關於今
經成總題其端曰養蒙大訓以附小學書後而習
翼之繼又僭率繕錄文公刊誤孝經歷卷以與五
經四書相為表裏併刻廣傳俾為師者知所以教
而弟子知所以學云後學豫章熊大年元誠拜書

訓蒙三言

芋園叢書

經學啟蒙

北谿陳先生集

天地性人為貴無不善萬物備仁義實禮智端聖賢
我心同然性相近道不遠君子儒必自反學為己明
人倫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男女正長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慎忘食樂忘憂訥於言敏於行言忠
信行篤敬思母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入則孝出
則弟敬無失恭有禮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莊
口容止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視思明聽思聰色思

養蒙大訓

溫貌思恭正衣冠尊瞻視坐毋箕立毋跛惡旨酒好
善言食無飽居無安進以禮退以義不聲色不貨利
信道篤執德弘見不善如探湯不遷怒不貳過毋意
必毋固我道積躬德潤身敬日躋新又新祖堯舜憲
文武如周公學孔子禮三百儀三千溫而厲恭而安
存其心養其性終始一脣作聖

訓蒙四言

初學五言

北谿陳先生集

于民元亨利貞道不遠人氏之秉彝有

我固有之天教有典天秩有禮有是四端猶有四
心先覺先得我心不慮不學從容中道生知安行至
孟子可以踐形人倫之至天地合德中天下立以為
極昔在帝堯允執厥中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大舜有
大惟精惟一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由義行樂取諸人禹日孜孜惡旨好善聞言則拜敬
修可願不矜不伐惡服卑宮克儉于家克勤于邦湯敬

養蒙大訓

言躋懋昭大德不殖貨利不邇聲色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從諫弗拂改過不吝肇修人紀
顧諟天命穆穆文王徽柔懿恭肅肅在廟讎讎在宮祗
敬止小心翼翼不顯亦臨不聞亦式不大聲色不盤
不斂純亦不已對越在天於皇武皇會其有極敬用五
事又用三德無反無側無黨無偏王道蕩蕩王道平平
周公達孝善繼善述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克勤小物勤
勞王家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大哉孔子金聲玉振渥而
不濫嗇而不磷固天縱之生德於子七十從心所欲不

古之遺教也。文章武選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上達
聖血仁爲之不厭宗廟便便鄉黨恂恂私覲愉愉燕居
申申立不中門行不履闕不正不坐不時不食出事公
私入事父兄罕言性命不語怪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講集大成無可不可堯舜性者湯武反之由文至孔則
聞而知先聖後聖道一而已彼時此時心同然耳聖我
同類心皆有之非天降才或相倍蓰反而求之孝悌忠
信必有如丘皆可堯舜氓之蚩蚩由而不知逸居無教

養蒙大訓

三

禽獸幾希聖人有憂設爲學校于帝其訓修道謂教教
以禮樂教以詩書教以人倫皆從其初蒙以養正常視
毋誑朝夕幼儀請肄簡諒灑掃應對威儀遲遲折旋中
矩周旋中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十五而志自疆不息
請問其目先致其知誠意正心以公滅私心正身修家
齊國治皆由此出非由外至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君子
人歟日就月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若昔大猷監于成
憲道若大路夫豈難知萬物我備求則得之性近習遠
事易道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利

善之問切問近思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擇善而從不善
而改盡心知性知性知天理義悅心秉心塞淵求其放
心約之以禮修其天爵從其大體仁實事親義實從兄
智知禮節樂樂則生體仁長人利物和義嘉會合禮貞
固幹事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仁人
安宅義人正路居仁由義弗得弗措智者不惑仁者不
憂中立不倚和而不流浩然之氣至剛至大配義與道
養而無害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擇乎中庸拳拳服膺止
孝止慈止敬止信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入孝出悌愛衆

養蒙大訓

四

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君子務本親親爲大居則致
敬夙夜匪懈事親如天事天如親全而歸之不辱其身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夫婦有別男女以正資父事母資
父事君能竭其力能致其身事君則忠事長則順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愆愆兄弟怡
怡見賢思齊賢賢易色以友輔仁友成其德雞鳴而起
三省吾身主善爲師戰戰兢兢恐懼不聞戒謹不賤相
在爾室不愧屋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必慎其獨意毋
自欺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惰慢之氣不設於體正其衣

冠出入禮門望之儼然卽之也温敦以直內義以方
斯遠暴慢斯遠鄙倍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不視惡色不
聽惡聲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遵道而行行不由徑使民
如祭出門如賓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庸德之行庸言
謹閑邪存誠窒慾懲忿有過則改見善則遷非義遠已
何待來年克己復禮養心寡慾簞食瓢飲不改其樂
死善道道積厥躬飲水曲肱樂在其中造人必仁終始
典學日新又新德修罔覺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據德依仁存心養性不言而信不動而敬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和順積中英
華發外仁義根心見面盎背心莊體舒心廣體胖動容
中禮左右逢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用之則行善與人同斯道覺民天下爲公舍之則藏
龍德而隱獨行其道遯世無悶顏氏之子其殆庶幾心
不違仁具體而微吾道一貫曾子曰唯仁爲己任死而
後已於乎小子敬之敬之堯舜人同文王我師行堯之
行是堯而已舜何人哉有爲若是彼我丈夫吾何慊乎
從事於斯聖人之徒誨爾諄諄皆雅言也自暴自棄民

養蒙大訓

五

斯爲下

伊洛精義

金華王先生

太極者何曰理而已至極渾淪萬化根柢動而生陽靜
復陰耳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分陰分陽兩儀立矣健而
無息是之謂乾順而有常坤之謂焉以性情言故曰乾
坤以形體論天地斯名陽變陰合首生五行五行順布
四序迭更氣行于天質具于地二五交運發育萬象氣
有偏正亦有通塞人得正通獨異於物物之爲物爰稽
爰極生氣流行各具是理天賦爲命人受爲性性卽理
也理卽天也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
生物之始於時爲春是之謂元生物之通於時爲夏是
之謂亨生物之遂於時爲秋是之謂利生物之成於時
爲冬是之謂貞其所謂仁卽心之德而愛之理其所
義卽心之制而事之宜其所謂禮天理節文人事儀
其所謂智卽心之知能別是非四者之實是之謂信仁
以專言包是四者其所以包生之性也寂然不動性之
靜也感而遂通性之動也性所由見是謂情也因其
隱知有仁也因其羞惡知有義也因其辭讓知有禮也

養蒙大訓

六

其是非知有智也日用常行是之謂道得而不失是
謂認真實無妄是之謂誠主一無適是之謂敬發已
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無過不及是之謂
中平常不易是之謂庸足以有為是之謂才效其未能
在之謂學順理成章是之謂文義理次第是之謂倫萬
世常行是之謂經隨時取中是之謂權禮樂之本同體
異用有序而和禮而後樂義利之似同行異情有為而
為雖義猶利出於天理是之謂公生於人欲是之謂私
言為行表行為言實志極其高而行不掩是之謂狂知

養蒙大訓

七

有不及而守有餘是之謂狷拒而不信是謂自暴絕而
不為是謂自棄自暴自棄是謂下愚顛倒錯亂傷敗彘
論是之謂殘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是之謂賊性無不善
氣或不齊或清或濁或厚或薄才稟於氣隨其所值氣
清才善氣濁才惡或富或壽得氣之厚或貧或夭得氣
薄論性遺氣其義不備論氣遺性其義不明神也
是之謂心具此眾理而應萬事統乎性情為身之君
身與氣會故有知覺其所知者即心之理其能覺者
氣之靈心之所發是之謂意心之所之是之謂志為學

有要立志為先既定其志持之貴堅次日持敬持志之
道其志卓然立乎物表其敬翼然行乎事中由是致知
庶幾貫道持敬致知如車兩輪內外交養精粗備陳沈
玩味真積力踐全其本體聖賢可勉原始知生反終
死生死非它晝夜之理陽施陰化聚而成形神之伸
殂魄落散而為變鬼之歸也二氣良能造化迹也
吾順事沒吾寧也道晦言湮千載紛紜孔孟而降天
私周程越乎朱子然後大明敢述厥旨以開我人
性理字訓

雙峯饒先生

養蒙大訓

八

造化篇

至理渥然沖漠無朕造化樞紐品彙根柢是曰太極一
氣渥然充塞太虛動靜周流化生發育是曰元氣氣動
健能始萬物其數也奇是之謂陽氣靜而順能成萬
其數也偶是之謂陰得氣之陽輕清成象運乎地外
無不覆主於生物是之謂天得氣之陰重濁成形函
天中廣無不載主於成物是之謂地為陽之性為天
健而無息是之謂乾為陰之性為地之德順而有
息是之謂坤氣運於天循環無端春木夏火秋金冬水

土爲沖氣寄旺四時是曰五行質生於地自微而著
下炎上曲直從革土兼載之而能稼穡是曰五材萬物
之生於時爲春氣爲少陽天道之始身之謂元萬物之
長於時爲夏氣爲老陽天道之通是之謂亨萬物之
於時爲秋氣爲少陰天道之宜是之謂利萬物之成於
時爲冬氣爲老陰天道正固是之謂貞形而上者無聲
無臭是之謂道形而下者有方有體是之謂器自然之
理是之謂天主宰萬物是之謂帝以二氣言陽靈爲魂
陰靈爲魄以一氣言氣至而伸氣往而屈皆曰鬼神一

養蒙大訓

九

氣流行變通不窮兩儀對峙交錯代換是皆謂易淺長
有形爲化之漸消融無迹爲變之成是謂變化湯動陰
靜合一不測二氣消長推行有漸是謂神化維天之旬
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陰陽之運消息終始生
生不窮是曰造化造化本原廣大精微進學之始未易
驟窺夫苟茫然不知梗概求端用力何所底止列諸篇
端著其名義終身嚮望是謂極致

性情篇

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

曰人道天道流行賦子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賢愚
厚薄是之謂分古今人物本木原原初無或異是曰性
一親疏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稟於天者
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
粹或雜是之謂質天地之心鬼神之會靈於萬物能
所爲是之謂人動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稟而不能
推是之謂物所稟厚薄所遇盛衰是曰天命所主邪正
所行是非是曰人事稟乎天理莫匪至善是之謂性
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分乎善惡是之

養蒙大訓

十

謂情心具五常不慮而知是曰良知身備萬善不覺而
能是曰良能口鼻嘘吸思慮謀畫氣之神也是之謂魂
耳目聰明記憶辨別精之靈也是之謂魄心體虛明能
知能覺是之謂靈性之所能無有不善質之所能有善
有惡是皆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能持於久是之謂
志心之所發思惟念慮有所爲是之謂意稟命之二
具愛之理爲心之德其端惻隱是之謂仁稟命之利具
宜之理爲心之制其端羞惡是之謂義稟命之亨具恭
之理爲心之敬其端辭讓是之謂禮稟命之貞具別之

理爲心之覺其端是非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
公平廣大人所共由是之謂道道之界辨精密有條
止其所確然不易是之謂理道得於心日新不失是之
謂德道著於事富有無外是之謂業眞實無妄始終不
息表裏不雜天之道也是之謂誠循物無違四端百行
必以其實人之道也是之謂信靜而未發無所偏倚爲
性之德是之謂中發必中節無所乖戾爲情之正是之
謂和性之所存中而不偏天下之理皆由此出學曰大
本尚之所發和而不乖古今人物所共由之是曰達道

養蒙大訓

上

萬善之本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善存焉是
曰小德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
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義理所根體統所
繫事所由出是之謂本聲色所形簡冊所載雜而言倫
是之謂文天則之常敘而有法是之謂彝德行之常
而不易是之謂庸心涵萬里虛靈洞徹是曰明德事物
準則極其純粹是曰至善充養剛大配乎道義是曰
養氣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萬事寂然不動
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包四者該乎萬善

仁得仁斯一以貫

學力篇

修道明倫以覺乎人是之謂教未知未能必效諸人
之謂學已知已能必熟諸已是之謂習灑掃應對詩書
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修己
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事事物物研窮其理
表裏精粗欲無不察是曰格物心所覺悟推詣其極全
體大用欲無不明是曰致知身所踐履百倍其功變移
氣習弗篤弗措是曰力行通乎動靜主一無適是之謂

養蒙大訓

上

敬貫乎始終不息不雜是之謂一發已自盡是之謂忠
推己及物是之謂恕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
之謂弟仁義中正常本乎寂是曰主靜幽隱細微必謹
其幾是曰慎獨蒙昧之時育其純一是曰養正器識之
偏推致其極是曰致曲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
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恭敬奉持全其天理曰
尊德性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物格知至聲入
心通洞徹無疑是曰知言主敬集義勿忘勿助剛大無
懼是曰養氣勇之所存堅實強勁不屈於物是之謂剛

之所發奮決果敢見義必為是之謂勇操而不舍是
謂存順而不害是之謂養義理之心因困而作是曰
動心氣質之性習險而矯是曰忍性獲勝其私物欲淨
盡是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為學有要
乎乎立志持志之道存乎敬義主敬立本精義致知交
乎互發內外無遺沈潛玩索踐修乎已日新又新聖賢
可企

善惡篇

天命流行於穆不已其賦於人為性之口是曰天理喜

養蒙大訓

三

怒哀樂聲色臭味感物而動易流於私是曰人欲知覺
之發原於性命是曰道心知覺之發生於形氣是曰人
心無為而為天理之宜是之謂義有為而為人欲之私
是之謂利物我兼照坦然一致是之謂公物我角立紛
為萬殊是之謂私反乎天理日進高明是曰上達徇乎
人欲日究汚下是曰下達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有心悖
是之謂惡謬誤非終無心失理是之謂過正固嚴毅
剛善猛隘強梁是曰剛惡慈順卑遜是曰柔善懦
柔安是曰柔惡以道為非拒而不信墮於剛惡是曰

自暴以道為高憚而不為墮於柔惡是曰自棄於道氣
盈吝之枝葉是之謂驕鄙嗇氣歉驕之本根是之謂吝
罪自外至是之謂尤理自內出是之謂悔知者過之
有不掩是之謂狂賢者過之見有未明是之謂狷德性
之剛持守不變志氣之勇力行不息是之謂強氣稟不
剛陰柔怯懦志操不立委靡墮惰是之謂弱百家眾技
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呬
之和順氣之嘉祥是之謂吉理之悖違氣之乖沴是之
謂凶事雖未著理則已萌是之謂幾陰反而陽惡反而
善是之謂復人非聖賢豈能無過過而不改謂惡之大
遷善風速改過雷決百倍其功氣習變化

成德篇

養蒙大訓

四

心之虛靈洞明此理全體大用舉無或蔽是曰知至
之精微洞燭於心一事一物皆明其則是曰知止窮
之精智識超邁是曰智崇循理之篤踐履切實是曰
卑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豪髮不疑是曰盡
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
慮所發直實無妄是曰意誠知覺所形虛明不偏是曰

正當然之則必至不遷是之謂止若動若靜各止其
是之謂定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特立
是以致遠是之謂毅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克理
知賦質純粹不勉而中是日安行性焉安焉出類拔
萃是之謂聖復焉執焉可久可大是之謂賢至誠盡性
竟其形色是日踐形與道爲一無間乎八是日天命道
斯德立無所疑懼日不動心從心所欲自然方正日不
繩矩大中至正百聖相傳是日道統心理渾然泆應曲

養蒙大訓

五

富是日一貫至誠無息與天爲一是日天德天爵尊榮
假於外是日良貴生知安行聖不世出思得勉中聖
可顯致舍是而求標的不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治道篇

以制禁令勸勵防閑以正乎人是日善政仁義禮樂漸
以養以淑乎人是日善教制度品節正其綱紀防其
以立其敬是之謂禮聲律歌舞養其性情宣其堙
以全其和是之謂樂體道之常彌綸天地天下後世
不能易是之謂經達道之變因時制宜以濟乎經之

不及是之謂權經常之法載諸簡冊萬世無弊是之

與當然之理寓諸事物中正有準是之謂則道義之
正制度之嚴人所當守是之謂法反躬自省進德修業
不責乎人是日正已推吾教化革其舊染以復于善是
日新民動靜云爲權之以義各當其可無過不及是日
時中上下四方度之以已各得其平無有廣狹是日絜
矩身之所經翕然丕變是日過化心之所主不疾而速
是日存神位爲至尊德爲至盛居中作則是日皇極承
天之統行天之道繼志述事是日天子庶績咸熙四方

養蒙大訓

六

風動長治久安是日大順庶而未富治而未教苟安僅
足是日小康仁義德禮漸摩斯世人所歸往是之謂王
功利智力把持斯世人所畏服是之謂霸五帝三王繼
天立極道傳大統時臻盛治道學不傳治不立汙可
小康民不覲德猗歟休哉暨宋當天五星聚奎篤生聖
真維周與程統接孟子繼以朱子疏原濬委斯道大明
如日方中匪盲匪聾寧不率從蠶測管窺以爲後學

養蒙大訓

蒙軒程先生撰

天尊地卑堂陛以分是謂君臣君倡臣和風雲際會
謂明良秉鈞當軸進退百官是謂宰相論道經邦
陰陽是謂大臣面折廷諍繩愆糾謬是謂諫官八
冊言動直書是謂史官應奉文字兼修國史是謂翰林
糾察貪污究問疾苦是謂臺憲分閭授鉞震雷四
謂將帥祭祀聖師作養人材是謂學校承流宣化布滿
郡邑是謂守令視民如傷一介不取是謂廉吏薄賦輕
徭民安物阜是謂能吏醉醲飽鮮囊帛匱金是謂貪吏
刻剝斬斷搖國本根是謂酷吏侮文弄法以人為

養蒙大訓

七

謂姦吏不學無術受成胥手是謂庸吏含忠履潔守
不移是謂君子懷詐飾姦變態不常是謂小人高蹈
引徵辟不就是謂隱逸望塵降拜伺候趨走是謂奔
激濁揚清廉頑立懦是謂節義奴顏婢態搖尾乞憐是
謂諂媚澤在生靈名塞穹壤是謂德望指忠為佞飾
為治是謂欺罔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謂忠節竊弄
權睥睨神器是謂姦雄洗心滌慮惟新是圖是謂改
狠復執偏過也必文是謂飾非不階寸土以有天下
謂創業功光祖宗業垂後裔是謂中興文軌四海

百蠻是謂一統衣冠正統相傳至今是謂中國尊卑
統小大相維是謂紀綱密為條章詳為品式是謂制度
勸課農桑開闢田野是謂興利蠲免橫斂殄滅兇徒是
謂除害兵寢刑措化行俗美是謂治世流離困苦苗害
並至是謂亂世天下大勢日進日升是之謂盛大勢將
去日降日下是之謂衰國勢泰山民心磐石是之謂安
民心朽索國勢綴旒是之謂危動一善念和氣祥風是
之謂福萌一惡意念氣烈火是之謂禍經緯天地藻飾
萬物是之謂文戡定禍亂消服羣慝是之謂武戡戈

養蒙大訓

六

弓放牛歸馬是謂偃武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是謂修文
爰輯名義先廣器識有國有家有典有則君盡君道臣
守臣職小子識之永言無斁
致堂胡先生
太古千文
太和網緝二儀肇分清濁莫位乾坤為門品物流形
哲超羣
此一節敘天地人物
維河出圖顯道之原伏羲畫卦爰始斯文儼垂衣裳
臣上君軒轅通變成于華勳意誠心正萬化生身

胼胝疏濬汨煙底別九州拯拔墊昏言賦包匭多寡
均沐浴詠歌逮今攸遵棄稷厥初夙震美媿秬秠糜
蕪稷耕耘暨益播食燔烈養飧字育烝黎餘慶茂繁
實掌教修序彝倫由已敬敷丕革頌壽孝慈友弟曉
貴尊寬弘悠久帝風雍醜臯陶矢謀秋殺春溫欽恤
刑信順協存共鯤驪苗討而弗論鬻翁賓服治俗愈敦
岳牧代工洪造何言三辰珠璣四序環循鳥獸咸若草
木殖蕃蕭韶鳳凰焜耀典墳

此一節敘伏羲至堯舜

養蒙大訓

九

夏承虞禪咨稱儉勤啟聽謚訟付畀後昆戰甘勤扈威
賞詎煩洛汭荒畋馳騁十旬御母述戒祖訓忍聞羿射
擅朝寒泥父因戡殲澆羶少康與綸癸墜令緒鼎遷於
殷

此一節敘夏

湯騁莘畝伊尹戮力徂征自葛畏愛無敵後來其蘇鳴
條倒戟俾后堯舜匹夫必獲速戾放桐遂終允德予彌
夢登武丁恭默營求郊野築巖說得對揚休聲鬼方是
克總福駿厯賢主六七悼監辛紂凶矜驕溢師箕囚奴

忠諫焚炙

此一節敘商

邠岐積累昌謨浸赫重演爰繇端本在席孚佑緝熙西
顧與宅肆發觀政旄鉞麾席孟津約誓附國八百鈞渭
非熊皓首憑軾殪戎漂杵祝斷丑厯嗣誦幼冲且豈履
藉值璧秉珪金騰納冊管蔡挾庚往差罪辟斧戕卒完
繡袞赤舄劍持既盈罔罔寂滿耄喜遊遐驚轍迹胡
仍板蕩靜續憤惕躬勵行俊髦任職獵狃侵鎬徐上
騷繹迅霆暉焯焯虎繇翼恢復疆境雅頌諧激宜自佳

養蒙大訓

二十

居俯就衰紉宗廟黍離過者閱側霸業紛更周綱竟步
尼父將聖體用皇極離圍莫害陳餒非厄溺詩定書繫
詞出索晚潛奧思筆削史册姚姒以降辭酌準的日星
炳煥千古貽則麟瑞應期妙感孰測崇育英才升堂入
室及蹈前軌軻稟絕識標示中庸標指楊墨王澤息
獨賴遺編贏秦說一調張十年

此一節敘周

亨滅列侯漢計日虜簡肅耽惑佗仙良馮劉邦
頸拘牽

此一節敘秦及楚

巨軍仍餘楚羽戕咄炎漢開基規模廣延勃諒
擁昭宣董相仲舒儒術窮研請罷僻邪乃績
竊聖亦佩猊

此一節敘西漢

白水龍翔榮取青瓊燮洽救寧吾奚閒然志宏朽馭
手聯翩黨錮縉紳催汜兵纏

此一節敘東漢

許都曹操鄂渚孫權亮今翊備據蜀當天

養蒙大訓

此一節敘蜀漢魏吳

司馬欺孤熾鄴連顛

此一節敘西晉

導建江表安摧符堅

此一節敘東晉

南北判裂圻甸腥羶隋晉混并煬惡罔悛

此一節敘南北朝

世氏旋視查受勇智除殘滌暴慕仁勸義斗米
戶不閉承輔疇功

心晨枝幹披瘁狄傑扶傾唐統薦繼霓曲喧轟鼙鼓駭

淮汾陽汎掃氛翳斃斬奠泚度梟叛濟貂瑞專命
凝冰至藩鎮交挈虐悖狂恣魚爛絲棼吁嗟五季

此一節敘唐及五代

勳我宋盡美全懿塊比難名普率純被喬松孕秀顏
孟並嚮私淑諸人追配洙泗莊老虛談佛釋空諦申韓

慘刻朱翟偏蔽璞輅考占鯨彭擊刺篆籀末習詞章小
伎肯涉波瀾致遠恐泥探賸鈎隱涵養精粹達理制事

醜醉經緯舉此加彼兼善博施參乎覆載可謂大器

養蒙大訓

此一節敘宋及總敘

右敘古千文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敘事立言

昭陳法式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道義開示

德門又於卒章深致意焉初學小童朝夕諷誦而問

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新安朱熹書

五言

小學禮詩

北窓

事親

凡子事父母雞鳴咸盥漱櫛總冠紳履以適父母所

一及所聲氣怡煥寒問其衣疾痛敬抑搔出入

其二將坐請何鄉長席少執牀縣衾篋枕簟麗掃室

堂其三長者必奉水少者必奉盥進盥請沃盥盥卒授

以巾其四問所欲而進甘飴滑以瀧柔色以溫之必嘗

而後退其五養則致其樂居則致其敬昏定而晨省冬

養蒙大訓

三

溫而夏清其六三日則具沐五日則請浴燂潘請饋面

燂湯請濯足其七其有不安節行不能正履飲酒不變

貌食肉不變味其八立不敢中門行不敢中道坐不敢

中席居不敢主奧其九父召唯無諾父呼走不趨食在

口則吐手執業則投其十父立則視足父坐則視膝應

對言視面立視前六尺其十父母或有過柔聲以諫之

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其十父在不遠遊所遊有

之出不敢易方復不敢過時其十身者父母體行之

不敬舟焉而不遊道焉而不徑其十父子不同席雖

不言坐言孝不言慈恆言不稱老其十

事師

先生所施教弟子必是則朝益而暮習小心常翼翼

一先生召無諾必即唯而起左右養無方服勤至于

其二侍坐於先生受業由長始始誦則必作請益則必

起其三從先生於路不越路而語遭先生於道趨進立

拱手其四先生與之言問焉終則對先生不與言則必

趨而退其五

事長

養蒙大訓

四

君子容舒遲見尊者齊遯足重而手恭聲靜而氣肅其

一始見君子者辭曰願聞名童子曰聽事不敢與並行

其二尊年不敢問長賜不敢辭燕見不將命道不請所

之其三年倍事以父年長事以兄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雁行其四見父之執者不問不敢對不謂進不進不謂

退不退其五侍坐於長者必安執爾顏有

及母僂言其六君子問更端則必起而對久伸撰杖

侍坐可請退其七侍飲於

飲未辨不口其八侍食君子先飯而後已小飯

亟之毋齧骨刺齒其九 從長上丘陵必鄉長所視其十
有五人長者席必異其十

男女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無相瀆天地之大義其

一男十年出外就傅學書計學樂學射御學禮學孝悌

其二 女十年不出姆教婉從執麻治絲繭觀祭納酒

漿其三 女子不出門出門必擁蔽夜行必以燭無燭則

必止其四 男女不雜坐嫂叔不通問內言不出閫外言

不入閫其五 男不言內事女不言外事非祭不交爵非

養蒙大訓

三五

喪不授器其六 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室弗與同席坐

弗與同器食其七 取妻不同姓寡子弗與女主人若不

在不入其門戶其八 婦人伏於人無所敢自遂令不出

閫門惟酒食是議其九 迎客不出門送客不下堂見卑

不踰闕弔人不出疆其十 婦人不貳斬烈女不二夫壹

與之齊者終身不改乎其十

雜儀

喜怒必中節周旋必中禮淫慝不接心惰慢不設體其

一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

其二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使民如承祭出門如見

賓其三 並坐不橫肱共飯不澤手揖人必違位尊前不

叱狗其四 入國不敢馳入里必致式入戶必奉扇入門

不踐闕其五 入境必問禁入國必問俗入門必問諱與

人不問欲其六 食則不厭精膾則不厭細唯酒不及亂

肉不勝食氣其七 臨喪則不笑臨祭則不惰當食則不

歎讓食則不唾其八 言信行篤敬可以行蠻貊處恭與

人忠不可棄夷狄其九 君子正衣冠儼然尊瞻視卽之

容也溫聽其言也厲其十

養蒙大訓

五

訓蒙五言

雙峯饒先生

天地

天體動而圓地體靜而方天包地上下地處天中央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天地本一氣清濁分陰陽

日月

日是陽之精月是陰之精陰陽既奠位日月周天行日光有出沒晝夜分晦明月受日之光進退有虧盈

四時 春夏秋冬

天地位上下陰陽運其間陰陽有消長四時從而分春

養蒙大訓

毛

溫而夏熱秋涼而冬寒冬去春復來四時如循環

八節 立春 春分 立夏 夏至 立秋 秋分 立冬 冬至

四時分八節四立乃其冠二分與二至各處時中半夏至日極長冬至日極短惟有春秋分日夜各平判

五行 水火木金土

在天惟四時在地為五行四時以氣運五行以質生水火木金土五者異其名神光上燭天其象為五星儲精天地間品物各流形

人物

天以氣而化地以形而生形氣既交感萬物乃生成羽毛及鱗介物物皆含靈人於萬物中得秀而最靈頭圓象天體足方象地形心含五常性耳聰而目明目能辨五色耳能辨五聲口能辨五味鼻能辨五馨一身備萬物能知又能行仁義禮智信五者人道經人苟不盡道何以踐斯形

人倫

聖人因五性秩序為人倫仁以親父子義以結君臣禮以序長幼智以別夫婦信以交朋友夫是謂五教五教

養蒙大訓

毛

苟不修何以遠禽獸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先生

此日不再得隕波注扶桑蹉蹉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熾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警猶千里馬駕言勿旁皇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

誦韓莊出入四寸問雖講學成欲何用奔趨利
名場挾策博鑿遊異趣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
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潔至言在高深不憚勤梯航
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劫備身求得舍即亡雞
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余言狂
訓蒙絕句

文公朱先生

乙亥春余以病廢書時默誦四書註隨所思記以絕
句凡二十日積幾百篇後二年芝兒能言因略改次
之而日授一篇以代今之訓蒙者讀五七言律詩也

養蒙大訓

五

天

氣體蒼蒼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為乾渾然氣理流行際
萬物同根此一源

鬼神

鬼神即物以為名屈則無形伸有形一屈一伸端莫測
可窺二五運無停

命二首

妙合之機不暫停自然氣化與形生原於妙合名為命
即此而思得性真

靜思二五生人物新者如源舊者流流自東之源不息
始終聚散即斯求

性

謂之性者無他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固當惟論理
談空求理又非真

心

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虛靈妙用由斯出
故主吾身統性情

情

養蒙大訓

三

謂之情者莫他思只是吾心初動機又把動時分析出
人當隨發察其幾

意

意適情專所主時志之所向定於斯要須總驗心情意
一發而俱性在茲

道

如何率性名為道隨事如由大路行欲說道中條理
又將理字別具名

中庸

過兼不及總非中離却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將容易看
只斯為道用無窮

太極圖

性蔽其源學失真異端投隙害彌深推原氣稟由無極
只此一圖傳聖心

先天圖 二首

不待安排自整齊只緣太極本如斯試將萬事依圖看
先後乘除可理推

乾坤復遇互推移動靜之端起至微終日欽襟看不足

養蒙大訓

三

其中圓處是真機

學

軻死如何道乏人緣知學字不分明先除功利虛無習
盡把聖言身上尋

體用

體用如何是一源用猶枝葉體猶根當於發處原其本
體立於斯用乃行

西銘

人因形異種私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

盡將父母屬乾坤

仁 二首

心無私滓與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隨分而施無不愛
方知仁體盡言公

義兼禮智由仁出接物當先主在仁方有三端隨用發
譬之四序始於春

居敬 二首

大哉程子明居敬千聖同符入德門試把工夫橫豎看
總來不出欲斯存

養蒙大訓

三

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工殷勤夫子明斯意
約禮之時已在中

靜 二首

心惟動與靜相乘當靜之時乃動源所以工夫先要靜
動而無靜體難存

莫專靠靜偏於靜須是深加格物功事到理明隨理去
動常有靜在其中

致知

此心元自有知存氣蔽其明物又昏漸漸剔開昏與蔽

一時俱透理窮源

克己 二首

本體元來只是公自將私意混其中雖顏造望無他事
惟在能加克己功

莫道公私未判然自憂一日用工難便隨明處猛分擺
志在希顏即是顏

戒謹恐懼

防欲當施禦寇功及其未至立崇墉嘗求四者無他法
依舊同歸主敬中

養蒙大訓

三三

求放心

不察予心重似雞更兼放處只緣私纔知用理維持際
不待追求便在茲

下學上達

學在事時斯是理盍於事上每深思但令下學工夫到
上達之機條自知

夜氣

理則無形氣是乘氣隨夜息理斯存息時所感尤當驗
晝不能清夜亦昏

體認

雖云道本無形象象能因體認生試驗操存功熟後
隱然常覺在中明

喚醒 二首

為學常思喚此心喚之能熟物難昏纔昏自覺中如失
猛省猛求明則存

二字親聞十九冬向前已愧緩無功從今何以驗勤怠
不出此心生熟中

優柔厭飲

養蒙大訓

三四

誰言妙處費形容四字如何下得工大要工夫怕麤急
須教融液在其中

固窮

不是書生不阨窮道窮何所愧於中貪求貪欲販夫事
於此不安須彼從

為己為人 二首

藥病須還老自知和根斬斷為人機心隨身止門常閉
課罷苦封候夕暉

辛勤盡作苦計計情聲譽自外而觀為可嘉

此心已失實堪哀

三省 二首

曾子尚憂三者失自言日致省身功如何後學不深察
便欲傳心一唯中

用工事上實根源三省真傳入道門理即心隨事顯
事能盡理始心存

十五志學

工夫一進十年期斷自聖言當致思豈不欲人躋聖速
只緣科級蓋如斯

養蒙大訓

三五

小學

灑掃庭堂職是共步趨唯諾飾儀容是中有理今休問
敬謹端詳體立功

存心

工夫但欲存心爾底事存心條緒多直使聖賢更剖析
只緣私意費消磨

養性

此心不假增加力養字元非別用功只要關防并省察
莫教私欲害其中

心之官則思

一身胡屬此心微只為能思擇所為底事虛靈成暗塞
獨於物欲用其思

莫知其鄉 二首

此心活物元無定或出他鄉入此鄉猛省不知誰是主
只因操舍有存亡

存以公兮止以私存亡倏忽動時機莫教事過方纔省

辨析須嚴念慮微

人心道心 三首

養蒙大訓

三六

自從載籍流傳後此是論心第一條剖析精明為訓切
如何心學尚寥寥

因形與理別言心其實隨形有理存纔與理違形獨用
便為物欲理皆昏

莫道惟危便為惡只緣眾欲起於形常須一把理來救
亦要少從危處行

知天命

假借立言雖似是知非我
方信則味不同

故者以利爲本

論性無非日用間何須虛記
深艱詔萬事皆其理
只是工夫欲順難

參前倚衡

理隨心見不曾離苟有斯心便在茲果似有形君信否
用心熟後自能知

汶上

仕非其地寧無仕此事還他德行人彼以勢邀吾自逝
丈夫無欲氣常伸

養蒙大訓

三七

山徑之蹊

苟能用力可充微一或昏忘功便虧老矣方知深自警
幾番茅塞徑之蹊

不能使人巧

學求入處須師授此外難爲盡靠師但向行時無息處
進前曲折自能知

觀瀾

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具此中每向狂瀾觀不足
正如有本出無窮

良知

孩提自幼良知發此日心蒙尙未開既壯蒙開趨物欲
良心反喪亦哀哉

動心忍性 二首

不常拂處常逢拂不合空時亦至空處順不如常處逆
動心忍性始成功

困窮拂亂雖天意如舜何須增不能上知惟明事之理
也須親到事中行

芻豢悅口

養蒙大訓

三八

食中有味知斯悅知是能加咀嚼功行處心安思處得
餘甘常溢齒牙中

先難

爲學須效效自形但專一意使功深哀哉狹隘頻期效
仰止仁人後獲心

謹獨

爲學無功由間斷其如間斷之防方知
多足此時心易忘

鳶飛魚躍 二首

此理充盈宇宙間下窮魚躍上飛鳶飛斯在上躍斯下

神化誰尸本自然

神化誰尸本自然蓋將此意返而觀試當事上深加察

纔著些私便不安

勿忘勿助長

忘則無功助則私不忘不助正斯時是中體段須當察

便是鳶飛魚躍機

樂在其中

夫子亦將貧對樂只因人苦處貧難苟非天理能攘敵

養蒙大訓

三九

只向私心重處安

不改其樂

已私既克本心存到處逢原與理行不待有心求樂道

此心之樂自然生

逝者如斯二首

如河物却能形道只為皆存理一端偶感斯川存動理

故言逝者可同觀

岷源萬古只如斯東注會無窮斷時後學不因川上歎

安行懼用亦難窺

牛山

此心此理自天候不待栽培觸處生只要關防人欲伐

更須着意察滋萌

任重

氣無強弱志為先努力便行休放肩捱得一番難境界

便添脊骨一番堅

萬物皆備

萬物當須以理觀不離太極是其源故雖萬類我皆具

只為中心太極存

養蒙大訓

四

難言

難言非謂不容言謂狀其中體段難須是養成天地塞

却將剛大反而觀

四五十無間

聖人接物本於仁罕以深言拒絕人何足畏辭嚴且截

急將此意省吾身

九思

人之進學在於思思則能知是與非但得用心纔熟後

自然發處有思隨

辭達而已

方識聖門辭達旨作文之法在其中但將正意由辭出此外徒勞苦用功

因辭可以驗人心心地開明辭必明試把正人文字看何嘗巧滯與艱深

浴沂

只就吾身分上思相呼童子浴沂歸更無一點閒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時

言志

養蒙大訓

莫道車裘事亦輕伸由勇義乃能行欲知共做為難易試把車裘驗我心

斐然成章

學須隨器有成形方可裁中設準繩假借變移無定止縱逢大匠亦何成

必有鄰

德者人心之所同苟能有德類斯從不須閉戶嗟寥落但立誠心自用功

君子去仁

誰云貧賤人難處只為重輕權倒持釣渭耕莘皆往轍聖賢不法我何歸

就有道而正

差以毫釐大亂真苟差就正墮終身不惟枉費窮年力反作滔天禍世人

出門如見大賓

竦然敬立體斯存容貌常如見大賓此是聖門持守法必須心在可為仁

安仁利仁

養蒙大訓

語利猶能安則難且從利做莫空安懸知等級無它事去盡私心只一般

一貫

一貫明言忠與恕教人之意已昭然當於用處求其一謹勿懸空想聖賢

卓爾

顏淵不日趨於化此境寧容末學知細誦師言強注獨於博約語無疑

聞知

見固能知聞亦知雖聞如與見同時只緣一本元無二
子聖已亡心在茲

絕四

在八四者要皆無絕盡聖心天與俱敢爾單題希聖術
力除私欲是工夫

莫我知也夫 三首

心卽是天天卽理無行不與理相隨故言惟有天知我
天豈真如人有知

天怨人尤雨不形斂然下學是功程了無可使人知處

養蒙大訓

四三

盡日相酬理與心

聖心端似涉修蹊俯首無言但疾馳學者常須存此意
自能遏絕爲人私

子欲無言

妙道皆形日用間卽斯可見不須言時將天象明人事
希聖工夫萬古存

吾無隱乎爾

聖道雖云妙莫窺初非恍惚與希夷分明說在吾行處
後學無於行外思

化二首

春冰融盡絕漸微徹底春壺燭萬幾靜對東風感形化
聖心體段蓋如斯

從心所欲皆天理具體顏淵罷不能所謂不思并不勉
舜由仁義卽非行

吾知免夫

常懷四體昊天恩自是淵冰恐懼深一息尙存憂未免
死而後已卽斯心

博約

養蒙大訓

四四

事來心向禮中行事過將心去學文局定更無他罅隙
得斯二者老吾身

事天

皇天命理以爲人理有存亡繫我心存養上還天所付
終身履薄以臨深

訓蒙絕句

文公朱先生

觀書有感 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今日中流自在行。

武夷權歌 十首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
欲識箇中奇絕處，權歌閒聽兩三聲。

養蒙大訓

聖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峯影蘸晴川。
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峯，杏花臨水為誰容。
道人不在夢臺夢，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權幾何年。
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鏗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巖華垂露碧旣。
毳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
林間有客無人識，

欸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繞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
客來倚檻巖花落，暖鳥不驚春意閒。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
人言此處無佳景，只有石堂空翠寒。

八曲風烟勢欲開，鼓樓巖下水滌洞。
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
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養蒙大訓

聖

感興詩

崑崙大無外，旁薄下深廣。
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皇羲古神聖，妙契一頰仰。
不待竄馬圖，人文已宣朗。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
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
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至理諒斯存，萬古與今同。
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
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
藏澤自媚玉，蘊山含暉輝。

燭九垓，立思徹萬微。
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
味紛朶頰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驚靡終畢君看
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祁招詩徐方御宸極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
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
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
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東京失其
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
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

養蒙大訓

七

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
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合
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
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
歲宸極虐燄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胡歐
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
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朱光徧炎宇
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

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絲懸掩身事齋戒及此
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
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
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倚
歎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癸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
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

養蒙大訓

八

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頻察方儀靜隕然千古存悟妙
立象意契此人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
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尙絢傳
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我挈裘領丹書
箸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起元命秘竊當生死關
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
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處
願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
不踐實蹟彼榛棘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下敘旣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
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清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養蒙大訓

四九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僉誕時行必安詳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立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
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詞好豈知神鑒昏日
余

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養蒙大訓

五

孝經刊誤古今文有不同者別見考異

文公朱先生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

養蒙大訓

五

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

養蒙大訓

五

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箸則又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下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開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為害不

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
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
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
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
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
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
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
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養蒙大訓

至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爲
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
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
之言唯易禮字爲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
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
日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
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德性之目
與其所以則之因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
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 其曰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温公改
教爲孝乃得相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

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
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
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旣可
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
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
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
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養蒙大訓

至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懼心以事其先王治
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懼心
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
得人之懼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
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
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
言雖善而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
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關
礙故今且得仍舊耳
後不言合刪
改者故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敬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

養蒙大訓

五

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卽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書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與前章亦重複不當通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下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

養蒙大訓

五

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旣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

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臨其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

養蒙大訓

五七

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

養蒙大訓

五八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為傳之十章

或云宜為

十二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

或云宜為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一章也嚴父孝

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為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

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

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

養蒙大訓

五九

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

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

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為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中於事君之意當為傳之九章或云宜為十一章

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本

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證

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

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

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

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

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

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

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養蒙大訓

六〇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亮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

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

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

文程復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

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

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

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

傳如冬溫夏清皆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洎熙丙午

八月十二日記

孔叢子亦偽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為之也孔叢子敘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偽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記之中顏氏已辨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為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

養蒙大訓

空

養蒙大訓終



雲南叢書子部之二

養蒙圖說

共一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甲寅
羊刊

養蒙圖說

目錄

陳設俎豆 問安視膳 扇枕溫衾

懷橘遺親 人號曾子 食果取小

藏火燃燈 擊甕出兒 放雀得環

唵華山詩 還鸚鵡對 遙咏牧童

提戈取印 問天窮際 穎悟非常

士先器識 教循規矩 酒肉養志

養蒙圖說

目一 夢杏書屋

負米養親 單衣順母 行傭供養

傷足憂色 望雲思親 斑彩娛親

食不先飯 為姊煮粥 中分財產

感樹敦睦 不受安與 閉戶不納

下帷發憤 映雪讀書 帶經而鋤

晝粥斷齋 香山還帶 編竹渡蟻

友直聞過 應舉不欺 文體一變

先憂後樂 觀周問禮 管鮑分金

高山流水 寡過未能 廣行陰德

九世同居 祖孫有禮 家法謹守

志不溫飽 婚娶瞽目 事必告天

勤勞訓子 宦中消息 飲泉不貪

暮夜四知 為民興利 社倉備賑

平糶感神 爭田理論 湘亭杯酒

治獄不冤 手植三槐 運甓勵志

無書政府 拜相風行 薦賢為國

養蒙圖說

目三 夢杏書屋

一生忠恕 戒享富貴 貧富交情

神色不異 盛德包容 壺觴餽饑

不負翟黑 黃花晚節 布袍清素

遺之以安 侵占不較 不買裴堂

推恩有序 義田活族 麥舟助喪

缺陷世界 不買田宅 禁忌殺生

禁牛廣愛 表正鄉閭 宴會從簡

書屏教子 居鄉盡禮 公私不擾

滇南石屏塗時相揆宇氏纂著

孫 大幣玉華氏 編次

會孫會 青方夏氏 何日夏氏 繼啓夏氏 校對

元孫 曠旦菴氏 辟融菴氏 正字

外曾孫陳尚伯率男蔡纓重刊



陳設俎豆



問安視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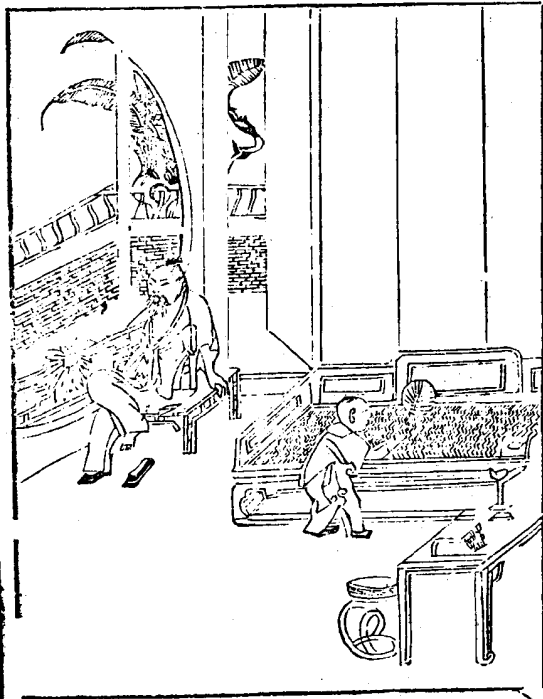
這是魯國孔夫子他為小兒時天性端莊不好嬉戲即將家中碗碟取將來棹上擺成行列祀陳設之禮一般可見天生聖人周旋中禮人不同所以能身通禮樂刪述六經為萬世宗人為法即當於小時的事學起其後孟子之母三遷其居必擇隣於學宮以成就孟子為大賢者蓋得此意矣

這是周文王他天性純孝爲世子時一日朝於父王季三遭每蚤雞鳴而起就親到父母臥房前鞠躬問父母昨夜睡臥安否侍者答曰安文王色喜如少不安便憂形於色午晚亦然供上飲膳必親自看視寒煖之節夫文王爲世子年紀小乃富貴場中就能知孝親如此況下而士庶之家其可不知此道乎今人家兒子自小懶惰那知敬重父母及長而娶有妻室便溺於晏安全然不知父母之養卽父母有疾亦付之不聞者有矣求其晨省而昏定者誰與然孝順還生孝順子武王之侍疾不脫冠帶周公之爲武王以身請代何莫非文王之孝有以感之耶故爲人子者不可不行孝

養家圖說

三

扇枕溫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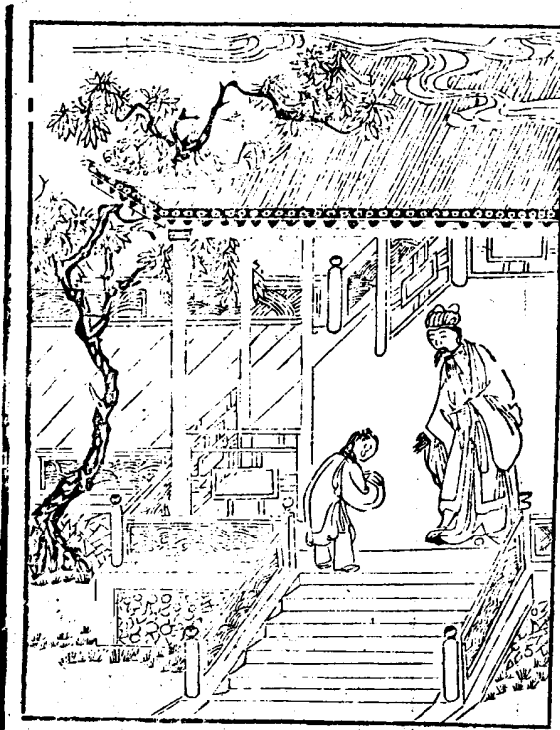


這是漢時黃香賦性至孝年方九歲每當夏月熱時將父母枕席扇涼至冬月寒冷則又將被單睡得溫暖了然後請父母臥去故後人有詩云寒夜溫衾暖炎天扇枕涼兒童知子職千古一黃香如今人家兒子愚頑者忤逆聰明者流蕩焉知所謂夏清冬溫如黃香者乎然孩提之童愛親敬長本其良知良能惟在爲父母者隨時啓發他便不失赤子之心可以爲大人矣

養家圖說

四

懷橘遺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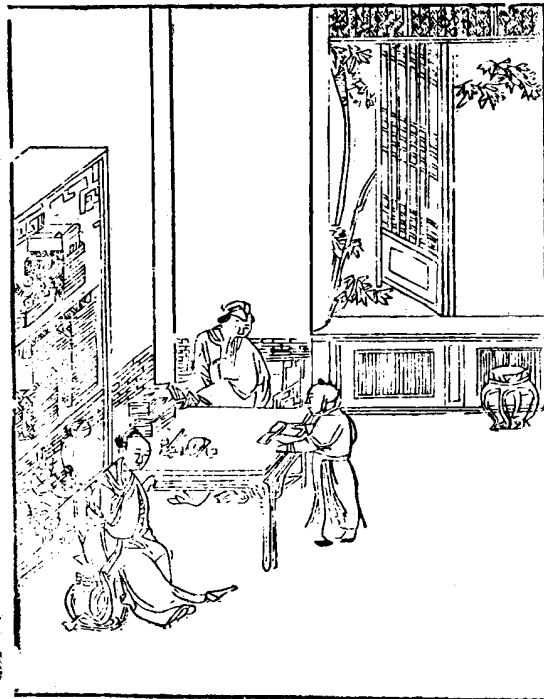


這是三國時陸續他年方六歲就知孝親一日袁術請他座
 上有橘續私取二枚懷之袖中及拜辭而出其橘落地術笑
 而戲之曰陸郎作賓客亦懷橘乎續曰將以遺母術大奇之
 夫續爲兒時即能一菓不忘親如此大於此者可知矣今人
 家兒子終日只曉得爭嘴那知雷與父母不特小兒卽年長
 的也私妻好酒不顧父母之養者有矣如續者豈非小兒中
 之難得者哉

養蒙圖說

一五

人號曾子



這是漢時張霸他年幼便知孝順父母敬讓兄長人號爲張
 曾子蓋曾子是孔子弟子最是孝順的人故人以此稱之霸
 七歲卽通春秋復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答曰我饒爲之
 時常捧書於父母面前誦讀可見此兒從小時就曉得孝弟
 之義兼肯自家上心讀書不以小而自怠豈似如今人家子
 弟忤逆怠惰不肯讀書不聽父母教訓終流於下愚不移者
 耶但父母愛子只指望他讀書做個好人若肯讀書就是孝
 順矣

養蒙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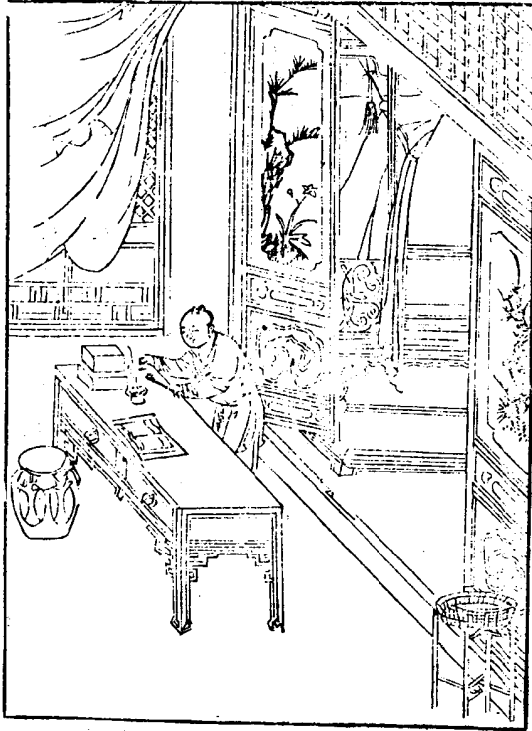
六

食菓取小



這是漢時孔融年四歲有恭讓之性每與諸兄共食栗棗大者推讓與兄喫惟取其小者而食之兄問其故對曰我年小當喫小的由是宗族中莫不奇重今人家兒子自小即爭嘴要好的喫且揀擇要多不得便撒潑放賴及至長大饑懶何嘗知有敬兄的道理此雖其賦性愚頑亦由爲父母者從小慣了他不知教訓故耳

藏火然燈



這是南朝時祖瑩他年八歲極好讀書晝夜工夫再不間斷父母恐其小而成疾屢屢禁他不止常私自藏火待父母睡去然後燃燈讀書仍以衣被蔽塞窗中不使漏光恐爲家人所覺夫今人家兒子就是父母教他讀書百般責望飽食終日不肯用心而况于夜乎及夜間熬油費火只徒亂念幾句或打瞌睡搪塞者何多視祖生可以媿死矣宜其終不長進老大傷悲也

擊甕出兒



這是宋時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他爲兒時與羣兒在一水缸邊戲耍一兒偶然跌在缸中幾溺死羣兒皆驚走惟光從傍取一石將缸擊破水即流出此兒幸得不死此時公方七歲當兒戲倉卒之際能有此見識有此手段所以後來爲元祐宰相調停新法成旋乾轉坤之功信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古人云從小看老三歲看大信乎哉然公平生所學自不妄語始則知誠篤尤爲初學之要而說謊一節最小子之所當戒

養蒙圖說

九

放雀得環



這是後漢楊寶他性最慈愛年方九歲至華陰山下見一黃雀被鷓鴣搏擊墜地爲羣蟻囓困寶因取而養之俄以黃花百日後羽翼復健迺開籠放出此鳥放後朝去暮來如是者數日方與羣鳥飛鳴逸寶而去忽一夢黃衣使者報曰我廼王母使者往遭困厄蒙君慈救今以白環四枚報君今後世子孫四世三公以彰陰德後果然夫人家兒子最怕的是自小跋扈殺生害命爲父母者又捉買靈雀以供玩好致令一點慈心盡行斷喪長大百般殘忍其爲戕賊者多矣此雖報應之說不可知然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培養擴充當自如此

養蒙圖說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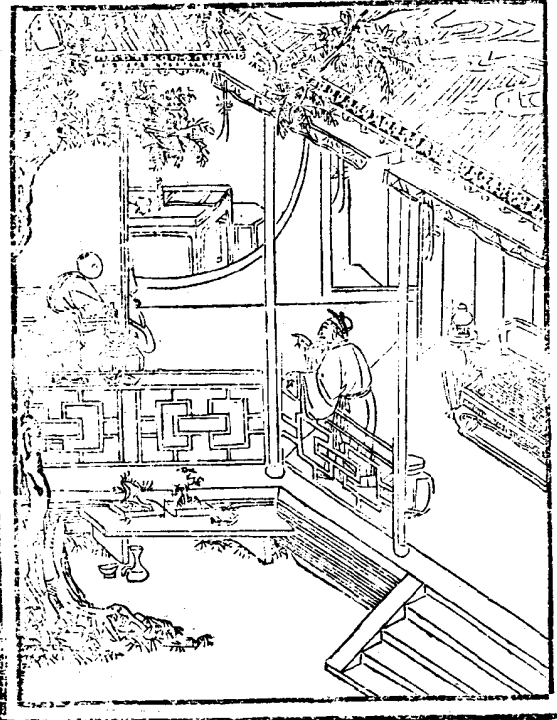
吟華山詩



這是宋時寇準他七歲時其師引他登華山即吟詩一首云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奇
 之謂其父曰令郎開口如是怎不是個宰相氣度蓋謂天爲
 君象只有天在上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者後果爲真宗
 朝平章事瀟淵請駕親征契丹保宋朝百年無事今人嘗謂
 三歲看老開口便見夫亦有所試也其實天生成的自是不
 同人力勉強不得只是充之以學教之以正可矣

養蒙圖說

還鸚鵡對



這是宋時王禹偁字元之七歲就會做文章且善詩對畢文
 簡公知其家以磨麩爲生理迺令作磨詩禹偁即不思而應
 聲曰但存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畢
 公大嘉奇異一日太守席間出一對云鸚鵡能言怎似鳳坐
 客俱不能對文簡歸寫之屏間元之書其右云蜘蛛雖巧不
 如蚕文簡見而嘆之曰此絲綸之才也後果爲翰林掌書記
 可見此公年幼即能開口成章且知心正之義信所謂聰明
 出衆者若楊大年十一歲賦朝闕詩有願秉忠貞節終身立
 聖朝之句豈非同得天地之秀氣者乎

養蒙圖說

遙咏牧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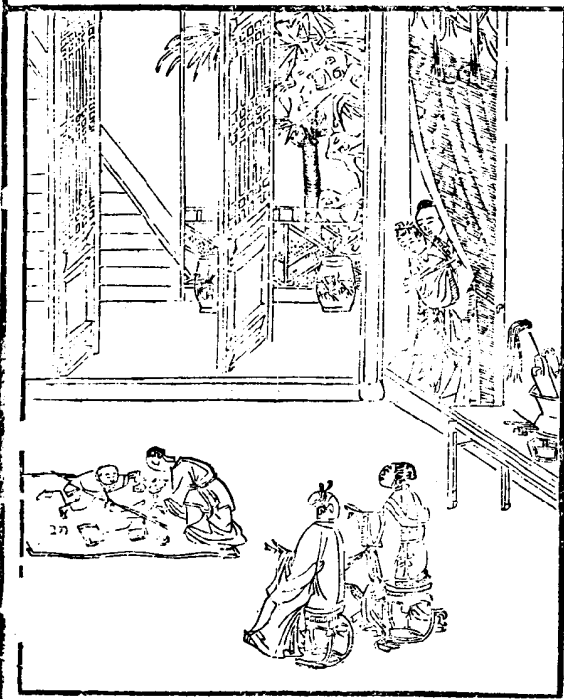


十一

這是宋朝黃庭堅他年方八歲其父攜在門前聞行偶見山
 上有個牧童騎牛吹笛過去卽遙指吟詩一首云騎牛遠遠
 過前村短笛橫吹隔籬門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
 君細玩此詩何等飄逸出塵絕無富貴相令人讀之生羨嘆
 心夫此公方爲兒時識見就超脫如此後來與蘇公東坡佛
 印禪師參悟入道蓋宿有仙風道骨真性不迷故也世人爭
 名奪利多方營謀巧設機關中傷善類總爲半世浮榮壞盡
 一生心術豈知虛名微利一轉眼間便光景不同翻思從前
 所爲皆業障耳竟何益耶故君子當辨之於早

養蒙圖說

提戈取印



這是宋時曹彬他過歲時父母以百玩環列於前觀其所取
 彬左手提戈右手取俎豆須臾又取一印餘無所視夫彬方
 一歲其志畧便自不同後果以武功掛印爲節度使然所最
 喜者彬爲人一生忠武不殺常奉詔平江南聞城將克托疾
 臥內誓不妄殺及城下之日平定安輯秋毫無犯班師舟中
 惟有圖籍衣衾而已夫今之爲將者喜事貪功兵連禍結甚
 至擅殺良民以充首級擄掠子女玉帛以潤私囊縱能貪冒
 一時不旋踵而自已子孫立有顯報可不戒哉嘗讀一將功
 成萬骨枯之句毛髮爲之竦然益信曹公爲千古良將也

養蒙圖說

問天窮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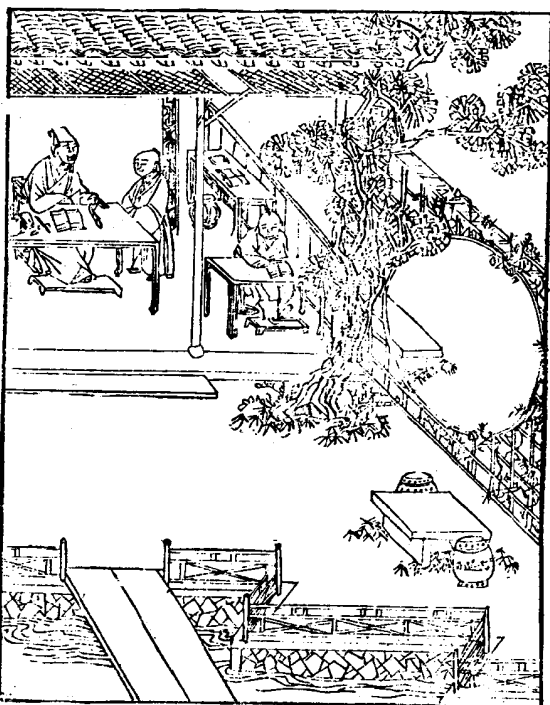
古

這是宋時陸九淵字子靜他生而穎異年方三四歲一口偶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其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時舉止異常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悟曰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已分內事皆宇宙內事也夫公當兒時便識見濶大如此幸淹貫性學為宋大儒公學本於王靜不以考索為功所以心體虛明會天地于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於此可見人在天地間何事非吾職分反之已其所未盡者何多若少負才能稍有表見便不勝其炫露矜誇自以為人不及已者多見其淺且狹矣噫豈非狃于習俗而識見之未至與

養蒙圖說

五

穎悟非常



這是元時許衡自幼端莊誠實與羣兒嬉戲即習進退行止之節兒莫敢犯常侍立於師傅前問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科第耳即今時所謂中舉中進士也衡乃對師曰如斯而已乎言讀書當有大用處何止於此也其師大奇之謂其父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後果以理學為世大儒夫今人家教子讀書只望他做官富貴肥家足矣此外何嘗有以忠君愛民清廉性命之道為人學問之大關節處教其子弟者乎宜其蒙養不端長而無識貪鄙成風大壞極敝者皆科舉之學累之也余深為之猛省

養蒙圖說

六

士先器識



這是唐時裴公名行儉，為人識鑒最高，是時王勃、盧照隣、駱賓王、楊炯四子皆以少年能文章，眾咸期以大用，行儉一見，乃謂人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華淺露，豈享爵祿之具。楊子稍沉厚，應為令長，餘得令終幸矣。後炯僅試盈川，照隣終於惡疾，王勃渡海溺死，賓王以謀反誅。一如公言。嘗聞語云：士慤而後求智，馬服而後求良。今以四子觀之，可見士君子德器為本，文藝為末。自古聖賢當大任者，孰非以重厚老成者勝之。近時初學後生，畧曉文藝，便眼空四海，傍若無人，傲忽師長，輕慢先輩，似這等浮薄之夫，縱使學成文章，亦雕蟲小技耳，宜其立見墮落而負荷不堪也。觀此可以為深戒。

養蒙圖說

七

教循規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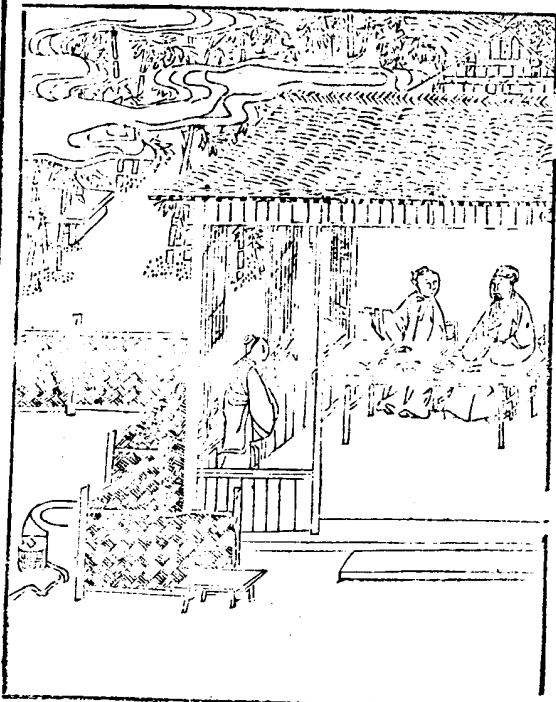


這小兒是宋時呂榮公其父申國公呂公著在家簡重，不以事物經心。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每教公，事事務循規矩。年方十歲，那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服。出人行步，惟謹。淫亂之音，未嘗入耳。非禮之色，未嘗接目。所以學有長進，為末名臣。今人家兒子，從小驕養，慣了他會開口罵人，父母取以為笑，及長而淫縱，敗壞家貲，蓋亦由於教訓者未善也。

養蒙圖說

六

酒肉養志



這是魯國曾子天性至孝，養其父曾皙，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必請問父母，將此喫剩的與誰？父問家中可還有餘剩的？沒有，曾子不論有無，必對曰有，因卽以此推散與人，蓋仰順親之懽心，而不敢拂也。故曾子可謂養志，若曾元養曾子，便不請所與，只徒知養親口體而已。今人豈惟不知養志，卽口體之奉，且不能養，母惑乎孝子之不多見於天下也。經曰：父母所愛則愛之，父母所敬則敬之。至於犬馬皆然，而況於人乎？爲人子者，當知誦法斯言矣。然曾子之孝，以其平日謹慎，方能盡得事親之道，故思事親者必先守身。

養蒙圖說

九

百里負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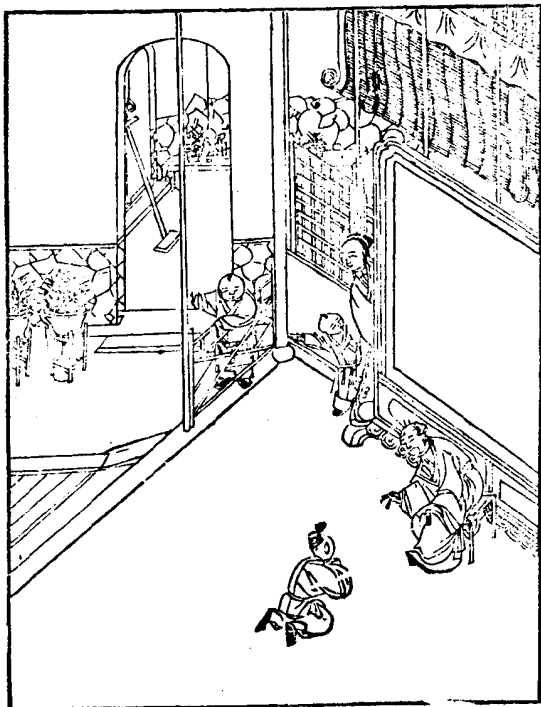


這是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他爲人好勇，極肯行孝。家貧無給，嘗出百里之外負米來家養贍父母。及後，雙親逝後，南游於楚，得至大官，高車厚祿，重裯列鼎，每追嘆曰：吾昔食藜藿，爲親負米百里之外，每苦不給，今享厚祿而吾親安在，雖欲如前負米，何可得乎？孔子聞而嘉之，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畢魚泣血云：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故曰牛羊而慕祭，不如雞豚逮親存，爲人子者，須趁父母在的時節，竭力供養，臨終喪事盡禮，不使少有後日之悔，庶幾無憾耳。若存時不知敬重，身後方纔念想，趕不上了，雖悔何益哉。

養蒙圖說

三

單衣順母



這是孔子弟子閔損他生母蚤喪父娶後妻生二子心嘗嫌他當冬月製造綿衣他親生二子皆綿絮損則暗以蘆花絮與之一日三子爲父牽車損因蘆絮體寒將軻墜地父責罵不敢說出後父徐察纔曉得他後母偏心的去處惡欲出之損迺跪而泣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遂不出母其母亦感悟夫子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可見古人行孝無論父母俱全兄弟孝友卽當逆境不敢怨言諭之以道今人遭晚娘者何常曉得這等道理有此見識以致爲父者偏聽後妻慣子抵觸父子兄弟之間俱成仇隙皆由感悟之無道也盍再思之

養蒙圖說

三

行備供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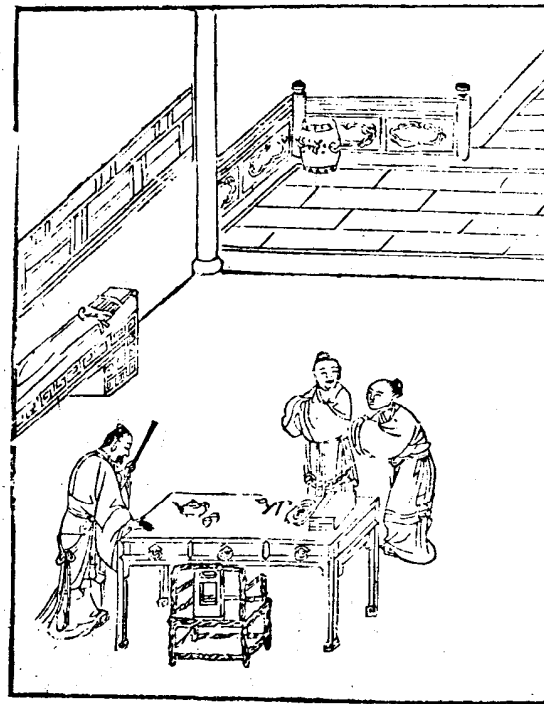


這是漢時江革他當天下大亂盜賊羣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採拾爲養道遇賊欲劫之革涕泣哀求賊爲感動遂得母子俱免於難後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備供養便身之物無不畢給夫江革一平常人耳乃孝心純篤不以艱難苦楚有失供養足以愧人之安常處順既富且貴反不顧父母之養者矣然於此可見盜賊亦有良心且因感化而動所謂孝道通於天地鬼神如姜詩之涌水出魚梁彥光之圍得石英解叔諫之神告藥藤者豈誣也哉爲人子者當立誠行孝以爲感格之地

養蒙圖說

三

傷足憂色



這是周時樂正子春，他平日舉動周慎，一日下堂偶傷足，不出門者三月，及出面帶憂容，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君子事親，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今余忘孝之道，是以憂也。古人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酒色必戒，飲食必節，凡其坐作進退無不致謹，惟恐其虧體辱親，有失孝道耳。卽夫子告武伯亦謂父母惟其疾之憂，以此知爲人子者，各宜體父母愛子之心，自家愛惜身體，不致有疾貽父母憂，斯可以言孝也已。

養蒙圖說

三

望雲思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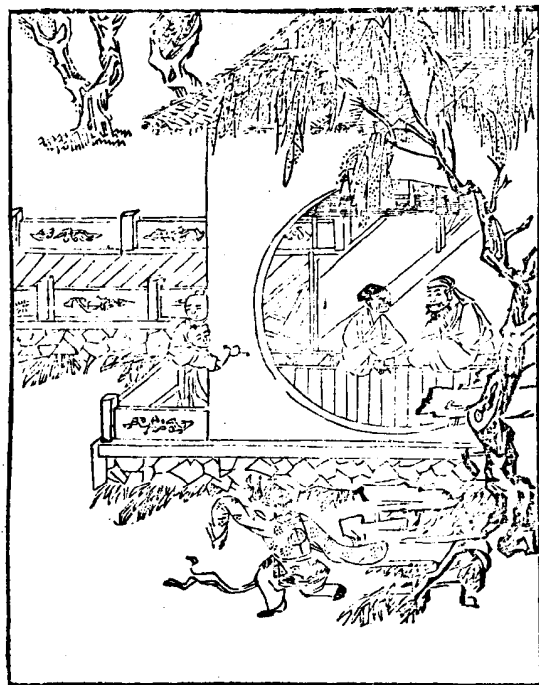


這是唐朝狄仁傑，他爲并州司戶，道過太行山，望見山頭上白雲孤飛，乃下馬遙望，嘆曰：此白雲下吾父母所居，恨爲官在外，不能常得奉侍，因淚下看雲良久，飛盡，方上馬去。夫狄梁公孝思篤，至如此，後來再造唐家宗社，爲斗南一人，蓋忠孝兩全者矣。今之爲人子者，日日在父母膝下，不知愛敬，一旦做官，遠離之任，經年累月，不管父母衰健，何如？且有只帶着妻子出來，把父母丟在家中，全不在心上者，況於望雲而興思者乎？噫，富貴浮雲，父母天性，逐身世之浮雲而易天親之永訣，是皆梁公之罪人矣。蓋蚤思終養，毋貽後日之悔也。

養蒙圖說

四

班綵娛親



這是楚國老萊子一生孝親供養甘旨行年七十有五父母俱全時常着五色斑斕之衣於堂前戲舞或伴爲撲跌作小兒啼以取親心歡樂夫年過七十尚有父母此真人世之最難得者然亦豈無有子若孫乃當衰老之年猶躬行孝道此老萊子之孝所以可傳也但親年不可必之於天孝道當及時行去須趁父母在時隨分竭力凡左右就養可以悅親之心者無所不至不致貽有後日之悔庶幾罔極之報爲不負矣古人謂一日養不以三公易旨哉言乎

養家圖說

食不先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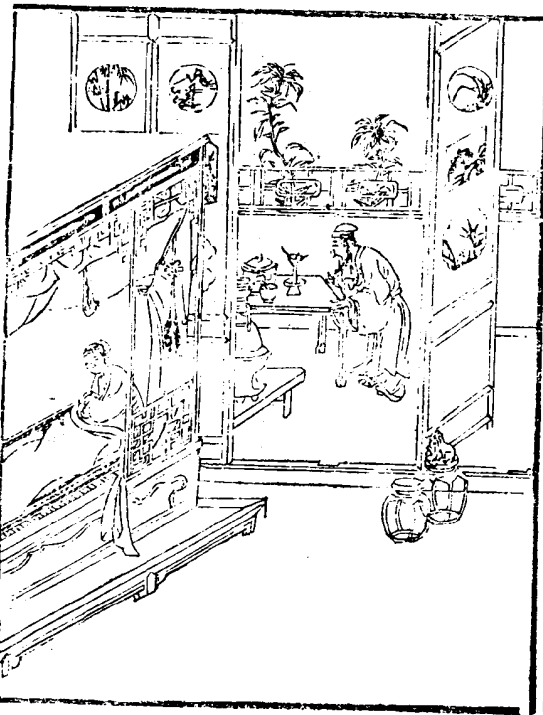


五

這是魏時楊津他家世純厚性篤友愛事其兄如事父母一般他兄楊椿年六十津亦老矣嘗侍食於其兄必親授匙筋味皆先嘗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待回然後同食諸子侍立階下聽使喚供奉茶湯醉則扶歸安寢蚤晚問安津曾爲泗州牧他兄在家有一品味不寄他兄不敢入口夫古人之事兄如此余視此愧無容身於天地間矣願諸學者克恭厥兄無忝弟道

養家圖說

為姊煮粥



五

這是唐時李勣他貴為宰相有一姊偶病在牀勣親為煮粥火燎其鬚其姊慌忙謂勣曰家中儘有許多奴婢官人何乃自苦如此勣以粥奉其姊曰豈謂無人念今姊年老我亦老此後雖欲為煮粥恐不可多得矣其姊感其言兩相垂泣夫勣曾有功唐朝以致顯貴惜立心好險贊立武氏本不是個好人然奉姊一節則為弟之所當法者故錄之看來如今人家姊妹少時儘知親愛或貧賤的還肯親熱惟出嫁後便因些小爭競大傷和氣斷絕往來甚至家中富貴姊妹貧難惟聽妻言不一相顧者有矣視此可以感發

卷一

三

中分財產



這是漢時薛包他為人孝友其父娶後妻生子憎包分出包號泣不肯去父怒以杖逐之不得已廬於舍外曰入掃除經年不廢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沒居喪哀毀逾年諸弟求分財產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嗚呼古人友愛不以父母偏惡萌怨恨念不以異母兄弟生爭競心即破產之後尤分外給之真是誼重骨肉財輕糞土者豈似如今人家兄弟爭財結怨仇恨不休許訟於官自甘蕩廢者哉然又有居嫡長而惟圖肥潤不恤庶子飢寒者尤包之罪人也

卷一

三

夢杏書屋

感樹敦睦



這是隋時田珍與其弟田慶田廣他家兄第一向和好不會分居堂前有一顆紫荆花樹開得茂盛後因田廣娶婦不賢常欲分產議將此樹分為三分是夜荆樹即枯死次蚤兄弟起來看見泣而嘆曰樹本同根聞分尙且枯死况吾兄弟同胞同氣若欲分離反樹木不如矣遂感嘆不復分家更加敦睦其樹茂盛如初余爲兒時嘗聞俗有攬家田三嫂之說以此觀之尤信可見人家兄弟們猶如手足一般豈忍分爭嫌怨祇因聽信婦言遂至同氣之情俱認不得了而亡家敗俗皆由此起然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豈特一紫荆爲然哉又豈特一人一家而已哉

養蒙圖說

无

不受妄與



這是孔子孫子孔伋字子思他爲人忠信純篤甘守貧窮嘗居衛緇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聞之着人送一件狐裘與他恐其不受謂使去人說吾借人遂忘吾與人如棄蓋囑咐他安心受下的意思子思辭而不受子方復曰我有子無何爲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如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何忍以身爲溝壑畢竟却了纔罷夫古之聖賢卽一貧徹骨然不當受的物件就是平日相處的人絲毫也不肯冒昧蓋名節爲重財物爲輕不得已就到餓死田地亦付之無可奈何斷然不肯陷身於不義也凡爲士者各宜以此自砥礪庶幾做出個人來余感悟於此比爲韋絃之佩

養蒙圖說

手

閉戶不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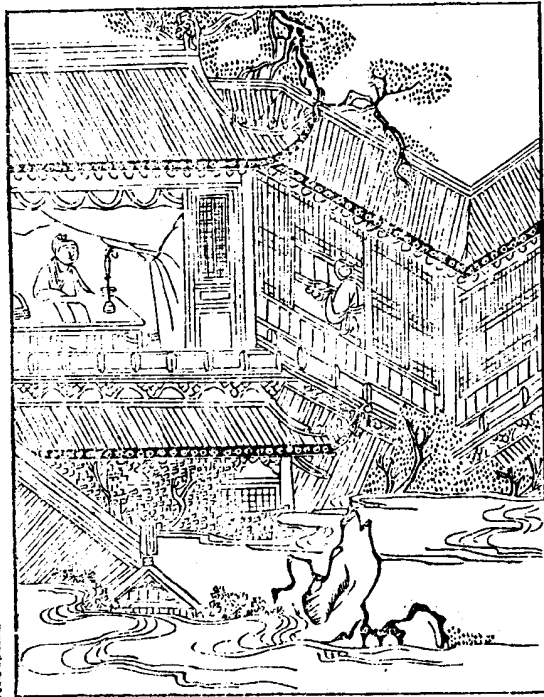


這是魯國一男子其人素習自守堅定女色不苟適在書屋中讀書一夜偶大風雨隣家有一婦人親扣其門此子閉戶畢竟不開婦曰君何不學柳下惠乎蓋魯國柳下惠曾因天寒有一女子投宿惠恐凍死納之懷中竟夜不亂故此婦引以詰之男子曰在柳下惠則可在我則不可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也孔子聞之謂魯男子善學柳下惠夫後生家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每見淫亂人家婦女自傷德行者有之况雨夜靜室尤為得肆地乎若此男子者誠有守人也古人有言淫人三女備辦一女還人又曰吾不淫人妻女吾妻女亦不淫人尤天道暗中報應不爽者噫可不戒哉

養蒙圖說

三

下帷發憤



這是漢時董仲舒他自幼潛心大業學貫天人治春秋下帷發憤三年不窺園圃其專精如此嘗因帝問越有仁人何如對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二言者實有合於聖人先難後獲之訓而仲舒之為漢代醇儒者以此可見人之為學當專心致志庶幾有成然其心惟當學文修行盡其在我此外功名之窮通得喪一付之天命絕不可萌干進欲速之念至於義利公私之間尤辨之明而守之固方能設做出個好人來不然功利之私日熾隨其所在纏縛無有了時矣凡為士者切宜痛省而致謹於微

養蒙圖說

三

映雪讀書



這是晉朝孫康他爲人好學家貧無油每當冬月下雪的時候將雪捏成一團挂在書案上映取白光而讀可謂勤苦之極矣後學成爲御史大夫他如車胤囊螢讀書匡衡鑿壁偷光皆此志也今人家兒男雖居富貴境界供應不缺燈油儘有反自棄自暴只徒蚤睡遲起不肯上緊讀書者真是天地間之廢物也可不愧哉但讀書又要於聖賢道理孝弟忠信及禮義廉恥的去處一一於自家心上檢點體貼一番不徒泛泛念過庶幾爲實學耳不然讀書不識字雖多亦奚以爲

養蒙圖說

三

帶經而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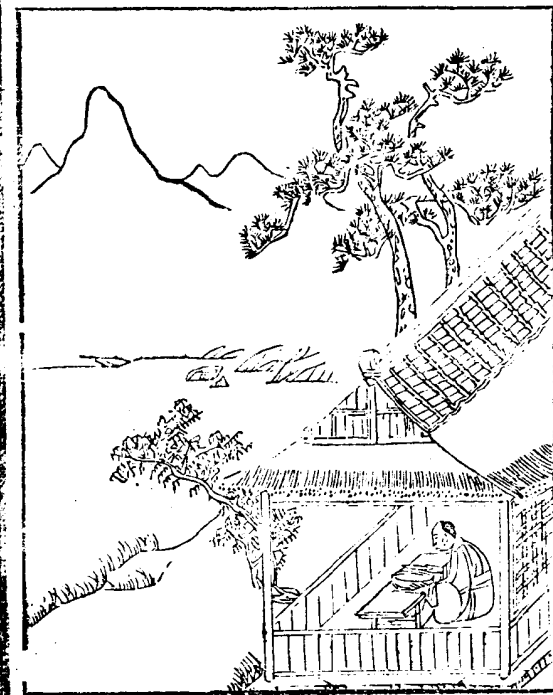


這是漢時倪寬爲人好學家貧無資嘗雇與人傭工鋤田卽帶着經書去俟少歇息卽取經誦讀不已後學成明經仕爲御史可見古人爲學勤苦如此故古有力田孝廉取士之科所以得人爲盛今之仕宦子弟終日坐在富貴境界飽食煖衣又無一事打攪耽閣他尙且不肯用心把書丟在一邊况於鋤田時而肯帶經者乎觀此當爲猛省矣

養蒙圖說

四

畫粥斷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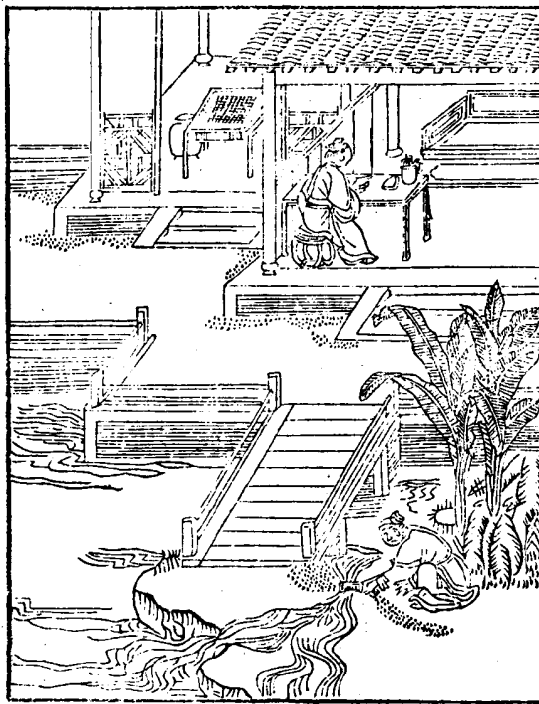
這是范文正公字希文他年少時在長白山僧舍讀書每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而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一塊斷齏數莖而啗之嘗讀魯論聖人謂君子好學食不求飽而孟子亦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餓其體膚今觀范公家貧力學日惟一粥一藜無他滋味此卽顏子之簞食瓢飲不是過矣宜其世味備嘗寒酸歷盡出而登仕便能洞悉民艱不求溫飽爲國家建立功勳蓋皆從此刻苦中陶鎔出來近見茅屋人家子弟熬清受淡奮志埋頭往往登名發迹而仕宦人家子弟安於參養者百無一成豈非學與不學之故與可以惕然省矣

香山還帶



這是唐時裴度他家貧貌陋相者謂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中適有周氏女爲父在牢獄求乞宦家得犀玉三帶持以祈神賂官免罪不意掛在欄楯上禱畢忙回忘失去了裴公見而拾之卽欲還他時天將晚此女去遠追趕不及次早意其復尋攜帶先行寺中等待裴度堅持不肯拜謝而別後竟陰德感再三強留其一作謝裴度堅持不肯拜謝而別後竟陰德感天丰神頓異登進士爲御史唐憲宗差平淮蔡親解通天犀帶賜之功成封晉國公夫財利迷人甚於鴆毒今人拾得遺財卽匿而藏之誰肯顧人危難豈知心術一壞天地神明鑒之譴責不小矣盍慎思之

編竹渡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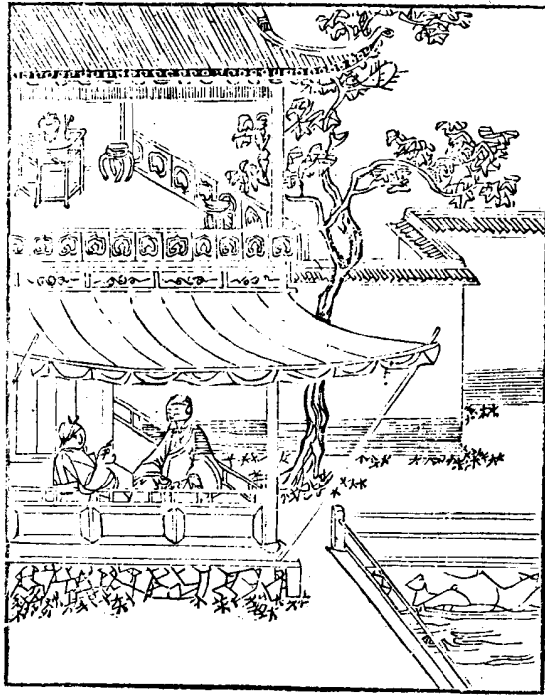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宋郊他與其弟宋祁嘗與一胡僧相處僧善相每說小宋他日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名後十年兄弟春試遇此僧於道僧大驚訝謂大宋曰公丰神與昔不同似活數萬命者郊曰貧儒何力至此僧曰蠢動之物皆命也請試思之郊俛首良久笑而言曰記得書屋邊曾有一蟻穴偶天大雨水漲羣蟻遶樹我迺編一竹橋渡之得非此耶僧曰是也當兄弟狀元矣後祁中狀元郊居其下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為首祁第十名胡僧之言一一有驗以此見人之陰陽勝似讀書卽一草一木一蟲一蟻不可輕易害他當為愛惜纔是

養蒙圖說

美

友直聞過



這是宋時申顏他有個朋友叫做侯無可此人最直凡他有此不是處便直說他申顏心甚感激嘗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吾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過矣是古人之重直友而喜聞過也如此嘗謂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惟得一兩個知心直道的密友相處隨其言動差失去處即便提醒箴規庶幾砥礪切磋不致陷身於不義此直友之所以不可一日無也奈世道不古諛佞成風嘗見人家子弟自小不知擇交每被淫朋引誘若勢利之交則言語欺哄甚至面譽背毀者有之未嘗有一開心苦口盡忠告之道者雖然君子必虛以受人而後可以取友成德

養蒙圖說

美

應舉不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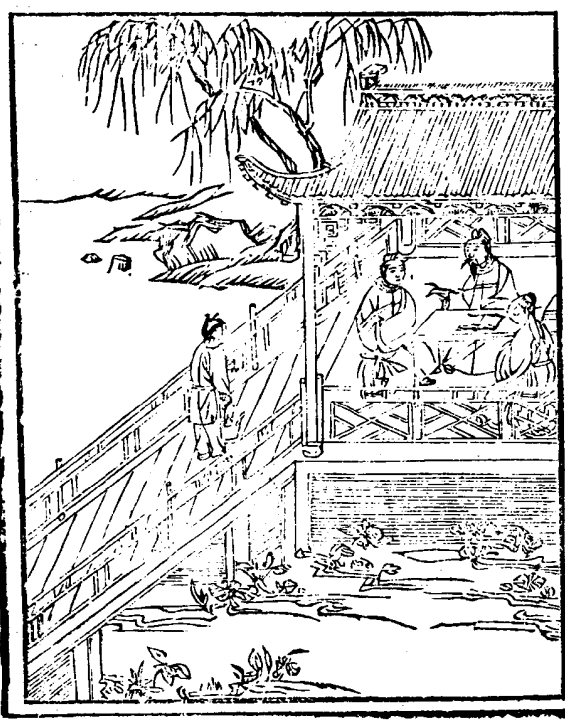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李君行名潛，虔州人，入京師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貫開封籍，取便應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夫進取之際，人情之所必趨，世固有冒名頂籍，苟且以赴功名之會者。其為行險僥倖，無所不至。豈知進步之始，此心一欺，其餘皆苟。雖有伎倆小才，總屬虛妄耳。所謂正大光明，以實心為國家幹事，為生民造福者，豈可望於此輩乎？况人生窮通得失，有命在天，以若所為，多見其不智也已。

養蒙圖說

三

文體一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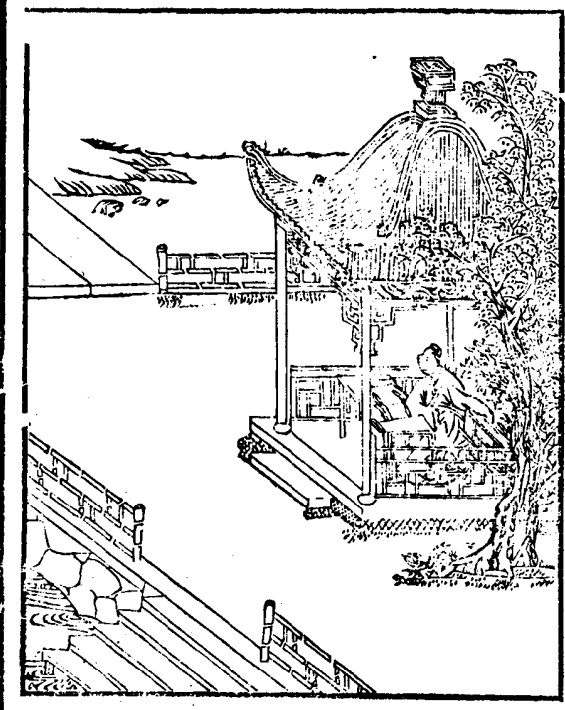


這是宋歐陽修蚤歲能文，辭意近古。自五代以來，文體大壞，人皆習於險怪字句。公知貢舉，所取惟平正順理，一切詭異之文悉黜之。由是文體變為渾雅。平易公長育人才，一以通經學古為尚，犯顏諍諫為忠，救時行道為賢，以故嘉祐之間，士習丕變。學者翕然尊稱之曰：今之歐陽修古之韓愈也。而仁宗亦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夫昔人謂文章闕世運之盛衰，我朝以文章取士，洪永成弘之際，其文渾朴淳雅。嘉隆以後，日益炫奇，雖屢奉明詔，廣厲學官，然士競趨於奇，耻為卑論，豈氣運使然，而人力卒莫可挽耶？抑亦行文者之過耶？學者當審所尚矣。

養蒙圖說

四

先憂後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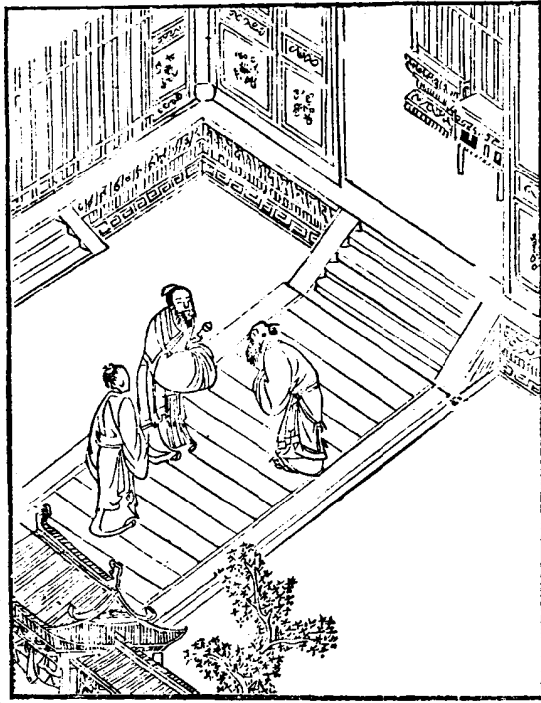


這是宋朝范文正公名仲淹他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嘗自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故初為諫官則伏閣請對既知延州則胷中數萬甲兵及參大政則敦尚風節薦揚士類在在隨事盡心昔人稱為本朝人物第一夫士先立志而才識次之若論此公卓識高才真是迥出尋常萬萬但其一點操存却自幼年便先立定是以中有主而不遷即陟清華登顯要皆是這個心腸流出夫是以隨在而卓有建明也世之念逐榮肥神馳利欲者視百姓之苦樂與他全不相關憶亦立志之學未之講耳

養蒙圖說

聖

觀周問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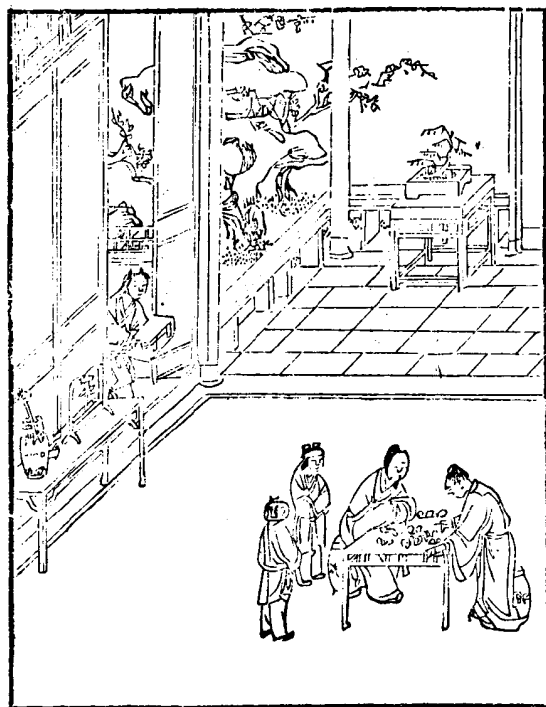


這是魯國孔子嘗謂弟子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乃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行老子送之曰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閑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敬受教退而有猶龍之嘆又觀欬器於桓公之廟中則正虛則欬滿則覆觀金人於后稷之廟三緘其口有戒人多言多事好勝忽微之銘孔子嘉嘆而皆謂弟子記之夫以孔子大聖而好問稽古所重在此迺知凡人立心最要渾厚行事須要得中履盛滿時尤當知止若夫多言取敗多事生患忽畧釀亂剛強遇敵數語尤萬世藥石也學者當終身誦之

養蒙圖說

聖

管鮑分金



這是齊國鮑叔牙與管仲，他二人一向做朋友作經商生理，凡遇分用利息，叔牙知管仲家貧，每每讓他多取些用，畧不計較。管仲知叔牙以心相愛，亦多取而不以為嫌。後叔牙知仲之賢，薦於桓公，舉以為相，成一匡九合之功。仲貴顯時，管仲追思感嘆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故後人稱朋友之交，則比之管鮑云。看來如今的朋友，全是酒食往來，勢利相處，誰肯體諒，推讓絲毫，稍有不和，相待就不同了。或遇有患難，便轉眼不顧，甚至從而傾陷之。如柳子厚所謂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噫，安得同心共濟如此二人者哉。

養蒙圖說

三

高山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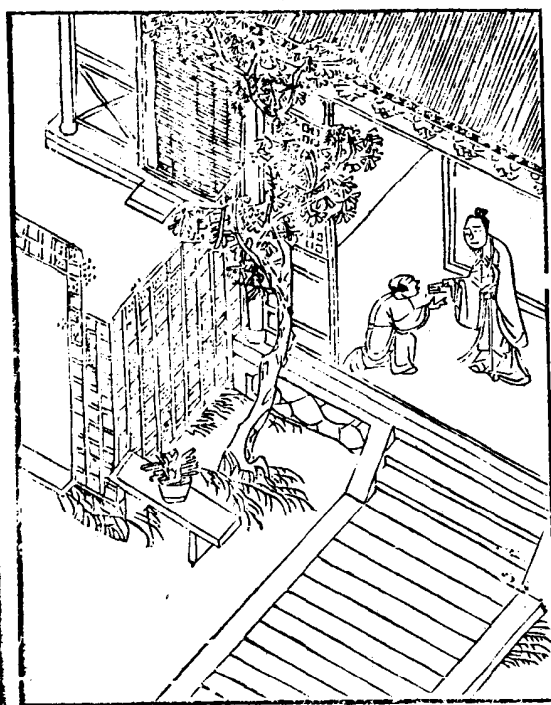


這是周時人伯牙善鼓琴，有友鍾子期最能審音。伯牙每與對彈，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志在高山矣。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志在流水矣。二人相知甚深，而相與亦密。及鍾沒後，伯牙以世無知音，終其身不復鼓琴。嘗聞之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士為知己者死，是從古以來，知己之難如此。枉往忠憤之士，每以人不我知為恨。及知己既遇，志氣相投，便精神激發，奮不顧身，夫非有所感而然哉。但說遇獲禽，良工深耻，直己守道，志士所珍。君子處世，能為可知而不求人知，則世亦未必無知己者出也。

養蒙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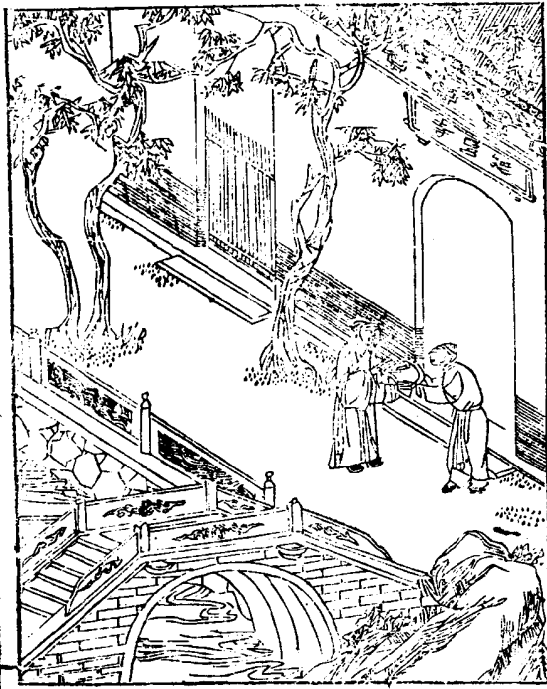
四

寡過未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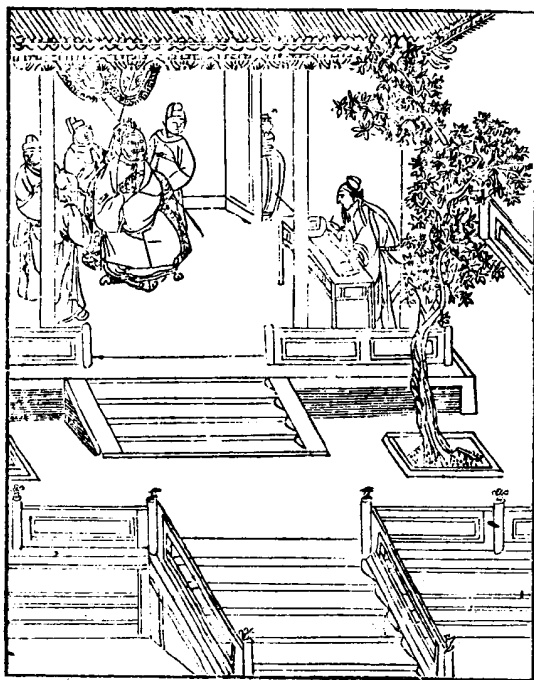
這是衛大夫蘧伯玉他爲人，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墮行。孔子適衛，嘗主其家，及去，衛伯玉使人於孔子，曰：「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是古人之急於改過也。」每臨歲暮，則閉門，先有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蘧伯玉每歲改過，未深，識見不定，一切言動，豈無差錯，去處但能隨時檢點，改悔過來，自然德業日新。若始初少有差失，任由他錯，漸至放倒行止，終流污下，豈不重可惜哉！但寡過全在自家，日夜內省，見得日日言行與前不同，方爲實際。若只遮飾外面，討人嘴頭上說好，終是務名終不長進。

廣行陰德



這是燕山竇禹鈞他爲人淳厚，年四十無子，然好修陰德，在往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偶春日往延慶寺拈香，拾人遺金二百餘兩，舉以還之。其僕盜用房錢，賣女償貸，公嫁其女，俾得所歸。貧人婚喪，由公而舉者數十餘家。故舊相知，遇有貧窘者，委財于弟，俾自與販，賴以全活。每歲量其所入，伏臘供給外，皆以救濟施捨。而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十餘年來，陰德無量。後乃連生五子，於宅南建書院，四十年間，集書千卷，延四方文行之士，以爲師友。其子聞見，日充聯登科第，俱爲美官。後馮丞相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枝老，丹桂五枝芳。此孰非陰德之所致哉！」

九世同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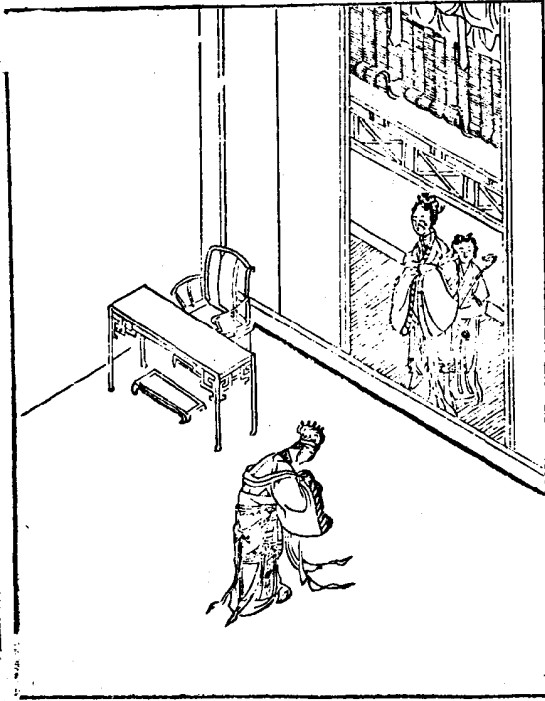


這是唐時張公藝他家一門九世同居不分財產朝廷旌表為義門中宗封禪太山過幸其宅因問何以能世世同居公藝乃舉筆書百忍字以獻上大稱善蓋人家每有爭競不能忍耐遂致于姓乖離安能久而和好惟能忍則男女內外不計較些小多寡有無自然和睦矣此公藝之言良有見也奈世道人心古今大不相及愚則以三代以上不可不同三代以下不可不異嘗見同居之家相傳一二輩人口漸多衣食不均嫌隙滋起即門面若同而心如讐敵者有之一旦有言遂成割裂似不若各衣另飯大家以勤儉撐持庶幾家道有成兄弟伯叔之間相親相愛之為得也不識睦族君子以為然否

養蒙圖說

聖

祖孫有禮



這婦人是魯公父文伯的母親敬姜為人恪執婦儀克盡母道居家有禮內外不踰一日季康子在拜其門敬姜立於戶內答禮不出戶限康子亦只在門外鞠躬行禮不敢擅入中門相見後頃刻數言而別夫敬姜於康子祖叔母也七十餘歲的老人家可謂高年且康子以嫡親姪孫往拜卑幼承尊尚且無一毫踰越况外人乎此孔子聞之謂季氏之婦為知禮也今見人家男女混淆全無別嫌明微的道理甚至出頭露面恬不知羞宜其往往有出醜敗壞的事出來是其麼樣子益信禮為教家之本

養蒙圖說

聖

家法謹守



這是宋時司馬溫公他天性嚴重家法整齊家眾則分授以事責其成功每年財用出入稱家有無以給上下衣食冗費奢華悉行禁止嘗謂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毋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家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不賢即富貴難保也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若慕其富貴而娶之彼將恃富貴而驕夫家豈能恪執婦道有丈夫志氣者肯因外家財勢以圖富貴乎溫公此言真是處家要義嘗聞之婚姻論財夷虜之道今人家所尚專是附勢圖財就是善惡尊卑全然不管即聘定嫁娶且有以茶禮粧奩迎於街衢以誇富盛者即縉紳不免焉而風俗益趨下矣可勝歎哉

養蒙圖說

兪

志不溫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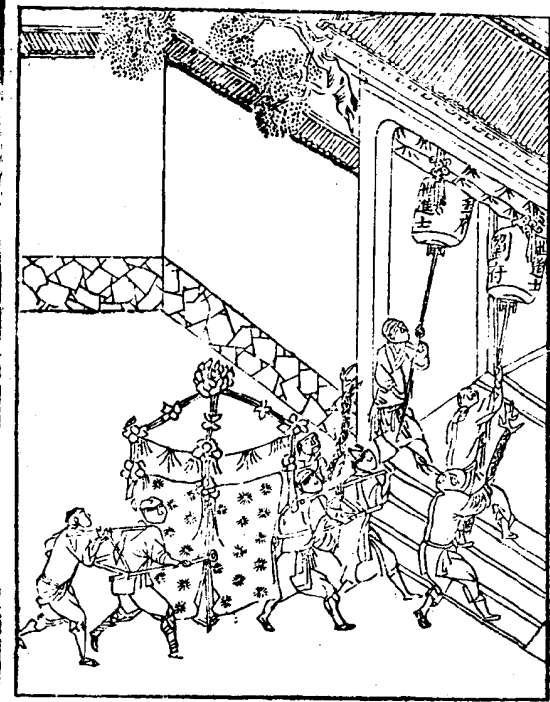


這是宋王沂公名份自幼勤苦攻書砥礪名節真宗朝狀元及第或謂之曰狀元及第一生啣着不盡矣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後歷官宰相廉節自持正色立朝朝廷倚為重焉可見士君子這個身子乃天下國家所賴必須做秀才時把志立得堅定他日致身科第方纔看破俗情卓有建樹不然以草茅白屋之士一旦發跡泥塗瞬息間光景不同未有不為其所淫蕩者嘗聞我朝鄒立庵公智十六歲發解蜀省會試京師因訪他省一解元之年相若者其人一見首以狀元坊金多少為問公鄙之便拂衣起後諫議超卓為時名臣然則秀才家寒酸滋味不可因富貴便忘記了

養蒙圖說

王

婚娶瞽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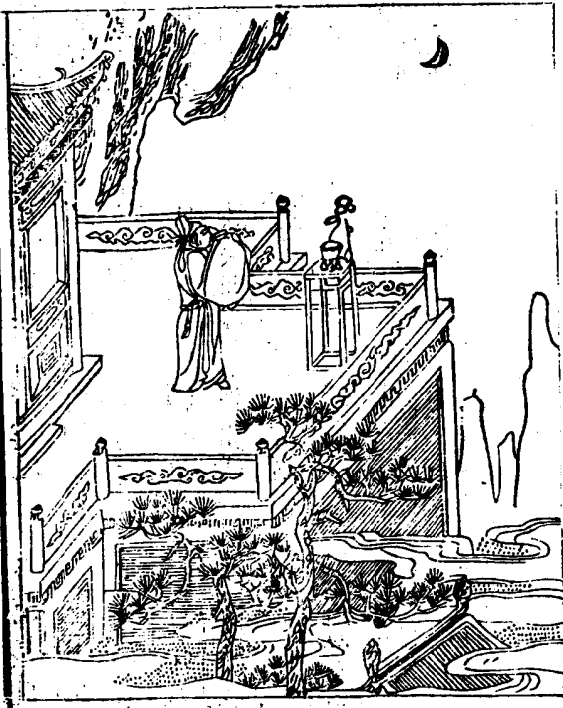


這是齊人劉庭式當未第時曾議聘鄉隣之女及登第後此女病目雙盲其家貧甚不敢復言人有勸其另議或納其幼女者庭式笑曰業已許定矣今雖不幸而盲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取盲女與之諧老連生三子相繼登第俱為顯官今人議婚每於懷抱時杯酒談笑間輕于許諾或希圖財產勢要即老少尊卑有所不願過後婿女偶疾貧富相懸輒悔前約甚至赴告於官此乃禽獸不如豈人所為哉劉公不以瞽目而變初心卒使既盲之女得有所歸盛德真是難及錫產多男奕葉世美彼蒼能無意乎

養蒙圖說

五十一

事必告天



這是宋時趙清獻公名抃他平生清謹不欺凡一日所行的事至夜必焚香告天若不可告者不敢為也夫天地與人同此一理理在吾心惟是每日隨事檢點吾心上過得去的事便對天地鬼神而無愧這就是所以事天處了不然日昏迷於勢利場中顛倒殘忍無所不至縱日焚香祈禱總為天之罪人何益之有哉

養蒙圖說

五十二

勤勞訓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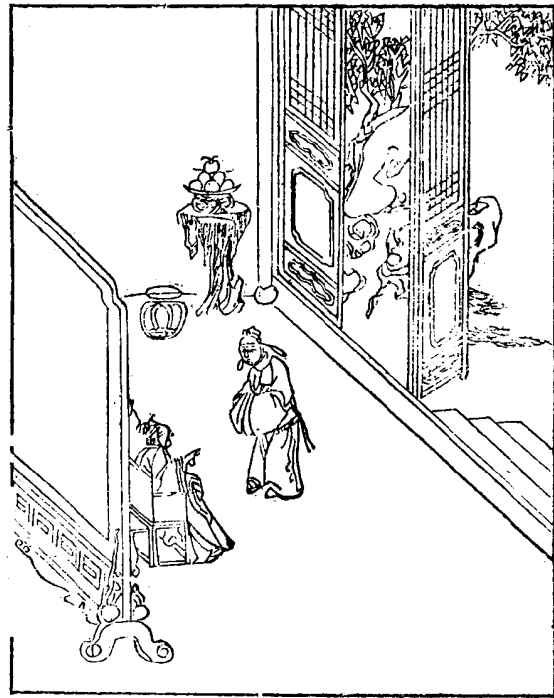


這是魯公父文伯的母親一日文伯朝回其母在堂紡績文伯日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故自王后以至公侯夫人士庶之妻皆有蚕織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此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夫文伯世為大夫何等富貴其母正當安享之時猶躬自勤苦如此每見讀書寒微人家一旦做官顯榮遂亡了昔日艱難夫婦子女衣輕食肥那曉得紡績勤儉的道理宜其不幾時而門戶衰落也故諺曰家無生活計食盡斗量金噫亦可以為戒矣

養蒙圖說

誦

宦中消息



這是唐時崔元暉母盧氏嘗戒元暉曰吾見姨兒屯田郎中幸元馭曰兒子做官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兌盈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戚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並不問此物從何而來若是俸祿所餘誠亦善事如其非義此與盜賊何異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乎元暉奉教後居官以清謹稱今人家教子讀書自小便指望他長大做顯官多得錢即鄉里之所為欣艷者亦在於此不然便以為拙風俗相尚如此奈何士習不大壞乎不知恃入之財如湯澆雪是在有定識者深思遠慮亟反頽波可也

養蒙圖說

誦

飲泉不貪



這是晉吳隱之字處默，素有清操。除廣州刺史，初莅任，未到州三十里，地名石門，有一水名曰貪泉，相傳謂飲此水者便貪。隱之酌而飲之，因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假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後至州數年，清操愈勵。於此可見士君子廉潔之守，全憑自己操持，豈肯因物而變？其爲人也寡欲，卽處豐富之地，亦澹泊自如。其爲人也多欲，卽居薄瘠之鄉，亦誅求無已。總之存乎人耳。竊嘗反復思之一命之士，受祿於官，君恩原自不薄，惟是自家多方節省，自然受享有餘，何必更用貪殘苛取窮民有限之膏脂，以填無底之谿壑哉！噫，觀吳公可以興矣。

養蒙圖說

五

暮夜四知



這是漢太尉楊震，他爲荊州太守時，舉秀才王密爲昌邑令。後路過昌邑，王密感他舉薦的恩，到夜懷金十斤酬謝。震曰：故人知君，君何不知故人？密曰：暮夜無知此事者。震曰：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惶恐，懷金而去。震平生公廉，不受私謁，居家步行，蔬食不治產業，惟以清白遺子孫，故至今有關西夫子之號。

養蒙圖說

五

爲民興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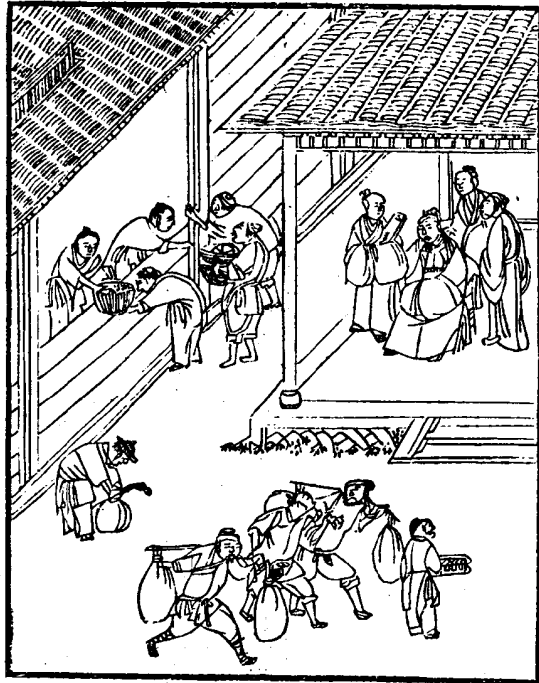


這是漢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時勸民耕種每親自下鄉見有可耕的荒地可以灌溉水泉者無不盡心爲民開墾故地無遺利蓄積有餘民皆感之號曰召父後杜詩繼公守此邦亦修陂塘水利之政郡民富足相與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夫守令之官本是民之父母須知農桑爲民間衣食所自出禮義教化所自興且國家糧稅全在於此豈可不爲之加

養蒙圖說

辛

社倉備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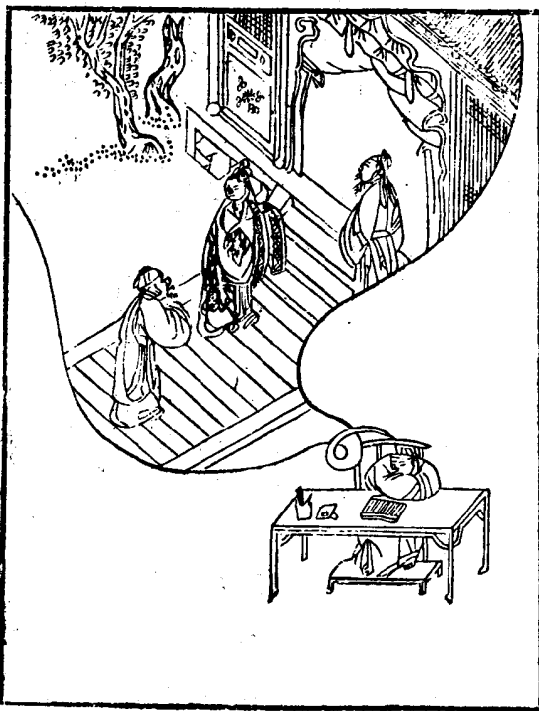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朱熹號晦菴先生乾道四年爲台州太守時值浙東大饑公議修荒政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貧民夏間借出冬則加息還倉自後隨年行之年歲稍荒則少收其息大荒則全蠲之直至豐年而後取行至十餘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外見儲米三千一百餘石以爲社倉不復取息以故一鄉四五十年雖遇歉年民不缺食朝廷聞而喜之詔下其法於諸路

養蒙圖說

庚

平糴感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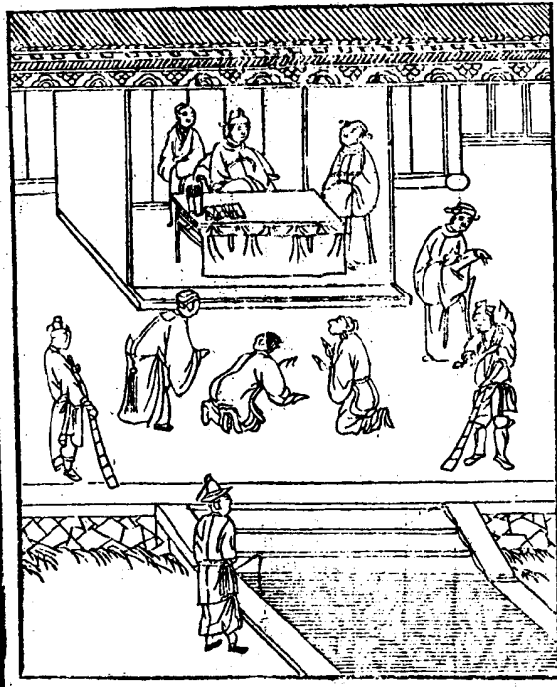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黃承事名兼濟，昔宋尚書張詠守成都時嘗夜夢
 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
 揖坐張公之上，張詠夢覺不知所謂，明日訪諸左右，果有此
 人，乃令常服來謁，宛如夢中所見者。因問平生有何陰德，真
 君禮遇如此，且坐吾上。黃對以別無他長，惟每歲當收成時，
 隨意出錢收糶糴米，候至明年新舊不接之時，糶與貧民，價
 錢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吾上也。令吏扶掖而拜
 之後，果壽享百歲，可見平糶陰德之大如此。

養蒙圖說

五

爭田理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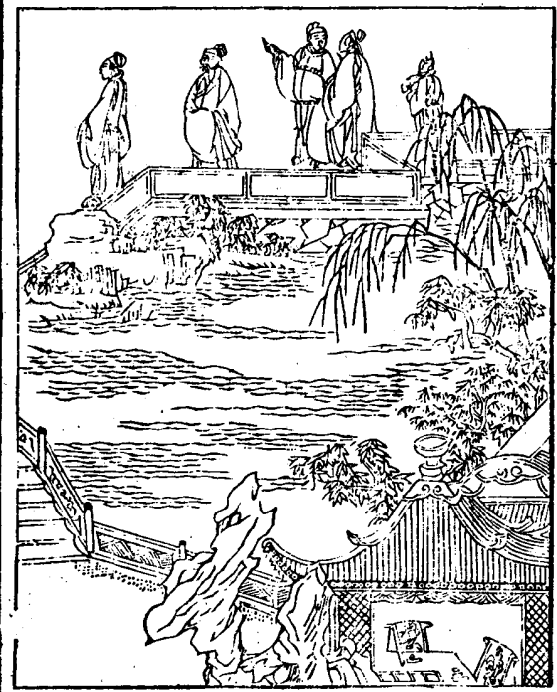


這是北朝蘇瓊，他為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數
 年不決，瓊召其兄弟論之，曰：天下至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
 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你心裏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皆灑
 泣。普明兄弟叩頭感泣，自是分異十年，仍還同住。

養蒙圖說

六

湘亭杯酒



這是宋真西山先生名德秀帥長沙時以廉仁公勤四字為當官之要偶設酒于湘江亭上宴集僚屬乃舉酒而告以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為爾祿當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做作十分春眾皆起謝爭自濯磨一時咸稱循牧至今名其堂曰師真

養家圖說

空

治獄不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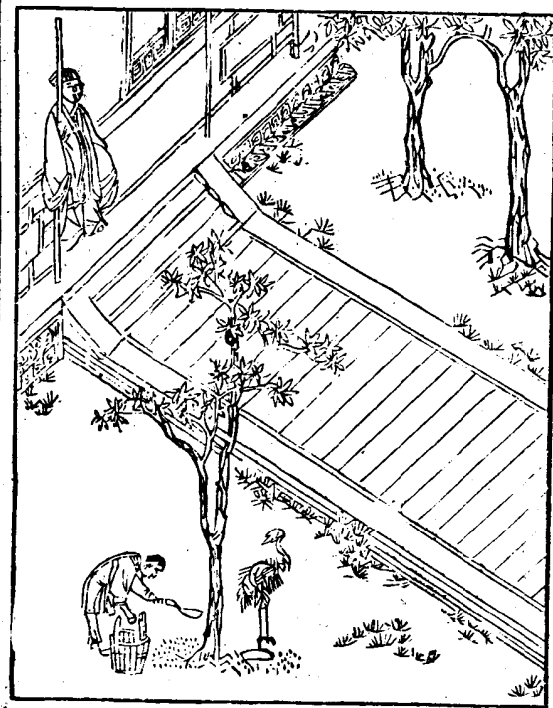


這是漢時于公他為人公明慈愛居官問理獄情務求平恕未嘗冤枉一人不惟民皆感之即公亦自信嘗謂里中父老高大吾門閭令可容駟馬車吾治獄多陰德後世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為丞相封侯孫為御史大夫世世顯榮公言如執左券古人謂人命關天一出入間所係非小苟不秉公持正以致偏執依阿將他人性命陪伴自己功名甚則潛通賂遺輕重其手恐覆盆多不白之冤平地造無涯之孽其為惡報何時而已乎凡為士師者所宜深戒

養家圖說

空

手植三槐



這是宋晉國公主祜事太祖為知制誥時太宗夫人之父符彥卿鎮魏州有人申以飛語上遣公以便宜付之仍諭之曰卿還當與王溥官職蓋溥時為宰相公至魏州查無異志僅將一家僮之橫恣者配決比還復以百口保彥卿太祖怒其語直竟安置華州賓客送之都門外謂公曰意君作王溥官職矣公咲曰祜不做兒子必做因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後果諸子皆顯文正公且為真宗朝宰相孫王素為端明殿學士夫王公不圖自己眼前富貴必欲保全人之身家性命彼世之承望風旨殺人媚人者無惑乎後人之不競矣

養蒙圖說

奎

運甃勵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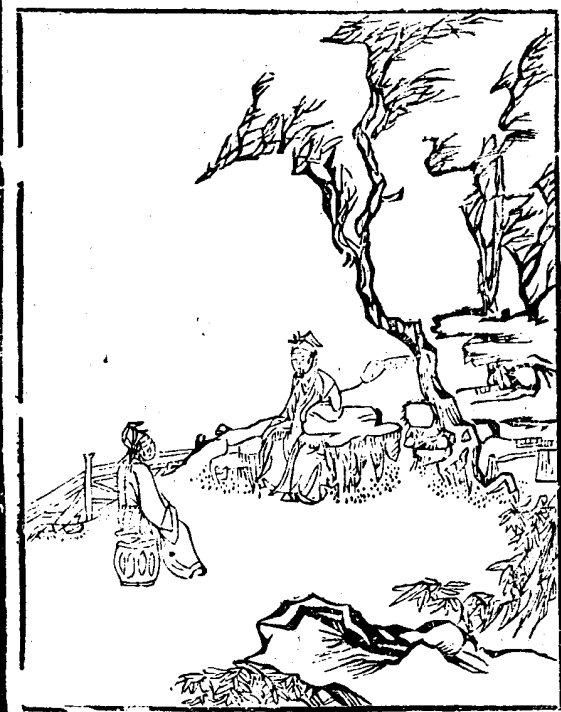


這是晉時陶侃他為廣州太守時值四方雲擾廣東僻在一隅郡齋多暇侃乃朝運百甃于齋外暮運百甃于齋內以習勤勞人問其故侃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且大禹聖人嘗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後果建中興再造之功皆得今日勤勵中力士君子既有官守之責受朝廷祿養之恩凡職分所當為者務要夙夜匪懈絕不可溺於宴安庶幾鍊習既久一旦當大事膺重任方可望其有所樹立

養蒙圖說

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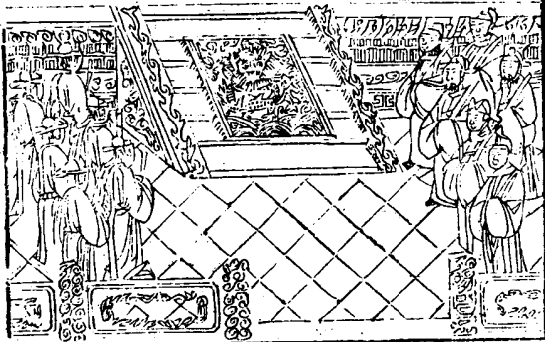
無書政府



這是宋待制劉元城先生名安世爲人天性正直議論慷慨
初登進士卽往洛中從學於司馬溫公咨盡心行己之要公
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先生奉以周旋及公入相先生
杜門家居未嘗以書抵政府公以此益重先生乃薦爲館職
因謂先生曰知所以相薦否先生曰獲從公舊矣曰非也光
居閒足下時時問訊不絕及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
以相薦也尋擢爲右正言犯顏敢諫人目爲殿上虎後投荒
嶺表廢斥三十餘年並無一字與當朝權貴卒爲元祐全人
不負溫公之舉聞者以鐵漢稱之

養蒙圖說

拜相風行



奎

這是唐宰相楊綰他爲人清簡儉素憲宗拜他爲相命下之
日朝野相賀以爲得人是時郭子儀以大將入朝方宴會賓
客聞之減去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卽省騶從只
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徹之嘗謂中書政本宰相
所以師表百僚今觀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人皆景從如
此乃知人主擇相須用廉正清約的人則一好向之間文武
百官轉相則效朴素成風所裨益於世道民生者良非淺鮮

養蒙圖說

薦賢爲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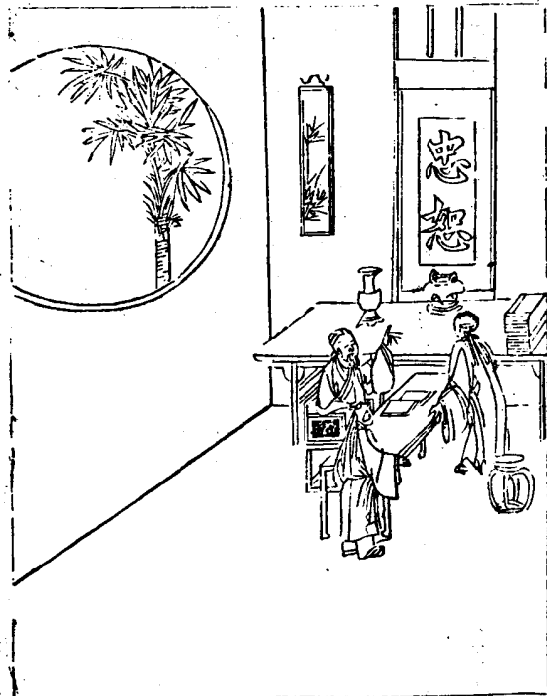
奎

這是唐狄梁公名仁傑在武則天皇后時為宰相武后臨朝稱制將有廢立篡奪之意公委曲維持反復開導唐祥賴以不移其薦張柬之為相及姚元崇桓彥範袁恕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曰桃李盡在公門矣公曰薦賢為國非有私也嘗謂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今觀公不惟以身周旋女主之朝然且引用正人保安社稷此非有高世之卓識而抱致主之純心者能如是乎故曰事君之道當以狄仁傑為法然賢才無盡而邪正易淆又在當事者留意人亦多方延攬且隨才器使絕無嫉蔽之念亦無植黨之私不然如八關十六子之輩一出黨與成乎下主勢孤於上謂之薦賢為國可乎

養蒙圖說

卷

一生忠恕



這是宋時范純仁嘗曰我生平所學惟得忠恕二字蓋盡已之謂忠推心待人謂恕一生立朝居官待人接物受用不盡未嘗有離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此正不忠不恕去處人能以責人之心責已之心恕人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夫公為文正公之子家教相傳故能克紹父猷先後濟美為宋名臣嘗聞人言君子容人毋為人所容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真是有道之論

養蒙圖說

卷

戒享富貴



這是宋范文正公他平生好施惜福為叅知政事時夫人已沒嘗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吾親甘旨未嘗克今已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而汝母又已早逝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其子純仁娶婦以羅為帷幙公聞之呼出堂前責之曰羅綺豈帷幙之物吾家素儉安得壞吾家法耶舉火焚之於庭夫公當貴顯不忘父母念及糟糠惟恐子弟驕盈諄諄訓戒即一羅帷不敢侈費所以能成其子為上士今仕宦人家做官營求惟供眼前妻妾之奉安念當初父母艱難及子弟驕恣媳婦奢侈亦視為體面當然耳宜其不再世而立見衰落也

養蒙圖說

完

貧富交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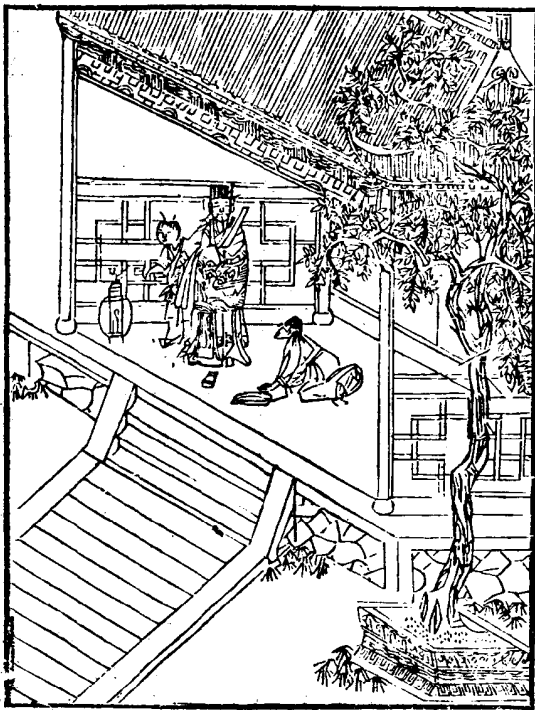


這是後漢翟公名方進他為廷尉即今大理寺卿一時賓客填門及罷官無一人至門外可張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見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容見之大慚而歸夫小人趨勢如趨市門士君子須是立定脚跟大着眼孔把一切俗情看破不為之動方纔是個丈夫司馬溫公平生每道及小人負義忘恩處只如尋常事一般良亦有見此輩之後日操戈入室即今日之趨炎逐熱也須曉得他這段機關不落他的圈套方好

養蒙圖說

七

神色不異



這是後漢劉寬為人最有度量喜怒不形他的夫人欲試其量一日早朝公已朝服夫人乃令一婢捧羹一盞奉之作跌於地將羹汚在朝衣上公神色不異徐謂婢曰羹爛汝手耶蓋恐羹湯熱傷着此婢手也夫時當早朝何等急遽且朝服在身既為所汚他人處此未有不發性督責者而公處之從容畧不介意非素有涵養者能如是乎可見士大夫當有此度量其視晏珠朝景靈宮使者持笏後至傷折其齒者其為人之廣狹何如也况涵養既久自家討得許多快活許多受用故曰怒甚偏傷氣有道者當自得之

養蒙圖說

三

盛德包容



這是唐時宰相婁公名師德他為人度量寬洪平生不見喜愠之色嘗教其弟以人有唾面者笑而受之使令自乾其謙厚一至於此與狄梁公同朝梁公每於武后前短之后曰卿今致位宰相師德所薦也梁公大慚退而嘆曰婁公盛德吾為其所包容久矣嘗聞人有言曰量大福亦大又曰宰相腹裏撐得船此皆有道之論古之聖賢如顏子之犯而不較孟子之三必自反宋朝呂文穆公不問朝士名李文靖公不責狂生之嫚罵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故能與物無忤如此

養蒙圖說

三

壺觴舖饑



這是晉大夫趙盾春日偶遊桑下見一饑人以殮食之間曰汝何人而貧餒若是餓人曰我齊人靈輒也遊學三年苦無歸計盾憐而更遺之食後盾以直諫得罪靈公欲追殺之有一人扶車而出盾問何人輒曰我鬻桑之饑人也報公推食之恩耳夫士君子身居富貴天將藉以惠養窮民視人饑寒如已饑寒隨處哀憐多方救濟蓋亦自謂為所當為何嘗以此責望于人顧報應不當影響相隨乃世之不仁者日事貪殘一已之外民物痛痒毫不相關間有一二施貧活眾者出仍竊笑曰此沾沾小惠也不識彼之大仁大惠果安在乎亦適見其自絕于仁而已矣

養蒙圖說

畫

不負翟黑



這是魏時著作郎高允他為人忠誠直亮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教以實首不可欺罔黑子怨允陷已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後允授太子經同崔浩修史不諱被收太子思欲救允代為脫罪帝召允問允直認與浩其為復多著述帝怒而讓太子太子救益力允辭終不改帝嘉其不欺特赦其罪太子讓允不從其言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夫允之直亮內不欺已外不欺人死生利害原非所計視世之趨利避害欺君賣友者其為人之賢不肖豈啻天淵哉

養蒙圖說

畫

黃花晚節



這是韓魏公晚年以使相出知天雄軍即今大名府偶九日宴羣僚賦菊詩有云莫嫌老圃秋容淡惟愛黃花晚節香意謂凡人慎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托物比興如此至今魏郡相傳有晚香之跡蓋亦藉公爲重耳其實此公定策兩朝德望蓋世平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節操比翠柏蒼松豈待晚年而後知者然猶自視歎然慎終如始宜其完名全節與天壤同不朽也觀此可見人涉世當有定見定守持之終身方爲無瑕之玉若始末嘗不知謹守而後改變初心遂至不可收拾者是謂盡喪生平也故曰做官容易做人難又曰病加于小愈官怠於官成此非後人之所當永鑒者耶

養蒙圖說

圭

布袍清素



這是後漢李恂素性儉約他爲兗州太守時羊裘布服以身率下及出使西域不受餽遺後歸鄉里潛身山澤耕織自給可見古人居官清苦如此嘗聞史言安靜之吏悃悃無華蓋於已既不外飾於人自不妄求此民所以享安靜之福也但服者身之章士君子服官一應官服皆禮法觀瞻所在自應齊整至於私居常服當尙儉朴不失寒素之體爲是故夏葛冬裘何等受用何等簡便快活所以教家惜福者端在於此不然衣裳滿笥自家穿得幾件到後來子孫不才都將典當與人出醜敗壞有不可言者何必暴殄天物自折已福哉

養蒙圖說

素

遺之以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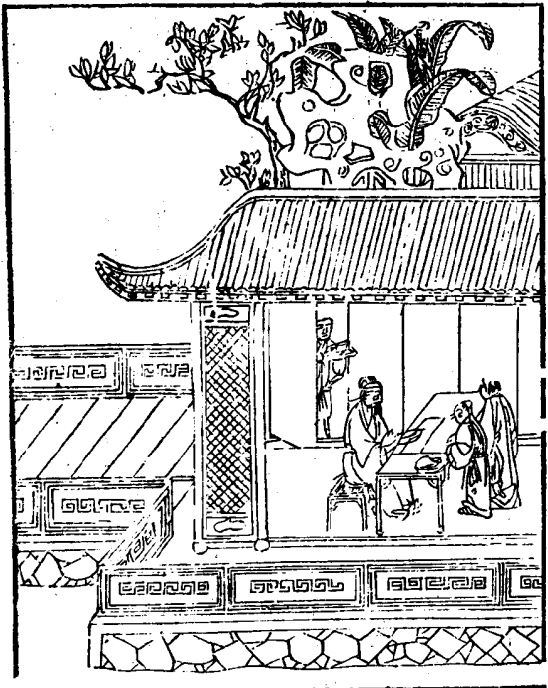


這是漢時襄陽龐公足跡不入城府，隱於鹿門山中耕種，自給荆州刺史劉表，夙聞其賢，特往候之。表因問曰：先生居畝畝之中，不肯居官受祿，後將何以遺子孫？公曰：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惜而去。夫龐公安危之言，自世俗之營逐者觀之，似為無當。豈知富貴驕盈，後多傾敗；天災人害，貽累無窮。皆財之為禍也。孰若淡泊無求，清修自全，俾後世子孫安貧處順，之為善乎？古人有言：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若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可以為子孫長久之計。由龐公之言觀之，可以惕然省矣。

養蒙圖說

未

侵占不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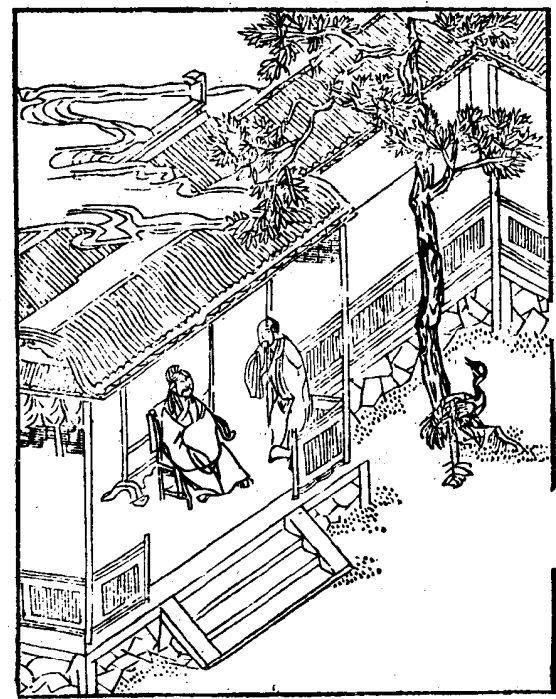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尚書楊份，他致政歸長安，舊時居第為人侵占，姓將訴于官，公亟止之，以筆批其狀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仇。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幾坐秋風。秋草正離離，一姓不敢復言。夫仕宦人家，不致侵人產業，已自難得。况被人侵占，竟付之不較，識見何等超卓。嘗聞一書生因勢家欲謀其產，乃遣以詩曰：乾坤到處即吾亭，機械由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源洞桃花也笑秦。房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春。後勢家聞而悔悟，其謀遂寢。故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此知道之言也。君子當知悟矣。

養蒙圖說

未

不買裴堂



這是范文正公他忝大政時居陽人有謂公買裴晉公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敬也一旦買其堂我心何安即使做壞寧可他人得之我則不可取也夫晉公爲唐名臣朝廷賜的第宅到後來子孫也不能長保可見士君子居家治產不可過于營置總歸無用耳但文正公去晉公不啻數代矣即其屋而思其人猶有所不忍何其忠厚之至哉如今士大夫一遇前輩子弟稍不如前便萌吞併之心甚至樂其敗而利其災噫暗地欺心瞞地設計豈所以仰前修訓後進乎第不知螻方捕蠅黃雀已在後矣故欲挽回薄惡之風當深思循環之理

養蒙圖說

九

推恩有序



這是齊丞相晏子名嬰爲人極儉約然其施恩於人無所不至一日齊景公坐便殿飲酒晏子來見桓子曰晏子貴爲齊相而乘敝車羸馬是隱君賜也請罰之景公令以大白浮晏子晏子受觴曰臣請言而後飲自臣仕於齊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貧士待臣而舉火者三千人如此則爲彰君之賜乎隱君之賜乎景公大悅反以其觴觴桓子夫晏子自處儉約而推惠無窮父母妻族之間且有次第真是人情所難後之仕宦者只知自已美車華服廣置田產而同宗異姓之親經年不得上門不沾點水者何限况踈遠者乎噫皆晏子之罪人矣思之

養蒙圖說

八

義田活族



麥舟助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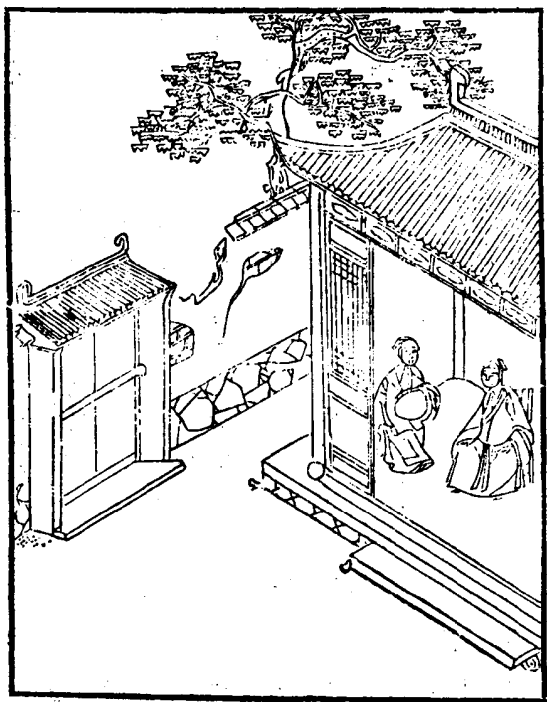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范文正公他平生好施有周貧活族之志而力未逮及叅大政俸入優厚遂置義田千畝養贍族人之貧者內擇一長而賢者司其出納每遇婚喪不能舉者量其品第而資助之公嘗與諸子曰吾宗族甚衆於吾雖有親疎然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于吾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乎公之存心如此及公之歿身無以為殮適知公益薄於自奉而篤於親親之誼者如今人做官惟知奉妻妾置家產肥潤一已而已至於待宗族親戚則或修舊怨或忘本枝視之不啻路人即貧窮乞丐且漠不顧者有矣如公者所謂百代殊絕之人物哉

養蒙圖說

全

缺陷世界



這是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字堯夫他嘗往江東收租麥五百斛舟載以歸道遇石曼卿自言三喪在淺土欲葬之無可與謀者堯夫悉以麥舟付之空身抵家見父侍立父曰江東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三喪未葬留滯丹陽無以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助之堯夫曰已付之矣文正聞而大喜嗟嗟篤故舊而哀有喪塵世人情何可多得乃若范公一門為子者先得父心於未發之前為父者逆知子志於既行之後是父是子豈非百世僅見者耶

養蒙圖說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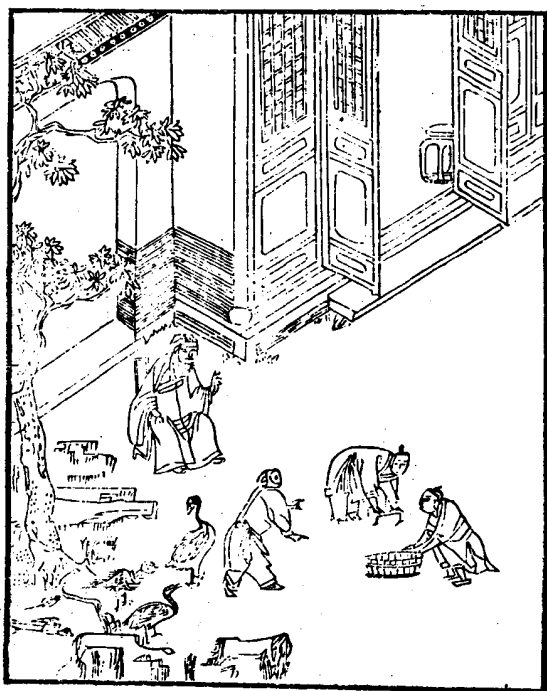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賢相李沆他淡於榮利自奉甚薄不以世務經心所居廳事僅容旋馬即垣壁質壤亦不在念其夫人戒守者勿尊且以試沆沆竟不言一日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心哉今吾食厚祿計資囊儘可治第但世界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完足況人生朝暮不保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安耳安事繕治豐美耶此公位極人臣何求不遂乃勢利場中見道分明如此真可謂超塵上品矣嘗思人家凡物有不足用事有不如意處亦是乘除之理自合如此豈能一一遂心若每事俱要精美終日營求無已勞人傷財終非惜福養壽之道

不買田宅



這是漢時太子太傅疏廣與其弟疏受他兄弟二人元帝時為東宮官未老乞歸縉紳榮之祖餞東都門外朝廷嘉其高致特賜千金及歸家日置酒與賓客族人相娛樂或有勸置產業為子孫計者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於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但教子孫怠惰耳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吾固不欲其損志而益過也且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與親族共享其賜以盡餘年不亦可乎噫二公急流勇退故舊不遺而損志益過之言所為子孫計者抑何深且遠耶語曰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此言良可思也

禁忌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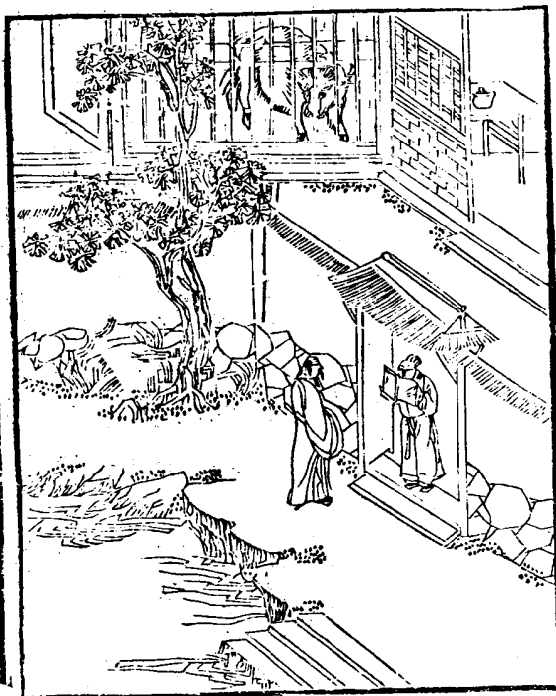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蘇東坡名軼他少有文名官居翰林學士嘗有感
 自言凡物軀命之關於彼甚切口腹之欲於我何如今而後
 當戒殺生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夫人
 生物類本以養人但蠢動含靈皆是性命安得恣意適口不
 知愛惜且禮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鴛庶人無故
 不殺犬豕誠重之也必不得已如祭祀賓客然後酌量用之
 尤如孟氏所謂君子遠庖厨者則庶幾足以養吾仁心不致
 廢禮然此亦人間惜福法耳若養德養壽其為仁愛更有出
 於此者

養家圖說

金

禁牛廣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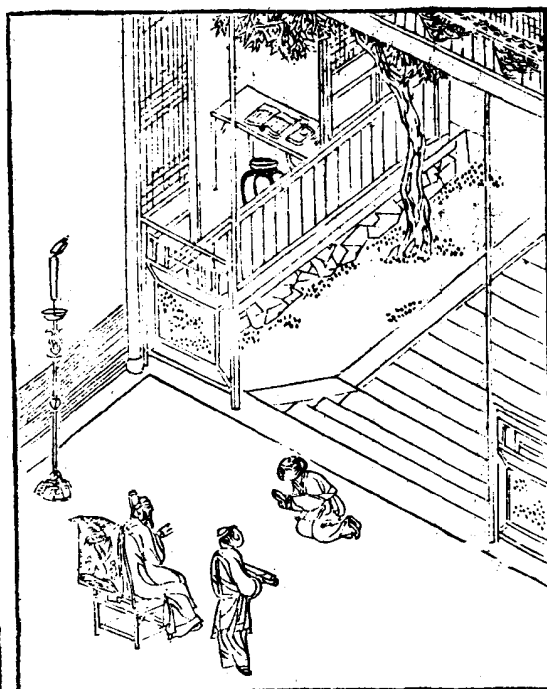


這是秀州青龍鎮盛肇他家每每殺牛宴會恣啖為樂一日
 暮有扣門者肇自啓門出視見一蒼頭授以青簡展而讀之
 乃大字書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世間橫死者盡是食
 牛人讀訖蒼頭與簡俱不見了盛肇知為神警自是悔悟不
 食牛肉隨勸戒一鎮之人俱不殺牛後來家道日昌壽至百
 歲夫牛以代耕有功于人最大何忍殺而食之且臨殺時殺
 觶哀求之狀有不忍言者伏觀
 上帝垂訓謂牛為上天玄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
 用非天神不散豈民間所充長品之物有生之類當食者眾
 慈仁之士尙且不肯宰殺何況牛也噫小民陷于無知是在
 為人上者嚴禁而廣諭之耳

養家圖說

金

表正鄉閭



這是東漢陳實字仲弓他為人正直公平鄉人求判曲直其有不直者必私相謂曰寧為刑罰所加毋為陳君所短其為人所敬畏如此嘗有盜入其家匿於梁上實起而諭家人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其人聞而跌地跪服請罪公曰觀君貌狀不似惡人宜極力反善乃更遺絹二疋其人感悟卒為善士由此觀之可見君子維風善俗存心以厚待人右思即平習為非作歹之人亦且因而感化若倚勢仗財貪圖謀羨彼市井無賴之人忌富嫉貧莫不幸災樂禍思群起而盜之矣欲享令名而常保其有也得乎

卷家圖說

全

宴會從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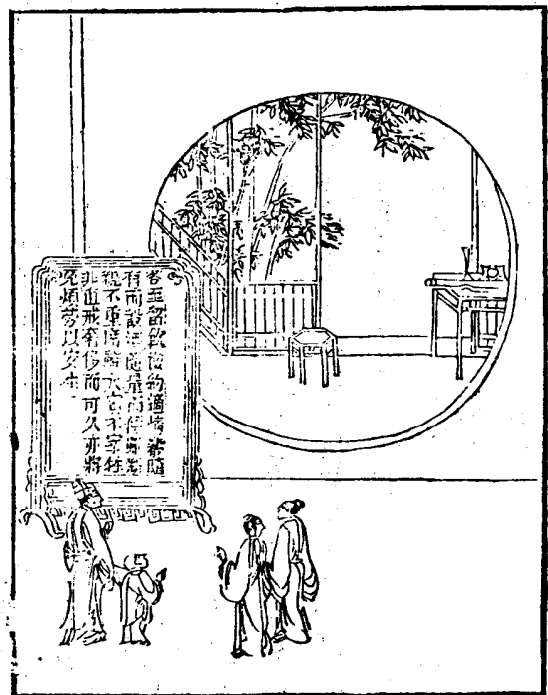


這是司馬溫公嘗言其先公為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然酒沽于市菓止梨棗殺止醃醢器用甕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即公退居洛中與香山九老約為者英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止矣有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此真惜福養財居鄉善俗之道嘗思士夫一舉一動鄉人用為措式故樽節於一身者甚微關係於風俗者甚大况養德養壽其妙有不可盡述者乎語曰費千金為一瞬之樂孰若散給救千百人之命近日宴會器用鼎彝味兼山海動費中人之產猶自以為不足不知此皆從何處得來而小人終歲勤動求一粗糲菜羹不得到口有長人之責者當知所以挽頽風薄世味為世道人心計矣

卷家圖說

全

書屏教子



這是國朝張莊簡公名悅爲人性素清簡崇儉約以率子孫
 書于屏曰客至留飲儉約適情簡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
 新親不重席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
 勞以安生夫好尚豐約之際最有關於風俗之盛衰而人家
 興廢多由於此况口腹之欲無窮寒酸滋味絕不可失與其
 奢侈難繼孰若清淡久常故范文正公計日所食必稱事而
 後卽安忠宣公食無重肉不擇厚味其家法有白來矣

養家圖說

九

居鄉盡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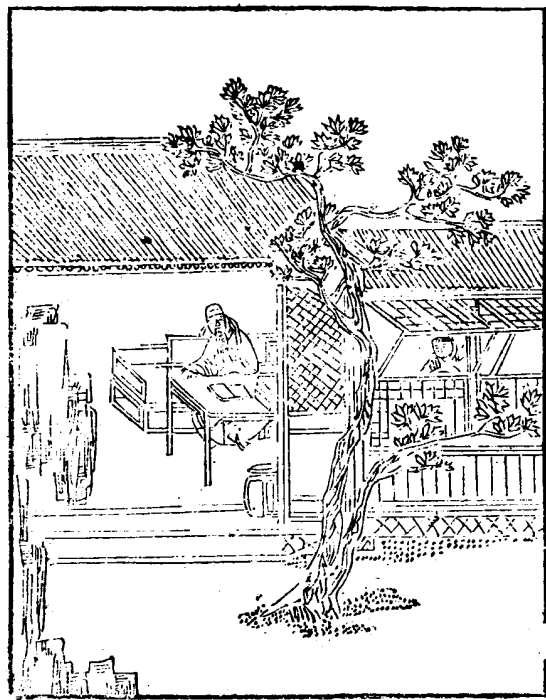


這是東漢張湛居鄉好禮動止有則建武初爲左馮翊請告
 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行上薄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
 湛曰禮下公門賦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鄉所
 宜盡禮何謂輕哉夫鄉禮爲父兄宗族所在豈宜放肆驕矜
 古人有見於此百凡兢兢就做了大官的一舉足之間不敢
 倚勢凌人恐傷忠厚故耳每見賤夫落子纔得一官半職便
 揚揚閭里明輪高軒不知自視何若是之尊且大也嘗聞里
 有一聯句云坐轎垂簾聲價重居鄉喝道骨頭輕此不敢指
 其名而其人可知矣

養家圖說

九

公私不擾



這是宋時程伊川門人呂希哲爲人謹守後歷典五州到處
尙務省簡並不多事擾民晚居徐宿真陽間蔬食布衣圖書
數卷處之晏如未嘗以毫髮事干託州縣嘗作詩曰除卻借
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可見古人之有學守者不惟當
宜清約卽退而居鄉亦恬靜自安不肯溢于污賤于此益信
滅明非公不至宜其見取於聖門也自今思之我輩今日地
方之官府卽他日鄉里之士夫倘有人以非禮相干者便拂
然不悅此等心腸何等正氣及到自已居鄉卻又好管閒事
投刺衙門縱不見鄙於人獨不有愧於心乎必如張忠定之
焚香默坐陶靖節之棲迹衡門庶幾枕石漱流完名全節爲
一市朝一高品也



訓蒙駢句
一卷

息園居士題



陽新石氏
蓉城仙館
家藏秘本
丙子印行

訓蒙駢句

雒城司守謙益甫 著

陽新石榮璋蓋年校印

一東

天轉北日昇東春風淡淡曉日濛濛野橋霜正滑江路雪初融
報國忠臣心秉赤傷春美女臉消紅孟軻成儒早藉三遷慈母
力曾參得道終由一貫聖人功

清暑殿廣寒宮詩推杜甫賦擬楊雄人情冷暖異世態炎涼同
絲墜槐蟲飄帳幙竹莊花蝶護房樞高士遊來屐齒印開苔徑
綠狀元歸去馬蹄踏破杏泥紅

龍泉劍烏號弓春儺逐疫社酒祈豐笛奏龍吟水簫吹鳳嘯桐
江面漁舟浮一葉樓頭誰鼓報三通時當五更庶尹拱朝天闕

外漏過半夜幾人歌舞月明中

二冬

君子竹大夫松偷香粉蝶採蜜黃蜂風定荷香細日高花影重
大庾嶺頭梅燦爛姑蘇臺足草蒙茸躍馬遊人苑內觀花誇景
美操豚野老田間拜社祝年豐

馮婦虎葉公龍魚沈雁杏燕懶鶯慵依依河畔柳鬱鬱澗邊松
天成闌苑三千界雲鎖巫山十二峰騷客遊歸雙袖微沾花氣
溼漁郎釣罷一舟閒繫柳陰濃

催春鳥噪秋蛩郭榮叩馬衛獻射鴻玉盤紅縷潤金甕綠醅濃
對雪誰家吟柳絮披風何處採芙蓉芳滿春園紅杏有顏清露
洗雨過秋谷玄關無鎖白雲封

三江

花盈檻酒滿缸頽垣敗壁淨几明窗蘭開香九畹楓冷落吳江
山路芳塵飛黯黯石橋流水響淙淙退筆成邱右軍書禿三千
管建旗入境安石門排十六雙

斟玉罈別銀缸起風石燕吠日山老春染千門柳秋連萬頃江
酒力能將愁陣破茶香可使睡魔降北苑春回一路花香隨著
展西湖水滿六橋柳影照飛艘

吹牧笛泛漁艘嚴陵真隱紀信詐降冬雷驚滑畝春水泛湘江
庭院日晴黃鳥並江湖浪闊白鷗雙十八拍笳蔡琰悠吹於北
塞三五株柳陶潛嘯傲於南窗

四支

梅破蕊柳垂絲荷香十里麥穗兩歧剝橙香透甲嘗稻氣翻匙
紫陌遊人搖玉勒畫堂酒客醉金卮雲鎖巫山墨翰飽滋天外

筆池涵列宿玉盤亂佈水中棋

三都賦七步詩班超投筆王質觀棋月照富春渚雷轟薦福碑
隄柳拖煙迷翡翠海棠經雨溼臙脂豪富石崇邀客不空金谷
蓋風流山簡駐軍常醉習家池

戈倒握笛橫吹阮籍青眼馬良白眉雨闌流水急風定落花遲
衰柳經風飛病葉枯梅得月照寒枝適意高人斜捲玉簾通燕
子陶情俠客閒拋金彈打鶯兒

五微

城蠹蠹殿巍巍網蘭楚客泣竹湘妃客傷南浦草人採北山薇
竹笋生成擎玳瑁石榴併破露珠璣能言鸚鵡嘖音勞舌
底有經有緯蜘蛛結網費心機

吹暖律搗寒衣風翻翠幕月照朱幃夜長更漏遠書永篆香微

訓蒙駢句

蓉城仙館叢書

訓蒙駢句

蓉城仙館叢書

村墟犬已經霜瘦籬落雞因啄粟肥碧幘老翁柳邊時睨遊魚
走雪衣仙女花底長陪舞蝶嬉

虹晚現露朝晞荷擎翠蓋柳脫綿衣窗闌山城小樓高雨雪微
林中百鳥調鶯唱月下孤鴻帶影飛老圃秋高滿院掀黃開菊
徑芳庭春早兩歧鋪綠上柴扉

六魚

花臉露柳眉舒兩行雁字一紙魚書日晴燕語滑天闊雁行疎
弄笛小兒橫跨犢吟詩騷客倒騎驢謝世幽人紫豔葡萄千日
酒入京才子白藤畫匣萬言書
居有屋出無車乘舟范蠡題柱相如稻花連隴畝梧葉滿階除
梅彈隨風驚過鳥月鈞沈水駭遊魚醉臥甕旁放達情懷畢吏
部行吟澤畔枯樵面色楚二閩

訓蒙聯句

三

蓉城仙館叢書

鷹搏兔鷺窺魚林修茂竹地種嘉蔬蘭風清枕簟梅竹潤琴書
僧舍何人吹短笛王門有客曳長裾江燕引雛花外怯風飛復
落山雲含雨天邊蔽日卷還舒

七虞

金谷景朝川圖十洲三島四澳五湖篆香浮寶鼎漏箭響銅壺
老丈灌園親抱甕文君賣酒自當醞豫讓報仇吞炭漆身思滅
趙越王懷恨臥薪嘗膽欲平吳

雲裏鶴日中烏來賓雁序傍母雞離夜月琴三弄春風酒一壺
菊盞帶霜盛碎玉荷盤翻露瀉明珠關外戍臣兩鬢經霜羈遠
塞江干漁父一簑煙雨釣平湖

雲母石水晶珠陸績懷橘史丹伏蒲兒童騎竹馬旅客憶尊鱸
一水盡含飛閣動百花半映古槎枯庶尹趨朝玉筍班中鳴鸞

瓊葦嬌繡閣石榴花下鬪樗蒲

八齊

金鯉躍玉驄嘶朝陽丹鳳報曉黃雞夜月烏忙喚春風鶯亂啼
園中新笋半成竹路上落花盡點泥蠻柳眠低小弱腰肢遭雨
苦海棠睡起半嬌體態被春迷

敲拍板唱銅鞮賦名鸚鵡詩咏鳧鷖峽猿啼夜月巢鳥掠春泥
酒酣喜得莊周活良馬欣逢伯樂嘶煙鎖溪頭平樹綠楊浮翡
翠月沈海底一泓清水映玻瓈

題粉壁附丹梯桑麻接壤桃李成蹊漁家收暮網軍壘動宵鼙
一嘔楊子歸蛙室二笑淵明過虎溪碎夢悠揚亂逐落花飛上
下閒魂飄泊直隨流水繞東西

九佳

訓蒙聯句

四

蓉城仙館叢書

蒙白氎裏青鞵雷轟天地風掃霧霾葡萄來漢苑蔓莢生堯階
含愁班女題紈扇行樂王維赴鹿柴帝里繁華巷滿鶯花添錦
路仙家靜寂雲穿虬樹鎖丹崖

烏犀帶白玉釵金章璞綬布襪芒鞋桂花飄戶牖柳影上庭階
花酒一園供宴樂雲山千里稱吟懷月到天心遠近樓臺均照
耀雪堆山頂高低蹊路盡莊埋

雲竹錦水松牌茶抽菴舊酒熟茅柴鶯梭隨柳織雁字疊雲排
袖裏風光循竹徑襟前雨意罩蘭階風刮長途捲起芳塵迷道
路雪融巫峽添來新水滿江淮

十灰

巡五嶽望三台綠橙是叟紅葉爲媒寒深銀粟起醉重玉山頽
樹杪風停聲未息花梢月上影成堆離下菊開陶令對花時一

醉庭前棗熟杜陵上樹日千回

培晚菊探寒梅出牆紅杏夾道綠槐朱陳聯戚黨劉阮到天台
解凍暖風醫病草及時甘雨潤枯菱蜂採菜花脚帶黃金飛不
起雀爭梅蕊口銜白玉叫難開

栽五柳植三槐鹹裹青箬渴望綠梅蠶成勞咄咄詩就作敲推
捉月騷人凌波浪乘雲仙子上蓬萊鏡點木油紅日光中消凍
雪弓彈綿絮白雲堆裏響晴雷

十一真

吳孟子楚春申春風態度秋水精神窗目籠紗紙鑑頭倒葛巾
吳札多情曾掛劍張綱有志獨埋輪公子朝歌檀板緩催金縷
曲王孫夜飲絲絳長繫玉壺春

訓蒙駢句

五

蓉城仙館叢書

漁唱悠悠清水澈樵歌杳杳碧苔新秋色蕭條萬樹凋零山瘦
削春情淡蕩百花妝點草精神

將軍帽進士巾孔門十哲殷室三仁讀書探聖道嗜酒露天眞
戲水游魚縈過客隔花啼鳥喚行人落地楊花亂逐東風隨馬
足掀天桃浪緩乘春雨化龍麟

十二文

茶已熟酒初醺西堂夢草南潤採芹爛霞成五色瑞雪積三分
子美詩成能泣鬼相如賦就自超羣貪醉青蓮采石磯頭撈皓
月思親仁傑大行山頂望孤雲

徐孺子信陵君文章太守韜略將軍踏山尋妙藥鋤地種香芸
鏡盡不挑垂暗蕊鑪灰重撥尙餘薰金殿晝長隱隱漏壺花外
轉錦江夜靜悠悠漁笛月中聞

巫峽月楚岫雲鏡光燦爛酒氣氤氳蜂趨紅杏蕊鶴踏碧苔紋
清露臨晨涼似洗火雲當午熱如焚情重志堅鴛閣腐衣韓烈
婦才高興發龍山落帽孟參軍

十三元

桃葉渡杏花村銜蘆征雁接箭老猿曉徑牛羊踐晴簷燕雀喧
水獺祭魚知報本山烏哺母不忘恩曳丈高人園菊徑邊尋故
舊荷鋤野老海棠花下戲兒孫

碧雞廟金馬門金杯玉斗龍勺犧樽慶雲拖玉殿甘露滴銅盆
閉戶袁安甘臥雪下帷董子不窺園廉范臨民慈惠羣歌來何
暮于公治獄清勤共羨死無冤

訓蒙駢句

六

蓉城仙館叢書

鴉聚陣鸚飛鴛畫龍破壁愛鶴乘軒疎泉流地脈移石動雲根
芍藥歌紅翻古砌薜蘿行綠上頽垣秋冷吳江青楓葉落飄前
渚日斜彭澤白蓼花飛過遠村

十四寒

蒲葵扇竹籊冠旌旗閃閃環珮珊瑚煙花潘岳縣夜月嚴陵灘
衣袂障風金縷細劍鋒橫雪玉鞘寒柳絮因風數點頻黏銀闕
閱梨花帶雨一枝斜倚玉欄干

燒獸炭烹龍團孟宗哭竹燕姑夢蘭松枯遭雨苦花瘦怕風寒
辨禮閱公辭昌歎逞威介子斬樓蘭縱修王孫長向花前酣美
酒避嫌君子不從李下整危冠

揮玉勒跨金鞍范增撞斗貢禹彈冠琴絃彈別鶴鏡匣掩孤鸞
冰泮楚江舟舉易塵蒙蜀道客行難大地陽回淑氣催梅傳信
息長天晝永好風敲竹報平安

十五刪

山疊疊水滂滂珠還合浦玉出崑山明星千點燦新月一鈎灣
夜飲主賓聯蟬座早朝文武列駕班杵臼程嬰義立孤兒存趙
祚沛公項羽計謀孺子奪秦關

蛇報主雀銜環虎頭燕領鶴髮龍顏水流分燕尾山秀擁螺鬢
梁帝講經同泰寺嚴光垂釣富春山返哺慈烏夜月枝頭啼啞
啞遣喬好鳥春風花底語關關

銅壺閣玉門關關中取靜忙裏偷閒一川巫峽水九曲武夷山
端石硯生鷓鴣眼博山鑪起鷓鴣斑避世道人飲露餐霞消俗
態傾城美女凝脂抹粉出嬌顏

一先

清冷節艷陽天樽前歌舞花裏管絃高松棲瑞鶴病柳咽寒蟬
處處插秧梅塢雨家家線繭竹籬煙秋色方升淝水風霜悲暎

訓蒙駢句

七

蓉城仙館叢書

鶴春風欲暮蜀山花木怨啼鵲

紅杏雨綠楊煙庭花一夢禁柳三眠硯冷冰團結簾疎月影穿
隱士不荒三徑菊美人常採一溪蓮塵戰將軍一道甲光銜雪
亮凱歌士卒千羣馬色截雲鮮

君臣藥子母錢刻符制鬼鑄鼎升仙燭奴燃豹髓劍客舞龍泉
竹笋雙生穉犢角蕨芽突出小兒拳枕上懷人夢斷還思傾國
色庭前餞客酒闌更贈繞朝鞭

二蕭

紅芍藥綠芭蕉杏花冉冉楓葉蕭蕭雲開山見面雪化竹伸腰
武士戰爭披鐵甲美人歌舞墮金翹懷古不忘豈在湯盤並周
鼎讀書最樂何分曾瑟與顏瓢

裁獸錦翦鮫綃耕雲野老臥雪山寮珠簾畫半捲銀燭夜高烧

馳驟烏騅能致遠緝蠻黃鳥識遷喬學士參禪座內合當留玉
帶謫仙愛飲樽前不惜解金貂

乘五馬貫雙鷗閒看妓舞細聽童謠莊龜山刻節渡蟻竹編橋
穿花白蝶雙飛急藏葉黃鸝百轉嬌日麗苑林點點梅妝宋主
額風揚宮院纖纖柳舞楚娥腰

三肴

閒博奕喜談嘲太公渭水伊尹莘郊葵開猩血染筍出虎皮包
階下苔生遮蟻穴溪邊柳發蔽鶯巢才子嬉遊頓覺花香隨馬
足玉人歌舞不知月影轉花梢

飛羽檄續鸞膠林留宿鳥淵發潛蛟尋芳來曲徑拾翠到平郊
唱徹不將詩板擊醉來還把酒壺敲春暖泥融燕語風光浮草
際夜清雲散鷓鴣啼月色映花梢

訓蒙駢句

八

蓉城仙館叢書

挑野菜薦山穀築臺壘土結屋誅茅鶴隨雞共立鳩與鵲爭巢
運際君臣魚得水交深朋友漆投膠攻苦書郎不敢光陰容易
擲耐勤繡女漫將春色等閒拋

四豪

償酒債縱詩豪烹茶啜菽枕麪藉糟籬芳紅木槿架蔓紫葡萄
遠障雨餘嵐氣重半天雲淨月輪高蛩入殘秋畫閣相偕吹蚓
笛雞鳴半夜函關會度竊狐袍

春鳥唱晚蟬嘈傍簾飛雀升木教猿塵氣沾馬足風力鼓鴻毛
上表陳情傳李密投詩免役說任濤螺髻青濃野外晚山垂萬
仞鴨頭綠膩溪中春水長三篙

乘寶馬掣金鰲九宮八卦三略六韜籠鵝王逸少相馬孔方臯
窗下援琴彈古調樽前翦燭讀離騷罷官情閒陶氏門前栽五

柳除士計妙齊公庭內賜雙桃

五歌

雷霹靂雨滂沱穿苔竹笋纏樹藤蘿兩山排翠闌一水帶青羅
蛛網掛簷驚過雀螢燈照戶誤飛蛾雨過池塘到處青蛙鳴碧
草晴看陂澤有時白鳥浴紅荷

歌婉轉語婆娑乾坤轉轂日月飛梭村童携草笠溪叟曬漁蓑
須賈贈袍憐范叔相如引駕避廉頗野寺日高無事老僧眠正
穩池亭月上遣懷騷客詠偏多

裁細葛蕪香羅閣中嘯傲醉裏吟哦野雲歸晚岫江月滾秋波
山嶺雲橫并鳳髻沙隄雨滴露蜂窩樵子採鮮樹擁松鱗如欲
活漁郎照影江浮菱鏡不須磨

六麻

訓蒙駢句

九

蓉城仙館叢書

梁上燕井中蛙守株待兔打草驚蛇斷猿號絕壑歸雁落平沙
簷前蛛網開三面戶外蜂房列兩衙夾道古槐剩放午陰遮客
路穿籬新筍亂分春意撩人家

茶綻蕊草萌芽傍花隨柳沈李浮瓜山人牧芋栗野老種桑麻
舩艦漁郎歌歎乃鞦韆繡女笑喧嘩春去如何已見飛殘隄柳
絮夜來多少不知開徧海棠花

黏角黍飯胡麻披風戴月飲露餐霞時酌新豐酒初嘗陽羨茶
珠履三千光錯落金釵十二影欹斜諸葛行軍落落輪前揮羽
扇昭君出塞忽忽馬上撥琵琶

七陽

黃金殿白玉堂朱樓繡閣畫棟雕梁玉琴橫淨几珍簾展方牀
梅碧正迎江岸雨橘黃須藉洞庭霜刈麥山人緊束黃雲青滿

擔插秧野老細分春雨綠成行

開祖帳踞胡牀彈絲品竹勸酒稱觴樵歌來綠野漁笛起滄浪
喚雨班鳩喉舌冷宿花蛺蝶夢魂香天詔初傳仙女錦衣持虎
節大兵未出將軍繡袞壓龍驤

鱗應瑞鳳呈祥蝠爭晝夜燕渺炎涼夜月梧桐院春風桃李牆
淼淼溪流分燕尾迢迢山路繞羊腸唐穆性貪庫內青錢化作
蝶初平術妙山中白石變成羊

八庚

霞散綺雪飛瓊虹消雨霽斗轉星橫月移花改影風動竹生聲
嶺外雲霞花下月湖邊煙雨柳梢晴陽谷日華儀鳳羽毛新燦
爛洞庭浪暖化龍頭角獨崢嶸

訓蒙駢句

十

蓉城仙館叢書

月明何處衣砧響風細誰家玉笛橫援筆襍衡江夏裁成鸚鵡
賦吹簫弄玉笛樓巧作鳳凰聲
炊麥飯憶尊羹搜腸茗葉適口香杭啼鳥驚春夢鳴雞促曉行
孟嘗門下三千客小范胸中百萬兵韋固良緣旅舍殷勤逢月
老裴航佳侶藍橋邂逅遇雲英

九青

宣紫詔拜黃庭鳧飛北闕鴻搏南溟蟠桃千歲熟丹桂九秋馨
曳杖尋僧來古寺提壺餞客到長亭水面游魚衝散浮萍千點
綠崗頭過馬踏開芳草一痕青

觀稔稼驗堯莫莊周夢蝶車胤囊螢水浪風翻白山蘚雨掠青
漢水雨餘龜曳尾華山月冷鶴梳翎魯陽倒戈薄暮指回三舍
日漁父泛棹清霄搖動一湖星

千頃稻一池萍露凍石乳風撞花鈴山隨帆影轉水被石機停
雲迷石洞花眉碧日曬金城柳眼青喚友黃鸝聲逐暖風飄院
落失羣鳥雁影隨寒月下江汀

十蒸

霜凜冽日炎蒸金烏西墜玉兔東昇潭清潦水盡山紫碎花凝
林泉偶座堪留客竹院相逢却話僧蘇軾神馳祛褻附牀投點
鼠王思心急停毫拔劍逐飛蠅

裁蜀錦織吳綾儒傳一貫釋悟三乘月殿凌空入雲梯逐步登
鵬達雲程天萬里龍翻禹穴浪千層鷓列鷺班真真仙臺朝玉
輦龍蟠虎踞魏魏帝闕起金陵

酩酒幟讀書鏡苜蒲九節莖朮三稜煩蒸如坐飯極冷似懷水
西堂夢草謝靈運遠地思尊張季鷹山婦供廚旋斫生柴炊野

訓蒙駢句

十一

蓉城仙館叢書

榮舟翁泛艇輕搖畫槳採河菱

十一九

凌煙閣得月樓築臺拜將投筆封侯碧苔生陋巷紅葉出御溝
天際虹梁和雨斷江邊漁網帶煙收唱曉靈雞兩翅拍斜茅店
月排雲孤鶴一聲唳落海天秋

青兜鏡白狐裘焚琴煮鶴賣劍買牛疾風吹雨脚新月掛雲頭
月落洲留沙上雁雲飛水宿浪中鷗庠序間人老碗香鑪對古
史江湖散客筆牀茶竈載扁舟

駕鷲浦鸚鵡洲天寒鴉聚水暖魚游張良誠事漢王粲願依劉
對雪佳人吹鳳管禦寒公子擁狐裘春宴佳賓雅酌瓊漿寬酒
量夜吟騷客閒收花露潤詩喉

十二侵

青萍劍綠綺琴書天木筆刺水秧鍼卞和三獻玉楊震四知金
牆內杏花紅出色門前桑柘綠成陰元亮歸來新竹舊松多逸
趣子期去後高山流水少知音

松鬱鬱竹森森孤峰絕壑遠水遙岑桓伊三弄笛虞舜五絃琴
淑氣漸催鶯出谷夕陽忙促鳥投林武將承恩面帶霜威辭鳳
闕使臣奉詔口傳天語到雞林

迴俗駕滌塵襟魚穿荷影雉伏桑陰月寒花濺淚風冽鳥驚心
咏絮才姬揮妙筆寄衣戎婦搗寒碓雍伯成婚一函盡獻園中
璧秋胡戲婦兩袖輕携桑下金

十三覃

鋤嫩笋切香柑陽奇陰耦朝四暮三冬冰鋪冷沼秋月浸寒潭
雁逐夕陽投塞北鴻拖秋色下江南海水將潮花底黃蜂衙已

訓蒙駢句

十二

蓉城仙館叢書

罷山雲欲雨階前白蟻戰方酣

聽蜀鳥養吳蠶謝安高臥王衍清談春暖羣芳麗秋清萬象涵
龐德遺安來隴上曹彬示病下江南風起寒江密雪亂堆漁父
笠月斜古路閒雲深護老僧庵

花待女草宜男龍車鳳輦鶴駕鸞驂風篩淇澳竹霜熟洞庭柑
苑上王孫遊未返花前公子醉方酣野店行人霜高睡短雞偏
促窮途過客雪滑泥長馬不堪

十四鹽

風料峭雨廉纖夜愁種種春思慙慙水痕霜後沒山色雨中添
姑去盡留雲母粉客來只醉水晶鹽月轉書樓蓮漏數聲催曉
箭風生繡閣檀香一縷透香簾

蝸篆壁雀馴簷一端綿綺三尺素練驕陽紅燦石密雪白堆鹽

清霜冷透鴛鴦瓦，落月斜穿翡翠簾。舞劍孫娘，珮聲裊裊，知腰軟。辨琴、蔡女絃韻悠悠，覺指纖纖。

搖畫扇捲珠簾，九重蠟炬萬軸牙籤。落花狂蝶繞飛絮，遊蜂黏看經老子頭。科禿刺繡佳人，指露尖秋。老風寒亂飄紅葉，滿山路夜深雪急，故伴綠梅穿戶簷。

十五咸

紅羅帳黑石函，琴橫徽軫樂奏英。成花香蜂競探泥，暖燕爭銜塞上寒霜。遲寄棹江頭斜日，促歸帆隴上梅開。寄贈故人，猶可折階前草長。丁寧童子不須芟。

飄舞袖脫征衫，風清月白河淡海。鹹斷碑凝土蝕古鏡，被塵緘凜凜清霜寒。橘柚濛濛細雨暗，松杉供韭林宗夜。向鏡前冒雨，鷗思尊張翰歸來江上掛風帆。

訓蒙駢句

十三

蓉城仙館叢書

樊遲圃傳說巖一川，花柳千里松杉雲峰形。突兀石壁勢岳嶷，野店黃雞聲啞屋梁紫。燕語喃，鱸上酒香對月幾回頻。舉盞案前書滿，臨風一笑却開緘。

訓蒙駢句終

附錄

興國州志文學傳

司守謙字益甫，宣化里人。天才超逸，下筆萬言，與吳國倫同時。相倡和年二十餘，以諸生資。志歿，詩文散逸，獨存訓蒙駢句一卷。然才子司川伯之名，至今猶嘖嘖人口也。

訓蒙駢句附

一四

蓉城仙館叢書

跋

余嘗輯吾邑歷代書目得六百餘種有存書者尙不及十之一焉嗚呼何其散佚之多也余宦游多年在故里日少凡游蹤所至每得鄉先輩一文一詩讀之動繫人思蓋祖宗廬墓所在每深愛慕之幽情古人登大行而望白雲因秋風而思尊鱸均有出於不自覺者甲戌秋長子緯自漢上寄來司川百先生雜言例韻鈔本一卷云係吾同族元齋先生所家藏者余亟取而讀之詞旨俳麗韻味盎然以之授蒙童習作韻語對仗誠爲善本今所傳之龍文鞭影幼學瓊林當不是過州志川百先生傳云天才超逸下筆萬言年二十餘以諸生賚志歿詩文散逸僅存訓蒙駢句一卷細繹之今所存之雜言例韻即志載之訓蒙駢句並非於訓蒙駢句外別有一雜言例韻嗚呼文字之流傳難

訓蒙駢句

一五

容城仙館叢書

矣川百先生在吾邑有才名自清明迄今四百餘年即在鄉曲野老譚地方佳話蓋莫不知有二子司川百者胡其著作竟寥寥耶嘗讀甌窺洞稿吳明卿參政曾有下雉潯陽洞庭留別川百詩數首其詩均作於舟中川百與明卿之交深矣明卿參政爲明七子之一才氣橫放海內不敢違言川百與之游而相倡和復爲明卿折服無疑假使天與以壽其事業未可知而文字流傳當不在明卿下雖然幸有此訓蒙駢句尙在人間堪爲學作韻文之途徑亟爲之校正刊印以廣其傳假使並此而失之將見訓蒙駢句在吾邑文獻中亦與多種著作僅留一存目而已余得此一卷書僅僅五千餘言不啻鳳毛麟角碩果僅存倍加寶貴此固吾邑文獻之幸亦川百先生之幸也夫乙亥夏五雉城石榮障跋於故都西邱草堂

幼

訓

檀几叢書二集卷八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幼訓

姑熟崔學古又尚著

為師難為蒙師更難蒙師失則後日難為功蒙師得則後來易為力甚矣不可不慎也

愛養

教訓童子六七歲時不問知愚皆當用好言勸諭

勸諭

使知讀書之高勤於教導使不憚讀書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扑責不惟無益且有損也至八九歲時年方稍長或可用威若遇聰穎者即如前法亦足警悟其或未覺略用教答此在一兩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不止則彼習以為常必致恥心喪盡頑鈍不悛矣至十四五歲尤為邪正關頭正養中養才之候循循誘掖自當水到渠成其要只在收其放心勿使之稍涉家務外務專心讀書不責自進故先輩教子弟遇聰穎者單用善言警悟往往不苦而自成即

遇愚頑亦加扑責扑後仍用好言勸諭亦每知悔而能新不然者則下愚不移雖扑責之無益也願為父師者教子弟只費自己口舌之煩講貫之詳督課之勤兼以自已持身之莊出語之正子弟見之自然知悚斷不在恐嚇責扑間也若不得已而用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威或預約人勸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出不意從背後掩責凡此皆足致疾慎之慎之又生徒從前懈弛者初至時須緩緩約束三令五申俟其心服乃責切不可性急

量資循序

為父師者不量子弟之資稟不顧學問之生熟而惟欲速以求成不知工夫有序何可一旦助長故昔謂教子弟不必躐等當知循序不必性急於一時而在操功於悠久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迫優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開生機日活

分任

古命將者曰闔以外將軍制之闔以內寡人制之延師者亦當曰館以內師傅制之館以外父兄制之使父兄欲操師傅之權固令先生短氣卽師傅嚴於館而父兄狎於家亦爲暴寒相間

不假言笑

夫夏楚扑責非無威也手恭足重非無儀也而坐徒往往不服者何也以稍假言笑耳平日師生間談家常事館外事問答嬉然褻矣雖復威之儀之無庸矣故除講貫教訓外不交一言不示一笑爲立教第一

鼓舞

極慧者必摘其短以抑之則不驕極鈍者必舉其長以揚之則不退倦者必加以禮貌如習儀呼字之類則不鄙稍長必礪以蒙工如理書默書之類則不佻

賞罰

學堂設一冊記諸生功過逢十會察除功過相折外行賞罰例賞則紙筆扇之類罰則立跪責三等責亦分輕重三等先是定賞罰例懸之座隅務期信賞必

罰

幼戒

對北及日月神聖師長前唾溺及裸露仰臥不稟親命打罵家人若罵乳母及老僕尤宜戒擒拍蝴蝶蜻蜓諸蟲踐踏蟲蟻折花枝作頑置襪履下衣在案上置冠帽在椅座牀邊入禪堂道院戲弄法物穢手翻動經卷出位講閒話翻弄人書籍文具

習揖

生徒習揖如北向揖師二生則長者居左幼者居右三生則長者居中次者居左幼者居右毋以背向人凡揖足跟緊竝足頭少開頭毋仰亦毋大俯眼視鞋尖爲準聳大臂先起翼如所謂圓如抱斗次以小臂及雙手拱上與大臂及肩齊然後鞠躬而下頭垂過膝膝毋曲致成躡勢徐興肩與大臂先起手與小臂垂下緩起齊肩而止倘揖如簸箕雙手撞胸成何體統

習立

凡立必袖手翼如在尊長前毋南面毋倚毋垂頭毋

敬肩。毋先尊長。毋正對尊長。

習坐

凡坐必先拭座。毋靠椅背。毋欠伸。毋支頤。毋交頸。毋橫肱。師友臨座則起。有問則起。有荅則起。

習飲食

飯時先淡食數口。然後用腐。添碗然後食葷。晚食用酒。諸生長成者陪之。幼者令先食粥。食必告。或間數日與之飲。飲必告。假如兩人對食。則一簋中分為兩面。居左筋。毋入右。居右筋。毋入左。三八則三面。四

人則四面。筋。毋妄入。皆然。毋先。毋後。毋擇。毋翻。毋數。毋鄰。謂取鄰也。毋以筋入口。毋以舌接食。毋歸餘。謂以食餘再蓋也。毋他顧。毋舍食與人語。毋遺粒。筋。毋過肩。謂以筋中筋。毋橋。以筋高置也。嚼無聲。咽無疾。啜無流。食畢。飲齊。兩筋乃起。

識字

五六歲時方離襁褓。未脫孩心。眷眷堂前。依依膝下。乃其天性本真。若令就學。每日先令習坐。習靜。識字。第一分紙上識字。書上識字。二法。何謂紙上識字。凡

訓蒙勿輕易教書。先截紙骨。方廣一寸二分。將所讀

書中字。楷書紙骨上。紙背再書同音如文之與聞。張之與章之類。一一識之。又遇姿敏者。擇易講字。面粗粗解說。識後。用線穿之。每日溫理十字。或數十字。週而復始。至千字外。方用後法。教書讀至上論。方去紙

骨。大約識完四書總字足矣。凡教字時。勿教以某字某字。如教大學之道。只教以大。教以學。教以之。教以道。如夾雜一音。便格格不下。何為書上識字。凡教生

書。先令本生。就書上字。逐字挨認。遇不識字。用硃筆圈出。又用黑筆寫在書頭。最為易記。又有辨字一法。如形之與刑。揚之與楊。聲同而筆畫邊旁不同。如已之與巳。行之與行。杏與行。杭焉之與焉。燕女之與女。

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與心。登之與敦。聲近而用舌用齒。又不同。諸如此類。必細辨之。

敬書

兒童讀聖賢書。不知敬重。每至墨污指損。糜爛不堪。皆師之過也。故諸生出大小恭。及晨起未梳沐者。先令盥手就座。平日毋以手近書。夏月尤宜痛戒。攤書

須去桌邊二寸許。凡揭書以右手大指側視書左邊尖角擡起。以食指撚之。毋以指爪亂撮。毋以唾粘。

點書

凡讀書本生高執書籤。逐字挨點。

句讀 讀音豆

書有數字一句者。有一字一句者。又有文雖數句。而語氣作一句讀者。須逐字逐句點讀明白。大約句盡處。側用大點。句法稍頓處。中用小點。

教書

書忌口傳。或不論生徒敏鈍。教至數十遍。甚則師口一停。徒亦然。然者。不知兒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雖滔滔背讀。倘摘指一字。則茫無以應也。如上挨認字數。遍後口授十數遍。或數十遍。數十遍中。每教兩三遍。須令自讀一遍。再教。又如教八句詩。先教四句成誦。後再教四句。又遇資之最鈍者。須逐句教讀一遍。令本生自讀五遍。方教下句。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數十遍。自能成誦。切勿因其資鈍。落口傳惡套。到成誦後。師須靜聽。差則提之。此處一寬。後

來大為費力。又教書時。須誦勿恃自己書熟。令童子追讀不上。又教時。便將書義粗粗訓解。難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則後來受用。

念書

毋增。毋減。毋複。毋高。毋低。毋疾。毋遲。最可恨者。興至則如罵詈。如蛙鳴。興衰如蛩吟。如蠅鳴。凡此須痛懲之。究竟聲調好醜。屬之天成。雖極力挽回。不能全效者。甚眾。若欲挽回。在教不在讀也。

探書

以五首為率。每日每首讀二十遍。讀至五日。非百遍乎。然須正日又讀百遍。則每首二百遍矣。况今日讀明日。後日又讀。至五日。心口漸順。自不濕。生者探至五日。背者帶前五日。則每首而讀十日。何患書之不熟也。

帶書

額定五首。其差處生處。全賴此處稽查。若先生苦難。少至三二首。則書不熟矣。生徒若多。挑背亦可。蓋師雖偷力。生則全理矣。

理書

逢十總理十日書文。限午讀完。下午念探書。逢廿理廿日書文。作兩日理。限次日午讀完。下午念探書。逢月總理一月書文。作三日理。限第三日午讀完。逢季總理一季書文。作五日理。凡書念完一本。則通本理一遍。年終將一歲書文總理一遍。

熟書

背生書後。掩卷摸寫。忌寫變體小字。遇重字。不可用兩點須連寫二字。有一節書。分兩首念者。須連寫前

半節。

兼理

凡課讀。必兼理熟書。不得一本放空。如大學已完。進讀中庸。是處為生書。學為熟書。第一次理半板。第二次理一板。三次二板。四次三板。必至通本背乃已。然亦不可止停。照前原理。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之。讀中庸半本後。須將先半從頭理起。照理大學之法。讀上論如之上論。不必半部讀完。二冊即可從頭理起。每完二冊。法即如前。下論兩孟讀理亦如

前法讀完四書。進而讀經。然後可將四書分作四本。

學庸上論作一本。下論作一本。上孟作一本。下孟作一本。每本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焉。讀經亦如四書法。隨讀隨理。旋轉不窮。書無不熟矣。

背書

師生須口耳相接。生溫差訛。切勿提過。然吃緊在讀。不在背。忽於讀而慎於背。晚矣。忽於初背而慎於溫。理晚矣。

講書

子弟八九歲時。聰明漸開。當隨其每日所讀之書。即與逐句講解。姿性高者。一講即明。其未敏者。日與講論。久之亦可漸曉。蓋心之虛靈。知覺人人完具。第患開關啓鑰者之無人。聰明乃蔽耳。兼以師之不善教者。止事扑責。徒張威勢。適足以鋼其靈機。何能開豁其慧性。今願為父師者。須識得此意。寬假其辭色。緊嚴其課程。時用好言勸諭。上之勸以聖賢。德業。次之勸以功名富貴。再次之惕以利害禍福。子弟即至愚者。日聆嘉言。必能警悟。自尋向上。甘心願學矣。

潤字 卽把筆

扶手潤字日久爲妙蓋蒙童無知與講筆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輕重轉折粗粗具體方脫手自書

臨倣本

潤字稍似方用墨書字須方廣一寸五分最忌臨小字致他年有拘促之病大字稍成然後於大字下列兩行小字臨之大小字稍成後畫一無字格式以油紙臨歐陽詢九成宮碑擇其絕肖者剪下黏格式上日暮之初用筆畫少者一實三虛次用筆畫多者一實一虛實則臨虛則摹四角填小字習至此必成章矣然後再用鍾王楷法此由賢入聖法也

作對

近來父兄欲速對偶一項竟置高閣不知辨四聲明虛實爲將來對股表啓詩聯對仗張本所當究心一曰訓字先取對類中要用字眼訓明意義戒本生勿輕翻對譜須先立意方以訓明字湊成勿輕改勿輕代作 一曰立程語云讀得古詩千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學舉業者必多讀先正名文以爲楷模何童

幼訓 七 二集

子作對而止以刻成死字相繩耶須多選古今名對如詩話者細講熟玩方可教習 一曰增字假如出

一虎字對以龍虎字上增一猛字對亦增一字曰神龍猛字上再增一降字對亦增一字曰象神龍降字上再增一威字對亦增一字曰術象神龍威字上再增一奇字對亦增一字曰異術象神龍從此類推自一字可增至數字爲通文理捷徑要必委敏者方可用之 一曰句眼古人以輕風柳絮明月梨花二句令人補一字推敲再四如吹如飄等字俱未妥惟用扶字失字方足爲輕字明字傳神從此類推有眼在首尾者有眼在中間者不能盡舉

餘課

天於善惡必有其報生徒良知方長智識初開宜取古人嘉言美行以涵養之如史吉錄善過格諸書及史書典實果報昭然者閒時與之講說足以悚動心目感發天良又有爲之廣訓者假如當飲食訓以稼穡艱難見賓客訓以禮貌謙謹又如看一匾讀一對訓以字出何書所取何義又如執一器用一物訓以

造自何人始自何代或因一物而旁通他物或因一事而援引數事隨機利導可令聞見拓充更當教以惜字紙米粒以培教養之原

2013 04/19

2013

少

學

1000 4019

24

檀儿叢書二集卷九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少學

當塗崔學古又尚著

督責初功

少學之功一在讀古成弘慶曆諸大家八股業俱從古文脫化尚矣近來家數不過讀時藝幾篇便侈口談文不知文章無本領開口便村俗氣且不讀古文

二集

筆下亦不勁機局亦不暢故教子弟者自四子本經完日則當讀諸經及古名家文即資鈍者亦須讀古選數十首荆川公云讀古文取其近今者讀今文取其近古者誠謀讀之要訣歟一在讀時文讀文自一句串下題二句串下以及長題一句對做題二句對做以及八句三句三段做題四句四段以及九句與小搭長搭一節全章先短後長先淺易後理致先輩選初學文定為法趣二字法則備有規矩趣則吐納性靈不尚駢詞惟宗機法 凡讀文亦可略做讀

書法探讀數篇篇只求明不先求熟明則自然易熟

明後復講完篇或正在讀時提一句責令自講講後

再讀熟後再溫得趣全在涵泳 有本領之文有材

料之文本領之文貴尋脈理材料之文貴善剪裁尋

脈之法全在講題題前題後細細講明方可指點文

中脈理剪裁之法或用其意者或用其辭者或用其

機局者或用幾句而改幾字或用一股而改幾句者

全在變化出之一在講貫講者講其實意初講時用

之貫者貫其神理有貫串之意焉如一章以一句貫

一句以一字貫又如一字在書如是解推之易詩書

禮春秋亦如是解又有縷析之義焉 生徒長幼同

學講書必分多寡淺深本生能質疑問難因易啓發

否則特起一難責令解析或持幾說責令揀選折衷

講時不能即答寬限一日或二日或三日如參禪者

眠思夢想務期有省而後已 作文成篇時分講題

義假如時習一章全章出題如何作文一節出題如

何作文止出學而時習之如何作文搭出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如何作文作法既明結構自易 與

少年講書最忌誦述講章間引一二語須講了再講使其方寸豁然。一在覆講不覆講則不知其胸中消息。放生徒如師所傳。句句搬出。如先後顛倒。未明也。卽次第不紊。亦必視其增減轉換。一在出題目。有法如出理題。連數期俱理題。政事題。連數期俱政事題。卽串做對做。搭截諸題。盡然。一在教作文有法。初做破題。以多做爲主。只此一題。正破反破。順破逆破。明破暗破。始則爲師者做一破。卽講一格。繼則爲弟者領一格。再做一破。卽承題起講。亦然做起講。

三 二集

須至起此虛比出題而止。蓋此處是咽喉路。生死關。須一條線索。一氣呵成。如兩番爐竈。氣脉不連。中後雖佳。終非入殼。一作未是。再作。再作未是。三作。然後出名篇印証。一句串下題會做。方做二句串下題。二句串下題會做。方做兩對題。從此漸漸做去。以至長題。切勿輕改。卽改時。須說明改之之意。圖法亦然。至其理誦經書。一切探帶兼理諸法。亦與童蒙相等。

開示路數

一教生徒作文。須先與之講明書旨。每出題目。先將

通章本意。逐句逐節。從頭至尾。何者當重。何者當輕。一一講明。令其通曉。然後又將所出題目。再與細說一番。如出一句題目。看其何字當挑。何字當剔。或該承上。或該舍下。其兩句者。或該分扇。或該串講。或該上下半格。三句者。或三段。或一頭兩脚。兩頭一脚。或又該串講等類。四句五句俱如之。次第與之講明題意。文格。令其各各通曉。然後及於搭題上下題。搭題須兩下照應。上下題須兩下聯絡。然亦必先從題目顯易明白。易於發揮者。先教之。而後及於理題。庶令學者不苦難。而便於措手。總之教者。須先看破題理。而後令學者據理立言。路自不錯。如此細細開導。卽學五六十篇文字。已淺淺曉大義矣。積而至於百篇。未有不能文者。有等先生。既不爲之明題理。又不爲之經心思索。止惟抄寫成刻。令學者照前比對。後比。學者亦不自去經思索。只惟照天對地。照日月對山川等類。徒事徇迹。不一庸心。所以學文二三年。更不知題中理趣。文中機殼。往往由此。甚有將自己所作。武錄他人文字。令學者抄謄簿上。手與披點。弄彼子。

弟欺彼父兄不念彼之仰仗我者何專且重天地神
明之降鑒我者何顯且赫而乃若是其相欺也吾願
為師者共戒之 一教子弟學文當屢改不會通之
時為師者當與之代思代作面語而口授必令其手
自書寫印子弟未敏者歷經半年當自領會及其稍
自能文當看其姿稟所就意見所及各順其性而委
曲以成之少有一得則當取其一得以鼓其進必不
可一於塗抹以阻其機大抵造意要超卓立格要正
大題旨要明透筆氣要清順此為行文要務於此不
唯此也

甚青謬便是可成之機如艱澀晦滯雜亂重濁此等
筆路到底無成 一教子弟能文更無他法每閱一
章書直如親見聖賢當日口語領會無錯此是根本
急務以後精選新舊程墨或時文之明白而正大者
日令抄寫一二篇每篇必與批點分定格局畫斷段
落隨即與之講解講一篇讀一篇讀一篇背一篇必
令篇篇精熟乃已積至一二百篇或三四百篇訂成
二三帙時令反覆潛玩毫無一意不明一意不達乃
為有用久之筆底自活生機自暢而無枯澀阻礙之

病矣印至能文後此段工夫亦不可少須將每科新
出程墨房書行書或時文小題之絕佳者多選多讀
若能日誦數千言而時時記於胸次何患文詞之不
富而下筆之難就也其第一着尤在看書另有神會
八法

破承 擒題主意處破要穩承要醒逆破則順承順
破則逆承正破則反承反破則正承

起講 又名小講開講是文章說起處要簡如大意
虛合不盡要正反有法要開闔有致

破承是我斷古人的起講以下便替古人
說話了聖賢要像聖賢口氣小人要像小
人口氣

入題 是承上落下處醒目為主高呼虛宕為妙
起股 又名提股是掛題線索處要虛籠勿急大約
每股以五六句為率少則四五句

亦有不用股只單行一段以代起股者是
起股之變法亦要清線索扼要領振文勢

虛股 又名小股是出點題面處每股以二句為率

亦有不用股只作一兩句點題者不然或頓一二語方點出題面者更有不就點題先只頓一二語者

中股 是正發題義處要切實仍要留有餘不盡之意

後股 是推廓餘意處要另發心思另開生面

起股虛股中股後股每項二股故云八股前人定爲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兩兩相比明必如是而後盡也若合掌則四

股足矣何必八股哉

束語結句 束語是收拾通篇處或四句或二句亦不用對句只散行數語以詠歎題神者皆爲束語結句是文章結穴處或挽上文或落下文或結本題只一二句爲率

五要

第一要曉得實主虛實正反開合蓋文字無實則主不出無虛則實不透無反則正不顯無開則合不靈第一輩初年先須從此八字入手

第二要曉得脉理一題到手便細想其來踪去路上文即跟上文落來有下文即照下文逆入如無上文下文則提題中要緊字眼掀翻籠起此前半挂頭線處也頭線既明方可作後半篇文字中此是正發題面處起承轉合須一一分曉後比是展發餘意處須無中坐有絕處逢生

第三要知步驟文之有步驟如人之有身破承如眼目起講如首領起股虛股如胸臆中股如腹後股束語如四肢前後有一定不可亂之法一步步說來大約前半要虛後半要實前半徐徐而來後半沛沛有餘所謂前不突後不竭也若前後倒置猶如人之身足反居上頭反居下有是理呼不特一篇即每股中亦各前後須按着步驟漸次講來文方不亂

第四要曉得能轉童年作文切不可說一層頭話上層是這樣說次層又轉一意第三層又轉進一意此層轉法也切不可說一邊的話前股是這樣說對股又不是這樣說如前輩鄉人與楚人戰題天下有一

定之鄉乎哉有一定之鄉不妨與楚戰也對云天下

無一定之鄒乎哉。無一定之辭。又不妨與楚戰也。此股轉法也。又有句轉法。上句是這樣說。下句便轉了。第三句又轉了。一句一轉。一意文字自然活潑。自然不窮。蓋能轉則能通。能通則能變。能變則靈妙。不可捉摸矣。

第五要生造。文須有作性。會創開。八股文字須股股各出意思。最忌合掌。卽至束語結句。亦不可草率。雷同。古人云。語不驚人。決不休。童年作文。便要知此意。便要生造得幾句。出此五者。入門第一關也。

四十字訣

扼頂 扼者。凡一篇章旨。及一題眼目。扼定作主。頂者。頂上根據上文。使有源委。

提振 提者。提筆之法。題義緊要處。先於前幅提起。所謂高屋建瓴也。振者。恐文勢太平。則用筆振起。以鼓其勢。

反正 反者。反形題義。正者。承上反意而正之。有反必有正。

賓主 賓者。借賓形主。陪發正意。與反不同。反在題

中。而賓在題外也。主者。題之正位。主重賓輕。

開合

開者。拓開一步。使其寬展有勢。合者。就開處。一筆收轉。歸到本題。一篇中有大開大合。一股中有小開小合。今文每有一層開。一層合。亦有以反作開。正作合。以賓作開。主作合者。

翻跌

翻。又與反不同。將題意翻跌。由一層以至數層。如老吏舞文。雖一成鐵案。亦可翻轉。故謂

之翻。跌者。以側筆跌出題面。有反跌。順跌

不同。

挑代

挑者。將題中字眼。取巧挑剔。起講便有之中。後亦可用。卽起此亦可用。代者。文字中間。或中股。或後股。揣度本人心上。替他說幾句。筆意生新。

轉折

轉者。圓轉之謂。一轉一境。愈轉不窮。乃爲靈妙。折者。一氣奔騰中。作一折。所謂千里一曲是也。又有一句一折。或一股數折者。要視

文勢爲之。

擒縱

擒者。覷題切要處。用緊筆。握住。謂之擒。既

擒之後。復用鬆筆。將題放開。謂之縱。二者相

生。

起伏

起者。文之發端。或起一峰。或起一波。伏者。

隱筆也。或於未起之先。或於既起之後。伏應

數筆。如兵家設伏。待時而動。更添幾倍聲勢

也。有起伏。方有照應。亦有前面伏案。至後作

應者。

照應

照者。映照下文。應者。照應起處。猶人之有

生發

呼必應也。與映不同。

生者。題義頗枯。而我善生之。或文義已盡。而

頓宕

我復生之。發者。題之正面。盡情闡發。如春

花。春柳。盡態極妍。

頓者。頓挫。文勢欲行。故以一筆頓住。如坐裏

頓宕

偷閒。急來緩受也。宕者。搖宕。一筆欲吐。未

吐。神脈宕漾。

點綴

點者。於題脈處點睛。綴者。點染姿色。如畫

點綴

綴者。點染姿色。如畫

之有丹青。女之有粉黛。布景生情。引人入勝

者也。

渡接

渡者。過文也。鶴膝蜂腰。奇在此。平弱無波。

過文最忌。須如驚濤駭浪。中滿拽風帆。截江

而過。接者。承接也。接上起下。或接明上意。

或接開一層。最要有力。又有前意未畢。中插

一意。復以後意接前意者。謂之遙接。古文多

用之。

推掉

推者。援引有意。用一筆推開。以入正意。又推

進一層。推遠一步。亦謂之推。

掉者。掉轉。一

筆。如舟子掉舟。神龍掉尾。轉在文中。掉在文

末。

省者。省筆也。文恐太繁。則用筆省之。有省文

省補

省者。省字之不同。如論語。舜亦以命禹。將亦

以字省。却執中等字。如孟子。河東凶亦然。將

亦然字。省却移民移粟等字。是爲省筆。補

者。補筆也。題中所無。又似題中所有。故用補

出。或補上文。或補有意。又文字於極忙處。兩

出。或補上文。或補有意。又文字於極忙處。兩

意不能並寫。則先寫一意。再留一意於闕處。補之。亦謂之補。

拖繳

拖者。拖下文勢未終。特以一筆拖去。或有就

上拖者。或有另拖一意者。所謂餘音嫋嫋不

絕如縷也。繳者。繳上文意已足。特以一筆

繳轉。或有繳章旨者。或有繳上文者。或有就

本題作繳者。繳與掉不同。繳用實而掉用虛

繳用完題而掉係弄筆也。

插帶

插者。方講此句。而即以彼句文意穿插於內。

文家之玲瓏活變法也。帶者。非本題緊要

處。不可不寫。而不必正寫。只以順筆帶過。

文家之息肩法也。

鎖結

鎖者。關鎖文勢。欲行恐其太縱。則用一二語

略束之。結者。結束或結一股。或結一篇。要

收煞精嚴。題無遺漏。

行文變化

文訣既定。則變化宜知。夫小題有單句者。有雙句者。

有截上截下者。有短搭長搭者。有有引曲喻者。理致

題則觀其法。脈辨難題。則觀其議論。典制題。則以博

雅為工。記事題。則以磊落見多。題本枯窘。或出之以

波瀾。題近粗俗。我運之以麗雅。題既虛縮。非頓宕無

以寬局勢。題既板實。非翻跌無以活文機。映帶中插

搭題之勝槩也。詳略呼應。長題之能事也。若夫題正

者。利用反題。抑者。利用揚題。織者。宜發宏論。題順者

宜用逆勢。似此之類。未易悉數。孰謂小題可一槩論

哉。然而同一操觚。而王抽頓殊者。何也。命意同。而取

徑異也。善下題所最忌者。一曰枯寂。枯木寒鴉。不如

一紅萬綠也。一曰淺晦。陸生谷室。不如芝產彤庭也。

一曰質實。閭閻撲地。不如海市蜃樓也。一曰澀滯。寒

雲唧唧。不如流鶯百轉也。一曰徑遂。通衢大路。不如

黃峰側嶺也。一曰方幅。長鎗大劍。不如短兵相接也。

是故理欲其正。氣欲其醇。意欲其新。詞欲其鮮。筆欲

其轉。機欲其靈。布格欲其緊密。文瀾欲其層疊。由是

而平奇濃淡。長短整散。各因其性之所近。與其情之

所好。又寧一律之可拘哉。

書法

書法宜精。故亦附記於此。

身法

凡作書肩背宜直。胸宜去桌三寸許。面宜去背三寸許。

手法

要指實等虛。以大指推出。食指壓下。中指鈎入。小指視無言。指擡起。執筆宜緊。豎筆宜直。

七筆四要

虛 手指心不近掌。

作背圓。

筆宜

筆宜

果 手指貼筆緊實。

作字四法

橫清豎直 畫宜細。豎宜粗。

少粗多密 畫少字宜粗。畫多字宜密。

勾短點圓 勾宜短。點宜圓。

空勻橫直 空白宜勻。橫路宜直。

訓蒙條例

6100 9000

195

檀几叢書二集卷十三

武林 王 暉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訓蒙條例

仁和陳芳生漱六著

儒者不為農工商賈。惟出仕與訓蒙而已。出仕不可必得。訓蒙乃分內事。果盡其道。則教育人材亦大有益于天下。已亦藉此代耕。誠兼善之本務也。余處館十餘年來。時時以未

檀几叢書二集卷十三

二集

盡其道為愧。所以然者亦誠有不得已焉。今列為條例。勉圖守此。期不悞人子弟。庶亦或可寡過云。

一曰不間斷。正月十五日進館。十二月廿五日散館。中間祭掃完糧。約共去十日。計每歲坐定十一個月。日課扣足十箇月。諸徒亦不得探親友。赴筵宴。蓋童子未有定見。心易放難收。出館一日。便當數日。心粗氣浮。故第一貴不間斷也。
一曰年學相等。蒙館中不可夾入舉業之徒。館課有

別與壯者所言。自于幼者無與。徒令分其見聞。為師者用兩樣工夫。既難取精。必致兩悞。

一曰謝客。客雖正人君子。到館不得不坐談。所談雖天人性命之學。總與蒙童無與。且師與客談。而欲諸童之耳目無他。及本課之一無所荒。勢有甚難。故雖高賢。慎無倒屣。若夫眾咻難却。莫若閉門為安。

一曰勸學。書讀書。惟童時理熟。可終身不忘。每日背生書。須帶前十首。以為常生書。每日讀百遍。百遍

檀几叢書二集卷十三

二集

足更理以前所讀書。自第一本起。依所讀次序。限定日理幾葉。周而復始。書卷前記理起日月。後記理完月日。逐本登記。以便稽查。其現在所讀前一本。當于每日理舊書外。量理幾葉。理至今日所帶前一首止。亦周而復始。待後本讀完。方并入舊書數內。蓋新書遍數少。雖一時暫熟。略遲即忘。若與舊書挨次漸理。必至生疎矣。故當日逐加遍。勿間斷也。更將各徒已讀書。開列一單。粘揭座右。每部理過一次。即用朱筆一點。則各徒書之生熟工夫

之淺深舉目可知自當警策

一曰漸次簡切講解童子初入學每日只講一字二
月後講二字漸加之講過者硃筆圈記但取本日
書中切實字講作家常話如學字則曰此是看了
人的好樣照依他做好人的意思學讀書學寫字
學孝順爺娘都是悅字則曰此是心裏欣喜快活
的光景如此日逐漸講久之授以虛字自能貫串
會意常閒居不對書本之時教以抑揚吟誦之法
則書中全旨自得

三 二集

一曰勿混讀古文須選理脈清真筆致靈動議論明
顯體局正大者讀之六朝排偶四六諸作一篇不
可入目

一曰習幼儀灑掃應對進退無一非齊治平之道童
時習此便有格致誠正修工夫孔門富貴子弟多
有而事其師嘗服僕從之役即是道也今之富貴
者其子弟後欲喫飯不必親舉筋况于曲禮內則
等義師亦安得而語焉矜傲驕夸習與性成學業
從可知已張柔直館蔡氏且令子弟學走今之據

師席者宜衷諸游夏之言

一曰毋務博量資授讀期于精熟明透約而抉其要
賢于荒泛什百

一曰多藏書日課固曰無務博矣古今有用書籍館
中則宜多聚師為分類藏之簿記名目將各書大
意作小序一段隨註名目之下使童子自幼即知
某書有某用某事當看某書少長即能與人言壯
時自有不得不博覽之勢而學問自此可漸擴充
一曰端本澄源富貴功名道德層累而上世每誤認

富貴為功名于是初做秀才即曰有功名分矣及
中舉則曰功名成矣中進士則為功名無復可加
所見如此宜乎功名之士不多見于天下而道德
從可知也處館當首與諸徒之父兄親戚講明富
貴功名道德之別然後與諸徒漸次詳說之使知
吾輩讀書大有作用在而後可與言學

一曰厚館穀師雖非以營富延師者則有繼粟繼肉
之道惟師無內顧之憂而後吾之子弟得有專心
致志之益也為師者當量仰事俯畜可給與否以

爲館之去就如曰食之無肉棄之有味則恐自誤
悞人迄于無成也已

以上數則訓蒙之道略備授舉業者亦可類推
若專爲舉業之徒設者更有數條

一曰各看講章四書本經師徒各備大全原本未經
刪改者一部師先自看其說是者圈點非者評抹
雷同者取其最優每日限看幾葉看完藏好令諸
徒亦先自看各隨己意爲取舍午間聚講逐人問
其所以取舍之故一一辨論當否隨以已所看者

禮九叢書 訓蒙條例

五

二集

示之使各對樣圈點爲定本其用筆須朱墨互異
令之有別如此日逐看去不數日諸徒自能用心
識見自可漸長矣

一曰文章各自評選名選刻文師徒亦各買一部師
先選定藏起令諸徒各選閱對看辨論如看經書
法此則不可以師之所選爲定何也見解有淺深
天資有高下讀文者當取其筆氣學力之相近而
未可畫爲一律也

一曰時接長者議論離離眼孔天大如錢師之晉接

多鴻儒徒亦與聞其緒論則見地不窄世務可通
一曰少讀時文文貴精不貴多先正大家隨諸徒所
空者慎擇百篇取其歷久彌新不逐一時之好尚
蓋一時所尚者過時卽腐者也隨時讀之日不暇
給矣故擇之貴嚴守之貴約若夫歲科所採風氣
遞更則不妨流覽焉以涉其趣非泥其迹也

一曰多看古書看註疏見古人用心之苦看通鑑知
興亡盛衰之迹以證吾六經之所得看近思錄性
理大全以習進守凝靜其他有裨身心家國之道

禮九叢書 訓蒙條例

六

二集

者皆量力之所及看之隨有所發明卽作小議論
存之則後場工夫不必更做且頭場精義無不干
此中得豈徒記誦之學可同日而語哉

一曰學要切已所讀書無一句不是我身上事所作
文無一句不是我心中語此才是好舉業若認書
文我作三項都無是處

以上數則取富貴之道略備子弟守此作舉人
進士有餘卽不果中自是上等秀才決亦不致
貧賤從吾遊者相期勉爲之若謂名師別有秘

傳不必如此迂腐時髦自有捷徑何必如此苦
辛則任諸英俊自爲之非僕之愚所能及也

檀凡斐書 訓蒙條例
卷十三

七

二集

蒙養詩教



蒙養詩教小引

古者之教人也皆有其程人生八歲即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逮十有五年而後入大學計自八歲以來為年者七此七年中所學者皆童蒙之事後世則不然矣六歲入鄉塾自免園冊子而外不復更及其餘其貧者或能為先生拂拭几案稍稍溫飽之家即以委之奴僕不復更親執役不第為弟子者不知人生當有此學即為師者亦不復知有此教矣嗚呼可勝歎哉夫童子在父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六

蒙養詩教小引

一

世楷堂藏板

母膝前不無恃舐犢之愛驕傲癡頑鄙粗率苟順其性而不為之制必且以欺凌尊長為尋常犯上作亂皆由于此故必有以折其強悍之氣而歸之于醇謹庶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論語孟子之所云曲禮內則之所載當不我欺也吾鄉胡匏更先生為余父執著有蒙養詩教以訓迪童子俾入學之年即知尊親敬長之道與夫服勞奉養之宜其嘉惠子弟者豈不誠甚盛心哉苟以辭章俚鄙為嫌吾不知其將以是編供文士之讀耶抑將以訓童蒙也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 湖 山來 輯

吳江 沈楸惠 翠嶺 校

蒙養詩教

歙縣胡鼎匏更著

立

書生站立要端然氣象如山學聖賢下莫參差蹊一
足上毋斜倒側雙肩擺搖不定應生厭倚靠難停更
可憐立定脚跟從此始德容古訓至今傳

昭代叢書

別集 蒙養詩教 卷六

世楷堂 藏板

行

行步童年寓聖功采齊肆夏古人風周旋曲折循規
矩進退優游守敬恭若遇親鄰前拱揖或逢尊輩繼
追從凡人皆可為堯舜只在徐行後長中

坐

坐來端拱肅容儀養重收心在此時莫把一身偏左
右謾將兩手戲東西橫肱礙肘招人惡蹠足張箕惹
衆嗤記得古人言一句坐如尸也是吾師

籠手

緣何舞弄好嬉頑兩袖垂來欠雅觀若肯習儀都可
學只消籠起甚無難手心畧與中心近右掌開平左
掌安再得從容通禮數誰人見汝不欣歡

拱手

須記逢人把禮施人因拱手作威儀初逢用此相參
見臨去還將作別辭中禮不過令並口至恭方舉到
平眉少時若未先嫻習試誦廓風相鼠詩

肅揖

南北先分左右施次將兩足立教齊從心抄滿圓舒

昭代叢書

別集 蒙養詩教 卷六

世楷堂 藏板

翼近額提高勿過眉漸次屈來同磬折從容灣下記
頭低起時尤要身平直方見趨庭邁等夷

展拜

拜時叉手要從容漸漸身灣是鞠躬跪始左兮右屈
後起先右也左伸同手齊按地方成伏膝觀扶肱又
著胸直到平身當禮畢毫無蹶踏乃稱恭

著衣

生人何以異牛羊上有衣兮下有裳衣著必先提領
袖袴垂休使露襠襠頂冠束帶成君子袒裼昌披是

病狂倘若縱污勤補澆穿來全不礙端莊

喫飯

飲食隨時飽便休不立揀擇與食求若陪尊席毋先
舉便是同行務遜酬魚肉喫殘須莫反飯湯流啜最
堪羞遺羹讓果垂青史飲食之人乃下流

應對

諸生說話忌聲高詳緩溫柔貴有條訊問到來猶顧
讓語言未及怎嘮叨至誠老實為忠信詭浪虛浮沒
下梢不見巧言同利口覆家敗事盡渠招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六 蒙養詩教

三

世楷堂藏板

靜聲

非言非語本無聲何事間來却厭頻故故嚶痰多嗽
咳常常呵欠沒精神豈關飽後時噫噦罔顧庭前遍
唾津總是放心收未得不思何以拜楓宸

歛氣

人前只管鼻吹呼定是心粗氣始粗試奉天君心作
帥自降物役氣從吾惺惺守去令常在欵欵調來漸
若無彷彿屏除如不息肅然端的聖之徒

寢息

宴息調神自有時那堪昏睡竟無知須防面仰令張
口更忌身番作偃屍螻屈隈藏呼吸小龍潛寂靜夢
魂怡窗前若警雞初喔平旦幾希仔細思

出恭

諸生領著出恭牌須擇無人僻地來若犯日星俱有
罪正當門路亦多災登踰應記寬衣去下厠還該淨
手回或是清池令齷齪喪心無行豈良才

灑掃

灑掃經儀習在晨盥盆箕帚奉循循中堂播水室握
水右手驅塵袂郭塵拚則退行先自與扱之移聚向
當身莫嫌服事為人役從此裁成詣聖神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六 蒙養詩教

四

世楷堂藏板

事親

父母恩深等昊天孩童孝順報難全早晨先起問安
否晚夕還來看坐眠喫果便思懷顧養出門須想望
雲邊有時打罵毋噉怒更要和顏近膝前

事兄

兄友弟兮弟敬兄天然倫序要分明席間務請兄東
坐路上應該弟後行食莫占先須遜讓財寧取少勿

欺爭諄諄誨汝無他意爲是同胞共乳生

尊師

父生君養分相參教者惟師恩並三傳不習乎須日
省道宜尊也始無慚縱遭撲責心休怨卽代煩勞事
亦甘就養服勤皆古訓春風時雨細詳探

處友

朋友之交道若何少年爲弟長爲哥同臆共硯須謙
讓立志存心互切摩勿以善頑爲最契毋因小失便
傷和至誠好學當親近戲嫚狂生莫近佗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六 蒙養詩教

五

世楷堂藏板

見賓

日聽呦呦歌鹿鳴嘉賓相見卽相迎主人肅客右邊
入客遜主人西上行拜坐畢時當舉問酒湯初進合
親呈席終禮送詳賓顧恭敬周旋在至誠

讀書

出入躬行力有餘便當勤讀聖賢書少年著力中年
熟小字能通大字如句句咀含風韻美條條明悟月
懷虛養成有用真經濟窮達均宜道在余

寫字

聖賢經術義何深盡在書中點畫尋體辨象形至假

借功多勾塌及摹臨拓毫運用惟虛掌先字操持必

正心心正自然令筆正此言珍重勝南金

歌詩

詩教功全養性情性情調洽聽歌聲勾舒串振倫無
奪生長收藏曲始成唱和一堂歸大雅感通天下自
和平孔門點瑟同琴樂不異颺言韻載賡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六 蒙養詩教

六

世楷堂藏板

跋

古之蒙也誠今之蒙也偽古之蒙也直今之蒙也狡古之蒙也弱今之蒙也悍古之蒙也訥今之蒙也佞蒙既已異乎古矣其父兄亦復不知其當返乎古而方喜其能苟非為之師者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不愈成江河日下之勢哉蒙養詩教其文則淺近之文也其事則孝弟之事也誠于日課之暇一諷詠之用力少而為益深誠蒙養先資也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別集

蒙養詩教
卷六

七

世楷堂
藏板



雲南叢書子部之八

何文貞公千字文

共一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甲寅
年刊

千字文

師宗何丹畦先生著

昆明陳榮昌敬書



懿惟至道 天地胚胎
人稟厥性 是謂三才

懿美也道者日用事物之理彌綸於天地之間
渾沌未見端倪如孕而未生之胚胎人稟受之
而成性是以與天地
竝立而為三才也
音註 胚音坏沌徒
本切音團

凡此生初 渾然一善
所學攸殊 智愚各舛

人生之初性本皆善自所學多歧而智者過之
愚者不及因之各舛於道蓋習相遠則失其所
以為
音註 舛音
性也 喘

稽古有訓 端肇伏羲
八卦摩盪 神化先資

上古無文字伏羲氏德配天地時有龍馬負圖
出於河因而則之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而
類萬物之情蓋
明道之先資焉

二帝心傳 其中允執
逮及禹皋 嘉言纂輯

二帝唐堯虞舜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心傳者堯舜相傳心法祇此允執厥中數語伯禹皋陶皆帝臣朝廷之上君臣文倣輯其嘉言曰大禹謨皋陶謨

音註 陶音遙

商湯垂裕 爰勒盤銘

伊傅納誨 卓爾典型

湯商王垂裕垂諸後世者有餘裕也盤沐浴之盤銘銘其器以自倣之詞也伊尹傅相皆商賢相納誨於君如伊訓說命等篇皆聖學之典型也

音註 說悅同

亦越周王 光烈佑啟

家相作孚 睢麟官禮

周王武王光前人之烈倍啟後人周公以介弟而為相故稱家相作孚作而信於萬邦也關雎麟趾周南詩篇明身脩家齊之效也周官周禮治天下之法制備焉本睢麟之德成官禮之治即周公作孚

音註 相去聲 萬邦之實 治平聲

時哉宣聖 曰集大成

贊脩刪定 萬世權衡

宣聖孔子任止久速各當其可時中之聖也集大成者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蓋既不得位贊脩先王之道刪定六經之書垂為萬世師法使有所藉以折衷也

書取通方 易希寡過

惠吉逆凶 消息竝課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逮有周歷紀二帝三王政事使學者有以通方致用也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在於易孔子自謂假年學易可無大過易明示人以惠迪吉從逆凶學之而惡日消 音註 易音亦善日長也 長上聲

兼綜經曲 秩敘惇庸

鯉庭申戒 偃僂益恭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綜總其數也秩者尊卑貴賤等殺之品秩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惇言厚其倫序庸言品秩有常也孔子於伯魚過庭而申誡之曰不學禮無以立左傳

五

正考父三命茲益恭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正考父孔子七代祖偃僂曲背也蓋禮有三百三千之多可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也 音註 偃羽切僂音縷傳去聲父音甫

旁采羣詩 式昭美刺

律協樂工 緇帷鼓吹

詩三百篇孔子採於列國而訂正之其旨主於美刺善者知所勸惡者知所戒可以興觀羣怨也樂工魯樂官太師摯孔子與之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詩正則樂正而協於律也緇帷障圍設教之地鼓吹如子夏彈琴 音註 吹尺偽切曾皙鼓瑟皆所以治性情也 治平聲

六

雅亡寄慨 寓意春秋

蕭斧華衮 筆屈史鱗

雅亡謂黍離降為國風也孔子慨王迹之熄取魯史春秋而筆削之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一字之褒榮於華衮其直音註鱗音過乎如天之史免矣秋

教孝情殷 發揮順德

揚名顯親 移忠表則

孝順德也人子宜順親而不可逆親也孔子孝經一書所以發揮順德之實惟立身斯能揚名而顯親移孝作忠故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也表則以身作則也

杏壇論語 品列四科

維顏博約 單食絃歌

孔子設教杏壇因材陶鑄門人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之目惟顏子尤為好學博文約禮雖單食瓢飲音註行去聲食音不改其樂也音註寺樂音雜

緬懷曾思 治平位育

累牘連篇 總歸慎獨

曾子作大學其道極於治國平天下子思作中庸其道極於天地位萬物育而累牘連篇總歸慎獨君子乾乾不息於誠音註累音壘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

七

八

鄒孟私淑 洙泗澤長

特標仁義 用飭綱常

孟子鄒人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私淑孔子時去孔子未百年洙泗之澤未艾也孟子七篇開口特揭仁義二字是其立教標準蓋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用以變功利之習杜篡奪之

萌而飭綱常於不墜也

邪說淫辭 莫為路梗

荀況多材 雄辯日逞

楊氏為我墨氏兼愛邪說淫辭為正道害孟子辭而闢之莫為路梗矣維時有荀況者趙人其

言仁義略與孟子同而憤時嫉俗之過至言人性本惡大悖性善之旨害道亦與楊墨無異

終貽秦火 冊籍煙銷

刑法競尚 風俗頹澆

秦始皇用李斯言焚燬冊籍李斯者荀況之徒東坡蘇氏謂李斯焚書實況放言高論有以啟

之況斥子思孟子亂天下斯薄先王為不足法則謂秦火由況貽之可也自是治術競尚刑名用法益務深刻下民化之而風俗頹敗澆漓無復三代之遺矣

漢祚丕興 收合餘燼

董策稱醜 賢良始進

漢興弛秦藏書之禁收集灰燼之餘天下稍知
誦法孔子至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之
士廣川董仲舒天人三策經音註燼徐刀切弛
術深邃洵漢儒之醞者矣音豸邃音粹

賈誼敷奏 劉向匹倫

鄭公鄉裏 著述等身

十一

賈生名誼洛陽人漢文帝時上治安策議眾建
諸侯而少其力以杜七國亂萌劉向字子政漢
宗室成帝時慮王氏權位太盛作洪範五行傳
論奏上之灼見忠悃賈生匹倫也鄭康成北海
高密人太守孔融敕縣旌其鄉曰鄭公鄉著述
凡百餘萬言其三禮之學旁稽曲證尤為後學
津梁等身言書
高與身等也

司馬記繁 子雲賦麗

班姓香熏 固聞妙諦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人撰史記百三十篇記
述繁富楊雄字子雲蜀人嘗慕司馬相如賦辭
宏麗每擬以為式班固字孟堅扶風人和帝時
上兩都賦杜牧詩所謂濃熏班馬香也蓋皆漢

十二

儒辭章之盛者惜音註翊音
固聞至道之要也弋

末流底柱 還賴關西

夕陽忽逝 鷲鳥驚啼

禹貢東至于底柱河南而東遇是山仍折而
東以趨於北所為以底柱名也楊震字伯起宏

農華陰人隱居教授時人稱為關西孔子安帝時徵為司徒旋晉太尉以樊豐等譖之策收印綬遣歸故里行至城西夕陽亭慷慨飲酖卒明年順帝即位詔改葬於華陰潼亭有大鳥高丈餘集喪前俯仰悲

鼎沸誰支 諸葛絜領

廿載卧龍 澹泊凝靜

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其羹沸而將潰則勢幾莫可支言漢至獻帝時天下危殆也諸葛孔明名亮琅邪人絜領荀子勸學篇若絜裹領言貴得其要也亮為學務觀大略而澹泊以明志凝靜以致遠寓居襄陽隆中郡人龐公稱為卧龍後佐先帝後主治蜀其出師表有云鞠躬

音註 鷲音至華音 話酖直禁切

十三

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逆睹三代以下稱王佐才云 音註 沸音 帝

晉室塗炭 專肆浮談

罪魁弼晏 禍釀莊聃

晉室司馬氏之朝王弼字輔嗣山陽人何晏字平叔南陽人好老莊書謂六經為聖人糟粕晉

十四

惠帝時王衍等尤慕效之由是朝士大夫專以浮誕為美廢弛職業卒成八王五胡之亂信乎弼晏為罪魁而莊聃有以釀其禍也莊周梁惠王時蒙縣人嘗為蒙漆園吏著南華經大率寓言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聃與孔子同時為周柱下史著道德經五千言 音註 他 甘切粕 音拍

六朝龍衣浴 逾誇藻飾

隋闕陳謨 仲淹采匿

六朝東晉宋齊梁陳隋也士大夫沿嚴釋老之教而尤崇尚詩辭競誇藻飾王通字仲淹河汾人隋文帝時詣闕奏太平十二策不用退而教授著述屢徵不起卒於煬帝末年門人謚曰文

十五

中子迹其生平遭時不偶匿采韜光故程子稱為隱君子蓋六朝來一人而已

唐開詞館 衆豔登瀛

穎達奉詔 誤疏頒行

唐太宗為秦王時開館延文學之士杜如晦等號十八學士士大夫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

洲又貞觀十八年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監祭酒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顏令學者習之穎

達字仲達衡水人 音註 疏所故切 觀古玩切

扈蹕播遷 敬輿弭亂

豎議參謀 全操勝算

十六

扈從也蹕皇帝行在也播遷也遷徙也陸忠宣公名贇字敬輿嘉興人唐德宗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亂贇時官翰林學士從帝出幸奉天參預密謀中外號為內相寇亂之平贇功為多焉

音註 扈音枯蹕音必贇音志

迷津孰導 佛海彌漫

幸昌黎伯 手挽狂瀾

六朝來晉以釋教亂梁以佛教亡而嚮風者卒弗知悟猶之迷津莫導而茫茫於彌漫之海也昌黎伯韓愈字退之修武人嘗著原道闢佛老之教唐憲宗時遣使迎佛骨至京師愈上表乞投水火以絕根本被謫潮州刺史嘗作進學解自謂回狂瀾於既倒云 音註 漫謨 官切

惜乎譽髦 務嫻翰墨

李杜謳謠 褚歐點畫

譽名髦俊也李白字太白隴西人唐明皇朝供奉翰林杜甫字子美襄陽人與白同時官工部員外郎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高宗朝以諫立武后謫愛州刺史卒歐陽詢字信本臨湘人太

十七

宗時官太子率更蓋皆唐譽髦之士惜乎不求學道而務嫻翰墨小技以工詩工書名也 音註 謳音歐 褚音更 庚

曷占來復 密驗習之 或如柳氏 恪守箴規

李翱字習之隴西人韓昌黎弟子著復性書三首大旨以人之異於禽獸蟲魚者道德之性全也肆其心之所為則異於物類無幾矣故朱子謂中庸之書孟子沒而不得其傳至翱始知尊信而為之論說焉柳公綽字子寬京兆人仕憲宗朝非朝謁之日與弟公權等蚤起群聚小齋治事會食至夜讀書講學漏三下然後歸寢行之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過歲饑則諸子

十八

蔬食言昔吾兄弟侍先君宦於丹陽
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云
音註 翱音 遼蔬

音寺

五季湮淪 宋廷聚宿

績茂范韓 年尊文富

十九

五季梁唐晉漢周湮塞淪沒也言天地否塞人心汨沒之時也聚宿列星以喻宋廷賢才之衆也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吳郡人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韓魏公琦字稚圭安陽人嘗夢以手扶天者再兩公後皆出將入相為宋名臣文潞公彥博字寬夫汾州人富韓公弼字彥國河南人皆以碩德而享大年為三朝元老潞公至哲宗時猶詔十日一議事朝堂是歷事四朝

矣

音註

湮音煙淪音倫宿音秀
琦音奇將去聲潞音路

君實寶鑑 永叔瑤扁

湖州模範 漸廣陶甄

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解州人著有資治通鑑為政事得失之林歐陽文忠公名修字永叔廬

三

陵人著有六一居士集足振文體之衰胡安定先生名瑗字翼之海陵人教授湖州創置經義治事二齋仁宗詔下其法於太學有宗師道之立自瑗始也
音註 鑑音監甄音真解音

蟹瑗
音援

安石矯誣 急功嗜利

新政紛更 耆英擯棄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宗神宗朝宰相創為新政銳意紛更一時舊臣以去就爭之至於擯棄殆盡洛下耆英會即安石執政時事也音註 庚

豈知祕蘊 太極圖包

濂溪首倡 河洛深交

太極者天地萬物之理也周濂溪先生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首得孔孟不傳之緒於遺經著太極圖通書明道伊川從遊而得其學朱子嘗曰濂溪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音註 愠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云

粵程兩難 素珍圭璧

程伯子明道先生名顥字伯醕叔子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河南洛陽人兩難言難為兄難為弟也圭璧以喻德性純粹也明道在神宗朝居諫垣僅九月所上章疏酌古變今天德王道燦

職補諫臺 聲蜚講席

然明備伊川於哲宗嗣位之初召充崇政殿說書文潞公嘗侍經筵聞講說退與同列嘆為真

侍音註 蜚音非講音註 顥音昊

堯夫觀物 橫渠訂頑

共敦夙好 奚恤謗訕

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字堯夫智慮絕人遇事能
前知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關中張橫渠先
生載字子厚嘗於學堂書牖左書砭愚右書訂
頑後改為東銘西銘程子兄弟既受學於濂溪
周子又得邵張兩先生為友可謂德
不孤矣雖有謗訕之者奚足恤哉
音註 邵音 紹

比黨而攻 蜀郡軾轍

坐聽擠排 無虞玷缺

哲宗嗣位宣仁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群賢在朝
以類相從有洛黨蜀黨之語洛黨以伊川為首
蜀黨以蘇氏為首蘇氏兄弟相繼擠排伊川要
豈能污其素行損其豪末哉蘇軾字子瞻轍字
子由蜀郡眉山人與父洵音註 比毗至切
以文章名天下稱三蘇焉擠音濟

曩者立雪 謝呂游楊

近裁和靖 遠植豫章

伊川先生嘗瞑目坐游楊二子侍立不去先生
覺曰歸休矣退出則門外雪深三尺其事師篤
謹如此謝呂游楊同在程門號四先生謝良佐
字顯道上蔡人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游酢字

定夫建陽人學者稱廣平先生楊時字中立學
者稱龜山先生近裁遠植謂和靖與程子同為
洛人而豫章為南劍人受業龜山實再傳弟子
也尹和靖先生名焯字彥明羅豫章先生名從
彥字音註 瞑音溟 酢音昨
仲素

歲寒孤松 康侯挺秀

暨憲寅宏 弓裘依舊

崇安胡安國字康侯從謝楊兩先生游得河洛之學上蔡稱如嚴冬大雪百草萎死而松柏蒼然獨秀高宗時聞陳公輔乞禁程學奏言徒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程學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故名儒傳稱其衛道之功至偉憲字原仲安國從子朱子之師世稱籍溪先生寅字剛

位亦安國從子世稱致堂先生宏字仁仕安國子世稱五峯先生記曰良弓之子必學為裘胡氏有焉音註 姜音委從子之從去聲

佩韋堂構 瑞毓考亭
聿宗劍浦 馴造滄溟

堂構言如作室立堂基而構屋也滄溟海也考亭朱子之父韋齋先生名松字喬年歙州婺源人因仕入閩嘗自謂卜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曰韋齋高宗建炎四年生朱子於南劍尤溪之寓舍年十三遺命學於劉草堂劉屏山胡籍溪三先生之門既壯復學於延平李先生李先生名侗字愿中羅豫章高第弟子與韋齋先生為同門友朱子集有宗諸子之大成淵

源實出劍浦蓋自學於李先生漸造音註 馴音深大之域猶江河之達於滄溟矣音撮 娶音務 閩音珉 侗音通

蘭臭結盟 研精藝圃
東萊切磋 南軒建樹

易繫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氣味相似也藝
六經也呂東萊先生祖謙字伯恭婺人嘗讀論
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猛然有省自是終身無
暴怒張南軒先生拭字敬夫方成童時隨侍父
忠獻公浚開府治戎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孝宗
朝歷知靖江府江陵府所至聲績爛然均朱子
志同道音註 拭音式
合之友浚音峻

九淵區別

幾度糾繩

何期厲禁

讒致蠅營

象山陸九淵字子靜撫州人嘗偕其兄九齡與
朱子講學不合朱子言學先博覽而後歸於約
陸則欲人先明本心而後使之博其後九齡頗
悔其誤而九淵持之益堅朱子知其有誤來學

既力辨之矣甯宗慶元元年韓侂胄用事與其
黨胡紘沈繼祖誣論朱子十罪厲偽學之禁且
云其徒蔡元定佐之為妖於是朱子落職罷祠
蔡先生竄道州營蠅之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
國可畏哉音註 侂音各切
可嘆哉紘音宏

老友謫居

遐陬契闊

沈解箕疇

幹託衣鉢

契闊隔遠意蔡西山先生元定字季通建陽人
幼時父牧堂授以二程張邵之書比長請業於
朱子叩所學驚曰吾老友也道州之竄元定聞
命即日就道杖屨行三千里無幾微愠於言色
至謫所或勸謝絕生徒則曰人以學來安忍拒
之若有禍患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沈字仲默

元定季子嘗受父命敘洪範數朱子為書傳未
成亦以屬之沈卒成父師之志名蔡傳黃勉齋
先生幹字直卿朱子嘆其為學堅苦以女妻之
迨病革遺以深衣與所著書曰魯道之託在此
矣
音註 陬音鄒沈持林切鉢音潑寶音
豆屬音燭妻去聲遺以醉切

真魏晚出 欣卜盍簪

三九

具徵蹇諤 遙印悃忱

真西山先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自韓侂胄設
偽學之禁凡程朱書皆所禁絕德秀晚出慨然
以斯文自任甫仕於朝即奏請顯示好尚使正
學復明於天下魏了翁字華父邛州人甯宗慶
元五年舉進士時方諱言理學了翁策獨及之
嗣丁憂歸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蜀人自是

始知義理之學兩公先後立朝蹇諤無
所忌諱其悃忱與朱子遙遙相印者矣
音註 蹇
音 蹇諤音鄂
邛渠音切

脈絡延綿 迄於基柏
履祥嗣音 偕謙遺逸

三

何先生基字子恭受業於黃勉齋篤信朱子之
說王先生柏字會之號魯齋聞何子恭得朱子
之傳師事之金仁山先生名履祥字吉父學於
王會之又從會之登何子恭之門許白雲先生
名謙字益之仁山門人四子皆金華人稱金華
四子淵源一脈私淑朱子而正傳因以不墜仁
山值滄桑之際有漢管甯之操白雲復經元室
屢徵不起謂為宋之遺民元之逸民無不可矣

音註 絡音 洛

鹽城信國

艱險力擔

波濤飲泣

植醢含甘

陸公秀夫字君實鹽城人值宋祚垂亡之際君臣流離海嶠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厓山之

三

敗秀夫先驅妻子入海即負幼主帝昺同溺信

國公文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人帝昺元年元兵襲執天祥於五坡嶺送燕京不屈囚之臨刑從容就義嘗著正氣歌有鼎鑊甘如飴之句

音註 植千余切醢音海嶠音轎昺音丙燕音煙從七恭切鑊音穫

竊歎魯齋

巷遇元主

樞默備僚

鷄鳴晦雨

許魯齋先生衡字仲平河內人從姚樞得程朱書慨然以道自任又因樞薦仕元嘗有平生為虛名所累不能辭官之嘆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從元主伐宋至德安脫名儒趙復於死論者謂程朱之學自南而北始於復盛於衡樞之功也竇默字子聲號漢卿廣平肥鄉人金末避亂大

三三

名與姚許朝暮講習至忘寢食後與魯齋同被朝命左傳同官為僚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比大道晦塞之時音註 樞音殊朝命而正學未絕也音註 之朝音潮

吳澄接統

業懋菑畲

草茅退隱

祇愛吾廬

菑畬田也韓詩經訓乃菑畬吳澄字幼清撫州人於經傳無所不通嘗作學基學統二篇以明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元初程鉅夫薦呂至京師以疾辭歸英宗朝授翰林學士大中大夫未幾復移疾去鉅夫題其居曰菑音緇

明掃泯焚 矜持亮節

音註 菑音緇 畬音余

遜志捐軀 源鍾曹薛

泯昏也焚亂也明掃元李昏亂而士尚氣節實自方正學倡之正學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遜志其讀書齋原名也受業於金華宗濂濂為許白雲弟子自孝孺殉難門人無得脫者而朱子授受一綫之緒以絕故明代開理學之源者厥推曹薛曹月川名端字正夫澗池人永樂時

教授霍州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英宗時提學山東諸生呼曰薛夫子

音註 焚音汾

小樓萃處 重望欽胡 白沙異派 若水爭趨

吳康齋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見伊洛淵源錄棄舉業謝人事讀書小樓足不下者二年英宗復辟聘授太子侍講以老疾辭歸胡敬齋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受學於吳康齋慨然以道自任著有居業錄論者以比薛文清之讀書錄焉陳白沙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本康齋弟子而學以自然為宗同時湛甘泉若水亦以自然為本體故明代異學之熾首白沙次若

水音註 辟音璧湛也 丈陷切

下遞姚江

愈滋漂溺

涇野匡扶

整菴剖析

王文成公名守仁字伯安姚江人講學以良知為旨與象山取足於心而止之說略同而徒黨

三五

尤盛流弊甚於白沙呂涇野先生名柎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受業於孫行人昂充然有得值姚江之學盛行獨能尊聞行知屹然不變羅文莊公名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嘗著困知記剖析儒釋之異而攻子靜尤力

續絃陸緒

歷費探尋

方條劈理

蒙引呻吟

正學之不明於天下大半由講學者晦之故欲舉陸緒而使續焉必於聖經賢傳天道人事探討尋繹而一一得其條理若蒙引呻吟者其可貴也四書蒙引明晉江蔡清撰清字介夫號虛齋呻吟語明甯陵呂坤撰坤字叔蘭號新吾學者稱沙隨夫子 音註 劈音霹 傳去聲

三六

高顧齊驅

貂璫煬竈

鬻起指紳

鋒刃屢蹈

紹璫寺人之有官者煬竈言火熾於竈以喻禍之烈也高忠憲公名攀龍字存之顧文端公名憲成字叔時同為無錫縣人倡修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而忌者目為邪黨洎逆

璫魏忠賢用事有忤之者輒以黨人罪之
音註
株連屠戮流毒播紳東林之禍遂不可解

韶音雕璫音當煬音
漾指音晉洎音暨

噫嘻俊傑 半屬殄殲

戴山譜牒 猶示鍼砭

三七

殲盡也逆璫之後俊傑幾同歸於盡矣然君子
修身俟命利害非其所知而是非不可一日不
明戴山劉念臺先生名宗周著人譜類記以鍼
砭學人之隱病焉崇禎時官侍郎明亡不食卒
音註
介 殄徒典切殲音纖戴音
戴牒音疊砭悲廉切

盛代緝熙 榕村羽翼

荆峴襄勤 儀封勵直

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程朱之學至
國朝而大盛盖由
聖祖天縱好學

御纂有朱子全書羣經性理諸編多

命大學士李公光地叅訂得羽翼正學之助維
時若湯荆峴張儀封一則移易風俗而襄贊克

三六

勤一則彈劾貪邪而直節彌勵尤皆理學名臣
也光地字晉卿謚文貞安溪人湯文正公斌字
孔伯號荆峴一號潛庵睢州人張清恪公伯行
字孝先號恕齋儀封人雍正時疾革猶遺疏請
崇正學勵直臣有正誼堂
音註
全書蒐羅儒先遺集略備 峴胡典切行去
聲疏所故切

景彼臨桂 再瞻玉峯

巖廊輝映 胥慶遭逢

陳文恭公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趙公士麟號玉峰雲南河陽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兩公皆宗程朱之學者望著朝野身名俱泰可謂遭逢之至幸矣

炎武詳該 承諾諳練

蓋屋韜藏 頻推碩彥

顧亭林先生炎武字甯人江蘇崑山人明亡徧遊天下留心經世之學胡先生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湖北天門人明亡隱居不仕窮年讀書析理至精論事尤極平實李先生容字中孚自署

三九

曰二曲土室病夫陝西蓋屋人屢徵不起康熙時

天子西巡

召見以廢疾辭蓋三先生者皆遺逸於野之碩

彦音註 蓋音軻 矣音質 屋音質

空谷芳躅 追溯念芝

尤褒清獻 峻設藩籬

躅足音也藩籬以喻衛道之嚴也張楊園先生履祥字考夫號念芝浙江桐鄉人值崇禎甲申之變隱居教授肆力程朱之學有楊園全集陸清獻公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時官嘉定縣靈壽縣知縣內用御史卒贈內閣學士著學術辨力闢姚江為禪學論者謂程朱之統自

甲

明薛敬軒胡敬齋後
惟公得其正宗云
音註 濁 躅音

自昔士林 志覘運會

術判純疵 機呈否泰

自昔儒士之學運會攸闕蓋學術者治術之所由出也純疵偶判否泰之機見矣
音註

否音

痞

毋驚虛寂 往蹟率由

勿貪龐雜 本體返求

所謂往蹟者聖賢之嘉言懿行也本體則本然之性也學術之蔽有二務虛寂者捐棄經典而

矜言捷悟貪龐雜者徒事淹雅而無與身心能祛二者之蔽可以言學矣
音註 鶩音 務龐
莫江切行去
聲與音預

黼黻勳猷 根據衾影

肯逐勿從 頓忘內省

從古未有無體而能達於用者治平之基端在誠正果能無愧衾影則即黼黻勳猷之本矣豈肯干祿求知逐於勿從物誘而忘返己內省之要哉

千里紕繆 差在毫釐

忍陷禽獸 竟枯民彝

四一

四一

學術之差始在毫釐繆以千里心學一派拾佛
老之緒餘其弊不至無父無君不止學者不可
不審其幾也音註純音批

遏欲存誠 寸衷惕儆

涵養克完 措施乃正

平三

務博課虛皆欲也遏之而誠以存趨嚮既端學
養兼到措則正施則行矣

黽勉我躬 保以俟命

凡此無非求盡我生身心性命之理也理得則
生順死安孟子所謂修身俟命者千古聖賢一

而已音註 混音

光緒辛丑夏日

八

八

廣雅書局重刊



序

三代以上曷嘗專重書名而班氏藝文志以史籀等十家三五篇專小學之稱蓋秦承戰國之餘燔滅六經掃除先王之道務盡唯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秦篆流傳蕭何草漢律承之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當是時天下以吏為師非角之年獨有書可學而篆隸遂以小學名是小學之專為文字由秦漢始也六藝既出學者多先通孝經論語然後治經度其時幼年所肄習固不止諷書若干字者矣班氏謂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六書誠保氏教也若六儀與五禮六樂五射五馭九數獨非教自保氏與保氏以佐師氏之不及師氏之三德三行非先保氏而教者與然則舍六

人範卷一序

廣雅書局

德六行而課以藝且舍其五者而取其二毋亦班氏狂於漢初之著令而非先王之道果如是也與朱子生於南宋慨然念小學不端則大學格致以迄治平之道將無所恃以立於是掇取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之文以為內篇又采漢氏以來之嘉言善行以為外篇俾後世之教者學者得循先王立法之次序敦倫常謹言動先德行而後藝事彬彬然比於三代之英故自朱子小學書作而班氏囿於時尚之言為偏而不舉矣我邑蔣大始先生丁乾嘉之際為學一宗洛閩篤好小學復輯朱子以後賢人君子之言行為書六卷以繼朱子書之後名曰人範方君子春讀而避之嘗舉以示沈子沃之沃之受藏焉將為之傳播而未果也沃之弟安之成兄志遂以付梓而求序於予願是書

大五百一十一

持擇精矣而蒐羅或未備乃與秀水陶茂才模子方商定更取材他書以足之加之識別又一依朱子原目頗有移易次第誠鄭重斯舉不敢略也蓋自百餘年來學者爭言班氏之小學而朱子書為之壅閼不行予故揭其得失於簡端以見三代盛時之小學與秦漢殊固當一以朱子所定為斷而先生是書之繼作為大有補於世教云咸豐九年七月朔同邑後學顧廣譽

人範卷一序

廣雅書局

大一百四十九

丁子復蔣大始先生傳 見堂文鈔

君姓蔣氏名元字大始平湖乍浦人幼業質補邑諸生讀近思錄有得悉發濂洛以來諸儒書辨析同異一折衷於朱子遂棄舉子業奮然以講明絕學為己任業盡廢移居委巷中走卒負販雜沓戶外君整衣冠危坐讀先儒書牛毛繭絲細入無間外物無足以動其心者後益困課鄉里童子六七人余過海上同鄰文瑚造其居書聲滿斗室客至兩人坐一椅初甚訥及論朱陸異同如疏流泉無壅不使如克大敵無堅不摧然以平心出之無主張門戶習氣為講學家所難也生平篤信張楊園先生謂程朱之學不被羣陰剝盡者賴此一陽之復陸清獻繼之顯於世楊園人鮮知者乃取姚夏陳梓兩家所為年譜合楊園文

人範卷一傳

廣雅書局

集海鹽徐根年譜附錄海甯錢馥年譜考正參訂成一編蓋姚失之簡陳失之繁精心抉擇君能獨得其要領云所著古文載道編喪祭雜說廣人譜救荒書補戰國策編年毛西河集糾謬叢桂堂詩文集及楊園先生年譜共若干卷卒年六十九貧幾無以斂鄒丈厚賻之且恤其孤訂所著書將次第刊行是不愧為古人交者

丁子曰君聞楊園清獻而興起者也使時有其人與之上下議論昌明學術以大其傳可也何至委頓於叢雜荒穢之區遺書獨抱飢以當食寒以當衣老死而聲名不出里巷是其不幸也然讀其所著書明正學闢異端整風俗厚民生粹然儒者之言使朱子之學中絕楊園清獻其人不再見於世則已耳苟有繼

大五百

起其所論著吾知必有取焉然則君之幸不幸未可定也嗚呼君之幸斯道之幸也豈獨為君之幸也哉

人範卷一傳

廣雅書局

藏器不即做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_不費衣服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借有道也此最
飭身之要毋忽以上衣服○其第二篇曰凡為人子弟須要常低
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聲喧闐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
督但當低聲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簡責或有過誤不可便
自分解姑自隱默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
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
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為不善下至婢僕
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
趨踰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踉若父母長上有喚召卻當疾走
而前不可舒緩以上語○其第三篇曰凡為人子弟當灑掃居

入範卷一

三 廣雅書局

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
齊頓放有常處取用即畢復置原所 凡父兄長上坐起處文
字楮札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 凡借人
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
前輩云壞筆汗墨瘵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面此為最不雅
潔切宜深戒以上灑掃○其第四篇曰凡讀書須整頓几席令潔
淨端正將書策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
讀之須是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
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
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
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

大四百九十三

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亦不能
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有不到 凡書冊
須要愛護不可損汗皺摺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
卷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為可法出顏氏家訓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
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汗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
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
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仔細看本不可差誤以上讀書
○其第五篇曰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誼鬪爭鬪之處不
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為謂如賭博籠養打棹 凡飲食有則食
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旁
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熱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

入範卷一

四 廣雅書局

長上朋友必稱名及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異姓者
則曰某姓某丈 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 凡飲
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
問則必實對語言須不可妄 凡開門揭簾惟徐徐輕手不可
令震驚響 凡眾坐必斂身不可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
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廁必去
上衣下必浣手 凡夜行必以燭無燭則止 凡待僕婢必端
嚴勿得與之嬉笑 凡執器皿必敬謹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
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以
枕勿以寢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

大四百九十三

置匙筋於案以上雜細事凡此五篇若能

遵守不違自不失為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

進德脩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

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

五焉其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

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言忠信行篤敬懲忿

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室慾遷善改過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

喜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

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

人範卷一

五

廣雅書局

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詎誦孟子三二

十遍熟復玩味詎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

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

不可貪多務廣涉獵函芬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慮即更

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

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咨問而終身受此黯黯以自欺也

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

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

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

說閒話惡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

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

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增與長子受之曰勤謹二字循之而

人範卷一

六

廣雅書局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甯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道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

人範卷一

七

廣雅書局

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呂東萊先生名祖謙字伯恭曰張荆州謂南軒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見之行事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

言語

陸象山先生名九淵字子靜曰鹿書院講義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

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

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

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願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願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自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坦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其

人範卷一

八

廣雅書局

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朱子曰伯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周精叟能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喜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辭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數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蓋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不迷於人德之方矣附

真文忠公名德秀字希元教子齋規曰一日學禮凡為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並要恭敬順從遵

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意慢自任己意二曰學坐定身端坐齊腳斂手毋得伏盤靠背偃仰傾側三曰學行籠裏徐行毋得掉臂跳足四曰學立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敲邪五曰學言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毋得叫喚六曰學揖低

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七日學誦專心看字斷句漫
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八日學書臻志把
筆字要整齊圓滑毋得輕易糊塗

程畏齋先生名端禮字敬叔元慶元鄞縣人讀書分年日程序曰今父兄之愛

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豈特子弟與其師

之過為父兄者自無一定可久之見曾未讀書明理遽使之學

文為師者雖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見不免於阿意曲徇

失序無本欲速不達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書無一種精熟坐

失歲月悔則已老且始學既差先入為主終身陷於務外為人

而不自知弊宜然也孔子之教序志道據德依仁居游藝之先

周禮大司徒列六藝居六德六行之後本末之序有不可紊者

人範卷一

九

廣雅雅書局

今制取士以德行為首經術為先詞章次之蓋因之也況今明

經一主朱子說使理學與舉業畢貫於一以便志道之士漢唐

宋科目所未有也誠千載學者之大幸尚不自知而忍紊之耶

嗟夫今之士讀經雖知主朱子說不知讀之固自有法也讀之

無法故猶不免以語言文字求之而為程試資也昔胡文定公

於程學盛行之時有不絕如綫之歎竊恐此歎將復見於今日

也余不自揆用敢輯為讀書分年日程與朋友共讀以救斯弊

蓋一本輔漢卿所萃朱子讀書法修之而先儒之論有神於此

者亦間取一二焉嗟夫欲經之無不治理之無不明治道之無

不通制度之無不考古今之無不知文詞之無不達得諸身心

者無不可推而為天下國家用竊意守是庶乎本末不遺而工

大五百一十六

夫有序已得不忘而未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與理相浹靜存
動察而身與道為一德形於言辭而可法可傳於後較其所就
豈世俗偏長一曲之學所可同日語哉

方正學先生名孝孺字希直明浙江甯海人幼儀維箴曰維坐容背欲直貌端

莊手拱臆仰為驕俯為戚毋箕以踞敲以側堅靜若山乃恆德

坐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為

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立步履欲重容止欲舒

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睚乎仁義是為坦途行形倦於晝

夜以息之甯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

萬化之基寢張拱而前肅以舒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

以傲勿挑以輕遠恥辱於人動必以正揖古拜有九今存其

人範卷一

十

廣雅雅書局

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為詬為

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拜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

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為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食

酒之為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

國尚慎其防飲發乎口為臧為否加乎人為喜為嘔用乎世

為成敗傳乎書為賢為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言吾形

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祇而人之隨徇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

淪於禽獸也幾希動中之喜笑勿啟齒見其累勿侮以戲內

既病乎德外為禍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笑得乎道而喜其

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

反身則至善世人於怒傷暴與遠切齒攘袂不辭厥慮聖賢

大四百九十四

不然以道為度。揆道酬物。已則無與。暴遠是懲。聖賢是師。顏之

好學。自此而推。怒。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為有益。名位不光。

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

汝孰憂哉。勉於自修。憂。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

效之。賤物而貴德。執謂道遠。將允蹈之。好。見人不善。莫不知

惡。已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豈汝

容。惡已所可。惡德乃日新。已無不善。斯能惡人。惡。非吾義。錙

銖勿視。義之得于。馴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

養氣之門。取。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為義。吾施為仁。義之

不固。陷人為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

不宜。毫髮拒之。與。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

人範卷一

十一

隋雅書局宋

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馳。聖道卓然。焉敢不至。論。德有

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為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

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則羞。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

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書。

鄭氏家範曰。小兒五歲。每朔望。參禱講訓。及忌日。奉祭。可令學

禮。八歲入小學。者當預四時祭祀。十二歲出就外傳。無燭不許

入中門。十六歲入大學。聘明師訓。飭以孝弟忠信為主。

曹月川先生。名端。字正夫。明。童子箴曰。敦威儀。慎行止。正心術。

保身體。孝父母。友兄弟。睦宗族。和鄉里。遠小人。親君子。自誠明。

一終始。不他求。得於此。

羅文毅公。名倫。字彝。正明。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

江西永豐人。

好官爵。一時診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

並重。與天壤爭久。云爾。歌。楚。何先。進。遺。風。

胡敬齋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曰。良知良能。本天德之自然。須要

養。不善則喪滅。故古人自幼便教之。灑掃應對。孝弟恭敬。

王文成公。名守仁。字伯安。明。浙。江。餘。姚。人。訓。兒。三。字。句。曰。幼。兒。曹。聽。教。訓。勤。讀

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游。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

情。毋。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

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獍。譬樹果。心是蒂。蒂若

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客座私祝曰。但願

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

過失相規。以教訓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

人範卷一

十二

隋雅書局宋

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

謀。其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肯。嗚呼。由前之說是

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

逆子。戒之戒之。

呂新吾先生。名坤。字叔簡。明。曰。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

佚。大不長進。古人謂之豢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

豕等。此輩鬪茸士君子。見之為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

人父兄之孽。莫大乎是。

高忠憲公。名攀。龍。字存之。明。曰。人身頂天立地。為綱常名教之

奇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為酒色賭博之事。

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為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

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又曰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是為賢子弟矣

吳忠節公名麟徵字孫齋明浙江海鹽人曰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

黃忠端公名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明福建漳浦人京師與姪子靜書曰少年努力為聖賢纔得中人如在中人手下到底下流也汝精神溫秀文

有峰巒可時看關閩濂洛諸理學家言自有人手乃漸看漢唐以下如張良汲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甯諸葛亮陶潛

王通馬周韓愈李泌元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此數人者寫其全傳出入衷中之自然成人 父兄不可常恃人當自求之身凡人讀書不過為君父耳

溫氏母訓明烏程溫寶忠之母陸安人曰貧家無門禁然童女倚簾窺鄰兒穿戶入閨各以幼小勿禁此家教不可為訓處 又曰遠邪

便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 陸桴亭先生名世儀字道威江南太倉人曰今士大夫家每事好言家法不

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 又曰人家兒女教壞多由乳母婢僕此主人主

母之所不及覺也故古人於乳母必曰擇於諸母與可者至於婢僕尤當時時切戒

張楊園先生名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曰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

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子弟出門能不遺父

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子弟出門能不遺父

八範卷一

三

虛庵雅書局

兄以憂慮庶乎其可矣 子弟之賢不肖只以二端察之若昆蟲草木之類無故而好戕殺他日必是賊仁之人衣服飲食書籍楮墨之類一概苟且不分別愛惜他日必是賊義之人 子

孫只守農士家風求為可繼惟此而已 雖肆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乘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楊園先生澹湖塾約曰初覺即省昨日所業與今日所當為旦而起衣冠讀經義一二條先將正文熟誦精思從容詳味俟

有所見然後及於傳註然後及於諸說洗心靜氣以求其解毋執已見以違古訓毋傷舊說以昧新知乘此虛明長養義理

午膳後敷述所看經義以相質問論說踰時總期有當身心勿宜雜及 日閒言語行事即準於經義而出之其有不合必思

所以習心隱隱種種自形力使其去旦晝枯亡庶乎免矣若人事罕接則讀史書一二種無餘力非徒開見之資要亦擇善之

務 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闕則補有疑則記有過則自訟不寐焚膏繼晷夫豈徒然對此良宜深省也有五條日 問難之

益彼此其之有疑則問無憚其煩不止書中僕雖寡知音聞於師敢不罄盡其不知者正可互相稽論以求其明勿以遲暮惘

惘而棄之也 精神散漫方寸撞撞學者通患惟主敬可以攝古人為學之方多主靜坐近見人靜坐便欲厭棄事物故若不立為程約若能凝然收斂涵養本原則此功自不可少若

勞攘之餘初欲習靜則鈔錄寫倣亦一道也先儒云便是執事敬 古人詩歌遊詠寄託前詰不廢特畏溺情喪志耳餘力涉

之亦與觀之助也文字雖非急務開一作之以徵所得有三條無定程

之亦與觀之助也文字雖非急務開一作之以徵所得有三條無定程

八範卷一

西

虛庵雅書局

隨時 爲學先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間事孰非分

內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既負七尺亦負父兄愧作如何

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閒斷急躁閒斷

病實相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即百年中一刻日月如流志業

不立率坐等待之故 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

天營營一生枉爲小人者何限流俗坑塹陷溺實深探湯履冰

未足爲喻也 禍亂之作傾覆相尋然聖賢豪傑恆以興起處

今之士險難在前靡有不知從而動忍若幾人在於少年益宜

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 近代學者廢棄實事崇長虛浮人

倫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亡今宜痛

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爲法程修身齊家以往人條

人範卷一

廣雅書局

釋義曰熟者熟也誦之熟思之熟行之熟願與子勉之矣右五

言大指 又示學者曰愛身又非惟其疾之憂 孰修德居處

事敬與人忠仁義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日親賢友誼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力學知其所以月無忘其所能 親賢友誼

友多聞余已從人 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

樂取於人以爲善 所以愛身也力學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揭之座隅常目在之增

施易修名博浙江 嘉興人曰侍坐長者而以嚴憚退去即此便是不肖

楊開見 湯文正公名斌字孔伯 河南睢州人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

望汝蚤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不足也語錄

陸清獻公名隴其字稼書 浙江平湖人曰幼學工夫不患不長但如築室須

堅其基址然後可起樓閣五經四書皆基址也時文則樓閣也

須先將各經熟讀細講浸灌其中使之自得然後及於時文循

序漸進而不欲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復齋 示長子定徵曰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

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

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已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

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

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

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

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

閒斷不在速也能不閒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

人範卷一

廣雅書局

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

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千篇看其規

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

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

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

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

千里猶對面也慎毋忽之增

唐翼修名彪浙江 蘭溪人曰子弟不宜避賢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

客周旋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

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

王素巖名崑生江 南崑山人曰教子嬰孩自學語即宜正其聲口學步即

宜導以行止學食即宜謹其飲啜若姑息之以待稍長然後教之則無及矣。

張清恪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敬菴河南儀封人曰幼子常視毋誑蓋幼子之心本

無不誠習於偽則偽矣視有兩意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

之是也正心誠意之學在此司馬溫公幼時偶有偽言其父誠

曰小子敢誑語耶從此不敢妄語即此可見矣增

蔡文勤公名世遠字問之號梁村福建漳浦人曰吾家子弟最宜常助以立大規

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馬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

懶與私最切今之弊類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

自至親間尚分畛域有利心尚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示子弟

增
人範卷一
七
五十四能其論

陳文恭公名宏謀字汝咨廣西桂林人曰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

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

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教女遺規

黃崧甫先生名永年字靜山江西廣昌人曰世間一讀書種子一人物種子

二者不可一日不畱於天地有之無限好事皆從此出此種一

斷無由萌芽欲畱此種舍先聖義理之學何由南莊類稿

平湖蔣 元大始輯

述言

明倫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兒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兒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財貨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

人範卷二

廣雅書局

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譏謔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指毫髮以為邱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浸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既有以蔽其心此日益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閒固未嘗不慈且孝也甲寅疑或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閒

大四百四十一

正當審決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或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盪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卻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

人範卷二

廣雅書局

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為學者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方正學先生曰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為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為庶幾焉 雜誠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合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蓄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

焉 題愛日堂詩曰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暮虞淵堂上有親
雪滿顛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義和義和
停函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曹月川先生曰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
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
步而不敢忘孝焉項讀作跬

羅文毅公曰古之君子榮親以禮義今之君子榮親以爵祿夫
爵祿亦視得之以道否耳得之雖以道君子猶以為不若禮義
之榮也若得之而不以道其辱莫大乎是猶自以為於親有榮
則是所謂病狂喪心之夫而已矣

人範卷二

三 廣雅書局

於親和而不莊親有疾憂而不悲身有疾形而不聲 孝子之
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頃自家既不
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為
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即不幸而親有過亦
須在悅字上用工夫幾諫積誠耐煩蓄意委曲方略有回天
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氣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
乎親不可以為子 孝子之事親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
次其命其命則親有未言之志不得承也承志則親有未萌之
意不得將也至於先意而悅親之道至矣 雨澤過潤萬物之
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兒女輩
常著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警到自專時尚

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陸桴亭先生曰冬溫夏凊皆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
身學為聖賢使其親為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
亦只是德為聖人一句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
身孝父母容有不盡之時以妻子孝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
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張楊園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之怒正如天變於上可以德消不
可以智力勝 人子事親多方只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一語蔽
之總以愛身為本愛其身則能修其身修其身然後可以承先
可以啟後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所望於子者豈有他哉身之不

人範卷二

四 廣雅書局

惜尚何孝之可言
呂新吾先生曰余女遠嫁其姑難事女歸寧每以為苦余曰惟
遇難事之姑方顯子婦之孝若姑慈婦順何難之有其姑聞之
悔曰父母睦理我奈何為其所笑從此遂睦四禮錄
呂新吾先生論侍疾禮云在病室入如竊出如竊立如寐坐如
尸無噓噴無咳嗽無履聲無衣聲無安置器物之聲無喘息之
聲 增減被服無令知覺揮扇無風揮風無力 子婦室人省
而勿問候而勿請亟問非孝子也 不欲食無強食偶欲食無
多食 仰食咽曲內以匕餽食隨解承以盂多則難下盃少
可悲可怒可憂可思可厭之事即急勿以告 寐勿呼安勿動
誤勿正欲勿違 迎醫者拜而敬禮之檢方製劑煎藥必親將

進必親嘗。座勿三醫醫勿驟易藥勿雜更勿多勿劫。病者

自問狀言減不言增言輕不言重。四謂

方正學先生曰：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

不安莞簟也。故枕函寢苦。因其心之不甘。肥厚也。故啜菽飲水

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

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嘉興薛楚玉名誠其故人黃氏子曰：少年立身。即從今日起。今

日諸事。先從居喪起。若能不脫衰麻。言笑不聞不飲酒。食肉不

居宿於內。則小童女婢必生敬畏。小童女婢敬畏。則紀綱之僕

服。矣。紀綱僕服。則中外之人莫不服。是而宗族親戚以及鄉

人範卷二

五

黨朋友皆將稱悅。而以成人之道相待矣。自立之道。豈外於此

慎勿謂小童女婢之前可忽也。邱季心名問而歎曰：善乎薛子

之言。惜乎未及發其哀痛惻愴之誠。楊園見

張楊園先生曰：初喪之日。自公卿大夫以及庶民。莫不召僧道

作佛事。富者數百十金。貧亦數金。何不以此厚於送死之具。

不既無憾乎。較諸費於僧道。無益於死。有害於生。得失懸矣。或

曰：富者無以自盡於親。庶藉以報。固極也是。不然。踰禮者不得

為孝。今以非禮處其先。又惡得為孝乎。適見其愚而已。曰：人子

懼其親之有鬼責也。是又不然。使其親生前而修德行道也。何

藉乎。僧道之薦。如其多行不義。為之子者。改行遷善。以蓋前愆。

易所謂幹父之蠱。可矣。鬼責之言。誣罔無惑。即曰有之。僧道自

作孽且不可活。而能為人解罪乎。

魏果敏公名象樞字履極。山西蔚州人。曰：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

之教久矣。及其死也。兒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

孟宮牆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幸而

浮屠幻事也。若果其真。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風水吾不敢

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安。子孫尚不興隆。況祖

父在生之身。奉養不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葬後事。福利須要

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庸

方望谿先生名苞字靈泉。安徽桐城人。平日最講喪禮。以此乃人倫之本。喪

禮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趨苟簡。諄諄為學者言之。南莊

朱子家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

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

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

則告。又曰：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

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只就家廟止。二味

朔旦俗節。酒止。一上爵一杯。增

陳北溪先生名淳字安卿。宋漳州龍溪人。曰：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

祭祀。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為感通。可

以似續。無闕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禮義

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

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邠子取葛公子。為後。故聖

人書曰：葛人滅邠。非葛人滅之。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張楊園先生曰報本之義豺獾皆知而況於人豈豆之質牲穀黍醴之將自古未有饗之者也孝子孝孫盡心以格祖考庶幾饗之而已誠敬之不至尚何祭祀之有是不知其本始者也本始之不知猶云有子孫乎凡在先世所遺若祭田祭器譜系影像圖書以及手植樹木之類皆當敬守弗失古人恭敬及於桑梓用心如何

方正學先生曰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 不容不變者文也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罔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祀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

八範卷二

七 廣雅書局

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於斯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

以上父子之倫

朱子曰平易近民為政之本 賀陳丞相書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振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

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放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荅范伯崇書曰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苛吏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閒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寡過矣

薛文清公名道字德溫明曰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

八範卷二

八 廣雅書局

己之三要件也 不欺其君自不欺心始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作官一事不可苟 為政通下情為急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此言可為居官意職者之戒 增 胡叔齊先生曰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增 呂新吾先生曰為政之道以不擾為安以不取為與以不害為利以行所無事為興廢起敝 作原財一篇有六生十二耗六生者何曰墾荒開之田曰通水泉之利曰教農桑之務曰招流移之民曰當時事之宜曰詳積貯之法十二耗者何曰嚴造飲之禁曰懲淫巧之工曰重游手之罪曰絕倡優之戲曰限在官

之役曰抑僭奢之俗曰禁寺廟之建曰戒坊第遊觀之所刻無益之書曰禁邪教之倡曰重迎送供張之罪曰定學校之額科舉之制曰誅貪墨之吏

李文節公名廷機號九我明福建晉江人曰人臣惟知有主苟可自致於主者無不盡有益於主者無不為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交游往來不知有毀與得喪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事不可對主言以是內省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焉

吳司寇名中偉明浙江海鹽人曰做官士民一體不可偏執已見殺人媚人與陵轍士大夫以千百之與皆非也清節可以律已不可以驕人執法所以愛民不可以傷士大夫之氣楊爵見聞錄吳忠節公曰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黨便有一半身分 又曰

八範卷二

九

鳥必擇木而棲附託匪人者必有危身之禍 又曰我見其遠者大者不食邪人之餌方是二十分識力同上

黃忠端公上仁義功利疏曰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殘賊之道無它不談仁義苟利其身而已故天下之疆弱視於人材人材之邪正視於學術學術之真偽視於義利增

趙止安先生名繼鼎江甯武進人曰官不可不清能清矣又不可做清而傲取禍之道也陸清獻公日記

湯文正公與王仰仲書曰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睹矣聞以呂司寇公

大四百五十一

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為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為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閒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增 答王世兄書曰惟患學業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為詭遇聖賢之道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力兒此理頗精

陸清獻公曰居官不可專聽幕客之言此輩代他人謀事不無瞻前顧後我惟置得失於度外然後為國為民可行已志 王素巖曰仕宦者絕無生民之愛於其胸中故雖有疾苦聞之如不問也君子謂之不仁

八範卷二

十

李吉父名曰居官不可輕用刑刑具中之夾拶尤不可輕用當兩造具陳為上者只宜虚心質問真情自得必欲藉重刑以取之則羅楚之下何求不得得之者殊非真情也日錄張清恪公曰為人要誠實存心要謹慎學術要醇正品行要端方操守要清廉任事要勤敏此居官之急務也增

沈端恪公名近思字開齋號位山浙江錢塘人曰為官者一日之閒只在國計民生利害上用心審此更有何處用心 須從舊法中做出新政來只在事實做實做便無弊不實做便都是弊 為政之道須寬中有嚴嚴中有寬急速不得遲緩不得 決斷民事必本於人倫原於道理務令久遠相安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清是居官之根本初蒞任時先須立其大綱如杜請託拒餽獻明

節儉洗冤抑布公平謹號令信刑賞此數事乃下車之始政此等不講漫言初任苟且隨俗到得後來便不復能自振作其他與利除弊一切教養等政宜因勢利導之逐漸脩舉不可行之太驟。獲上信民方可做事清以自持乃求信上下之實也。

為政不先整飭得得役使他革而以從事使一事不可為凡有舉動皆成弊政害民。為政地方只要無事除盜賊強豪濠清詞訟革苛斂處衙憲禁打降洗冤抑無非只求無事而已官欲晏安怠惰一切不管為無事則民間遂紛紛多事。為大臣者以激揚為要務使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徒殫精疲神於簿書出入之際禁令文告之閒則何益矣。范文正公嘗言史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嘗思近

人範卷二

十一

廣雅書局影印

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此良相之言也。

茅豈宿名星來號純叟浙江歸安人曰凡吏民未經杖責者小有過犯不可輕加箠楚惟當嚴加訓飭以警其將來使知所懲創而已。

以上君臣之倫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雜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歟。

曹月川先生曰男女有別乃人倫之大體正家之大經禮之尤重者也若或男女無別則與禽獸何異所以古之君子必嚴內外之分以謹男女之別故自七歲以上至六十以下不同席不共食其嚴如此。

呂新吾先生曰婦道所係之重也六禮以聘之三周以御之三月以逸之其重之也如此非以貴新也先祖之續絕舅姑之憂樂家道之興亡邦國之毀譽門戶之榮辱夫子之死生於斯人焉係之婦人者伏於人者也如金入鑪錘惟夫鑄鑄婦之無良夫道之苟也諺曰教婦初來此婦女終身善敗之始也。室中夫婦不並坐書無雜言匡衡有云情欲之感不介於容儀寢昵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為夫婦居室之法。

人範卷二

三

廣雅書局影印

呂忠節公名維祺字豫石河南新安人曰治家內外嚴肅男女有別婦人非至親女人喪毋出弔雖至親毋頻往來凡男子係親屬者請謁只令說知不必見。

陸惇亭先生曰凡男女皆當至十四五然後議聘則無貴賤壽夭之感。

張楊園先生曰婦之於夫終身攸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其故曰得意一人失意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也事父母奉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蠲怒有不知宜教導不宜薄待詩曰如賓如友賓則有相敬之道友則有滋益之義狎侮可乎惟夫驕恣如悍不順義理欲專家政禍敗門風者為不容恕爾。古人有言牝雞司晨惟家之索。

婦人專家政鮮有不骨肉乖離六親疏棄是以主權不可旁撓
內命不得擅出木有蠹則枝瘁心失職則體亂始於微成於著
往昔覆轍足為鑒戒也

以上夫婦之倫

呂新吾先生曰長者有議論唯唯而聽無相直也。有諮詢譽譽
而對無遽盡也。此卑幼之道也。呻吟語

呂忠節公曰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傷同氣之愛。凡前輩

及相知高年必謙謹致恭母長傲。存古約

吳秋圃先生名慶瑞明浙曰兄弟之愛不篤則子姪之視諸父

幾於路人。末世倫理之疏薄未有甚於此者也。楊園見

溫氏母訓曰富家兄弟各門別戶最易生嫌。勤邀杯酒時常見

人範卷二

三

廣雅書局

而此亦遠謔問之法。

張楊園先生曰古人有言難得者兄弟易得者財產人家每因
財產傷敗彝倫疏薄骨肉子孫當學克讓永保家世勉思此言

骨肉構難向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

使之一本本立則道生根傷則枝稿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

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張清恪公曰禮記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

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夫兄弟者吾之同氣也父母之所

愛者也吾有兄弟而不能體父母之愛以愛之豈惟不弟並為

不孝每見世之人有因財而致爭訟有因婦言而生嫌隙者盡

三復乎斯言。附

以上長幼之倫

朱子跋黃仲本朋友說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
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
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
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
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
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
其所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
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
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
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

人範卷二

十四

廣雅書局

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
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
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
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
所以然也。子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
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
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
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
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
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
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也。

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強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

薛文清公曰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

王文成公曰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

人範卷二

五

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從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

呂新吾先生曰君子以合道為朋小人以合己為朋三益三損此德業成敗身家禍福之關也

溫氏母訓曰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勿計其短如遇剛鯁人須耐他幾分戾氣遇俊逸人須耐他幾分妄氣遇樸厚人須耐他幾分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幾分浮氣不徒取益無量亦是全交之法

錢澄度名允曰先君子每以慎交教予嘗曰一鄉之善士斯友

一鄉之善士比之匪人為害不淺予兢兢守此訓今年五十有餘不敢忘平生親友一一可數未嘗泛及匪類也

張楊園先生曰離羣索居易得遲鈍人固是可懼若不得嚴畏切實之友與之朝夕切劘而日與卑鄙柔狎之人處則燕朋友

碎之害恐又甚於離索也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尚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

之否則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慎之又慎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魏叔子名麟字水叔曰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儘可十分責他不

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

人範卷二

六

且易招怨 人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

衰福薄 以上朋友之倫

文信國公名天祥字宋瑞號文曰為臣忠為子孝出於夫人之

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咄定省溫清行

乎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

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

方正學先生四箴又見王文曰子孝父心寬斯言誠為確不忠

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處舜日夔夔瞽

叟亦允若 兄須愛其弟弟必敬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

骨月情周人賦棠棣山氏感紫道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

弟夫以義為良婦以順為全和氣頌祥來乖戾禍殃應舉案

必齊眉如室互相敬此難一晨鳴三綱何山正右夫損友敬

而遠益友宜和親所交在道義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

情愈真小人甘若醴轉眼如雙右朋友

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

於倫理明而且謹始得稱為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

其實與禽獸何異哉

呂新吾先生曰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廣雅釋詁 七

上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未之有也呻吟語

嵇蒼梧先生名之楚明浙曰吾人無論窮達不可一日苟且今

在家庭家人父子之閒固不可苟在鄉黨雖與田夫野老閒言

語當於世道有補楊園見聞

程一齋先生名大純字漢舒曰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

矩禮法雖眼前與旺即此便是衰敗景象

溫氏母訓曰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然

祀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曰獨

夫夫人不祐又曰凡人同堂同室同窗同旅多年者情誼深

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又曰

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只看晏眠早起意逸好勞無一

夫月情周人賦棠棣山氏感紫道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

刻空者此必守志人也身勤則念專貧不知愁富不知樂便是

鐵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閒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寬

婦勤二字經

張揚園先生曰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太一家之中惟此三親

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即處處乖張安

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無

或免者天道然也宗族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

其道但可責己不可尤人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

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為僧尼者

以上通論五倫之義

廣雅釋詁 六

人範卷二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述言

敬身

朱子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於天下之理惟古之聖為能盡之而其所行無不可為天下後世法是其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經訓史冊

人範卷三

一臨雅書局

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忽斷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而意緒惛惛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造自得常久不厭哉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心之為物至虛至靈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致精之本也

甲寅行

又曰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

之威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 又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為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則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眾矣可不戒哉 又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 或問敬當何訓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

人範卷三

二臨雅書局

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斃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右凡章四句金仁山曰二章靜之敬二章動之敬三章表之敬四章裏之敬五章無適之謂敬六章主一之謂敬七章總入章開則不續九章差則顛 尊德性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子之曰義曰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喪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眾惡之委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張雨軒先生名斌字敬夫宋漢州綿竹人 葵軒石銘曰正雨衣冠母悔爾容謹爾視聽母越爾躬爾之語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母窒其道真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示肅做保於中

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於石。用敬爾。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為其微妙。在主一曷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陳北溪先生警懼詩曰。顏子之克己。鏤斲空矣。曾子殺於仁。重擔硬脊。梁子路勇有行。勁兵赴敵。場子車剛不屈。砥柱立滄。浪嗟哉。入聖門。迢迢萬里。長儻非四子才。甯不中道。儻爾宜變。爾質變爾柔而剛。

真文忠公夜氣箴曰。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闔之其貞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闕。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冥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閒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儼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砥。常懷懷乎療恫。

人範卷三

廣雅書局

心經贊。公集聖賢論心格言。名曰心經。而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忿。有懼。惟慾易流。是之為危。須臾或放。眾隱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姁。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念曰愆。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甯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嘘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覓。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惟此道心。萬善之

人範卷三

廣雅書局

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窗棊几。清晝爐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勉子志道。生日詩曰。我聞洙泗言。惟仁靜而壽。汝欲綿脩齡。斯義蓋深究。越從開闢來。新故更禪受。巍巍獨山嶽。屹立鎮宇宙。其體固而安。其形博而厚。嘘呵雲霧興。涵煦草木茂。皆由一靜功。變化生萬有。千古無動搖。兩儀等悠久。吁嗟人心危。六鑿互攻鬪。渺焉方寸微。恍彼羣物誘。擾擾無甯期。得不易衰朽。汝今志於學。一念貴操守。天真凌其源。人偽窒其竇。治容命之斧。妖聲性之寇。賄毒由厚味。亂德本醇酎。當如禦讐敵。豈但惡惡臭。斂然肅襟靈。神

物森左右融融湛虛明役役息紛糝還吾性之仁萬善此其首
但存達德三可卜與齡九不勝玉汝心持用薦杯酒

陳南塘先生名柏字茂卿宋夙興夜寐箴曰雞鳴而寤思慮漸
馳盡於其閒淡以整之或首舊箴或紉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

識本既立矣味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撮此心皎如出
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啟方策對越聖賢夫子居坐顏曾後

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
為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

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
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倦昏氣易乘齊莊整齊振拔精

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

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郝文忠公名經字伯常元詩曰思慮即鬼神所發不可妄人物
或可欺鬼神其可誑山川鬱其秀日月烜手上化幾連影響昭

晰示情狀屋漏謹操存頃刻不可放重華尚兢業吾儕可浮蕩
望孽持此心斃已無他望增陵川集

許文正公名衡字平仲號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
適以長己之惡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

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
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際其昏

昧無知至於此極也故議必從始失之理言之使其人間之足
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亦不失為長厚若夫善則其迹既善即從

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在人間之則樂於自勉在我亦為有實
驗而非虛譽也

吳魯客先生名海字朝宗元惜陰齋箴曰為學之要務在能勤
勤則業進不勤者分古人為學孜孜求益靡寒靡暑亦靡朝夕

孫康映雪匡衡鑿壁董生垂帷家園絕迹韓子焚膏窮年勿息
嗜學若茲甯不成德今人為學或怠以嬉既閒既斷無有緝熙

暴棄不憚忍於自欺四十無間由古所悲嗚呼人少易壯壯者
易衰髮白齒豁駸駸相迫及時不學汝將何為大禹聖人寸陰

尚惜眾人分陰豈可虛擲暖衣飽食無所用心語德則病奚異
獸禽臍不可噬後悔何任誦言坐隅以代砭鍼

方正學先生曰無以過人者眾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
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

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
至近者始作箴以自勸箴曰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

言是愚之符佞為檢人愚為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
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惟道之

從勿徇乎人徇人違道與愚佞均天之生爾將以明道狂波墜
緒汝障汝縉勿肆於冥合乎大中惟翼聖之經右人之警營

汝則凝凝人之幡幡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嶽如河小人輕儇
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於機卒殺於燧獄以誦壽

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鎮於家邦右凡民之生食必有事徒
食不事惟犬豕類犬以禦盜豕以供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美

大四百九十九

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在人間之則樂於自勉在我亦為有實
驗而非虛譽也

吳魯客先生名海字朝宗元惜陰齋箴曰為學之要務在能勤
勤則業進不勤者分古人為學孜孜求益靡寒靡暑亦靡朝夕

孫康映雪匡衡鑿壁董生垂帷家園絕迹韓子焚膏窮年勿息
嗜學若茲甯不成德今人為學或怠以嬉既閒既斷無有緝熙

暴棄不憚忍於自欺四十無間由古所悲嗚呼人少易壯壯者
易衰髮白齒豁駸駸相迫及時不學汝將何為大禹聖人寸陰

尚惜眾人分陰豈可虛擲暖衣飽食無所用心語德則病奚異
獸禽臍不可噬後悔何任誦言坐隅以代砭鍼

方正學先生曰無以過人者眾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
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

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
至近者始作箴以自勸箴曰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

言是愚之符佞為檢人愚為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
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惟道之

從勿徇乎人徇人違道與愚佞均天之生爾將以明道狂波墜
緒汝障汝縉勿肆於冥合乎大中惟翼聖之經右人之警營

汝則凝凝人之幡幡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嶽如河小人輕儇
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於機卒殺於燧獄以誦壽

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鎮於家邦右凡民之生食必有事徒
食不事惟犬豕類犬以禦盜豕以供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美

大四百九十九

貌長軀。號名為儒。智出物下。孰云非愚。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媿。汝則食之。汝業不修。汝德不益。汝心有媿。雖餒勿食。汝學汝仕。推是無違。思而有得力。見於為功。施天下。萬鍾非奢。無德於人。瓢粟猶多。汝思而食。省於斯言。誰謂道遠。將得其門。食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為善。厥德沛如。彼閭之思。在乎利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跣起雞鳴。死以盜稱。其思則同。其績曷殊。中夕不寐。撫心以圖。疑右曹月川先生曰。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曰。不忍事聽婦言。好飲酒惡諫諍。四者皆足以速禍敗。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所以古之君子切以此戒焉。

人範卷三

七

廣雅書局

薛文清公曰。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夏正夫先生名寅。明南直隸華亭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明

吳康齋先生名與。明字子傳。明江西崇仁。曰。勿作心上過不去之事。勿萌事上行不去之心。凡事上行不去。心上過不去者。皆背天理也。增

胡敬齋先生曰。浮躁最害事。輕儇亦然。昏惰亦然。聖學以敬為本者。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雜亂。立大本。心具眾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

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進學齋銘曰。凡學之

大四百五十九

道立志為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為己。曠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為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柢。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真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即事即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為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陳白沙先生名獻章。字公甫。明廣東新會人。曰。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增

蔡文莊公名清。字介夫。號虛齋。明福建晉江人。密箴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

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增

舒文節公名芬。字國裳。號梓谿。明江西進賢人。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急勝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矣。增

呂新吾先生曰。體欲重厚。色欲溫和。此君子之德容也。增言辭以安定為第一。安者舒徐不急迫。定者凝靜不二三。四禮翼

又曰。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增呻吟語

高忠憲公曰。語不可騁快。說事不可騁快。作增

吳秋圃先生曰。溫良恭儉讓中。無孤高字。故知亢傲非持身之道。恭寬信敏惠中。無嚴峻字。故知刻深非居上之理。增陽明見

大四百五十九

劉忠介公名宗周字起東號念曰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此
念最真初學備又曰與者最惠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
最害道見開錄

黃忠端公曰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我三十以前所讀書俱不
善實以其好名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也古人富
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為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賤夷狄患
難如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滋味都一樣揚園見聞

倪吉甫名鍾瑞浙曰游戲之言斷不可出諸口況在我無心之
言或犯人所忌便恨不能忘嘗見朋友往往有以此成隙者甚
可懼也中正之士一涉詭諧人便輕忽其亦何取於此哉亦有
靜穆之士見眾談諧便為效顰不知守吾靜穆未嘗不可見重

於人何必學此輕薄乃為和眾耶人之作孽莫甚於口我閱
人多矣見言語尖酸者學有不逢天譴故人惟若拙若訥為貴
卽真訥真拙亦何病乎陸清獻

陸桴亭先生曰笑最害事有事當認真者一笑則認真遂懈有
事當愧恥者一笑則愧恥俱無又曰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
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惜心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

劉伯繩名衍山陰人語葉靜遠名敦曰學問之要只是於偷常
日用閒事事不輕放過日積月累自然造到廣大高明田地楊

見開錄

凌淪安初名陸後更名曰今日人士不患不聰明患不篤實士
不篤實聰明愈多適以濟其詐陽園見聞

張揚園先生曰學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
淺薄雖成亦小增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是輕之本
不恆其德只緣於浮輕言輕動亦緣於浮惟主忠信可以治之

學問之要只是於偷常

陸清獻公曰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松
鈔存 座右銘曰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
汝無或輕爾身以徇無涯之欲而喪厥志

入範卷三

九

廣雅書局

李文貞公名光地字厚菴號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
曰志於道傳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
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放乎四海其為行也艱
矣然行潦則無至也播於春慨於夏刈於秋其為力也勤矣然
義禪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後顧日月逾邁而心憂也志之
篤然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為
依而道德以為歸也由前二者振於俗者有矣由後一者其歸
乎先覺萎前修遠有志者亦買買然榮華其業而小成其身乎

言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庶乎鮮失矣 儒者立
心便以四海九州為量其功夫則自克勤小物做來 術不可
不慎凡不容於堯舜之世者在已不可為在人亦不可與近
湯文正公曰破除流俗是學者第一關鍵透出便是豪傑增

入範卷三

十

廣雅書局

陸清獻公曰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松
鈔存 座右銘曰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
汝無或輕爾身以徇無涯之欲而喪厥志

李文貞公名光地字厚菴號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
曰志於道傳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
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放乎四海其為行也艱
矣然行潦則無至也播於春慨於夏刈於秋其為力也勤矣然
義禪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後顧日月逾邁而心憂也志之
篤然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為
依而道德以為歸也由前二者振於俗者有矣由後一者其歸
乎先覺萎前修遠有志者亦買買然榮華其業而小成其身乎

李文貞公名光地字厚菴號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
曰志於道傳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
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放乎四海其為行也艱
矣然行潦則無至也播於春慨於夏刈於秋其為力也勤矣然
義禪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後顧日月逾邁而心憂也志之
篤然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為
依而道德以為歸也由前二者振於俗者有矣由後一者其歸
乎先覺萎前修遠有志者亦買買然榮華其業而小成其身乎

李文貞公名光地字厚菴號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
曰志於道傳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
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放乎四海其為行也艱
矣然行潦則無至也播於春慨於夏刈於秋其為力也勤矣然
義禪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後顧日月逾邁而心憂也志之
篤然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為
依而道德以為歸也由前二者振於俗者有矣由後一者其歸
乎先覺萎前修遠有志者亦買買然榮華其業而小成其身乎

李文貞公名光地字厚菴號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
曰志於道傳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
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放乎四海其為行也艱
矣然行潦則無至也播於春慨於夏刈於秋其為力也勤矣然
義禪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後顧日月逾邁而心憂也志之
篤然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為
依而道德以為歸也由前二者振於俗者有矣由後一者其歸
乎先覺萎前修遠有志者亦買買然榮華其業而小成其身乎

李文貞公名光地字厚菴號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
曰志於道傳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
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放乎四海其為行也艱
矣然行潦則無至也播於春慨於夏刈於秋其為力也勤矣然
義禪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後顧日月逾邁而心憂也志之
篤然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為
依而道德以為歸也由前二者振於俗者有矣由後一者其歸
乎先覺萎前修遠有志者亦買買然榮華其業而小成其身乎

故志必於學志必於道志必辨而辨志莫先於離經經道明則
後民賦矣。魏朝錄

方望溪先生曰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
小小者自當不至余雖一生在憂患疾病中惟時時默誦諸經

亦養心衛生術也。沈叔文

以上心術威儀

朱子曰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節食豆羹則不能出
諸其戶者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增

李文定公燔字敬子宋南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

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移氣移體因誦古語曰
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得善處者退一步耳。宋史

人範卷三

十一

薛文清公曰節儉樸素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增

薛文清公曰節儉樸素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增

呂忠節公曰冠履衣服遵王制貴雅素母尚淫靡母徇時樣。古

約言

以上衣服飲食

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
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

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一也理頭理會不要求效三

也三者學者當守此。論大學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

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

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問論孟二書用力奈何曰循

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

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
得爾。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

又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脩身之法小學
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呂東萊先生曰讀六經不可不參釋文點檢。語有力而不露

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傳言近而指遠者。看史

非欲問見該博正是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有

成已成物兩件。讀書無疑但是不曾理會。讀書不可雜。增

真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序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大學為人臣

者不可不知大學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原為臣而

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其書之旨皆本大學前分二者為

人範卷三

十二

綱後分四者為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

薛文清公曰舍小學四書五經宋諸儒性理之書不讀而讀他

書猶惡嗜泰山而喜邱垤也貌乎我知其小矣。四書集註章

句或問皆朱子集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發明聖

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熟讀精思循序漸進之法

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朱子綱目是非正天理明三

綱五常立國之本術之則治違之則亂。問看史曰須當看人

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說明道看

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增

張楊園先生曰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乎

咕哩沒齒反已茫然全無可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

治事以爲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廢之歎增

李文貞公曰。箴訓詰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是故古之言智者曰擇惟能擇其庶幾乎觀綱錄增

以上論讀書

朱子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未異。喜謂本同則未必不異。未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一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卻生兩種之實增

薛文清公曰。士農工商之業爲之必有實效。異端誦妖誕之空言以徼不可必之福。茫如捕風捉影。舉世之人爲之何其惑之甚耶增

章文懿公名懋字德懋號風山明浙江蘭谿人曰。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儒高明

入範卷三

三

者往往弱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增

以上辨異端

人範卷之四

平湖蔣 元大始輯

紀行

紀行者記朱子以後賢人君子之行可以端童樨之趨嚮
立入道之大防為斯民之模範者以續小學外篇之善行
立教

黃勉齋先生名幹字直卿宋福州閩縣人為朱子行狀曰先生教人以大學

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
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
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
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

人範卷四

廣雅書局

其首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
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
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
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
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
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
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
張南軒先生穎悟夙成父魏國公愛之自幼所教無非仁義忠
孝之事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即以孔孟論仁親切之旨告之
先生退思有得以書質焉五峰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乃
益自奮勵作希顏錄以古聖賢自期

蔡西山先生元定字季通宋福建建陽人謫道州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

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宋史

黃勉齋先生少有遠志從清江劉清之游清之曰時學非所以
處子也因命受業朱子歸白其母大奪即日遣行勉齋自見朱
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椅或至達曙朱子語人曰
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

朝故郎劉遂母蔡令人諸子幼時令人夜課讀苟未精熟令人
亦不寢所取師友必四方文學行誼士膳飲皆親具遂年十
四與江東薦書令人無喜色二子踵世科令人曰未也決科士
之常繼是正應學耳嘗語諸子曰仕以廉為本廉以儉為基及
諸子文日工又戒之曰毋近名毋弊精神於蹇淺又曰閱人多

人範卷四

廣雅書局

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願自立何如耳遂始佐江淮圖畫令人曰
兵政國安危汝其勉諸後與江東振饑又曰荒政民死生汝不
可以忽遂之宰當塗也值令人生旦自守以下威致賀會大水
令人感然曰夫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毋以吾故樂飲遂方妊時
女醫眠之曰女也吾有術可轉女為男令人志曰男女定分豈
智巧可移斯言何為至於我斥之而令人竟生男真西山文集
郝文忠公自述曰先君謂先妣今吾孱病且老諸子皆幼吾欲
使大男經營家事而懼廢其學欲令專為學則無以督吾家奈
何先妣曰自吾適郝氏逮事先翁姑聞郝氏之先未有不為學
者吾子豈可廢學不過吾忍窮數年耳政使餓死亦樂無憾遂
決意令經為學時僦廬託處無以為生業乃假屋於鐵佛寺且

聚童子數十輩教之以佐生業先君命之曰爾祖所以命吾者今其命汝學所以爲道非爲藝能也所以修身非爲祿養也今國家方以武治未遑選舉汝其無爲泆科之文今世以詩文事聲譽以記誦事吻頰者皆藝能之學汝其勿爲我先世有爲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考先代之迹也當次之諸先正文集藝能之藪也又當次之若夫陰陽術數異端雜學無妄費日力慎勿募人紛華感吾之窮也爾祖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故忍窮爲學問之本此郝氏之家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畀且指授其義曰此爾曾叔大父東軒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經再拜受命退而爲學日誦二千言爲課夜則

人範卷四

廣雅書局印

考其傳註始入夜則往庀家事春粟治菽二鼓入於書堂龕燈隱几不解衣帶閱誦綴錄昏怠則仰就背枕以假寢方五鼓又往庀家事負薪汲水黎明入於書堂以爲常雖感暑大寒不替也先妣時來竊視見其殘燈無焰向晨不寐呼經而語曰汝何自苦如是吾所不忍也經再拜言今二親忍窮使兒讀書惟恐不篤不爲苦也先妣曰汝能如是吾無憾矣陵周集許文正公得小學書讀之飛學者謂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眾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公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

已乎師大奇之後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蒙古弟子請徵其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誦讀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應對進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徧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常問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實踐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以用人與教人不同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其教人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孽而防範之自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是以凡爲子弟者皆能自立爲世用增

人範卷四

廣雅書局印

元丞相安童蒙古札遠大之識經國之才本於夙成童幼時世祖嘗問其母宏吉刺氏曰安童何如人對曰年雖幼公輔器也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少年以是知之及在中書一見許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衡有疾童即親候館舍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他日衡對世祖亦曰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蓋童之受益於衡也多矣靜子曰宋仲敏先生明河南洪武中爲祭酒時功臣子弟皆就學及歲貢士嘗數千人誦爲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夜恆止學舍與訥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龔敦三人年俱高鬚髮皓

自終日危坐堂上肅然以故多所成就以下六條

李忠文公時勉名懋以字行明江西安福人為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

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

葬者節省餐錢為贍給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誦聲不絕人才

感於昔時始太祖以宋訥為祭酒最有名其後甯化張顯宗申

明學規人比之訥而胡儼當成祖之世尤稱人師然以直節重

望為士類所依歸者莫如時勉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借

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

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

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

為太平盛事增

人範卷四

五

陳文定公敬宗字光世明浙江慈谿人以南京國子監司業遷祭酒敬

宗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

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滿考入京師王

振欲見之令周忱道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

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冀其

來謝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王直為吏部尚書

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久將薦公為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

與天下英才終日論議顧不樂耶性善飲酒至數斗不亂襄城

伯李隆守備南京每留飲聲伎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

嚴重如此與李時勉同時為兩京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

嚴終明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增

鄭忠肅公楚字孟質明湖廣宜章人性至孝父子輔為句容教官教楚甚

嚴楚為陝西按察副使在任久思一見父乃謀聘父為鄉試考

官父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為考官何以防閑馳書責之楚又嘗

寄父褐復貽書責曰汝掌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

得此褐乃以汚我封還之楚奉書跪誦泣受教增

曹月川先生端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為要為霍州學正脩

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爭訟增

陳忠愍公選字士賢號克恭明浙江臨海人督學南畿頒冠昏祭射儀於學宮

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注以教諸生按部常止宿學宮夜

巡兩廡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名之陋曰己不自信何以信於

人尋督學河南教如南畿大監汪直奉命出巡都御史以下皆

人範卷四

六

拜謁選獨長揖直問何官曰提學副使曰大於都御史耶曰提

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敢自詘辱詞氣嚴正直氣懾好

語遣之增

魏恭簡公名校字子才號莊渠明南直隸崑山人曰昔提學高汝白之叔父隱君

子也教汝白成進士及登第以書戒之曰汝得一第吾不以為

喜而以為憂此後必寢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吾

終日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僕曰比在家漸不

同矣乃微懼置簿記過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為學卒為善士

若汝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為法矣參與唐音答金世龍兩書

羅文莊公名欽順字允升號整菴明江西泰和人官兩都雷家子視家曰勢位非

一家物須看破仲子謁選不通書故舊頗行訓曰前程分定惟

安義命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便音問乞達相知公曰數字本不惜似信命欠確爾惟諄諄忠信篤敬云

羅文恭公名洪先字達夫號念既官翰林踰年念其父不置請告歸侍雙泉公於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差辭色必厲客

至今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欣如也先進

祝虛齋先生名萃字惟哲以提學副使家居訓子有方時繼舉年已

長必令衣粗布綺絹禁絕不用每膳以精者奉其親而以脫粟

者與其子恐其習於養而恣情也後繼舉亦顯錢懋登

錢懋登先生名葵明浙曰先公致臨江政家居時仲兄芹以刑

部郎陞肇慶知府子養晦衣一絹服先公斥之云服美於人豈

吾家教張東海詩云富貴休忘著布衣吾誦之久矣豈遠忘之

人範卷四

七

卽命易去

諸雲芝先生名揚舉子特晚既歿沈孺人教子士鳴名

後更剛嚴有義方嘗謂之曰吾聞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汝無友

何也必汝無學人弗與友也他日士鳴與其友至孺人具饌飲

食之退而歎曰吾於壁後聽汝等言語不合於義且聞其人母

喪而歌有友若此不如無也每見親戚輒問子過失且曰勿以

吾嚴爲之隱是善之也有所聞呼至跪而杖之見子讀書輒喜

曰但得汝作秀才繼先人吾死無恨揚聞見

李二曲先生名西字中孚父可從字信吾從軍爲材官崇禎末

督師汪喬年討賊信吾從行臨發挾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

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督師死信吾亦死

時先生年十六家貧甚族姻謂孺人曰可令爲傭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從師受學而傭傭不具皆謝之乃曰

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粗解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

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

聞其教甚遠大里巷聞多哂之先生卒能自拔於流俗爲關中

大儒全謝山鮑增

少宰尹公健餘名會一字元字母李氏夫夫人公生三歲而孤

夫夫人苦節食貧口授論語諸經教之以義方其所以課督之

甚嚴公既長爲顯官而夫夫人猶嬰兒視之有不當其意夫

人輒對案不食公惶悚卽長跪以請不命之起不敢起也劉海

人範卷四

八

以待大用其在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置舉本以恤

卒伍建禮祠脩橋梁津渡施濟窮民家居睦嫻任恤分田贍族

立義倉義學以及道路倉卒救急難多出於夫夫人之規畫方

溪集

人範卷之五

平湖蔣 元大始輯

紀行

明倫

黃梅人洪祥字士高事親孝養備至父友璋病癘年餘起臥粥
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友璋念
兒即孝而婦或少嘔心稍不安一日強坐謂士高曰吾病將愈
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傷是夜
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脇驚曰爾為誰士高曰
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時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平而孝至矣
已而父疾瘳

人範卷五

在廣雅書局

錢瑛字可大明江
西吉水人生八月而孤稍長穎敏時紅巾盜起瑛奉其
祖本和及母避之盜追及本和被槍不死縛之瑛乞以身代盜
并執瑛本和哀訴無子惟此一孫兩人爭代死賊憐兩釋之瑛
母尋被執瑛妻張氏翳伏叢薄中即出迎賊曰姑老矣請釋而
縛我賊即解姑縛張氏翳伏叢薄中鞋與姑視其姑稍遠即罵賊不
肯行遂死之厚語 今見
明史孝義傳
劉謹明浙江
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
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
之帆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
有無父之人哉治裝為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
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同上

袁南山先生名潤玉明浙
江鄞縣人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永樂初徙南

方富民實北京父當行先生時年十三傷父老行萬里瀕涕泣

求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少長不庸愈於老

乎卒行抵北京受塵都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無人居與同役

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圃種蔬以為活人不堪其劬而泰

然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

曹月川先生端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釋氏端為夜行燭一書進

之謂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

父欣然從之明史
增

周濟父禮遠涉江湖開濟既冠為郡諸生因讀論語至父母在

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疏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

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闕

適父遭疾已危一見子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

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厚語

胡敬齋先生性孝友父病醫禱備至執親喪初則水漿不入口

哭踊絕而復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私室事

兄恭每外歸必迎於門有疾則手自調藥篤宗族訓誨子弟不

倦凡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服悉遵古禮

陳忠愍公做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祠族之用

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

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

廢人謂公有子厚語

廢人謂公有子厚語

廢人謂公有子厚語

廢人謂公有子厚語

廢人謂公有子厚語

廢人謂公有子厚語

御史馮恩字子仁明南直隸華亭人嘉靖時因論汪鉉被逮下獄將殺之時

長子行可甫十三歲屢疏乞以身代祖母矣旬擊登聞鼓訟

冤皆不報行可晝夜哭長安街攀訴諸貴人不忍見聞每望見

輒疾驅避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詣闕乞死肅皇帝

憐之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手相慶題四德流芳卷

贈焉謂君仁臣直母慈子孝也

陳巨理浙江餘姚人伯父孟昂無子以巨理繼之已而復生一

子巨理至孝孟昂卒母老且失明患疽巨理親吮之疽瘳母呼

巨理行曰巨四至孝吾所生兒不逮也厚語

錢雲相名汝霖本姓何浙江海鹽人幼孤事母孝母臨沒顧雲相曰吾死獨

念汝姊耳雲相受命母沒後加意於姊益厚凡母所遺俱以其

半與姊及姊家有無緩急雲相靡弗身之至母之兄弟及兄弟

之子俱踴躍有不至楊樹見

周子佩名茂蘭江蘇吳縣人父忠介公所處書堂几椅桌几榻之類子佩

終身無移易讀書則侍於書桌之端未嘗敢正坐客嘗過之率

意臥榻上子佩拱立曰此先人所臥也客矍然起避同上

張佩慈名嘉玲江蘇吳縣人執父喪三日不食小祥之內疏食水飲菜果

不入口三年之中衰麻不去身未嘗沐浴入內室弟宣城名嘉

行血之同友愛尤至同上

陸清獻公應博學宏詞舉在京候試而封翁沒於家計至即徒

既出都抵家日夕喪次哭泣盡席地而臥明年後乃以土坯

置塾四隅而寢其上悉準家禮從事大約三月之內衰絰不去

體三月之後始易麻帽以麻縷為緯小祥後始用白布帽以棉

紗線為緯服纊白布袍大祥後以月白縷為緯始用淺色布套

子加於布袍之外一舉而法古從時兩得之詳

德清唐瀨名為葬親社約謂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而

以貧自解者多因集同社數十人為勸勵之法隨其親朋遠近

分為東西南北四宗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孝相勉與姓猶同

姓也宗人立宗首宗副宗四宗弔儀人銀三星致葬家即登

於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感愧以七

年為期過期不葬者不弔所以示罰也又八年葬者亦酬其半

以存厚也楊園先生與同舉而尊廣之并講明藍田鄉約之義

自是之後葬親者凡數十家先生親已葬葬叔祖之無後者詳

葬親社約多楊園年詳

魏恭簡公曰大母王晚歲中風善飯以無齒不能食也吾母張

則跪而哺之踰年遺矢則親抱持每自浣滌大母且歎曰吾

溷汝多矣願汝子孫咸孝順汝君子以比崔山南詳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位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繼紉為

生幾二十年孫裔成進士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

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

起灑掃奉匜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為

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大夫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

將公為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母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

供事姑終不適吾儻然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事吾姑此日

人範卷五

三 諸雅書局

人範卷五

四 廣雅書局

以上父子之倫

朱子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

黃勉齋先生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先生日以五鼓坐堂濠皆官人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月餘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

人範卷五

五 廣雅書局

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真文忠公帥長沙與同僚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四事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十害曰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討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

蒙古耶律文正公名楚材字晉卿為相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

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公每言輿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宋丞相文信國公理宗朝廷對第一德祐元年元帥渡江詔諸路勤王時公知贛州奉詔涕泣遂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變得萬人應詔悉以家貲為軍費每與人語及時事輒撫几流涕而

大四百六十六

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及後使元

軍被雷逼與俱北至京口得脫與客杜濬歷萬死一生得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拜右丞相出督劍南復梅州自州出江南入會昌戰零都大捷聞府與國為元將李恆所敗奔汀州進趨潮陽張宏範以元軍水陸並進潮州盜陳懿尊之公方飯五坡嶺元兵突至不及戰被執吞腦子不死至潮宏範以客禮見使為書招張世傑公書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雷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義之遣送京師在道不食八日不死乃復食至燕囚兵馬司居一土室中當夏諸氣萃蒸鮮不為病而公自如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口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

人範卷五

六 廣雅書局

舍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重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睚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良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

色在兵馬司者四年世祖一日召至殿中公長揖不拜左右以
金爪搥傷其膝仍堅立不動世祖曰汝能以事亡宋者事我當
令汝中書省一處坐公對曰天祥受宋厚恩為狀元宰相不願
事二姓世祖曰汝何願曰願一死遂麾退翌日死燕市將刑問
左右曰孰為南北於是南向再拜曰臣報國止此矣遂受刑於
衣帶間得其自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斯為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右丞相陸秀夫字君實宋楚州鹽城人奉帝昺駐新會之崖山播遷海
濱庶事疏略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恩遽流離
中猶日書大學章句如經筵講解及崖山破秀夫度不可脫乃
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帝赴海死宋史

人範卷五

七 廣雅雅書局

元世祖問竇默欲求如魏徵者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
許衡其人也

楊文貞公士奇名鶯以字行明江西泰和人每罷朝歸長吁不已一日朝回
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
荷甚重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奏章決事重
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繫國事如此先進

項襄毅公忠字蓋臣明新江嘉興人為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謀報賊攜男
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攜家理慎無妄殺
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拜陝西按察使適陝西饑
公不待奏報輒發倉以賑之全活者以萬計後為都御史京畿
大水勅公巡視自發廩外復勸貸得米布牛具若干所全活者

二十七萬八千餘人公浪子孫多貴顯者李彥和見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大夏之父也為瑞昌令人觀揚
文定公溥遺价嘲之還白曰劉丈橐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
人耳公心識之尋擢為御史正統庚申文定以展墓歸里還朝
過華容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
在曰適鄰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
見牀上唯蒲蓆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劉
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為人縝密
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先進

鄒立齋先生名智字汝思明四川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讀經史一過不忘
嘗居龍泉菴夜焚樹葉以照讀十五發解迎宴日郡人聚觀歎
羨先生於馬上口占曰龍泉山下苦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
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喜相驚比上春官時有某省一解元
與先生年相若先生意其為同志特訪之坐未定其人遽問四
川解首坊金視眾舉子為增幾何先生大悲即拂衣起不答而
出

人範卷五

八 廣雅雅書局

羅文恭公魁天下時纔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
告曰喜吾婿乃今幹此大事也公聆已而項發赤對曰丈夫事
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為大事耶是日
猶自裹米借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先進
明世宗時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王慎中字
思號遵嚴福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往曰吾寧
建晉江人

思號遵嚴福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往曰吾寧
建晉江人

失館職不敢失身

楊忠愍公繼盛字仲芳明直隸容城人嘉靖時授兵部員外郎俺答躡京

師威盛侯仇鸞為大將軍請開互市公以讎恥未雪遽議和示

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下獄貶狄道典史鸞敗帝思公

言累遷至刑部員外郎復改兵部武選司時嚴嵩用事公念起

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齋三日

乃上奏斥嵩為賊臣列十大罪五奸帝怒嵩復搆之下獄尋棄

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

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頌之初公之將杖也或遺之蚌

蛇膽御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蚌蛇為椒山公別號也明史增

海忠介公瑞字汝賢明廣東瓊山人當嘉靖末肅皇尚清修朝政多曠公

人範卷五

九廣雅其局

上疏極諫被逮錦衣獄擬大辟世廟初崩外廷未知有密詢得

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款公公飽啖飲酒淪常度主事曰

先生今日何歡之甚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

與酒飯公自分必死故也主事告曰莫悞莫悞宮車云云先生

且夕出此門進用矣公曰果否曰果即大慟酒肴盡嘔出絕

而復蘇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

喪考妣

彭公期生字觀民明浙以濟南守謫家居五年起補湖廣按察

司照磨將行時楚寇方熾所知遺書勸止之公答之曰昔之壯

也猶不如人豈以頭白之年猶戀戀一官哉海內橫流君父側

席非人臣高臥之日也世治則寵榮國危則肥遯食其祿而辭

其難仁人所不為幸謝故人無復相念開錄

崇禎十四年流賊寇禹州兵備道李公乘雲到官始二十四日

知州事某請迎降公怒斥之曰此吾死所也召士民激以大義

其登陣賊死傷甚眾城破公率眾巷戰猶手刃十數人力屈被

執方是時河南守令多望風降服獨禹州士民殊死戰賊入下

令屠城公奮呼謂賊曰城守吾事也吾令眾守城不敢不守猶

汝令眾攻城不敢不攻民何罪獨吾一身當任汝殘殺耳賊意

猶收屠城令因欲屈公公憤罵不屈乃立公為質而聚射之死

猶寸磔焉

陸清獻公令嘉定時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公即涕出

自訟曰我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妮妮踰

人範卷五

十廣雅其局

時其父泣其子亦泣因慰而遣之又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

穿弟物以去弟賄巡檢以盜報公怒曰是可以為盜乎巡檢為

妄報矣訊之乃其弟婦翁所使遂重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

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亦呼其兄曰汝為長貸不應而

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又有嫌

其婿貧而挽公所尊嫜厚饋金以絕婚者公第受金呼兩造

至庭而論餽金者曰汝嫌婿貧故不欲以女妻之我今即以此

金與若婿婿不貧矣卒嫁之又宦家子得罪延其父至堂上面

撲之曰我與爾父朋友也爾猶子弟也子弟而不肖不可以不

責自是邑之父兄莫不教督其子弟矣講年

郭華野先生名秀字瑞甫總制三楚清風如戟到任之日以小

舟渡數人至城下莫有知其來者所攜七被囊而已長吏望風
斂戢官民無敢設劇宴客優伶皆走散其風烈如此

以上君臣之倫

俞新之妻紹興人間氏女也新歿間尚幼父母慮其不能守欲
更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
老子幼妾去當誰依也即斷髮自誓父母知其志篤乃不忍強
姑久病風失明手滌溷音混穢時漱口上堂音士其目自為復明
及姑卒家貧無資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音呂新

譚烈婦趙氏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
藏鄉校中為悍兵所執殺其舅姑欲汚趙恐之以刃趙罵曰吾

人範卷五

十一

廣雅書局

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與其不義而生靈從吾舅姑死耳遂
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文廟兩楹之間入甄宛然婦人抱嬰兒狀
磨以沙石不去鍛以石灰其狀益顯音開增
花雲妻郗氏妾孫氏俱懷遠人雲守太平與陳友諒戰為所縛
不屈而死郗生子焯方三歲郗聞城將陷以牲酒祭家廟會家
人泣曰城破花將軍必死吾豈能獨生哉幸有嬰兒不可使花
氏無後若等善視之遂赴水死孫瘞郗屍遂抱兒以行脫簪珥
覓漁舟渡江遇亂軍奪舟棄孫及兒於水孫抱兒不釋適遇斷
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
之逢一翁自稱雷老引達帝所孫抱兒拜且哭帝亦哭置兒於
膝曰此將種也雷老忽不見焯後拜水軍左衛音青軍音開增

睢州節烈婦曰趙氏湯封公祖契之妻斌之母也明崇禎庚辰
開李自成寇河南歲比旱蝗母豫為憂亂子女各一人趣令婚
嫁完家事而遣子斌從伯父讀書城北之邨舍賊陷邨邑斌馳

歸睢城閉遶城大呼母使謂之曰湯氏不絕在子矣其急走毋
俱入死地斌痛哭去城陷勸夫子從姑匿蘆葦中輒自經家人
解之復入井又出之母大怒曰汝曹奈何欲辱我語未畢賊至
環脅以刃則奮袂罵曰奴敢犯我朝廷何負若若且寸磔矣
遂遇害母通孝經列女傳事父母舅姑皆謹舅歿營葬以禮家
益貧奉姑甘旨而自飽糠粃不敢令姑知其子自外塾暮歸必
令背誦其書燈燭不繼則間坐為講孝經且謂汝祖父有令德
必於汝身汝慎無忘吾言死之日猶屬家人曰若幸有脫者語

人範卷五

十二

廣雅書局

兒好自愛斌用是哀憤力學發聞於世施恩山文增
海寧袁化市有婦人者其室夜災不能自出於火救者破壁出
之婦曰吾無衣不可出矣與其蒙恥而生孰與無辱而死遂死
之吳哀仲聞而歎曰嗚呼孰謂禮義不在人心而世無人也彼
以閭閻女子而知自愛其身如此今為丈夫士者或有恥甚於
是而趨之不顧其亦聞而慚是女乎楊開見聞增
春女者海寧陳氏婢夫病黃腫食過他人而不能事女敬養
之無怨怠之色主人給食先以食其夫已食不足亦不言餒陳
氏強幹僕或服敝垢其夫必完潔歲久不變同上增
傅節婦姓吳氏十七歸當塗傅光箕歲餘光箕病不起矢以死
守父母懲其少寡無子也欲奪之給歸強強留於家使媒灼為

信不聽則迫脅之又不聽乃謀絕其舅姑以它事構傅怨婦歸
傅傅果怒拒之曰若父仇我何婦爲節婦號哭於野終不納婦
歸吳吳又不與食節婦泣請其母曰彼我數椽吾獨獨餓終不
以一溢米累父母乃於庭隙葺茅室日夜操女紅給饘粥鄰媪
憐餉之弗受歲祿餐腐祖以活積數歲買一女奴晨樵暮汲拮
据凍餓相守者四十餘年年六十病且死屬曰歸我尸於傅同
穴瞑矣言訖而卒明年合葬如其言施愚山文

德清沈氏上襄妹也上襄名中階崇禎壬午舉人自癸未後未嘗赴會試內蔡氏子聘年

十六蔡氏子亡矢死不嫁父母難之曰兒且長知羞恥速死而

已遂損食母哀之曰不由女志女死失女由女志女生事父母

有日姻黨聚勸咸以年少且未婚於義無害答曰人生歲月幾

人範卷五

廣雅書局

何條忽死耳既內聘自命生死蔡家婦矣嫂氏微諷之則曰吾
兄不赴進士舉何心也度不可回乃投書於蔡告以終身意遂
復食蔡迎以歸居喪稱未亡人父爲賦詩二章中云有男閨筆
誓不出有女待年稱未亡遠近傳誦楊圖見

以上夫婦之倫

延祐中蔚州吳思達有兄弟六人以父命析居後兄弟產多破

父卒治葬畢思達告其母會宗族泣曰吾兄弟同母忍令苦業

殊異耶焚分券合食母卒毀其宅後柳生連理人以爲友義所

感

黃爾字廷璽餘姚人兄伯震商十年不歸璽出求之經行萬里

不得踪跡後至衡州禱南岳廟夢神人授以纏綿盜賊際狼狽

江漢行二句一書生告之曰此杜甫春陵行詩也春陵今道州

易往尋之璽從其言既至無所遇一日入廟置香道旁伯震適

過之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見有餘姚黃廷璽字方疑

駭璽出問訊則其兄也遂奉以歸明史

楊勝州人順天通早失怙乃依其兄勝朝夕磨礪幹蠶家業益起勝

既老勝事之益恭有疾必躬侍湯藥比卒如喪考妣異母弟膳

從弟俊皆早夭撫其孤養恩甚至膳二女俊一子皆爲之婚嫁

經紀其成立視所生加厚焉厚

施愚山先生名聞章字尚白江南宣城人述其父祭字曾翁遺事曰府君長

仲弟舉十歲嚴督如父師仲弟亦父事之府君少貧勤奮自衣

布而衣弟以帛曰若少年且出遊也遺弟讀書陽羨會夏抄進

人範卷五

廣雅書局

新穀網池得魚方與客對食忽念弟曰吾弟出門時魚甫長二

寸今盈尺矣弟尚未歸也遂嗚咽廢箸弟既補邑諸生以酒坐

違言觸客輒跪之先人寢室數而杖之曰吾不幸長一日此先

大人所遺以杖汝者杖訖復悲涕霑衣後病革弟爲閨章請遺

命曰此若子也蒙養惟正家教惟嚴毋使我有不肖之子 府

君之歿也叔父執兄喪過哀有壘書於地者視之殷赤始大懼

曰如母在何用稍自抑既除服而哀不衰每歲諱日祭必哭上

酒食必跪閨章泣請曰此或非兄弟禮叔父哭曰非若所知也

吾生而父事之歿不敢易也恆語所親曰吾少也不馴先大夫

又講學四遠非兄之嚴則愛不能行教非兄之愛則教不能革

心兄有勞先我美衣食推我吾患痘年餘兄忘眠食藥我小有

過則撻我既撻則涕泣愈益憐我有一善則獎我生我者父

母成我者兄也是以終身父事之蓋有不及無過也聞章將就

外傅叔父慎簡人師時水陽王夫子諱念祖先大父同門友也

性嚴毅方館江北巨室叔父頓首請曰敢以先兄之孤辱先生

先生遽辭重館就薄教嘗一日嬉情師既施夏楚叔父又痛杖

之是夕叔父不寐與先生相持哭曰孺子不可教何以見我兄

地下施氏家又祭叔父文曰聞章早孤羸疾數瀕死叔父常

手抱之驢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淚猶霑面叔父有長子肩相比

一鬻之甘必後子而先姪姪女與己女同嫁益相若也必擇其

善者界姪女聞章或不任教督必哭而數之先君寢室之前思

人範卷五

五

廣雅書局

恩山先生自分守湖西裁缺歸居數年吏部移牒促補官堅辭

曰吾叔撫姪如子安忍不父事之叔父年逾六十吾豈以萬鍾

易此一日也幸不赴出俸錢為叔父砥園所出三弟置產使與

二子等以奉叔父餘年歡及開博學鴻詞科公卿上先生名辭

至再不許砥園謂之曰國家曠恩也即汝父在不能汝留汝

行矣及拜別相持泣賓御親從兒者皆泣既試授翰林院侍講

而砥園已先期歿先生痛哭成疾精力遂憊年譜

以上長幼之倫

傅修字子期豫章進賢人從朱文公遊嗜學篤行有聞於世既

而學禁方嚴文公卒且葬修奔趨而至俯伏於道若將墮焉是

時縉紳畏言學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弔賻不及門者修毅然不

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此可以觀其人矣

金仁山先生名履祥字吉甫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隸不

相知者十年先生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

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

周廉使新字志新明廣東南海人在郡庠同列有過而責至人無所容人

以公為大甚輒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苟阿諛何取友為有過

者即改恆恐公知之厚

李謙菴先生名陳玉明江西吉水人曰余弱冠為諸生謁鄒南皋師座客

有舉鄉先生別號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

爾迂闊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胸中放肆自無前輩一修行

事無規矩準繩可知時余亦誤舉前任邑大夫別號師復回頭

顧曰此父母也吾等祖父曾為其部民縱未必稱循良新學小

子加以等夷之稱文獻之邦詩禮之家豈宜有此余與座客面

皆赤心服長者忠厚之教增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致知常同舍生發篋取之學官

集同舍檢索得金知常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至覆以還

知常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嘗謂知常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

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厚

諸雲芝先生之友朱給諫初任荊州司李以書招先生辭不赴

答書曰某雖貧然不煩遠念姻友潘子哀亦君之友也幼孤與

君同母之大節與君同君得祿以養親而子哀不遇無以供菽

水君胡不損祿以養朋友之母乎給諫聞之以百金贈楊園見

人範卷五

五

廣雅書局

施贊伯名州人 內行修潔嘗師俞峻民峻民死無子迎其側室

及幼女養之長之先擇婿字峻民女乃及己女春秋登壘與祭

諱必盡敬誠與祀先不異其內人亦甚賢奉峻民側室如事姑

每調飲食未嘗不問所欲尤為難能也上同

張幹臣名貞生江 西廬陵人教門人直言其失曰我有過切磋在子子有

過是我職任也與能敬修最厚然常直言其差處見門人算命

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富貴貧賤何用陸清獻

王端毅公恕字宗賈陝 西三原人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為業公呼

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所居者何忍俾之遠去乃存之各還居給

以原券不問價先進

以上朋友之倫

人範卷五

七

宋廬陵居士羅融齋名士友字嘉善一字晉卿 有德度入其門肅肅如也僮

僕訥訥如也出雍雍如也坐申申如也語愉愉如也燕房晨起

盥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牀坐不惰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寒暑

以為常不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左右置司馬家訓一通保家

擇婦常奉以為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女隸無敢近几席執事左

右唯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起早臥問居士攬衣警欬就學

惟恐後夜則待側次第誦說獎掖磨厲交發互出懷然義方之

意由是里中之言家法與善教子者皆曰羅公羅公云采文文山集墓誌

趙毓唐州人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獄以母老棄去一日

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敵血以盟自是家自

口無間言毓長兄瑞早世嫂劉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

選繼歿毓母念其婦王年少許改嫁王曰婦無再嫁之義願出

終事姑毓妹贅朱佑佑卒母失養乞歸朱養之以孝友節義萃

一家表門

祁陽賈侯名輔字 元德為蒙古將初籍戶詔驅掠者私其主侯之所

有殆數千人語之曰普天之下皆天民也吾可奴爾而獨良吾

手吾若不德子孫覆亡不暇其能久有若屬乎悉籍之為民其

餘奇孤僮女數十侯一日謂其夫人曰是皆良家子彼無父母

則吾其父母也可辨其族姓比其年質使各為伉儷乃為築室

庀器具妝奩衣物置大會而命之且為訓戒之辭聞者皆惻然

感泣及疾革又親書券并其子息與故僕御十餘家皆使為良

人範卷五

六

其仁隱如此生平喜為學聚書數萬卷每令講讀必焚香北向

而聽之踴躍甚恭或勸之少安曰彼老佛者凡出一言則謂之

說法令人亟拜不已今聞聖人之道敢不致敬乎尤喜獎拔後

進歲時諸生即賀侯輒先拜或止之曰天下賤士久矣士不知

自重亦久矣吾所以若是者示不敢以位為貴使為士者知道

之在己亦當自貴也常置金帛於座右曰今河南新破衣冠狼

狽吾必有以待之每戒門吏有來謁者雖當腹食必報報則必

倒屣出迎厚為燕勞而重為資給其好賢又如此那陸川集

趙一德隆興新建人元初俘入燕為鄭雷守家奴號忠幹一日

自請主阿思蘭及其母曰一德去父母蒙主生全三十年矣故

鄉萬里未知父母存亡伏地泣不起阿思蘭母子感動為期而

遺之及至家父兄已沒母八十餘一德舉二樞葬之欲謂事母懼見罪如期反阿思蘭母子乃大息其信裂券縱遣之使歸養將行阿思蘭被誅籍家奴隸各逃散一德獨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冤得昭雪還所籍主母勞之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若獨冒險難白吾家冤可謂疾風勁草矣分之以田宅泣謝曰母年八十餘得放歸為賜厚矣敢他冀乎不受而去

毛聚字德元東萊人幼有異質事繼母盡孝里中嘗寇至眾驚走母老不能行聚獨侍弗去寇曰爾不畏死耶聚泣曰老母在寇義之不殺父嘗病瘦居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悉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為嫁之葬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歲

人範卷五

五

廣雅書局

食有餘則推以濟鄰里貧不償者則焚其券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則曰盜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為善士云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居浦陽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白其誣母張病風變綺保持若嬰兒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之元孫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陷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璋竟以詭計先死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中旌表門閭文嗣沒德璋子太和名文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太和坐堂上

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喑喑慕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太和性方正不奉浮屠老子經像冠昏喪祭必稽朱子家禮而行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不識市塵嬉戲事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諸子晝則趨功入夜輒坐棊華軒中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列顯仕不敢有一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使豫家政與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義行所感

鄭濂字仲德綺七世孫其家累世同居幾三百年濂以賦長詣京師大祖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賜之

人範卷五

辛

廣雅書局

果濂拜賜懷歸剖分家人帝聞嘉歎胡惟庸誅有訴鄭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濂弟提竟往時濂在京師迎謂曰吾居長當任罪提曰兒年老吾自往辨二人爭入獄太祖召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為逆耶宥之立擢提為左參議提字仲持居官有政聲卒于京十九年濂坐事當逮從弟洸曰吾家稱義門先世有兄代弟死者吾可不代兄死乎請吏自誣服竟死洸字仲宗受業於宋濂有學行鄉人哀之私謚貞義處士明史增歸鉞字汝威嘉定人早喪母父娶繼妻有子鉞遂失愛父有撻鉞繼母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傷乃翁力也家貧食不足每炊將熟即譏數鉞過父怒而逐之鉞飢困前道中比歸輒復杖之屢瀕於死父卒母益積不納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欲

食致甘鮮焉正德三年大饑母不能自活緘涕泣奉迎母內自
慚不欲往終感其誠懇從之緘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
卒緘養母終其身嘉靖中卒緘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
族子繡亦販鹽以養母與弟紋緯友愛緯數犯法繡輒罄貲護
之終無慍色繡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
獨被完潔耶人稱爲歸氏二孝子明史參歸震川集

姥溪施運同之祖號鄰溪年六十餘鬚髮幡然矣與客對坐時
有族叔在襪襪中者乳母抱而過焉鄰溪忽起立客問何故曰
家叔抱過此成宏問人物如此李彥和見閩雜記

林蒞齋性至孝母疾則親調湯藥不敢離左右及母沒家雖貧
薄而殯殮葬祭一於禮而不苟每痛二親不逮養語及必悽愴
終日治家儉而有禮待宗黨極厚族弟喜幼孤無依養於異姓
取歸撫育迄於成立勸子姪讀書言不輟口與鄉人周旋款洽
不事矯飾事其師孟陽最謹孟陽後爲翰林檢討以事沒於京
爲之經畫家事以反其妻子於閩語

康孝女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賢王珏爲婿女勸母納妾
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
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遺疾甚女嘗煎甘苦夫早歿誓不再適時
人稱之閩範

左忠毅公名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
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
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躍然注視

皇卷卽面署第一名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
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關防伺甚嚴雖
家僕不得近久之間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
於禁卒卒感焉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鏡爲除不潔者引
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頰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
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
奮臂以指撥背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
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
拄者不速去吾今卽撲殺汝無俟姦人構陷因摸地上刑械作
投擊狀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
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未流賊張獻忠出沒漸黃潛桐

人範卷五

三 廣雅書局

人範卷五

三 廣雅書局

聞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
休而自坐帷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
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
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
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云方望溪文集
唐棣之川名白淮四州人家有祖屋與叔祖母李共之李悍莫當處者
棣之攜家往李怒頻磨之出棣之長跪請曰以祖母老獨居夫
婦來備滬增無異也居數日諸畜踐堂中棣之善視之牛馬與
芻餼與糟餼與批李遂歡益用底豫甲中國變棣之以明經不
食卒黃石齋集

朱柏廬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父節孝先生集瑣崇禎時拔貢士

乙酉邑城破殉難先生方補郡諸生茹哀飲痛遂謝舉業繙自
比王褒廬墓攀柏之義號曰柏廬授徒贍母潛心聖學務在身
踐於倫常事物間纖悉必求盡善居恆罕與人爭惟關係祖宗
族姓必竭蹶經理不少退避而友愛諸弟尤深彭南吟文
陳乾初名維浙江海鹽人居家有法度天未明機杼之聲達於外男僕
昧爽操事無游惰之色子姪力行孝友雍雍如也楊園見聞錄
張佩慈幼年見里中子弟讀書其家者假題目以非其父母慈
之曰尚可與之同師乎告於師及府君辭之去師意猶未決府
君爲餽束脩之資八兩竟不得留楊園先生曰傳謂兒無禮於
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人猶知之若無禮於親者胥容之矣張
氏父子可謂能惡人同上

人範卷五

三

廣雅書局

以上通紀五倫之事

平湖蔣 元大始輯

紀行

敬身

黃勉齋先生為朱子行狀曰先生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人範卷之六

廣雅書局

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可云能變化氣質何北山先生名基字子恭宋婺州金華人師事勉齋黃先生告以為學須辦眞實心地下刻苦工夫遂厭科舉之業而專事聖賢之學隱居金華山授徒講學無願外之意居恆無疾言無過色無容步無惰容事父母盡其孝事兄長盡其恭處族姻崇仁厚之風交朋友效忠告之益御童僕婢妾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必勞而多誠貧困者必施不計其有無患難者必救不問其遠近捐通已責不以爲難遷善改過尤極其勇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喜露於面若已有之或朝政有關四方有警則愛形於色至忘寢食景定咸淳間除授俱不受有皓首何妨一布衣之句卒年八十一

王魯齋先生名相字會之宋金華人從何北山受立志居敬之旨發憤奮勵致人十已千之功有疑必從北山就正弗明弗措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幼孤事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其友汪開之沒家貧爲之斂且葬焉嘗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以張世教爲己任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

夏忠靖公原吉字維赫明湖廣湘陰人德量汪洋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嚙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嘗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吏盜銀酒器數事爲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盜忍爲此仍與所盜杯一遣之吏感泣而去嘗有舊吏汙公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汚可洗何懼爲吏壞公所寶硯匿不敢見公諭之曰物皆有壞我未嘗惜此慰遣之冬月出使至館農發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時索戰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其一棄之而去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呈押因風墨汙吏驚懼肉袒公曰毋恐明日朝畢請罪曰臣不謹墨汙精微文書章帝命易之厚

人範卷之六

廣雅書局

吳康齋先生讀書小坡以道義自強動必以禮中歲家貧常以克己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夜讀書無膏至傍爨火冬夜用些帳覆腹巖然峻絕蒲泉有司深加敬禮一切辭避躬親稼穡手足胼胝四方學者至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之束脩皆不受師道尊嚴議論精確喜啟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異端雜說不

接於目。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病末箋註之繁。故不轉於著述。而胸次灑落。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舞雩之風。

胡敬齋先生初習舉業。及聞吳康齋講學。遂棄舉業而學焉。以

主忠信為本。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固以敬名

齋。日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妾如賓客。

應接士友。深衣草屨。終日儼然。至一器一物。亦區處精審。不相

暗亂。家世業農。衣食稍有餘。則推以與人。及後家日窘。雖簞食

瓢飲。處之泰然。或為之籌。則應曰。以仁義潤身。以言義潤屋。足

矣。

呂涇野先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受業於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文清

公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為主。任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

嘗有惰容。明史

黃陶菴先生。名道耀。字蘊生。明於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

二色。不談人過。其誓於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陸清獻公

孫徵君。名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國朝絕意仕進。移家其城關兼

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筆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

笈。求學者甚眾。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即疾病

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各問隨人。淺

深。聲響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門

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恩意

篤厚。為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為之表揚。先

賢祠祀廢墜者。必倡眾為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

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

其化。其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

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

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故懈此心。庶幾少明。楊晉庵

姚瑚。字政玉。江蘇吳江人。從楊園先生。至半羅百里之遠。先生終日危坐

舟中。坐處不移尺寸。瑚嘗語之。張佩慈佩慈曰。玲與先生同寢

通夕未嘗反側。真所謂夢亦齋莊也。楊園

姚連。字四夏。日每從楊園先生登舟。必正身拱立。俟過先人之

墓。楊園港口有先墓。在於舟中深揖。又遠數十步。始坐。關之自壯。至

老行雖急。未嘗問焉。上

楊園先生。歲耕田十餘畝。種穫兩時。必自館中歸。躬親督課。提

筐佐儲。不以為勞。其修桑老農弗逮也。非祭祀不設肉。客至村

醪野。款情意殷。雖門人後輩。相對如嚴賓。而議論津津。聽者

忘倦。同上

雷副憲翠庭先生。名銓。字貫一。肄業菴峰書院。時漳浦蔡文勤

公掌教。先生讀其學約。爽然知造道入德之方。雍正癸卯。舉於

鄉。至都。寓文勤公邸。不投公卿一刺。時相國高安朱文端公與

文勤公居比鄰。文勤公謂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先生以陸

平湖在京。不敢見。魏蔚州為比公。領之下第。後文端公禮先焉。

乃往見。時合河孫文定公。以工部侍郎兼祭酒。過文勤公。邸公

曰。孫公實為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先生對曰。不敢也。將有保

舉。毋乃近於自媒乎。文定公竟薦之。陰靜夫

以上心術威儀

許文正公嘗暑中過河陽湯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公獨危坐樹下不食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者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元史

魏文靖公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以南太宰致仕歸晨夕田閒布袍草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峻雜處不少崖異年九十八卒遺書子

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先進遺風

董大參樸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家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精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因感省終身持

雅操云先進遺風

于忠肅公名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人持身嚴毅一毫不苟取正室卒不再娶

以王事多艱居止朝房食無重味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命更番來視見公自奉簡約歎息以聞帝命輟向膳醢醬蔬菜之屬為賜增

章文懿公所居破屋卑至礙幘弟子執經問難四方賓客往來接軫則刈蔬脫粟餼之米乏則以麥屑為飯嘗云吾人處困窮每慕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語使自警拔又云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辭文清待客止一雞一黍酒三行而罷此可為法金華

羅文恭公父循官副使母有賢行在任與同寅間人宴集布衣荆簪介於珠翠文綺之間或勸之加飾曰樸素乃我性耳見聞雜記

海忠介公初為澠安令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木麥藝蔬芥巨

夕取自贖自江水外無關澠安者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澠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蒲泉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增

魏忠節公名大中號靜圃明浙江嘉善人初舉於鄉夫人製紬衣公見之不悅解而裂之官吏科都給事家人紡木棉一如素土楊園見聞錄

劉忠介公進士四十年位左都御史未嘗有室儲其婿巖山之室以居田不給終歲之食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夏月苾帳已補三四矣其清約如此同上

于清端公名成龍號北溟山西永甯人守武昌時出見負販者買肉多劬問之曰有客曰汝不節如此必至匱乏匱乏必借貸借貸多則不能償不能償則莫肯借莫肯借則凶年無以為生無以為生則不能不為小盜以漸至於大盜此胡可長也薄責之而去陸清獻公

倪寄生名露浙江湖州人客至不飾酒穀物隨所有而具嘗曰來吾家者君子人也不以口腹之故責我若以口腹見責非君子人也從此不至亦無憾焉楊園見聞錄

湯文正公撫吳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其日給惟菜韭一日閱簿見市隻雞愕問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市雞者乎僕以公子告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而遣之馮山公集

吳桐川嘗楚時其子弟皆夜布素雖至嚴寒不衣裘或以為言

八鏡卷六

五 廣雅書局

人範卷六

六 廣雅書局

吳公云吾爲大官雖廉甯不能爲子製一裘以彼少年人方當
任事今驟與之煖將使他日不能禁風雪便成廢物由我害之

故不忍也

王素嚴誌
言日錄

朱文端公

名械字若瞻號可亭江西高安人

撫浙俗競浮靡民朝不計夕公以

身教儉除供億減出入儀從衣緋啖糲掾吏無敢曳紈綺凡里

黨昏喪賓蜡燕會具有品式戒毋得越久之浙民便之

前莊類
彙增

蔡文勤公一袍服之二十一年今尙可以見客一藍袖裕衣當

背汗色盡黃舊且敝矣每退直則服之俸糲稍贏分以贍貧乏

之親屬二從嫂孀居月給以糧而家食非客至不買肉夕食粥

惟小蔬二三碟而已

讀書偶
記增

以上飲食衣服

人範卷六

二

廣雅書局採

書屈芥舟手鈔人範後

嗚呼此吾邑屈芥舟先生手鈔之書也子從先生借此書在今
年正月時先生已病肅衣冠攜此書至予家予悚惕不安者八
之先生之病為疽發右輔醫者謂憂勞所致衰年尤難治顧先
生夷然不自恤猶借予楊園未刻稿手錄之居家執事勞苦
故舊視疾者來猶親自款接不少懈予私竊憂念先生衰老且
病而刻苦若此其何以堪既而予客感澤不復見先生間先生
病且劇則愈益憂之而予校錄此書以思啜血遷延至七月始
畢將以歸時還諸先生而先生沒矣悲哉此書名入範平湖蔣
大始先生所著蔣先生於先生為丈人行先生少時嘗親炙其
言論風采得其學行最詳時時為予輩道之蔣先生以方嚴見

跋

廣雅書局

憚於人沒後所著書漸佚雖以是編極精要而人莫能舉其名
或知之而漠然不以為意且加詆譏焉先生獨晨書暝寫字畫
端楷竟其卷無一筆苟且何好善之篤耶先生恂恂向向不為
崖異之行鄉黨親族施報之節劇密無欠缺其接人和易雖遇
後生小子必辭巽而禮恭以故人多昵就之邑中無賢愚皆稱
之為善人顧先生於辭受大節無所苟而公是公非之不容混
者亦不肯稍貶徇蓋得力於師友之見聞者深矣嗟乎吾邑自
蔣先生沒後士風日就澆薄其卑者溺於科舉既不復以讀書
砥行為事而辭章之徒爭逐聲利習為誕欺尤足以汨人情志
而貴名教之坊數十年來此唱彼和浸淫成俗士多薄行檢而
獵浮辭以才華相矜詡者日益眾而先輩淳厚質樸之風蕩焉

大五百一十九

無餘矣賴先生在為之哀集遺書而傳述其嘉言懿行使一二
有志於學者猶得聞風興起以冀復古之有日而今亦不可得
也嗚呼此九予之所深悲也憶正月中先生至予家諄諄言楊
園未刻稿當擇其尤者付諸梓而屬子摘錄其篇目臨行予送
之出大門揖而別猶執杖返顧訂再見之期而孰知竟成永訣
也耶自今以後予欲訪求先輩遺書將焉往楊園之文將誰為
刊布而老成典型又將何所賴以存耶予親受此書於先生今
不獲歸諸先生之手而徒以付其後人嗚呼其能使予無悲也
耶道光辛卯八月後學方坳謹識

跋

廣雅書局

大二百一十

右人範六卷平湖蔣大始先生所輯以繼朱子小學之後今年
春吳江沈丈安之將以付梓願訪溪先生乃爲釐定其次序復
增采若干條以廣之而屬模以警校之役模受而讀之竊歎蔣
先生書至是乃臻美備其示幼學以爲人之方益深切著明足
以繼朱子書而無愧矣抑予竊有感焉朱子書流傳至今七百
年其切于日用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闕而人之悅服而遵
行之者于今卒不多見豈皆弱于時趨不能自拔歟抑亦爲他
途所惑者多否則徒襲其貌以爲名馬耳嗟乎天之與人萬善
畢備反身不誠面目徒視幾希之間可不思所自範乎模自束
髮受書嘗讀小學而悅之願志力不專終未能實體諸身常恐
此心日就汨沒無由復其本初今讀蔣先生書乃不覺向學之

跋

三

廣雅書局

念油然而生夫以模之昏庸無似讀之猶不能無動于中世不
乏天資粹美之士吾知其感發興起必有什伯倍于模者然則
是書之有裨于學者豈淺鮮也今而後竊願謹守是書以爲遵
循小學之階梯庶於自身補過有所警發不至忘其所以爲人
爾校既畢輒書于後以自警并以質世之讀是書者咸豐九年
冬十月秀水後學陶模

是書刊於吳門工甫竟即遭兵燹光緒戊子模借藩陝右兒子
保廉隨侍入關篋中攜有此本爰命重校付梓忽忽三十年德
不加修而忝竊祿位開編諷誦彌復悚然庚寅秋九月陶模又
識



管登之先生著

從先維俗議

影印明刊本

自聞居士敬署

俞世德堂
戊辰影印



管登之先生小傳 錄太倉州志

管志道字登之居毛家市隆慶五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時衛卒苦貢船志道言於尙書裁去三百歸江濟二衛中江淮有悍卒讐一千戶聲言本兵行驅漕卒入操練激衆伺隙起都人恐志道伴不動徐治其渠旋解丁外艱服除改刑部張居正秉政志道上疏條九事所陳內有欲修高皇掌故巡道與巡按抗禮居正度御史勢重必不受遂出志道廣東僉事志道之官竟伸前議疏入不報而御史劾果上得旨降調志道正疆盛會大計賓老疾然名益重久之以臺疏還舊官仍致仕會薦起湖廣言者復尼之乃決歸志道初受知於督

從先維俗議 小傳

太倉先哲遺書之一
命世德堂印行

學耿定向與羅汝芳王璧相師友講解理學晚頗涉禪說卒年七十三曾孫正傳崇禎四年進士歷知永豐贛縣著風節爲忌者所中以冤夭死

管氏祖先原係崑山人其家世見從先維俗議卷一末尾

二頁

慶恩敬識

從先維俗議緣起叙

余自幼性木欠機警而頗好深沉之思且耽古誼習見吾祖樂誠府君之先進於禮樂也心獨醉焉吾父月湖府君稍以書藝文之而不勝其質微聞四世祖道晟府君之德之行之尤古而羨墻難卽矣旣長讀性理大全猛然有志於濂洛關閩之學而從先維俗議序

苦無從入念則隱隱懷三不朽事將壯幸通志學一窺於師友間則又以立德立功爲不朽之實以立言爲不朽之名名者實之賓也柰何不爲主而爲賓乎絕意著述者凡二紀而以胷中無甚塵俗則廉頑悖薄之願不禁蓄極而潛溢焉自辛未釋褐已卯掛冠以來所受擠石鑠金之憾良多

所觸朝野之先後變態尤多歲辛丑更有感於後進之乘先進也爰從絜矩達尊起議引而伸之成從先維俗議伍卷通家子徐文學泰寧請梓以行從之從先云者取義於孔子之從先進也不從先進不足以維末俗但孔子所謂先進意在三五以前野人所起之禮樂而余所謂先進則本

從先維俗議序

高皇開國初所定之禮樂合諸孔子刪述後所存之禮樂而已矣前三卷皆事迹後二卷頗及垂世典要與出世密因此又先進禮樂之歸根處也蠡管之窺何敢自謂無漏故以議爲名則借以就正有道云爾明萬曆壬寅閏二月清明後一日吳婁管志道書於惕若齋中

從先維俗議目錄

卷之一

發揮大學事使先從左右交議

推窮三達尊本末以伸鄉黨重齒議

再酌鄉紳序齒議

荅叙科不叙爵駁議

申明 聖制致仕官爵同序齒議

再申 國制致仕官三黨序尊卑設別席

議

從先維俗議目錄

一

再申 國制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

議

再申庶民以官禮謁見與異姓無官者別

體議

原五大以正百拜之稱議

分別父子兄弟伯叔姪恩禮隆殺議

推究師道重輕議

夫馭妻妾媵婢與子事嫡母生母庶母議

剖明三父八母服制從時議

剖明 恩詔中給誥敕進勳階及存問冠帶等議

同宗迷譜禮主燕毛議 有附言

卷之二

考宗法以立家廟議

酌量祠堂儀式議

剖義方幾諫責善議

三賜不及車馬合三命不齒於族議

婚事婦翁別體議

從先維俗議 目錄

二

重母舅姑姨夫議

中表兄弟及伯叔姪別體議

父執執友議

父之同年與同年之父辨體議

鄉會二榜同年變格議

富與貴交叅論齒爵議

總覈 國制所定官民四拜兩拜禮儀議

再剖尊卑長幼拜揖答不答議

叅合古禮時章以辨上下東西拜揖正體

變體議

分別官民家奴婢義男因以春秋之法正

主僕議

緣父子師徒名義以訂隸屬胥徒僮僕稱

呼議

再析朝野稱爺稱爹兼加老字及大人先

生等殺因由議

自稱稱人各欲當情議

忘分忘年合尊爵尊齒議

從先維俗議 目錄

三

稽 祖訓許百工技藝建言合諸司職掌

糾劾不正陳言以戒奔兢議

再覈 臥碑士農工商可言軍民利病合

教民榜文各安生理議

追洛社以惇鄉紳雅會議

戒居間以敦士節議

崇禮讓以挽士風議

追求國學鄉學社學家塾本來正額以訂

書院旁額議

教蒙士攻習經書性史外兼讀孝經小學
及 御製大誥大明律議
剖座主舉主國學郡學督學提調諸師真
似議有附言

卷之三

上交下交一切當宗孔矩議

總核中外變體以迓先進禮法議內分四款

附外有

仰稽 大明集禮合儀禮及朱子之家禮

從先維俗議 目錄

四

以訂四大禮議內附四款 喪祭補遺或問

卷之四

總觀世教民彝會通以宗孔矩議內一百三十八條

身心成法 謙忍思誠

忠厚正直 默贊化育

誅鄉原實誅亂賊

拒揚墨與誅鄉原同意

鄉原合小人反中庸

唐虞二凶

子貢方人

孟子未透易

明道四語

克無穿偷之心

耻躬不逮 立身謹始

中庸遜世 為孔子闡幽十事

鄉原難迷道眼

理學家方命圯族

言有大而非誇

師道

伊川未知孔顏至處

群龍无首

見龍禪揚龍 六龍各有典常
曾孟程朱有首 孔門諸賢不可輕議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孔子志學

乾元果海

孔子二案

名根起偷心

名根著書入罪案

執射執御義

孔子各狀

學庸二篇義

中庸全篇大旨

經論大經

知天地之化育

知化育合天命

達天德

明哲教化

微言大義

知命論世

評思孟

道性善

語孟中庸論性

孟子能裁告子

性善即乾元

人龍時位

儒者去偷心

朝聞道

述而不作

楊墨名根未斷

器小

曾孟未盡孔子子思

素隱一章義

費隱上下察

唯天下至誠

立天下之大本

至誠有不能無不知

夫焉有所倚

天道至道

仲尼道果

子思矩方見圓

評孔

性善養氣

性善三緣

犬牛人性

率性盡性

孟子分說性命

從先維俗議 目錄

五

微言大義 知命論世 評思孟 道性善 語孟中庸論性 孟子能裁告子 性善即乾元 浩然之氣 集義養氣 兼論孔子志氣 知言養氣之原 孟子悟門 仁聖二學 克己字義 周子圖宗方矩 尋孔顏樂處 名節道之藩籬 取予得失二關

性善養氣 性善三緣 犬牛人性 率性盡性 孟子分說性命 至大至剛以直 持志養氣 夜氣 建白 四十不惑 聖學一為要 太極圖西銘宗祖 周子合程朱學脉 先憂後樂 行已有取 毀譽閑難過

聖人之心平如水
家那必達
孔子是非不假借
武未盡善
士不住召

孔子挽回天命三事
聖人不輕就
文王至德
尊王賤霸

伊尹五就湯桀
箕子為之奴
至德仁人

春王正月
元臣事明
聖祖

吳楚不可稱王
元臣事明
聖祖

殷有三仁
元臣事明
聖祖

中國之士仕元
元臣事明
聖祖

聖人倫之至
元臣事明
聖祖

孔子身任綱常之重
五帝以重奪輕
舜禹事父母
不告而娶

孔子事父兄
五帝以重奪輕
舜禹事父母
不告而娶

朱均伯魚
舜禹事父母
不告而娶

烝烝又不格姦
舜禹事父母
不告而娶

曾子耘瓜受杖
舜禹事父母
不告而娶

子思不使子上喪出母
舜禹事父母
不告而娶

親睦九族
服親不婚
無服有服
古人重得師

兄稱弟婦
服親不婚
無服有服
古人重得師

為師心喪
服親不婚
無服有服
古人重得師

當仁不讓於師
見危授命

母死不茹已者
見危授命

卷之五

深追先進遺風以垂家訓議

積陰德於子孫
折衷術家禍福之說
教子孫敦實行
孝為道本
戒子孫勿習閑泛詩文
子孫當擇仁術
三途當守正額
子孫勿張戲樂
戒子孫濫聯詩社
家宴勿張戲樂

從先維俗議

目錄

六

借旁藝以收子弟放心
父為子待諸母地
戒子孫好古玩
處稼出之女
嫡庶授產有別
宗族尊不師卑
重烈女體孤孀
仕者勿庇族以厲民

子孫勿狃親屬私情
支了出家當慎
以義采代義田
仕者勿庇族以厲民

抑僕從奢僭
聖祖經綸三教憲章以表大成

聖脉以正儒流偏見議
凡三十九款
有附言

尚論
聖祖護持正法之實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從先維俗議

目錄

七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尚論
聖祖領行經教隱意

儒者當究一大事因緣之義
 為儒者慕上乘希捷徑剖疑
 儒門微妙親切公案 儒流叅酌命學
 學戒得少為足
 折衷脩性命二宗
 釋道判天界菩薩低昂辨義
 儒先論三教得失 許唐宋叅禪豪傑
 尚論大儒晚年悔悟
 總究儒禪大小孔釋權實密義
 儒者當治禪玄二門闡提

從先維俗議終

從先維俗議

目錄

八

1111111111

25 R



從先維俗議卷之一

吳婁管志道登之甫者

發揮大學事使先從左右交議

大學論絜矩之義曰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蓋舉生人之大倫盡攝此六矩中矣六矩之中有事使之事使有事使之先從有先從之先從有先從之事使亦有先從之左右交從先維俗議卷之一

交道中有左右之左右亦有左右之先從請舉其目曰君臣之分堂陛父子之分坐立祖孫伯姪齒尤懸於父子而體則一官民主僕體雖殺於君臣而誼亦一此事使之事使不濫於先從者也昆弟之別友恭夫婦之別倡隨府縣官之分正佐佐不先正編氓戶之分里甲甲不先里此先從之先從不濫於事使及左右者也執友之年相若者寅僚之品相同者姻親閭閻之相當而體無高下者衙門表裏之相頡而權不低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昂者此左右之左右不濫於先從及事使者也易謂事使之先從如嫡叔之於姪男母舅之於甥男婦翁之於女夫姑姨夫之於內姪業師之於門弟父執之於子行堂卿之於屬領監司之於下僚其事使皆以父事兼兄事之體是已易謂先從之事使如幼叔之於宗姪長兄之於介弟座主之於門生校官之於庠生督院之於總戎總戎之於裨將直指之於郡佐邑長長吏之於首領掾屬其先從皆以兄事兼父事之體是

從先維俗議卷之一

已易謂先從之左右如父黨之有肩隨兄弟姻黨之有中表叔姪政府之有元輔次輔部院之有正卿貳卿軍門有聽節制之贊理經理撫臺有奉文移之藩司臬司史館有隨行異帖之先輩臺省有握符刷卷之尊僚其先從皆以兄事兼肩隨之體是已易謂左右之先從如交游中之有畏友庠序中之有齋長父母黨之有表兄表弟妻黨之有內叔內兄藩臬之有總司分司子部之有正郎副郎表裏衙門之有咨呈照會

太虛先哲遺書之一

班聯佐貳之有闕文牒文其相交皆以肩隨兼
凡事之體是已大槩倫從天合者但有事使有
先從而無左右之交倫從人合則六矩森然齊
備而三達尊亦貫於其中此皆天然之矩從野
人先進中來而絜之則在後進之君子易曰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至於入神從心之矩乃
出矣約其本實不出於一恕故大學以所惡勿
施敵之稽我 聖祖訓民六條蓋已盡蔽其

義矣其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則蔽事上從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一

之矩也和睦鄉里則蔽左右交之矩也教訓子
孫則蔽使下先後之矩也又蔽以各安生理毋
作非為二語而所惡勿施之道盡之矣此 聖
治之所以超軼前代而垂裕無疆也至於今日
而流弊滋甚其蔽在於上不能使下而下不安
於事上前不能先後而後不樂於從前左右之
交道不守而侵及於事使先從之間何以挽之
必祖春秋懼亂賊之法如祖春秋懼亂賊之法
必嚴操於事上從前者而薄縱於使下先後者

亦不以左右之交濫事使先後之矩操下縱上
故河陽書待乾侯書在操後縱前故三叛人書
盜寶玉大子書竊不以左右交濫事使先從故
借王之楚仍稱子受盟之宋仍叙公王人雖卑
必叙於盟主之上乃所以絜從心之矩而易後
進為先進也吾誠不能操春秋之筆已如用之
則亦願從先進從先進若何曰奉訓民之六條
而挽其極重難反之勢如是而已矣

推窮三達尊本末以伸鄉黨重齒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四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蓋人道
除三黨宗親外所與相維相讓以成世道俱從
三達尊起矣爵之尊本於君不重爵者無君齒
之尊本於父不重齒者無父德之尊本於師不
重德者無師君父師之尊又本於天無君無父
無師則亦無天此大亂之道也故先王樹此三
尊表儀天下而當其相值則有不能並伸其尊
者爵或為齒齒或為爵齒德或為齒爵齒而
齒爵亦或為德齒故又權其重之所在而曰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達尊之義乃定矣。是謂天叙天秩。禮之本也。其末也。三尊皆失其實。皆不重於天下。官品卑而爵不重。權勢奪而齒不重。月且消而德不重。無他。古之所謂三達尊者合。而今之所謂三達尊者分也。蓋古者爵人於朝。必兼論其齒德。故三德六德九德辨其等。而強仕服官致政當其年。是尊爵卽所以尊齒德也。國初三途並用。實以薦舉甄士德。以歲貢養士齒。以科舉拔士材。不失此意。自薦途塞。貢途淹。士皆以糊名易書進。而齒德俱在所畧矣。猶幸天運與皇路合。輔世長民之彥。卽出於科舉中。國祚用昌。而世教亦賴之。然而憑籍威靈。剝斷元氣。大半皆若人也。今有貧士。家無半畝之宮。一旦登述賢科。又入清要之局。未及強艾。而家囊已贏鉅萬矣。夫公廩之所入。有限。私產之所出。亦有限。是操何術而然。及夫傷於外。而反於家。則衰然已稱先達矣。其生平原無以自樂。而寄諸倘來之物。寄去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不樂而身心卒不能以無寄高者。猶放情於山水。而卑者遂溺志於牙籌。三風十愆靡所不犯。其中恒不自慊。而虞有識者之議其後。則務以詞色假人。以酒食結人。大要在醉後生可畏之腸。而縫山人橫議之口。後生之無遠志者。既陰艷之。而復陽誹之。山人則借其禮遇。以賣豪。又拾其短長。以賣直也。橫議遂不可制。設有能好能惡之仁人。操清議於衆喙之中。亦將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自是朝廷所尊之爵。遂不爲鄉評所重。爵不重而齒德從之。蓋士有抱齒德而隱者。先爲無齒德而顯者。過其光。及顯者齒日尊。而德日卑。隱者復弁髦之也。齒安得重。齒與爵俱失其重。而參之以德。德又無足憑也。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正人拙。邪人巧。拙必不能勝巧。故巧宦之浮譽。常騰而依中庸。以遞世者。每入於不見知之窟。衰世亦言重德。類重僞德耳。三尊俱失其實。則此世界遂成小人無忌憚之世界。後輩相率而侮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

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前輩下流相率而訕上流殆不知其所底止矣
吾儕實有匡扶世教之責而不思所以拯之非
夫也拯之之法奚從愚以為爵者朝廷之所尊
也居鄉且毋言尊爵而先講古人長長賢賢之
道德者待人而尊已不得而自育也亦且毋言
輔世長民之德而先從貴貴之中敦長長之節
其義則取裁於酌古準今之間蓋古人雖言居
鄉尚齒而齒必從倫輩中叙也倫輩中當從二
叙一從天之所秩以為序則年分之先後是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七

一從君之所收以為序則科分之先後是已從
天叙者法孔子之先進禮樂從君叙者法孔子
之憲章文武二義當相參而官階之升沉顯晦
弗論焉何者官階論於朝廷不論於鄉黨也唯
倫輩不可不論則必據出身資格以參之相參
之義云何據古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
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唯肩隨者迭
為賓主曰兄事則必隨行曰父事則必隅坐不
我賓而彼主矣斯禮亦起於後進之君子而情

則緣於野人即先進之禮樂也在今日或難於
過執蓋有同登君榜而叙鴈行後吾登榜而稱
晚進者不無父事兄事之齒在焉君既躋之於
肩隨之列矣安得執古禮而父兄之此當融先
進之禮參合憲章者也據史館中儀注三科以
內往來並用卑帖即肩隨之體四科以外往以
雙帖來以卑帖即兄事之體七科以上帖必晚
生席必隅坐即父事之體只序科分不序官階
亦猶行古之道也在國初亦何必史館為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八

別署皆然特史館不變而別署變耳斯禮雖不
入於令甲而道揆相守以為當然則亦憲章
之遺式也在今日亦難於盡執蓋畏途升沉不
一不無後輩監臨前輩者亦不無前輩受轄受
薦於後輩者雖已謝事而退遜之餘意猶存安
得執史館之例以繩之此當通憲章之權參合
古禮者也是故鄉紳果有年長以倍又在七科
以上者縱其品不入憲老乞言之科而居官不
以寵賂敗居鄉不以凶德聞其當以父事之禮

禮之無疑也降此則有年雖未倍而登第已及七科者科未及七而年齒已入父行者在館中自循舊式弗論已其他不嫌較量於德爵之間而所主尤在於德德可師則父事之德可友則兄事之德不可以師友而非有大故亦當以兄事不以肩隨也又降此則有年在父事兄事之列而鄉會既羅一榜以年誼入肩隨不得不累天叙而從君叙謂叙出於君猶其出於天也又有榜介七科四科之間而窮交先有定叙以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九

隨訂久要不得不畧科數而叙年數謂科數特倘來之際遇而年數則素定之天常也又降此則有年在肩隨之數而登榜稍後於我者榜在三科之內而年數稍長於我者此正所謂左右之交彼此相准者也稽德以行兄事肩隨之義則存乎人又降此則有年雖稍長而未及於肩隨榜亦稍後而不及於四科者可以左右之交論亦可以先從之義論夫亦較量於德爵之間以為隆殺乎而從厚則以肩隨為道矣此數款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者酌古而不違乎古準今而不徇乎今不廢朝廷之爵而不以爵叙不遺輔世長民之德而不以德叙第從冠裳輩中悖長長之節而貴貴尊賢之二意自在焉蓋鄉黨中爵或與齒違齒或與德違唯從同輩中論年論榜齒自該爵又於先輩中審其可以父事兄事者齒自該德古人原謂爵均上齒德均先齒今又伸科分以詘爵顯爵中之者碩以隱德則鄉紳之體宜爾也此外尚有師行父執昔所素定之禮座主舉主近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

所相沿之儀於義有協有不協而人情既安不必深論吾獨病今之士大夫從長途歸林下尊座主尊舉主尊三台八座之高官甘心執弟子禮者有之未聞有以齒德尊先達遠稽古人父事兄事之禮近援史局七科四科之式者也懷古人之心者必不其然且業師與座主孰重父執與年伯孰親今於座主則避與避馬而業師或以聯輿並出於公門於年伯則稱姪稱晚而父執或以聯席俯同於賓友此皆義之所未安

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也。即史局但執禮於同館之先輩而不折節於同里之宿德。吾猶以為不古。乃臺省銓司諸公一操舉刺黜陟之權。終身執為實相。不問鄉之先後達。一槩以立朝時抗卿貳。壓藩臬之體格。隱隱自持。所遜避者唯歸畫之元僚。所優待者唯挾才之小子。奚暇問及父事。兄事。肩隨之古道。方諸館閣名公。位絕百寮。而猶執晚輩禮於七科之編檢。孰得孰失。至於郎官一進部司。有司一轉方面。雖以祖行父行之先達。當以晚稱。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一

者易而書眷書侍矣。當以隅侍者易而坐正。坐僉矣。此皆衰世之風。不可為訓者也。以此漸染成俗。致令老者尊者日誦少者卑者日肆。今有父兄所不可訓之子弟。一隸籍於黌宮。而稱舉子。輒置囂然。自負青雲之客。而欲與先生居位。並行府縣所不見收之狂童。一染指於文墨。而稱山人。輒訛訛然。自擬竹林之賢。而思與卿相分庭抗禮之風也。之俗也。將以先王之教。裁之既自迷於教外。將以時王之法。束之又自迷於

法外。所以驅之至此。則吾儕與有過焉。周子曰。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反之。可也。大學則云。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愚故就三達尊之說。追窮本末。歸結於重齒一義。從吾黨先之。以諭海內之留心風教者焉。

再酌鄉紳序齒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一

鄉紳之論齒也。既本古人父事兄事之禮。以從天叙。復參史局七科四科之式。以從君叙。庶乎其無遺議矣。而猶未盡也。蓋鄉縉紳之相叙。與編氓之體稍別。齒雖序於一鄉。亦必不遠於朝常。而後持之可久。如前二法。尚有窒而難通之處。易窮則變。變則通。於此又有義起之權焉。何者。禮稱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以及十年兄事。五年肩隨之等。大槩為鄉間子弟之親仁取友者。作則也。唯父事之禮為最嚴。故不定其年數。而以倍長者當之。兄事雖次於父事。而古有既賢且貴之兄。稱大小二宗者。隅坐隨行與父等。肩隨雖次於兄事。而言隨亦與敵體之平交別古

人之悖齒讓也如此此禮但修於鄉則弱而冠者父事強而仕者壯而有室者父事耆而指使者豈不允當即一旦策名於朝而以強事老以文事期頤亦禮之所安也乃今科舉之制既行有年未及冠而早達者有年踰強艾而後達者相懸二三十年而同官同事比比也既叙賓僚之情安得復執子弟之禮况其中又有少年先達踰而為座主為堂翁衰年晚達誦而稱門生稱屬吏者乎則古人所定父事兄事之法將窮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三

於此矣館中四科則異帖七科則隅侍豈非先進遺風而諸司之不能用此例亦勢也蓋今之仕者不但科分之淺深與年齒之高下不相合而序遷亦不與科分合事權亦不與位分合體格則多從事權不從位分先後輩之難定久矣即如監臨方岳之使者威稜甚峻多係四科以後之人而部寺藩臬諸大僚或以超格而來或以淹留而進不無七科以上之先達與後輩混為一途者其體格等無隆殺而方岳一受監臨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之薦則事後且以侍教通刺者也能以異帖之例行乎否寅僚篤於故舊雖謝事而入鄉社亦畧先後輩之分而叙舊寅者也能以隅侍之例行乎否則史局所別七科四科之法又窮於此矣二法俱窮然則遂師今之君子一入制科輒棄父事兄事之體而居位並行一陟華要即畧先達後達之序而分庭抗禮乎此謂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君子之所不處也如之何而後可竊謂當追古人年倍父事之遺意而量為之折衷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四

亦米史局七科稱晚之遺式而稍為之通融焉古稱三十年為一世計一世已越十科今責宦流效鄉人之以弱冠父強仕誠難已豈有先達年隔一世而尚不可以當父事乎又責要津效史局之以先輩尊七科誠難已豈有登榜已越十科而尚不可以稱晚生乎是故年果懸於一世則榜不必有十科之懸但在四科以上行檢無虧者俱當存父事之心而稱名則可以晚可以無晚或兼以爵參焉三科以內則以兄事之

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體合肩隨。其可矣。榜果懸於十科。則年不必有一世之懸。但在十年以上。官箴無玷者。俱當循稱晚之式。而執禮。則可以父事。亦可以兄事。或兼以德參焉。五年以長。則以肩隨之體稱侍教。亦可矣。此其大畧也。尚有細目。當推敲處。古之所謂父事者。不但隅坐。亦且名呼。隅坐不足為古呼名。則古今雖以三十年之齒定父事。而名呼必不可行。乃如今之老幼同稱。又大不雅。或者耆老之呼壯強。畧倣長兄待幼弟之體。閒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五

則稱字。為近古對眾不妨稱號。以從時。如其德非上德。爵非台爵。則時俗老先生之濫稱。可革也。此猶以朝序通鄉序。而殺其節於父事。兄事之間。已不純乎古矣。唯隅坐之體。似不可易。或不得已而借座主門生台席之例。則權也。斯或可通古禮之窮歟。館士之尊。七科先輩也。既稱晚生。則必隅坐。稱晚不以為難。隅坐則難。今雖以十科之數定先達。而隅坐尚難拘執。乃如今之賓主相先。則其不古。或者晚進之遜深資。畧

倣門生待座主之儀。私謙。則以台席為賓主。旅會亦可。權分南北二向。以從時。如其齒非祖孫行之不相及。分非師生輩之不可假。則昭穆退席之列坐可行也。此猶以別局國史局而降其體於七科四科之間。將亦近於俗矣。唯晚生之刺斷不可易。或別有為而從年家通家世講之稱。亦權也。斯或可通館式之賔歟。蓋混以年倍當父事。則二十年以長。亦可以承之。故惟弱冠之小子可行。而朝士則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六

今以三十年歲年倍之數。兼以科分參之。則所稱父事。必先達中之不失望者也。

况

又參兄事之

儀。則於其間。而猶或以降體為嫌。則真闕黨之徒也。已混以七科當先輩。則各途有資深望淺者。皆足以濫之。故唯詞林之科分可定。而別局

01117 20 Nov

原書闕

則不論深淺之資。兼以顯晦殊途。炎涼異態。少者未必不加於長者之上。少可以陵長。則賤亦可以陵貴。於是未婚未冠之弱子。稍有文名。便分先達之席。不士不農之俠客。一聯詩社。即躐大人之班。而異途亦且攘臂焉。以為下流既可混於上流。則雜流豈不可混於正流也。舉古禮與王章一時齊掃而不可禁。其所由來者漸矣。猶幸於鄉先達中。見有不忘古意者焉。不可不舉。以風後學。近例翰林於諸司之先進。無隅坐。從先維俗議。卷之一。十九。

於桑梓之先達。各稱晚。吾聞諸年友馮元成。述華亭故相徐文貞公。當及第後。與馮翁侍御南江公。奉大行之差。同時歸里。相攜而謁先達。蔣少叅章菴公。投刺並書。晚生。命坐並侍。隅席比其出也。南江猶現。與文貞獨歛。與不現。蔣公并謂南江公曰。徐行數步。固佳。公亦肅容謝不謹。候蔣公入門。而別三公。俱有先進之遺風哉。已又面見今茂。死申少師瑤泉先生宅。首揆時。以隅眷晚帖。答致政錢司寇景山翁。歸書錦時。以隅

晉登之從先維俗議

害也。又從館式四科異帖。上起義。於後進果有七科之懸。不問史局別局。俱以晚輩待之。亦宜也。愚所以起前兩端之議者。不但慮後輩之主。角難挫。亦恐前輩之位望難孚。故較量彼此。而以兩便之法通之。如吾鄉兩相國。則直行古道。孰議諸。或曰。鄉黨既以尚齒為道。曷不盡掃論科論格之議。而蔽之以野人之禮樂乎。似也。而不可行也。今之狎大人。侮聖言者。不少矣。而吾又掃爵德二尊。以應之。無乃不可乎。故但考表於貴貴賢賢之間。以定叙齒之議。則亦竊取春秋整頹綱之遺意云爾。

從先維俗議。卷之一。二十一。

答叙科不叙爵駁議

有一長者駁叙科之議曰。官爵由科第出者也。今既稱不論爵矣。又偏序科第前後。於禮果萬當否。答曰。豈謂於古禮盡當。生今之世。純用先進之禮樂。必不行。故不得已而參之。以後進也。論先進之禮樂。則事親從兄之外。唯有尚齒尚德二義。為野人之所粗知而已。叙爵於朝廷之

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上固君子之禮樂也。叙科於倫輩之中，亦君子之禮樂也。野人惡乎知之。德亦非野人之所能辨。所辨者齒耳。果從先進，將遂如古人之年長以倍者必父事。十年以長者必兄事，而不論貴賤乎。據禮再命不齒於鄉，而致仕官不與異姓無官者答禮則國朝之令甲也。士既貴，亦安肯以父事兄事之禮泛施於鄉曲間。然則純以爵叙乎。鄉黨莫如齒古人之不以爵奪齒也久矣。三老五更之饗，天子且進鄉髦而班之朝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之上，寧得純以朝廷之爵叙諸鄉。然則將奚叙。唯有科分之先後與年分之先後可以相參。而史館中已先起四科異帖七科稱晚之例矣。此例行於朝堂，猶有碍而行於鄉社則允宜。特以仕者進身有遲速，年分與科分多不相蒙。從年叙則科不合，從科叙則年不合，故又通古禮之窮，而以三十年裁父事之限，通館式之窮，而以十科裁稱晚之限也。今齒先達於一鄉，年懸一世，榜懸十科者，有幾哉。有則借以存父事兄事

之儀。羊有何不可。况吾所謂叙科，又不但參之以齒而兼參之以德，耦俱無猜而後當父事焉。則猶難之難也。端為先進之體難居，後進之氣難下。故多委曲躊躇於其間，而猶恐驟貴者以為不便。若以叙科非古，而直據古者父事兄事之禮以裁後進，則草野中豈無庚癸之老人。吾知朝貴之不屑事也，又使不叙爵，不叙科，亦不叙齒中之非類者，而一無所叙，是孔子猶有父事之老聃。皇祖亦有師事之孔聖，而吾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一躡清要之途，則但有肩隨之先達而無父事師事之先達。其踞體反在聖人天子之上矣。如先進之禮樂何。或曰：鄉無可以父事師事如聃尼之聖也，則老聃之德豈必果高於仲尼，而以父師事之也。尼父正以德均上齒之榜，刑後學也。愚故以叙科之時宜，合序齒之古道而裁此議，亦獵較中之簿書云爾。獨念古者立賢無方，憲老乞言皆以德。文王起尚父於渭濱，尼父師老聃於柱下，不聞以資格拘也。如吾叙科之說

則特叙必在同途。泛叙必在別途。依然從後進之禮樂。又齒恭科叙。則一途之中分科貢。科貢之外遺隱逸。推父事者不及焉。亦非國初三途並重之意。則所謂極重者不可反。今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噫。當此權勢相高之秋。而申古人父事兄事之說。即以同資同格中士猶難於相下。而乃叙諸資格之外乎。多見其迂也已。愚前謂上爵當別論。上德上齒亦當別論。皆迂說也。則有感於極重難反之勢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品

申明

聖制致仕官爵同序齒議

既答序科不序爵之駁已。覆檢洪武年間頒行事例內有一款。令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人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此憲章之班班顯著者。然則序科委非憲章之舊也。以鄉黨之齒爵難兼叙。不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得不以叙科之法通其窮耳。三族之外必序爵。同爵之中必序齒。其聖祖咸正罔缺之謨乎。今天下三族之序尊卑如故。而別席之例或未盡知。乃異姓無官者之不用答禮與庶民之謁致仕者以官禮。則世俗之迷此體久矣。難可家諭戶曉。即欲復之。狂子必以橫議撓其間。吾儕之所當亟講者。居鄉序爵。爵同序齒之憲章也。此中大有權衡不可舉一廢一。欲正居鄉之序。則先稽立朝之序矣。國初朝廷之爵原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

二叙。一從品級之尊卑為序。其等莫辨於朝班中。一從衙門之高下為序。其式莫辨於行移中。朝班之等一品必班於二品之上。入流必班於未入流之上。同品之中。又分正從二級。從級必下於正級。同級之中。又分京外二僚。外僚必尾於京僚。此舊額也。嗣後復起變例焉。如閣臣三叩既畢。即趨御前。而不與部院同班。翰林講讀而下。但論年資。而不以編檢為序。又朝賀時有二三品之方面大僚。總聯班於五品京堂之末

六

太監先哲遺書之一

會議時。有正七品之都給事中。並列坐於通議
理丞之右。有不拘拘於序品秩者。雖非舊額而
義亦有在焉。行移之式。內別大小京堂。外別監
司各屬。僉都御史秩四品。通議理丞秩五品。品
不甚尊而並以大九卿之體式。移文於小京堂
之三。四品者。相謁亦以賓主為體。參議之秩從
四品。僉事之秩正五品。品尤不尊而並以大方
面之體式。移文於小方面之正四品者。相見且
以堂屬為體。此亦舊額也。嗣後復多變例焉。督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一

三六

府本以一品衙門照會都察院而總督既握兵
權。則總兵不敢用照會。而用揭帖稟呈。指揮本
以三品衙門平關按察司。而兵道既領專敕。則
揮使不復敢用平關。而用脚色手本。又翰學亦
京堂中之五品。而班則進於僉都通政之間。科
道並郎官中之七品。而坐已列於子部大夫之
左。有不拘拘於序衙門者。雖不盡出舊額而例
亦難移焉。然則所謂爵同序齒者。將安執。執品
級之相等者為同乎。則左右方伯當序於少宰

副都之上。憲長大參。當序於僉都祭酒之上矣。
唯參之以衙門之體式。而後品級之序可圓也。
執衙門之頭。頑者為同乎。則內閣大學士。當抑
而入五品。翰學之倫。翰林院學士。當抑而從四
品。京卿之後矣。唯參之以累朝之事例。而後
衙門之序可圓也。且聖制既以內外官致仕
居鄉。並言則安得以前偏重之例論舊章哉。
孔子論禮樂。蓋以先進為野人。以後進為君子。
竊以為國初之序品級。序衙門。大槩合內外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一

三七

為一體。雖非野人之禮樂。而義則先進者也。
累朝之事例。大槩重權輕爵。重內輕外。雖曰君
子之禮樂。而義則後進者也。立朝正在君子班
中。安得不從後進。居鄉亦入野人伍中。何可不
從先進。從先進而後序。爵序齒之義俱圓也。是
故文階除正一品之三公外。論品級則莫尊於
內閣三孤矣。苟非累勳階之部院正卿。孰有與
之同爵者。然國初之序官聯。原以衙門之體
統參品級也。故僉都以四品。而受冢宰之賓禮

大理丞以五品而由都察院之中門非以衙門
 頡頏故耶從此義推之大學士衙門雖至隆重
 其額猶在五品京堂中於翰林掌院學士稱同
 寅於詹事府國子監等衙門相表裏一切大小
 堂卿不以品級相近則以衙門相肩其兼官亦
 猶之部院也居鄉又與立朝稍別揆以年資皆
 可以同爵之體叙既可與小京堂之正卿叙則
 亦可與大方面之巨僚叙矣唯子部正副郎難
 稱同爵以其爵雖大夫而屬於大堂不類小京
 堂之有統而無屬也七品中有極清極要之郎
 官則以品秩相懸而難與孤卿齒矣文職除正
 一品之宗人府外論衙門則莫高於六部都察
 院矣苟非帶部銜之殿閣學士亦孰有與之同
 爵者然國初之設朝班原不以衙門之等第
 亂品級也故通大正卿仍序於副都之上常卿
 正詹仍序於會都之上非以品級有定故耶從
 此義推之藩臬諸大僚雖壓於部院其品實班
 大小九卿間方伯僅亞於尚書憲長實肩於通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二六一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大下至叅議僉事品級亦齊於祭酒翰學衙門
 亦通於九列大堂其設立原稱表裏者也而致
 仕且與現任有別叅以年德則皆可以同爵之
 例叙既可與部院之堂卿叙則亦可與開學之
 孤卿叙矣唯運府之堂上官難稱同爵以其爵
 雖中大夫而屬於監司不類大方面之有統而
 無屬也武階中有一品二品之高官則以衙門
 相隔而難與閣部齒矣然子部大夫與臺省諸
 郎雖難與一二品之孤卿齒其出差則必以京
 衙序藩臬之上而分賓主出差既然則致仕何
 不可以齒叙也運府大夫與武階之總副叅遊
 雖難與部院之正卿叙其在任則亦以體統入
 方面之倫而成賓主在任既然則謝事何不可
 以齒序也但武階之視文階頗似舉貢行之視
 甲榜即品級與衙門兩齊止可權稱同爵不可
 以定通家前後輩為君門之收錄殊科也專就
 甲榜一途而論則必以衙門之體統圓品級又
 以事權之彈壓圓衙門而齒乃可序矣大槩爵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二九一

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叙於朝故有九等爵序於鄉可約二等從小京
堂大方面而上為一等從眾子部小方面而下
為一等中有清華顯要之司通於下亦通於上
難執爵同序齒之例則儀式中原開近侍官員
難拘品級而憲綱中原以內臺之出差御史與
外臺之分巡大夫抗禮也退而居鄉何嫌叙齒
蓋同入甲科即可謂之同爵仕後升沉不等正
如兄弟同投產於父母而後榮枯異齊相聚
則仍以同胞之長幼叙耳唯先後輩之分不可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十一

不別諸鄉則必以叙科之法通之而後爵同序
齒之義盡蓋單言序齒則齒離於爵之外兼言
序科則齒貫於爵之中齒離爵而叙但可通於
親親賢賢之義爵綠科而叙兼亦通於貴貴老
老之義吾是以括古人父事兄事之典而及館
士七科四科之式也今仕途久虛父事之儀而
館中亦變七科之額矣七科云者原以越二十
年之歲數當之二十餘年之齒父齒也昔人以
君榜准父齒故起隅坐之式通乃縮一科以當

此數雖於敬長之節有加而義則違於昔人之
所取矣似不如從舊為妥獨怪館中之待先輩
日嚴序資且縮於七科之內館外之待先輩日
肆抗禮且及於七科之外就而執失耶雖然
裁以爵同序齒之額則館士將無嫌於太嚴而
別局則委嫌於大肆竊以為閣輔既晉三孤雖
遇七科先輩亦可以變隅坐之式而稱晚則無
妨至於十科而上即庶僚亦有可以稱晚者而
况館中先輩乎若官坊而下亦從先朝之所叙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十一

已矣部院既晉上卿雖遇年倍同寅亦可以損
父事之體而兄事則允當至於祖父世交即貧
士亦有可以父兄事者而反易諸同袍乎若郎
署而下亦從先輩之所叙而已矣爵不遵朝廷
之序而純序齒非三黨之親不可齒非屬三黨
之親而不論爵非父執與窮交不可通斯旨也
其於居上不驕為下不倍之義秩如矣今之世
驕者什一倍者什九此則不講於憲章之遇也
再申 國制致仕官三黨序尊卑設別席議

制既令致仕官於宗族於外祖及妻家序尊卑矣又令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然則兄叔無官將叙於弟姪之下母舅無官將序於甥男之下乎不然也別席雖設而尊卑之序自在特從昆弟行中出一席耳然而僅出一席亦似序於無官者之下矣於義云何曰此中原有省文讀者可以意會其云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此以家人之序序諸族也非同堂不稱家人家人之尊卑素定雖筵宴亦何必設別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一

三十一

席唯小功以降之宗族序尊卑不異家人而設別席當異於家人也外祖等於祖外祖之子等於伯叔妻家之翁亦等於伯叔序尊卑亦何待言唯外家設席與宗族之尊長稍別筵宴時豈無母舅婦翁之從兄介弟及姑表無服之親在焉其人不入三達尊中則親不足以敵貴者也倘亦用宗族序尊卑之體則齒於致仕官之上者不少矣故不止言設別席而足之曰不許序於無官者之下也文省而義該矣以此義推之

管登之從先雜俗議

在宗族第以出席當別席在外家兼有遜席避席之義焉遜者以尊遜卑而入席避者以賤避貴而不入席也若表兄妻兄等項原在長幼行中不在尊卑行中義在遜而不在避矣長幼之中又有辨體稍長者可遜首席而居次席倍長者可惜台席而作陪席幼則當參父事兄事肩隨三體肩隨之年可以鴈行列坐亦必僉其席以示謙兄事者必退而席於下父事者則退而席於旁國法也亦古規也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一

三十一

再申 國制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而 聖制乃令致仕官不與異姓無官者答禮無乃太簡乎曰此義已剖於朱註矣以為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聚也父黨無容恂恂宜矣然鄉黨亦不專屬父黨而親戚故舊咸在焉親者母夫其為親也故者母失其為故也此又當講於父事兄事肩隨之常禮矣惡可與致仕居鄉者同日語官以致仕居鄉非引年於林下則勇退於急流者幼所父事

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死事之齒已不在異姓無官者之中而異姓無官者之中則當以少事長賤事貴之義而父兄我矣故雖不與之答禮非過也切交窮交自當別論今有非切交非窮交又非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之士挾有一藝一能輒責達尊以平交之禮一不當意則謗議橫生真聖世之罪人也已然而異姓之中亦有從仕途削藉為民者此從致仕官例乎亦從無官例乎曰國法與人情亦當參論于雖見逐於父而以昆弟遇之則同胞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十一

之序尚在臣雖見棄於君而以縉紳遇之則同袍之義亦在安可以異姓無官之律裁之也雖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中亦有權衡焉

再申庶民以官禮謁見與異姓無官者別體

議

夫異姓無官亦庶人類也以官禮謁見則與不須答禮者又別矣其義云何曰士庶亦自有辨也但曰無官猶指士類而說亦指衣冠舊族姻

姪可聯交際可通者說曰庶民則有良賤之分矣是以體制別焉而二義亦各有所取無官者之不答禮取古者再命不齒於鄉之義庶民之以官禮見取古者禮不下庶人之義甚矣國初議禮之密也官禮謁見之儀若何謂如民庶之見官司叩拜不答稟白則跪也既曰以官禮謁見則知洪武中鄉民之謁致政監司仍以監司之禮謁致政有司仍以有司之禮無疑矣唯京官與鄉民遼遠而品秩尚有高於監司者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十一

見之禮又若何此亦裁於禮儀定式中矣成化元年令凡京官出外四品以上引導三對與在外方面堂上官同七品以上引導二對與運府衙門四品以上官同下此則用引導一對唯雜職不許然則國初庶民謁四品以上大小京堂即用謁監司之禮謁七品以上清要京秩即用謁郡守之禮謁八品以下諸局京郎即用謁府佐縣正之禮又無疑矣今亦可以行於鄉乎曰此禮出自聖裁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誰敢

奸之只緣邇來俗敝法弛縉紳罕有以德行式
鄉閭者有司亦罕有以紀綱維薄俗者而處士
得以橫議行其間是以里巷細民與異姓無官
者混異姓無官之濱於士類者復與章縫之客
混而致仕官不復能存 國初之體統矣今不
先於章縫中明少事長之分而欲於民庶中明
賤事貴之分其誰與我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故演爵同序齒之
義而參之以叙科之法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原五大以正百拜之稱議

記曰天生時而地生材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
者君以正用之此儒家之所謂五大也其歸重
在君故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道經則有
四大之說曰道大天大地大亦大其歸重在
道故曰天法道何以不及父師道家以道統師
而以君統父也佛經又有四重恩之說曰國王
曰父母曰師長曰檀信其歸重在師故曰無上
導師何以不及天地佛家謂三界唯心所造而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四恩則身心所賴以有立者也綜而論之道非
天地人不附天地非人不參檀信重而非大母
亦統於父而難稱大域中亦唯有君父師之三
大而已矣故事君以有犯無隱為道事親以有
隱無犯為道事師以無犯無隱為道均曰服勤
至死而君父方喪三年師亦心喪三年其重相
等故君百拜父百拜師亦百拜也自古及今原
無百拜之禮數亦無百拜之明文而君父師之
百拜其來久矣儒者雖言鄉飲酒禮終日百拜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

以去酒禍然不從君父師說考道藏乃有百拜
躬身皈命之文此對無極大道三清上帝而言
也君父之尊配天師範之重配君父其以百拜
為義也固宜不百拜不足以表五大之重書拜
於父師而不書百則與平交何異焉蓋拜與揖
並稱平交相見恒以揖持敬則以拜稽首與頓
首皆拜也一拜猶屬半禮再拜則拜之章成矣
故大夫有賜於士士以一拜受之君有賜於大
大大夫以再拜受之隆殺之義也三拜滿佛家

九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之三版即含百拜之意四拜為儒家之重禮即具百拜之體四拜之外又加一拜而繼之以叩首即當百拜之實但可議諸君臣間不可議諸父子師徒間矣我 太祖定天下稽古立極裁有諸司職掌一書內以稽首頓首五拜為臣下見君上之禮以稽首四拜為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此外亦有用八拜禮者皇太子受冊朝謝中宮及各親王群臣之朝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六

東宮是也有用十二拜禮者天子郊天祭太廟及群臣朝賀登極與萬壽聖節是也士庶於喪祭類行前後各四拜禮而 國制品官祭家廟之禮通前後凡十拜以別嫌於士庶也亦不用皇家之十二拜禮以別嫌於君也然而八拜十拜皆百拜也唯師之四拜但見於庶人禮中不見於冠裳禮中而亦有可見者一徵諸 聖祖之親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前後各兩拜合為四拜再徵諸釋褐士子之謁國子師凡從監

中出者各行四拜禮大司成南面受之此異數也然但與其誓表師儀而不與其永執師體何也 聖祖益以君父之體有定而師範之體難定內唯德為人師學兼經師而受恩且久者方可與君父匹尊其入多在草野中未必在朝班中而尊師之禮則非朝廷不議故權借國師以存弟子百拜之遺意也乃今章縫之士但以百拜書於父而罕以百拜書於師是君父之兩大存而師之一大廢矣豈憲章之誼哉大槩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三六

大之體均而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師兼恩義而兩殺焉故其禮亦稍有辨然稽諸古道唯父生子立毫不假借師原立乎父兄之間而君臣之禮却合父子師生之體格而裁之秦以前之君臣臣以北面拜君君亦以南面揖臣是以有特揖有旅揖而天子於三恪之藩臣則有祀膳焉有喪拜焉乃若虞廷之拜手賡歌則宛然師弟之更端而起侍側而謳也秦後堂陛日嚴三揖之禮遂絕古有不召見而就見之師範亦有不

北面而西面之師臣此制至秦亦絕愚嘗以此
義參之釋老二藏亦唯如來踞法王座釋子北
面參承禩祖之膝着地而法王儼然不動上帝
唯受絳節群仙之朝與人王法王之體同其謁
三清則遜入菩薩之列其集諸天議事則紫微
勾陳與皇地祇俱分座而三十二天之主亦按
方隅而列坐然則秦以後之君體乃法王之體
非天帝之體也豈以超三邁五如我 高皇
而不推敲及此迨入朝班而知常朝案前函一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一

四十一

小像隨 上出入乃如來像也此 聖祖

之遺範也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聖祖正表臨朝之身乃奉三無私之身合萬國
之冠裳而擎拳之非臨以天子而臨以法王也
不御奉天殿而御便殿不御大朝門而御左順
門則佛像不設而文武大臣賜坐之几設矣此
豈秦制所有至定 親王朝見之禮為後昆式
則先於正殿行君臣禮即於便殿行家人禮尊
卑長幼之序秩然今士庶家子事父母視嗣皇

管登之從先雜俗議

之朝母后儲皇之禮伯叔何如哉是天子不以
君大廢父師之大而臣庶自廢之也又據禮父
子之體和而嚴師弟之體嚴而和故弟子侍師
側非更端之問不起而子侍父側則有立而無
坐弟子拜師師以揖答而子拜父母非冢嗣之
三加冠父弗起母弗答也唯其嚴重如是是以
過庭之訓克行責善之端不起人子慝則自引
而善不自居怨則自歸而恩不自壽是謂為人
子者無以有已無已則忘父之嚴父亦自忘其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二

四十二

嚴故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吳越
間婦子嘻嘻相染成俗子姓又多率意妄行改
父之道不待父歿三年而已徵於觀志之日矣
父之大安在哉父尚不能保其大而况於師乎
今天下雖謂無師之世可也心喪之師絕於野
而老師之稱滿於朝可師者不師諸口而稱師
者不師諸心仕途遂無一師而百拜之刺亦滅
雖以勝國之羶風猶不至此無乃夷狄之有師
不如諸夏之亡也中固有為之作偏者而二氏

十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家之狂徒掠禪鋒而掃儒行亦潛有以長之不思佛戒實以孝順父母為首綱也佛氏重出世故常推師恩於父母之上以為父母但生我之色身而師能生我之法身色身不越百年而法身則超萬劫故曰從佛口生為佛親子仲尼之於七十子亦然矣然師所生之法身非父母所生之色身弗承也故戒經仍以孝順為首而所叙四恩亦首舉國王水土之恩與父母生身之德而後及師長檀信焉是釋子未嘗不念君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聖一

之重也乃士流却有影法王之法而忽忠孝之大經者是無父無君之禽獸不在二氏家而在吾儒家矣又有狂鄙儒生口排二氏而內懷無父無君之心是二氏特冒無父無君之迹而儒則兼心與迹而有之世教之衰可知已若師之一大則儒者明以讓二氏之徒若謂儒門可無師然者詰其源流則曰我已上師聖人下友羣賢於載籍中矣頑鈍孰甚焉悲夫
分別父子兄弟伯叔姪恩禮隆殺議

天下之達道五而稱天合者二父子也兄弟也伯叔姪介乎其間禮莫大於嚴父世人亦習先王所制之禮以為當如是耳不知禮緣人情分之嚴皆起於恩之重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蓋等之於天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又等之於君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又等之於師夫何故父有創業勤家之績則兼君道父有修身踐言之範則兼師道合君師之道而有之豈不同於天之罔極然捐階揜井亦稱父方命圯族亦稱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聖一

小弁新臺亦稱父罔極之恩同耶異耶此義蔽於孔子告宰我之二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免三年之懷子身乃立子身立而父道已舉矣此外則皆父道之餘也今有拯人一死於危難中者猶曰再生父母豈以積三載之劬勞以成人子戴天履地之身而不謂之罔極此天下所以無不是之父母也伯稱世父更有代祖而任鞠子之勞者實兼祖道安得不以嚴文之禮嚴之唯兄弟叔姪二行中年齒之高下

1/11 9/11

222

既難操恩德之輕重亦異齊有難以一格事者而兄道猶爲不等蓋有父早歿而代之鞠育我者此父道之兄也卽以事父者事之有父既衰而代之教導我者此師道之兄也卽以事師者事之既兼父師之道亦可名呼其弟乎曰否古人以兄友弟恭並言弟雖恭而直呼弟名亦嫌於侵父道而傷友道是以君子不處而隅坐隨行之禮則分毫不可假矣卽使恩不父師而但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四十五

以長交遊之所兄事者也經曰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此義推之幼弟之嚴長兄其父事必不後於外交而兄事必加外交一等矣若五年以長則外交之所肩隨正弟行之所兄事者也亦如外交之肩隨則與疾行先長一間耳是故弟事二十年以長之兄較事父雖少殺而行必隨坐必隅純用事師之式其中或有充宗之弟先不受兄廂而兄反受弟之後庇者或可殺父事爲兄事亦必南北異向昭穆分席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而後可如鄉閭有專召者欲以弟踞賓席則必權厝兄於台席而亦不可以爲常今多以鴈行踞上坐此禮之所不載也事十年以長之兄隨行不待言而坐則可隅可對如對亦必以充宗者對受庇者或名德不相上下而弟反先兄通籍者乃可設有聯踞賓席之時坐亦必僉而非親朋之特召亦不可唯昭穆列坐則古人之常規今恬然以並踞南面爲常而畧無退遜亦禮之所不安也若五年內外之兄則南北向而昭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四十五

穆列皆無不可蓋倣肩隨之義而行也然肩隨之體亦介乎後從前右交左之間在外交既以五年定肩隨則弟行不問五年內外自當俱執兄事之禮意者五年以外卽從外交兄事之式如其事十年以上者五年以內則參外交肩隨之式如其事五年以外者可也又按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外交尚然而况昆弟行乎或者推一位於南向之席而餘皆北向列一位於左昭之席而餘皆穆列其亦先進之遺矩歟

十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唯以祖父臨之則長者復為尊者所壓而不能
另伸其尊則猶君前之不能伸嚴父師前之不
能伸畏友也離君則嚴父之尊自在離師則畏
友之重亦在乃世人習見祖父前之兄弟同班
狎而安之不復講於父事兄事之義以及群居
異席之規此天下所以多傲弟而鮮嚴兄也乃
叔姪之分則世人之所習知者亦但知其與父
同行而未嘗究及於進反誦伸之際蓋叔有齒
肩於父而又夙受其鞠育教導之恩者即父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四六

即與伯父並尊者也豈但父事以禮抑亦父事
以心次或齒在兄事肩隨之數而受恩尚在兄
下則雖父事之儀無改而其致愛致敬僅可與
父事之兄等又次則齒肩於姪或反後於姪至
有黑頭稱叔白頭稱姪者此名分之叔姪而受
恩無從者也其父事之儀亦每改而禮意之周
密視恩兄或反殺焉蓋父事之兄可當兄齒之
叔兄事之兄可當弟齒之叔唯肩隨之兄不可
以當子齒之叔亦必以兄事之兄當之父在則

禮然也此亦但就期親尊長上起義而同堂亦
可以兼論焉至於再從昆弟以降其服殺其體
亦殺苟非德與齒合齒與爵合或難槩執父事
之禮蓋古人之所父事者亦非專重其齒而兼
以德言者也又至於服盡情盡則不但兄弟可
通左右肩隨之義雖叔姪之年不相遠者亦可
分南北之向而列昭穆之班唯姪踞叔上則不
可蓋名分不可混而貴貴賢賢老老之義亦當
參於其間矣吾嘗見姚江孫右都月峯之事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四七

兄立峯公隅坐如子姪禮此十年以長之恩兄
而事之以父師之道者也又見梁溪華司教少
岳之款族叔喻菴公相向如昆弟禮此五服以
外之幼叔而等之於兄事之科者也如吾婁王
太常麟洲之事長兄鳳洲公終身不聯上坐正
台十年兄事之體華學士鴻山公挈一族叔謙
余於有政堂比肩而聯主席兼參三命不齒之
規時論亦俱是之不以鴻山立峯為亢麟洲喻
菴為誦蓋各止於情理之安矣而曲士猶或越

起於其間以爲未必可通於天下豈知不但古
道爲然今日之憲章亦然也 聖祖開天立

極最重期親尊長試讀其 御製集所爲祭

兄祭姊之文情甚迫而禮甚恭真是盡倫之聖

人其裁大明律條期尊期長歐卑幼非折傷弗

論死亦不科抵償而卑幼重傷尊長卽入死比

大功以下遞降焉真是盡制之聖人稽律則可

以辨禮矣唯禮文纖悉律所不載而義則可裁

名也者人治之大者也折簡通名其體若何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六

域中稱三大君百拜父百拜師之齊乎父者亦
百拜尊之至也三者之中唯父光書百拜蓋至
敬無文之體師則必加頓首二字此立乎父事
兄事之間臣有賓王之義其致敬也以文故雖
恒言百拜而表文之式或並書稽首頓首或疊
書頓首頓首疊書頓首代百拜之文也蓋兼父
師之尊以尊君而賓道亦隱然寓焉古稱五大
之中唯君立於無過之地故合至敬之文與實
而兼致之父則專致其實而師則分致其文俱

管豈之從先維俗議

適乎禮義之大中外此雖下僚之謁首按門生
之謁座主亦止以頓首通刺而拜不書百既避

貳君之嫌而亦難乎其爲父師之配也以此義

起諸期親尊長間兄弟之子猶子也伯又年尊

於父安得不以百拜尊伯父而其中亦小有辨

不論父受其恩與身受其恩者並當以稟父之

例通之如但以名分伯我則如師之加頓首於

百拜上可也叔齒如肩於父而德足師我恩或

庇我則真所謂亞父也不必如伯父之光書百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九

拜矣直循弟子通師之式爲最當齒僅十年以
長而教誨之恩不及則兄道之叔也從厚而用
百拜尊師之式固可揆情而用疊書頓首之式
亦可蓋疊書頓首在臣下爲代百拜之文在弟
子爲含百拜之意也愚從服官之後實以此式
待仲叔月溪翁而待先師耿恭簡公亦如之耿
師之不直書百拜徂於俗例也仲叔分在父行
齒在兄行幼亦未嘗同居其受教也尚淺故亦
權用此式然畢竟當以從厚者爲正唯事二十

十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年以長之兄有恩有德者正可參用二式但父在則兄不可以貳父百拜不必書姑用疊書頓首之式可矣父歿則當別論若五年以內之叔與十年以外之兄其重正相等從厚道固可用疊頓首之式狗時俗亦可從單頓首之例似當斟酌於受恩取善之間而亦以從厚者為正乃如叔行之少於我者與兄行之僅稱肩隨者則不必從厚於通刺間矣徑從時例殆無不可倘日後有以覆我澤我又不嫌以報德之心合敬

從先維德議

卷之一

五十一

長之義而從遜道也此亦論於期親尊長及同堂者而小功以下又殺焉此外尚有上下稱呼等式畧載古人家禮中而世俗亦多混過大槩年幼之稱尊長父祖伯叔俱曰大人而兄有齒德兼隆入大宗小宗之位者亦曰大人書於父祖大人之下曰膝下書於伯叔大人之下曰尊前而兄長入三達尊之數可當父事者亦曰尊前降此則或曰座下或曰台座下或曰几下或曰几杖下以及函丈台席等稱皆可以義而起

伯之稱姪也以排行而自稱當以號叔之稱姪也可以行亦可以字而自稱當以字幼叔與長兄之稱弟姪也可以行可以字亦可以號而自稱可以字亦可以名此通書之式也專召或不嫌自貶一格而進卑幼一格又以三命不齒之義參之則卑幼之亢宗者尊長亦不嫌於自名伯亦可書姪字叔亦可書姪號唯頓首二字不必書在幼叔書頓首則不必書拜書拜則不必書頓首二十年以長之兄亦然此下則並從友

從先維德議

卷之一

五十二

道而用左右相交之體無害也斯禮之不講於吳中久矣唯見雲間同榜生馮大參元成自述通刺於嫡長兄並書尊前書百拜兄但以再拜答百拜而不書頓首其諸姪之書於元成也與元成之書於嫡兄同而元成之答姪書則自稱字自稱叔父不書拜而書具豈非末俗中之儀乎哉再念吾先大父樂誠府君歲時會合弟姪行坐中無賓則自踞賓席群弟皆北向呼弟但以行呼子姪並以名愚昔髫年從塾師歸日擊

季叔祖樂田公與堂叔新春先生田間相閑什於地起而同跪於吾祖之前祖以父兄之體臨之肅如也蓋樂田係吾祖同母季弟祖齒在父事兄事之間而新春則吾父月湖府君肩隨之堂弟也故臨之若此吾祖正先進野人遺品未嘗習冠裳中之禮樂而家規似不達於君子今求此氣象於冠裳中殊不可得愧余否德不能繩武而身則忝承曾祖繼別之宗始生即無伯無兄而既長尚有祖有父有叔憶自少壯及於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一

五

強文懲於禮度多矣議當自愾以警後昆而因與復古之君子相正云

推究研道重輕議

蓋域中有五大而師居一焉師也者提君父之綱以贊天地之化者也不亦重乎中古以降師道漸支輕重之等遂別孟子曰師也父兄也言師體也道在其中矣韓子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言師道也等在其士矣蓋古之爲人師者齒在父行其待門人也若子齒在兄行其

管登之從先雜俗議

待門人也若弟然兄不列於五大師獨配君父而稱大古有不隅坐之凡而無不隅坐之師吾是以知古人事齒德俱尊之兄雖不傳道授業亦隅坐也不然則師但稱父而不稱兄矣傳道之師名曰人師人師必居父道授業解惑之師名曰經師經師或居兄道人師亦該經師仲尼其極歟爲其備仁聖之德而雅言詩書也經師亦稱人師程朱其選歟爲其工傳註之學而力行古道也故仲尼以父道貫兄道而程朱亦以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一

五

兄道通父道如漢儒之專經授徒則人師之道薄矣而學者猶終身嚴事之不以窮通改節父事兄事之體猶存焉嚴父必稱百拜嚴兄亦可以稱頓首吾是以知世所沿頓首百拜之式乃古人兼父兼兄之稱亦借君之重以爲重者也非過也不然則師不列於五大而僅與友道齊矣第今之所謂師者不但非古之人師亦非古之經師不過以舉子業相授受耳授經專爲舉業不但不足於父道亦不足於兄道而且浸淫

十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於商賈之市道何者古者弟子見師必以贄故曰自行束脩以上不聞以多寡為較也今父兄為子弟延師必先講束脩之多寡而後就館授業非市道而何弟子所求於師師所授於弟子全不及於聖賢大學之道特為躡取青紫榮身肥家計耳即模範不磨而師道亦已卑矣况其中更有模不模範不範陰壞後生之氣習者是以豪富之家歲輒一易或不終歲而易父兄以賓主始以仇讐終子弟以師生始以路人終比比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十四

然也昔人謂經師易得人師難逢今又不然殆是市道師易得經師難逢耳即業師中不無經師經師中不無人師而求者不以是求應者豈以是應亦難責弟子以終身父事之道弟子或離經而出仕或棄經而改業昔所授者皆舉而為狗之美安肯獨注意於所授之人此師道之所以日輕也雖然弟子既得所求報德之思當起其中亦有從遊日久啟發功深開性靈而達事變者其初不以道相授而日後因文見道

顯頭角於士彙之中執階之也方諸典文肅紀之司僅以一日之長錄人以一封之剡振人而亦襲師稱者相去遠矣今士人一縮章服即變窮居事師之塞執其書於座主者書於業師而曰朝士無百拜之式也夫苟以古之人師經師律今日市道之師而謂不足以當父事則師行其何說之辭乃執座主門生之例以為例則大不可夫朝士之所以無百拜者何也避貳君之嫌也蓋國無兩大君百拜則不得貳之於臣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十五

猶家無兩大父百拜則不得貳之於子別嫌明微之道當如是也然在家之子弟不聞以父之百拜廢諸師在朝之臣工亦不聞以君之百拜廢諸父獨在家所尊之師至於立朝而頓改則廢一大也天下豈有有君父而無師之世哉以孔子從先進從拜下之義推之今日之所從可知已其有不可以百拜濫施者則又當辨之於早而不在立朝之後也或曰師無二體一辨必

起爭端。故不如以座主之例合之。此則當取衷於孔子。孔子學無常師。郊子師襄。皆師也。而猶龍之贊。則獨加於老子。豈嫌於分別哉。師之待顯貴弟子也。又如之何。曰亦當取衷於孔子。孔子呼門人必以名。而魯論中之不名者二。孟懿子不名。而曰孟孫問孝於我。閔損不名。而曰孝哉。閔子騫。夫閔子之不名。豈以孝行殊絕而重其德耶。不然。則必年之相近。如顏路之少六歲也。顏路亦不呼名。觀請車時。但言才不才。亦各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

言其子。而不出無繇二字。可知已。若孟孫之不名。則直以其位在三卿之中。不與尋常弟子等耳。夫以道高學博如仲尼。而猶不以師道之尊。揜貴貴之義。況今之舉業師乎。則呼名之難。槩施於今日可知也。近世亦多稱字。今復轉而稱號可乎。曰禮有不嫌於從俗者。此類是也。春秋以前。稱子最重。子者。下君一等之稱也。故孔子之呼弟以名。而群弟之稱師以子。至戰國則孟子又以子稱樂克。而克則以先生稱孟子矣。程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子呼游揚曰賢輩。朱子呼蔡元定曰季通。是時已變呼名之式。而為呼字之式。程朱亦莫之違也。至今日。則字輕而號重矣。以孔子不名懿子。閔子之例。參之。則門人之在達尊數者。亦不嫌於呼號焉。師不呼字。而呼號。故門人不稱先生。而稱老師。其義亦相當矣。老師之稱古乎。曰。今之師。古之子也。孔子先以老子猶龍尊稱。夫易謂不古。而孔子之尊稱。尤為古中之古。蓋惟猶龍之贊。稱子。而平日之對門人。必曰老聃。據傳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聃。愚以為聃從耳取。殆老子之字也。而傳又指為謚。古者生稱字。死稱謚。聃在柱下。不應有謚。豈此稱出於示死度。關之後。歟。子思之尊祖也。中庸篇。但稱仲尼。不稱老尼。聃果字耶。如稱仲尼為老尼也。殆過於子思之尊祖。果謚耶。如稱季文子公叔文子為老文也。其尊又在竊比老彭之上矣。匪至聖疇能虛心重道如是。古孰加焉。聃之待孔子也。亦古當其助葬於巷黨。遇日食。止柩而問禮。聃乃

十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直呼孔子之名以告之。孔子之尊聘也如此。而聘之臨孔子也如彼。然則老師之稱猶近古而師之稱弟子號終遠於古也。亦從獵較之例已耳。食必侍坐。弟子之體也。自座主。讎門生起。主人台席之例而授業師亦用之。禮乎曰此亦所謂不嫌從俗者也。父之食于也不台席。凡之食弟也不台席。師父兄也。獨可以台席乎。胡以不嫌從俗曰此亦當推孔子不名孟孫之義而文之以義起之說。孔子嘗奉君命以告三子曰以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魯之下大夫也。入朝議政當從三家之後。故云然。假令三家可孔子之告相率趨孔壇而問計焉。在懿子固當以僖子遺命之故。聯二氏而同入門弟子之班。在孔子亦當以哀公命告之故。躋懿子而班列。上大夫之席。斯時固無台席之例。而設處今日則以國老權踞台席而使懿子班聯叔季二氏以入賓席似亦無不可者。此所謂文之以義起之說者也。究竟則座主不與業師等而時論

若以師之台席為當然則謬矣。吾昔館於華氏見鴻山公之待兩項門生而有感於王司寇鳳洲先生與錢比部兼山先生之不愆於禮也。鳳洲為公舉鄉榜門生。况又以女配其子。自應以賓席當台席。特以感知已之恩。故中堂不踞賓席於貳室。則踞之兼山為公閱時義門生既貴公亦以台席例款之於貳室。避席而請曰此座主待門生之體。某不敢承也。時余正為館賓於先生為後學誼不敢先長亦請公且虛主位而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

就台席公諭先生母辭乃坐。二先生所謂恭近乎禮者哉。今士流尚有避座主之中堂者。而以授業門生遜不敢當。座主之台席者或寡矣。舊例師答弟刺謙曰友生。或光用拜字。或拜上添再字。而無頓首體也。今師弟同登仕版。唯眷生門生具稱而頓首。混然無別。此亦且從獵較例乎。抑尚有當正之簿書乎。曰此非山林之下所能正也。言路亦諱言及此。縱言必或尼之。正為當今市道之師。百父道。允道之師。一濫施既難

乎其爲弟子分別又難乎其爲師行而愚則嘗批大卻導大窾於此矣。幼以經師事賈洋徐先生於婁中。壯以人師事耿恭簡公於都下。並受無方之益。他師安得例之。仕後雖但於俗套隱百拜之名色。而多用墨書頓首之式。含百拜於其中。至今尚有愧於半和秀才之謂也。徐師歿報德無從。聊爲給養師母以終其身。耿師力不能報。則借筆舌微闡其幽。顧亦自揣僅能學兩程夫子之兄事茂叔。不能學考亭夫子之父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十一

延平也。發明師道以風薄俗。則亦竊比於獵較中之簿書焉。雖以小程夫子之力振師道。吾猶嫌其表明道而過濂溪。啓人忘本之端。唯考亭之尊延平不遺餘力。因師以及師。而追及濂溪。則真後學之儀刑也已。今士流雖不能反本如考亭。而於親受業者尚不敢壞隅坐隨行之式。至於師所從遊之師。則偃然與之居位並行矣。無論經學源流。及古人父事兄事之道。即明知其爲師之先輩。而以平交混之。無乃不可乎。人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子尊父則必尊父所出之皇父。臣尊君則必尊君所出之先君。不忘本也。獨忘本於師之師。則聖祖何以追尊孔聖而祀之學宮哉。或曰藝林中多市道之師。師且等諸路人矣。何暇追所自出之師。則吾固不論市道之師。而論受益之師也。亦不謂必事之以事師之禮。而但以先後輩論。亦必入於父事兄事。中矣。縱不隅坐隨行而晏然並踞賓席。似非所以程後學也。或者權用古人群居異席之例。南北向則避上坐。左右列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十二

則退一席。其可乎。以軻書子濯孺子與庚公斯之案參之。則相待之體亦可以義起也。已吾故因論師道而併及之。夫馭妻妾媵婢與子事嫡母。生母庶母。議世界之立。立於三綱。父子一綱。自開闢之初已定矣。此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君綱夫綱。雖起於野人之禮樂。實裁於君子之禮樂。與父綱蓋相待而有則。皆以先進入後進者也。其議禮必自疎而入於密。其督過必自恕而入於嚴。君綱

十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莫嚴於孔子之筆春秋不以無道之君父怨亂
賊之臣子遏亂萌也執此法天下將無易姓之
主堯舜難乎為禪授湯武難乎為放伐矣夫綱
莫嚴於程子之論婦道不以餓死之小事恕失
節之大事杜貳心也持此議天下將無再醮之
妻孔子難乎嫁伯魚之婦子思難乎哭庶氏之
母矣微此二法則不足以定末世之三綱而亦
容有違天心拂人性之時故孔子之自命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愚於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三

叔子之論亦云然何者古稱夫義而順妻柔而
恭以義順之夫遇柔恭之妻是謂鼓琴之合書
則主饋夜則當夕婢妾不得易序焉此夫婦之
常經也禮天子惟后當一夕三夫人共當一夕
降而為嬪御世婦等則以九人共當一夕非特
召不得入御矣諸侯惟夫人當夕卿大夫惟命
婦當夕而世婦而媵妾亦皆從夫所召從妻所
薦者也天子諸侯之體尊尚衣尚食各有主者
后妃縱有妬寵傷善之心勢亦難於自逞乃士

庶之所倚者一主婦耳不肖則足以釀大釁聖
人是有盡人性之術也據內則子婦未孝未
敬者不可教而後怒不可怒而後出教則不無
厲言怒或加以鞭撻此亦但言父母馭子婦之
道不言夫馭妻之道夫殆可教而不可怒至於
當怒則出矣夫有過妻亦當諱其道在幾諫與
責善之間諫不當幾而責善或過必成反目之
憂反目已傷婦道矣況身為不義而反以惡聲
加諸夫乎至於惡聲亦出矣古人不諱出出妻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三

令其可嫁又以生之道棄之也孔門三世皆
然夫以成春秋之聖人不少假借於亂臣而獨
假借于出婦益不如此不足以盡人夫婦之性
也是以程朱未出之前士大夫不甚以妻之再
醮為辱張齊賢向敏中宋之所稱賢公卿也猶
為十萬家資爭娶一婦斯固非有道者之所為
而當時之不以此為清議可知已自程子之說
行士乃重於出婦婦有穢德務為巧計以蔽其
夫夫亦耻揚家醜而以藏垢納污為尚矣禮載

婦有七去。有三不去。今不難於遵三不去之條而難於用七去之條。七去之中。罪莫大於不順父母。禍莫慘於淫妬。不順父母。父母亦多容之。淫則必至於亂宗。妬則必至於絕嗣。此必不可容於家者。而今婦或從豪門中出。婦黨得以勢行其夫。不可教。又不能出。則怒亦難行。試行之。則又有督其過者曰。古聖賢無撻妻之事也。然則坐視其亂宗絕嗣而已矣。程子蓋耻事二夫之婦。與事二君之臣同。故不以餓死奪失節。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六五

誼甚正。而其流乃至於士不敢用七去之律。然後知孔氏家法。奪其節而予以不死之盡人性也。然以孔門三世之垂範。士猶且前且却於其間。而程子以一言定天下之清議。何也。聖達節。賢守節。孔門三世達節之事。而程子一言則守節之經也。末世之橫議盛矣。既以程子之嚴辭。誅失節之婦。又將以孔門之身範。督刑家之夫。夫亦豈必無過耶。則誰無後慮。而犯嘵嘵之衆喙也。故今之士大夫。或以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子養成掩護包藏之習。卽行道者亦懷顧慮。而不敢由孔門之轍。雖至於姪妬昭彰。亦多以分惟不御寢。當小出。以錮門不主饋。當大出。而甚則致之死地。禮但有出妻之文。而無殺妻之文。律則有之。獲姦人而併刃其妻。是也。然非章甫逢掖之事故。小人不嫌於從律。而君子必謹於從禮。禮當出而難出。輕則分惟。重則錮門。其亦義起之禮歟。今以七去之義。裁之無子可殺。而多言可宥也。遇妬婦。則惟不得不分。而惡疾次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六五

之遇姪婦。則門不得不錮。而竊盜次之。不順父母。又不待言已。父母有怒于婦之時。夫亦可以怒行於妻乎。曰。在古則不可。在今則無不可。蓋古不重出。何以怒爲。今重出矣。至於分惟。永錮。豈有不先怒而遽絕者乎。是故妻以對姑。叱狗蒸藜不熟。而出此古人之所可。而今人之所不可者也。妻以不可教。而用父母教子婦之怒法。此古人之所不可。而今人之所可者也。惟以內寵奪嫡。與外溺荒淫之故。而踈遠無罪之妻。又

十六

本崑先哲遺書之一

以不根証之。則名教中之罪人矣。今世有行孔門三世之法者。此曹必口實焉。是以君子慎乎其慎也。絕有罪之妻而再納一室可乎。曰。妻而至於永錮不成妻矣。中饋當有承乏者。何嫌再納。分帷則猶在絕與不絕之間。姑存名分。而以妾婢當箕帚之役可也。妻不當夕而妾婢當夕。禮乎。曰。非禮也。權也。以今之分帷。當古之出嫁。已出於不得已矣。又避二嫡之嫌而不納。當夕者。不以妾婢為御。則誰御。况有懷無後之慮者乎。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

乎。曰。孔子妻出之後。無出曾子妻歿之後。無妻。何以妾婢為。曰。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伯魚且長而有室矣。曾子亦然。考傳亦惟曾子不再娶。而孔子之正室為开官氏。實歿於自楚反衛之後。孔子年近七十矣。开官氏殆借老之正室也。記又言伯魚之喪出母。期而猶哭。然則开官氏將非伯魚之嫡母歟。不然則必伯魚之母出而孔子之繼室為开官氏也。孔子為魯之下大夫。亦無不立主婦之禮。意者公冶長之妻從开官

氏出耶。不然則亦如釋迦之第一夫人。以淨德顯。不以嗣續顯也。曾子似不與孔子同。而凡流亦不得以孔曾為例。孔子立於無欲之地。而曾子亦防意如城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安得緣分帷之妻而廢人道。禮。妾年不滿五十。猶在進御之數。是妾之進御。禮也。媵婢亦可以進御乎。曰。亦禮也。關雎之詩。后妃為文。王求宮人之詩也。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古者嘉耦曰妃。怨耦曰逑。除正配外。一切妾媵。皆曰逑。后妃廣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七

求窈窕之官人。以薦當夕。故曰。君子好逑。天子之官人。猶公卿大夫之媵婢也。當夕不與妻同。而進御亦與妾同。周制。大夫年七十。行役必以婦人隨。蓋取諸此。而國朝亦不禁焉。是以恩封母妻。典中分有嫡母生母。而生母中。又有妾與婢妾之分也。妻以妾婢進御。君子乃仁德事。正與不當夕之義相成。而嗣徽音之太姒有焉。此關雎所以為風始也。后世妬婦孔多。以妾為妻之夫亦多。此風殊為絕響。而借濫抑又甚矣。

蓋有貴入台垣而室無一側戶編豪右而姬侍盈庭其人之賢不肖何如雖然維世以弘綱不以細節卿大夫之不置貳室細節也以此起家垂範徒爲後昆之妬婦地耳如我 聖祖起自布衣一朝臣妾億兆獨能超漢唐宋創業之君而追文武以前家法當夕惟一后而嬪嬙更無當者則真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者也以此垂后昆而憲萬世是曰弘綱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硜硜以細節爲高行而不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六

刑家久遠地也雖然好德如好色自昔難之天下有不二色之士大夫乎行安可謂不高第以爲傳家之範則不可或曰孔門三世單傳豈非出妻之後無二色耶胡可槩爲細節出世法中又有廬居士男不婚女不嫁而共修無上正真之道亦尚友之所歸也士胡不以爲楷此有說矣凡學道親仁之士其以禮制已之心也尚易其以禮制婦人女子之心也最難文武豈多慾之主哉而末年猶產介子若康叔若唐叔者從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進御之好速出也則以盡人男女之性而仁侍妾也故君子不難於保身遠色而難於盡男女之性如欲遠色則必先使婢妾有歸而後可不然內必有怨女焉然使婢妾有歸而主婦無輔設遇鼓盆之變又如之何故卿大夫必不可無侍妾此皆天理人情之至不可以褻行目之也聖賢之同於凡夫在此儒行之別於二氏亦在此然而漁色實士人之大戒也與其漁於色也孰與無二色勢必不能無二而念亦難於頓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九

則有品節限制之權焉按禮古者五等諸侯皆有八妾降及於士則一妻一妾 國朝之制因之藩國親王額設支俸之妾八人郡王不得過四人鎮奉國將軍不得過三人則官僚當從郡王將軍之例無疑也士卽大貴妾不當踰三四人侍婢不嫌倍之庶人雖擁素封之業置二妾猶不大違於禮內則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是也不則踰分矣勝婢則可量寬其額而過多亦導淫之囿也至於弱冠治經

十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之士。褐未及釋而一妻能治內事。則置妾乃荒業之端。待壯年艱嗣而議納妾。未晚也。媵婢。則通房之所必須。而亦以少為貴矣。然愚猶以為傳家之道。子孫果能遠色貴德。尚矣。設有好佚遊。好宴樂之氣質。則寧聽其漁於妾婢。而務禁其漁於外色。為其上干國憲。而下比群好。此喪身亡家之本也。家有孀婦。必母執程子之言。以繩之。當推孔門嫁出婦之例。而聽其自便。果有不畏。餓死而畏。喪節者。此家門之光也。又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七

嫌破格以成其志。蓋孔門本達節之權。而今且以為經。程言本守節之經。而今且以為權。則不以男子之所難。難婦人也。度婢妾之不能守節者。更當於生前預為之所擇人而付之。仁也。當其聚於一室。其體若何。禮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妾以立女為義妻之御也。是以儀禮。名夫為君。名正室為女君。妾猶稱曰側室。婢之有子者。曰婢妾。即側室亦不得稱矣。故夫之臨妾也。以君道為夫道。但有侍立而無侍坐。妻之臨妾也。

以母道。恭姊道。與夫同席。不命坐。與夫別席。亦命坐。妾與子不相。恭承夫恒貴。子婦而賤。妾以子婦有承。祧之責。而妾則不祔於廟者也。妻則上妾而下。子婦以妻任事。夫之役。而子婦則事我者也。故妾侍夫側。常為子婦作引導。侍妻側。則女若婦。俱當以肩隨之體。讓妾亦不必讓者。宗子婦之長於父妻者是也。婢妾又下妾一等。而不得與嫡子之婦同班矣。蓋婢有子而附名於妾。仍婢也。夫亦以婢臨之而已。妻則為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七

為子當稍優其待。而進之群婢之上。然亦班於妾後。而不得如妾之命坐也。飲食寢處。則當使之越群婢班焉。即無子而父御於夫者。亦與之相上下可也。大槩妻之待婢妾。與夫待妾之體。同婢妾之待妾。與妾待妻之體。亦同。而先後進之間。復有辨。媵婢。先妾而進。又或先妾得子。雖歷於女君。不得如妾之同坐席。隅而聚於側室。中亦可以肩隨之體。分左右。但當讓妾一肩。若後妾而進。則雖有子。而難與妾比肩矣。妾有多

體而所生之子無貳體子事所生之母則不得與嫡母同體妾與婢妾之臨其子也亦不得與嫡母同蓋參食母之體於其間以避尊也子行冠婚之禮嫡母隨父同受拜於中堂生母則俱受諸側寢亦惟嫡母坐受不答拜生母不設坐但西面北上而立子婦就北面行大禮四拜在妾母則前二拜可以小拜答後二拜必以大拜答在婢妾母則四拜全答以示不敢當婦之拜子獨行禮則可從妾母例蓋子猶已出雖壓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一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之然後坐與妾母同賜坐則讓一肩其步趨不得疾行先母而母則常以姑道臨之不敢處於姑道父母雖歿子婦不得拜生母於中堂蓋嫌於據父母之舊位卽有慶祝大禮亦於貳室行之其答禮與初婚之體同子膺錫典妾母於嫡母去後得封謝君恩必於中堂設私燕亦於貳室子婦從而拜賀焉亦如初婚相拜之禮設燕則母可權踞南面之席而婦以北面僉陪矣子或待母則婦隨夫並入隅席婢母例不受封或有他慶亦行於貳室中母西面北上子婦東面南上行交拜禮拜畢設燕母可從西面轉南推左上坐婦可從東面轉北推右僉陪夫在則婦不得獨僉當移母南面之席作僉向而夫婦自正昭穆之席蓋生母雖微而上無夫君女君之歷亦可少伸須臾之尊婦雖不可混婢姑於嫡姑而特設爲夫所歷亦當從夫之尊母者尊婢姑於須臾也居常相敘則但以左右分席而讓一肩可矣惟入子婦房帷中不嫌直踞上席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十一

十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或僉陪或陪陪皆無不可而夫在則亦不得不
隅也。又或享年永久而孫男行吉慶之禮則以
年尊破格而踞貳室中南面之席亦可以無大
嫌矣。喪群母於父歿之後惟嫡母停柩於中堂
妾母婢母俱在貳室無貳室則權停柩於室之
右隅有嫡母在亦不可其報訃不得書卒于正
寢。正寢即中堂之別稱也。妾母則於銘旌書父
之側室。婢母不得以側室書。嫡子於父側室臨
其喪而拜之如拜嫂之禮。服制則與期親同。非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七五

側室而所出者貴亦臨其喪但長揖而不頓首
亦不入期喪之列。姊妹行亦然同在庶子之列
則生時雖不以母事而歿則皆以猶子之禮自
處拜之如姆。媼然或壓於嫡母禮亦從殺。然嫡
母亦不可禁庶子之拜奠諸母也。祭則各於其
寢。或曰天子以太后尊所生乎何獨於妾母
婢母而不以嫡母之尊尊之於父歿後也。曰一
家之母胡得接天下之母以為例。蓋唯天子共
一后。統理陰陽二教。故周制外設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理陽教內亦設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御妻八十一世婦以理陰教而
國朝自洪武以來冊立中宮之後即冊東西兩
官皇貴妃此下凡以寵幸進號者並名妃視古
為約若卿大夫以下則所封唯一正室耳亦唯
天子以三重推尊嫡庶二母故宋家諸帝尊嫡
母為皇太后亦尊生母為皇太妃而國朝自
成化改元則並尊二母為皇太后視古為隆
若仕者之封贈父母則唯可以嫡母配父耳妾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五

母承封典於父母歿後已渥而復可以父婢承
之乎。夫事有古禮之所未詳與律例之所不載
者亦審諸憲章而已矣。古者喪禮重父輕母雖
均稱三年之喪而父以斬衰母以齊衰父在則
為母服期至於妾母且有求數月之喪而不可
得者。聖祖始均父母以斬衰之服又均嫡
母生母以三年之服生母外庶母亦為之議杖
期而自皇太子之服貴妃始蓋以盡人母子之
性而又以遏僭僭之萌也。喪服既嚴則生續之

0177 70 No. 83

原書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七六一

受封所以慎名器而別嫌疑也。至於父母之例不受封者。許子以應得之恩命。務封父母妻之例。得受封者。不以前母前妻之贈。而廢繼母繼妻之封。又以廣恩波而均存歿也。義之盡也。昔孔子重周道之監二代。而嘆幽厲傷之。聖祖亦既監漢唐宋而郁郁乎文矣。又無幽厲之傷。士胡為不從。乃今有陽從而陰違之者。夫或掩再醮之名目而封其妻。子或掩倡優婢妾之名目而封其母。正妻之以再醮封者。猶罕。生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七六一

之以婢妾封者。良多。時論槩以為人子之至情可原也。而國制則重傷矣。豈但褻君之恩。亦且卑父之體。吾以為大忠大孝之君子。必不其然。審此憲章。而夫之所以馭妻妾。與子之所以待群母。其義皆可裁矣。是故夫或妻其妾。而婢其妻。不義也。妻或婢其妾。而妾其婢。不義也。親女婦而仇妾婢。不仁也。坐庶子之婦。而立庶子之母。亦不仁也。妾婢倚夫之寵。而至於侮無罪之女君。即夫之不義也。冢婦挾姑之威。而至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於虐事舅之婢妾。卽妻之不仁也。嫡子知有嫡母。而不知有庶母。不孝也。庶子知有生母。而不知有諸母。亦不孝也。又或尊嫡母而卑生母。至於草芥如婢。親生母而踈嫡母。至於矛楯若仇。皆不孝也。而父爲子地。亦當有防微杜彙之遠。猷焉。老而喪偶。則不必納少艾之妻。爲子孫累。蓋夫猶可以出。妻子何可以出母。但借妾婢以代子婦之服勞可也。在中年。則當別論。妾而無子。則不必正庶母之名。爲嫡子累。蓋婢母獨本。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七六

生之子有服。妾母。則諸子皆有服。雖泯母名。以釋嫡子之暮服。可也。在有勞有德之庶母。亦當別論。要之。則爲人夫者。不難於馭妾婢。而難於馭可以出。可以無出之妻。尤難於馭理所當出。而勢必不可出之妻也。爲人子者。不難於事生母。而難於事義當絕。而父不能絕之繼母。尤難於事心欲醮。而口不言醮之未亡母也。馭難馭之妻。惟有分帷錮門二法而已。事難事之母。則致曲之法更詳。大要不以子格母。亦不以母傷

父是爲得之。易家人之彖曰。利女貞。而周子爲之解曰。家道睽。必起於婦人。蓋刑於寡妻。至於妾婢之難也。婦人之閑內。則者百不得一。丈夫之無失德於媵婢間者。千不得一。省及於此。奚但三折其肱。亦當三緘其口。而不敢以日月之食自解矣。愚所以嘆服程朱其源在此。而程子亦未嘗以身處孔子子思之地。輕論婦節。故愚又本春秋之大義。及三世之微權。而爲之衍其義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良足愧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七五

剖明三父八母服制。從時議。至矣哉。聖祖議禮之周也。其義悉裁於古。而推情更家焉。三父八母之服圖。其徵也。古人原有三父之說。殆以嫡父。嗣父。及繼父當之。嫡父則不待言。已期親之伯叔。無後而以身爲之。後曰嗣父。禮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子生幼。離襁褓。而身受異姓之鞠育。曰繼父。諺所謂螟蛉子是也。嗣父不以三年懷抱爲恩。而以猶子承厥嗣。其義重。繼父不以承祀宗祧爲義。而以

三年免懷抱其恩重故古者並報以三年之服而於本生父母反降為期其禮亦既稱情矣國制但許三歲以下小兒受異姓收養者從其姓而不許立異姓為嗣以亂宗族故不為繼父定三年之斬衰却於繼父一行中開出三父一曰同居繼父二曰不同居繼父三曰從繼母嫁之繼父同居中復分二等一則兩無大功親者為服齊衰期年一則兩有大功親者為服齊衰三月不同居中亦分二等一則先曾同居者有從先繼俗議

卷之一

八十一

齊衰三月之服一則從來不同居者無服而服從母嫁之繼父則為之齊衰杖期古聞從繼父姓者亦用斬衰三年之服而今以不應承嗣之故退之古不聞從母嫁者亦為繼父定杖期之服而今以隨母恩養之故進之此皆仁之至義之盡也士亦惟有憲章已耳八母之稱與古人同而制服則有迥別於古者其義尤密八母云者一曰嫡母二曰繼母三曰養母四曰慈母五曰嫁母六曰出母七曰庶母八曰孔母夫嫡母

繼母俱與父同喪三年者也古今之制皆然惟古者以母齊衰別父斬衰而今通以斬衰之制行之古者待父歿後方服母喪三年而今即於父存之日行之蓋自周孔以來難破之例而聖祖以三重之權開其額所謂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也自是孝子罔極之悲盡於父亦盡於母矣易名養母謂生母雖在而子從過繼之母鞠育者也易名慈母謂生母早亡而父令別妻代之撫育者也古者養母尚有服而慈母殆無服記載孔子答子游喪慈母之問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是故魯昭公練冠以喪慈母有司猶進諫焉而今則均二母以三年之重服此不與其為二嚴君所歷而曲伸人子反哺之至情也亦推孔子三年之愛之言而破千古之例矣嫁母未必得罪於父而義則與廟絕出母既已得罪於父而節又改於適人此正孔子所以止伯魚之哭而子思所以禁子上之喪者也今亦均以齊衰

從先繼俗議

卷之一

全

管登之從先繼俗議

杖期之服在曲士必以傷父心爲疑而 聖
祖實從人子心中追出三年真至之懷以定斯
制則所謂君子過於厚者也。試思古人遇冢酷
之繼母猶孜孜起敬起孝則於嫁出兩母之杖
期何過焉。此亦非操三重之聖人不敢裁也。父
妾之有子者曰庶母在所生之子則名之曰生
母以別於嫡母。古者父在嫡母尚不得終三年
之喪而况生母。生母不但歷於夫君亦歷於女
君。此正王子求爲數月之喪而不可得者。誰敢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全

以三年之斬衰議及於所生之子哉。然而劬勞
顧復之恩亦與嫡母等耳。故與養母慈母之服
同律。此亦非操三重之聖人不能裁也。然母而
曰庶亦惟父之側室足以當之而婢妾不得與
焉。側室亞於正室是以父之嫡子衆子俱爲之
齊衰杖期。婢之有子者但名婢妾不名庶母則
惟所生之子爲之斬衰三年而嫡子衆子不爲
之齊衰杖期矣。此服圖中所未開載而於恩封
典中見之以母之屬於婢妾者與妻之屬於再

醮者同科不在受封例也何以不開於服圖從

父母論固謂之婢妾從所生子論亦謂之庶母
也。故以庶母攝婢妾也。今士流諱言出自婢妾
端爲婢母不封則正妻亦不得封。故以生母二
字混父婢於父妾不知 聖朝之與正以斬

衰三年盡人子之私情以再醮婢妾之不許封
重朝廷之名器耳可不遵乎。以此義推之妾母
既不得與嫡母並封則亦不得於父在之日受
封。封於父在之日是生母但不匹於女君而可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全

匹於主君矣。夫既不可以封再醮之妻則子亦
不可以封再醮之母。子封再醮之母是名器但
重於夫妻之間而不重於母子之際矣。豈禮也
哉。乳母亦綴八母之末而品類最爲不等。蓋惟
正妻所出之男從妻媵乳哺者是爲乳母之正
稱。故爲之起緦麻之服。若妾亦有子而以次子
受乳於他妾此則不名乳母而名養母慈母所
當爲之斬衰三年者也。又或乳哺不由妾婢而
借諸外婦及寄諸義男之婦雖亦假名乳母而

難乎執總麻之例矣。其義則以孔子所援魯臣諫昭公喪慈母之例推之。而知其然。蓋律中有引而未發之蘊。讀者以意逆之。而後聖祖之深意可參也。大槩先王之制。雖以父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然制中或先父而後母。或重嫡而輕庶。仁非不篤。而義常節於仁之中。是吾儕祖述之所在也。國朝之制。雖以三父八母之圖。宗乎古人。然制中不以父而壓母。亦不以嫡而壓庶。義非不嚴。而仁常浮於義之中。是吾儕從先雜俗議卷之一 五

憲章之所在也。中庸章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愚於三父八母之服圖亦云然。

剖明 恩詔中給誥敕進勳階及存問冠帶等議

國朝遇有推尊冊立極重之典。則必有重恩之詔。頒告中外。上自宗藩勳戚。下逮百司庶民。思無弗徧。而唯現任官之給誥敕。致仕官之進勳階頭項。獨多。其中不無疑似冒濫之弊。而以存

問濫進階。以閑住濫致仕者。亦有之。此借恩例以亂朝章也。當為一剖。恩詔中凡言給與應得誥敕者。給之於本品應得之內也。不待考滿而給。所以為恩。誥敕給則父母妻之封贈。及子孫之恩蔭。皆從之。正與古之三命駢錫義同。而勳階則難進於本品之外。蓋身在事內。其品級自不得以推恩躡進也。此覃恩於現任者之節制也。凡言進本品勳階一等者。進之於本品品級之外也。不由陞任而進。所以為恩。勳階進則隨身之品服。與隨品之優免。皆從之。正與古之賜里社爵義同。而封贈則難及於父母及妻室。蓋身在事外。其誥敕自不得以推恩濫加也。此覃恩於致仕者之節制也。二典裁自先朝。誰敢有冒濫以干違制之律者。隆萬間則有之。然冒濫誥敕者。猶罕。而冒濫勳階者。孔多。蓋誥敕不容冒濫。間有再醮之妻。與婢妾之母。或濫之。然猶可於有過中求無過。若勳階之影響。濫進則吾黨之耻也。安可不以行已有耻之訓。問

管登之從先雜俗議

之伏讀 冊立 東宮恩詔內一款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六十以上者各進本品勳階一等此以勳與階相參齒與爵相參而又以昔日解任之由與今日頒詔之會相參也官非五品以上則有階而無勳勳不與階合故不得進年非六十以上則近於服官之齒遠於致政之齒齒不與爵合故不得進斯則一恒人辨之矣唯致仕二字爲可混是以冒濫之弊生焉在大計中則有以老疾罷官者合斯例在大計外則有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一

六六

門閣部有兼官而至三孤進及柱國特進勳階者皆假借之散官也散官亦不輕授諸司職掌中載有一款凡封贈文官散官如上階特進光祿大夫光祿大夫之類非特奉 聖旨者不與是現任一品大臣猶待 特旨陞授而可以覃恩之例進乎故 詔內另開二品以上致仕者有司具奏存問而不在進勳階一等之中有以也若三品以至五品則存問之所不及故以勳階優之但當以致仕二字爲據耳今有合致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一

七七

以解任得 旨者合斯例又有中年原以引告在籍而覃恩已及其年亦不嫌援用斯例外此則有未履任而繳憑不奉新銜致仕之旨雖解任而挂議或在聽調聽勘之科則皆於例不合者也例不合而冒之憲章之義乖矣舉其尤者莫如正二品之例在存問而影勳階擅腰一品之玉正五品之歸非致仕而躐一等濫腰四品之金匪但俗士糊心眯目而朝紳亦或未之深究也蓋 國制文階除宗人府外並無一品衙

二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不稽典故。不究履歷。而漫騰雌黃之口。曰。勳階與誥敕同。但授於品內。不授於品外也。是大不然。使勳階但如給誥敕者之限於品內。安得謂之進一等。曰。進本品一等。必與現任官之加授本品勳階者有別。且階有三階。勳無二勳。階從初投入陞授。從陞投入加授。猶可強名曰進。勳則不進於本品之外。而誰進耶。或又曰。致仕與現任一體。現任官。非領過誥命者。不得進勳階一等。則未經領誥之致仕官。胡得槩進。是亦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

然。使致仕官亦必給過誥命。而後與進勳階也。將無濫於現任官之給由序遷乎。果爾。詔文亦必開為二款矣。胡乃不問其誥命之先曾給過與否。而槩之曰。各進本品勳階一等耶。蓋現任官例以載考授三階。亦必從末後一階授勳。雖遇恩典。勳階或不並授。即並授。亦不謂之各進一等。獨致仕官以各進勳階為言。此則以勳領階。以階隨勳。不由三階次第。而頓進以本品外之勳階也。以現任者之所不能遽得。而獨加於

致仕者何居。現任之恩。已覃及於父母妻子矣。且自一品以至九品。靡不徧者。而致仕之恩。則止及其一身。亦僅覃於五品以上者。之有勳。可進有齒。可尊者而已。安得不進諸本品外耶。或又曰。勳階之進。特畀之以虛銜耳。豈與其遂進章服如陞任之官也。是尤不然。國家軍恩之例。並未有有名而無實者。無論現任之尊官。已雖以退閑之大漢將軍。而與之冠帶榮身。以告退之不第生員。而與之衣巾免役。亦皆有實。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九

獨虛於宦流乎。給誥敕之實。在乎易試。職署銜為實授。而兼及父母妻孥。進勳階之實。在乎易本品章服。從加勳。而兼及優免徭額。此所以為殊恩也。苟無其實。而但以為登軸書旌之具。則勳階何所用之。豈但致仕官之勳階無用。即現任官之給誥敕。苟無封親蔭子之實。則誥敕亦何所用之。而以給領為榮。以追奪為辱也。給誥敕者。既有封親蔭子之實。則進勳階者。亦必不止為登軸書旌之具矣。中有可疑者。其在現任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官之進勳階一等乎此亦不可以不剖按 國家設官之制。品分九等。等分二級。參照禮儀定式。中凡言越一等者皆指二級而言也。然則致仕之進勳階一等。殆無勞於國而躡進二級矣。祖宗朝何所昉乎。曰此例起於洪武中也。洪武十二年。令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者。各陞一等。給與誥敕。其時給敕之官。但進階二級。給誥之官。則勳階並進二級。此進勳階之所自始。至成化元年。則詔文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九十一

二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陞授之階進加授。是曰一階。但進散官而不進。級則與改元時之進階一級又殺矣。且曰一階而不及隨勳之階。則雖進於初階之上。而其所進者。多係陞授散官之階。而非加授散官之階也。此先朝進勳階之等殺也夫。二廟之優禮。致仕老臣則同。而一則主於體羣臣。故節諸三品以上。一則主於敬大臣。故節諸六品以下。皆有微意存焉。今 恩詔不止進散官一階。亦不止進階一級。而進本品勳階一等。正祖洪武十二年陞等事例。而進階止及五品以上。不及六品以下。又參成化元年事例也。以今 東宮之位。久虛海內之望。久切而 聖主以一朝之獨斷。決之固應。有此渥典。乃致仕官無一勞而得之。不已踰分乎。則 恩典實從 祖宗朝來也。其義則取於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五品以上。爵不爲卑。六十以上。齒不爲卑。官以致仕爲名。亦非昏墨敗官者。比依稀乎兼三達尊而有之。故不嫌於優渥。歟。唯於現任官中。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九十二

開方面官一品至五品有司官正四品以上誥命先
 給領者進本品勳階一等斯則委屬可疑蓋進
 本品一等即是進本品二級現任尚未轉官而
 勳階頓進二級例之所未有也得非以方面有
 司中有從三年考滿給過陞授之誥而未及給
 加授勳階之誥者今以勳階齊授而謂之進耶
 此亦在本品應得誥敕中不在進一等勳階中
 如進勳階縱不加服亦必加俸而後可然而如
 服加俸亦不過於本品上加一級耳但可謂之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一

全

加服俸不可謂之進勳階權言進階亦但可謂
 之進一級不可謂之進一等乃今領過誥命者
 之進本品勳階一等則 繪音也亦必有 先
 朝之事例在但參 高二廟之舊章則亦或有
 攸當焉豈非以致仕官不得與於封誥故緣洪
 武中成化初陞等進級之例而進之以一等勳
 階之實現任官既得與於封誥故緣成化末年
 散官一階之例而進之以一等勳階之名耶恩
 固周匝而名實亦不相濫矣如必循名責實尚

有可以贊禮官之一等者似應於撰詔時開出
 先曾給領陞授誥命者與給加授勳階誥命給
 過加授誥命者與進本品俸一級倘參成化以
 前事例則於方面官三品以上之領過勳階誥
 命者亦可從京官三品以上事例陞一子送監
 讀書蓋京官從陞授之誥命得陞而外官從加
 授之勳階得陞亦不謂之濫矣此又但可加於
 現任者而致仕官不得與焉 國家倘有再錫
 之恩致仕之勳階可再進乎曰否勳階從本品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一

全

進亦進一等而止矣再進則越本品二等例未
 有也勳階既不可以再進則 詔中所謂為民
 者與冠帶閑住閑住者與致仕亦無再進之例
 可知已為民之中有從大計除名追奪誥敕者
 有從 特旨削籍不奪誥敕者等與冠帶乎曰
 否制未有既追誥敕而猶許復冠帶者復冠帶
 必從 特旨削籍者耳大計中非貪酷不奪誥
 敕其中豈無虧枉而義則難附於 特旨削籍
 之例即大計中之冠帶閑住亦與致仕者有別

管登之從先雜俗議

今有從恩例復冠帶者。進而服致仕之服。可乎。曰可。國制品官子弟冠婚尚許假借進一等之服色。而况品官之身。誥敕猶未奪者乎。再考古者大夫出奔他國。其品秩僅降一等。而不遂革其舊章。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雖受孔子之訶曰無臣而爲有臣。而其義亦非無爲。爲有先年司冠攝相之舊銜在也。今士流既以覃恩給冠帶。豈不可當無臣之司冠出奔之大夫哉。况其中有以建言得罪。牽累落職者。豈劣於大計。從先儒俗議 卷之一 古

同宗迷譜禮主燕毛議

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今有同姓之宗。參商兩地。服既以親盡而絕譜。又以地隔而遺。一旦子孫追究源流。復講宗盟之好。聯合踈屬。而譙會於一堂。將從賓主之禮乎。是等同宗於異姓也。將別尊卑長幼之倫乎。是起天秩於避合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協諸義歟。愚以爲當主燕毛之說。而以貴貴尊賢之義輔之。其義本於中庸之論。廟祀首序昭穆。繼以序爵。序事。族。酌。而終之曰燕毛。所以序齒也。夫宗人既以昭穆序矣。至於祭畢而燕。乃復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者何。蓋宗派繁衍。倫次難齊。使必較定其尊卑之次。而後燕。將竟日不成饗矣。故借序齒之義。以成饗禮。禮中之權也。是在昭穆之有定序者尚然。而况宗譜之遺亡者哉。曰世有所謂烏頭叔白頭姪者。亦以齒序乎。曰譜不明而論齒。此爲兩宗之渙。而復合者言也。若宗在五服之內。與夫服雖絕而昭

穆尚明者。則位次之定久矣。何必復言序齒。言序齒則猶存賓主之誼也。大槩兩宗相遇之時。必賓一而主十。或賓一而主百。是十人百人之中。豈無叔行而與姪之齒相埒者。又豈無伯叔祖行而與姪孫之齒相埒者。今以遠宗之一賓對之。將與尊者叙乎。抑與卑者叙乎。曰亦從尊者叙耳。其中又有權焉。則所謂以貴貴尊賢之義輔之者也。夫兩宗各天一方。何以渙而復合。必其中有一二賢者貴者。年相若而道相似。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九六

之聯合其間也。序分將從此起矣。倘其中更有齒德兼隆爲族屬之最尊者。則又不妨捨此而從彼。蓋禮以義起。起於尊不起於卑也。當其相叙之始。昭穆既不可辨矣。則安得不以年齒爲憑。然則齒在父行者稱伯稱叔。在子行者稱姪。在昆弟行者稱兄稱弟。可乎。曰可。古者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異姓之交尚然。而况同宗乎。然但可以起兄弟叔姪之稱。而不可以定子孫世守之分。

恐以偽昭穆而亂真宗也。宗人而與父齒者。子

以伯叔稱。孫以伯叔祖稱。可乎。曰在子則可在

孫則有可有不可。古者父之執友。子事之如父

今世鄉會。榜之同年舉者。子亦執世講之禮。而

稱爲年伯。豈以同宗之父行。而反在執友年生

之下哉。故曰在子則可。然禮聞父執不聞祖執

年家世講之分。越再世而漸移。不聞有年伯祖

年姪孫之稱也。蓋伯叔之稱。可假祖之稱。不可

假假及於祖則父假而不歸矣。而世亦有權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九七

祖稱者。如婦翁稱女夫之伯叔。與夫婿稱婦翁之兄弟是也。然而皆知其爲假借也。稱宗人則疑於實矣。君子安得而不重之。宗人而當伯叔祖之稱。必也兼有三達尊之實。而爲伯叔行之所父事者乎。故曰在孫則有可有不可。又有宗人之齒介在父子之間者。父齒之而稱弟子。復齒之而稱兄。可乎。不可乎。曰亦可。亦不可。其可者在重父之執。其不可者在泥父之稱。蓋古之所謂執友者。豈徒以年相若哉。貴在道相似耳。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宗人果以道似吾父乎則父執也成父執即吾之師安得以其齒介乎已而兄之宗人徒以年若吾父乎非父執也不父執即吾之友安得以其齒介乎父而叔之大槩執友之分起於父昭穆之分起於祖稱兄不無貳父執之嫌稱叔又有貳昭穆之嫌在子則當兼審二嫌在孫直從齒而已矣然則祖父所起宗屬之稱子孫而頓易之可乎曰序既以燕毛起世移則齒移齒移則稱謂亦將隨之而移勢使然也蓋權稱不可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矣

以爲實序則實齒豈可以襲權稱後有元宗之賢者亦必推誠於此矣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未有名不當其實而可奕葉相承者必欲名當其實而篤百世之宗盟蓋亦自有協義之稱焉凡曰祖孫曰叔姪曰兄弟皆天合之稱也同宗而述昭穆已淪於人合矣義當起其稱於天合人合之間應以伯稱叔稱兄稱者加一老字或加一大字以別於有服之尊長而尊長之稱卑幼則或以字或以號或從家人某官某舍之稱

亦以別於五服內之弟姪行也然此亦從燕毛之說而克其類耳貴貴尊賢之實不存焉實稱在曰宗人中如在祖行父行爵尊者可稱曰老翁德尊者可稱曰老師而不必拘昭穆之恒稱即借僕隸平日之所稱以爲稱亦無不可此所謂貴貴尊賢也於古亦有昉乎曰有孔子以前最重夫子之稱孟子而後兼重先生之稱故遽使稱伯玉爲夫子而子服景伯則三桓之裔也亦稱季孫爲夫子文潞公題程伯淳之墓曰明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矣

道先生而正叔則明道之弟也其序亦稱兄爲先生古之夫子豈下於今之老翁古之先生豈下於今之老師歟而近事亦有可驗者滇南有李太府中溪先生通族俱稱爲老翁楚黃有耿司農天臺先生諸弟間稱爲老師是已其有尊而未甚尊者則兼號兼翁以爲稱亦無不可如近儒稱朱晦庵爲晦翁羅念菴爲念翁其例也蓋使主中有一人焉齒已尊而名位未協賓中有一人焉名位已尊而齒稍卑即此可以互稱

矣而其餘自率尊卑長幼之常可也折簡書名則用何稱曰當別於五服之宗凡在達尊之列與夫年相若而道相似者不嫌互稱宗生而以幼事長則有謙道親之則書宗弟宗姪尊之則書宗晚生又或自度其齒德名位之懸絕而致謙焉則書宗末亦可也

以余所觀宦途簡帖同宗之稱族末外姻之稱姻末者不少矣對外姓而稱宗人又如之何曰此亦當與五服之宗稍別幼者稱長者但曰族長不得稱家叔家兄長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一百

者稱幼者但曰族子不得稱舍弟舍姪而寒族二字則長幼之通稱也蓋上為祖宗究昭穆下為子孫別嫌疑其辨有不得不然者必如是而後名斯正言斯順矣有名稱即有位位次亦與五服之宗有辨乎曰吾昔為錫山華氏館賓而見其遠族之叔姪相叙叔南向而姪北向也又為南都兵部郎而知魏國上公燕群弟於私室第賓席而兄主席也一則以服盡之叔姪名稱不可假而坐次可假一則以上公之昆弟公

庭拜跪不可假而私室之燕坐可假此亦所謂義起之禮也然吾猶謂姪與叔對弟踞兄上於義未必盡協惟以施諸迷譜之宗則無不可蓋兩宗昭穆既迷徒以年齒起尊卑長幼之分則安知祖宗分派以來長者之不為卑行幼者之不為尊行乎其位次安得與五服之宗等也揆以大學絜矩之道凡宗譜之未泯者但有上下有前後而無左右之交其宗譜之既迷者則當以左右相先之義參諸上下前後之間而其中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一百

有不嫌於退遜之過者則亦以貴貴尊賢之義權之也蓋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豈以同宗之有仁賢而反弁髦之耶故宗人果在三達尊之數者當執隅坐隨行之禮無疑已此外當殺近宗一等而有賓主之節在昆弟行者則如魏國之坐儀可也在叔姪行者則如華氏之坐儀可也舉昆弟叔姪而其餘等殺可推已舉宗人等殺而其他姻黨可推已又或貴賤賢愚紛然錯雜顧彼則遺此伸此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則屈彼禮貴並行而勢又難於兩全者則或處尊者於台席而使卑者正主賓之位或處幼者於賓位而使長者列昭穆之席皆無不可要之以燕毛為主而以貴貴尊賢之義輔之也或曰既叙同宗而猶存貴貴尊賢之義無乃非古歟曰此古人之道也禮不云乎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貴貴也父之於子也親賢而下無能賢賢也是以宗廟之中不但序昭穆序長幼而兼有序貴辨賢逮賤之典焉仁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百三

至義之盡也叙宗之法當取衷於是矣蓋世有精義入神之君子則先王未有之禮尚可以義起之而茲則一準諸古無待於精義而後起者第迷語之宗世不皆認而為之酌情理於其間則稱名定次參合時宜未必古禮之所盡載則雖附於義起之遺意亦可也或又曰著誠去偽禮之本也宗而至於迷譜真偽淆矣何事銖銖莫引為此議一行天下必有冒認同宗夤緣射利而終之以作好者無乃開偽合之門歟是不

二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然宗固戒於偽合而真宗亦不與途人等也厥初同姓豈無所本苟非中罹易姓之變必從祖宗一體中來蘇子族譜有云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蘇子慮一體之為途人而以譜誌之吾今追途人之為一體而於譜外聯之倘亦野人先進之思歟詳為別嫌明微之法則以著誠而去偽也設有奸宄悖逆宗法之所不容者即五服之內可絕而奚黨於迷譜之宗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百三

吾宗管氏世籍崑山自弘治正德間割隸太倉州始入州籍其分支想在七世祖時而譜牒無徵焉唯聞先祖樂誠府君存日論及家世而曰崑山有顯者方伯罔卿二公吾宗也州縣分治而往來絕矣又有一支出贅於劉河之塘南而為嘉定人氏則分支於五世祖者也後却以割隸而入州籍然亦犖犖不通問嘉靖乙卯有閩齋先生諱美中者與余同入郡庠為校官弟子員其齒蓋父行也而以

兄弟叙蓋其世次尚可考云。暨余以隆慶辛未釋褐授南駕部郎。而崑山甫里一支有名。矜澄川先生諱大武者。今爲金華府教授。偕從弟大道大經。以應試。故與余亡弟遵道堂弟大夏大猷輩。相遇於逆旅中。班荆而講宗盟。諸弟爲請於余。余念先祖之言欣然。聯爲一族。越萬曆癸未。復爲先君子月湖府君卜地於崑山兩直河之間。而奉葬焉。則教授君之里也。嗣是往來日密。每歲掃墓。則彼此合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一頁

燕以爲常。其情好與五服之宗無異。而昭穆則不可考矣。姑從教授君與余初合時之所叙。權起昆弟叔姪等稱。彼此相安以爲固然。若天合之昭穆也。婁中宗戚。不無以贖起爲疑者。而子姪中亦懷昭穆失次之虞。余故本中庸燕毛之議。推而衍之。俾兩宗可以永合云。

從先維俗議卷之一終

考宗法以立家廟議

古有最重最切之典禮而後世之不能脩者二則尸法與宗法是也立尸以妥祖考故有王父尸有父尸立宗以統族屬故有大宗有小宗二法皆泯於繼周之秦秦以後尸法遂絕宗法之遺意則猶存於今之宗藩及勲臣家而卿大夫且莫之講矣况士庶乎宗法不立豈但族屬無

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統而喪祭之禮亦亂有宋大儒屢嘆之愚以為居今之世尸法不必復而宗法猶可復宗法中大宗難復而小宗易復戴記大傳之文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釋之者曰別子或出奔他國而別於本國者或身自起而為卿大夫者是也然猶未窮別子之本其本則從始封諸侯之次子別於適子而稱別子適子世為諸侯別子降為大夫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身自為祖故曰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別子為祖別子即公子之別稱繼別則別子之冢子也凡從祖出之庶子皆宗之是為百世不遷之宗百世不遷之宗大宗也大宗復有次子不敢承繼別之宗而身自為宗其冢子亦不敢繼祖而但繼禰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凡從禰出之子孫亦宗之五世則親盡服絕不之宗矣是為五世則遷之小宗大宗非適長子不立小宗則庶出之子亦可立而公子止一人則身以別子不宗人人亦無宗之者待繼別之子出而後

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有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此大宗小宗之本所自來也若以出奔別於本國及邁迹別於宗人者則亦別子中之凡例云爾二例之中亦唯身自起而為卿大夫者與諸侯別子等而出奔之亡人其大宗猶在本國雖律之於小宗亦可也然則今之以卿大夫起家者其身當為起廟之祖無疑矣身為祖適子當稱大宗統父所流出之孫支於百世但今宗法又湮而吳越之

二六

太崑先哲遺存之一

民風尤渙雖立大宗詎能聯族屬於五世之後哉宋儒原謂大宗難立則莫如且立小宗其論最當蓋士庶之家無廟既爲卿大夫安可不立家廟以祀祖考祖考祧盡則身當爲祖叅古宗法卽是百世不遷之祖也有嫡子則立嫡長爲宗當古者百世不遷之大宗無嫡子則立庶長爲宗當古者五世則遷之小宗今不問嫡長庶長但含大宗之虛名而行小宗之實事主喪主祭衆兄弟咸宗之葬後不問歲時常祭與吉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待其子之克肖也則仍歸之至於五世服窮之際倘有賢貴者能合無服之宗親卽大宗也可以議古者百世不遷之宗法矣不然則隨其親盡情盡而用五世則遷之法無害也唯祖位則永不可遷耳此法不脩故今之九弟分居而遭父母之喪者葬後則各以帛招魂迎入靈座而分獻之服闋俱燬諸火至有分題神主而各奠於寢室者父母豈有分神之禮乎此其害禮已甚招魂之說則猶可解禮謂升屋而號徧求父母之神於几竅曰於彼乎於此乎而季札則曰魂氣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招魂分座之例多緣二氏之徒倡之而義亦可附於升號然於古禮則乖矣執兩端而用之或者招魂分座以便日供猶無大害乃分神立主以行時祭則斷乎其不可也廟制則如之何據禮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則大夫之立三廟古道也聖祖既建四親之廟於金陵卽以此禮達乎天下凡品官俱許祀四代庶人仍舊祀二代封典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

止及於曾祖。而祀典兼及於高祖。祝古渥矣。而世廟復許庶人追祀始祖。則尤渥之渥也。今始祖或以親盡譜迷而難遠追。四廟或以費重力詘而難分建。然而既有此令。則士庶可權以曾祖當始祖。祀三代不為僭也。卿大夫則有品官家廟之式在。

酌量祠堂儀式議

按古者天子七廟。下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廟各自為一室。主各奠於其室。所謂同堂異室者。從先雜俗議 卷之二

五

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禴祭則分。禘祭則合。自天子以至大夫適士皆然。國初品官廟制未定。于是權倣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而庶人則但奉祖父母父母之祀於其寢。其享禮亦畧同於品官。斯皆主於合祭。不主於分祭。蓋古也。同堂異室而今也。同室異龕。勢不容於不合者也。其制祠堂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

管登之從先雜俗議

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叙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厨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扇閉。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為四龕。每龕內置一卓。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置香爐。香合于其上。此雖本於朱子遺制。而非宦家之富厚有力者不能建也。故又開二欵於其下。云。若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厨庫。而於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從先雜俗議 卷之二

六

東藏祭器。亦可。地狹則于屬事之東亦可。斯則貧宦之可以力勉者。蓋聖制之曲盡人情如此。仕者果有餘地。以恢廟基。又有餘力。以嚴廟貌。則欽遵前式。孰曰不然。或者迫於地而窘於力。則不但三間之規畫難遵。即一間中之南面四龕。以及東西兩櫃。亦未必綽然有餘裕也。或不嫌會通。今古事宜。以奉欽。裁四代之祭。倣古禮耶。則奠高祖之主於東面。而以南北分昭穆。固可做俗禮耶。則奠高祖之主於南面。而以

二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東西分昭穆亦可。蓋皆向各龕之靈以行特獻之禮。亦分亦合。於事最便。苟有百世不遷之祖位。則以不遷者為主。而分四親為兩昭兩穆。於制亦便。又或間架太窄。則飲其制而立一長厨。將四龕奠於其上。而祭時另設席於中堂。奉主出龕以祭。祭畢。則仍歸龕。亦無不可。又或四親之衣裳可設。而分居兄弟。有別故而難於赴廟。則設衣與設主同。迎衣亦與迎主同。即權拜廟請衣以行特祭。亦無不可。而神主則斷無無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
出廟之禮。子孫亦無無故而不赴廟之禮。有大宗則巫殺群主。而出於廟。有大役則卜奉一主而載諸途。昔之人有行之者。今亡矣。夫至於享廟儀則亦具在大明集禮中。吳越豈無世家。而熟閑此禮者。殆寡。愚雖有志於考求。而溺於習俗。未之能粹反也。權立四親祠堂於廳事之東。而制亦潦草。揆以古今典章。多所乖謬。改圖尚有待焉。更念古人事亡如事存。益有不時獻新獻持。幾無虛日者。亦有每辰率子姓拜廟而後

行事者。愚皆未之能也。除時祭外。第於月朔月望。以不公不私之行服。獻茶餅而行四拜焉。斯誠委巷之餘習也已矣。假我數年。倘能改建家廟。則亦不敢狃於故習也。先志此以質孝思不匱之君子云。

剖義方幾諫責善議
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語曰。事父母幾諫。而孟書又言父子之間。不責善。何也。此幾正在毫釐千里之間。不可不察。責之為言。相諍而不相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八
之謂也。大槩就子說。不就父說。父何嫌責善於子。子不可以善責父耳。故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不言父子而言子父。為其端起於子也。然父亦當有以杜其相責之端。故古人必易子而教。教不重言而重身。責子以正。而不自處以正。亦父之過也。故并父而言。不責善也。如執子之不可責善於父。而謂父道亦然。則學詩學禮正牆面之訓。以及期而猶哭之嗜。獨非責耶。更有甚焉者。樂鍼以一言對君之失。而受樂

耶。更有甚焉者。樂鍼以一言對君之失。而受樂

書之肘責曾參以一瓜去根之疎而受曾黜之杖責二者子無一毫責父之心而父之責子也似暴然晉人賢書而亦賢鍼孔子則責參而不責黜也則以二父之責善即所以爲義方也故從身不行道之父說尚可言父子之間不責善父有義方何言責善言責善則子之不受義方可知義方能行於孝敬之子不能行於鬻訟之子是以有養不中養不才之道也或有必不可以中才養者則如之何曰法在內則內則曰子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

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怒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凡言怒者輕則以詈重則以撻詈撻之所不能移則義方之法窮矣放逐其容已乎婦不可怒而出大聖賢有行之者孔子子思是已子之當放者宜莫如丹朱而堯不之放何也以天下禪舜而置爲虞賓舜必體堯之意以吏治其國如封象然此以不放爲放也此唯天子可行而士庶不可行則有放而已矣履霜中野放非其道又君子之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所悲也放而當矣罪止於不孝不敬而無傷害於物且母表禮以開其自怨自艾之門設有不受放之子則如之何曰表禮可也召宗人數其罪於家廟而逐之不得已而置諸囹圄亦可罪入不可赦之律則有石碣金日碑之成案在父所以爲義方之術盡於此矣子之遇難事之父也如之何曰事親有隱無犯犯即淪於責善而當不義則子又不可不諍於父是以責於幾諫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妙在視於無形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

聽於無聲而其節文亦在內則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與魯論不違不怨之訓同而其要全在幾上不與其幾雖下氣柔聲以諫抑末也意者大舜事頑嚚之父母必以此道書但載其負罪引慝以底允若而不言及幾諫何也父母之過可諫而不可撻舜但顯已之罪隱而隱父母之頑嚚也

二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雖有幾諫其誰知之噫古有陳言攸伏之大臣引君當道而人莫知亦以此幾矣復有不可以幾諫若者伯鯨是也方命圯族之豪雖聖子其如之何禹則從父於九川猷澮之間相厥水道悉轉父之汨陳處歸於行所無事處實於幾上得之肆能因敗為功陞羽淵之靈以配上帝禹吾無間然矣然但不可幾諫而已尚未有所加諸子也復有幾諫難施而身陷不測宜若何曰道在致曲以聽命小弁以怨凱風以不怨至情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一

哉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後儒猶以見幾不登科為大仁之賊嗟乎腐儒之責於人終無已夫

三賜不及車馬合三命不齒於族議

禮云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此貴不敵親之義也又云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此親不敵貴之義也二義若相反然者其說

云何按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三命者王朝之元士侯國之上大夫也受車馬則三命之等威已備不復與族人齒矣今言不及是貶三命之體而從再命也無乃違於王章歟非也古者始封之君初世不臣昆弟再世不臣諸父是拜君尚不嫌於降體而况士之初試為大夫者乎父母之三賜及於車馬則父兄行之所不得乘者儼然乘之州閭鄉黨之間將遂以尊父行者尊我而壓於期親尊長之上是以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二

子弗處也然而三命之體統自在與族人敘亦必於群居中異席禮亦但言不齒於族不言不齒於宗蓋期功尊長稱宗不稱族總服以下方稱族族猶可以不齒而宗則未嘗不齒也三賜不及以避父母及期功尊長之宗也非避總麻以下袒免之族也斯道也不特古道為然時制亦然以天子之尊而朝母后入必步趨見必跪叩此即緣古禮不及車馬之意而於掖庭先之也以致仕官居鄉亦令庶民以官禮見三

黨中尚設別席。此卽綠古禮三命不齒之法。而於鄉社嚴之也。國朝憲章之通古道類如此。涇濡及成弘間。民風轉厚。吾聞諸婁中父老。故宗伯毛文簡公之古也。公以狀頭及第。省親於故里。恂恂如也。謁親戚故舊。多撤傘蓋。步而不輿。此真孝子之節哉。于時鄉氓。何嘗習聞三命不齒之說。而少者習於事長。賤者亦習於事貴。族有貴人。輒自歎於攀附不及。而歛踪退避焉。不齒之義自在也。蓋至於今日。而二義俱不守。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三

矣。在顯士誠不能以孝子之節率鄉間。而鄉間亦多狂子。兼以放曠不羈之山人。跳梁其間。自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以爲國法於吾何有。而譚空譚玄之家客。則又以先王之制爲芻狗也。齒三命於族。猶以爲未足。且欲藐而齒諸鄉矣。縮紳亦畏其口。而曲徇之士。固惡夫以芻狗人。然必既簾遠堂尚之體。以博居鄉長厚之名。亦有道者之所鄙也。是故。國初之憲章。斷斷乎不可不考。而三賜不及之標。則雖古人之

所難而在。今殊非奇節。蓋古之侯國狹小。三命得以臨其鄉人。車馬亦非大夫不得賜。故以三賜不及爲孝。今當一統重熙之世。統綉亦擁肩輿。賤卒亦乘肥馬。殊不以爲重輕。而士以輿服歸省。父母榮之。州閭鄉黨亦安之。其所重。又不在于三賜之車馬。而別有在矣。試舉三四端。違禮之甚者言之。古者父坐子立。非命之坐不敢坐。而今以不命爲常。至有臨大賓而偃然登席者。古者弟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而今以不起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四

常。至有發許語而嘻然宴坐者。古者父兄在。凡事必稟命而後行。而今以不稟爲常。至有挑非常之釁。而徑情直行者。古者子事父母。出必告。反必面。而今以不告不面爲常。至有曠百里之遊。而自去自來者。此真所謂委巷之習也。號稱冠裳之族。而恬不爲怪者多矣。御車馬誠無足異。而侈張僕從。揚揚過閭里。車過尊長之門。亦大不雅。據禮。小宗之嫡庶子。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待

宗子猶爾其於父母期親可知已以此義推之
人子將近父母之堂必舍車徒於目所不覩之
地踏足而趨以謁父母將造期親尊長之室亦
畏呼導於耳所不聞之域循墻而入以謁期親
此乃三賜不及之遺矩也言及於此不得不生
內愧焉吾少也賤賤則類從委巷之習事父祖
多愆於儀及從大夫之後思所以補前愆而終
天之恨生矣其身之多忒尚不能以過庭之詩
禮刑於家何暇齊族人以古道姑研此義以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

學古入官之君子云

壻事婦翁別體議

今之所謂翁壻古之所謂舅甥也其服制甚輕
而恩義甚重蓋亞於父而立乎伯叔之間故俗
呼壻為半子而贅壻則等諸猶子律許配嗣子
而分翁之半產此岳父之稱所由歸也唯其分
重服輕故五方相待之體頗別大槩列子行而
隅坐者什之八九分上下坐者什之一抗賓主
禮者一之半愚以情理揆之婦翁之服雖不與

期親尊長同而受恩多有過於期親尊長者齒
亦多在父行豈不可當父執曾有父執而可以
分上下之坐抗賓主之禮者乎 聖制亦等
諸子姪甥男之見父叔母舅久別則行四拜禮
矣唯親迎時暫分階而翁扶壻拜焉是故初見
以交客之禮而權踞賓席繼見以猶子之禮而
永列子行此體不可易也雖然有變格焉蓋唯
幼年結髮之婦聘由父母而翁齒且與父比肩
恩復過於伯叔此婦翁之負父道者也安得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六

以諸父母舅之體事之然士固有中年喪偶繼
室不由父聘而翁齒僅在兄行此則難當父事
之禮而待之以兄道可也在兄道則上下之坐
可分矣復有衰年繼娶妻年與子女齒而翁齒
反入弟姪行此又難當兄事之禮而待之以友
道可也在友道則賓主之席可抗矣此皆天則
之自然雖不載於 聖制而禮則可以義起
者其中尚多變態難可執一亦只從恩德之淺
深門閥之高下與二達尊之相當相遜而恭酌

焉然唯結髮之婦翁爲正格。正格之中復有德尊位尊者。不但通於父道。亦通於師道。其刺必用父師百拜之式。非過矣。卽德位不符。而苟非人品污下。與大過之當絕者。定如子姓之終身隅侍。何疑也。百拜則可以書。可以無書。翁待既賢且貴之壻。則或以台席自處。而以設別席之例。賓之上席亦無不可。稱謂之體若何。婦翁之齒長於父者。可稱伯。少於父者。可稱叔。在達尊中。則不嫌並稱曰伯。亦可稱曰老翁。翁稱壻。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

以字或以號。或從僕隸下人之權稱。皆無不可。此但論結髮之婦翁。而繼室之翁。又殺一格。壻亦不必以伯叔稱。繼室之翁。但稱老翁爲順。或兼號兼翁以爲稱。亦得。翁則可以稱壻。號亦可。以從僕隸下人之稱。不得以結髮婦翁之道自處矣。若友道之婦翁。則彼此同稱。殆無不可。壻之待結髮婦翁兄弟也。如之何。翁之兄待之如翁。翁之弟。則可以隅。可以僉。亦可以正。當叅之以三達尊之義焉。而翁之同堂以下弟兄。苟不

在達尊中者。亦賓主之而已矣。前室之子。待繼室之翁也。若何曰。從父之所待。而退一格焉。可也。繼母如無出。則不得稱爲外祖。以貳亡母之父。但可從父之稱。而稱老翁。又或用老先生之稱。或隨僕隸下人之稱。俱無大害。唯與分庭抗禮。則不可爲嫌。於無繼母也。出外。則借姪事叔弟事兄之體。可矣。繼母庶母之子。遇前母之父。用何稱。此則不嫌從嫡長兄之稱。以爲稱也。如與父絕。則不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八

重母舅姑姨夫議

人道除父母外。分重情重。而服制亦重。則莫如期親尊長矣。外有服制輕。而情與期親同者。母舅是也。緣母之重。以爲重者也。又有全無服。而分與期親同者。姑夫是也。緣父之重。以爲重者也。母姨夫次之。堂母舅堂姑夫。又次之。是故三命不齒之義。可行於總麻之伯叔。而不可行於小功之母舅。嫌於損母之重耳。南北相向之儀。可借於無服之叔姪。而不可借於無服之姑夫。

嫌於傷父之重耳。甥舅妻姪之中。有不可以尋常待者。母舅自處台席。而以賓席禮甥舅。可乎。曰。不可。父母之期親。無台席。台席亦疑於賓主矣。姑夫自處台席。而以賓席禮內姪。可乎。曰。有可有不可。其可者。內姪或在三命不齒中。可當賓席。其不可者。姑夫自在三達尊數中。不必就台席也。蓋姑夫雖與母舅同體。大槩母舅密而姑夫疎。疎者可借賓主之權席。而密則遂與期親等矣。聖制但裁甥舅行四拜禮。而姑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

夫似列在其餘親戚中。行兩拜禮。有以也。然則二行中。絕無迭為賓主之禮乎。曰。亦有之。名雖母舅。而或為吾母之繼母弟。與庶母弟。不專以弟道事吾母。而兼以子道事吾母者。在舅亦為前母嫡母降體。不得直呼姊之所出為甥男矣。此則可分賓席之舅氏也。母姨夫及堂母舅之少於吾母者亦然。名雖姑夫。而內人或從吾父之繼室出。與妾婢出。不專以妹道事吾父。而兼以女道事吾父者。其夫亦從妻遜前母嫡母之

子。不得直呼內家之姪為妻姪矣。此則可分賓席之姑夫也。堂姑雖從嫡出。而其夫少於吾父者亦然。中有不可以一律齊者。亦皆從三達尊上起義與受恩深淺上起情耳。稱謂則如之何。北俗。母舅多呼甥名。此古風也。然難行於吳越之間。直以外甥為呼。最正甥貴。不嫌呼字呼號。或借僮僕下人之稱為權稱。亦無大害。姑夫之於內姪。則北俗亦罕有以名呼者。稱字。稱賢。姪皆正稱也。既賢且貴。則稱號良不為過。亦可間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十一

從僮僕下人之稱。若繼出庶出之舅。與幼姑庶姑之夫。名未成而齒未高。位望反出於外甥內姪之下。則如近世之稱友號。兼老兼翁以為稱。亦貴尊賢之義宜爾也。在甥姪則無改於母舅姑姨夫之稱。而同堂親屬以下。則彼此稱呼。俱有可以通融者。亦求當於情之所安而已矣。中表兄弟及伯叔姪別體議。父黨姊妹之子。母黨兄弟姊妹之子。俱稱表兄弟。而世俗相接之體不同。有敏昆弟行若同

胞者有分賓主禮若外交者二體孰是曰其權俱握於兩家之大父家大父之有德有力者能聯女所出之外孫合諸孫而齒敘之外大父之有德有力者能通子所出之諸孫合外孫而齒敘之雖曰表姓兄弟實則同堂鴈行也祖在時既已久敘昆仲之分祖歿後豈得遂易賓主之儀即使敘不出於二祖而父能子姊妹之子母能子兄弟之子其義亦然若祖父未嘗合而為一雖親亦踈左右交之體成矣權敘賓主亦奚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十一

不可此二格之所以兼行也蓋敘昆弟者以先從之誼奪左右之交分賓主者以左右之交奪先從之誼禮俱無礙而敘齒賢於分賓遠矣亦不容於不分者不但祖父之聯屬異齊而中表行之賢愚貴賤亦不等也蓋有三達尊之當然者在焉兄在三達尊之數乎年倍者尚當父事德尊者亦當師事爵高則兼父師之體凡事亦何待言未聞以兄事而猶分庭者也若達尊在弟行中則三命不齒之古禮與筵宴別席之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憲章昭昭也同宗猶爾中表可知權從分庭抗禮之例亦宜矣然使祖父在時先有定敘則弟亦何忍一旦先兄兄為賓則弟以北面作主道弟為賓則兄以台席作主道其可也從表兄弟之長幼派一分遂起伯叔姪尊卑之分知所以敘兄弟行之長幼則知所以敘伯叔姪行之尊卑矣亦當追祖父之起序與達尊之義參論焉表伯年在父上當循子姪之禮無疑叔則年德襍揉難執一格如其年相若道相似不在達尊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十一

數中亦可權分上下之坐而聯昭穆之席唯並踞南面則不可而亦有可以通融者表姪已在達尊數中而表叔又不與父母之昆季同母者也若期親以外之表親或以達尊行中之姪遇不達尊之伯叔伯猶可用從前之體而叔則徑分左右之交可矣雖然謙者德之柄也與其過乎亢也寧過乎恭

父執執友議

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

三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原書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執而以父事之猶愈於有父執而不以父事者蓋猶不失為厚也若德非父執而以父事之禮責後輩則妄矣而執友與父執之中亦有等殺如孔子之於伯玉固執友也其於伯高原壤亦執友也皆以平交待之伯玉知非寡過則坐其使而問焉原壤夷俟則愛之以德而有叩脛之舉哭伯高不於寢不於野而於賜氏似處之於伯玉原壤之間以是知古人之待執友亦未嘗無厚薄之等也朱子之於延平李愿中固父執也其於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亦父執也皆以師禮事之延平學遂行醇則終其身推崇若不及焉劉白水晚節稍移則事以無隱而有微諷之言事籍溪亞於李優於劉而率無犯無隱之常道似處之於延平白水之間以是知古人之事父執亦未嘗無隆殺之節也但古有父執今無父執古有執友今無執友則世教之衰可知已欲存父執之餼羊其審德於業師年伯二倫中乎欲存執友之餼羊其取節於憲友庠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五

二行中乎。講學家當有執友而今也。或是之亡矣。

父之同年與同年之父辨體議

同年之稱起於唐不取同庚而取同榜。以為君門所出之昆弟行也。疎而親之之稱也。父之同年長於父者稱伯少於父者稱叔以其散在四方齒難猝辨故合而稱之曰年伯同年之父之稱伯也亦然。通名於父之同年曰年家小姪。觀面亦自稱姪坐必隅行必隨其迎送不用分庭。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十五

之體蓋以先後從前之矩合左右者也。通名於同年之父曰年家晚生。覲面或稱學生。上坐則僉下坐則正其迎送不變分庭之體蓋以交左交右之矩帶先從者也。此例不知起自何年而於義則已協矣。愚嘗諮諸先達隆慶以前未有易斯矩者。唯江右一省後輩事前輩最謹。推及同年之父多以隅坐為常。而他省則不然。後乃窮交日淡勢交日濃。吳越間亦成此格。其待同年之父也。駸駸與父之同年等又不能如江右

之兼尊尚德而獨尊此一行從而為之。辭曰不父同年之父而子同年之子是尊已而卑父也。斯義不然。夫同榜之昆弟出於君不出於父。則世講之子姪亦起於君不起於父之父也。父雖尊安得收君門所出之昆弟行而等之為子。子雖嚴父安得擡海內未成父執之尊人而等之於父。同年中蓋有年高於父者在父尚當稱允徒以偶聯於君門之榜而推尊曰伯亦隆矣。乃欲盡掃賓主之儀而行于姪之禮豈但以父侵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十五

君亦且以他父侵吾父也可乎。及年誼一定則異姓昆弟之交成矣。禮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通此義於年家當云父之同年猶父也。亦引而進之也。君以父道子吾父則吾以孫道事吾君之子行孰曰不然。故子行於父之同年不問齒之崇卑與德之高下苟非義與父絕者則皆有父執之誼焉。隅坐隨行於義允協。蓋分胎於君榜矣。烏得與同年之父並論此非尊已也。尊君榜也。亦非卑父也不以父貳君也。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唯同年之父行中或有齒尊德尊而爵亦尊者
後進俱當嚴執父事之禮此又不從年伯上起
義而從三達尊上起義矣雖然同稱年伯而禮
有隆殺士亦將以彼此相形為嫌則以台坐之
例參其間亦不失體而迎送則必分庭互賓亦
可僉坐惡得以達尊待後進之例為例也即以
父之同年與同年之子遇於宦途或以官階相
壓或以事權相臨亦不得不圓通家之誼而奉
官守之嚴蓋王章尤重於世誼矣又或同年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七

子宦遊而歷監臨提調之鄉其禮父之同年也
若何則近例亦不遠於禮矣蓋世講長幼之稱
無改而偶坐隨行之體稍移在主位則隅可畧
轉而僉在賓位則用座主門生台席之例最當
唯迎送之間戒乎疾行先長耳當知門生雖以
師道尊座主而座主非師也收錄之恩全在君
師道亦在君也年姪雖以父道尊年伯而年伯
之父非祖也世講之源全在君祖道亦在君也
愚見流俗之不著不察者多矣故特表之

三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鄉會二榜同年變格議

今天下以出身重鄉會二榜此世情也又以推
轂重二榜中之座主亦世情也却有不可等為
世情而薄視之者則以設科取士 國家之重
典在焉蓋二榜原不以座主推轂之恩重而以
吾君取士之額重也君上之尊等於天臣下之
尊君等於父故序科與序齒必相參而齒同榜
之兄弟與齒同胞之兄弟畧相等鄉榜之不與
甲榜齒貢榜之不與鄉榜齒義亦起於此矣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八

中尚有變格焉蓋有鄉榜已稱同年而會榜復
稱座主門生者孰為重曰兼重旅謁必隨會榜
之班而獨謁仍敘鄉榜之誼今日之仕途亦然
也竊謂門生之稱可易為學生而老師之稱可
易為先生何者座主之稱師原屬假借而先生
則自昔父兄之通稱也通刺則座主仍書年生
而門生似當書門下年生賓主往來之間則用
兄事肩隨之體為主則以下對上為賓或以昭
對穆是為得之復有父子同入一榜者與諸年

生敘若之何曰此正當以序齒之義行於序科之中者也齒之等於父者子可避年兄之稱而尊之曰老丈齒之等於子者父可裁老丈之稱而等之曰年兄諸同年之加於其父子亦如之古禮父子不同席父坐則子立而同榜則多以公會相追隨難乎堅執古道但祖臣侍食於君弟子侍坐於師之體可也有大會則與父齒者聯上席與子齒者聯下席齒又在子之下則相携而權入隅席亦無不可有專謁則齒於父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十九

子當隱然以父執待之而循兄事之體齒於子者父亦退然以年誼下之而做兄友之體齒於父子之間則互賓而以正帶僉亦無不可父子榜同則於諸同年之父例稱曰年伯今子必仍用舊稱而父則不必稱伯可借老年叔之稱以別之即彼此以老先生互稱無害也坐則父可對而子可隅此非為同年之父而隅隅其為吾父之所兄事耳諸年家之子於其同榜父子例亦並稱曰年伯今於子無改舊稱而於父則難

混稱伯可起太年伯之稱以別之即用世俗太老先生之恒稱無害也坐則隅於父亦隅於子此非專為通家世講而隅隅其為君門所收之父輩耳世更有與父同鄉榜而復與子同會榜與父同會榜而先與子同鄉榜者皆可以此例通之大槩論榜則重君故不可執父之舊交而盡奪子之年誼論交則重父故又不可執子之年誼而反奪父之舊交然則從父論者什之七從子論者什之三也然世之父子同榜及一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十

而兩同父子榜者亦不恒有唯叔姪甥舅師生之同榜則比比有之體又若何曰卑事尊幼事長自有定分豈以偶同君榜而易之在諸年家則亦自率其交道之常而已矣唯初釋褐之寒士多有狃於俗而迷於禮者則追隨迴避之間失度良多亦當有以正之據禮弟子當隅坐隨行當兄事者必不有隨故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然則姪之於叔甥之於舅弟子之於師當在隨行之科也而洪武禮式又令官員馬上相逢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親戚尊卑聽從迴避則姪當避叔甥當避舅弟子當避師無疑矣迴避則難於隨行隨行則難於迴避二義何所取哉曰此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凡言迴避者必從在位之士轎馬之兩路相逢者說以卑遇尊禮當下與下馬古者大夫撫式士下之而况尊親乎故以迴避為方便之門若古之所謂隨行則多就失位之士舍車而徒者說即不徒行而共車則尊者執綬卑者執轡亦隨行之義義未有張蓋擁導與尊長並馳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十一

街道中者與尊長並馳街道中固非義遇尊長於途而不下輿下馬亦非義是以有迴避之式也今新進之士多有依同榜之尊長而出入相隨者策蹇以從尊長之後庸何傷唯當謁客抵寓時不嫌先尊者下馬而趨俟於前當主人送出時則必俟尊者上馬而繼登於後路遇不下馬則必避馬方不悖於禮耳然此亦就榜士之始進者及郎官之未尊者說官至四品則以兩程導馬前行官至三品則以兩隊導與前辟其

三三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於尊長亦但有相避而無相隨矣至於居鄉則士流罕徒步罕乘肥而多以一蓋導肩輿此已易隨行之矩而當循迴避之條者也吾見士大夫張輿蓋謁公門子避父門生避座主則有之姪避叔甥避舅亦或有之師弟之間則多混過謁客率聯輿而並登路遇或拱手而分路恬然不以為非不曰蠻貊之風吾不信也然而同榜之師生委亦有難於過執者當其策馬趨朝及謁閣謁部謁座主之際隨班出入不復能叙尊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十一

卑之分則以壓於所尊故耳當其無所壓時分義固依然在也獨幼所執經受業之弟子却有早達而為師之座主者體又若何曰師當稍降其體而弟子却不可執座主之體何者弟子之得成座主其源從執經受業中來也安得借君門一日之權而以桃李輩目師長哉路遇當以相避為義然寧以座主避業師毋以業師避座主勢不可避則下馬相揖至於上馬亦寧以業師先座主毋以座主先業師唯通刺列席之間

不嫌稍易舊額弟子可於門生上加一舊字而
覲面之稱則如舊師既難用舊日友生之刺又
難徇今日門生之刺可並裁之而書眷生書侍
生覲面亦不當自稱門生而稱學生或如孔子
之自稱名亦可稱座主不當曰老師而徑稱號
或如時俗之稱半號而加老字亦可又莫若刺
書忝友生而面稱老座主似為更妥坐無南北
相向之禮而有昭穆相遜之禮彼此互賓不妨
互用台席然業師之台席必居左而座主之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三

席必居右乃其輕重之權衡也業師與同門生
旅謁座主座主必辭座主召諸門生會讌業師
必另設於別日倘有不得不會者必以異席之
例處之同門生如有會請座主之舉師但捐分
而不預席可也蓋場屋門生徒以知己之恩感
座主終屬桃李之私情芸窻弟子實以父兄之
禮事業師則屬綱常之大義故其權衡如此舉
業師而切所肩隨莫逆之畏友可推也舉業師
畏友而分所素定如母舅表兄輩可推也叔姪

則在迴避之科必無姪座主而叔門生者故不
必議叔姪甥舅師生之外復有姑姨夫表伯叔
及父之執友年已相懸罕有卑幼為尊長之座
主者故亦不必議設有之則亦倣甥舅師生之
體而行也同入一榜而成年生體又若何曰表
伯嫡姑夫與母舅之體同表叔母姨夫則與期
親尊長有間矣父之執友又與三黨尊親稍殺
矣或者表伯姑夫即用甥待舅弟待師之體而
表叔母姨夫及父執則參之於師友尊長之間相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四

召可以主席對賓席亦可以台席當主席列坐
可以左右分昭穆亦可以南北移僉向謁客可
同行而送出亦可隨班而上馬路遇可無避而
逼近則可停轡而讓先其逼刺與面稱則大有
推敲在表叔之於表姪母姨夫之於內姪也其
刺不嫌於眷字上添一年字以示不敢居尊之
意而覲面則不必稱年兄在姪行義不以年奪
眷只如未達時之式雖年字尚不必書而况面
稱乎乃如表伯姑夫之切近者則刺亦不必書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年而但書眷矣。父執之於通家子也。其刺不嫌於侍生上添一年字。以示不敢貢高之意。而親面或可間稱年兄在幼行。義不以年誼奪父執。或可易晚生之刺爲教下生。而年字則可以書。可以無書。况以年兄二字出諸口乎。乃如業師之恩義兩篤者。則刺亦不必書眷侍。但於友生上添一年字。而門生之事同榜業師。則照舊刺而已矣。師弟之世講稱通家。同年之世講稱年家。則將奚從。此則師家之子姓從年家。而弟子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三五

富與貴交參論齒爵議

國制於別嫌疑處最密。不但別有官於無官。亦別大戶於小戶。蓋聖祖起於民間。習知編氓之不可以無統也。洪武五年始定庶人常見禮儀。凡鄉黨士農工商。一槩敘齒。如佃戶見佃主。不論齒序。並行以少事長之禮。十九年特令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而致仕官之不與異姓無官者答禮。則十二年之今甲也。邊此今甲則佃主與里士社士俱在異姓無官者之中矣。豈有有司與之平禮。而鄉紳反不與之答禮者乎。曰古者三王之養老。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饗。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且袒而割牲。而况有司乎。而况致政居鄉者乎。第三老五更之饗。不徒以齒。而亦以德。月有告。而日有秩。則不從德而從齒者也。里社士之與縣官平禮。聖祖其有取於斯義歟。制但今與縣官平禮。而不與府官平禮。則中亦自存等殺焉。直

隸諸府之長亦稱方面官富民雖賜爵而德或未稱猶難與方面尊官抗禮也以此義揆之鄉紳所以待富壽耆民之禮可裁已鄉紳之禮里士社士視有司又當加優凡京堂方面之在艾者以上者不嫌從府官之體不與平禮而可與答禮凡京郎有司之在艾強以下者不嫌從縣官之體與之平禮亦與之答禮而二士亦稍有辨古者士民九十以上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邸從然則年入社士之數行誼有聞於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七

里者不問大小京堂大小方面之致仕官年有未及七十者則皆與之平禮有何不可其庸惡下賤之儔不與焉

總覈 國制所定官民四拜兩拜禮儀議

洪武中欽定百官朝見禮儀臣子唯於君上有五拜禮亦唯於東宮親王有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又定庶人常見禮儀凡民間子孫弟姪甥壻見尊長生徒見師範奴婢見家長久別行四拜禮尋常近別行

揖禮其餘親戚長幼照依等第久別行兩拜禮尋常近別行揖禮平交同之然則朝端之四拜止於東宮親王而已矣座主中有一品之柱輔堂翁中有二品之上卿亦在兩拜中也爵雖尊而不得與儲君同體也民間之四拜止於祖父伯叔長兄母舅婦翁師範家長而已矣親黨中有父輩之表伯叔姑姨夫世講中有年伯父執先達縉紳亦在兩拜中也分雖尊而不得與父師同體也百拜之刺即從四拜禮中出頓首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七

刺即從兩拜禮中裁矣四拜禮中有以至敬無文而不用刺者子孫之於祖父奴婢之於家長是也有以父黨無容而不必用刺者嫡弟之於長兄嫡姪之於伯叔是也有以恩義異齊而通刺不必槩書百拜者甥男之於母舅生徒之於師輩是也此義已辨於各款中今不再述獨世俗槩視表伯叔姑姨夫為尊於兄而四拜却不得與兄同宦流中多視座主堂翁為重於師而四拜亦不得與師同此可想見 聖祖之精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於義而核於禮也。吾謂民間有不必書百拜之伯叔而却有可書百拜之長兄。朝端必無書百拜之名。義師而不無可書百拜之受業師。義取諸此而國初議禮考文之臣其識見亦非後儒可及。觀其敘爲人弟者於子孫之下。姪甥壻之上。正推兄恩於父叔之間。見得兄行中有兼父道師道者。此不可以雁行之昆弟論也。又觀其叙生徒見師。不曰師長而曰師範。正表師模。具父兄之道。見得師行中有稱人師經師者。此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三九

三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以後非 聖祖不足以當此。但卽其重兄重師二節。其德亦已度越千古矣。而復著之。今甲以垂世教則微顯闡幽之意也。何者。君父與諸尊行之重顯。而兄與師之重幽也。然則表伯叔姑姨夫行中亦有可行弟見兄之四拜者乎。曰。有其人果在三達尊中。奚但以兄事之。卽以父事之亦可也。父執先達行中亦有可行生徒見師範之四拜者乎。曰。有其人果在憲老乞言中。奚但以身師之。卽率子弟咸師之亦可也。此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四十

制中引而未發之意歟。

再剖尊卑長幼拜揖答不答議

夫卑幼拜揖尊長之儀。既有 令甲可據矣。尊長之答禮與否。尚未詳載。亦當有以剖之。大較以古禮合憲章而其等可裁也。祖於孫。父於子。不問揖與拜。俱不用答。亦俱不嫌坐受。而父則稍辨於祖母。又稍辨於父。此於冢子加冠之禮。見之古者。適子三加禮畢。拜父。父起拜母。母起。父不答。而母答。冠義云。見於母。母拜之。是也。古

者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俠拜即今女人
答男子之小拜蓋母以小拜答適子之大拜也
不言見於父父揖之故知父無以揖答拜之禮
但起於坐而已起於坐亦異平日父坐子立之
常規則以適子為宗祧著代故也庶子則否
國制定品官冠禮其三加僉倣儀禮中士冠禮
之式禮成但言冠者拜父母父母為之起似并
母之拜而去之豈以品官命婦之體尊不與士
庶之母等歟祖父母豈無加冠之適孫禮既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十一

言見於祖母祖母拜之制亦不言冠者拜祖父
母祖父母為之起以是知祖父母之於孫男但
以坐受不以立受也舉一冠禮而其餘可推已
然則父祖之於子孫除嫡子者代外更無三醮
及起坐之禮乎曰古以世祿故尊重嫡今當稍
別或者子有未冠而登科甲者無論嫡庶皆可
以行三加之禮為爵弁已錫於君故又有冠後
以封章祭父祖者雖非著代亦可以用起坐之
式為君恩實推於子故此今日之可以義起者

歟弟拜兄兄必答拜亦必待弟之先下拜也而
後答之揖則可以平揖答深揖而其中亦尚有
等在五年以內者為比肩之兄弟弟可東面望
兄而拜兄可西面對弟而答在五年以外者為
有隨之兄弟弟可退下半席而拜兄可進上半
席而答在十年以上者近於叔姪弟可更退而
下兄可更進而上在二十年以上者近於父子
弟可退入北面兄則仍據西面兄之長雖未及
二十年而果有父師教養之恩則可從二十年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十二

以長之例若年倍而恩亦倍則以再拜答四拜
亦可矣弟之幼雖已及二十年而設有顯親庇
兄之弟亦可從待十年以長之例長在五年內
外第用比肩平對之法亦可矣尚有大宗小宗
之凡服制雖降而其重與十年二十年之長兄
等則亦以此例裁之也伯叔之於姪也體在父
兄之間揖則以淺揖答深揖拜則以整揖答整
拜而伯則多做父體叔則多做兄體姪必北面
而拜伯可間以南面答而叔則恒以西面答伯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有祖恩父恩不嫌直踞父體但不得如父之坐受子拜叔具父道師道不嫌上同伯體但不得如伯之南面受拜叔齒如在肩隨內外而又非有恩德及姪不嫌傲二十年以長恩兄之例以半禮答全禮或如婦翁之扶壻起拜亦可又或叔幼姪長叔庶姪嫡則四拜全答禮始安唯下拜者必先以首至地答拜者必先以足起地而亦不用左右相對之拜法以混於兄弟乃兩得之此亦論於期親及同堂者而小功以下又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三

當參酌於親親貴貴之間或以少賤之叔遇元宗之姪此以揖拜全答為義或以達尊之叔遇下賤之姪此以答揖不答拜為義而拜以半答者亦有之則皆緣情而定者也母舅之於甥婦翁之於壻大槩用伯叔之體揖則必答而拜則在答與不答之間母舅之不答甥拜也常在幼穉之時而冠後則別婦翁之答壻拜也必在親迎之頃而婚後則別故母舅於既冠之甥多全答而婦翁於婚後之壻多半答其中亦有辨

三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焉甥就養於母家則舅有父道其拜可以無答而以手携之壻入贅於妻家則翁亦有父道其拜可以立受而以揖答之否則或以全答或以半答而亦有但以揖答者當以貴貴賢賢之兩義參之在甥壻則不自有其賢貴而以恩德之淺深為隆殺焉大約甥壻之前揖也必以手過膝而答者或不必過膝甥壻之下拜也必以頭至地而答者或不必至地亦有不嫌於過膝至地者其貴之足以敵親者歟師也者合父兄之

從元維俗議 卷之二 四四

道而為言者也父不答子之拜揖兄必答弟之拜揖師則兼而用之然亦有辨師之負乎父道者可以南面正受弟子之拜而但以四揖答師之負乎兄道者可以西面側受弟子之拜而兼以兩拜答然當其在門而授經也雖兄道之師亦不嫌以南面之正位行教事及其離經而來謁也雖父道之師亦不嫌以西面之側答示謙恭弟子以贄見質經來其拜不必全答以慶賀參辭來其拜亦可以全答其答揖之淺深則亦

畧似毋舅婦翁待甥壻之體矣。此唯論乎人師經師而句讀之蒙師與市道之業師別論焉。家長之臨奴婢有二格。在卿大夫之家名曰奴婢與勳臣為一律。畧用藩王臨閣豎之體。但有叩首而無頓首。叩則不必以小揖答。此堂陞之遺矩也。在士庶之家名曰義男與雇工人為一律。畧用父祖臨子孫之體。但有頓首而無叩首。頓亦可以小揖答。此里巷之常規也。庶人尚以小揖答奴婢之拜。安得不答子姪之揖。卿大夫尚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十一

不以毋拜答長子之冠。安得反答奴婢之拜。此皆禮節之易曉者。獨叔姪兄弟師生之間多亂於禮耳。聖制亦多引而不發處。故為之畧研其幾云。

叅合古禮時章以辨上下東西拜揖正體變體議

按古者尊卑長幼相見之禮不問拜與揖。答與不答。凡在尊卑行者。尊必居上。卑必居下。凡在長幼行者。長必居東。幼必居西。卑見尊。幼見長

並不用賓主分庭之禮。賓主中之父事兄事者亦不分庭。分庭平交之體也。平交相謁。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階升堂亦東西相向行禮。此正體也。國初欽定庶人常見禮儀全宗古道。其定四拜禮中之子孫見父祖姪見伯叔甥見毋舅壻見婦翁生徒見師範奴婢見家長必用上下相向之體無疑。但除新壻親迎外則皆以不分庭為道者也。其定四拜禮中之弟見兄兩拜禮中之親戚長幼及平交必用東西相向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十二

體無疑。但除同宗兄弟外則皆以分庭為道者也。唯今世士大夫房舍之制類不合古制之東西兩階平交往來亦不用東西對拜之式。主人從中階迎賓。即於中階分左右而進登堂相揖。北俗尚左。南俗尚右。北肩向上如揖虛空。此變體也。卑幼登尊長之堂類皆北面而立向上行禮。尊行唯除父祖南面受禮外餘或從南面轉東西向而答禮。或又從東西面轉僉向揖拜下之。肩答禮長行除伯兄之負父師道者或以西

答禮之從先維俗議

01447 70100

面答弟揖餘並不守東西答禮之式相與比肩而揖於下此亦變體也俗士不知古道認變體為正體無足怪者乃博聞愛禮之君子亦皆習而安之若以為時義當然何耶此亦有說尊卑雖以南北相向為體中有名分屬卑而齒德已邁於尊者苟非父祖及世父或難槩以南面之體自居於是或從僉或從旁或遂捱肩而僉於下蓋降尊而從長者之體情或當然也長幼雖以東西相向為體中有名分屬長而齒爵已齊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七

三七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難稱德齊者又豈無德可稱齊而齒爵懸絕如翰林之七科後達及各衙門階級之越及四五等者以為尊卑又疑於長幼以為長幼又疑於平交在長者欲以左右平交之體待幼者而幼者不敢當則必退而就位於下長者亦遂俯而就之在卑者欲以上下相朝之體待尊者而尊者不敢當則必退而捱肩於下卑者亦遂順而從之此所以成今日之變體也雖於古禮不合而參諸憲章亦有合處按國初官員相見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八

式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禮一品官居東答禮此非取諸弟見兄之體乎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答禮此非取諸姪見伯叔甥見舅壻見翁生徒見師長之體乎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稟事則跪此非取諸子孫見父祖之體乎斯亦國初正體執斯例也則唯六部尚書之於左右侍郎合東西行禮之式於各司正副郎合居中答禮之式而主事及司務等官不無於坐受跪稟之體稍

違矣又都御史之於左右僉都通大二卿之於
叅議寺丞方伯憲長之於少叅僉憲並越二等
而未嘗用居中答禮之體閣學三孤之於講讀
學士部院藩臬之於科道中書並越四五等而
不得用居中坐受之體體則獨嚴於堂屬之際
令凡屬官品級亞於上司者稟事則跪又令
凡屬官見上司官必序立於堂堦之上總行一
揖上官拱手首領官答揖而宣正間裁定憲綱
則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唯於運使運同知府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四九

初見時上手立對拜而於運副運判府同府判
推官知州知縣等官則中立答拜於各運府州
首領官各縣丞簿等官但起身舉手於各縣典
史及倉場庫務等官但坐受舉手俱不答拜則
又不待越四等以下而後坐受稟跪也同出憲
章而正體中叅有變體焉亦多出於 聖祖
之親裁也夫何故 聖祖最重正一品衙門
文階之正一品止有宗人一府其令則親王為
之而勲戚攝之也武階之正一品止有都督五

府其長則開國元勳為之而侯伯佐之也親王
非下天子一等而與東宮同受百官之四拜者
乎元勳非握大將軍符久尊於外入朝亦出品
班之外者乎其裁越二三等之居中答禮越四
等以下之坐受跪稟大槩從掌府事之宗戚勲
貴上起義而二品衙門則殺焉三品以下又殺
焉文階中之二品亦唯中書一省為最尊而以
都察院頡頏之除都察院外六部皆其統屬而
六科及中書舍人則其首領諸屬也故其體畧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十

下於宗人令而與左右都督東西行禮然居中
坐受稟事則跪之式在領屬中但可行於六品
郎官不得行於五品大夫矣則都察院以下可
知也中書未革六部尚書猶在三品京堂中毋
以待中轉尚書以待郎轉侍中以郎中轉侍郎
體不甚懸故主事等官無跪禮而四品五品京
堂衙門雖有倭屬情更親而體更殺僚則以長
幼恭平交之體屬則以尊卑叅長幼之體即居
中答禮之體猶有難於驟執焉者而况於坐受

書登之從先維俗議

乎况於跪栗乎其他文武官僚相接論品秩亦論衙門論衙門亦論差委品秩雖有二等三等之懸或以衙門之韻頗平其體衙門雖有四等五等之懸或以差委之事權抗其體此在洪武之初已然蓋聖祖有鑒於元末專任中書之覆轍欲以大臣鈐束小臣亦以小臣糾彈大臣故其議禮置法如此中間又經胡惟庸之變革中書而分任六卿衙門不無陸降體統因有參差六部蓋以三品衙門陞二品額雖陸而堂從先雜條議卷之二

屬不變舊體故尚書已從中書令丞之體站左都御史之上而越四等之主事未見其從坐受跪稟之式視中書令畢竟有間焉司務特部中九品官耳於子部大夫亦越四等而領班却先于部則以其為堂翁首領之司義不屈於各司也藩臬有八九品之幕僚不與四品以上有司敘尊卑拜跪之禮義亦准此翰林院蓋以三品衙門降五品額雖降而堂官猶存舊體故學士尚執三品京堂之體分六部堂官之庭而講讀

從先雜條議卷之二

五十一

以下諸條亦未見其執屬官居下拜上之式視別衙門畢竟有間焉大學士亦五品京堂耳於部院正卿亦越三等而分庭不問部院則以其為天子密勿之臣義不歷於外臣也禁中有四品之司禮監得與三品京堂從分路而行之式義亦准此又中書省以六科分駁六部事故六科原屬省不屬部殆與六部相表裏省雖革而封駁如故也且屬朝廷近侍官員雖太宰安得以先年中書令之體格臨之符丞祿丞及編檢之不屈膝於部堂義亦准此又都察院以十三道分察十三省事故各道不但察外亦察內且許其堂屬互糾舉等雖懸而言責並重也復代天子巡行方岳雖岳伯安得不以皇華天使之體格尊之科部及雜差御史之必作賓於藩臬義亦准此諸如此類尚多此正體之中所以多參變體也在公會猶多變體而况賓主酬酢私相拜望非以爵下齒即以齒下爵非以爵齒讓德即以德讓爵齒或主或賓有不敢當南面

從先雜條議卷之二

五十二

之拜揖者則必退而僉立於旁。又有不敢當東西之荅禮者。又將退而肩列於下。殆亦時義之當然。猶夫民間相見禮儀。除祖孫父子主僕外。一切尊卑長幼之間。類不可以一格裁也。第惡夫狗勢狗情。而不當於天則耳。夫俗士類疑朝廷嚴重之體。與委巷異齊。豈知一切拜跪等儀。皆從里巷中起。舉其大者。如天子南面而受百官之五拜三叩。便殿亦賜大臣坐几。實參用父祖臨子孫。師範臨生徒之體。內侍但有叩頭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三

而無頓首。則純用家長臨奴婢之體。而內侍亦近君之臣也。故亦不以外朝官之越等跪拜拘之。但令遇駢馬於道。必須下馬。遇公侯一品二品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官。分路而行。亦以近侍官之例而進之一格也。不齒勳戚公卿。而齒三四品官。即用古禮之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而齒於農工醫卜等流之義。蓋天子之待勳戚公卿。亦做品官待士之體。其待三品以下庶僚。亦做品官待民庶之體。古者出鄉之家臣

不與士齒而與庶人齒。此今日出宮之內侍。所以側立於一二品。而分路於三四品也。百官北面而朝。東宮親王。行四拜禮。此亦參用于見父姪見伯叔之體。而天子於親王中之稱伯稱叔。稱兄者。亦不廢民間弟姪見尊長之體。觀其御大殿受親王五拜三叩禮畢。即於便殿中。以四拜之禮荅之。可見已。東宮之荅親王。亦以此義。乃如禮儀定式中。所載百官相見諸體。大槩在京部院堂屬。則以父子衙門借師生體者也。在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五三

外方面有司。又以父子衙門借君臣體者也。此外各衙門領屬。似通民間弟姪甥壻及平交諸變體而互用之。有不盡如禮儀定式所云者。則以定式先頒。而更定之。憲章在後也。其所更定。大槩緣人情之所適。而以理裁之。故洪武末年之定制。不無與初年稍別。士有疑國初之禮式不可行於今日者。不知聖祖已先為之變通矣。然國初雖有變體。亦必不遠於正體。沿至宣正景順以後。而變中又復起變。舉其尤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者則如閣學中有一品之三孤其待五品之翰
 林學士不但不執越四等坐受之體而且以舊
 額叙寅僚此猶民間有年長以倍之伯兄齒德
 雖尊而於同堂介弟但叙長幼不叙尊卑也然
 學士之站朝班不列於大理丞尚寶卿之間而
 列於僉都通政之間終非體蓋嫌於狃要路以
 易朝常故又如藩臬中有二品之方伯其待七
 品之監察御史不但難執越四等以下受拜之
 體而且以方面受考察此猶民間有年高望高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去

之小宗名分且尊而於大宗嫡子難論尊卑亦
 難論長幼也然御史之謁二司不用坐東向西
 之式而用坐南向北之式終非體蓋嫌於狃俗
 例以易朝綱故又如總督都御史品級不高於
 總兵衙門不異於巡撫而權則兼制總兵巡撫
 督撫副僉都品級亦不高於憲長憲副衙門亦
 不昂於都指揮使司而權則並壓藩臬閫司不
 但不用東西對拜之體而或僉於南面或答於
 西面且有淫於居中答禮之體者總督兩廣軍

三九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門是也恰似幼者反擡於長者之上則猶民間
 有繼別之宗子雖與支子年相若道相似而支
 子不問嫡庶即貴顯並歛車從以入宗子之門
 也然總督之以中立答拜待二司終非體蓋嫌
 於非堂屬而抑從堂屬故又如巡按御史品秩
 僅與推官知縣等而批仰且及於從三品之運
 使正四品之知府兵備僉事品秩僅與府同知
 等而叅掣亦及於五品之文官三品之武官不
 但借用居中答禮之體而各官之叅辭必跪問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去

答亦跪且有淫於亞級跪稟之體者運使知府
 是也恰似卑者反躋於尊者之上則猶民間有
 三命不齒之支子雖與宗人之尊者長者相處
 苟非期功之親及繼別之大宗有筵宴必設別
 席不坐於無官者之下也然院道之以稟事輒
 跪臨運府長終非體蓋嫌於奉憲綱而陰悖憲
 綱故此皆弘正以後之變體也其於 國初之
 正體漸遠矣而義亦猶有可解者為有因時之
 權制存焉今又愈變而愈遠於正一切禮儀定

式俱為權勢之重輕。炎冷所移。權重勢炎則昔所定為向上行禮者一變而分左右。如平交再變而據上手。宛似長之待幼。三變而踞上席。宛似尊之臨卑。此在巡按御史之壓藩臬。猶得以會同撫院考察為辭。其最不可解者莫如遼東各衛經歷以七品異途受幕職於本衛指揮使。正在越四等跪稟之科。徒以聽候兩臺故。不但跪稟而已。且偃然用分庭之體而踞上席。待別衛有若屬吏然。志則揚矣。如憲綱何而邇年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七

新甲科之遽賓京堂方面老臣亦非體權輕勢冷則昔所定為居中受禮者一變而分賓主。成平交再變而以下手遜上手。頗似幼之待長。三變而以下席陪上席。頗似卑之承尊。此在三司長官之尊科道。猶得以近臣難拘品級為辭。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先年鎮守太監以四品內侍奉欽差於總督尚書都御史。正在引馬側立之款。徒以超賜蟒玉故。不但側立而已。且儼然挾近君之寵而據中位。壓三司亦若總督然。

體則隆矣如 祖訓何而目今鑛稅使之憑

陵撫按藩臬重臣亦非體此變體之駭人耳目者也。諸如此類亦多。開國以來之紀綱。唯有日搖一日而已。紀綱搖於上。風俗安得不搖於下。於是民間之卑脅尊少。凌長後生。侮前輩奴婢。叛家長之變態。百出。蓋其所由來者漸矣。先正有言。禮失而求之野。吾儕林下之人。無亦且置國是為第二義。而求端於民俗尊卑長幼之禮乎。禮有正體變體惡乎。執曰。祖孫父子主僕之間。但守正體。兄弟姪舅甥翁婿師徒之間。兼綜變體。然變而不失其正。即止也。論正體則必以春秋刪述後之經制為宗。而委巷之陋習不可執。亦以洪武開創初之憲章為宗。而邇年之俗例難盡執。中有極重而不可反者。則如之何。曰。易窮則變。變則通。而欲速則亦不達。轉移自有漸焉。大槩武階中之變體已難反。而文階中之變體尚可反。即文階中之變體亦但可反。成弘以後之屢變者。還於宣正間之再變而不能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八

反宣正間之再變者。還於洪永間之初變若武階。則今日統禔子弟委非。國初人物而冗員且多。不以文官節制之。斷不可。其變體之愈趨愈下。則所謂極重者不可反也。當此之時。文階中之極重。猶難反。乃欲并武階而盡反之。即使聖祖復生。亦將有所不能。而盡反亦非國家之福。若民間相見禮儀。則今猶未遠於古也。故朝綱中之變體。非君相不可反。而民俗間之變體。則老成典刑亦可反。反變體爲正體。類非同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五

合汚之鄉原所能任也。溺俗者。徂於雷同。避嫌者。戒於立異。必也獨立不懼。避世無悶之君子乎。然而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又若之何。則尼父先有言矣。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志行寄諸春秋。孝經。此亦不得志之言也。尼父不能以志行匡一時之天下。而能以志行維萬世之天下。則以萬世之人心不死也。擔世教者。夫亦竊比從先進述禮樂之餘意。以待後之君子而已矣。

四十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分別官民家奴婢義男。因以春秋之法。正主僕議。

古者天子諸侯之國。有公臣。公卿大夫之家。亦有家臣。家臣之中。復有公臣。有私臣。曷謂家臣之公臣。如孔子之仕於高昭子。冉有季路之仕於季康子。名曰家臣。實公臣也。可薦而同升。諸公亦可以不合而去。曷謂家臣之私臣。但奉詔於私家。而不受詔於公室。如孟莊子所不改父之臣是也。其中亦分二等。有爲卿大夫總理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六十一

政者。謂之家相。亦謂之室老。即今縉紳家僮僕之領袖也。有爲卿大夫分任各役者。謂之衆臣。亦謂之更僕。即今縉紳家奔走之僕從也。家之公臣。士君子亦以小試行道而不辭焉。家之私臣。則與執工技以事上者。同體出鄉。不得與士齒矣。先朝衣冠名族。此辨甚嚴。近乃有起家鉅萬之豪僕。聯姻士流。多挾富而欺其主。亦有奮迹賢科之義孫。通名仕籍。則挾貴而卑其主。此士風之變也。何以裁之。此當別其等於義男奴

婢之間考律令雖有奴婢見家長之條亦有奴婢犯家長之禁然唯許公侯及三品以上官畜奴婢有籍沒者但給賜功臣之家為奴而品官不與焉士庶家但名義男不名奴婢蓋勳貴可臣庶人庶人不相臣也名義男則僅下親男一等未嘗禁其讀書出仕名奴婢則與娼優隸卒為一律而不得廁於士流矣此其別嫌明微之意最深遠也然公卿大夫之貴亦不下於勳臣而等稱賤僕為義男無乃抑而夷諸士庶間閭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六十一

家富之氓豈可混於朝貴而斥辱義男為奴婢無乃亢而等諸勳臣適年廷臣建議及此奉有新旨今後官民之家財買義男如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孫論如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顧工人論縉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大哉 皇言既已執兩端而用中於民矣而法官尚未別白官民界限則如貲郎吏與既仕皆可列於縉紳舉貢官生未仕皆當夷於士庶豈無酌量之權歟此又當稽 聖祖之

制也洪武二十四年更定官員役使奴婢之例公侯之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而不敘及四品以下亦不言四品以下官員不得役使奴婢若以前例推之當是四品可用六人五品可用四人而六品郎官以下或從四人例或從士庶家義男例也今既奉有題准事例則又可以新例圓舊額竊謂京官自部寺首領以上凡從正途入流品者外官自府佐縣正以上不從大察追誥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六十二

者其義男皆當照勳臣家奴婢之例武職五品以上亦然文官之子孫雖不仕而僕從祖父培植來者仍用此例其餘則從義男之律凡鞠此等獄情必援律例而申明之母相混濫使天下咸著於貴賤之義則今驟入賢書之寒士其以子女殉錢神而不避良賤為婚之誚誠足羞已唯義子讀書應舉一路尚無憲章可憑或曰有教無類開之便或曰漸不可長塞之便愚以春秋之法裁之諸侯于天子大夫于諸侯陪臣于

大夫春秋之所斧鉞也。仲叔奚子之請繁纓。又重爲名器。惜焉。僕之干主與臣之干君。何異。縱之讀書。應舉。豈謂不仁。無乃與惜繁纓之意。違歟。吳越之間。此害殊不淺矣。矯枉不嫌過正。或者姑塞此門。杜日後于主之漸可乎。乃富宦家。釀有鉅萬家囊之僕。其所從來亦遠矣。不知古者清白吏子孫。亦有此家相否。春秋責備賢者。又不得專責於不臣之僕也。

緣父子師徒名義以訂隸屬胥徒僮僕稱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六十一

議

凡卑幼之稱尊長。古今異態。大要不出二端。一曰大人。一曰先生。大人之稱。其義緣於父子。其案則徵於魯子之受杖而慰。曾皙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後乃通其例於官民堂屬之間。在國初。百姓之稱有司。以之下司之稱。上司亦以之。加一老字於大人之上。則從其位分之尊也。先生之稱。其義緣於師徒。其案則徵於樂正子之見責而質。孟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後亦

四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通其例於交遊官長之間。在國初。後輩之稱先達。以之京屬之稱堂翁。亦以之。加一老字於先生之上。亦從其齒爵之尊也。然大人之稱。雖緣於父。而以其爲尊者之通稱也。混諸父則泛。倘加老字。尤泛。故人子唯於手書。稟白稱大人。而對面。非以爺稱。卽以爹稱。從人子恒稱上加一老字。則爲僕隸下人之稱。稱雖非古。而義亦不乖也。先生之稱。雖緣於師。而以其爲長者之通稱也。混諸師似泛。但加老字亦泛。故弟子輒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六十二

於未貴之師。稱先生。而既貴。則不槩以先生稱。而間用老師之稱。外有倣師稱而稱老伯。老叔。老翁。老丈。則爲交遊父事兄事之稱。稱未必皆當。而義則各有在也。當吾未入仕之先。所見鄉黨稱呼。在父老。除三黨之親。有定稱外。富民類於鄉曲之達尊。稱大人。借道類於方內之貴士。稱大人。今則有進而用老先生之稱者。又有退而從僕隸下人之稱者。皆非中道。而於國制更違。在後生。除父兄師友等行。有夙稱外。已仕

者類於年尊爵尊之先達稱老先生未仕者亦於年尊德尊之父輩稱老先生今則有縉紳濫施於江湖之遊客者又有耆英濫施於青雲之少年者皆駭聽聞而於古道尤遠愚已畧於別議中及之今弗贅已唯念士大夫謝事而歸林下既不可不追野人之禮樂又不可盡撥君子之禮樂而善俗必自刑家始則父子兄弟夫婦之外主僕之稱呼當正也品官家之僮僕情則父子義則君臣其體介於掖廷閣豎官府吏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

也。在外衙門吏民之私稱各府太守俱做京朝之以老爺稱部堂且加一太字以別於僚佐而州縣正亦稱爹以別之。且別太字大字於老字之上蓋守令之宰郡邑並稱民之父母而以守較令則令乃父母中之父母守則父母中之公祖也。民間子父或稱爺或稱爹原屬方音非有等殺而官吏以此別上下司之稱於義亦得。今京官唯銓部吏胥守此稱而不變各部則司屬俱變而稱爺唯不濫堂官之加老字。至於外僚則不但州縣主之稱與府主無異即幕僚雜職等官亦無別於京堂方面之稱矣。雖於大體無碍而別嫌明微之義何在耶更有可怪者。禮講二家之緇流其徒並不守本師和尚之稱而借宦途尊官之稱不但呼爺而兼呼老不經孰甚焉。乃宦家僮僕却有不改京外堂屬官之風稱者吳越間近古之風僅見此一節耳。然國制內外致仕官居鄉敘爵同序齒並言內外顯是京堂與方面同體京屬與有司同體則任內吏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六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胥之稱官長誠當別於堂僚屬僚而林間僮僕之稱家長何所擇於京堂方面臺察則久與撫臺並尊於外而郡守則又久隨方面官之後而受吏民之尊稱者也退而居鄉僮僕何嫌以吏胥之稱稱家長然則家長之可借大老稱者豈必專在部堂家屬中哉且世宦之家多有父子同朝亦同謝事家居者如其同在大九卿中則僮僕將混父子之稱爲一體亦非別嫌之誼也夫奴婢之事家翁父子正如內侍之事天子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李七

皇內侍固以翁稱天子而於天子前以小翁稱儲皇也以此義推之父雖郎官不嫌進一等而借京堂方面之稱以別於子子雖大夫不嫌退一等而用京屬有司之稱以別於父即子不貴顯而父年已及七十亦古人稱老之年也里中父老誠不可勒之以從京堂大老之稱而家屬之借此稱亦不爲過况以子貴別嫌乎或曰曷不用世俗稱封君之體更加一老字以別之則邁迹自身者又不可與封君之以子貴者同稱

四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也頗似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其稱不可相濫設有父爵未列九卿而以子貴受大九卿之封則家屬之稱大小主將有不得不濫者又何以別之曰原稱不可改當於原稱之上義起一字外隸之稱於其父子在父可添一太字以別於子如時俗之私稱太府曰太爺而仍貫老字於其中是也在家僮則不必然家僮之稱於其父子在子可添入排行一字以別於父如時俗之分別貴介公子曰大爺二爺而亦貫老字於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李八

甲是也。在外僕則不必然。又或父先以三孤九卿致政而子繼之其例亦若此矣。父子同以小京堂小方面或郎官之清要者居里中則父於七十以上借大老之稱而子仍舊稱可也。吾昔爲鴻山華翰學館賓其時華公正當七十。越三年而子登甲第其僮僕以老爺之稱稱公久矣。不待子既貴而改稱以別嫌也。酌以情理之中。大夫七十而致政致政方出宦套之中。而齒之尊可以敵爵之尊矣。則借大京堂之稱以別於

後達也固宜彼方外流之僭尊官稱可速革而士庶家之主僕原有舊稱別於有位者則不必改也如其冒濫則有司者治之耳

再析朝野稱爺稱爹兼加老字及大人先生等殺因由議

曰爺曰爹此親親之稱也野人之質稱也君子中亦用之用質稱不以加老字為重不加老為親中之親加老却為親中之疎其尊亦減至尊一等故人子之稱父唯一字而義男之稱家長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六九

則兼老內監之稱君唯一字而吏胥之稱官長則兼老此禮之以減為貴者也有非君非父非尊官而槩以爺稱此末俗上交之諛辭而非古也曰大人曰先生此尊尊之稱也君子之文稱也野人中亦用之用文稱或以加老字為重不加老為尊中之親加老則為尊中之尊其親却殺至親一等故子孫於父祖光稱大人而下司於上司必加老字於大人之上卑幼於尊長多稱先生而後輩於先達必加老字於先生之

上此禮之以增為貴者也中有非尊非長非先達而亦以老先生稱此又近世下交之濫稱而非古也是皆稍知禮義者之所能辨者也唯古者起人子爹爺之二稱及時制別京外堂屬之二體其中並有因由士多習而不察當剖之古人製字殆以爺為父之正稱爹為父之旁稱稱爺

唯在嫡父稱爹兼通諸父觀爺字從父從耶爹字從父從多可想已天子專以爺稱正取義於嫡父之尊而民間雜以爹稱或以下君一等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十

義然天子既用民間之父體則民間之稱父者亦何必自貶其體雖以內監之稱君者稱父不謂之侵君也人子之稱爺既不謂之侵君則僕加老字於爺字上亦豈謂之侵尊官體哉人亦但知京堂與司屬之分二稱以為方面官之稱當殺部院正堂一等有司官之稱當殺臺省部屬一等故今宦家之僕但以京屬之稱稱家長之為有司者而不槩以京堂之稱稱家長之為方面者豈知京官堂屬之異稱實緣於外官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上下司之稱也蓋臣之於君猶月之於日月近日則光微遠日則光盛故部院之大堂雖有越四五等之領屬而天子不昇之以堂陛森嚴之體乃藩臬之於各府各府之於各州縣其品級未必甚懸而天子却以堂陛相臨之體統假之體統尊則名稱亦尊是以不稱先生而稱大人亦不但稱大人而兼稱老也下司之稱上司既尊則小民之稱上官尤尊故自府史胥徒以及編氓小戶於方面官並以翁稱而冠以老字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

有司官並以參稱而冠以老字府正從方面例府佐從有司例自國初以來即然吏胥於部院堂上官正用藩臬堂官之稱於部院諸屬僚正用州縣長令之稱其時殆以內之堂屬例外之方面有司亦以外之上下司配內之部院堂屬也國初但有按臺而無撫臺按體亞於方面尊於有司正用府長之體宣德初撫按乃並設撫臺即借藩司之體按臺因齊臬司之體此外一切京官出差不用方面官體即用有司官

四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體此成化中所以議京官四品以上用導三對從五品以上方面之體七品以上用導二對從四品以上有司之體八品以下用導一對從五品以下有司之體也豈有同其儀從而不同其稱呼者哉又豈有吏民輩所與稱呼當道官之式而僮僕輩不可以為稱呼家長之式哉特緣弘正以後內日重外日輕京堂擡其體於方面之上京郎亦擡其體於有司之上而遷轉之差等亦從之故京稱與外稱不相等而吏胥與僮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

僕之稱不相蒙昔也以京堂從方面之稱而今也抑方面而俯就司屬之稱昔也以部屬從有司之稱而今也激有司而上濫京堂之稱皆非國初之正額也姑置弗論已但就奴婢見家長一行而論猶可綜古額而絜矩於爵同序齒之間且國制原令內外致仕官居鄉庶人以官禮見庶人所以稱府州縣正官之額具在也面稱已移而背稱不改則內外品官家之僮僕可推已士庶家之義男當別論

自稱稱人各欲當情議

人道中重則三綱。親則三黨。各有一定之稱。弗贅外。在交道中。則有敵體之交。有先後輩之交。又有隆於敵體而殺於先輩之交。其通刺之稱。與覲面之稱。皆不可以不當其情也。大槩稱人者。必進一格。自稱者。必退一格。此古今之通義。然古人必無不當情之名。而今則有遠於人情者矣。別嫌明微之幾。不可不察。古人通刺於朋友。曰友生。而今則定為師。答弟子之刺。分相懸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三

之尊官亦用之。故答友生之刺者。必非友生。而或以門生。或以晚學生也。古人通刺於先輩曰侍生。而今則等為平交。相通之刺。道相似之長者。亦用之。故答侍生之刺者。不皆侍生。而或以晚生。或以晚侍生也。此亦不遠於人情者也。近又以侍生為踈稱也。進而稍親之。於是眷侍之刺起。又以眷侍生為恒稱也。進而稍尊之。於是侍教眷教之刺起。又以眷侍教生之猶屬敵體稱也。進而加尊之。於是晚侍及晚侍教之刺起。

以晚字冠侍教之上。此正隆於敵體而殺於先輩之稱也。進此則為晚生。眷晚生非違尊之先輩不能當矣。又進此則為晚學生。為官銜晚學生。乃卑已尊人之極稱。必齒尊爵尊中之兼有名德者。而後可承也。或疑眷侍侍教眷教之刺。為不經。駁曰。眷則不侍。侍則不眷。兼眷兼侍。無乃跨兩頭之馬。侍從教名。教該侍義。綴教於侍。無乃添畫蛇之足。眷不與教蒙。教不與眷蒙。綴教於眷。無乃串異絡之經。則吾以為皆不違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四

義也。蓋倫輩中。委有介乎親故之間。不與泛交等者。稱眷則太親。稱侍則已踈。故以眷侍別之。厚道也。亦有分在等夷之列。而齒德可欽。提携當遜者。稱晚則太過。稱侍則不及。故以侍教別之。謙道也。世以治教並稱。士大夫之於監司守令。用治生之刺久矣。在治下。既稱治生。在教下。豈不可稱教生。聞之先輩。成弘間。鄉縉紳。唯於司府州縣官書治生。撫按但書侍生。正嘉間。始變此格。尚於撫院書撫治生。於按院書按治生。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而不光書治字。眷教之稱猶夫撫治。按治之稱也。近亦有書眷侍教生及教下眷生者。今不書侍不書下而書眷教省文也。猶夫不書治下而書治生也就此一字增損之間。隆殺亦有在焉。治下重於治生而教下亦重於侍教生。蓋皆義之所可起者。待惡夫施之不當耳。苟當其情何害焉。復有交誼親密刺中不稱生而稱眷弟侍弟。年弟友弟。覲面則互稱小弟者。內唯年生不論齒之高下。此外則大有權衡在。凡稱人曰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五

丈尊丈曰老兄尊兄而自稱曰小弟皆親之之辭也。不謂德均爵均即可以用此稱亦必年相似而後妥。凡稱人曰翁曰老翁曰先生曰老先生而自稱曰晚生曰晚學生皆尊之之辭也。待三達尊之體當如是。即道相似而年不相若亦當推敲而參用之。不可擡此身於平交之列。蓋自稱必退一格。故兄事者不自稱弟。試觀師長之書友生於門人。先輩之書侍生於后輩。可推已。故稱人以翁以先生則不當自稱曰小弟。自

四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稱以晚生以晚學則不當稱人曰尊丈尊兄。唯學生二字可以通用。蓋士流未有不從學校中出者在。後輩固為本色之稱。在前輩則為不忘本之稱也。稱小弟則非敵體之交斷不可。在前輩降尊而自稱弟不失為謙。在後輩抗衡而亦稱弟則嫌於亢矣。愚於鄉紳序齒議中以十年之兄齒配四科之先達而躋諸肩隨之上。以此蓋五年內外之相懸不嫌互稱小弟。而十年以上則嫌。一兩科之相懸亦不嫌互稱小弟。而三四科以上則嫌。此人情之自然也。亦有爵懸科懸而亦可以互稱者。必也以十年兄事之齒當三四科分之先達。一則以天敘准君敘。一則以君敘敵天敘。庶其無大嫌乎。不然則必定交於幼學之時。同塾同庠。久受切磋之益。而達不可以變寒者也。又不然則必論學於登仕之後。生乎吾後。吾可以師則生乎吾前。吾亦可以友也。又不然則必以齒中之父兄行。遇爵中之台鼎。位彼固當為鄉黨尊上齒。此亦當為朝廷尊上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六

位彼固當為鄉黨尊上齒。此亦當為朝廷尊上

爵也。然而難執以為例矣。乃如父事之禮及晚生之稱。則亦未可槩施諸同袍間。除仕途現任相逢別論外。但從鄉曲中論齒序。苟年非踰等入父祖行。科非越三十年為一世。則稱翁稱老先生。固無揀擇。而禮或不必要。槩以父事。刺亦不必槩以晚稱也。夫亦較量於德爵之間乎。乃士流稱名之不古。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余猶及見先輩腹心之交。面稱幼於己者為弟。刺亦稱為老弟。後乃彼此互稱兄。而未有老丈之稱。窻友從先維俗議卷之一七

亦但自稱學生。而未敢濫小弟之稱。與年家通家相混。刺亦互兄互弟。互書侍生。唯於勝已之友間。書侍教生。而荅者不必皆書侍教。今則老丈小弟之稱。侍教之刺。布滿衿佩間矣。最可怪者。庠師亦以此荅門生之刺。其刺又未必加於有學有行之。允稱齋長者也。有司亦以此荅山人之刺。其刺又未必加於有齒有德之。可稱隱士者也。果有齒德兼隆之真隱士乎。要結不能令人親橫議。不能令人畏。有司何賴於若人。而

以侍教之刺先施哉。及士子一入制科。則專重宦交。而忽窮交。專親同輩。而踈先輩。夙稱晚者。必以晚侍易之。夙稱侍教者。必以侍生易之。其居位則隅者。必變而僉。僉者必變而正。一何不古之甚也。已矣乎。安得有素心從先進者。而與之共挽滔滔乎。

忘分忘年合尊爵尊齒議

孟子之敘達尊。首爵。次齒。次德。雖不以朝廷所尊之爵。鄉黨所尊之齒。揜德之一尊。而亦不以從先維俗議卷之一七

輔世長民之德。加諸爵齒之上。至論友德。則曰。不挾貴。不挾長。而友。又以忘分忘年為道也。得無相恃否。曰。凡言忘者。從下交說。不從交於上者說。凡言尊者。從上交說。不從交於下者說。上不忘已之分。何以友山林隱德之士。若隱者原無實德。而曰。我有文章。足以驚海內。王公當忘分以友我。則妄矣。上不忘已之年。何以友少年聞道之士。若後生原未有聞。而曰。我有文學。可以躡青紫。先達當忘年以友我。亦妄矣。據禮。凡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而圯上老人。且以嚴詞責留侯曰。與老人期後。何也。是分亦未可。槩忘年亦未可。槩忘也。忘從何始。其在有德之窮交乎。窮交之中。聞道爲上。脩行次之。脩行則必忘分。而與故曰。友其士之仁者。聞道兼亦忘年。而與故曰。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兩相遇。則彼此相忘。而亦未嘗不相重。如但以雕蟲相取乎。此交道之淺者也。在貴士。固以忘分忘年爲厚道。而窮交亦難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七九

盡忘重爵重齒之誼矣。况交在既貴之後。而年復相懸者乎。據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然則爵之尊。固有所擇。而齒之尊。亦有所擇也。尊從何始。其在有德之先達乎。先達之中。憲老爲上。乞言次之。德可憲。則以父事。二程先生之於呂申公。是已言可乞。則以師事。橫渠先生之於范文正公。是已兩相遇。則彼此相重。而亦未嘗不相忘。如但以位分相

四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先乎。此典刑之所不歸者也。在後學。固以尊爵尊齒爲當然。而先達亦當內懷挾貴挾長之戒矣。况品入鄙夫之流。而老於財勢者乎。是故上焉者。自反當以德德無玷矣。又當忘分忘年。以友人之德。是以無下交之實也。然無權亦入於鄉愿。下焉者。師人當以德德有宗矣。兼亦尚爵尚齒。以養已之德。是以無上交之誼也。然不慎亦傷於匪人。先達無所以爲後輩重。而但以齒爵踞人上。恥也能忘齒爵。而以鄉愿自結於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八十

輩亦恥也。後輩無所以爲先達重。而但以才氣狎大人。恥也能尚齒爵。而以匪人受傷於前。蓋亦恥也。慎之哉。慎之哉。

稽 祖訓許百工技藝。建言合諸司職掌。糾

効不正。陳言以戒奔兢。議

聖祖遠稽百代。鑒勝國之以壅隔下情。亡天下也。其開言路甚廣。又鑒前代之以處士橫議。亡六國也。其戒妄言亦嚴。伏讀 皇明祖訓中一款。今後大小官員。并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

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開奏而卧碑中復開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人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而生員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亦許敷陳王道赴京奏聞其求言之廣也如此又讀諸司職掌中一款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可稱挺身自拔者隨卽糾劾以戒奔兢而大明律中復開若縱橫之徒假以上書巧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八十一

言令色希求進用者杖一百其禁妄言也又如此吾見近世布衣中委不無學優才贍明治體而願陳言者又多有縱橫奔兢假上書以博名高者在道揆自有操縱之權而在野之賢人壯士則何以自處此當裁諸孔門之矩也孔子之志曷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然其自道則深戒夫行怪有述者又深美夫依中庸以遯世者且有感於禮樂征伐之下移而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士當有道之世始以養晦席珍為

道而無取於言高者也子思又發為下不倍之義而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然則士當無道之世復以危行言遜為道而不尚夫憤激者也蓋不獨縱橫奔兢之徒不足齒即使果明治體而自卑以求幸其言薄亦甚矣何足與謀孔子中庸遯世之道然使人人依中庸以遯世也將無虛 聖祖求言之旨乎曰古者矇誦瞽箴士傳民語盛王之世皆然 聖祖正以三代之直道待天下也乃人士既度其德又度其時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八十二

自待則不可以不嚴矣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如使先得卧碑中三十陳王道之同然則魯昭公之受逐於季孫意如正其時也曾不聞孔子效一籌於其間但適齊以待其定而已年近五十而仕近七十而歸老唯於都城之墮百雉有請夾谷之具左右司馬有請討弑君之陳恒有請而此外則多因問而發定公不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不先以君禮臣忠進也哀公不問何為則民服孔子不先以舉直錯

枉進也。則進言固自有時也。然則今之布衣上書豈不謂之無事生事耶。且天子之求言以圖治也。試令韋布之流。人人望風獻策。國是鴟張。天下亦可治乎。仲尼之門無是也。昔人亦有匹夫言大計。而近銷一時之大變。遠垂萬世之令名者。其魯仲連之諫止帝秦一言。王仲淹之獻太平十二策乎。而程伯淳亦於幼弱之年。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此雖身無言責。而時則當可言之會焉。是以學士稱之不衰。然吾則獨取仲連之一出為當。幾而仲淹伯淳之上書。竊謂孔子當其時亦未必蚤發。輕發若此。至於毛遂。茅焦。郇模。陳東之流。豈非奇士。而吾皆無取焉。唯諸葛武侯。以布衣承先主之三顧草廬。為之托出三分籌畫。李鄴侯亦以布衣為肅宗之儲官。賓友為之傾倒。帷幄壯猷。此則不戾於孔門之矩也已。末世布衣上書者不少。果有如武侯鄴侯之迫而後起。量而後入者乎。大都以銜玉求售之心。行越俎代庖之事。即其言鑿鑿可采。君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八十三

四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子猶羞稱之。而况勦襲陳言。且有假手於他人者。則真所謂縱橫之徒也。不獨布衣為然。朝士亦然。我朝雖不專設言官。而臺省終以言責為重。各衙門終以官守為重也。官非言責而言天下之事。則必言臺省之所不敢言。不能言者。而後有辭於天下。雖有辭於天下。而於所以所由所安之地。或決去就於一擲。以官易名。卒乃名存而官亦存。或拚死生於一旦。以身易名。卒乃名顯而身亦顯。亦多可與人知。難與天知。唯至於官去身去。名亦去。實見得是蹈白刃。以從之。斯則可以為難矣。然君子猶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能蹈白刃而不能蹈以中庸。正所謂可以為難。而仁則吾不知也。乃或隱然以氣節自高。孔子器小之評。必及焉。更有冒一險以成名。終其身倡狂自恣。遂末露於晚節者。此與縱橫奔競之布衣一間耳。何怪乎隨世就功者之議其後哉。斯又不可苛求於越職言事之士。而言路中之君子。皆當反之於獨知之地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八十四

也大槩無言責者不可籍口於直言無隱之
聖制而借事以博名有言責者又不可徵噎於
鹵莽言事之淺夫而擣虛以取望持衡於言不
言之中而求其當則莫辨於江右甘中丞之所
輯言責要覽矣中列當言者有五則所謂關君
德關吏治關人才關民生關國計是也當直言
者有三則所謂大利害大奸弊大冤抑是也勿
怕言者有四則所謂關社稷安危勿以批鱗剖
心怕言權奸亂政勿以蹈虎捐生怕言衆言洵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八五

國是勿以違衆犯怒怕言事關公議勿以跡處
嫌疑怕言是也勿惜言者有三則所謂事關法
紀雖親愛勿惜行止關大利病雖有成議勿惜
事關久遠目前小利害勿惜是也有且緩言者
二則所謂主心知所顧忌及關天親骨肉之間
是也有勿輕言者七則所謂事關宮闈秘邃而
未有的據者軍機秘密者投鼠傷器者更置法
令憲章而未覩全利者議論雖是而時勢必不
可行者及不能處分者株連起大獄者是也有

可言可勿言者四則所謂人過失可言而有權
倖欲中之者人註誤可言而中有不得已之情
者人一青可言而大節足稱者用入行政或有
錯繆可言而人論列已明者是也有已言不厭
再言者四則所謂事理人已言而指陳未悉者
忠謨讜論人已言而上未省納者奸弊人已言
而關我職掌者是也有勿爲人言者五謂勿拾
人咳唾勿附人聲響勿聽人嗾使勿希人意旨
勿替人標榜等言是也有當戒言者六謂戒模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八六

稜兩可戒偏頗失中戒藝媒戒忿爭戒深情詭
秘戒委靡不振等言是也噫有言責者慎斯術
也以徃其無所失矣斯之謂危言危行斯之謂
言足以興言路果皆若人何必更言默足以容
而亦何虞於庶人之議哉愚也以此自省不覺
惕然內泚焉在部司既有不度德之言在外臺
復有不中機之言何敢自謂於要覽一一打得
對同也故特表而出之以寓自懺之意亦爲有
言責者作指南無言責者進藥石焉在韋布則

與其行怪有述。毋寧學中庸而遜世不見知也。是乃所以善述。聖祖之憲章也。

再覈卧碑。士農工商可言軍民利病。合教民。榜文各安生理議。

卧碑不許生員建言。而許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人。商賈技藝。皆可言軍民利病之事。至於教民榜文六條末後句。却以各安生理。母作非爲結之。如言軍民利病乎。豈無妨於生理。如各安生理乎。何暇及於軍民利病之圖。二義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六七

相違也者。且曰賢人曰壯士。此卽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中人誠有能言軍民利病者。乃質朴農人。商賈技藝。何知而亦許之進言。無乃率天下而路以荒其生理也。士民何幸生此不諱之朝。亦以生理爲重耶。以軍民利病爲重耶。曰自昔聖帝明王立賢無方。求言亦無方。而况開國初。又議禮制度考文之日。采納安得不廣。若七民則以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爲道耳。曰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男子恭以天地

四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六八

四方爲事也。故名生辰爲懸弧之辰。奈何以生理局之。曰此義見於程傳。其傳履卦辨上下定民志之義。曰古者公卿大夫而下。位必稱其德。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與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欲其不亂難矣。是故有道之世。不問士農工商。並以各安生理爲正義。而士則難與農工商賈並論。此義又在戴記中太學一篇。太學一篇。教太學之士者也。故言明明德。卽言親民。而究其極。曰止於至善。擴其量曰欲明明德於天下。然太學之外。豈無農工商賈之儔乎。亦責之明明德於天下。則逃生理而越分生事者必衆矣。故又約其本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蓋不問卿士庶人。靡有不以脩身立本者。而士以明體適用爲道。何可不思明明德於天下。農

教權以出疆者。以演教聚徒出疆。在二氏之徒。或有之。儒門自濂洛以後。姚江以前。無是也。此風實自泰州始。流而又流。庶人不以脩身爲本。而爭言明明德於天下。一切農工商賈之子。文藝不能入有司之選。詞翰不得跨山人之群。剽良知。剽禪理。披一道袍。皆可搖泰州之鈴鐸。播弄機鋒。鼓一時之有權位者。而不安生理之徒。日衆矣。退位文豪下第舉子。亦多煽此風聲氣。習登壘斷於郡邑之間。以爲講學之士。猶然吾從先雜俗議。卷之二。九十一。

胡爲不然也。而似禪非禪。似玄非玄之雜學。僞學。並瞽瞍於其間。奔走高門懸簿之山人。又不足怪已。昔人謂三遊國之蠹也。爲其蕩民風而壞士習也。六國之亡。亡於此。元末之亂。亂於此。君子可無防其漸歟。當此際也。竊謂天下縱有能言利病之達士。不足奇。唯有不安生理之庶人。爲足憂也。吳越間之不安生理者。又不在講學中。而在詞人墨客中。總當以榜文末後二語裁之耳。

追洛社以惇鄉紳雅會議

古者原有鄉社之會。其義昉於蜡賓。孔子以為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曾謂士大夫之居鄉而以孑然獨立為尚哉。當漢之季。八龍集於下。德星應於上。太史奏之。竹帛書之。亦一時之感已。嗣後有竹林蘭亭之會。風流士共修之。而留心世教者弗道也。以其為導狂之濫觴也。又其後有廬山十八高賢之會。則以出世之因。掃經世之法。有香山五老之會。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卷之二

以混世之迹。含出世之心。其物外之高標乎。而君子亦謂其不可以訓。恐其入於畫虎不成之類也。吾儕之所當追求者。其有宋洛社耆英之會乎。其人則皆三達尊中之人。其會又不但如德星之聚於下也。其品則皆爵與齒合。然不以爵而先齒。故亦不遺山林耆碩。如文潞公富鄭公。並以三朝元老。折節於康節邵先生。而有花外小車之望。其望又皆齒與德合。然不以德而奪齒。故亦不擡可畏後生。如程伯淳程正叔。並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以早年聞道。侍坐於父執。呂申公而守憲老乞言之規。其相熏相磨。必忘年。而長者則恒玉成。夫幼者如康節先生於伯淳之一見。皇極數知為加一倍法。即拊背獎其聰明。亦以薑生樹頭之嘲抑叔子。其相規相諷。必忘分。而幼者則恒致曲於長者。如司馬君實於富公之以引疾告老。數枉駕於禪房。自謂後輩不敢直道。轉浼康節以權巧之諷沮。其行其遊戲。則於雅歌投壺外。亦及黑曰二碁。雖方嚴如程叔子。嘗有與兄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卷之二

對局之時。遇官妓或不拒而莊蒞之。而誨淫導賭之習。絕無有。其縱談則於經術世務外。亦及西來別學。雖圓通如程伯子。亦有與諸老異同之時。言不合。或姑縱而默令之。而謔浪嘯傲之音。絕不聞。酒固不限五行七行。如君實所舉先公故事。而亦式飲庶幾。常存孔子不及亂之節。看則不用數日。管辦如君實所慨洛士做習。而但式食庶幾。不失古人貳用缶之風。此所謂和而不流。會之最雅者也。乃今吳越間。非無詩社

四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酒社而此意杳然泯矣肺腑不照而羅列其品
饌以為恭藥石無聞而便猥其詆諧以為巧
優妓侑觴之不足而雜之以窠婦賽盆誨賭之
不足而繼之以抹牌其所交口而共咻者必直
諒多聞之士其所緩頰而相噓者必巧猾頑鈍
之徒即有論篤之君子插入其中不隨風而徇
俗則含恥而吞聲矣孔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
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之會無乃近是夫父祖
者子孫之模範先達者後達之觀瞻也父祖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三

染此習而欲戒子孫之賭博淫蕩先達實倡此
風而欲責後輩之畏敬恭承萬萬無是理矣何
怪乎風俗之滔滔日下哉愚嘗懷天傾之憂而
愧德力兩虧無能挽也但得冠裳中有數位同
心者相與倡率亦易耳記不云乎國奢則示之
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今吳俗奢而犯禮似不
嫌於示儉之中兼示禮焉示儉當本古人三鼎
五鼎之規示禮當守先王三風十愆之誡而後
可追洛社耆英之雅會也已

戒居間以敦士節議

士從姚江良知圓脉中出者多以萬物一體為
辭而文之以宗門之說曰大悟不拘於小節也
則慣事居間其從洛閩主敬方脉中出者必以
不屑不潔為守而揆之以中庸之道曰君子正
已而不求於人也則重戒居間人亦有言生斯
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則將奚從愚請以孔
門之矩裁之孔子歸老於魯嘗以請討陳恒故
居哀公三子之間奉命往告而孔文子以攻太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四

叔孫相訪則不對而命駕又不屑為公族居間
也冉有戰勝於齊嘗以請還孔轅故居哀公季
氏之間諷使幣迎而有若以挑選勇士入戎行
則聽其役於公家又不肯為執友居間也蓋其
有時乎居間也不為萬古振綱常則為一時解
患難而其不事乎居間也非以遂事之不可諫
則以分誼之不當言此所以為孔門之矩哉昔
柳下惠抱女子於懷中國人不稱其亂而魯男
子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君子雖多柳

下惠之仁而亦不少魯男子之義。蓋唯有柳下惠之德之望則可無柳下惠之德之望非大慝亦大嫌也。士大夫之居間亦然。古之聖賢必無受暮夜之金。不畏四知而爲人請托。邀求者今世士大夫之居間何意哉。亦可使天知地知否。關西夫子但言天知地知。予知我知。吾猶以爲未盡也。夫餽暮夜之金者。且必隱其迹。却暮夜之金者。且必諱其短。而天地又未嘗以言示人。然此事何以至今流傳也。則以天地爾我四知。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五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兼譚別學之士。則且以不義之居間爲傳食者。立榜矣。此不但毀孔曾之繩墨。亦且撤二氏之藩籬。而猶曰吾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不亦醜哉。昔有問岳武穆天下何時太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在今日當曰。士大夫不以暮夜金爲人居間。當道不以媚權要。徇暮夜金之居間。天下亦無事矣。而今吳越間之居間者。又不專在權要。多在詞人技人。耳目間之宵人。千里萬里窮乏。得我之故人也。民訟安得無冤。民脂安得不竭哉。或曰。昔之稱循良者。有父事兄事師事之仁。賢豈徒以德誼相重。亦將以政事相諮也。賢士大夫獨可避居間之嫌。而不爲民疾苦匡當道者之不逮乎。曰。此義已見於朱子之集註。其註魯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章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不問而告。何異銅鐘之不叩而自鳴。此妖鐘也。亦有不問而可告者。必也同德相信。休戚關情之當道乎。君子能自信其心。而不能信當道之心。能使

卷之二

九六

四九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此心見諒於天而不能使此心見諒於當道。即有忠告善道發不當機亦猶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者。而况假公濟私以冒不潔者哉。或者三自反之外有不得不鳴之橫逆。此則不在居間例也。

崇禮讓以挽士風議

昔人有言周之士貴。秦之士賤。貴賤由士自取。亦由司風教者驅之也。余涉世六十餘年。目擊士風凡三變。愈變而愈不古。當成童未入泮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七

先為貴。漢分宜相乘秉政之日。于時士氣正聲。上之人亦貴。士貴不以行而以文。浮風亦起。然而猶有自愛之士也。此一變也。暨從弱冠遊庠序。十五年而釋褐。又十年而拂衣。中歷三朝。為華亭新鄭江陵相。軋相傾之際。于時士節已薄。上之人亦賤。士賤不以文而以行。戾氣漸生。然而猶鮮犯上之士也。又一變也。余既歸田之後。而吾鄉申王二公與蘭溪趙公相繼當國。吳越之間士既隱然。若有所挾。而有司亦退然。若有所

所避。于時為人上者不貴。士而下士。不賤。士而畏士。士氣日驕。浸不可制。其中賢不肖異流。如龍蛇之混淵。谷賢者無黨。而不肖者多黨。一呼則數十成群。強府縣以理外。法外所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攘臂奮袂。闐然而起。提調官莫可誰何。於是藍袍大王之號興。而賢者且為不肖者所累矣。此所謂愈變而愈不古者也。先年清議起於學校。禮讓亦出於學校。而今復何有哉。風相煽。氣相求。於是鄉榜中人亦倚其同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八

之眾。而侮甲科之寡助者。會榜中人。又恃其新進之炎。而侮先達之失勢者。事入公庭。彼此互奪。寡必不能勝眾。冷必不能勝炎。即以龔黃為之守。卓魯為之令。趙閱道為之監司。亦難乎其執持矣。目今吳越間多理外所不可聞之橫議。亦多法外所不可伸之屈情。大率坐此。昔邵子論皇帝王伯之際。謂伯一變則為夷狄。再變則為禽獸。試想今日之士習。其所以異於夷狄也。若幾希。再變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道而淪於

011111 201101

禽獸殺運必及焉此閭中興化之所以受屠也當興化之未屠也先有智者決其必屠問其故曰人情賤道義而貴勢力極矣獸道也獸道當戮已而果然吳俗將無近是吾甚危之然邵子又謂民如禽獸三變而帝道可舉則亦不無挽之道焉其道何居必也挽之以禮乎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而晏子亦言陳氏之亂唯禮可以已之柰之何今之君子之狃於俗而忽於禮也今但使學者明於父事兄事之禮則少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

何至於凌長明於齒鄉齒族之禮則下何至於犯上人人不陵長不犯上而天下治矣其本則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愚所以孜孜於三綱五大三達尊之提挈以此

追求國學鄉學社學家孰本來正額以訂書院旁額議
古者天子之國學曰辟雍即今之國子監諸侯之國學曰泮宮即今之府州縣學辟雍泮宮之外鄉有校黨有庠術有序即今之社學鄉校黨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庠術序之外又有五家之塾則今富貴家延師之館各鄉村訓蒙之館皆是也並屬正額杏壇即孔子之家塾也此外又有先賢義起講學書院似學宮而非學宮似義塾而非義塾則屬旁額自孔子以來至於有宋盛時並不聞有民間私起書院亦不聞天子有特詔建立書院書院起於宋室南渡之後真儒從濂洛脉中出者以學校為舉子校藝之場不復講於古者太學之道故另起講場以書院名色別之而考亭夫子

卷之二

二百

之白鹿洞為最著我太祖定天下既建諸學而亦不革先賢之遺下書院景德也亦謂學宮外未必無人經義外未必無學有能闡孔孟程朱之心要以薰士類者亦可以贊學政之所不及也此正合於居上不驕之道而學士大夫膺民社之責者有公羨不以繕治學宮而以廣闢書院似鄙學宮不足謀道而別設一賢闈然者不無稍違於為下不倍之道語不云乎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政不在大夫則教亦不在書

五十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院今自姚江振鐸之後。建書院者紛然。此所以來柄臣江陵拆毀之令也。愚嘗謂江陵之嫉講學毀書院。固非出於真正拒跋放淫之心。而其斃霸學之梁汝元於杖下。拆私塾之書院於江浙間。亦未可謂之過舉。特有非所嫉而嫉者。非所毀而毀者。失在師心自用。而奉行諸司。亦當分任其責。顧江陵實非真見霸學之所以當杜與書院之所以當覈也。語及於此。不得不遡洛閩姚江之流。而窮諸鄒魯之際。孔子嘗以學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一百一

不講為愛。而講學則非自孔壇始也。成周鄉舉里選。後覺必就正於先覺。王制然也。是時三物之教漸湮。孔子正九兩中之以道得民者。群弟子相與師之。乃從授受間發明六德六行六藝之蘊。而以仁聖孝友摯其綱。以禮樂詩書博其藝。絕無一毫素隱行怪之習。杏壇亦不類後世之弘厥書院。其規模未必大於五家之塾。雖有朋自遠方來。群居常不滿數人。觀魯論中侍坐言志諸子可驗。其事則皆述而不作。遇桓魋之

難。但曰天生德於予。不曰天以萬世之道統屬予也。遇匡人之難。但曰文不在茲乎。不曰天之將喪斯道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道也。何哉。道不以仲尼之生不生而有存亡。聖人不在天子之位。但可任文不可任道也。此仲尼之所以述而不作也。蓋禮樂征伐之權。自天子出。則道權亦自天子出。但禮樂征伐之權。繼世之天子皆出。而議禮制度考文之道。權非創業之天子不出。故曰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名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一百一

之士。特以議道輔天子耳。善乎孟子之論達尊曰。輔世長民莫如德。輔世云者。輔有道之天子以統道權者也。語輔世長民之聖德。則周公而後孔子一人而已矣。然孟子敘及堯舜湯文孔子之見知聞知。不無意圖語滯之過。由堯舜逝至文王。皆以聞知屬諸天子。由文王逝至孔子。獨以聞知屬諸匹夫。信斯言也。秦漢而下。似乎匹夫有道統。而天子無道統。此我 肅皇之所以發為策問。意謂道統在天子不在臣庶也。乃

孟子之深意亦有在意在末後二句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前言爾者爾文王之位謂孔子有聞知文王之實而其位不爾也傷文王之迹之久熄也後言爾者爾太公望散宜生之倫謂顏閔輩有見知孔子之具而其遭不爾也傷孔子之澤之將斬也蓋亦隱然欲以文王之道統歸孔子而猶有不能必歸者在也韓昌黎執其案遂以孟子接孔子之道統而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然則孟子既歿之後周程未生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一百三

先天下乃無道統之世而宋儒復重之以道喪千載之說及往聖繼絕學之說續孔孟之墜緒者伊川則畧濂溪而屬諸明道考亭乃邇明道而屬諸濂溪門人復以集諸儒之大成推朱子而曰朱子其太極乎則道統遍歸於匹夫矣姚江雖以致良知振朱子之衰而張皇復過於朱子不禁自得而發為詩歌曰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其徒泰州王氏良益從而標榜之曰吾學孔子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世堯舜不為賢而伊尹不足由也其流安得無梁汝元之霸徒哉中有彼善於此能以名位鼓後學者安得不乘力之可為圖不朽於書院哉維昔春秋之降為戰國也處士盡成俠客秦州今理學中之俠客也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今且衰已力豈能當有宋大儒即據有宋大儒道統之說則如我 聖祖之再造函夏蕩數百年之腥風而以禮樂陶之此於道統與耶不與耶如曰與於道統此續諸堯舜湯文耶續諸濂洛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一百四

關閩耶語至於此則又當闡孔子之幽而稽孟子之敝也子思但言仲尼祖述堯舜而孟子則以生民未有尊之似斷文王之前無孔子將無難為古之開天立極如義皇以上者尼父但謂繼周百世可知而孟子則以無有乎爾傷之似逆孔子之後無文王將無難為後之振古重光如我 聖祖者此孟子之不逮孔子處也何怪乎昌黎之截道統於孟氏伊川之續道統於明道先生哉且道統亦難言矣朱子雖原道統

五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之傳來自上古神聖而遍及洙泗濂洛之間義多踈畧以一貫之心宗為道統耶則六祖五宗之直指單傳豈離一貫而奚以獨歸於儒聖以五常之世教為道統耶則漢祖唐宗之因時立政豈外五常而奚以獨隸於儒師以六經之刪述為道統耶則書契未興道統何在刪述後亦有漢儒之傳經隋儒之續經孰非述作胡為乎軻死後寥寥千有餘年曰君曰相曰師無一與於道統者直待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續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五

傳此立論之不無遺義者而意則在於闢邪崇正舉性命而綱常之舉綱常而性道之良亦非過然道緒不從天子統而從匹夫統矣當知天下有出世之道非法王不統天下有治世之道非人王不統統不法王不人王而以綱常中之匹夫當之德則無首而有首位則有上而無上無乃上帝之篤生為不綱而天子亦何所持以重於天下以此為訓即從君子之時中起祖未有不一再傳而結局於小人之無忌憚者也蓋

至於秦州之衰而其敝大起秦州兼善萬世之說實本於邵子仲尼萬世為土之說豈知仲尼不但以萬世師自擬亦不以天下師自居如以天下師自居則作而不述矣故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柰何以千古絕學昂中庸之道借孔子為桓文而擡之為堯舜湯文之盟主也堯舜湯文之聖主尚不有而何有於當代之君乎哉此即無父無君之隱機何可不察吾特以學宮之正額訂書院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六

旁額亦不以正額廢旁額而何以追究及此則有感於昔之創書院者原起於名儒據道統之雄心而今之建書院者多出於豪儒立道幟之霸心也蓋幾微恍惚之間而王霸之端於斯焉起世儒但知闢道淑人之為王道豈知言過其量願侈於力總屬霸心霸心即伏於任道之中亦但知孟子之距楊墨卑管晏為尊王賤霸之權衡豈知孔子之不自聖而尊周正齊桓而仁管仲實開後學以尊王之純心而孟子之不道

桓文却從竊國諸侯之子孫陳王道。又賢孔子於堯舜。以地步與後來臨深加少之狂儒。此則不知不覺。而醜不善學孔子者之霸心也。蓋自子思而後。毫無爽於孔脉之正針者。周元公一人而已。程伯子猶有纖毫之失準焉。而何責於南渡以後之諸賢。浙東淮南之脉一再傳。而霸徒蠶起。亦固其所。第江陵之毀書院。則激於講良知者之督其過。而故以威福示人。非為國之純心也。弗道可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亦遇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二頁

乎嫌其侵兩院之額。而近私剏之條也。然則書院果可毀乎。曰。存先賢之舊額。則可。剏今日之新額。則不可。國制固有不禁人之新建者。品官家之祠堂講舍。士庶間之社學塾館。是也。苟有志於聯密切之友。接遠方之朋。隨地可以營構。亦隨義可以起名。而不必濫書院之額。在當道則於學宮相近之墟。曷不脩復射圃原額。構一講堂於其中。以待諸生之向道者。因以延四方之有道者。此亦盛事。但不必借先賢之額。以濫兩臺之額。而在今似亦可緩。蓋今天下拾良知之唾餘。授禪玄之影響。借書院為郵亭。為淵藪。遨遊傳食於江湖朝市之間。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不少矣。何必又為之添一傳舍。且洙泗濂洛之講堂。不以泛集聚談為貴。而以慎交密薰為貴。今之千百成群。龍蛇混雜。面則相詡相獎。背則相譏相嘲。聚則談虛談玄。散則奔名奔利。此以戰國遊士之餘風。染禪講二家之敝習。何足羨也。儒者不鑒其轍。爭聚擅而效之。謂之

卷之二

二頁

陪登之從先維俗議

五二 本館先哲遺書卷之二

何哉。昔耿恭簡督學南畿。曾為諸生建崇正書院於白下。既竣。即悔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此舉之為聲色也大矣。噫。此恭簡之所以為恭簡哉。而盱江羅子。每以書院多集朋徒為快。是或一道。而吾以為有漏之因焉。或曰。書院不設。則教事全屬於學官矣。學政久荒。士不復於其中求聖賢之學。則如之何。曰。是則然矣。士不求聖賢之學。在彼猶在此。如欲以聖賢之學迪多士。此又不可專責之提調教官也。其本在廟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頁一

之上。而以善良之德熏後學。則吾儕其何責之辭。但今天下之最難調御者。莫如庠序中之可畏後生。而在吳越間。則尤難之難也。昔嘗不揣上言。謂不間行薦舉之條。則德行必不振。不永停納粟之例。則仕路必不清。蓋轉移士習。非破俗調必不可。雖然。亦既迂遠而濶於事情矣。議則或可以俟後焉。今且毋論及此。即國學中原有監規。令諸生在學。務要明體適用。以須仕進。而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本。各學中原有卧

碑。今諸生勿干外事。為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撫善懲惡。為提調正官者。當常加考較。撫其敦厚勤敏者。斥其愚頑狡猾者。頗有能踐其實者否。蠶極當振。此其時也。振之以文藝。何益。振之以德行。亦必稍破拘攣而後可。或者書院之風聲。未必無少助焉。吾豈篤學官而遺書院哉。特病書院之名目不正。嫌於額設之衙門也。又病邇來書院。頗類遊俠山人之館。非復洙泗杏壇陶鑄之場也。吳中有子游學道書院。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頁一

又有鶴山書院。正當存之以愛禮之餼羊。何以毀為。乃士大夫之謝事居鄉者。問田舍。葺園亭。驕樂宴樂。何所不至。有能立講舍以聯朋徒者乎。亦空谷之足音也。為道統稽流敝。則不得不研王霸之幾焉。此亦但為嚮道者說耳。今日之吳中。尚不知時文古文之外。有所謂學。而橫議且盛。有孔子。則東家必丘之。有孟子。則外人必辨士之。有周邵。則俗儒必楊墨之。有程朱。則宦流必偽學之。奚暇究及於此。唯有閤然自脩。求

不愧於屋漏。為第一義耳。書院設諸已乎。

教家士攻習經書性史外兼讀孝經小學及御製大誥大明律議

國朝取士之制。盡去前代之排比律詩。綺麗詞賦。而專重五經四書。輔以性理史鑑。即用經義論。詔誥表。判策。作三場試法。其法最正。其流之弊。乃在于先文藝而後器識。又以太重科舉一途。而廢薦舉之途耳。就今科舉途中。士習日趨簡便而不循古人蒙養之方。亦不究國家防民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十一

之典。此一大缺也。愚幼就鄉塾。塾師猶于蒙童朱讀經書之先。令讀孝經小學二編以開其始。而今縉紳家俱已束之高閣。又考洪武中所頒國子監規。令監生每次背書。須讀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而民間社學之師。以教習大誥為第一義。有司朔望詣學行香。反教民讀法。令兼講大誥與大明律諸章。斷笞杖徒流等獄。則令民間有大誥者減罪一等。無大誥者加罪一等。今誥律並在而課之者誰。此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不獨士庶之過。亦提調諸司之過也。夫壯行必本于幼學。成人又本于蒙養。蒙養而不以孝經小學先之。何由知古人事親守身之要。幼學而不以聖誥律法諭之。何由知當朝勸善懲惡之權。故愚以為塾師之舊課不可廢。而

聖祖之舊章。尤不可以不申也。第孝經之本不一。民間所傳者。殆非的本。當以朱子所校定者為正。愚嘗有志覈之。而猶未暇及也。大學小學之訓。朱子之取義似未確。而其所輯小學諸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十二

最中蒙士之肯綮。世間必不可無此書。朱子以洒掃應對為小學之事。窮理正心為大學之事。故遮戴記中大學之原稱。而名之曰大學。因作小學以配之。愚謂道有大小。人有大小。學宮亦有大小。而學則上達不離下學。下學即是上達。何大小之有。殆當還太學之原稱。而以小學作下學也。太學之名義。愚已于石經訓釋中及之。而小學一書。則闕疑而從其舊。蓋書既訂于朱子。名亦裁于朱子。不敢以臆見易其名也。但取

五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其義亦不必泥其名矣。大明律。民間尚有而大誥。則士若庶已不知為何書。此則頒行在當道。而讀書知禮之家不妨聞其幽以導後學也。

剖座主舉主國學鄉學督學提調諸師真似議

古之所謂師者。人師經師而已。今世仕途之稱師。凡六。中有真似之辨。而市道之業師不與焉。市道之業師。疑於經師者也。且置已。六師謂何。鄉會榜之座主。久稱師。府佐及州縣正佐之舉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二

五三

主。近稱師。國學之大小。司成鄉學之掌教分教。則天子原畀以課士之責。夙稱師。督學使者。兼校鄉學師生。稱宗師。府州縣提調正官。民之父母也。以其兼養士課士之責。近亦變祖父大人之稱而稱師。之六者。或有師之任而溺其職。或無師之實而襲其名。疑於人師。亦疑於經師者也。而其中不無可當真師者。不剖疑師。則真師之道不顯。試言之。座主之重於世久矣。其制自有。唐設科取士。起然不聞以師稱。稱師自我朝

始。即座主之稱。昔唯以主考當之。而近乃加於房考。房考多入仕之未久者。唯會場主考二員。必以館閣中資深望高者充之。其中委有人師之品在焉。而天子則未嘗畀之以師道也。畀以校藝之役已耳。二祖時原無稱師之例。例

起於宣英二廟間。士亦以其位望隆重而

權稱之曰老師。云爾。然以主考而當此稱。似亦非過。若分房座主之稱師。則嘉靖末年事也。吾妻王元美先生登嘉靖丁未榜進士。自述榜中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二

五四

年。生於本房座主。但以老先生稱而不稱師。越三榜。為吾師耿恭簡公丙辰榜。則以老師稱房座。瞿文懿公矣。然對人尚無敝座師之稱。又越五榜。為我隆慶辛未。其例猶未改也。入萬曆。乃有以座師相稱者。驟聞尚以為駭。今則習而安之矣。先朝座主送門生。唯主考不視上馬。分考俱視。隆慶中分考。唯史館諸公不視上馬。餘但不視於觀政之時。一受官職。即視。此愚之親承於房座。素民部平洲先生者也。今聞分房視上

馬之例亦絕矣。蓋門生之體日下。座主之體日尊。屈指僅五十年。而變態之速如此。此背公死黨之端。非國家之福也。夫古人不忘一飯之報。而士爲知己者不愛死。恩如座主。奚止一飯亦安可不謂之知己。報德何惡於厚。執禮何惡於恭。然而命座主者其誰也。君也。奉君命以取士。而居之以爲功。又樹之以爲黨。上既嫌於擯君。恩下又嫌於侵師道。是以嘉靖中霍宗伯文敏公勒令會榜中式諸士。通刺但書晚生。不書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頁五

生而近科。有楊都諫諱東明者。接見本房之士。執禮但許僉坐。不許隅坐。同事者或病其矯。而從先之士有取焉。以愚庸見。則謂門生之稱。不必易隅坐之禮。不必易唯座主不當以師道自居。門生不當以座師之稱稱諸人耳。何者。門生之稱。非古也。稽諸孔門。唯有門人與弟子兩稱而已。語載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記載子夏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此明徵也。自漢以前。未聞有以門生對師稱者。後世有公門桃李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之誇。而門生之刺。乃起門生云者。其義雖從宮墻之門取。其例實從桃李之門取也。對師則稱弟子。對座主則稱門生。義亦不濫。唐之衰也。致令閣豎目天子爲門生。而座主則不敢目門生爲弟子。蓋門生乃門下士之別稱。而門人則弟子之通稱也。昔人不稱門人而稱門生。亦隱然別座主於師尊之外矣。乃時論混座主以爲師。故亦混門生以爲弟子。不復裁諸古道。卽好古之君子。亦但知稱門生於座主之非古。豈知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頁六

稱門人而稱門生於業師之非古也。故門生之稱。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今欲別業師於座主。莫若以門人易門生之稱。稱弟子則尤古。但嫌於僧道家之稱。而儒門。或不必襲焉。隅坐。弟子之體也。乃以房座之年輕資淺者承之。誠嫌於亢。而其義亦猶可解。參諸宗法。不有冲年介叔。以父事之者乎。參諸交道。不有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者乎。房座先吾登榜。兼有甄錄之恩。亦可以當一日之長。如其年先乎我。則禮有十年

五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兄事之文兄事之坐恒隅也。既在桃李公門之列。則肩隨亦可以當兄事。况有年在兄事以上者乎。故隅坐之禮。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唯隅於師者。不分庭。隅於年相近之座主。或不嫌於分庭耳。至於老師二字。則面稱猶當醜顏。乃對人而稱。敝座師。言果順乎。事果成乎。是故貴座師。敝座師之稱。不但當革於分試者。兼亦當革於主試者。而避輿避馬。或行於座主。而不行於業師。則真文身馭舌之陋俗也。已舉主之稱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一百七

師。又在房考稱師之後。其例起於嘉隆間。二例亦相表裏。蓋皆以所舉者為公門之桃李。座主拔後進於糊名易書之中。既以師稱。則舉主拔下僚於循名責實之後。豈不可以師稱也。然士所舉之主考。二房考一。而郡推縣尹等之舉主。有踰十數位者。師稱無乃濫乎。房座之資。縱淺尚有一兩科之隔。可分前後輩。而各臺之薦所屬。則有同科及先達在焉。同科而稱門生。已非義之所安矣。况先達乎。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與文子同升諸公。安得有同升之公臣。復擅為私門之桃李者。自古破格特舉之主。孰有過於鮑叔之舉管仲。季桓子之舉尼父乎。仲豈不德鮑子。而於桓公之問托國。必不以鮑子先隲朋。尼父亦豈不德桓子。而於墮都出甲之舉。亦不以季氏後二氏。非薄也。義不黨臣而負君也。鮑雖薦仲。豈易執友之倫。桓子雖薦尼父。尼父豈以門下士自處。而桓子欲挽去魯之轍。對使猶稱夫子。是舉主却以師友之間待尼父也。則今日稱師之例。可裁已。舉主中。果其言可法。行可則而重之。以培植提獎之恩。則師事亦豈為過。乃定師稱於一剡之中。師道一何卑也。是故稱人者。不嫌以惜繁纓之重。惜之。稱於人者。不嫌以撒皁比之勇。撒之。唯其知遇之隆。亦不下於座主。則執禮雖嫌於過恭。而報德何嫌於從厚。苟非欺君誤國。不為名教所容者。亦當效脫驂解佩之誼焉。又以趙文子舉庫士七十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子之案。參之。則舉主亦當有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一百八

自重也。已。鄉國學中之師皆師乎。曰。師也。從君所假之師道仍挈而還之君者也。於古之人師。經師奚屬。曰。屬經師。何以不屬人師。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三王亦憲亦乞言。憲老乞言之師。是謂人師。在士流則依之以謀道。迪德而服勤。至死者是也。是以配君父之嚴而稱百拜。死則為心喪三年。孔子其選已。世豈遂無若人。而未必在天子命官中。命官之師。如周制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豈不負有人師之表。而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五

師道已統於天子。特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耳。若樂正脩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正經師之事也。雖其中亦有有道有德者。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是即經師中之人師。而天子之憲乞不屬也。然則士由鄉學入國學。所遇莫非經師。安得人師而事之。曰。此義見於學記中。士從入學。鼓篋之後。五年視博習親師。夫太學既有師矣。何以又言親師。人師固不局於太學中求也。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庶老於虞庠。此皆求人師之地。樂正蓋不以經師自據。而縱之博習以親仁也。至於九年出學之後。年未強仕。天子復為寬其出疆之限。而聽之尋師於四方。此游夏之所以不遠千里而趨孔壇也。蓋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有以道得民之師。有以賢得民之儒。以道得民之中。達而為帝王師。窮而為萬世師。皆在焉。故天子隆之以憲老乞言之典。而司徒典樂等官。則多取之以賢得民中矣。今之國子祭酒。正古樂正之職。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五五

司業即小樂正之職。以下六館之師及各庠師。即古大胥小胥及黨庠術序諸師之遺制也。故曰屬經師。然則人師何屬。聖祖意在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中也。觀其定官長相見之禮。以二拜。定民間生徒見師。範以四拜。可想已。然而建學立師之意。亦不薄。蓋以祭酒樹人師之儀刑。以司業作經師之領袖。以下雖分職於經師。而亦皆寄以人師之責。迨今似已皆溺其職矣。此亦未必為人師者之過。端為名場鬧而

五五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道徑荒。縱有人師經師之望。士不以謀道迪德之念求。亦不以執經問難之實求也。或者正已率人之道師。亦與有愧焉。自吾出學三十餘年。目擊學中江河二變。國初士稱庠師曰先生。自稱曰學生。予在學時。自稱如舊。稱庠師亦曰老先生而已。今忽易老先生之稱為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此一變也。又從出學後。見同榜生通刺於舊庠師。並無改於在學之例。今聞士有一入於賢書。即易門生之刺。而書侍教生者。此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一百五

又一變也。初變嫌於不情。再變嫌於太驟。雖緣士心不古。而亦江河之勢使然。蓋聖祖原不與人以久假之師道。尊師自隨乎人。而近例又許鄰郡舉貢行補教職。姻相聯。友相執。不無親故尊長在弟子行中。貌狎而情暱。詎能以一時暫合之名分。束縛其終身哉。愚以古禮恭憲章。竊謂國學大小司成。皆天子所簡。為國子尊貴之師。縱其德未足以當古之人師。而體亦自重。但使官箴不玷。橫逆不加。而又兼有經成經

月之相敘者。自當為天子存人師之餼羊。以下諸師。俱稱一日之長。縱其學不足以當古之經師。而義亦難忘。或從久侍側。而離經辨志。或緣新入泮。而分齋唱名。苟非貪鄙茸闖之甚者。亦當為世教存經師之餼羊。沿門生之稱。遵隅坐之禮。終身不改。可也。此外當以舊治舊屬之例。參之。蓋仕途於舊守令。必書舊治生。於舊監司。必書舊屬生。後輩則加晚字。今學師之與齋長。多有年相若。道相似。而偶為名分所縛者。過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一百五

或書舊教生。或書舊教下生。又或書舊教下晚生。既以別於幼所受業之師。又以別於君所特簡之國師。於義似當。而坐之。或隅或僉。則視齒之高下。與恩之淺深。起權衡焉。乃如今之舉子。門生之墨未乾。而侍教之刺已易。則薄道也。銓曹欲養士子之厚道。則教職中。請毋以逼近之鄰邑。注選。而量於三五百里外。姻婭之所不及者。授職焉。似於彼此俱便耳。督學使者之稱師。則立乎學師座主之間。以其勤條教。而布諸序

序則近乎學師以其拔俊秀而進諸鄉閭則近乎座主亦從君所假之師道而卒以還君者也然而當其任者則非兼有人師經師之德學弗稱蓋不有人師之德必不公不有經師之學必不明公明兩合則真可以稱師矣然而君之所寄於我者不過考文稽行之役而非傳道授業之事也其於師道局矣為人臣者無以有已當事則行師之實以代君謝事則避師之名以還君在督學之自處當如是而士由獎拔以進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三

上則安可無水木本源之思稱門生而執隅坐之禮不為過矣若乃老師之稱則亦如國學二司成與鄉會二座主之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其有不膺獎拔而但與風簷之一試者情既踈於學師而恩復下於座主日後仕途相值欲如受知者之例書門生似違於情欲如待撫按監司之例書舊治生似傷於義愚以為可做舊屬官之例或書舊教下生或書舊門下晚生庶於彼此相安中有破格作人之學憲既以古人之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道律其身復以古人之學訓諸士恩雖未及而德實可宗又不嫌於格外參承也已府州縣提調官之稱老師 國初原無此例稱師於離任之後似亦弘正以後事也愚從隆慶初出學尚無現任稱師之例而今乃有之其端在為人牧者喜收桃李門生以為日後相援之地而弟子員則出於一時希寵干澤之俗腸耳久而習俗已成則賢者亦難乎立異矣昔人稱守令者民之父母師帥也豈謂不兼師道然天子實統君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五

師之道臣亦但稱君不稱師見天子猶自居於五大中之一大而以師大與天下也乃獨於守令而師稱之何居守令果有仁心仁政之實德行可師政事可師而兼荷其知遇之恩者其何嫌於師事但稱諸現任則不能無諂上之嫌且師帥本父母之常體而今第以季考錄考兩案起師稱是輕平日之仁心仁政而重一時之校文也不已陋乎稱公祖稱父母並尊之曰老大人不謂不重矣何必又借師稱以為重竊謂提

五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調官未離任時。還從舊稱為當。而事後則當參諸恩義之間。但有受特知而遇以國士者。及經錄送而新入泮宮者。不嫌執門生之體。而襲老師之稱。蓋守令雖借一考以稱師。而平日原有師帥之責。與舉主之以一剡定師生者。不同也。其有不必以門生書者。或書舊治教生。或書舊治教下生。位相懸而年相遠者。則加晚字於其下。皆無不可。相見固以隅坐為主。而齋長中或有髦士。昔人之以貴下賤者。未必不行父事。兄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五

事於士民中。則離任之後。權分賓王之席。庸何傷。大槩人師經師。師之正格。其餘皆屬偏格。而人師尤為正中之正。蓋其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古人所以不遠千里而求也。是稱五大中之一大。天地間有父子。即有君臣。即有師。六經未出而師道已在。天壤間矣。安得而不頓首百拜。安得而不心喪三年。經師不皆出於已求。而或出於父兄之求。下人師一等矣。而授業解惑則賴之固未必可當心喪。而或可當百

拜。此正中之偏也。學師與督學師。又不出於父兄之所求。而出於君上之所命。下經師又一等矣。而名義有在。知遇或獨隆焉。固未必可當百拜。而或可當師稱。此偏中之正也。提調官。正屬師之偏格。而座主則偏中之偏也。猶可以當門生之稱。乃舉主則不師而師。不門生而門生矣。然而猶有推轂之恩焉。蓋有市道之業師。薄於德而荒於教。反出於偏格諸師之下矣。總而覈之。則座主舉主無師之實。而襲其名者也。國學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五

鄉學督學提調諸師。有師之任。而溺其職者也。通刺槩書門生。靚面槩稱老師。可謂名不正。言不順。世有人師經師。却降而夷於座主等列。不心喪不百拜。則舉世遂無君親並重之師。皆非義之所安也。如上所起權稱。亦謂極重者不可反。故調停於不古不今之間。苟欲名當其實。則唯德學兼優之人師。受恩深重之經師。仕後可稱老師。刺中可書門生。或易門生為門人。則尤古。凡所謂門人者。謂負墻鼓篋而遊於其門也。

今世訓句讀訓舉業之師多延諸家塾而鄉學國學之師則事諸天子之學宮督學提調亦但奉天子之教命而非自以門牆開後學然則事後門生之稱皆可以酌恩義而裁損者也恩義兩重而稱門生孰曰不宜有不然者則於句讀舉業之師可書舊塾生舊受業生從厚而書門生則必加一舊字於鄉學國學之師可書舊庠生舊門下生從厚而書門生亦可加一舊字若督學提調等師苟不受其破格之知遇者不以舊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五

門下書則以舊教下書耳不書門生則不當稱老師市道之業師有名而無實者例此今天下以市道之師掩人師經師之重反將仕路諸師而濫之此師道之所以日晦也愚故就六師以研真似之幾為學人之博習親師者考衷焉前議初草數行忽作一念曰此非居鄉之急務也撤去有一門人從語次論及而請曰師道之濫也久矣剖疑師而表真師務孰急焉乃卒稿則又以疑心吞吐於談論間若曰君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可言而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師言果一一從先行中得否則愚亦自審於言行相顧之際矣予初仕即叨京秩但有座主而無舉主主考若廣右呂相國豫所晉中馬相國乾菴浙東陶宗伯念齋三先生皆溫恭下士之君子也未嘗以過情之禮督門下士唯江陵張相國太岳之柄國也太專有門下士督其不服父憂之過露章彈之江陵疑予左袒而中傷焉予實未嘗為謀府也義不坐視朋友之難而微為之調護云爾乃吳子道之作彈章若以師尊座主而引事師無隱之文張座主之出辨疏則儼然以師自命而以攻師詆吳趙二子愚以為俱未審於憲章之義焉房考則新會袁京兆平洲晉江蔡令尹崇巖二先生亦皆長厚之士原未嘗以師體自居予雖從眾稱師不能自異而對人則但以做座主稱不以座師稱也禮則不敢不至焉乃如校官與提調官之稱老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六

五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則未仕時耳且未聞而况身習其事乎當予之以恩貢赴南雍也值京口姜宗伯鳳阿先生為祭酒吾婁王相國荆石先生為司業姜公乃鄰封有望之先達而王公則以梓里相識於未第之先齒在肩隨以內者也于時姜公受言官之齟齬閉門待命而王公則以轉北之命先期辭文廟而戒行矣姜公邀之權攝幾日以待接任者席不煖而報至接任者亦至矣乃於其拜辭文廟之日一識面於監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无

前講院中遂辭故事留都攝事者事後不敘堂屬師生而師實以傳道授業為事始未有以一日之相攝而終身執弟子禮者此希世取寵之士所能愚不能也故於辛未釋褐後初謁荆石先生於都下但以門下眷晚之刺相通誦就北面而坐而讓左先生猶以為非人情也辭者再三乃潔後從前右交左之矩而處之於肩隨凡事之間筆去門下二字而書晚眷待教生尚不敢以梓里親故之交而

盡忘一日之權欵也後以同見扼於江陵解組歸里乃盡撤宦套而以肩隨訂久要復革晚字而書眷教焉按以君子行過乎恭之道誠未足乃如于貢之無諂無驕或近之當余官南部時亦曾以初謁荆石先生之刺逼劄姜公微聞公以不恭見嫌為不書門生故公蓋執邇年之事例而愚實參國初之憲章聖祖最惡臣下之憑藉威靈挾為已有以成久假而不可歸之勢故於進退頓挫間多用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千一

防微杜漸之法蓋有朝而部郎暮而卿貳朝而各道慕而僉堂不與其以舊堂翁之體自狃也國學中之師生朝生暮師者亦豈少哉愚自幼至老不敢泛以老師之稱加人亦不敢輕以門生之帖役人豈以凶德自處憲章自有在耳然亦不敢以姜公之執為過或者公之所愛在禮而愚之所愛在年則愚之不逮姜公遠矣繼姜者為江右萬宗伯大疇先生繼王者為雷川范太史屏麓先生其望殊

在姜王二先生下而在監必事以師禮出監亦事以座主之禮則又何擇於二公焉世有非師認師懷媚竊之心以飾謙道者吾無取也已矣今士流之德舊督學師常在座主舉主之下而愚所受麻城兩督學之知愛最隆耿司農天臺先生有陶鑄之洪恩周太常少魯先生有國士之殊遇寧得不隆之以父事兄事之禮而耿有人師之望故父事之意多周有經師之望故兄事之意多顧猶愧未能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三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新進生徒錄之書院而以師席屬我且不以公祖之體統相臨而以友道待我其何德以堪之安得不報之以父事兄事之心也故自出貢以至登朝不以老公祖稱而以老師稱此不為校藝中曾受優錄而為論學中特承優遇也跡其作郡之德政與居鄉之苦節亦不愧於師稱特緣飭兵吾土奉旨督過徐文貞公子姓臧獲不法事心實無他而迹則若有倚焉者以致名敗身喪迄今猶未大諒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百三

五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者言不顧行之愆。愚或庶乎其可。迨夫第恐
習俗移人。則賢者亦難乎免耳。

從先維俗議卷之二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三

世德堂印行

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古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上交下交一切當宗孔矩議

嘗疑子貢自道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而夫子故抑之以為非爾所及何苛也味及易傳知幾之義而始豁然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蓋上交以恭敬為道稍加則諂下交以和易為道稍加則瀆究至於不諂不瀆之極非圓平等性智者不能也子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

貢其猶病諸然諂與瀆猶發源於天理而少差焉今却有附不諂不瀆之說以行其狂偽者處士橫則瀆於上此狂也宦機深則諂於下此偽也其流皆有莫大之弊不可不察是故嚴光加足於帝腹節非不高猶釀後來黨錮之慘而况傲視殺身如彌衡等即楚率悅之以禪鋒挫張運使亦導狂魔之前茅也不足羨也秦昭跪請於范雎節非不下猶醜後來焚坑之毒而况謙恭盜國如王莽等即元主之以法王尊西番僧

管聖之從先維俗議

亦鼓偽風之癮習也不足法也上交不與其諂

而又不與其瀆上下交不與其瀆而又不與其諂

諂下二者之矩宜何宗皆宗孔子而已矣禪門

重參宗吾今畧舉孔子上下交之案與同志參

焉魯哀公問大禮何如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

以知禮又問人道誰為大則愀然作色而對又

言寡人蠢愚宜煩則蹴然避席而對其尊上也

如此而今有蒙宥不羈之夫自負笑傲王侯以

為禮法不足拘也何居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二

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子曰非敢謂佞也

其遜長也如此而今有少年英銳之士敢於凌

傷先達以為死灰無足憚也何居孔子答曾子

問喪祭自述昔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日有食之

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

後行曰禮也孔子疑不敢問及葬畢而後請其

故焉孔子年三十四而適周道既明德既立矣

而猶降心於耆德如此乃今俊秀一入賢科毅

然與踰等之父輩分庭也何居子問公叔文子

五文

太崑先哲遺書之

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坐蓮
伯玉之使人曰夫子何為責冉有季路之間伐
顏更曰今由與求也相夫子古者大子之稱即
今大人先生之稱也文子伯玉不覲面而用此
稱固以齒德相符之故而季孫則直以其爵耳
孔子非康子之文行歟而猶不以齒德輕爵如
此乃今任客有何年德而對人輒呼達尊之姓
號也何居四者皆孔子上交之矩而今反以瀆
上失之者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

從先維德讀

卷之三

三

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子曰居吾語女此先
賢待後覺之體也賈蓋天王之臣而夫子以齒
德臨之如此今以告老之大夫過新進之朝貴
能以待賓牟賈者待之否闕黨童子將命或問
之曰益者與子曰非求益者也此父兄教子弟
之道也童子始挾才之徒而夫子愛之以德如
此今以鄉閭之先達過豪氣之後生能以命闕
黨者命之否子路討正名之迂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冉有為季氏聚斂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求之
事夫子亦勤矣時又為孔懼季孫之家臣而夫
子以義相成不少假借如此今有栖栖不遇之
師長能以責由求者責從遊之貴士否季子然
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
問曾由與求之問又問然則從之者與則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季氏之勢熾矣子然亦貴介
公子而夫子辭嚴義正不憚傷心如此今有犖
犖失時之髦士能以訶子然者訶權貴之黨人

從先維德讀

卷之三

四

否此四者皆夫子下交之矩而今反以譎下失
之者也更有出乎上交下交之外而立為左右
交之定矩者焉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
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夫子若弗聞也者
而過之夷侯則以杖叩其脛原壤正孔子肩隨
之切交而受其切磋之益者也含登木之歌以
全交替夷侯之過以責善待執友當如是矣今
安得有念窮交如孔子者即念窮交豈能抑揚
中節得無忍於其所不當忍而絕於其所不必

絕者乎孔子不舍車於顏路遇舊館人之喪命脫駟以賻之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子高伯子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則又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亦舊館人也二館人皆有德於夫子者故一臨其喪而哭之一就賜氏而哭之不以其齒德之下於我而忽之也命子貢脫駟以導厚病冉有攝予以導誠其教亦已至矣今安得有報舊德如夫子者即報舊德豈皆厚薄稱情將無有施於其所不必施而吝於

從先維德議 卷之三

五

管登之從先維德議

程本於途傾蓋而成友道豈逸民朱張之儔歟說者謂逸民中唯朱張行同孔子故無品評之語是也於魯亦以友道待子桑伯子魯論載仲弓問其可使南面則曰可也簡家語載伯子不衣冠而處則譏其同人道於牛馬豈亦故人原壤之儔歟原壤之交深伯子之交淺故但使子貢弔之而不往哭焉於陳亦以友道待司敗司敗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此粗論也其訐昭公之不知禮也亦核故直任爲已

從先維德議 卷之三

六

六十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偽夫釀諂則為談空說玄之狂子釀責其初皆
若有以自挾而其後則技窮而無以自藏又將
反而求附於孔子之中庸至於附中庸而不得
則天地間之棄人而已矣吾故表孔子上交下
交之矩使學者審所以自處焉此道徹上徹下
知幾之學實不外此

總核中外變體以迓先進禮法議

論禮必宗孔子論法必憲 高皇此所謂從
先進也風會所流禮或變而從俗法或變而從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

權僉曰時義當然而君子則不可不邇其本吾
前有疏浪謂今日之時勢多以末流事例為綱
紀而不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為中庸而
不虞弊之所底止此不獨朝者為然鄉閭亦然
也其關於綱常之重者莫如子侍父坐而不異
父之几父受子拜而猶答子之揖舉世莫知其
非則愚已於家庭正之又莫如妻乘其夫夫不
能納側室亂唱隨之體妾乘其妻妻不得宰內
政亂嫡庶之倫夫以封典濫再醮之妻子以封

典濫婢妾之母而亂名器之重舉世多蹈其弊
則愚亦將於家訓嚴之又莫如弟之事兄但知
有肩隨之體而不知有父事兄事之體弟子之
事師但知與座主同體而不知與君父之重同
體交道中在韋布非窮交而認平交非父執而
認父輩大亂古道齒鄉齒族之誼在章縫本先
達而足恭於後達本後達而抗衡於先達盡廢
古人父事兄事之規則非一夫之力所能挽也
且鄉閭之變體必自朝端倡之語曰不在其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八

不諫其政尤非山林之所敢議抑尼父又有言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尼父亦告老之
下大夫也定禮樂修春秋不以為僭吾儕德非
尼父或可以平日之與聞者相叅訂焉其大綱
亦不敢舉已姑摘大綱中之煩瑣條件出於見
聞之最核者紀其變以俟後云
愚起自農籍每疑俗禮之多愆於古也暨登朝
始聞史館中有四科異帖七科隅坐之例為之
躍然曰此先進之遺風哉而庶吉士之事館師

閣師亦最有體閣師尊矣不易 國初官長二拜之式較座主若少殺焉館師親矣僅倣過年座主待門生之體視民間四拜之師範有間焉雖同稱曰老師而通刺於座主曰門生呈課於閣師曰學生皆禮之所安也此所以爲道揆之地哉今館選豈無流敝而此體則不可易也乃各衙門之變體紛紛矣據余登籍後歷南北曹耳目之所睹記除三孤九列自有定格及銓司視諸曹出一格外其他一切部寺屬僚凡通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九

於政府及部院正堂並用官衙晚學生帖通刺於院評亞卿及通大二正卿並用官衙晚生帖留坐必隅而送出或有不視上馬者此外則並不用官衙帖而或以晚或以晚侍侍教平交則或以侍或以年侍寅侍其坐或僉或正而輿馬則彼此相視以爲常中有名分干礙者別論焉六科與庶吉士之體同但有晚生帖而無官衙帖少宰之外不書晚矣十三道與銓司之體同但有官衙晚生帖而無晚學生帖亞卿除少宰

外則書晚侍矣其稍別者惟閣臣不視庶吉士及銓司上馬而獨視科道上馬耳科道從當國閣臣考選特書門下晚生此又各司之所無而兩衙門之所有也以上從先朝幾變至此今經三十餘年未必無小變焉暨予之補臬僚而趨嶺表也先既有所傷於內尋復有所齟於外身入九曲場中有不得不去之勢而又不欲爲苟去也故托於申復憲綱一議以微罪行輕發取困非吾志矣却因履歷外僚一番而知兩院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

司與所屬府州縣之變例又省前所浪陳九事之有欠審處也其時政府以臺諫爲羽翼臺諫以政府爲泰山九卿俱失其職而况外僚哉經今二十餘年而事體大變言路塞已忽通通已復塞蓋自衆言喧惑之後而堂陛官府閣部之間血脉多不聯絡臺省之持論則正矣臺臣上危於給音之不降下困於璫使之難調操心更危倚藩臬如左右手也前議其猶芻狗歟而中外一切變態則可以總核其槩矣試述之

吾聞之先達郎署之書晚學於閣部非古也此
錄翰吉晚生學生之兩稱而牽合之者也選翰
吉在都燕之後國初部署列於臺省之上恒
以子部大夫補本堂左右卿之缺朝而在子部
稱屬春而晉卿貳即不稱屬與今之臺察同寧
得以晚學書於客部之堂卿書晚學於部室此
中見官之體也故曰非古然如主事評事以及
中書行人等官多係新進之士稱晚學猶不為
過乃如藩臬大夫亦以此刺通閣部則不古甚

從先雅俗議

卷之三

十一

矣何者國初以藩臬肩部院非晚學於閣部
衙門者也然則藩臬不當用官衙刺乎曰書官
衙則可書晚學則不可官衙之可書以辨職司
也晚學二字之書何當焉此必成弘以後有資
深眷重之孤卿在閣部間而新遷之守巡道起
此例耳竊以為部司之新進而書晚學猶可無
革而二司之濫書晚學則必不可以不革者也
豈但守巡之晚學當革即藩臬長之官衙晚生
帖苟非對閣部之七科以上者亦似可革第以

官衙通姓名其可矣然則孰能革之曰大臣之
之不吐不如者能革之其在道揆之府歟○吾
又聞之先達科道之書門下晚生於政府非古
也此緣舉主門生之新例而引伸之者也尊舉
主在嘉靖之季宣正間三楊在內閣薛文清公
瑄為御史楊公求識一面而不可得寧得以門
下之刺入政府宋臣有云安有拜官公朝謝恩
於私室者故曰非古然科道之選類取諸博士
中書行人推官知縣中稱晚生則亦允宜乃如

從先雅俗議

卷之三

十一

省直巡撫亦以此刺通閣學則不古益甚矣
國初以都察院頡六卿非晚於大學士衙門者
也然則撫臺必不可稱晚乎曰後輩而稱晚則
可先輩同輩而稱晚則不可後輩之稱晚以示
遜長也先輩同輩之稱晚何當焉此緣嘉隆以
來有特進柱國之勳階在殿閣間而淺資之副
僉都起斯諂耳竊以為科道之受援而書門下
猶可無革而撫臺之概稱晚則必不可以不革
者也亦不但同輩後輩之晚生可革即一切卿

貳之晚生帖苟非對閣學之四科以上者亦似當革或書侍教及教下則可矣然則孰能革之曰君子之不諂不瀆者能革之其亦在道揆之府歟

吾又聞之先達閣老天卿之送郎吏上馬視臺諫不視部屬非古也此例殆從三楊後起也

國初一品公孤不視子部大夫上馬二品堂卿不視六品以下郎官上馬而吏部與都察院持之尤嚴然以此待部屬亦以此待臺諫也大學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三

士衙門在部院之下而天寵常在部院之上是以上賓二三品堂官下亦賓六七品郎吏視與且視馬而閣學自三楊後多以三孤兼六部之街論官階則於部司臺諫俱可不視上馬而成弘間言路日已重矣于時復有閣臣如萬安劉吉者以失德畏彈倡為超遷言官之說安得不破格以禮之故於臺諫仍用大學士衙門視上馬之體而於部屬獨用六部堂卿不視上馬之體蓋不無遷就於其間然吾猶聞虞山嚴文靖

晉書之從先維俗議

公述正德之季吾婁毛文簡公為大宗伯尚不視臺諫之馬則冢宰可知也迨嘉靖初夏貴溪在諫垣最得 上意部院大臣曲徇之因以

臺察為公孫洩而起此例無何貴溪入內閣則尤過裁部寺而偏縱言官此例遂通用於閣部間矣顧吏部四司本與臺察同體閣臣既視臺察之馬而獨不視銓司者何殆以閣下兼官但兼冢卿不兼都御史也然孤卿原無視七品郎上馬之舊例而何以獨假借於臺省此非充類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四

之難盡歟五部亞卿亦與少宰同體各堂不視司官之馬而銓司獨視於少宰者何殆以選部大夫於正卿尚遠於左右卿已近也然少宰原無不視各部郎上馬之舊章而何以獨假借於本部此又非充類之難盡歟雖然朝士既習而安之矣何以更張為獨秉鈞者不可無孔子從拜下之思耳夫禮樂進反之際唯識微之君子能開之而鄙夫則以身潰之吾頗有懷於徐文貞公之當國也以實京堂之體格賓方面亦以

六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溫臺諫之辭色溫諸司從俗中尚存古額焉而今考文之府且不復言成弘以前之憲章矣後進將誰稽乎。○吾又聞之先達縉紳先生之觀面相稱。卿大夫互稱老。郎官亦互稱老。非古也。此例皆從弘正後起也。國初唯閣老及九列大堂諸老彼此以老先生互稱。臺省部司以下但稱先生而不稱老。以別嫌也。今唯銓曹互稱長官。六科互稱長科。十三道互稱道長。其他未有不濫堂上官之稱者。豈緣當時有踰等之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五

行與謫遷之先達。參錯僚友間而權借此稱乎。不然則必諸司嫌三衙門之自尊其體而故以隆重之稱別之也。如此則與堂翁奚擇焉。即此便輸三衙門一着矣。然而猶有解也。謂平交互尊亦不失為謙道也。今頗聞閣部大老亦有以老先生之稱假借於不相屬之郎官者。則時套重矣。而諸司之於閣下則多不用老先生之舊稱。而易為老師。太師之新稱尤為不情。此虞書之所謂巧言令色孔壬也。然而亦可解也。謂

特敬有在亦不失為厚道也。乃今有高年歸老之先達亦以老先生之稱濫施於士之初釋褐者。則時套益重矣。而新進之於耆英却執仕途泛交之體統。以分庭抗禮為當然。尤傷古道。此孔子之所謂幼而不遜弟也。雖然聖人不能違時。何以較量為。但經世者不可無孟子正人心之思耳。夫風俗頹敗之端。唯憂時之君子照之。而俗士則隨波逐之。愚深有感於太原王宮傅先生之歸畫也。稱幼交之寒士曰兄。稱後進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六

科甲亦曰兄。謙退中亦存平等焉。而今科甲之英且不知有嘉靖以前之禮讓矣。頹風誰與拯乎。吾昔從南駕部郎補北比部郎。見科官之遇部院正卿也。北避南不避。在南豈曰無因。而憲章則當以北為正考。國制迴避之式。越一等者。越右讓道。越二等者。引馬側立。越三等者。引馬迴避。唯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如有親戚尊卑之分。聽從迴避。則六科苟非有分於部院。其當

迴避何疑已。然而傳有不避之例。何也。聖祖不時召見群臣。令卑官凡承宣召者。遇尊官不必避。馬恐稽應對也。今陪京已無宣召之事。而科官猶執此例。迺矣。然而尚有說也。謂言路之氣欲振。不欲挫。雖借此一事以存餽羊。亦可也。乃有不必避而避者。其北都部院之避閣與平。國初但有越等避馬之例。並無同等避轎之例。蓋聖祖原以中書省之權分入六部。而統百官之冢宰為尤尊。今以冢宰而避閣與。則是革中書後復有中書矣。而可乎。然而非閣下之過也。部院諸公長權之過也。例起於先朝之閣老。多有深資上壽。顧命之臣。如嘉靖初之新都楊文正公廷和。京口楊文襄公一清等。當時部院大僚。非故吏。即門生。原入聽從。迴避之款。即新建伯王文成公入朝。遇一年伯尚書於隘路。汲汲下輿。拱立年伯不下輿。而手拱之曰。伯安。吾失禮矣。此誠先輩之風。而安可執以為避輿例也。繼楊柄用者。為張永嘉。字敬夏。貴溪。

晉登之從先維俗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一

言。二公倚天寵而輕百司。能以喜怒榮枯人於轉盼間。其視六卿也。如草菅。又以議大禮。起大獄。曾攝三法司事。訊及九列堂卿。於是部院之體面大損。而冢宰以下。明知避輿之非。是而不敢爭矣。嚴分宜。嵩亦以資深。眷重。狃於此例。微聞徐華亭欲易之。而以有所瞻顧。不果發。迨平湖陸莊簡公光祖位冢宰。與揆府蘭溪趙公志臯。夙有舊寅之雅。而始復之。僅亦反到嘉靖初年事例。而未能反到弘正以前事例。各部院猶未合也。竊以為閣部分路而行之體。猝難復已。趨右讓道則。國初二品之遇。一品猶然。其可議於三台八座之間歟。此議從部院出。則不雅。從揆府出。則亦論道經邦之一事。但今堂陛之交。且隔矣。奚暇變調及此。○吾又經閩察於南部。經考績於北部。見臺察部司之過大堂也。北院南不跪。在北豈曰非體。而憲章似應以南為徵。國初六部各設子部。後乃革子部之名。而分四司。十三司。統名之曰清吏司。清吏云者。內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一

六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別於京朝之散局。外別於有司之煩局也。凡外
吏之叅上司借用君臣之體。故用跪而司屬之
見堂翁借用師生之體。故用揖。此南部院之諸
屬過堂。但有揖而無跪也。北唯翰院六科之過
堂如南禮。而部司與臺祭俱改為一跪兩揖之
儀。何也。考禮儀定式。凡百官品級近者相見行
禮。則東西對立。稍卑者居西。高者居東。其品秩
相越二三等者。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
等者。則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白。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九

內唯提出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行跪拜禮。六科
正屬近侍官員。故過堂不議跪禮。而各部主事
與各道御史對部院正堂已越四等。故緣此義
以起過堂考察之一跪。雖然正副郎已從大夫
之後。似不當與越四等者同科。而史官及中舍
則與六科同在近侍之例。亦同於部院正卿。越
四五等。而過堂時。史官獨進科官一塔中。舍仍
與博士行人同塔。則又不專以近侍論也。似不
若南規之無隙可議。然而亦有說也。謂新進之

士當獎亦當裁。則借此一跪以示頓挫。亦可也。
尚有不可跪而跪者。其藩臬大僚之過部院乎。
國初但令二司聽考察於部院。不聞令其屈膝
部院堂上。蓋聖祖原改元行中書省為布
政司。配內之中書省。改元肅政臺為按察司。配
內之都察院。京外微有重輕。而體格無甚高下。
今以咨呈衙門之岳伯而屈膝於照會衙門之
堂。卿則部院亦可屈膝於宗人都督之府。通大
大常等卿亦可以屈膝於部院之堂矣。而可乎。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

然而非部院之過也。藩臬諸僚激成之過也。例
起於宣正景順間。二司尚不受撫按之約束。而
恣行威福於外。其時掌部院之大臣。有若蹇忠
定公。義王文端公。直顧公。佐等。皆以累朝耆
碩。厥歷著聲。有激於此。故起重內輕外之制。借
計典以稍抑之。其議過堂之跪。則本周制諸侯
述職於天子。以冕服朝君。以囚服歸命。於司寇
之遺意也。然囚服歸命之後。公侯原視王朝之
公。卿伯子男原視王朝之大夫。不聞以王朝之

元士列五等諸侯之上今之部院郎官周之元士也以一跪兩揖待元士以兩跪一揖待諸侯周家之冢宰必不然微聞先朝有一選郎議革此禮格於冢宰不得行而勢亦有所難革者御史出巡父踞藩臬大夫之上復命與考績俱不廢跪而獨廢二司之跪不唯臺察尼之而各部亦必尼之竊以爲獨伸二司過堂之體誠難行已上見官之不用跪禮則南部院原有國初成規或可反北例以從南例歟此議出於六曹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主

二司覺多事出於部院大堂則亦願從先進之一端但令科道之選且壅矣奚暇講求及此吾又從留曹見禮部傳公帖之式而省中外官僚稱翁稱老之太濫也據公帖於大九卿正佐並書半號而稱翁於小九卿正佐並書全號而不稱翁某姓下則俱稱老先生於六科不稱翁不稱老但書全號而稱之曰某掌科先生十三道則與部司同體不與也此非先朝之典刑乎若揆府之位冠百僚而稱翁稱老則起於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仁宣二廟之間而南都尚在小九卿中也據此傳帖之式而外京方面以下可推已藩司當從六部之後與通大之稱等臬司當從都察院之後與太常京兆之稱等運使知府當從小京堂大方面之後與京朝上見官之稱等府佐縣正當從科道部屬之後與京朝中見官之稱等在國初必有差等而今則當稱號者必兼翁當稱先生者必兼老矣然以其同居民上則雖有過情之稱亦但嫌其逼於上而猶無碍於下也更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主

有稱呼之可怪者方士術士於四民一無所着詞人酒人於三達尊一無所有徒以三寸雌黃之舌相影相煽以要貴者之隆稱貴者或入其小術或畏其橫議則非師稱師非翁稱翁索一緘以分邊將之庭則未老稱老此真戰國之餘風也○吾又於比部讀弘治中進問刑條例之表而省中外章疏叙銜叙衙門之多舛也據條例列閣部院寺孤卿之名衙門同者必以官階之崇卑爲先後官階同者必以衙門之大小爲

六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先後故以宅百揆之大學士亦序於同階部卿
之後以肅百僚之都御史必序於工部尚書之
後通大以下准此此非對君之正體乎若言路
之類薦人材先京郎後方面亦沿於成弘以後
之規而國初不聞以京郎先方面也據此條

例之式而在鄉文軸之叙街可裁已文非對君
何必叙爵唯三孤六卿之街尊不可以齒奪
爵外降此則爵必參科科必參齒大方面當叙
於大小京堂之間小方面當叙於科道部屬之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三三

間府佐而下當叙於京郎之後異途出身當叙
於正流之後而其中尚有通融處則當以官員
迴避之式恭之制載官員相遇中有親戚尊卑
之分聽從迴避京街尚以避尊為義書街豈不
以讓長為義哉今吳中凡有慶吊送行文軸輒
做撫按官類舉人材之疏不問年分科分而專
以京外序街大方面必列於科道部屬之後小
方面且列於評博中行之後矣然使名義不犯
則雖亂鄉黨之齒亦但嫌其違於長長而猶不

違於尊尊親親也更有傷義之太甚者弟子不
在君前而以爵序師長之上弟姪亦不在君前
而以爵叙兄叔之上乃至新進甲科一授京秩
輒亦列街於達尊先輩之上而皆恬然安之此
真蠻方之陋習也

吾又稽堂屬之制於翰林院而知講讀等員之
於掌院學士亦屬也第詞館重科不重爵而起
四科七科之辨體此意更古街入五品以上方
叙爵於朝班中此則錄堂屬之義而起者也詞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三五

臣之不傷義類如此亦有傷於義而又假不歸
者其邇年之奉差編檢輒濫鼎元之京兆儀章
乎聖祖初開廷試鼎元為吳伯宗尚未起
有京兆儀仗傘蓋撤送歸第之例嗣後停科舉
十四年而復開開後偶一行之永樂間遂著為
令此如出使朝鮮琉球賜一品服還朝固自有
本等服也然則詞臣出差亦自有本等儀導而
所過驛遞輒以金瓜月斧及黃羅傘蓋迎之於
制違矣然以鼎甲三人承之猶有辭也後乃漸

移於二三甲之編檢而浸淫於未散館之吉士
 何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奈何以儲
 養相材之地而起此冒濫之端也竊謂欲標天
 選之額則鼎甲或不嫌於仍舊而此外還從本
 品爲安蓋有崇雅黜浮之教意存焉必欲正之
 又似當從鼎元起鼎元之黃蓋撤餘無不撤矣
 ○吾又叅輿馬之例於南北曹而知僉都以下
 之例不乘輿正體也獨陪京去君門已遠而有
 兩人四人之煖輿此權制耳京都則非三品以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三

上不用輜雖威重如僉都清高如祭酒亦僅以
 二棍導馬前行而已日與月近則光微其義如
 是乃今有傷於義而恬不爲怪者其各衙門之
 散郎俱倣南郎之用肩輿乎 國制文官衙門
 除宗人府正一品外則二品衙門爲極尊而三
 品次之其正卿多年高望重之老臣也故以肩
 輿優之而四品以下則猶責以奔走禦侮之勞
 故不用輿而用馬匪但辨其等威亦以勞其筋
 骨也余在朝時官自僉都祭酒而下非疾不輿

管登之從先雜俗議

非喪不輿而冷職及新科則僅顧一皂御一瘠
 馬猶苦俸薪之不給也迨今則聞肩輿偏輦轂
 之下矣內如僉都之體統已重科道之攝事孔
 多則權以輿代馬猶可解也乃有初釋褐之貧
 士而多行稱貸以顧輿皂何居舜贊禹曰克勤
 於邦克儉於家奈何以新進妙年之士而卽養
 此侈汰之習也竊謂當此臺省缺乏之時則京
 堂科道亦可放過而其餘選以用馬爲安蓋有
 養廉去情之微機寓焉必欲正之又似當從僉
 都始僉都之煖輜革餘無不革矣

卷之三

三

吾見言路之自重者曰六科無屬十三道有統
 無屬唯部寺之諸郎有屬是以外補之道長不
 書舊屬於院堂而外補之司屬俱書舊屬於部
 堂也例則然矣考之官制殊不然六科原屬中
 書省省革嘗以屬通政司 聖祖旋念其掌
 封駁之事不必受約束於通使也復革之是故
 六科之無屬自洪武之世已然矣若臺察之與
 部司一體也按官制於戶刑二部正官之下書

六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日屬官浙江等十二部郎中員外郎各一員後
改浙江等十三清吏司添設主事等員亦於都
院正官之下書曰屬官浙江等十二道監察御
史六十員後增為浙江等十三道監察御史一
百十員惡見其非屬也唯 國朝以風紀屬內
外臺許堂屬互相糾舉與部寺堂屬之親比稍
殊其舊屬之書與不書此係各屬之自以義起
而非出於憲章也乃臺選之重於部選其來有
自矣 國初蓋以科轉道道轉主事正統四年

從先維俗賦 卷之三

三

猶令御史員缺從吏部於進士監生教官儒士
中選成化十年方令於行人博士推官知縣等
項揀選至弘治十五年復令科道並於博士行
人推知教官內考選歷練老成者除補而新進
士科道之選絕其主事與評博中行則依然新
進士之選也臺諫安得不重於部屬哉然而嘉
靖年間臺臣通刺於閣部與部屬猶無甚別通
於閣學冢宰亦以官銜晚學生帖通於部院正
堂及兩少宰亦以官銜晚生帖通於各部侍郎

及通大二正卿亦以晚生帖分宜當國任于世
蕃官至侍郎有踈山吳公悌者為御史以官銜
鄉晚生謁分宜或勸其從眾加一學字公不可
嗣後耿恭簡公定向為御史不屑書晚生於世
蕃破例自裁一式或危之公亦不可二公固臺
中之表表者而當時部院之均體可考已御史
不書官銜於五部之正卿而書晚侍於五部之
亞卿此余入仕後所起之例也夫天下勢而已
矣勢輕重也是時柄臣挾大阿之重以鈐科道

從先維俗賦 卷之三

三

科道又狹與主之重以壓各衙門我能制人則
抗而又抗我制於人則詘而又詘體漸尊而志
節漸卑於是諸司之我慢起矣間有讜直之論
却從冷局中出而喧厯又乘其後今乃言士輕
而臺省與之俱輕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天
實窮之而由君乎哉愚昔嘗以陰言官之 廷
杖勸 上而今復為此說則傷夫有言責者之
知進而不知退也○吾又見士之艷臺省者曰
六科賓於正卿十三道賓於貳卿部司除銓曹

外一槩不賓。是以御史得與帶部銜之撫臺抗禮。而部曹不得與帶院銜之部堂抗禮也。體則然矣。考之憲章亦不然。宣德三年尚令御史給事中照品級坐。景泰三年方令六科序坐。書銜俱列御史之左。唯六科係近侍官員。聖祖原假借以體面。不照外官品級行跪拜禮。是科官之優待自革。中書之後已然矣。若部司之歷於臺察未久也。按宣德中分遣巡撫以郎中趙倫員外郎吳政等與御史于謙同擢各部侍郎。後元維俗議卷之三 三九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巡視京倉京營暨光祿太僕等寺奉差必踞賓位。而小九卿與于部大夫俱以主道讓賓焉。若亞卿之賓御史而不賓部郎。此特後來江河之變體而非起於國初也。乃臺體之跨於部體其來亦有自矣。景泰中即以御史監兩廣軍弘治中又令會同撫院考察藩臬官吏其權既與撫臺無二。而撫臺兼綜軍旅糧儲之務。其實按臺專操激揚舉劾之柄。其事虛虛能實實不可以紂虛撫若有所壓於按也。而部司之受差則不過監兌權關審錄恤刑等務耳。並不得侵撫臺之事。而比部郎理刑准上頗類總漕都御史之屬官。按體安得不尊於部司哉。然而嘉靖初年按臺與部司相處非同差。不據左席故於審錄之主事雖居左。而於監兌恤刑之正副則俱讓左也。當余起銅楚臬時有京山王民部者實監吾蘇糧兌。為余面述乃祖九十二翁少泉公格於嘉靖中亦奉差於斯。署與察院相隣。凡有河下謁客餽客之公事按臺必挈以

從元維俗議卷之三

三十一

六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俱行序坐則讓左聯名則讓右而今禮為之代
備若恒以主道自居也者孫繼祖役曾不再世
而衙門事體大變矣此君是以有傷於往事云
而邇來部司之失職又可知已部司恒有隨於
按院而按臺則有隨於撫院此嘉靖末年流來
之例也夫造物忌盈盈則未有不反者嗣後臺
省諱權臣之所不可諱而諸司發之諸司又言
朝事之所不必言而臺省含之發者或含鈞各
之心而含者或發偏激之論意相左而後若相

從先進俗議 卷之三

三二

關於是 主上之厭心生矣復有與電之府
互相媒孽於中而章疏遂多壅隔今乃臺有錮
而諸司與之俱錮道經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
手者矣人自傷之而由天乎哉愚嘗以闢諸司
之言路規江陵而今復為此說則慮夫有官守
者之知彰而不知微也

吾又考嘉靖以前大臣並無身在政府而任于
即以卿侍同朝者任予以卿侍同朝自嚴分宜
始也於是部院中不無秉正觸邪之郎署而却

有脊肩諂笑之堂卿矣亦無位進首揆而以身
攝冢宰事者以首揆攝冢宰事自高新鄭始也
於是閣部間並無不上馬之清要郎官而間有
不上馬之方面大夫矣此皆不可以為訓而今
乃庶幾反之亦有反而未盡之處豈非習俗之
移人歟吾又考隆慶以前六部行事有當取
裁於閣下者部堂但令該司轉白不聞以身僕
僕入朝房探意旨者部院之不問大事小事而
輕身自白自張江陵時始也於是九卿類政府

從先進俗議 卷之三

三五

之屬僚矣科道論事有與閣部相關者或有先
議後奏之時不聞論劾人物而先探閣臣意旨
者兩衙門之不拘論事論人而輒先關白亦自
張江陵時始也於是臺諫成權門之桃李矣此
亦不可以為訓而今乃次第反之却有壅而不
通之處得無矯枉之太過歟

吾又稽泰以後天子必有相臣而我 朝獨無
大拜之相以相望固歸於內閣而相權已分於
六卿也故邇年雖以宰相私稱輔臣而疏中尚

不敢明言曰相疏中明以輔臣對 主上而稱君相輔臣遂隱然以師相之重自居此唯江陵爲然此風漸長必有生前拜太師者出矣太師拜則丞相不設而設雖欲遏文臣公侯之封不可得也嚴諸○吾又考周以前天子尚有師臣而我 朝獨無仕版之師以二拜之官長在朝著而四拜之師範在民間也故邇年雖以老師私稱座主而疏中尚不敢顯言曰師疏中顯以座主對門生而稱師座主亦遂傲然以師範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五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臣陷忠謹之深坑夫言官至於觸雷霆而誦成危矣猶有回天之日也一入此坑雖名世其誰拔之蓋莫有如新鄭江陵之敢者新鄭借風靈以行閏察盡將臺諫之觸其忌諱者而錮之雖以名督學如吾先師耿恭簡公及周臚卿少魯公等幾不免江陵借星變以行閏察盡將朝士之督其奔喪者而錮之雖以清局如吳趙二太史如艾沈二比部未授職如鄒進士等俱不免自是京察之大典不見信於天下而 皇上以特旨破斯例焉竊謂六年之京察不可廢而閏察則可裁苟非激於大奸大佞之盈朝塞之可也不塞不可以柱權奸而必塞又恐沮明主革故鼎新之一路柄國者其審諸愚實目擊於廷杖五賢之錮例而有重傷也是以折肱於此吾又以外察例問莊簡公公曰大計削籍之吏錮不復用非制也 國制外僚考察原本唐虞三載考績之典故三年之大計自洪武之初已然累朝相守以課吏治而不聞永錮永錮亦

六七

太監先哲遺書之一

起於嘉靖初也。此旨裁於 肅皇宸斷實杜漸之訃謨而其流也。遂成朝貴羅罽隙之密網。夫外僚至於受斧鉞而革職嚴矣。猶有薦起之條也。一罹此網。雖極枉其誰白之。亦莫有如新鄭江陵之酷者。新鄭惡左袒華亭之士。如憲副顏公鯨。即劣遷行卿而旋錮之。江陵惡直言朝政之士。如今戶侍趙公世卿。即劣轉王官而旋錮之。自是外察之大典不復信於天下而 皇上以輿論開斯例焉。竊謂三年之大察不可廢。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五

而錮例亦可裁。苟非出於極公極明之宰執。開之可也。不開不可以拔讜士。必開又恐啓檢人。發綠鑽進之倖途。典銓者其慎諸愚實身陷此例。而感噓枯者之難爲力也。是以低垂於此。吾又聞之莊簡公。部司白事於朝房。不坐講而立講。非體也。嘉靖中絕無立講之例。例起於新鄭柄國時也。莊簡自述官郎署時。元輔爲分宜。次輔爲華亭。白事者以元輔幾煩。請立講。元輔必命之坐次輔。則不待其命而自請坐講矣。新

鄭之性傲。又以首揆攝冢宰。幾務日煩。乃開朝房以待白事者。縱有大議。立講數言即別。自是坐講之體廢。論事情。似乎彼此兩便。然拜上豈不稱便。而孔子以爲泰耶。以立講待部郎。亦近於泰矣。泰非孔子所從。而人情既安。可放過也。然莊簡之言核矣。故存之。○吾又聞之王司寇弇州先生。藩臬長述職於京師。不用轎而用馬。非體也。弘治中尚存用轎之例。例變於正德以後也。故事。三品以上用轎。四品以下用馬。京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五

僚同之。故藩司之左右方伯。臬司之憲長。唯於大計過部院時。不無屈節而出外。仍用九列堂。卿之體。以兩棍導輿前。自洪武以至弘治初年。未之有改也。後綠奏准。按臣會同巡撫兼察藩臬諸僚。賢否揭報部院堂上。於是二司之權日損。既損於外。則不能獨振於內。當朝京時。撫院之僉堂。尚用馬。按院之遇大堂。必避馬。不無嫌於藩臬長之坐轎。而藩臬亦隱然以受察之故。甘自退也。相率舍輿而從馬。自是用轎之體遂

廢論人情亦覺彼此兩安然大夫徒行有何害而孔子義不舍車耶藩臬長之去轎亦近於舍車矣舍車非孔子所與而事例既成猝難變也然舟州之感深矣故紀之

吾又有所聞於徐文貞公而知藩臬二司之謁撫院撫院恒踞上坐二司偕都司分左右之坐非體也文貞嘗面對馮學憲元成述先朝撫院三司坐法蓋以南北相向為體云按巡撫起於永樂末年多以部寺貳卿充其選于時有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七

方遣事畢還朝故二司恒以主道自居而尊撫臺以賓禮賓必南向主必北向北向之席不足則捱次而列於旁以二司員眾故也直隸有府衛而無藩臬故無北面之位宣德中周文襄公忱撫吳最久若以巡撫代承宣之責者而各省則乍遣乍還如舊坐法亦如舊今十三省之久設巡撫如兩畿而藩臬與都司同參輒易北面之席而入左右之席失其體矣文貞曰此非撫臺之過二司誦事內臺之過也文貞嘗從甲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謫郡推而遷學憲故稽覈及此然亦得其一未

得其二者此中尚有二因焉先因景泰中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於行事移文多窒碍故改都御史巡撫初改時撫臺尚以屬官之體待御史而以賓主之禮待藩臬在藩臬則

並尊撫按以賓禮二司義不先賓而撫臺亦無樂乎二司之先按院也是以陽坐之議起焉蓋抑二司以從按院也其因一繼因成化中續設總督提督兩軍門總督係特設而提督則多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六

巡撫兼之領有專敕會同總兵行事以旗牌節制都司而總督又兼制總兵巡撫都司日在調遣參掣中不復得與二司班聯晉謁然而三司頡頏之體出自聖祖親裁又有難於盡廢者議謂總督權重不可假提督則與總兵體同猶可假然二司可賓督撫而都司但可賓巡撫不可賓提督也乃兩相遷就於行坐之間使都司有隨二司之後二司亦侍督撫之側二司殆為都司而屈坐於巡撫都司實為督撫而遜坐

六八 太崖先哲遺書之一

於二司也是以隅坐之例成焉蓋又抑二司以從都司也其因二以此二因故有今體而文貞公猶未之及然公以告老之元臣而追論及此非有從先進之思者哉夫國初相持之額誠難復已而人情有齟齬不通之處亦當稍有以通之按禮位非君臣分非堂屬則有南面之賓位必有北面之主位有賓位而無主位此古禮之所不載也且按臺昔本隅而今已敵體則藩臬昔本不隅而今稍降體有何不可竊謂撫臺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九

不變南面之體則二司當量移隅列之體或者下坐設三正席左列二方伯右列一憲長凡三位不動而正中可稍帶僉有方伯者為大叅可以一位從僉而次即入隅在少叅則不嫌從隅以領都司之席肩憲長者為憲副亦以一位從僉而次即入隅在憲僉亦不嫌從隅以配少叅之席方伯憲長缺則以大叅憲副進其位大叅憲副缺則以少叅憲僉進其位唯都司之位不可移以其聽軍令於督撫也若按院自應以憲

綱中之坐法為正耳或曰二司欲存舊額都司獨可廢舊額乎是又不然今天下正右文之日也文臣之欣內厭外而隱忍以需內擢端為藩臬大僚之體統太損耳體正則心平所關於士氣不淺故文貞之論當表也若武階則自用文臣提督以來其不可以舊額持也又矣此如齊魯本稱敵國而夾谷之會魯不得不共命於齊勢使然也孔子其如之何○吾又有所聞於故侍御年伯馮公恩而知鄉紳之謁撫按固賓敵體之京郎撫亦槩賓不敵體之京郎非體也馮公當嘉靖初蓋以建言落職之御史謁巡撫猶隅坐云按故事撫按巡歷地方唯於懷才抱德之逸士科深望重之退僚有破格而尊禮者此外亦不盡廢朝廷論爵之體按權雖重而爵未尊可賓京堂藩臬諸大夫亦可賓評博中行諸郎官相見則俱分庭抗禮撫則資深而爵尊矣除九列京卿及宦交之有舊者相與平禮外在京街非翰院六科及子部之奉差大夫弗

卷之三

四一

賓也在外街非方面大僚及苑僕之行唧弗賓也入嘉靖中年馮公歸未數載而林居御史始借方面大夫並受撫臺之賓禮部司以下如故也當余初授南郎歸謁撫臺陳公道基於吳中猶執隅坐之禮此隆慶末年事暨余備兵南韶道沿有相接士夫舊式鄉紳自府佐以至縣正不由科甲出身者其來謁猶於後堂行一跪禮而後留茶賓其席於不正不隅之間此萬曆初年事吾妻亦有飭兵使者一道以道孤故此體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聖

難持通年又緣二輔送出卑紳有影射以取重者漸致撫臺之體亦移蓋以昔之賓內外兩臺使者賓及評博中行而按道則以昔之賓評博中行者賓及二府以下之鄉科未授京職之甲科矣長者槩曰此非鄉紳之適當道曲徇人情之過也假有剛方如海忠介公瑞在今日或不至此斯亦見其然不見其所以然者其來亦有二因焉一自二祖開天定鼎之後勵精莫過敬皇敬皇敬大臣體群臣而又加意於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言路也一時大臣兢兢奉法而臺諫之氣則驕教皇欲抑之而不果抑惟肅皇英明絕世能以不測之雨露榮之亦能以不測之雷霆辱之其不測於內乃其所以日重於外也當時巡撫兼督軍之務南倭北虜失事孔多按臣之竇封一進而扭解之命下矣督臣內有所虞於密揭外有所虞於露章勢不得不降體以交共事之按院既降體於共事者則必絜矩於不共事者而林居之御史亦重矣其因一。一自分宜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聖

公植黨之後救時莫如徐文貞文貞自矢以威福還朝廷以政事還六部而亦以公論還兩衙門也一時節士蒸蒸拔茅而臺諫之勢愈盛新鄭欲遏之而不能遏唯江陵威福自操能以樂聞之明旨聞之又能以諱聞之秘旨塞之其塞於一時乃其所以通於後日也厥後輔臣鑒江陵之轍百司庶府建白紛然遊客之流言一布而風聞之章上矣撫臣內無強援可恃外有橫議可虞勢不得不折節以禮敢言之京郎既折

六九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節於敢言者則必假借於不敢言者。而權門之親故亦重矣。其因二以此二因故成今習。而馮公尚未之見。然公以名御史而甘心侍於撫院之側。豈非先進之遺風哉。夫嘉靖初年之例。誠難復已。而風紀有陵夷不振之處。亦當漸有以振之。按令甲致仕官居鄉。非親故尚論爵。爵均則論齒。今以釋褐初仕之京郎。而一旦與先進之九卿抗禮。此令甲之所不載也。且資深年考之鄉。亦不可使驟貴。幼行與之儼然並列。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四三

竊謂院道巡劄之地。延接士夫。當先令有司於憲綱冊上。分別三途資格。及科分之先後。一切致仕。晉階。論遷。削籍。名色。明白分註其下。以便上司之查考。而鄉紳之自處。亦有道。在致仕者。不以攀援為道。而以養高自重為道。中有不必謁者。自當待上司之干旌已。但屬甲榜同袍。則不嫌於旅謁。旅謁時。當道自當主於尚齒。而兼參其德爵。如其齒德之可以父兄事者。古人尚有憲老之典。安得以其宦卑而隅之。在現任者。

不以養驕為道。而以參叩先達為道。中有不必見者。自當守恬靜之大閑已。但屬京郎清秩。亦不嫌於叩見。叩見時。當道自當愛之以德。而無取於姑息。果其年資之在子弟行者。古人原有侍坐之式。安得以其氣高而不隅之。於此復有權焉。撫臺遇資深之京郎。不無可以破格者。如其初仕。則據陳公昔日之所以待余。非過也。按道遇甲科之仕宦。誠有難於分別者。如其異資。則據余昔日南韶道之所以待郡佐。非亢也。推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四四

此則郡縣長之待正流雜流。亦必有體矣。或曰。科道既與撫院抗禮。京郎獨不可從科道例乎。是又有說。今天下又切不遜弟之日也。君子雖欲革薄還淳。而勢難行於津要。不得不從初進之京郎。存儀羊耳。羊存。則禮猶可復。所關於國體不小。故馮公之故事當表也。若按臺。則自與撫臣會同舉刺以來。其不可以舊體繩也。又久矣。此如祖禰原有定名。而衛輒之時。名不可以遽正於衛。亦勢使然也。孔子又如之何。

當吾初轉臬僚過都察院見司務廳之報堂稱屬而起大疑焉何疑乎疑憲綱之日數也夫屬者上統下之稱也約有三體具載大明官制中有對本衙門之堂官而稱屬者在京部院之各司各道在外方面有司之首領官是也此如子之統於父有對相隸衙門之上司而稱屬者兩畿府縣之直隸六部十三省府縣之各隸布政司是也此如小宗之統於大宗又有衙門不甚低昂徒以事體相關考成有在而借稱屬者太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常寺國子監之屬禮部太僕寺之屬兵部是也此如介弟之統於伯兄此三者前二亦統亦屬後一統而不屬按察司之屬都察院正與太常太僕之屬禮兵二部同亦所謂統而不屬者也故當年以兄道賓堂上官亦以友道賓十三道過堂之屈膝已控矣乃又以中外起低昂而司屬濫以屬報此與憲綱所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互相糾舉之條合否此例必起於弘治年間部院有得君之大臣如馬端肅公文昇王端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毅公恕戴恭簡公珊等意在抑藩臬以重朝綱故裁此體而於先朝之憲綱遂成裂不顧也試思宣德中尚以六部侍郎轉布政使以通政使調按察使有此報堂之體乎哉斯亦未必果出堂官之意意者首領官故欲尊內臺之體以壓外臺而堂官重違其意以沿此例也然猶一時之暫稱不必深計也其最不可解者莫如總督之回顧守巡諸道道官不從甬道送迎而從屬吏出入之階送迎此近於臣子尊君之體矣禮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

唯君適臣臣不敢有其室故不用階階迎賓之體而堂屬則猶帶賓主之交故按謁撫雖由撫臺之偏階而撫答按按臺仍從甬道迎送賓主之體然也且上下司之交不答拜凡答拜者必用主迎賓之體不用臣迎君之體督院既以賓道回顧守巡矣守巡奈何以尊君之體尊軍門哉此亦非當年督撫之過過在作備之守巡狗督撫以非禮之恭所謂悅之不以道亦悅也而先年廷臣之擬敕書儘有大舛錯處往往徇此

七十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遺彼裂當代之憲章他無論已。即余親領備兵南詔道敕書中載文官五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參奏拏問而總督兩廣軍門敕書中又載拏問司府等衙門五品以下不職官。其所謂五品司官何指哉若指藩臬二司則僉事正五品之官也。既以專敕參拏五品文官而身復入督臣拏問中。謂之何哉督權雖重必無徑拿風憲官之理。然則所謂司官之不職者必指鹽運提舉宣慰宣撫等司而言也。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四七

載不明豈非舛錯。有此舛錯簡書外臺安所據而行敕中事理哉。昔嘗與總督劉公堯誨議及憲體之際而劉公以敕書之嚴重格之在今日亦非釐正之時姑存以俟後之稽古額者。○當吾既入臬司移文兩院鑒守巡道之通書呈詳而有大傷焉何傷乎傷。祖制之日系也。呈者下稟上之稱也。亦有二體且載行移體式中蓋有屬官具案呈堂者如郎署臺察之於部院是已據官階本當用申而但書呈者以堂屬之

情親也是為事上使下之矩有衙門相隔一二等而以呈答劄者如太常寺詹事府按察司之於宗人府及部院是已論禮文亦互賓主而類書呈者以衙門之體尊也是為先後從前之矩又有體統原無低昂徒以階級稍下照會相通而遞書呈者如通大之咨呈部院臬司之牒呈藩司是已論事權本屬相兼相制而亦書呈者以肩隨之義在也是為左右相交之矩此三者前二可劄可仰後一類關類牒守巡道之呈都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四八

察院從劄仰亦類關牒者也。故守道有咨呈部院之原式巡道亦有平關通大之原式書呈詳於撫臺已遞矣乃又以權勢奪紀綱而詳按亦出自呈此與舊額十三道故牒各按察經歷司及按院仰府衛經歷司呈堂之例合否此例亦必起於弘治中廷臣議令守巡行事當請詳於兩院而然其時亦議詳撫從本道自呈詳按從經歷司轉呈也轉呈必由經歷司而外道無經歷司封遞遂以本道自呈夫府官尚以經歷司

轉呈守巡乃不轉而自呈將無貶其體於府衛有司之下哉此亦未必獨出臺察之意或者廷臣共欲貶外僚之體以崇京僚而二司曲降其志以入此例也然猶易稽之流敝一點可明也更有習而不察者莫如撫按之移文各道撫臺以照會割付之行移而書該道按臺以經歷轉呈之行移亦書該道此近於監司割有司之體矣制惟 綸音下部院有該部該院該衙門知道之旨而奏疏中亦以該部院該司道為言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四九

以對君故也此外則惟監司帖牒有司必書該府該縣而面呼亦曰該府該縣以既統且屬故督撫照割二司可書該司該道而面稱則曰貴司貴道以統而不屬故然則按院之於守巡道面稱必曰貴道移文殆當書本道也如之何亦用該府該縣之例哉此亦未必當年按臺之過過在曲意之守巡階按臺於建制之律所謂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也而 先朝史臣之輯會輿亦有大踈脫處往往除舊添新去害已之典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籍他無論已即藩臬二司存有 聖祖親裁

敕諭俱不錄憲綱內開有鎮守總兵官有過許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奏聞等條亦不備錄錄弘治中奏准守巡道轉詳兩院事例却又截去本末但撮呈詳撫按一語以致影響相沿至今莫有覺其謬者夫二司之以行事請詳於按院大似六部之以題奏請裁於首揆守巡既以二三品衙門之堂上官具呈於七品衙門之道長則部院將亦以二品衙門之堂上官具呈於五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辛

品衙門之大學士哉然則所謂呈詳撫按者其中必有委曲豈其以會同考察之故而盡紊國初之行移體式也混載失傳豈非踈脫有此踈脫典章司道何所稽而守 先朝紀綱哉昔嘗與直指龔君懋賢議及行移之際而龔院以隨察之密機中之在今日亦無轉移之會姑存以俟後之整頓風者吾昔疑外吏朝君不易本等服色而守令之參監司監司之謁撫按尋常必用素服何以哉後

七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凡留都部堂赴京考滿不得命不敢易服即都中之閣部孤卿亦然乃知外僚之以素服過部院以待罪亦以候命也巡按及分巡之歷郡縣必以考察官吏而行守若令之參撫院二司亦必以給由重事而往其以素服待罪也固宜若布按二司堂上官雖受撫按舉劾而大計必歸部院堂上與守令之先受計於考功司河南道者迥殊且日與兩臺共事俱有表率百僚之責而居常以素服相參憲體何在隆慶初有若海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十一

忠介公撫南畿緊令有司以命服供事萬曆初耿恭簡公撫八閩第令二司俱用命服而有司仍用素服二公俱從先進者而恭簡之權衡尤審何者命服雖尊卑同之而督撫與兵備道則奉專敕以行事敕中文官五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俱受參拏之官也直指與分巡道亦握方印以行事憲綱中文官六品以下可責可拏武官自指揮以下得以下操巡城施撻責也有此典章故不嫌以待罪之服共命若運府之長則

非參提不可拏雖受轄於院道而體亦尊矣除初參末辭給由考察等諸大事外似亦可使從藩臬諸大夫例並以本等章服參上司而府同以下則仍舊愚嘗以此體行於南韶一道而不父且罷今誠難於更端然人情久抱斯嘆後必有起而裁之者○吾昔疑知府跪參直指嘉靖初嘗申此禁以肅廟之英君主於上以永嘉之柄臣操於下而卒不能以嚴旨一海內之趨何以哉後考部院大計群吏之日郡守赴考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十一

司赴河南道考察亦行屬官參上司之禮而知按院之以跪禮臨運府自照考功司郎河南道長之儀式也按憲綱亦但言問答之間不許行跪禮不言全無跪禮則其儀注可考已蓋運使知府之見按院巡道初參必不廢跪跪而起則有左右分拜之儀左必握上右必握下以考察給由過堂亦不廢跪跪起而問答則有坐講立講之體坐必在留茶之時立必在廷參之次畧如察院之於都察院以侍立為常而以屈膝為

晉也永嘉但執憲綱之問答不跪而欲并廢其
 衆辭考察之跪何以服內外臺臣之心是以勢
 不能久今又明知憲綱之問答不跪而故違之
 國紀又何在當嘉隆間恭簡公以御史督南畿
 學政愚嘗見其破格二事一因寧國守羅公汝
 芳以述職來辭留讌於書院中于時高賢滿座
 公實以齒德叙陪京諸大夫之上二因常州守
 李公幼滋以投効來辭留款於舟楫中于時弟
 于侍側公亦以賓席權坐恭簡之上二公固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舊於恭簡者而恭簡之超俗亦僅見然而跪與
 不跪之間亦不可以不定其綱也考洪武中原
 有官員拜跪等式除近侍官員外品官但越四
 等者白事則跪屬官品級亞於上司者稟事則
 跪今撫按藩臬之於運府州縣官不取義於越
 四等之跪白而取義於亞品級之跪稟者也以
 此推之運使郡守之秩視撫臺及藩臬之長隔
 一二等其稟事之當跪何疑視按臺及守巡諸
 或相等或反踰之則稟事已不必跪而於始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謁終辭出巡考察諸大節當做大計時見考功
 郎及河南道長之例亦何可以廢跪此外但守
 問答不跪之舊綱可矣愚嘗以此議白之兩廣
 軍門而見以為迂今亦何庸遽議然仕途久蓄
 此疑後亦必有取而裁之者

吾昔疑運使知府品秩已儕方面而每參上司
 必以脚色手本嫌於太屈已復從諸司職掌中
 有省於直隸二字而悟國初之設郡縣唯以
 應天諸府隸京師其十三省則以轉隸布按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司實假監司以堂陛之體統也堂陛之體統尚
 嚴不隔絕其交際則無以行督察叅提之威故
 以手本代簡帖而以脚色備稽查也撫臺即用
 藩司之體按臺即用臬司之體其以屬官臨運
 府有自矣藩臬則肩部院而稱監司者也今亦
 倣運府手本之式而通名兩院兩院以簡帖來
 而二司仍以手本答於禮當乎曰此當以國
 初之原額合歷年之事例而損益之者也國
 初官司相謁在京唯堂屬不通刺在外唯隸屬

七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之有司不通刺其餘或以官階懸絕之甚則以手本代刺乃如咨呈照會劄牒等表裏衙門雖屬統攝屬考成而體多頡頏禮分賓主並無以手本代刺之例即大小九列中之五品京堂可見已五品京堂亦屬部院考察而居常相謁必以刺也 聖祖實以外之監司當內之部院故定藩司以從二品介乎部院與通大之間定臬司以正三品立乎通大與常卿府尹之間行移體式固在憲綱亦在也高其品秩而卑其體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五

統 聖祖之意必不然即以迷職受大計於部院其降體亦當不下於五品京堂乃抑而從運府手本之例此弘正間變禮者之過也又就撫按之體而論之撫臺正如周之三監監於諸侯之國按臺正如周之元士其出使序於諸侯之上以三監元士之重而太貶侯伯子男之重周制亦不然今以舉刺考察之二典相關誠難過執 國初之式而過裁亦屬非體竊謂撫院之禮二司當照冢鄉待四五品京堂之體而按

院則有憲綱之舊規在二司之謁兩院也於撫院可用脚色手本一次於按院可用官銜帖一次此後凡以公務相見不必用刺而以迎送慶餞相通則不嫌用刺通撫以官銜帖通按以侍教生帖事後則否而撫按則並以侍生帖應之於義似妥或曰督撫以專 敕節制三司故無通刺之禮非也提督亦受總督之節制耳或又曰按院會撫院考察三司故有脚色之呈亦非也閣學亦受考績於吏部耳勢之所趨權不張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六一

而自大權之所攝體不倨而自尊何必盡變聖祖之憲章哉斯議也亦不謂今日遽行吾恐日後有激而矯枉過正者則以此為折衷之地也○吾又疑殿廷傳旨大臣應聲如響而院道當府正之跪恭但有舉手而無應聲似乎非體後有觸於時諺啞太府之謠而想憲綱中間答不跪之義乃知上司之命起與下司之應而後起皆本堂陸間之答應以臨屬官中品級之亞於已者也品級亞於上司故以跪稟為體而府

正之體不亞於直指分巡則問答之間已無跪
跪乃暫而非常故院道但以手拱之而府正亦
以默承之蓋別於問答必跪之有司也運使運
同及指揮之舊額亦然今揮使不得與運府之
長同參命之起必高聲而應乃適年府佐及州
縣正之跪參其承命亦浸淫於啞太守也者孰
為得乎曰此當以古人之正禮合 國朝之憲
章而參核之者也古禮父召唯而不諾師則多
應以唯友則多應以諾今殿廷承旨之音本諾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管琴之從先維俗議

等五品之文官同入量責參掣中府正非奏請
不提而指揮則量情可責也自是指揮不得與
府正同參矣繼因巡撫之兼提督會同鎮守總
兵行軍其敕視飭兵使者又過之都司實軍門
之部將而藩臬則非督撫之屬官也自是都司
退而從藩臬之後矣繼又因總督之握兵符兼
制總兵巡撫及兵巡諸道其敕視鎮巡又過之
總兵不廢戎裝之參而藩臬依然方面之體也
自是二司進而分總兵之皆矣都司之體既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七三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縣正一茶唯於同年舊識有假借者今按院尚存此體而撫臺則留及於州縣有司之長矣大體尚易則於纖小唯諾之儀何計焉凡事必始於微而成於著自昔下陵上替皆從微處起耳竊謂督撫於有司苟非軍務糧儲大事有所詳諮密諮則還以先年之憲體為正斯議也即今反掌可行吾懼後有習而認為故事者則以此為反本之端也

吾幼即疑按院出巡郡縣事畢以餽儀及縉紳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九

情則厚矣似非憲體已乃究其所自起特為存恤林下之耆英非為結納當途之貴客也今至以京外官階之尊卑為厚薄以現任致政之榮枯為隆殺失其初重老尊賢之本意矣破此例者吾得諸耿恭簡公焉其巡甘肅也僅以枸杞四斤侑緘於分宜其督吳學也但以糜給餘米分餽於故舊俗士哂為不情而袁安節公獨擊賞之以為即此一節便是中流之砥柱云此舉在今日已難行而在嘉靖中則猶行古之道也

噫恭簡公之可以為簡真猶公叔文子之可以為文也已吾長復疑兩臺舉薦諸司事後例以兼金伸謝貺報則隆矣近於不義已復論其所從來特出於府縣家之偶行非藩臬大夫之通例也今至以司道之謝不謝為恩仇以謝儀之賸不賸為醜淡失其初薦賢為國之公心矣破此例者近得之總督兩廣郭公庶聘焉其抵任也盡却三司厚贄之常例其離任也亦無監司各屬餽送之多儀廣中訝為曠舉而海忠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九

公在留都數稱之以余出京六事疏中有裁軍贄餽一節抄案於劉軍門結案於郭軍門云此舉在先朝不足異而在今日亦猶行古之道也噫總兩廣若而人真可追吾鄉韓襄毅公之芳躅也已吾又稽憲綱內外臺糾舉之條而知正統間守巡二道並無陪巡直指之例陪巡殆起於弘治中之議呈詳也今以事體相關陪巡斷不容已唯憲綱之坐法當正大槩守巡之於按院當用

三法司比肩會審之式不當用左右堂卿侍坐之式。今唯謁廟行香並列南面之坐而坐猶帶僉此外審錄下操等役一切用左右堂卿之體。雖藩臬長之監試於至公堂上亦然。此皆憲章之所不載也。人情既戾客氣從此生焉。今且相歐於棘闈中幾悞盛典矣。其源在彼此各持一說而相遜之意微也。似應以行香列坐之體繫矩於會審諸大事間。唯尋常叙會則按臺恒居賓位。藩臬恒居主位。是為兩得。而按道頡頏正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十一

坐之體則邇年亦有復之於謁廟者。於吾友錢待御一本之巡廣右見之一時僉稱其得大體云。吾又稽憲綱出郭迎接之禁而知正統中府縣正官尚無郊外跪迎之例。跪迎亦出於成弘以後之媚憲使也。今以巡節特臨郊迎似不可已。唯道傍之跪禮當裁大槩。府縣正官之郊迎院道當用京邸接堂翁之體。不當用將士接主帥之體。今唯運使知府郊迎院道猶下輿答禮而禮不廢。跪以下府佐縣正等官一切跪於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道旁而舉手起之。雖清冷如教官亦與眾官躡蹠於車塵馬足間。此亦憲章之所不載也。體統太褻。士氣從此挫焉。甚至羅跪於學宮之前而不避先聖矣。其源在尊卑相狃成風而別嫌之意微也。似應以問答不跪之禮推類於出郊迎送間。自運府以及縣正但以揖而府首領州縣佐貳以下方以跪。至於教官則出郊之迎亦可廢。唯不可廢於兩院兩道及督學使者。而學宮禁止排班之跪。則邇年亦有行之於謁廟者。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十二

重慶趙公可懷之撫吳見之輿論僉服其破俗套云。吾又考成弘以前致仕之大臣能自重當道亦以達尊重之官以三孤六卿歸畫者。府縣正官朔望問候縣正且以屈膝為恭。其通刺唯於藩司府州縣官書治生餘俱不書其入門唯不由藩司之甬道而於撫按按察衙門悉馳甬道以進。首揆與象宰則於藩司亦馳其與地方官相值唯避撫按藩臬之輿而府正則以相避為體

七四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府正以下則無不避閣部之與者分庭之際唯於撫院二司用賓主之體此外按院尚隅府正以下皆隅也卿貳則府正僉坐而佐貳以下亦隅焉蓋尊禮大臣之體宜爾也後因廷臣過裁朝京藩臬之體本平衡而故下之本非屬而故屈之故外僚亦節居鄉大臣之體當以甬道迎者不迎當以朔望候者不候矣然而限坐隨行之矩猶在也迨嚴分宜以賄敗高新鄭以橫逐徐文貞雖賢亦以刑家欠踐為海軍門蔡兵憲

從先維係議

卷之三

六三

所持揆府日失其重而部堂則有如新安之汪冢宰某就李之吳冢宰某等並以絀議敗官而天官失其重卿貳則有如南昌之鄒侍郎懋卿夷陵之王侍郎篆等並以權黨削籍而少宰等卿失其重吳越間復有執牙籌之八座日事居間不得不貶體以媚有司有司亦不復以先朝之所以禮大臣者禮之矣自是前輩之典刑杳然愚謂國不以匪人廢紀綱人亦不以一邪掩衆正也今天下豈無可重之大臣哉亦在以禮

相先而已閣部元臣自有先朝之舊格在舊格原以撫臺同大方面官為一體以按院同小方面官為一體也資有淺深亦宜參論故接撫院及二司之資深者恒以台席作主席週年大老多從近例混院道而一之非體也選以舊體為正在府正昔本隅於閣部者今雖首揆太宰或不嫌以賓按院之台席賓之路遇仍以相避為義而古稀以上之二品堂卿亦可借用此格在府

從先維係議

卷之三

六三

佐縣長昔本隅於部院之貳卿者今雖左右少宰殆不嫌借冢宰賓府正之式賓之路遇亦以相避為義而年躋耄期之四品京堂三品方面或可借用此格府正義不可對閣老天卿之席而可以僉坐對卿貳之席與則還以卿貳避公祖官之前導府佐以下則不然縣正似不可對部院貳卿之席而可以僉坐對小京堂大方面之席與則還以小京堂大方面避父母官之前導府幕縣佐以下則不然其在相避之倫者則

寧拙鄉紳之體不可以拙府縣之體益迴避式
中原有一款凡官員出入應合開道而自不開
道致令應避官員不曾迴避者不問仕路尚然
而况林居之大臣乎萬一閣部不用顯輿又無
前導此與現任之不開導者正等雖不避亦無
害也特不可沿以爲例耳嘉靖以來此禮之混
淆已久矣吾欲爲賢守令存敬大臣之體也故
表之○吾又考正嘉以前居鄉之庶宦類自戢
有司亦以道義成之其時唯以理致仕及予告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五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間理學之士好遊詞章之士亦好遊中有以氣
節見者或從大計去官或從言事落職鬱鬱無
以自遣則寄與於山水之間而傳食之風遂起
復有無所表見於世而性實豪縱不羈則又常
操上上之心而弁髦國法冠帶可以革去而自
復勳階可以非例而自進有司既念先達之體
面而包含之臺使亦以爲紀綱之末務而姑縱
之也自是先朝之紀法蕩然愚謂爲政者固以
不得罪於巨室爲道居鄉者亦以不得罪於名
教爲道也今天下將無名教外之士夫乎哉亦
在節之以禮而已州縣長官之體上賓告老之
鄉大夫下賓未達之貢舉士資未深望未起欲
執古道以裁縉紳勢誠有所難格郡長之體尊
可以禮裁科甲中之後進矣燕會可省則省之請謁
禮裁科甲中之後進矣燕會可省則省之請謁
可杜則杜之鄉紳有從 特旨罷歸者雖其氣
節可欽而以野服溷公門殊不雅卽上司不無
嚮慕之懷而苟非年誼非舊交則皆可以無謁

七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設干旌特叩則不必為段于六之避也。有從大計褫服者縱其冤抑可原。而以冠蓋入公門。充非法即有司不無親近之意。而苟非謝賜非誣誣亦皆可以無謁。倘公事有在則不嫌追滄臺。滅明之轍也。大槩院道之憲體尚肅然不可以肅而廢憲老乞言之古道府縣之牧體尚親然不可以親而長徇情滅禮之媮風俱不嫌於延禮訪求之中。寓微顯聞幽之意。唯末俗多奸民或有侮及鄉紳之欲戢者則又以懲一警百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

道也。隆萬以來此風之衰溢已甚矣。吾欲為鄉紳存重廉耻之節也。故及之。

吾又追憶在學時事郡守非送捷匾未嘗入鄉貢之庭。庠生非與賓興不得侍府縣官之燕舉貢庠生之外有隱士焉則非特訪不相面也。是以體格嚴重而約束易施也。今至舉監合詞客而款府主庠生飲公分而款縣主矣。佐貳官雖欲以嚮托拒山人各庠師雖欲以教條繩弟子。得乎此純風之當速遏者。棧在郡縣一轉移間。

而按臺學憲亦不無激勸振刷之術焉。○吾又追憶初仕時事同里縉紳非親戚故舊之至密者不途接不舟餞鄰境年生非姻親僚友之特厚者罕餽遺罕慶吊。聲應氣求之中有莫逆焉。則或以密劄相網繆也。是以道交恒固而世味猶輕也。今至以舟餞為官套寧踈父母而不敢踈要人以結納為宦機寧薄同胞之兄弟而不敢薄同榜之兄弟矣。父兄雖欲教子弟以古人之道師長雖欲滌後生以古人之心得乎此偽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

風之當漸移者源在廟堂一倡導間。而里中先達亦當有崇雅黜浮之表焉。

吾未仕猶及見循良吏之俎豆吾土者。修實政不求內援如郡守蔡公國熙縣令曹公自守等凜然有楊震四知之畏。亦有阿大夫不賂左右之風也。自新鄭得志之日偏徇行取之門生邑長中有黃綠入臺省者交風從此日長。然士論猶或鄙之。至江陵之世則恬不知怪矣。大都以錢穀刑名為應迹以交結近侍為要務。昔也由

近以乎遠而今也由遠以要近有所以結於撫
按則道府不能道也。有所以通於要津則撫按
不能持也。閣部分權之後復有內奧焉其報應
尤捷於當道之薦章科道明知之而不敢言兼
以清濁混淆巧於鑽刺者能污不鑽刺者之名
節以自解也。仕途之名實日淆矣不有辨孔壬
之上官誰與核之。最幸年來有卓然自樹者班
班在守令中而此風已布於天下難過也。識者
以爲絕利之源在上而獎活過乾之操則在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元

清要者之相砥焉。○吾既仕猶及見鄉縉紳之
清自由衷者礪廉隅不事請托如憲副金公世
龍南宗伯袁安節公洪愈耿然有伊尹一介不
取之嚴亦有袁安僵卧之教也。當分宜秉政之
季已成賄囑之風俗鄉貴中有以居間致驟富
者士行從此日濁然笑罵猶或及之。迨江陵之
表則相率效尤矣大都矯初仕之節以取名籍
超權之階以取利昔也家於外任之囊橐而今
也家於內任之居間在朝則面囑有限而廣資

於千里之筆囑也。在家則近交有限而取盈於
鄰封之遠交也。苞苴盛行之日又復有山人焉
其請托尤靈於縉紳之言語。有司明縱之而復
爲之諱兼以是非倒置善通關節者能誣不關
節者之清操以自文也。當道之耳目日搖矣不
有察好惡之仁人誰能剖之。頗幸年來亦有曠
然不污者皎皎在章逢中。而此瀾已倒於海內
難迴也。識者以爲自立之操在士而激濁揚清
之政亦在司風紀者之鼓舞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丰

吾每過學宮而望尊經閣未嘗不三太息也。閣
以尊經爲名而內無一經何尊之有。其弊又不
在無經而在無窮經之士。聖祖選俊士而
縻錄之實責以明體適用之學而今士之窮經
者多不在學在學者或非窮經之士矣。夫閣不
藏經與無閣同士不窮經與無經同此不獨提
調官之責亦督學與觀風者之責也。今欲收遺
經以貯閣殊不難而欲收渙散之士心以窮經
爲最難士有稍知自愛者尚視六經爲貿易之

具其寡廉鮮耻之徒則終年不入學宮而違秩
據巾日伺於府縣之門矣司教者且奈之何故
愚以為校官弟子不可不念及於國初達經
閣之來源而學憲之進庠生則取數亦嫌於太
濫似當本先朝廩增附之原額以裁之或曰
江陵不以裁士額缺天下之怨乎曰江陵之失
道正不在裁士額而在藏身之不恕也開國以
來曾有一家三子並以關節掇巍科而獨塞貧
士進取之路者乎此造物之所忌也使江陵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十一

張永嘉之輔世廟與子以恩蔭而不與子以
科目則此舉亦匡時之一事但人材之淵藪不
齊而江陵必以一邑十五名限之亦非調停之
準謹按國初廩士府庠以四十員州庠以三
十員縣庠以二十員此定額也後以增廣生倍
廩生之數附學生倍增廣生之數儲材亦既寬
矣今邊方僻小郡邑尚有不敷此數者唯浙直
閩楚間之雄郡壯縣則不得不溢於數外殆不
嫌立一折衷之規分天下府州縣人才之多寡

為上中下三等廩增二額不待言已其附學當
從增廣數上起加倍法上府不得過四倍上縣
不得過六倍中府不得過三倍中縣不得過四
倍下府下縣並不得過二倍州則介乎府縣之
間又當以儒童之進數與生員之退數相為乘
除進數毋得過浮退數而府庠之新進生員則
必盡取諸下邑邑離郡庠有遠近近者便而遠
者不便則盡取亦當有權衡焉夫唯進學不濫
則士類之賢否易稽而有司之禮待亦便矣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一

在學者自應以尊經之實求之尊六經又本於
尊先聖今士流類讀孔聖之書而罕尊孔聖之
矩矣何有於經乎姑就尊聖之文論之竊謂先
師之稱誠正而木主之式似不如從舊設像之
起敬也文宣之號可革而樂舞之數則不如仍
舊八佾之尊敬也此非張永嘉更張之闕漏歟
今但使學憲不專校藝文而兼校行誼則聖道
不期尊而自尊又使朝廷不專重資格而兼
重真脩則聖經不期尊而自尊矣斯言不當起

於草野轉移全在密勿之中馬資叅中庸祖述
堯舜之義而知今日之祖仲尼即所以祖堯舜
也故演其說於此吾每見有司斷獄必引大
誥減等之條亦未嘗不三太息也獄以有大誥
減一等而民間並無此書何減之有其端則不
在聽訟之際而在使民無訟之先 聖祖頒
大誥而戶曉之實開以遷善遠刑之道而今不
但民間不知大誥為何書即有司亦不知誥中
所載為何說矣且家無大誥而偽以為有是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三

晉登之從先維俗議

獄之案以裁之或曰江陵不以多殺囚受籍沒
之報乎曰江陵之召殃正不在多殺囚而在位
權之太過也從古以來曾有臣奪君權兼以邊
帥為外府而猶能行綜覈名實之政者乎此眾
怒之所叢也使江陵如三楊之輔 英廟內掌
經綸而亦外畏公議則此舉亦起敝之一事但
獄囚之頭數不齊而江陵但以多決為稱旨亦
非劑量之宜當查一切罪犯可矜者自從矜比
可疑者自從疑比此虞書之所謂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者也其入十惡五逆之條常赦所不
原八議所不及者既已求其生而不得則不復
以囹圄為福堂矣刑之於市與眾棄之既酌死
者又警生者此亦以生道殺民何傷於仁第當
以古之酷吏論囚涓水盡赤為殷鑒耳殆不嫌
起一酌中之例今各省直總核獄囚之多寡而
定其差等焉直指使者或會京差部郎或會外
臺風憲秋後審錄每歲量於千中去百百中去
十十中去一率以為常如遇 特旨停刑之年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四

七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則明秋不嫌其數蓋重辟得緩一年之死亦已幸矣治世原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小惠實大慈之賊也其不麗於死比者自應以大誥減等之實按之重 聖誥又當先重 聖德今士流但見 高皇之紹宋元正統而罕測其紹堯文道統矣何責於民乎姑以趨時之義論之竊謂大誥外尚有大明律令集禮會典及御製文集等書士子當與經書性鑑並習者也諸集中定有庶人相見禮儀冠婚喪祭等式以及孝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五

乃降黎民懷之蓋聖臣之不蔽寅僚政績也乃國律之禁上言大臣德政何嚴哉防姦也叔世姦黨易成在漢尚有以上書頌德移炎祚如王莽者而况德又下衰乎故不得不遏其萌也今遂臣報捷之疏叙功及於輔臣樞臣猶有溢於德邁民懷之譽者不淫於律之上言德政乎於義則該科似當參而不之參蓋亦入於褒叙之例而有戀心矣更有可嫌者臣子唯於 聖節聖旦中官東官有四六之表箋而今外僚之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六

慈錄教民榜文等書民庶當與大誥律令並讀者也此非目前院道諸司之通責歟但使學憲將 國書與古籍並課策論則必有賢者識其大者又使民牧將誥令與律法頒布鄉耆亦必有不賢者識其小者矣斯權大半握於憲臣主持則在廟堂之上愚實參中庸憲章文武之義而知今日之憲 高皇即所以憲文武也故發其隱於此

語讀虞書見大禹之贊皋陶曰皋陶邁種德德

當軸元僚屬吏之於統屬大吏有所候問慶賀亦用四六綺辭而侑之以禮物此所謂上交之謂也言路迄無議及於此者豈亦自為已地耶姑置已即據邇年中外奏章非無指事直陳鑿鑿可采者類多推敲筆法隱括微辭不問明主之理會與否而專以動人為尚此不為目前格心計而為日後刻集計縱合有犯之義而亦違於勿欺之忠矣以此成風乃致燕行例行圖僥倖於一擲不辭苦肉以博名高而文則多

情於名筆迂士詭士賈聲價於弄竒故擊登聞以要宣達而行則尤濁於山人若而人者豈不自附於直言無隱之條而要其末露則將來之上言德政者卽斯輩也吾見隆萬間氣節之敗於晚年者不少矣何以故能盜名者必能于寵只在轉念間耳及早辨之則可不者媮風且日長而國步將有大艱焉○吾讀周詩見周人之思召伯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蓋盛世之不遺里巷口碑也乃國律之禁見仕官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十一

立碑何嚴哉防偽也叔世偽習滋多在漢尚有以偽增戶口要上賞若王成者而况風又日降乎故不得不杜其漸也今有司陞任之頃部民卽爲之索記立祠有不待於追思甘棠之後者不淫於律之見任立碑乎於法則監司當究而不之究蓋亦徇於培植之久而有恕心矣尚有可厭者古稱循吏貴在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見思亦在心口不在翰墨而今陞任正官在縉紳例有送行之文軸在山人更多贈別之詩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誣不問循良貪酷一槩矯情讚歎而益之以別情此所謂以偽相感也正士亦無誅及於此者將亦自爲身家計耶姑置已卽據邇來民牧實政非無繁已愛民班班可數者亦有亟取賢聲好行結納不辨士民之可獎與否而輕以旌額相加此不爲百年風教計而爲一時功名計縱不啻百姓以從已之欲而亦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矣以此結民遂致矯情僞士濫受善人孝義之旌匾額一標輒揚揚然號於衆曰吾已受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十二

當道而起脅制細民之心薄德狂流襲取高雅隱逸之譽于旌一及輒囂囂然矜於人曰吾能倒屣公卿而騰顛倒是非之舌若而人者亦欲目附於負氣負節之流而察其踪跡凡倡爲見任立碑者皆斯輩也吾見浙直間豪俠之巧於逢迎已甚矣何以故能遠交者方能近攻總在一起念間耳有以過之則可不者僞風且日盛而蒼生不無大憂焉

吾竊見今之有司言及考錄儒童一事則閉目

七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搔首於鑽刺之多門也秉公者欲執法以拒之而卒不可拒愚以為不必拒不必不拒曷不揆古今取士之典以裁之古者天子建學立師原令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太學而不及中下士之適子則亦有節也

聖祖實采其意洪武初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能通文義者充國子學生此又不但適子而推及品官之弟矣然以通文義為言則亦不許濫收也此制雖更而遺意則猶可想然則士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九

一入甲科其子豈非元士之子子弟之通文義者國初尚許徑送國學則府縣家於收考儒童時取其文義之畧通者量錄一兩名以聽督學之去取似不為過第吳越名邦貧寒之士既多士大夫之家亦眾則亦但可錄及適子適弟而已矣或者名位之未尊者止錄其子名位之已尊者兼錄其弟如無適子適弟則可借一於適孫適姪中如無適孫適姪則可借一於適婿適甥中請托者非適派不可開受託者非通文

義亦不可徇也若封君鄉舉等項則亦量摘嫡子一人視其文義之通否以行去取可矣在郡守之權衡當如是而州縣則尚可以從寬焉惟不可受私人之囑託以招物議即額數之寬取亦必先儘民間俊秀之果通文義者然後可及士夫子弟之畧通文義者至於督學使者則雖樞軸之關節一毫不可通也乃士大夫一乘考錄之會輒認不宗盟之同姓以為子姪亦認不姻親之異姓以為甥壻良足羞已即誣猶子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六

適子誣族壻為適壻亦不可與天知府縣家雖核其實而以大義拒之非過也或曰得無失權貴之意而肆中傷耶當信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情苟止於禮義之中一切利鈍亦聽之天而已矣吾又竊見今之有司言及編審均徑一事則扼腕感額於詭奇之濫觴也奉公者欲設法以清之而卒不可清愚以為可以清可以無清曷不綜古今限田之制以裁之古者造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

1104 2756

35A

則仕者原應免役而祿田實有限制即大國君田不過三萬二千畝卿田不過三千二百畝大夫田不過八百畝降及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百畝可見也 聖祖亦采其意洪武中生員即免二丁雜泛差徭而隨朝官員則於本戶合納稅糧外一應徭泛差役盡免雖故官亦免其家徭役三年惟清查詭寄之法為最嚴二十年嘗令監生徭勘兩浙等處富民避役寄產之弊畫圖編號以備查考此魚鱗圖冊之所自起然則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全

管登之從先雜俗議

千畝限鄉科之士百畝限學校之士踰限則編其徭役與齊民等余徵以更張太驟諷之乃止今而後知其起念於嘉湖間之民瘼也有識者猶謂鄉科之限千畝庠生之限百畝允當而科甲之限萬畝尚寬意者吳越名邦有三台八座進而授一品勳階者可從萬畝之限未進且以八千畝為限此下則難銖銖較量當以品級參權要而折衷之京堂自三品至六品及部寺臺省諸京郎之七品以上者方面自二品至五品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全

七九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行身故槩遵三年免役之令但有田在限外者
悉令另立于戶以均民役然而士夫應役於有
司亦不甚便莫若倣先年役米役銀之例總裁
貼役一法數則緣於古制之什一額則緣於
國初官田起科之升斗按洪武初官田起科每
畝以五升三合五勺為額今且削合勺之零數
而存五升之成數限外之田除正額本折色外
每百畝再征五石千畝再征五十石萬畝再征
五百石官為催科分給區民之應役者有司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全

嫌於常賦之外別立清由監司不嫌於考成之
中帶稽出納庶編氓不艱於應役而宦家亦不
艱於守產矣中有肯以子戶受役者亦聽之在
府縣家調停之法當如是而兩院亦不嫌於折
衷題請焉惟不可剝貼役之餘銀以充公費即
限內之優免亦但可免其根里諸役及點解諸
差而不可免其原定之徭銀及原派之役米若
仕者為傳家計則雖封祖蔭孫之官其拓產但
可以下計不可以萬計也乃貧士一登鄉會

榜其田忽以千計浮於古之大夫倍上士又忽
以數千計浮於古之卿祿四大夫良可訝已甚
者昆弟行之拓田踰萬總收官戶而全庇之奴
僕行之置田踰千陽分子戶而陰遮之亦惡可
與君知州縣家雖核其弊而加重於花詭之家
非刻也或曰將無形受寄之過而速官謗耶當
知君子平其政焉得每人而悅之政苟裁於情
法之安一切毀譽亦聽之人而已矣
吾又稽學校之制於前代其待士並未有如我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全

朝之厚者廩諸生不異品官之俸祿而教官則
叙諸一切襍取之上重其為教化之淵藪也今
學政之漸弛無論已即官墻殿廡日頹敗而不
脩有司雖欲繕之而苦於鍍金之不足也漸致
學舍鞠為蕪圃則如之何不特此耳一切祠宇
公廳橋梁道路孰非有司分內之事而財用則
奚出耶然坐視其廢弛而不為之所非法也愚
以為不必盡資爵錢可借古者用民三日之法
以理之試思文王之靈臺不日成之者何人而

聖祖之建金陵崇墉分百里之雄而築之彌堅者沈萬三也。今吳越間誠無富侔沈萬三者。兩數十萬金之富戶亦有之。計其丁力。豈下萬指。約萬指而用其每歲三日之力。則百廢可以盡舉。然又不必果用其力。而姑令其以銀差代力。差計萬指一日之力。當費百金。三日之力。當費三百金。此可議於擁百萬之家。資者。從此漸降。至於拾萬金之家。可議三十金。五萬金之家。可議十五金。減及萬金之家而止。此知州縣事者。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全五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貪官污吏未必不於暮夜括富民之金。今明以公家之役征之。正庶民之所當于來者也。第其家資則不以田之多寡。及丁之饒乏為較。而以積之厚薄為較。此非至公至明之有司。難與覈耳。○吾又稽軍旅之制於前代。其養兵並未有如我朝之厚者。蔭武官不異公侯之世襲。而屯軍則許量免田。差於月糧之外。念其為官民之保障也。今軍政之懈弛弗論已。即禁城駭賊且四出而無忌。當道雖欲按之。而蔽於衛家之。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全六

八十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少摘其尤者豈下八千。但得每縣精選百名而訓練之。則一皆可以當百。錢金不足以支兵餉。亦當權派於多藏厚積之家。每選精兵一名。歲以十二兩為餉額。伍人之長加什之三十人之長加什之五百人之長則倍之。在大戶則百萬金之家。可出二十兵之歲餉。以漸而降。至於十萬金之家。出二兵之歲餉。五萬金之家。出一兵之歲餉。三萬金以至一萬金之家。則半之。大戶之不足。則議及於官戶。之有典鋪者。大典可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

二兵。中典可給一兵。小典可給半兵。典鋪又不。足則亦於優免限外之役銀足之。兵則不分近。城近郭濱江濱海。但有猿臂熊力之驍士。飛簷。沒水之別材。俱收入伍。而以具將材之頭目。統之以精武藝之教師。訓之即可。權名州縣官之子弟兵。而有急則道府隨宜調用。焉。歲餉。雖取諸官大戶家。而有司亦須畧加時資。以作其氣。當院道出巡之日。即令隨現在官兵。同操以試。其按春秋亦間令出洋習戰。以鍊其膽。而平時

則但以備本府本州縣之緩急焉。或曰。此不近於生事擾民乎。則愚實有感於嘉靖中之倭變也。蕭謹以五十餘殘倭。敗留都四十八衛軍兵於郭外。皆以無素練之精兵故也。而邇年朝鮮之事。亦一殷鑒。今不早為衣衾之防。一旦有警。兵食兩乏。官固倉忙無措。富豪獨能保其有乎。且富豪家子孫。多以荒淫賭博。一朝而費千金。乃今止以公家之急。少損之。必好義者之所樂助者也。但其等第。則亦不以官之崇卑。及田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八

多寡為較。而以積之厚薄為較。亦非任勞任怨之當道。不能持耳。

吾見士之稽舉額貢額者。曰。今天下有久曠不張之令。典莫如薦舉孝廉。隱逸一途。而貢額則有先朝三等之簿。在簿中以德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或有德行而劣於經義。有經義而短於治事者。列二等。經義雖優。治事雖長。而德行或缺者。列三等。非上等不許科貢。今不但不察其德行治事。且并文義而包荒之矣。如

制書何曷不申明訪舉之條而嚴課廩生之等也斯議也豈謂不達國體而勢或有所難行則以末世之鑽刺多門故耳然必欲使學者脩實德務實用則亦何可以無激勸之道今之司風紀而釐士習者非直指與督學憲臣乎直指出巡方域固於舉劾諸司之外別有佐貳教官之類薦又於類舉地方人材之外間有邊材之特薦也曷不於中添一薦額以地方人材為一劾當方面有司之常薦以孝廉隱逸合邊材為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九

劾當佐貳教職之別薦孝廉隱逸當以山林之賢才德者為主而舉貢亦叅之通省不得過三人邊材當以大計中之削籍者為主而謫逐亦叅之通省不得過五人銓部亦不嫌於諸薦劾中每歲量摘三五人與類薦之人材叅用此所以存薦舉之儀也乃貢額則三等之例誠難拘拘則正貢俱當絕望而傾陷之弊且生中有衰頹之極不可充貢者似應以冠帶榮身之例待之而於補廩補貢之時則當分為二例廩生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或從文理停降及他生之以舉貢出缺者仍以考案之優等補之或從劣行革黜及他生之以死亡出缺者可以德行超群者補之不使相濫貢生有以給冠帶不赴京而頂其缺者仍取諸陪貢中或以給文病故不赴京而頂其缺者即按諸德行中亦不使相濫嘉靖中有行之者天臺耿先生之拔應天府學廩生楊希淳及蘇州府學附生王敬臣是也楊以狷德越次起貢王以孝行特拔補廩旋復補貢時論或以好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十九

譽之此未察於先朝之事例也卧碑中有一欵生員學優才瞻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提調官奏聞面試如果真才實學不待選舉即時錄用是特用猶可而何有於拔貢又宣德中令廩膳十年之上學無成效者發附近充吏六年以上并鄙猥殘疾者悉黜為民是徑黜猶可而何止於奪貢乃今督學使者類以念老憐貧之心行姑息之愛此殆不思國初設立學校時原以為儲材之院不以為養濟之院也

八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舉此姑息慮行一事而一切政額之以小惠傷大德者皆此類已○吾又見士之評舉行監行者曰今天下有極肆難檢之士類莫如會試下第舉人一行而監行則有 國初之舊額在舊額止有舉貢恩蔭送監之例而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納粟馬起於宣正之後端為邊需缺乏故也成化中嘗革之令生員雖遇邊事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納粟納馬等項出身則其例已止矣迨弘治復開以至於今不廢兼起加納拔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九十二

選之例而舉真正途之選且扼於其下矣士論頗為不平曷不稍束鄉科之士而嚴杜援例之端也斯議也豈謂不切事情而勢亦有所難行則以積習之相沿已久故耳然必欲風仕者尚廉恥遏僥倖則亦何可以無節制之方今舉貢之選額頗同而舉行獨肆者非以上無法網之拘而下無鄉評之畏乎查照洪武十八年令會試下第舉人寄監卒業三十年令再試下第舉人中式者除教職不中式者為州吏目成化十

四年令坐監舉人撥歷未及願依親者聽提學并分巡官及各該有司正官照例提督考校先是已有令放回監生不許輒入公門囑托或往他處邀求其 令甲一一在也目今下第舉人豈無守義安貧以古人自期待者而犯姦犯盜亦有之遨遊傳食且不遠數千里而以仕路中之年家通家為壘斷矣竊以為再試除官之例固難復而囑托邀求之禁則可嚴有司考校之例似難行而憲司提督之例則當飭觀風使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九十三

既有薦舉山林隱逸之權又有訪拿無賴頑民之權似應於久不第舉行中核其年在五十以上者果有懷材抱德之實可借訪舉之例以拔之抑有方命圯族之狀即用訪拿之例以懲之兼核府縣家有入公門請托者類籍其名有往他處邀求者暗稽其迹此所以正鄉士之簿書也若監行則納粟之例已難革革則宦家之子孫無路而司農之告匱亦起唯粟行中有老疾鄙陋不堪作養者自當以成化間給冠帶閑住

01449 30105

之例處之而白丁援例一條委屬可革蓋監生
即不肖將來當授府州首領州縣佐貳等官殊
非白丁之所可濫而富豪既能援例入監亦能
加納授官遂當班次清要京郎而立舉貢行初
授之上亦非所以惜名器也故莫如遂停此例
令一切富民子弟凡不從督學考入泮宮及經
歲考一次者並不許起文援例濫入太學唯品
官出身於正途者其子孫不在此限蓋國初
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陰子一人以世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三

祿後乃漸為限制一品至五品其子俱從四等
以下流品中敘六品至九品其子俱從未入流
品上中下職事內敘敘蔭必從監中出身至成
化中方乃奏准三品以上子孫聽令一人送監
然則品官子孫國初原許送監敘錄不與富
民援例者同流今雖不得徑以蔭敘而例則何
嫌於徑援哉近例許廩生之年深者從監納貢
又許監生之隨任者從例加納蓋未嘗不合此
意而上諭尚以濫觴為虞則恐例一成而難返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也國初於富民亦有賜爵里士社士使與縣
官平禮者然無以納銀授京官之例其有大役
亦未嘗不派及巨富之家甚有籍沒其產以充
公用者然無賣官鬻爵以濟邊需之例今至公
私告竭大司農無以為計不得已而鬻爵於粟
監中此殆不思日後國家有事時科罰緩於無
名位之富民尚易求義助於有名位之富宦甚
難也舉此假借名器一事而一切政事之以近
憂傷遠慮者皆此類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九

以上諸條大槩從身所親歷及見聞之有據
者述之亦禮法中之枝末耳國家尚有極
重之典章及機密之政務未之敢及匪但疑
殆當闕義亦不當代庖也志雖竊比於孔子
之從先進然亦何敢謂生今之世遂可反野
人之禮樂第邇高皇開國之憲章以為
先進而猶有難於盡執者焉不敢言禮樂而
言禮法中但及禮而不及樂也孔子曰如用
之則吾從先進蓋追及於野人之初今亦但

八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於君子中從先進而已矣

仰藉 大明集禮合儀禮及朱子之家禮以訂四大禮議

冠婚喪祭人間世之四大禮也載在儀禮十七篇中從違不一而朱子參合古今事宜裁有家禮一書明元亂華士猶知有古道者朱子之功居多我 太祖稽古定制頒大明集禮於天下其定品官庶人之四大禮大槩以儀禮為主而取節於朱子之家禮者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左五

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此為春秋之借禮者發今世富貴家之奢僭固多而唯此四禮則固陋亦復不少請以憲章之義訂之下分四段國制之品官冠禮即古之士冠禮也見於儀禮首篇古何以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冠禮按古者二十而冠唯天子諸侯有以幼冲踐祚者或十二而冠故亦有其冠禮而後世失傳焉大夫非五十不服官政寧有冠禮故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婚禮又曰公侯之有冠禮

夏之未造也天子之元士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子皆稱士其冠皆以士禮此士冠禮之所以獨傳而國制本之以定品官冠禮也其制筮日筮賓宿大賓宿贊冠者布席設悅等儀無一不宗古規而節目亦多從殺則取其近於人情也古者三加三醴既畢方取脯見於母母拜而受之今則以再加時奠脯於母再拜趨出然後進三加之冠亦不令母答子之拜此不以品官家之母混士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左六

母也其冠制初加必以緇布之冠古今同之古者再加之冠曰皮弁今以進賢冠當之三加之冠曰爵弁今以幘頭當之弁制未必盡肖於古而體裁必倣之蓋一洗腥羶之陋制而追周道者也周以前三加冠禮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元士之適子皆用之 國朝何以另有東宮親王冠禮而以士之冠禮獨行於品官之家也蓋四海為家之天子頗類擇典中之四輪王較分封時之共主為九尊東宮亦眡輪王之灌頂世

011111 201111

子親王亦高於三恪之公侯分與品官之子弟
隔絕不得不別其禮而品官家苟非承恩蔭之
適子則不足以當古之士也何哉古之所謂士
者非公卿大夫元士之世祿胤子即鄉學所升
齒於國子之俊秀皮弁爵弁乃其本等服色

國初蔭子及於郎官依然仕者世祿之遺法世
祿必以嫡長承之時雖未仕而有恩蔭之望三
醮時借用皮爵二冠亦不為過故曰適子冠於
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七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國制良有取焉
庶子但冠於房外而不得用三加之醮法豈徒
以其不著代哉亦為皮弁爵弁之不可以濫加
也况乎農工商賈之子而敢借用士之冠禮哉
庶人冠禮之不見於儀禮其從庶子加冠之例
可知也以此義揆之則今品官家之胤子未入
恩蔭列者除初加之緇布冠外再加第以角巾
代皮弁三加第以儒巾代爵弁其可矣庶人雖
有適子但用緇布冠之一加而再加三加不必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備也蓋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三加三醮君
子之禮樂也野人何必借君子之禮樂但近世
品官之家多於冠禮闕畧則此禮不可以不講
焉 以上冠禮

國家所定婚禮自 天子納后 東宮納妃及
親王公主婚禮外有品官納婦之禮有庶人納
婦之禮品官全祖士婚禮之式六禮次第舉行
而庶人則以文公之家禮節之六禮者一納采
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五請期六親迎是也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八

禮義由賢者出亦由貴者出既貴既賢何可曠
禮然古者亦取成禮不取備物納采重在一鴈
當其奠鴈之頃儼者與主人再拜行禮訖即執
鴈以問名原以二禮合為一禮納吉之禮頗重
重亦在鴈納徵尤重故有玄纁束帛儷皮之幣
而所重亦在鴈請期與問名相彷彿不過以一
鴈致虔而已唯親迎之禮為最重重在男子以
身迎女而不在物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
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

八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而集禮於親
迎一節獨詳一節中分出同牢儀與廟見與見
舅姑與盥饋與舅饗丈夫送者姑饗婦人送者
為七款凡以重人道之始也亦本春秋責備賢
者之意不與品官家之苟簡而庶人則不求備
焉但云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婚娶
先遣媒氏通言女氏許之次命媒氏納采納幣
至期婿盛服親迎主婚者禮賓明日婦見祖禰
畢次見舅姑婿往見婦父母蓋并問名納吉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九九

禮於納采中又并請期之禮於納幣中納幣即
納徵之別名也損六禮為三禮以從簡便而親
迎之期婿有故亦聽媒氏往迎則禮中之權也
合卺之次似削品官家同牢廟見二儀而止存
見舅姑見祖禰及婿見婦之父母與饗從者之
四款此係禮之必不可缺者而可省則省大都
從朱子之所裁也古者婦至三月而廟見朱子
以其太遠改用三日而國制即於婦至之明
日有宗廟者拜廟無宗廟者設祖禰神位於廳

事中而拜焉更為簡便唯夫婦同牢合卺在本
日婦見舅姑舅姑饗送者在次日古今之制皆
然而今士庶家益趨簡便往往先見舅姑而後
合卺縮兩日之禮數於一日間此變體也則亦
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竊謂世祿名
家還以從舊為正位未尊祿未厚則去煩以從
約亦不必以棄禮違制誅之其有極鄙極陋而
不可為訓者殆在新進科目以子女殉錢神甘
蹈婚娶論財之戒也而豪貴之以侈汰僭踰相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百

高亦傷雅道考職掌親王定親禮物除幣儀外
金不過五十兩花銀不過四百兩納徵禮物除
服飾外金不過四百兩花銀不過一千六百兩
珍珠不過二十四兩寶鈔不過五十貫則品官
雖入台鼎之位祿享千鍾當減親王幾倍而從
鎮國將軍以下之體何疑也且大臣當以素絲
之節風天下乃或以寵賂肥家媾姻於遠方之
門閥相當者借六禮之名色誨侈誨墨吾亦無
取焉唯以苟且鄙吝之習荒大禮則亦非所以

範俗也 以上婚禮

禮莫重於喪祭。而三年之喪禮尤重。故儀禮十七篇於喪獨詳。而禮記諸篇論喪獨密。蓋人子情文兼致之時也。孔子一言以蔽之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戚在人子心中。禮不能載。可載即屬易。不屬戚如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却是言戚。孔門學者無飾語。以身體驗小祥之日。哀思已衰。而猶以衰經倚杖。何用此矯情為。故起此問。使但如今人之衰冠麻經。仍赴縉紳。讌會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一

場中則雖終身之喪何難焉。幸我之緣情而問。期喪賢於今人之違情而飾終喪遠矣。其言則何可以為訓。是以孔子病其不仁。而發三年免懷之至情焉。國制所裁品官庶人喪禮。雖本儀禮。然多撮其簡便而根心者存之。則宛然孔子寧戚毋易之旨也。其目曰。初終曰小歛。曰大歛。曰成服。曰弔奠。賻曰擇地。祭后土曰葬。曰虞。曰卒。哭曰祔。曰小祥。曰大祥。曰禫。凡十三款。以經喪禮之常。又開聞喪奔喪及改葬兩款。以盡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喪禮之變情至而文亦不忽焉。冠婚祭三禮。品

官與庶人別。獨喪禮諸條無別。而儀文微有詳簡。蓋殺其易而不殺其戚也。此中深至之情。奚但庶人不著不察。即品官之究心者。有幾試畧演之。初終之頃。法莫嚴於正寢。義莫深於三呼。古人最重者。終命。故遷父母於正寢。令侍者坐。持手足。書遺言於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以正終也。氣既絕。古人復升屋三號。曰。臯其復。而集禮第令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一

左執領。右執腰。招曰。某人復。男子呼字及伯仲。婦人呼姓。三呼而止。不於屋上而於室中。以從宜也。古人通神明之德。知竟離於鬼。必有所遊。故猶庶幾其一返。而後儒乃言人死即歸斷滅。無竟而有理。豈知升號之義哉。今人以三呼為迂闊。絕不用之。而亟延浮屠擊磬招鬼。亦不違於三呼之義。蓋內典謂鐘磬俱足以招亡靈也。敵在絕火而始招之。則何益矣。古者三日而歛。小歛於戶外。即今之殮衣衾。大歛於阼階。即今

八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之入棺槨而集禮以喪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俱以盡哀為度一一皆古道也大斂之明日成服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自此以至於虞朝夕如之遇朔望則具殷薦有時物則薦凡百日而卒哭此正孝子蔬食水飲之時也親戚僚友之手奠賻於是行焉喪主以下哭對無辭出謝賓之平慰方有辭此祖古之稽顙而後拜者也制稱弔者與喪主相持哭盡哀則今吳越間幕內答拜似乎非體古者天子九月而葬諸侯五月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百一

大夫三月士踰月非獨辨其等威亦量其財力也今不問品官庶人俱以三月為葬期最適情理之安蓋三月之內無地者當擇地有地者亦筮日也近世形家日家之說行士多拘忌乃有越十數年而不葬者此豈孝子之道而陰陽禍福之說委不可以盡廢則亦當度德量力以求之斷不可圖非分之禁地以徼異福圖禁地卽是無君福未必應而心曰已喪矣大地多以無心而得何可以薄德求也集禮但本古人一其

宅兆之意為擇地者告而實之以五不葬之說曰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廡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卽所謂美地也旨哉擇地下揭祭后土為一重事則亦從古之通神明德者起斯禮也俗儒將曰木石無知寧有耳目口鼻之神人能享生人之祭則先王何以祭地於方丘孔子何以祭神如神在卽此亦可以辨宋儒鬼神屈伸之義之踈也葬禮中不廢刻誌石造明器備大壘作神主諸事皆本古人之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百一

但古人誌石唯誌姓氏年月使知為某人之墓而已今士大夫好侈其親動以千百金求碑銘於顯者非古也古人題主亦但令子弟善書者書之而已今輒先濡墨以書亡者位號虛主字之一點以待顯者濡朱足之亦非古也事雖不古而意在顯親祭親亦可於有過中求無過唯神主既題之後喪主卽當奉置靈車上執事者為徹靈座內外從哭以出墓門而今或不然靈車至宅祝奉神主置於靈座喪主以下哭畢卽

還次沐浴以俟虞而今亦不盡然蓋苟簡隨俗者多矣禮有三虞虞之爲言安也謂既葬而安父母之神於殯官也始虞卽在葬日古人類用柔日近世有術家之時日或難拘泥再虞則必以柔日三虞則必以剛日所以者何柔日取其靜初安欲其神之靜而常在剛日取其動既安欲其神之動而如生也三虞後復遇剛日乃行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乃祔廟喪服小記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然則古人葬親殆無經宿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頁五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虞於所館行之墓遠途中遇柔日則再虞亦於所館行之若二虞則必須至家方可行禮此言初虞可行於墓次再虞可行於途次三虞必行於殯宮也蓋三虞後主當祔廟安得不於至家之日行之又按古者葬禮左傳雖言大夫三月士踰月而戴記則以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爲大夫士通行之禮唯卒哭則士云三月大夫云五月註者以爲士通死日死月數大夫以上則除死日死月而以殯歛後之來日數是以士必葬於三月之內卒哭不出三月大夫實葬於三月之外卒哭在五月士唯三虞而大夫有五虞諸侯以上又益之充斯義也顯貴有力家之葬親遠地者於途行再虞於家足五虞殆無不可古禮主既祔廟殆不復出後有薦事一槩皆於廟中之行蓋古者大夫三廟祖考各自爲室而今也同室異龕難以小祥大祥之祭混祖宗之吉祭故令以卒哭之明日但以新主告祔於祖考之廟三獻既畢仍匝之以反於靈座次第行薦事待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頁五

八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祭畢然後徹座斷杖埋當遷之主於墓側以為
新主人祔地焉然猶未遽入廟也間一月乃禫
禫者澹然平安之意謂哀思漸以平矣將禫先
以环玦卜上中二旬吉日吉則從卜不吉則直
以下旬薦禫事三獻畢辭神盡哀乃送神主至
祠堂而永安之此所謂禮以義起者歟愚昔嘗
疑祧主當藏於廟今而後知埋墓之為安也士
庶家多無祖廟亦多不立神主第從葬後以魂
帛入靈座并三虞為一虞而朝夕仍薦饗殮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頁

奠此所謂委巷之禮也揆以先進之禮樂似亦
無大害焉近世士大夫亦沿此例虞祭雖畢魂
帛未埋或隨神主全入靈座葬亦未必在卒哭
之期葬畢亦未必以三虞之薦告祔祖廟服終
以主祔廟多不從卜而聽命於奉瑜珈之教者
此亦所謂委巷之禮也使有少連碁悲哀三年
憂之至情則亦不必深求焉唯古人居喪非小
祥不食菜果非大祥不食肉而今似有難於律
人者蓋古人不但禮教素閑而稟氣亦厚曾子

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毀生子羔泣血三
年未嘗見齒而人不以為異今人一日不入水
漿必困三日不見齒亦難而可繩之以古禮哉
居憂之士苟非氣稟旺而年力強者或於百日
卒哭之後權食菜果期歲小祥之後間用酒肉
其亦可乎喪大紀原云有疾食肉飲酒可也又
云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此言衰老者
以氣血之衰殺禮也又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
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此言卑幼者以尊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頁

長之命節哀也復又云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
辭解者曰酒醴謂見顏色也此又不與其同吉
讌之合歡盡量也果如孔子責宰我之言則祥
禫之內斷不與其食稻衣錦而吳越閩楚之間
則以食稻為常事蓋淮北多黍少稻江南有稻
無黍南之食稻猶北之食黍也此不足責唯衣
錦果非孝子所安然五十非帛不煖七十唯衰
麻在身則內帛外麻似亦不違於禮蓋有大違
於禮而又不可過責於人者男女之合是也按

禮大祥後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曰
哀未忘也檀弓云孔子既禫五日彈琴而不成
聲聲猶不成而况如鼓瑟琴之好合然末世鮮
克已復禮之士安可以聖人望人服婦中欲求
敬姜共姬尤不可得蓋有琴瑟久睽而生他業
者曷若順人情而稍通之且衰老既可以寬酒
肉之禁則壯強亦可以通男女之禁也是以
聖祖特去前朝服內生子之律豈以徇人情然
哉有天理之極致存焉蓋見世有孤危不祿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見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狄之道也。宦家猶爾於浪子乎何誅更有一微
幾之當察者在。今理學之家。吾見先輩中有諱
理學者。雖遭大喪。亦以聯朋聚徒。義重聚樂。為
美事。考之孔門。子夏子張。俱以除喪見。孔子與
之琴。一成聲。一不成聲。然則弟子雖遇聖師。如
夫子。亦非除喪不見也。今之居憂聚樂。不幾於
以吉事濫凶禮乎。似非孔門之遺矩也。何以為
解。或者借義於既葬後之君食。大夫食。父友食。
不辟梁肉。而辭酒醴之例乎。蓋君可食。則何擇
於師。大夫可食。則何擇於先達。父友可食。則何
擇於畏友。偶從吉會節哀。良亦有辭。然非出自
尊長之命。則不可。若身自為長者。殆無起大會
以集朋徒之禮。或者弟子有從葬後。請見就慰。
問中求教益者。則不嫌於街。哀應醉而咏歌。莞
笑。則非體。宰我所謂禮壞樂崩。正有感於此也。
居常讀禮。或於寢廟。或於墓廬。皆無不可。而問
水尋山。亦非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莊周之鼓
盆。而歌。此迨於方之外者也。而理學家多忽於

八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此矣聞喪奔喪之禮古亦有之而於儀禮無徵
徵諸戴記曾子問中集禮所裁日行百里不以
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正與孔子述老聃奔
喪見星之旨同以是知古人原有奔喪之禮而
儀禮失其傳也道中哀至則哭哭遊市朝望其
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此則皆出古人之矩
亦天性之自然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
則四月成服此遠遊不遠遊之別也父母在不
遠遊寧有不急奔至家成服者不奔喪而四月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五

成服此為品官之驅馳王事及庶人之行貨四
方者言耳而二者亦有別品官以王事聞喪於
外猶可以國爾忘家為解庶人以行貨聞喪於
外其如不遠遊之戒何或者奉君命以從征領
父命而官學則有不可以遠遊辭者 國制議
品官之奔喪亦不遺於庶人此 聖祖之盡
人性處也葬凶禮也改葬則介乎凶吉之間故
用吉惟不用凶惟服僅用總麻祭僅用一虞以
別於初葬也至墓則哭聞壙則哭柩在詣惟墓

所則內外俱哭易棺則仍設床歛尸如大歛之
儀不易棺則不設床但設靈座於吉惟內埃事
而徹之此又畧倣初葬之儀而從殺焉者也此
制多為卿大夫之既貴而顯親者設而亦不遺
於庶人考律令且許品官以改葬給假還鄉體
恤尤至當念 聖祖設身處地之深仁焉讀

皇陵碑隱然有改葬 淳祖之意以地臧卜

協故止因知士庶中有同此念者也此又

聖祖之盡人性處也中庸章有之三年之喪達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品官庶人之

所以無二制歟 以上典禮

祭有二統有吉祭有凶祭禫以前之祭祭於靈

座凶祭也統於喪禮禫以後之祭祭於祠堂吉

祭也統於祭禮凶中之吉則虞祭禫祭是已吉

中之凶則忌日之祭是已 國初未定大明集

禮原以朱子家禮為主後乃祖儀禮中特牲饋

食之禮與少牢饋食之禮裁為品官家廟享儀

品官得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四仲月十日以

祭而庶人未有家廟但奉祖父母父母二代之
 祀其時享於寢之禮但曰大饗略同於品官而
 已矣按祭法曲禮云大夫以牽牛士以羊豕解
 者曰此天子之大夫士也儀禮則以特牲饋食
 屬士少牢饋食屬卿大夫解者曰此諸侯之卿
 大夫也蓋侯國之大夫僅當王朝之元士故其
 等殺如此少牢饋食必筮日特牲饋食不諫日
 筮則禮煩不諫則禮簡此侯國大夫士之辨也
 國制所定品官享家廟儀祭必筮日實本少牢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百三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日齋而今並以三日為限亦約矣齋戒之次日
 乃陳設則主祭者帥子弟及執事者洒掃洗拭
 設四親及祔食者之位而陳祭具焉陳設之次
 日乃省饌則主祭率眾丈夫省牲涖殺主婦率
 眾婦女滌濯祭器以待行事焉省饌之明日乃
 行事則主祭偕主婦設酒炊饌於正寢之東階
 率與祭者詣祠堂序立階下請神主出就正寢
 然後降階復位行祭神之禮則主祭以下敘立
 如祠堂之儀立定俱拜乃行降神之禮則主祭
 升詣香案前酌酒灌茅俯伏而興再拜乃降復
 位行進饌之禮則主婦從主祭進羹飯於四親
 位前諸子弟婦女分進祔位乃降復位行酌獻
 之禮則主祭奉盤盞跪進高祖妣前祭茅畢俯
 伏與少退立執事者炙肝以進祝者取板跪讀
 祝辭主祭再拜退詣諸位獻祝如初是為初獻
 之禮亞獻則以主婦終獻則以兄弟之長或長
 男或親賓行之並如初獻而不讀祝兄弟眾男
 則分獻各位之祔享者三獻畢又有侑食之禮

八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則主祭執注斟酒主婦扱匙正筋再拜復位然後主祭以下皆出序立廟門之外祝者有門掩門無門降簾是曰闔門即古之所謂厭也然後祝聲三噫欬乃啓門主祭以下皆入奉茶分進於正位之前是曰啓門奉茶既畢乃受胙祝者以神命錫主祭者酒饌主祭俯伏而興再拜跪受先嘗之旁及諸與祭者方乃對祝告成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是為受胙之禮胙既受然後再拜辭神神既辭然後納主於橫奉歸祠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五

主既納然後主婦監徹酒饌是之謂徹酒饌既徹然後設席以譙宗人徧及微賤是之謂饒此品官享家廟之始終條理也至於神主位次則先用朱子家禮儀式以西為上後乃更制奉高祖居中東第一龕曾祖而下則以次而列於西神主橫額籍式則采伊川及溫公之遺制以嘉定中臨海潘氏所得會稽司馬侍郎家之圖為徵尺寸並本周尺蓋雖聖祖之敦尚古禮而一時儒臣佐下風之功亦不可沒也已然而

究此禮儀殆非公侯世祿之家及故家之存有大宗法者不能一一遵行也蓋儀禮中少牢特牲二禮俱屬大宗適子事古者唯宗子承祧得祀繼別之祖禰於家廟餘皆祔食四時之祭徧召諸宗人助葬而享胙焉集禮中所指主祭主婦即本古之宗子宗婦所指祔食於四親之諸位神主即本古之支子不祭而祭於宗子之家也今宗法久湮而品官之恩蔭有節世祿之家甚寡蓋有位登台座而無家廟者奚暇考求古人祭禮即有家廟而無宗法亦不能聯族人心攝召未必如期而集乃民間一葬父母則諸子分靈座而家設之終七之後不復會哭於一堂而况禫後之吉祭乎即品官家亦鮮克舉四仲月之祭大槩從民間歲時俗節之薦享或加臘日忌日之祭而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六

聖制所定品官享廟之禮亦謂卿大夫中豈無孝子順孫志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者故存古額以俟之而亦不墜律諸貧官是以祠堂制度中又慮品官有家貧

地狹者不能為三間則止為一間亦可不能為一間則于廳事之東亦可祠堂既可以家貧地狹而從宜則享祀豈不可以家貧族渙而從省也或者黃曆之祀日有徵則隔月之三旬可母卜家廟之邊豆素飾則陳設省饌行事之三日可合并古有祝史今無祝史則取板讀祝及闔門之禮似可裁古有公尸今無公尸則飲福受胙及對祝告成之禮似可省古有旁祔之主今無旁祔之主則眾丈夫眾婦女之召集似可節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夏七

古有助祭支婦今無助祭支婦則主婦率眾婦之分獻似可已唯齋戒之誠不可無而進饌酌獻之儀不可廢然世俗亦多以丈夫行獨自主祭而主婦或不入廟矣斯誠違禮之大者而亦有難於膠執蓋宗法既不明家廟又不立則案盛不從廟厨中出而從家厨中出非主婦其誰司之權於俗禮中審其便宜或者於脩食辭神之際主婦出而拈香補拜因脩板匙正筯之儀即隨主祭者辭神而徹饌焉其可也此亦從仲

齊登之從先雜俗議

月之祭請主出廟者論耳倘廟制寬厥可奠高祖居中及諸祖考昭穆之位而又無祔位者則神主可無出廟請主納主之儀皆可畧而四仲月之祫祭亦唯貴而且富者可行貧宦力不能舉則從民間俗節亦無大害蓋民間原有夏至之祭可當古之夏祀冬至之祭可當古之冬蒸唯春秋之仲月無祭而清明之墓祭亦可以當春禴中元之俗祭亦可以當秋嘗也禮不欲踈亦不欲數加以臘日忌日元旦上元下元之祭

從先雜俗議

卷之三

夏一

及朔望茶餅與時新之薦亦不謂之踈矣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則孝子順孫之大致又不可以禮數求也更有一大幾焉古人最重血祭故有省牲涖殺瘞毛血之禮自西竺瑜珈之教來士乃有知戒殺之義者祭先雖用犧牲類不呈殺即有殺亦殺小牲不殺大牲大牲多取之於市又自梁武帝起麩為犧牲之例後世效之有祀先全不用牲殺者似於古人血食之制有乖儒者往往非之愚以為此義當求之於

八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先進禮樂也太上民風淳厚與物相友而無嫉害之心其時必無宰牲祭先之事不得已而以犧牲祭先此中古之聖人緣人情而起禮者也記不云乎禮之近乎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殺生物以祭亡人其非禮之至可知矣然則聖人何以起斯禮曰斯禮豈起於聖人聖人特因人情之所趨而為之節也如天子以太牢祀郊廟正戒有位者之不得濫殺太牢卿大夫以羊豕祀祖先正戒無位者之不得濫殺羊豕而古俗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頁

與今俗不同古者雖有市脯而無屠牛屠羊屠豕割肉分市之垣有大典必用牲殺而今既有屠垣則不宰牲而市牲亦足以供祭饗之事唯小牲不得不殺而殺機亦少損矣損殺機而益生機未必不為祖先培德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設有祖父生平雖不戒殺而臨終悔殺或有遺言戒殺則義在順志不在備物雖違少牢特牲饋食之禮何害焉饋食之不用牲正先進之禮樂孔子之所願從者也記云

祭之日思其所嗜祖考之所嗜不齊或嗜牲或嗜素亦從其遺志而已矣據釋教以殺生為大戒殺生奉先非孝也而今以世教兩存之蓋處於先後進之間此中又復有說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故先王所制葬祭之禮不致死亦不致生而孝子思其所嗜之心則致生之心也佛氏洞明十方三世之故謂人死受生六道然則子孫雖有祭饗詎能返六道受生之神使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頁

仍入家廟乃之死而致生之何居噫斯義類非儒先之所能徹也自昔議禮之聖人豈不知遊魂為變六道無所不之而乃導人子以無益之悲又累人子以無益之費哉深知此心此神出幽入明無所不至父母縱在六道中子孫以一念之精神攝之宛似磁山之吸鐵然潛感潛通感者神亦不往通者神亦不來而一點來往真機肇自先天祖炁者冥然混合於無去無來之中結成合而為高而復合之天親眷屬多生會

入範元果海則孝感之植因最深也况其中賢
有魂入中陰未及受生者業墜鬼途欲受濟度
者二氏家且能以呪力符力攝之乃感之以孝
子順孫之真精神而不來格來饗者哉故曰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禘嘗之義之所
以深也今庶人中尚有因二氏之說信七祖九
玄之非誣者乃儒者輒謬悠之以鬼神為烏有
之物祭典特先王假神道以設教耳豈非人死
神滅之說誤之哉讀集禮享廟諸條可以懍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頁三

友而先之劣於遇也愚則劣於德矣故不敢
以已所不能者求諸人而緣情隨俗之議居
多唯論及損殺生處則先進中之先進也
喪祭補遺或問 十二條

或問卿大夫既有家廟即當有四仲月之正祭
祭用吉服禮也設遇三年大喪將廢祭乎將易
服而祭乎曰此義已著戴記曾子問中古者三
年之喪吉禮俱廢四仲之正祭吉祭也吉祭必
行旅酬之事喪服至於小禘主人練冠以祭而
不旅酬旅酬必待大祥之祭力舉其廢四仲之
正祭可知然祖廟何可三年停祀練冠可以祭
考則亦可以祭祖意者三虞卒哭之後不舉四
仲之祭而舉俗節之祭不嫌以墨衰從事焉何
以明其然也孔子嘗述老聃之言曰天子崩國
若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
而后主各反其廟夫所謂卒哭成事正指三虞
之後而言主既各反其廟則虞祭後之有事於
祖廟無疑矣故曰喪三年不言唯祭天地宗廟

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卿大夫之墨衰而祭家廟猶天子之越紼而祭宗廟也載考朱子荅曾光祖書云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昨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昨也以是而推先正居喪未有以凶服舉吉祭者又古禮重父輕母父在僅為母服齊衰暮年母喪既不敢以暮年外之凶服侍父則父喪安敢以三年內之凶服享祖朱子以墨衰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百五

俗祭可謂酌古今而用其中矣在我朝又似有當通之變焉蓋太祖既均父母之服則人子於母喪小祥之後父雖易吉而子之凶服無改也居母喪者既許其以凶服侍未亡之父則居父喪者豈不許其以凶服享已亡之祖或者祖朱子俗節之獻而不泥其墨衰之服亦於憲章不悖也唯祭主之子母或先歿當父杖暮畢日誼不可以凶服助吉祭如父命助祭則以墨衰相從可也此亦論於居嫡母之喪者耳若

庶子居生母之喪又別蓋妾婢皆不可以祔廟父且不為生子之婢服暮子安敢以三年內之凶服助父四仲之吉祭哉即墨衰亦不為例矣主祭者自有暮功之喪其祭當用何服曰據禮總不祭而喪服自暮以下大夫降諸侯絕其所以降且絕正為凶服之有礙於朝祭大事而故為之節也今按大功以下非屬幼喪則屬外喪服降而情已殺卿大夫殆不必泥總不祭之文而廢四時正祭或者易錦繡之服而以素服角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一百五

帶從事其可也暮喪當分二例居尊長之喪可以素服襲齊衰此即墨衰遺制居卑幼之喪可去衰而易緇素袍服此降墨衰一等喪正室從墨衰例喪庶叔從素服例蓋事亡如事存使考妣未亡而遇二等之喪在尊長即與喪主同服在卑幼則多降一等而為服者也此亦參古禮與憲章而用其中者設生朱子之時又當別論或問墨衰而獻俗節則少牢饋食之享其不舉於憂制之中無疑矣然則卿大夫祠堂之祭與

士庶寢祭之苟簡何別。曰：古人祭品原不過豐。按禮諸侯不過七牢，大夫不過五牢，士不過三牢。正祭猶然而況俗節之享。又按朱子家規云：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月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止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又謂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自虞以後方謂之祭，以此而推古人之祭，不但俗節從簡，即正祭亦不過豐也。末世風俗漸侈，豪貴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五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而幸禮以從俗，則不得不以百日為卒哭之期。朱子蓋深非之，以為必三虞而後卒哭為得。乃近世又似不以百日卒哭而以七七之期當之，其不為朱子所取可知也。乃習俗則已成矣，聖人獨能違時乎？竊疑三虞卒哭之後，遽以墨衰行廟享，似非孝子所安。而朱子却云：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朱子蓋深於稽古者，而裁有此議，孰曰不然。今奉 聖朝均父母服之制而推衍之，即卒哭後可毋遽用墨衰，雖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五五

九十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非服齊衰者不奠士則取於朋友之大功以下者蓋以養人子初喪之至哀而亦同哀相恤之誼也今世此禮已廢則虞祭以前之奠孝子當舉盃自奠乎曰既無與奠之人安得而不自奠然與奠未必果無人也凡昆弟子姪在椿功之數者皆是矣以之行獻筭上食之事而喪主自舉哀跪伏於下其猶行古之追歎至於卒哭虞祭之後則身尚可以與天子諸侯之奠而况自舉祭乎然孔子但許居重喪者與天子諸侯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五

奠而不許其與大夫士之奠故曾子問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荅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又問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荅曰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以是知居重喪者但可相親識虞祭以前之奠事耳脫衰行奠不脫衰而行弔皆非也乃吳俗之講此禮者甚寡蓋有祥禫之內以重喪弔重喪獻筭上食以為常者矣不古孰甚焉愚以孔子荅曾子之問揆之親故有喪即哀清弔尚可托於擯相之說若以

牲醴獻饗則淫於脫衰與奠矣更有不可為訓者居重喪而以慶賀居間入公門也此風不革文獻之邦云乎哉

或問家廟既立便當做古宗法而行做宗法則支子必祭於宗子之家倘兄弟有分居遠者則如之何曰拙議中曾有招魂分座拜廟請衣二說正慮及此然猶就分居之不甚遠者言也若甚遠則分座可行而請衣不可行矣乃朱子亦已先有定裁謂兄弟相去遠者兄家設主弟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六

立主只於祭時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又云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愚謂標位之說良是一獻似嫌太簡萬一兄賤弟貴此議尤不可執但當知標位分獻畢竟是權唯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為正也苟不祭於宗子之家貴者雖以上牲祭標位不失為厚或問卿大夫於三年喪中復遭適妻適子之葬喪親友往弔亦可暫釋斬衰而易齊衰否曰此義已著禮經雜記中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

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則妻子不待言已昔曾擇之嘗問朱子三年喪復有暮喪者當復暮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為方服重不當改輕服不知如何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朱子所答正以雜記之文為據也然則豈但當易服以待弔者凡臨喪之際皆然耳蓋孔子以之死而致死之為不仁若臨暮喪而不易重服是致生於三年之親而致死於暮年之親亦非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三

理人情之極致唯卒事則反初服則重者無失其為重輕者無失其為輕矣然暮喪不等則所以待弔者亦不等諸父昆弟之喪自有喪主受弔弔未必及暮親之門唯妻子二喪則身自為喪主或難執重喪以辭弔客然既在大喪之中所重有在弔子必辭弔妻則卑切不必辭而尊長可辭如平交不可固辭則臨喪易服卒事反服之議當矣

或問古者子從父服亦從父祭喪母至於小祥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父服既釋母座必徹矣今 聖制許於父在之日服母斬衰三年是父已釋服而母之靈座猶在也然則小祥以後之祭夫主之乎子主之乎主自夫無乃以吉服行凶祭主自子無乃以凶祭侵父權如之何則可曰此當以朱子之說為正有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以祭如弔喪忌日之服可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三

又云九妻之喪夫自為主以子為喪主未安愚按几筵三年而除之說亦宋制非周制也周制小祥之後夫釋服子亦釋服何必論及小祥大祥之主祭者朱子之說正可行於今日或問神主之位必註奉祀者於旁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此亦當以朱子之說為正謂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蓋夫在妻亡雖以神主附於考妣之祠然猶未正廟位必待夫亡合祔而後自成一廟之主于時乃得旁註孝

九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男某奉祀夫在安得遽書或有父在而子先亡者可註孫男奉祀否曰亦如夫在妻亡之例必待祖歿而後可書書祖位可註父諱奉祀否曰不然但當書孫男某奉祀

或問 國朝封典分妾與婢妾為二例在服制則妾有服婢妾無服而所生之子則三年之服同之婢妾所生之子既貴父既無服不成喪主子又不敢自為喪主弔者或臨其門則如之何曰世無婢死而受弔者父必辭弔子則立几筵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三十一

於私室辭尊長及貴客之弔而受三堂中卑幼之弔可也得無嫌於自為喪主乎曰孔子尚不禁伯魚之喪出母而况生母之未經父出者乎其喪也既可立几筵於私室豈不可於私室受弔但不居喪主之名耳父歿則子為喪主亦可以受貴者之弔銘旌宜何如書曰不得書父之側室以混妾但書某官生母某氏之柩可矣亦可於私室立神主乎曰此義在朱子答實文卿問中實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

所祔於何所朱子曰妣者媿也避嫡母止稱亡母以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私室愚按朱子所謂題主蓋就喪几中之神位說也其稱別於嫡母正與銘旌之例相通然此主不可以祔廟喪畢則同魂帛之例瘞之墓所耳但言祭於私室而不言所祔何也妾婢原無祔妣之禮不待言也或疑禮有妾附妾祖姑之文今即無祔獨不可立主私室乎曰此亦情之近乎禮者但不無貳家廟匹嫡母之嫌則以禮奪情可也祭亦用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三十一

紙榜標位之例品饌則不得與考妣同豐或問身為人後而所生之父母死近例已許引告治喪從心喪三年例亦可以受弔否曰古禮有難復於今時者此類是也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為生而不為死豈必俱向死者之位行拜奠也觀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可見已師生尚爾况於所生父母之喪哉近世非喪主不受弔非向死者之靈位不行弔於是所生父母之喪亦以不弔為常矣此

6/11/11 9678

100

雖委巷之禮而人子身既不爲人後豈以弔不
予爲重輕從俗可也唯仕者既以引告求歸而
未仕者乃於服中應舉於心安乎程叔子云祖
父母喪須是不赴舉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
者當如此然則所生父母之喪可推已但君子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以此自嚴則可以此責人
或不可蓋末俗躐進成風尚有匿父母之喪以
應舉者而可以法令外之禮教繩人哉近世居
父母之喪者七七後居常答人以制生帖答弔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五

客以孤子哀子帖而暮喪或書仗期或書期服
今於所生父母宜何書曰近見錫山有名紳曰
高雲從者於弔客書降服子居常書降服生最
當

或問考妣生則同牢而食死亦同牢而饗有一
考而繼室之妣至數位者亦止享以一牢乎曰
犧牲之牢一而杯與筋則隨妣數而增焉可也
設妣中有用素者可分牢否曰不嫌特設一牢
但不得如同牢之大如但一考一妣而葷素異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饗則牢器之大小須同又問近世頗重清明及
十月朔墓祭倘如朱子之考妣分葬或一考與
一妣合葬而餘妣分葬亦可執同牢之享乎曰
墓祭與廟祭不同廟祭中有四仲之正祭而墓
祭僅當俗節之祭古者正祭豐而俗祭儉祭墓
不必豐也既分葬何嫌分祭然朱子分葬考妣
於數千里外世儒亦不必慕而效之還祖孔子
合葬於防之例爲正人子繼妣或多勢必與老
分葬其墓亦須相近爲妥蓋取其便於祭掃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百五

考有妾婢多而嗣息廣者葬埋之法宜如何曰
婢妾之無出者隨地可埋卽用釋門茶毘之法
亦無大害有出則所生當爲厝於考妣壙墓之
傍卿大夫家未必無得力之妾婢不忍委諸火
化而又無子息可依者又如之何此不妨於身
在時預爲之地可從壽穴近處預立二壙一厝
諸妾一厝諸婢如郡縣之厲壇然戒令子孫掃
墓之次既祭后土亦以紙錢酌酒安之仁也
或問禮有子放婦出之條設有家子已衍孫枝

九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而罪不得不放。其承祧還立放者之子乎。抑立放者之弟乎。曰。此有往牒可據。帝乙舍庶長啓而立少子紂。則長子不承祧矣。微子舍其孫臚而立次子衍。則嫡孫不承祧矣。卿大夫家之祭統亦然。冢子放則以次子承祧。冢孫放則以次孫承祧。爾或疑罪在放者於其嗣子何。尤曰。罪至於放則生不得助廟祭。死不得補禰位矣。父不補禰子又安得承祧。亦許其入祠堂以祀祖乎。曰。此如介子之例。不主祭而助祭可也。於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首五

則助祭矣。於其被放之父之歿也。則祭於何所。曰。畧如別子之例。其長子繼禰而不繼祖。別於寢室祀禰。或又問禰雖見絕於祖。設祖歿後。或以遷善改過起令名。或以邁迹得時居高位。亦可為之創立一廟。起五世則遷之宗法否。曰。可也。但不得援繼別例。起大宗法。蓋大宗起於別子。別子云者。別於世及之諾。侯而自以大夫起。祖也。固有身自起為大夫者。亦可稱別子而為祖。但不可以見逐於祖之父當之。父不得正別

子之祖位。子安得起繼別之大宗。起大宗。是有父而無祖矣。設荷君寵而至於封祖。蔭孫亦執祖命而不許禰。禰廟乎。曰。唯君命能奪祖命。父果以被放始。而以顯親揚名終。祖亦必收之矣。雖禰祖廟庸何傷。父雖禰廟。其適子亦難遽奪。宗子之位。蓋承祧已先有人矣。承祧非介叔。即介弟。誼當讓於禰廟者之適子。三讓則可從。宗人之年高有德者。以祝文告祖而復之。倘父未祔時。已先有禰廟之主。如庶長兄嫡介弟之類。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首五

則如之何。曰。宗子之位可正。則禰廟之主亦可正也。禰補過顯親之適子於祖廟。而遷權禰廟者。就介子之原位。亦改權承祧者。就繼禰之宗法。孰曰不然。萬一介孫承祧。出自祖之治命。則雖禰位可正。而宗子之位不可正矣。待夫受祖命者之歿也。然後以所應奉祀者告於廟。而正之。又或父雖放子。而子能以封典及其父。受乎不受乎。曰。當觀其行。子有處仁遷義之實。受之可也。仁不處義不遷。而徽榮顯於一旦。則焉知

日後之倚伏若何而受之不受得無嫌於輕君
寵乎曰否子無令德而父却其倘來之封義也
若孫爲祖放後成名能以恩封及父父當受
否曰此亦當勘其有處仁遷義之實先爲之投
誠懺過於祖而後可受子封不然亦寧却其封
以崇父命耳唯顯親而至於贈祖又或以奇功
膺世襲則所謂以君命奪祖命也

右十二條皆喪祭中之疑義也在禮經多有
明徵唯異世或不相襲故士大夫每悚兩可

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之見而前議尚未之及故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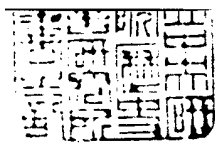
重美

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九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從先維俗議卷之四

古妻管志道登之甫著

總觀世教民彝會通以宗孔矩議九十一百三十八款

身心成法

士君子立身立心俱有成法立身之成法蔽於子思四言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立心之成法蔽於孟子二言曰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其要只在慎獨志道平日言多尤行多悔然自有從先維俗議卷之四聞於耿先生之後無一日不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焉

耻躬不逮

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人不但自述行誼為然凡與人論學落筆為文皆然今人不逮古人正在此處其心多欲而言必收點依於無欲其身多過而言必推敲立於無過其習染尚在功名富貴場中而言妙道則駕在六經語孟之上其行境尚在生死輪迴海中而

從先維俗議

言妙悟即跳出三家真聖之上皆古人之所耻也愚也不敢不日以此三省吾身

謙忍思誠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士君子脩身踐言而不能遽乎眾志無乃於謙忍二字上未足歟多言亦坐不能忍愚生平正坐此二病雖緣宿習流來亦緣少年未受師友大鉗錘故也垂老痛省及此故作謙嘿二箴而啞膺已無及矣猶未及於忍箴忍之一字該謙該嘿實聖賢立大德濟大事之根基也特惡夫學謙學忍而不以誠遂流於鄉原耳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立身謹始

士君子居鄉繼不能移風俗決不可壞風俗凡身負氣節之標而以虛驕長後生之狂根身博寬厚之譽而以媵阿長後生之偽根皆壞風俗之尤者大丈夫欲立身於天下不可不謹其始

忠厚正直

九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士立朝以忠厚正直為本此先正之格言也居鄉亦何獨不然然而幾微之間亦有辨凡以忠厚領正直者猶如冬日之日人必親凡以正直領忠厚者猶如夏日之日人必憚與其令人憚也寧令人親義在周易大小過之象傳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忠厚勝也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正直勝也於卦義俱謂之過唯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而大過亦聖人事也中人以下可小

從九雜俗議 卷之四

三

中庸遊世

達則行道濟人窮則明道淑人大丈夫之事也然淑人最不易言不但以德亦以時與地相協焉釋氏是以有知時知處之說也釋氏演出世法當不為名利中人所忌猶懷四顧如此而况操素王之木鐸者乎士胥知王天下有三重豈

知師天下亦有三重王天下之三重曰德位時師天下之三重曰德地時孔子得師天下之三重者也即有孔子之德而無孔子之地與時不乘潛龍則乘惕龍不以見龍之榜揭於世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之為言非避世避地避人之謂也易曰天山遯天運於上山止於下兩相見而兩不相適故謂之遯龍德之君子日以庸言庸行近人而人以氣味不相蒙自遠之遠則疑疑則忌忌則謗是以有遯

從九雜俗議 卷之四

四

世不見知之中庸也依中庸矣何以至於遯世聖人不素隱行怪又不闕然媚世則羶氣薄而聚羶者不附焉亦若天山之相遯耳然而聖人卒無所悔非以不愧不詐故無悔蓋照千生之因地者緣不必結於一生培萬世之道基者名不必成於一世儒者不可不究此理

默質化育

大丈夫必不虛生於世終其身遯世不見知其變也德不孤必有鄰崇世豈無一人知之老聃

見知於孔子一人達磨見知於神光一人周元公見知於程淳公一人而此生之功行畢矣亦有當世莫宗而以遺風興起百世者如伯夷之廉頑激懦柳下惠之寬鄙悖薄其尤也皆於化育有默贊焉究竟則皆入於乾元果海

為孔子闡幽十事

志道生平才薄德薄學問亦薄不揣為孔子闡幽者凡十事其案俱取諸孔籍中世咸謂孔子以刪述接千古帝王之道統愚獨闡其終身任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文統不任道統道統必握於有三重之王者此於文不喪天運而不作之案參之其事一世咸謂孔子以講學樹天下萬世之師道愚獨闡其終身居臣道不居師道師道必遜於作禮樂之天子此於夢見周公竊比老彭之案參之其事二世咸謂聖人不生則已生則必有刪述之六經有從遊之七十二子愚獨闡孔子設乘不易世不成名之潛龍寧有六經設乘不在天不在田之惕龍寧有七十二子故曰君子而時中學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聖人者必毋若步邯鄲然趨孔子而反失孔子此於天何言哉及中庸遜世之案參之其事三世咸謂大成之聖不見於世則已見則必不聖於伯夷之清不聖於柳下惠之和愚獨闡孔子設有遜國之事在先有養老之遇在後必不從鷹揚而從叩馬如伯夷設有叔梁紇顏氏在堂有盜蹠之弟在外必不從周流而從三黜如柳下惠故曰無可無不可論聖人者必毋若界華夷然尊孔子而反局孔子此於天下有道不與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六

易及父母在不遠遊之案參之其事四世亦知聖人之學莫深於知天命而孔子於五十進之然但指為於穆之理愚獨闡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是以能知文之在茲能知百代之損益斯乃大而化之之終聖而不可知之之始也此於易傳論何思何慮之聖學言及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案參之其事五世亦知聖學之傳莫要於聞一貫而孔子於曾子子貢及之然但謂曾氏獨得其宗愚獨闡聞一貫尚屬悟門實

九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之必以行門是以二子之問道雖同而不得與
顏子同稱好學子貢默銷多學於一貫而不以
言唯其悟境亦在曾子之上此於孔子問子貢
汝與回也孰愈合諸家語得賜門人益進得回
門人益親之案參之其事六世咸疑孔子與西
方聖人不同道愚獨闢其敦化通於性海川流
通於行海經世之中有出世方見孔子之道之
大此於乾元傳中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案參
之其事七世咸疑孔子問禮老聃之事為認愆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七

愚獨闢其猶龍之贊與受盛德若愚之贈俱是
實事名曰問禮實參道德方見孔子之心之虛
此於曾子問中助莽巷黨聃呼丘名之案參之
其事八世咸忖孔子之從先進在周初之禮樂
愚獨闢其以野人為先進必逆黃帝堯舜以上
而及於衣裳文字未立之先蓋聖人懷古之思
之遠也此於志大道之行與追太一之禮兩案
參之其事九世咸忖孔子得位必不圖桓文之
伯功愚獨闢春秋之事必用齊桓晉文桓尤正

而不譎使孔子得遇齊桓必由管仲九合一匡
之轍但不由其三歸反坫以奢僭分君過蓋聖
人匡時之權之審也此於志在春秋與義取魯
史兩案參之其事十通此十義然後知所以宗
孔子知所以宗孔子然後能與中人以上者語
上中人以下者語下以範子孫以刑後學不然
非導偽即導狂耳慎諸

誅鄉原實誅亂賊

孔子自言志在春秋蓋在誅亂臣賊子以定萬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八

世之綱常也歷聘七十二君所遇率多亂賊然
亦不敢顯言誅之獨於鄉原有顯誅曰德之賊
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夫何故誅鄉
原正所以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
自帶鄉原之標則必有為鄉原者輔之田常不
以厚施得民豈能篡齊三晉不以好賢禮士收
人望豈能分晉故曰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
仁義存焉鄉原竊仁義之尤者也其流不至盜
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原始至於亂

賦既成則無所容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鄉原又有本成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而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一鄉稱愿之人不足以動國君大夫此修鄉原者之所以盛也今日之流風又異是山林訪舉之途既塞學校三等之簿復荒士不以鄉原進而以雕蟲之技進亦以鑽刺之門進殊不以行誼之優劣為重輕何事學鄉原為設有知所自愛而學為原人者孔子未必便以為德之賊而拒諸門外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

也故未進身之士多狂躁而鮮原人至於一入仕途則非閤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今名而取高位又或詿議居鄉則又欲以月旦掩官諉是故宦流中之賊德者鄉原猶居半焉天下縱有大聖大賢必不能奪鄉原之譽而鄉原一出却能奪大聖大賢之譽此非俗目所能辨也所不可欺者唯有如電之神目所不能逃者唯有冥府之業鏡而宋儒又掃因果之說頗似為鄉原開一宥罪法門誰肯自錐自劓至於穿窬克類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盡處儘有身入鄉原場中而猶口排鄉原者正是鄉原之魁傑吾有一言作斷案曰凡言鄉原亂德而不信因果之理者皆未斬鄉原之根者也姚江倡學以來講學家之鄉原更不少充類至義之盡一切濫於收徒躁於張幟以巧言令色為善誘者其去竊國侯門之仁義一間耳省夫

鄉原難迷道眼

鄉原能迷俗目不能迷有道者之目究竟則俗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

目亦難終迷昔嘗與劉中丞芝陽孫右都悅峯同郎署時論及於此劉曰孟子狀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則仕途果有若人遂能塞言官之口乎孫曰天下之耳目廣矣豈盡瞞得愚曰然哉古但聞有鄉原不聞有國原天下原也以鄉黨中闖然媚世之夫投之以天下之大任手足必露矣然世情類喜軟滑而嫌端方即受齟齬亦必有從中回護之者而鄉原亦無大過可摘唯不能於國是中作砥柱耳故涉世亦利然

九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而釀成上言德政之風者必此曹也俗目豈能
遽識至於蓋棺而公評亦出矣先正雖言誠能
動物而世教衰微之季却是偽之入物也易而
誠之動物也難但偽之入物不可久而誠之動
物可久耳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亦至
於蓋棺而後定究竟鄉原縱能動人不能動天
至誠則天人交動誠至於動天則亦何論乎人
之動與不動哉是故鄉原非不利於名利之途
君子斷不以彼易此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一

拒楊墨與誅鄉原同意

初嘗疑孟子之闢楊墨為無謂今天下曷嘗受
楊墨之害哉何勞孟子之過為世慮也邇乃省
及其所以闢之之原孟子不顯闢當時富國強
兵從衡遊說之士而搜其根於楊墨亦猶孔子
不顯誅當時亂臣賊子之徒而搜其根於鄉原
也何以見之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得孟子勝齊
不可之規而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按莊書有
所謂慎到者即慎子之名有所謂滑釐者即

慎到之師而滑釐則墨翟之徒也太史公謂申
韓原於道德之意申子卑卑施於名實正揚朱
之流派而揚朱則從老子道德教中出也舉此
二子源流而一切權謀功利之士可推已蓋當
時策士顯於諸侯雖以權謀功利為實亦以仁
義為名仁義必有所祖楊墨戰國仁義之祖也
孟子遊齊梁所遇富強縱橫之士鮮有不從楊
墨中出者是以力辨其為邪說暴行而欲杜之
其隱意自有所在嘗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
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乃其闢之之
所在也不然則孟子之闢楊墨迂矣今世固多
處士橫議近於戰國之充塞仁義者却不從楊
墨教中出而從孔孟教中出又畏途中倚勢作
威傷風敗俗之豪類皆言孔孟之言而行實背
之者也此有二種非同流合污之鄉原則肆無
忌憚之小人耳其弊端與楊墨絕不相關乃不
自反其所以塞仁義處而以楊墨之徒當之此
謂無稽之談不但迂而已矣審諸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二

鄉原合小人反中庸

人品唯中行爲上。格次狂。次狷。次謹厚。謹厚之不傷本色者爲鄉黨。自好之士加之以閹然媚世之潤色。則所謂鄉原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小人者。近何品。遠何品。與鄉原孰賢。曰。鄉原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相盡掩。却不似小人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似時中。亦似狂。而遠於狷。本相猶存。却不似鄉原之闕然媚世者。俱非三五以前人物。當春秋時。則已多此二項。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三

人矣。鄉原但曰德之賊。似猶不以中庸之名歸之。無忌憚之小人。乃被之以中庸之名。其曰反中庸云者。謂其亦自成一中庸。但與君子之中庸相反也。則亦賊德之別稱也。鄉原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駕之以應世。其格局已大。然則天下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原有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以吾觀於今日之天下。似乎學鄉原之無舉刺者。什之三。學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小人之無忌憚者。什之七。究厥源流。又似鄉原之來已久。而反中庸之來未久。其端則誰倡之。曰。倡於講良知之儒學者。什之三。倡於講罪福性空之禪宗者。什之七。罪福性空之宗。從狂禪牽引儒流者。什之三。從狂儒牽合禪流者。什之七。而宦流倚勢作威。誣土行私之黨。又在外焉。欲挽此風。其機在上。而吾儕求所以爲潛移默奪之方。則非深入君子時中之窟。不可也。

唐虞二凶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四

鄉原與反中庸之小人。亦不起於春秋唐虞之世。已有之。臯陶之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別傳以爲孔壬。卽共工之名也。巧言令色。非鄉原。而何四獄舉鯀治水。堯曰。吁。咈哉。方命圯族。能方命。能圯族。非反中庸之小人不克。鯀非鄉原中人。而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却似合鄉原與無忌憚之中庸爲一人。在唐虞已有此等凶人矣。而况春秋以後。哉。學者當思孔子與楊墨同時。豈不能稽其無父無君之敝。而無一

九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言及之獨惡鄉原與無忌憚之中庸蓋照見百世後道中之賊唯此二凶耳絕此二凶種子雖有百陽墨並興於世皆吾道之羽翼也近世二凶俱出孔孟教中則如之何愚亦曰君子反經而已矣

理學家方命圮族

再考四凶之誅鯀殆不以治水無功殛而以方命圮族殛書但曰九載績用弗成而已不謂其無績也績用弗成而方命圮族之罪狀已成安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五

得不誅參以八議之律鯀得其四曰議故曰議勤曰議貴曰議賓而不能贖羽山之一殛以是知聖世之操方命圮族嚴矣曷謂方命謂能以一己之識見議論聳人耳目格天子之命令使不行也能方命者必能圮族蓋有凶黨相為應和焉豈可容於堯舜之世太公之誅華士亦然華士自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正方命之雄也戰國處士橫議之後遂激而為始皇之坑儒其端皆起於方命今世有跌宕不羈臧否朝

政之山人無乃近之山人特其粗者其精者實在理學家 聖祖頒榜文教四民各安生理而士有抱泰州之木鐸者且曰吾將以匹夫明明德於天下也何以生理為此方命也 聖祖頒監規教國子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為本而士有淫於二氏之學者且曰吾能以無上菩提先天秘訣超生死也何拘世法為此方命也

聖祖又謂佛仙之幽靈暗助皇綱註道德經作心經序隱然導士君子以出世心行經世事而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六

士有執宋儒之成說者以為二氏之書可焚其居可廢也則必腹誹於 聖祖之並存三教此亦方命也三者方命雖同而圮族則別執宋學者特不能通族姓家性命之根元耳尚不至於圮族圮族必在今之霸儒霸禪中霸學不出前二種此風不熄將有亂賊乘其後故不可不嚴其防也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亦非比方人物之謂方人之方猶方

命之方。謂以一格罔一人。而不圖之於別格也。方得妙時。便是曲成萬物而不遺。故孔子以遜辭規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凡下聖人一等者。自格不厭方。格人不厭罔。以吾觀於近世賢豪。有不蹈方人之轍者鮮矣。

言有大而非誇

昔人云。言有大而非誇。如孟子狀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言儘軒昂。義則平實。宋儒乃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七

立命。為性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便近於誇。儒者果能不階一命。為三才立心立命乎。天何必復作之。君果能以紙上空言。為萬世開太平乎。天何必復作之師。此等話頭。太緊。染着禪宗氣息。子思以前未有。

孟子未透易

孟子亦有言大而近於誇處。如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天下縱無人。亦不宜自占地步。如此其贊孔子曰。生民以來未有。亦非所以安孔子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之地步。果若所言。將置義皇以上諸聖於何地哉。宋儒贊孟子善用易。愚不敢以為然。孟子似未嘗透及乾龍无首道理。透得此理。寧有此言。學者但當學孟子之知言養氣。不可執其高擡聖學之言詮。

師道

周元公說師道最穩。曰。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匹夫之所以陰贊化育者。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八

也。泰州王氏高其標。曰。達則為帝王師。窮則為萬世師。便屬誇張。吾儕一措大耳。安知帝王中無吾師。又安可謂萬世唯吾一人是師。如此說。鈴可配禪流黃葉止啼之案。不可為訓。

明道四語

愚最愛程伯子四語。曰。有恁你管得我。有恁我管得你。但願有致太平者。我只願為太平民。噫。此仁人之言也。正與子貢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通。人已問一毫無加。

九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01447 50 NX

則亦一毫無損無加無損之極便是平等性智。子貢平日之志願在焉。孔子又照見其力量有未滿處。故曰非爾所及。蓋安心平等之難也。叔子之敘明道乃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果若斯言。則千四百年之間。遂無贊化育於其中者。必待明道先生之出。而化機始續耶。似非平等性量中流出語。此伊川之不及明道處也。大槩宋儒之張皇絕學。酷似五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十九

花開後禪流之張皇宗學。雖能動學者向上之思。不能遏學者虛驕之氣。

伊川未知孔顏至處

伊川敘明道之盛而結之曰。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是也。若就伊川身上說。則亦但可許其知向孔子。而不敢許其知孔顏之所至。知孔顏之所至者。子思也。孟子似猶未達一間。孟子之尊孔子已極。然不如子思之透聖宗。聖宗何在。

愈世德堂印行

在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川流極於至聖之配天敦化。極於至誠之浩浩其天。此一貫之宗也。孟子未得親受業於子思。故於此不無恍惚。然亦見得大而化之之上。尚有聖而不可知之之神。而程朱所見於孔子之道。但至於從心不踰矩而止矣。尚未窺到孔子之所謂過此以往處。而於顏子之所至。亦似恍惚然者。顏子三月不違仁。其不違仁之初。正是天下歸仁。一得永得之頃。與孔子之四十不惑同符。此聖境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二十一

也。而乃疑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似未透及不違仁之消息。其曰欲從末由。正是入聖後望道未見之胸襟。亦向過此以往處說也。程門槩以大可為化。不可為判之。豈知三月不違。亦既大而入於化矣。化後尚有窮神知化之道岸。此莊書所謂七聖皆迷者也。以此推之。明道於顏子之卓爾。猶在恍惚間耳。既恍惚於顏子。獨能不恍惚於孔子哉。然程子見得到此地位。工夫猶難又大段着力不得。却是中窺之言。殊不類

近儒綽掠宗門話頭以非有非無亦有亦無見
解釋卓爾末由之義此等見解乃是顏子請四
勿時心境耳近儒以爲奇特而拈之不亦陋乎
學者須知達磨安心了不可得之宗孔門七十
二賢靡有不見此大意者遵此實際則唯顏子
一人而曾子啟手足時亦及之餘雖未必皆徹
而宗門百尺竿頭之見地不乏也不然則孔子
之所謂日月至焉者至何地冉有子夏所悅於
夫子之道者悅何物豈果如晉人所謂名教中
自有樂地而已耶兩程得周元公點出孔顏樂
處而証之以六經便以此爲至矣卽出之以起
斯文闢異學所以未達孔顏之至處也

充無穿窬之心

孟子歿後師道移入二氏門中至伊川而復振
伊川儘有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但不無走作孟
子心宗處孟子於充無穿窬之心一句最得力
而伊川之充未盡處多也伊川實隨明道同事
元公半年後得聆太極圖說明道猶對人言昔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又言再
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則傳受自不可控
而伊川故掩之以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明
道先生也大抵欲以程氏之經學掩元公之太
極易通不然則所作敘傳中何無一言及於二
書宋儒中唯伊川所遇父兄師友淵源爲最盛
其著述中有微言多從太極通書及禪書中翻
出除明道外並不見其推尊一人如孔子之所
謂吾聞諸老聃曾子之所謂吾聞諸夫子者却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又不恕周茂叔而科之曰窮禪客亦不恕邵堯
夫而評之曰於儒術未見有得將非陰取而陽
蔽之充類至義之盡不謂之曰穿窬之類吾不
信也朱子則無此病而學脈實從伊川來不敢
搜根及此沿至今日學者渾身入於穿窬類中
竊人之見以爲己見旋復伸己之言以遏人言
心旣不信於天言安得信於世愚於此有深懼
焉所以力矯其敝思與同志共挽之拔本塞源
不得不以戈入伊洛之室此關不破而欲求孔

九九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子之至處是猶緣木而求魚也

群龍无首

先儒解易之大謬處在於以四時之春訓乾元
掩生天地之根因以剛變為柔訓乾元用九
掩無可不可之天則而其進退古今表裏人物
之有失衡處則皆為群龍无首之義不明也朱
子亦言六龍皆聖人有隱顯而無淺深豈無所
受獨未悟到无首處耳學者當知群龍无一可
以為首而隨時隨地則群龍无一不可以為首
從先維俗談 卷之四 三

與三代之英則曰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論及
三皇五帝及西方之聖人則曰聖則丘何敢然
則丘博聞強識人也不知者以為孔子委是凡
中之聖非聖中之聖其知者以為孔子等三重
之聖王此以臣道遜君道尊西方之法王此以
人道遜天道苟求其實直是時乘之道當然耳
乘飛龍者其道近亢故武王自負作君作師天
下焉敢有越厥志而不謂之驕釋迎自負天上
天下唯吾獨尊而不謂之誕時乘也乘見龍者
其道近惕不近亢故孔子行述而不作之事出
聖不自聖之言亦時乘也世儒不破此機輒以
我相黨伐於其間不但權衡失準難與尚論古
人兼以遷見劣解造大妄語積萬劫之迷因悲
夫愚是以惓惓於群龍无首之提挈也

見龍禪惕龍

往歲有所往復於李中丞見羅公論及古今道
脉妄謂飛龍禪於見龍見龍禪於惕龍此微詞
也為姚江泰州之流蔽而發也公不疑而旁聽

者多疑之。知言良不易哉。悉上言君師道合操三重之王者。即君即師。王迹既熄。君不能統師道。天乃以斯文之統屬仲尼。而濂洛關閩繩其武。故曰飛龍禪於見龍。至於姚江泰州之衰。而見龍之道窮矣。於斯際也。當有龍德君子起於不尊不信之中。孜孜唯進德脩業是務。不樹道標。而道脉隱然歸之。此今日之天命所屬也。故曰見龍禪於惕龍。愚竇以此言破泰州家當見龍之執。義本淺近。而辭涉幽玄。是以動豪傑之

後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五

疑也。雖然。見龍在潛惕之間。惕可禪。則潛亦可禪。何以禪惕而不禪潛。曰潛龍不易世。不成名。若無預於世教也者。故禪不及惕。在人位。雖不爲人所利見。而人亦耳目之德。進學修德。日未必不利見於天下。即終其身。不爲人所利見。而天或授以萬世之斯文。亦不可知。是以能受見龍之禪也。凡乘見龍之運者。其功用在作人。亦在立言。不乘見而乘惕。則作人立言之二用。可遂掃而空之乎。又不然也。人不必不作戒於濫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言不必不立戒於輕。必於不作不立。則潛龍之事也。潛亦有時當乘。而吾儕既立身於冠裳中矣。安得潛以潛龍之心。行惕龍之事。庶爲不負此生。而惕亦不粘一格。如夷惠之以流風興起。百世亦時乘者之所不廢也。必於作人立言則膠。

人龍時位

五代時有衛元嵩者。作元包名乾之九三曰人龍。最當益九三。人位也。諸文潛見飛亢直稱龍

後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十六

躍亦隱然是龍。獨三以君子稱。不以龍稱。爲其不天不田。混迹於衆人之中。莫有諒其爲龍者。龍而人也。然以忠信修辭之學。達於至之終之地。是謂下學而上達。人而龍也。元包之取名確矣。今借惕義以名龍。特取爻辭中本色字。眼耳其實。群龍皆含惕意。何獨九三爲然。吾謂見龍禪於惕龍。亦不專謂日乾夕惕之心。可行龍德。正中之事實。就重剛不中之時位言也。謂不在天而在田之德業。今當以不在田而在人之

100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011111 30 1111

德業承之也蓋三已現身九二之上而又有九
四壓之於下似君子之頭角出群而受制於上
之有權力者不相軋而相戕則相疑而相忌故
多危日乾夕惕持危之道也今日之道脉何以
獨當屬於人龍哉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
恒存乎疾疾又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危地正君子疾疾苦心之地也世
有德尚未龍而處見龍之地蚤已爲人所利見
其藉故也必疎姚江泰州之所以一再傳而狂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七

偽並起正坐此也使其久困人龍之位不信不
從多憂多懼豈遂能以禾畝之規未方之矩立
極於世蓋以孔子知命耳順之年尚需徐而不
寐發者二子已發透於不惑年之前後矣師以
偏圖偏方之極立弟子以作狂作偽之根應亦
固其所見龍之脉安得不窮欲正此脉非磨百
鍊之精金發千鈞之重弩不可而以百鍊發千
鈞則必人龍中之疾疾多而心志苦者也故今
日之持道脉者多不屬於似見非見之用龍而

愈世德堂印行

屬於不天不田之人龍時所乘也更有一弊非
人龍不挽古者尋師取友不憚千里裹糧端爲
道不爲利名如遊夏之趨孔壇是已而師友間
陶鍛亦不憚錐心刺骨有大過則鳴鼓之攻取
瑟之歌不廢也今見先輩之開講堂者大槩假
名位以招之儲糧糗以待之煦嘔以辭色獎借
以名譽纒發一知半解卽縱之遊大人以成名
非分之求無故之獲若以爲分所當然而無忌
憚之中庸乃盛矣資勢力以立道標其弊必至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六

於此在危地之人龍則不然非君非師勢力猶
在人下而以德業熏人則純是天真本色又發
於日乾夕惕之後解行必符齒德必合寧肯以
狂偽之端示人而狂偽之徒亦不肯近聞然進
修之士此見龍之所以禪於人龍也禪不由人
由天也設有生知安行之聖人應飛龍以出世
者又當別論

孔子在惕見之間

易諸卦各有一主昔人有判乾九三爲成卦之

主者非也乾卦主自在九五與坤之六二屯之初九例通唯三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正屬求志尚志之士而日乾夕惕正士人進修之心法雖標之為萬世士流之卦主可也乾卦下三爻皆屬士初為人所遺逸之士二為人所信從之士三為人所疑忌之士而龍德則無優劣故士之出潛者幸則見不幸則惕孔子猶在見惕之間由萬世視之全屬見由春秋視之半屬惕必如舜之耕稼陶漁成聚成邑以至升聞於帝方

從先維儉議

卷之四

二五

應見龍在田之象衰世之龍不但難飛於天亦難見於田龍不見於田則唯闇然進修而已矣愚德不龍而所處正在九三之地故於惕義獨詳焉

六龍各有與常

易不可為典要而幸辭揆方原有典常近儒好以圓融混之不一一人之身而六龍備則曰一日之間而六龍備往往圓六龍之義以合於一龍伸飛見而過潛惕聞者以為妙諱不知皆屬

管登之從先維儉議

禪門中合頭語孔子之訓乾龍却不然於初則曰龍德而隱者也於二則曰龍德而正中者也於三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於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於五則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於上則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一一各有典常但以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一案收之耳豈若世儒斷預之語蓋世儒動以已見訓易而孔子則以文王之文訓易也噫自良知煽入禪宗之後士大夫見圓語圓而行亦圓矣見圓語圓不過虛狂氣習而行亦從圓遂成無忌憚之中庸可歎哉

從先維儉議

卷之四

三十

曾孟程朱有首

見群龍无首之學此孔子一生大槩柄也顏子子貢步趨焉顏子蓋智及而仁守之矣子貢似於仁守之力未克故孔子之鍛鍊獨密晚年定入顏子地位無疑曾子不無有首意在而志亦向於无首何以知其然也以弘毅任重道遠即

一〇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是首意以忠恕貫夫子之道。卽是向於无首意。其不肯以夫子事有若。正從有首意中來。其不忘若亡若虛之故友。又從向於无首意中來。較諸顏子子貢之委身默贊夫子。寧首人而不首已者。則有間矣。子思敏達不下子貢。弘毅不下曾子。豈無纖毫首意在。而中庸一篇。則宛然群龍无首之家學也。不然。何以寃及至聖之時。出至誠之無倚。至孟子而龍首全見矣。旣以孔子爲千古群龍之首。亦以自已爲戰國人龍之首。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想其私淑諸人。未及淑易。第從誠明學脉中。覩破時中妙用。遂舍私淑之人。而選孔澤亦舍象賢之孫而崇乃祖。雖速肖如顏子。亦曰姑舍是却。不沒曾子之守約。則其淵源可知也。意者當時子思筆傳之易。已入壁中。商瞿子夏等口傳之易。又遺於私淑中。故於乾元用九之義。有遺聞耶。至周元公得陳圖南之傳。而易學復興。亦以私淑諸人得之太極一圖。雖標聖人主靜立極。而以無極爲究竟无首之旨。躍然二程得其

傳而未竟。從樂處認得本體。遂脫卸於六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伊川且欲自出聖宗。駕元公之上。渾身是首。而明道亦欲繼孟子而出首。其言曰。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于世。旣無人矣。可不以道自任。無乃道統爲儒家之私物哉。匹夫任道。顯是天子無道矣。孔子又何以有中庸。避世之說。程學走作孔門一線。正在於此。孔子但以學之不講爲憂。而未嘗以道自任也。與人爲善。取友輔仁。乃儒者家常茶飯耳。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

如曰有道可任。却是於庸德庸言上。多添一分意思。此子貢之所謂我加諸人也。紫陽夫子益申道統之說。而以上古聖神。繼天立極之統。盡屬諸三代後之匹夫君相。無一與焉。晚年雖悟前非。以盲廢未遑釐正。而我朝學者。則悉執其中。年未定之見。以爲案姚江。翻其格物。而不翻其道統。其徒泰州王氏。且以一竈丁。舉身於堯舜伊尹之上。自任帝王師。萬世師。於是潛龍之迹。削飛龍之格。卑而群龍之首。全屬於見龍。

矣。孟子後唯禪家有蓋天蓋地無君無師之話頭。而今乃淫於儒家則泰州倡之也。是故一失則狂再失則偽。又再失則狂偽兩合而成無忌憚之小人。皆從有首之端起。有首之端一起正耶真耶。猶爲子莫之執中無權。狂耶偽耶。未有不流於小人之反中庸者。伊洛之與斯文。闢邪說。其子莫執中之前導歟。泰州之首見龍。薄堯舜。其小人反中庸之前導歟。遡流窮源。孟子亦與有責焉。此幾至微君子不可不察。愚於三十從先維德議

卷之四

三十三

歲時卽有省於无首之義。剝磨三十餘年而灰烟猶未滅也。學者其毋以快口便舌輕言用九義哉。

孔門諸賢不可輕議

宋儒知尊孔子矣。而於孔門諸賢。則唯放過顏曾二子。餘並吹毛求疵。幾無完品。讓起後生。浮薄之根。往往不揣分量。而妄議古人。長短又不察其密意隱德之所存。而以皮相格之。損德不小。豈知論語書中所載。師友箴規。懇切之案多。

從悟後下鉗錘。但言工夫。不言本體。又多舍其所長而攻其所短。不類近儒之以暖言軟語媚同志也。其有矯枉過正之調。則多因時因事而發。不類今人組織格言。莊語以求不朽於世。而後人乃以凡心折衷之。陋矣。試思今人一人入姚江。泰州門牆。便欣然若獲拱壁。一聆壇經合論。意旨便囂然若喪故吾。豈以天縱之聖師如夫子。雲龍會合之高第如七十二子。而見地遂落今人後耶。甚矣宋儒眼孔之窄也。明儒自姚江

從先維德議

卷之四

流澤後。滿腔皆是狂氣。而豪禪復以五宗之塗。美嚙之遂認孔門上足第子。不及宗門不足第子。而土梗之。其妄評復過於宋儒。此無忌憚小人之所以日盛也。餘且並已。卽如孔子歿後。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一段公安。類見孟子所述。朱子所註。並以曾子我三子。侯隨聲附和其間。豈知孔子臨臨性體。奚必曾子知之。三子皆知之。其欲以夫子事有若。頗與古人尸祀祖禰之

意同蓋事亡如事存之其念也曾子之所執誠正而三子羹墻之思更切矣奈何主此奴彼孟學正從曾脉中來也其守定大成繩墨不肯放鬆一步大槩類此苟虛其心而圓其見則於心喪畢後借有若為祥禳後之道尸有何害焉三子未必便是无首之龍而此舉却從无首脉來

曾孟未必果是有首之龍而此執却從有首意來是難與俗儒道也學者又當知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語中不載孔子推敲二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十五

子之語而記中亦載有曾子以湯藥訕於子游以水漿折於子思之言此或游夏之門人所記也孔子存日即有賢子貢於仲尼者而語中子貢之受鍾於夫子獨多孔子叙回友之門人以田師與回賜並稱其取重於聖門可知而語中所載師友鉗錘二子之案更多當是三子中有一不受門人者或雖有門人而記載不入於孔壁耳家語史記中又多好事者之偽案如有若月離於畢子貢貨殖之類信者奈何捕風捉影輕

出雌黃之口哉總之孔門諸賢無一非古心古道希聖希天之君子不可以凡心忖量也程朱語錄傳註中大有我慢之根在吾今敢為二先生一懺之奉勸後賢必毋以影響之見造此滔天口業

志道據德依仁遊藝

今之以孔學關二氏者大槩為孔子爭門面耳曷嘗深究孔子之學孔子之學發脉於乾元起足於坤元者也義在乾坤二傳中而論語以四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十六

言蔽之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也者乾元也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之祖也非大明終始之聖人不足以滿其量則志之而已志雖在於乾元之道而行遠則必自邇一舉足便入坤道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正坤元承天之道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不據之必失之故所據在德據德即稱有道之士德不能外師友而自成也故所依在仁依仁即是就有道而正焉日用之間又不可無所事事如今之閉目觀心清

談娛志已也。故所游在藝藝，即道中之節目。緣所志之道以摠德，是謂以乾元入坤元，緣摠德依仁游藝之功以造道，是謂以坤道行乾道。此孔子之所以下學而上達也。學人試思程米而下，非不以府德庸言學孔子之學而卒不能知命從心。達孔子之達，過在恁處，此不在游藝上。而在摠德依仁上，亦不直在摠德依仁上，而在志於道上。

孔子志學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七

孔子十五志學，已向道中行矣。三十而立，正是摠德之時。適周問禮，在三十後，則猶不廢依仁也。自任博聞強識，則遊藝自不待言。然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道，果猶未結也。蓋聖人之學，不以精義入神，利用安身為極，則而以窮神知化為極，則窮神知化，即是大明終始。大明終始，方稱人中之乾元。此孔子之志之所在也。學人雖無孔子之才，然不可不志孔子之志。雖志於道而德非天縱，豈能三十而立，則摠德良

言言之從先維俗議

未易言。唯依仁游藝為最要，而依仁尤要。依仁非吾之說出於註疏。

儒者去偷心

志於道四句，註疏儘說得好。蓋謂道無體，故志之德有體，故據之依仁。是依仁人，此本孔子泛愛親仁之說也。朱子殆嫌其道德之訓，近於老子之失道後德，失德後仁，而依仁之訓，與據德高之例不合，故易其註。果如朱子所註，則據德高於志道，而依仁濫於據德矣。殆不如舊註之說。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八

之長也。漢儒去古未遠，如孔安國、如馬融、如趙岐，儘有窺着道德之大意者。獨以重訓詁而輕體驗，似乎有游藝而無據德依仁。程朱則於據德依仁上得力，言德儘親切，而言道多涉影響。唯恐入於二氏之虛寂，而以平實為本，道體豈不平實，而悟亦有門。悟後即事，即理而悟，前亦不嫌於事迹之外，參理參理不在見聞上，亦不在思索上，而伊川考亭二夫子，中年尚涉影響。焉其所謂志，但可謂之志於德，志於仁，不可謂

一〇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01177 2017A

命世德堂印行

之志於道也。程學本於濂溪，其據德之功亦從禪宗之鍛鍊性體轉脉過來，旋即操戈而攻之。因掩周子之太極，此是偷心未盡處。儒者果欲志孔子之道，據孔子之德，必自去偷心始。

乾元果海

儒者類曰：學莫先於立志。言志必本程子二言曰：言人當以聖為至，言學便以道為歸。此亦孔子之所謂志於道也。然孔子之所謂志，似別試思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二語。今人視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手九

之，有何奇特。而孔子乃曰：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何也？此其微意可知。已所志之道，必根極於乾元所求之志，必求入於乾元果海。當行義時，即以上達乾元之學，達諸政事，間使群生各正其性命耳。此豈易言哉！勘破此機，又當想及鞅環天下，曷嘗一日不以立人、達人為事。何獨於匡圍危迫之際，忽發天之未喪斯文一語。此豈若韓歐輩諸文豪以立言為不朽哉。亦豈若程朱輩諸鉅儒以繼往聖之絕學為大業哉。蓋念平

日本鐸所至，不過隨世機緣，拯人溺於生死海中，尚有天地未分前，聖賢未生前，無去無來，無修無證，一大源頭，未經點出。則乾元一脉是也。此願未畢，天必不終奪之。豈其死於匡人之手，却又難於顯言，且不敢破述而不作之戒。幸有周易可符，將借此點出人物不生不滅根因，以待後人之叅出世教者。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亦權辭耳，其實意在乾坤二元。先天後天之密旨也。其言未喪，則從知天命，中出噫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四十一

微矣。會得此意，便知群龍无首之天則，或潛或見，或惕或躍，各有時義存焉。後天而奉天時，乃吾儕事。慎毋若禪玄二家狂徒，浪以先天性命之宗，播弄豪傑也。

朝聞道

志於道一句，當與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案相參。此道何道也。豈在三綱五常之外乎。除却綱常，即無天地。寧得有道，抑即指三綱五常而言乎。世人亦有明此綱常之道，行誼且無虧者，胡為

夕不可死程朱之於世教勤矣獨於此處提人不醒其言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却不錯但亦可貫未聞之先既聞之後而難以論朝聞夕可之消息朝聞夕可之消息在論語亦微露於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案唯顏子得之而曾子之唯一貫子貢之默喻一貫猶在可死不可死之間何者三月不違仁之初際即可死而日月至焉之際猶未可死也世儒未見此消息漫曰吾能言性善言一貫吾能居仁由義拒楊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四二

墨而關佛老生順而死安矣此其異於日用不知之百姓能幾何欲參朝聞之案不嫌印諸西來之宗但母學禪士之張皇叫號耳而老莊亦儘有警策人處老子曰上士聞道動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莊子曰使道而可進則人孰不進之於君使道而可獻則人孰不獻之於親使道而可傳則人孰不傳之於子孫如使但聞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則下士胡以大笑而子孫胡以不可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傳也是以參朝聞道之案矣而猶未可以參志於道之案志也者通乎未聞之先既聞之後而一以貫之者也必至於登乾元之道岸而後無所事志其與皆含於大明終始及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義中知至知終去處宋儒罕有破斯約者吾以西來之宗老莊之語印之則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也

孔子二案

昔晏子言孔子於齊景公曰當年不能究其禮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四三

累世不能殫其學愚亦謂孔子之學鉅儒不能入其淵高禪不能窮其際五宗豈不見性緊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擬議思維便是鬼家活計提人亦既緊矣亦窺着孔子志學時豈不破揀擇思維之關乎何以復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是思何物無乃墮入鬼家活計中也又謂百尺竿頭進步之後絕學無為拈來皆是縱非七十從心之境界亦是四十不惑之境界矣頗有窺着孔子知天命後學已具通何以復

〇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61777 20111

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憤因何而發無乃尚在百尺竿頭上也此二案最是難參今亦未敢提破待好學者自求之厥旨亦合在志於道一句中。

述而不作

孔子不但贊周易修春秋刪詩書定禮樂是述而不作平日言道言學無一非述而不作其所述則皆周禮三物之教也三物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四十一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上言志於道則既本於文王之乾元矣拔德匪他即智仁聖義中和之實也依仁匪他即孝友睦婣任恤之士也游藝匪他即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六德中尤重聖仁六行中尤重孝友六藝中尤重禮樂則又揭其要而述之學不厭以此教不倦以此而心則恒空空然蓋孔子心透先天不違之宗身行後天奉時之事所以立萬世為人臣者之極孟子似已微走一針明道亦然伊川考亭更移之何者

愈世德堂印行

孔子但言志於道而不自有其道孟子則若自有其道孔子但述文王之文而程朱直以道統屬匹夫掩帝王之文也唯其作傳而不作經集註而不續經此亦合於述而不作之法然其訓述作則又曰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似謂德至聖人則不必在天子之位皆可以作而不知孔子之家法不然也孔子能作而不敢作正為不在天子之位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四十二

文吾深病儒先判行夏時乘殷駘服周冕舞韶樂為斟酌四代禮樂立萬世常行之道又謂春王正月之筆為孔子行夏時之實事以日月為義例以一字為褒貶謂孔子自起義於其間大似以無君誣孔子何者不標三重之權而酌四代是非天子而可以議禮也不稟史官之筆而易一字是非天子而可以考文也必不然矣蓋周監二代備三恪凡夏時殷駘韶舞成周俱參用之而不純用故孔子以從先進之意貫其中

以為不如時純用夏輅純用殷舞純用韶之為愈也。非改周之正朔法度也。其筆魯史之文則自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謂取其文之合大義者。筆而存之也。若自出一筆。則義自我起矣。豈曰竊取其義。孟子雖已照及於此。而七篇中又有作春秋一句。似謂匹夫可以行考文之事。即此便是走孔子一針處也。或者七篇出於門人所記。則作字係門人之誤。筆亦不可知。而意亦必本於孟子七篇之中。有精察有批。讀者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聖五

可以意會。而程朱有自振師道。立言傳世之心。孟學正投其所嚮。故拔之於諸子之中。亦抽大學中庸二篇於戴記中。配論語為四書。流行於世。學脈為之一正。其功大矣。然學庸出子思之親筆。毫無走作。而七篇出孟子之門人所筆。儘有走作。孔矩處。程朱似未之深察也。其發端甚微。而流弊最大者。乃在走作孔子述而不作之矩。後人復益之以遮人露己之偷心。此實小人反中庸之本。去孔子志道據德依仁之脈絡。遠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矣。吾故研其幾。以俟後焉。

名根起偷心

偷心之說。起於禪門。即孟子所謂穿窬之心也。此心既從名根中起。名根從欲上上之心起。欲上上之心。即含在道中。以道自任之。又起在志於道中。甚矣性體對鍼之難也。從志於學中。上那一鍼。便起出不度德而任道之心。從任道上。那一鍼。便起出不下人而上上之心。從上上之心。一充。便入名根。從名根上一充。便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聖六

起偷心。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但使透得乾元路頭。便知十方三界中。有一物之不正性命。不合太和。即是性量未滿。道果未圓。汲汲皇皇。以趨道岸。唯恐不及。何暇與張前豪傑較長短。名根自粘不上。偷心從何處來。

楊墨名根未斷

名根最傷仁體。正為偷心。從此而出。偷心能盜天工。而於奪人乎。却又最細最難察。然而發出偷心。亦粗矣。其細者。在中庸末章曰。德輿如

一〇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坑斬中。

名根者書入罪案

數年前嘗與屠儀部長卿言。名根未盡。慎毋著書。為其觸造物之忌也。蓋自老氏有三不朽之說。士欲不朽於立德立功。俱不易。唯立言為稍易。是以文豪爭奔走焉。豈知人間之墨未乾。天上之案已定。仁體未圓。德行未實。縱有高世之見。驚世之文。前無作者。後無述者。總從穿窬之心。出來入罪案。不入功案。何事靈紙。火木為况。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四八

文不關於世教。徒長後生狂僞根苗。出未必傳。傳未必久。久傳則罪業滋大。何如不留一字於世間。而文豪不禁技癢。則宿習驅之也。念及於此。愚亦隱然內愧。長卿一得此言。遂秘所撰之鴻苞弗出。其虛懷良足尚已。

器小

道理出自古人之書。從中偶發新智。便自以為妙悟。議論起自今人之口。從中微加裁剪。輒自以為獨得。此孔子所謂器小也。器小者。名根必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明德君子。不從乾元。知至知終。上起進修。但有纖毫向世人出頭。意在便屬名根。便有聲臭。聲臭即是如毛之輪。德入於無聲無臭。則道岍登矣。道岍豈能遽登。須先有箇真正願王出頭始得。真正願王。即是天下歸仁之體。一日克己復禮。則願王之頭出矣。然使但從世教上起念。仁體終不現前。頭出頭沒。縱斬生前名根。猶伏死後名根。此釋氏所謂隔日之瘡也。當以楊墨照之。墨氏斬自私自利之根。委其身於天下。蓋幾於無我矣。以仁根浮而不實。終有生前近名。意在楊氏斬功名富貴之根。謂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自治。則幾於不顯。惟德矣。以學苗從坤元。發不歸根。到乾元上。終有死後近名。意在使墨氏能斬生前名根。便是仁者以天下萬物為一體。楊氏能斬死後名根。便是象乎中庸。逝世不悔之聖人也。能辯揚墨根。原然後能稽揚墨流。救竊恐今世之能言拒楊墨者。猶在楊墨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四七

重此不但是穿窬之類而已。以此上沒古人下掩時人，便是欲害人之類。其誰識而克之？在詩文家無足怪已。今乃染及譚道家，謂之何哉？皆由未知翰墨流傳有造物者尸之耳。易傳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此義最當玩味。

執射執御義

取先生嘗以執射執御之義示子，其義精甚。曰：距詖放淫，恢張孔子之道。古今能執射者莫如

從先緒俗議

卷之四

四九

孟子蓋其的之密而發之力也。乃若裁成輔相，以人治人，循循然忘其躬，以持載天下萬世，使天下萬世日範我馳驅，超於大道之程而不自知者，微夫子不足與此。是則夫子自任執御意也。余捧而繹之，夫子承黨人大哉博學之譽，於出執射執御義來，其不局在藝上說，明矣。耿先生之論實從身所體認中來也。因復緣此義而綜孔門諸賢之所執，曾子于夏執射之學也，爲其持孔子之理學，經學立約於世，故顏子子貢

管卷之從先緒俗議

執御之學也。爲其舍一生之身左右夫子，使門人日進日親故人，但知曾子之傳之遠，不知夾持重切，養其立之地步者，大半皆顏子子貢之功也。孔子任文王之文筆春秋之義，亦是射者之事，而以執御自居，其意良遠。蓋執射師道而執御，友道也。射者一不中的，便是虛發之矢。御者範我馳驅，雖終日不獲一禽，過在人而不在我，易傳於大明終始之聖人，猶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執御非細事也。聖御天賢御聖，上有在從先緒俗議

卷之四

五十一

天之龍則見可以御飛，下有在田之龍則惕，可以御見。孟子既歿，周程未生，中經千有餘年，而人心不死，綱常不移，執維持是其的，或不在儒而中間自有御天御聖之人在也。程朱必以儒術同之，而謂道統絕於孟子，續於明道先生，亦屬偏波之說。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上古無書契而天地位，萬物育，豈以大學中庸之有無爲絕續哉？此皆未透孔子執御之義者也。然程朱之標孔的，亦是贊化育之君子。

一〇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曾孟未盡孔子子思

自唐以前儒者多以孟荀並稱混七篇於諸子中而程朱方以孟配孔自宋以前大學中庸二篇久混於戴記中而程朱方表之以配語孟名曰四書且不獨講究之實體驗之此其所以高出漢唐諸儒也第謂孟子盡傳子思之學子思謹傳曾子之學殆未必然孟子似不足以盡子思而曾子亦似不足以盡孔子也此不必稽諸周易但細玩魯論中庸二書自見若大學一篇從先維修議卷之四 五十一

之規模肯起則曾孟委得其宗矣以大學為曾子之書以中庸為子思之書此緣未親曹魏石經所表賈逵學經庸緯之說而臆判之無足怪者第古本久闕大讀太指為天子之國學今去其圈徑作大學而起小學之名以配之殆不無師心自用之過嘗不揣而訂正之已見石經大學章句別敘中。

孔子名狀

狀孔子者多矣莫辯於中庸篇祖述一章譬諸

天地四時日月而根極於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也此孔子之實際也在論語則唯與子貢告武叔之旨相通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宗廟之美言敦化也百官之富言川流也若但以江漢秋暘皜皜性體為言猶未足以盡聖人神化之盛孔子平日亦多自道之語而描寫真容則莫著於中庸篇素隱一章寧無述於後世不素隱行怪以求述寧依乎中庸以避世不違道而廢於半途以求見知也此孔子

從先維修議卷之四

五十一

之真容也在魯論亦唯與告子貢之言相符曰不知而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人不知而天知果在何處若但以行道當時垂憲萬世為言猶未足以窺聖人素位之心吾謂曾子未足以盡孔子孟子未足以盡子思大意在此然敦化之宗難究且從川流上理會上達之境難躋且就下學中切磋會孟其繩墨歟

素隱一章義

素隱二字難解素漢書作索非也探賾索隱聖

人之事也。孔子何以弗爲？孔子所不爲者，素隱行怪之學也。當卽以中庸別章印之。素，卽素其位之素。本色之稱也。隱，卽費而隱之隱。幽微之意也。素隱，謂不素其費而素其隱。蓋不以庸德庸言爲本色，而以入幽入微，絕塵邁俗爲本色。如莊列家之道，逢物外御風而行是也。其道亦高，後世安得無述孔子以中庸之道範天下居常含性道而顯文章，寧無述耳。豈蹈素隱行怪之迹，遵道而行之君子，何以廢於半途？蓋中庸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之道平淡無奇，不能猝然動衆，名根未絕，必舍之而脩動衆之行也。孔子亦寧終其身避世不見知而已矣，必不以彼易此。然何以又不自居而歸諸聖人？蓋孔子亦以龍德見於世矣，故不以見能自有而避德於管龍。若以聖人之受人知爲倘來之遇，而以避世不見知爲聖人之本分也。孔子志在乾元果海，故不以一世之知不知爲重輕。宋儒中猶有達此意如周元公者，明儒於此若嚼蠟然。心齋以下則皆淫於素隱行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怪之習。

學庸二篇義

大學中庸二書俱以慎獨爲本。大學專爲用世者說，故其止至善也。止於沒世不忘。中庸兼爲避世者說，故其達天德也。達於無聲無臭。大學但述帝王經世之道，中庸旁通釋老出世之宗。卽經世而出世者，孔子也。子思親承聖脉，故達斯旨。孟子便隔一塵。

費隱上下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戴記中一切篇名不緣古額，卽緣時額。或緣人物之名，如曲禮內則等篇古額也。太學明堂位等篇時額也。檀弓曾子問等篇人名也。玉藻郊特牲等篇物名也。唯中庸篇名爲最奇。一無所緣，而緣於精微之理。中庸篇中則唯君子之道費而隱一句爲尤奇。將道體者之難狀者而強狀之費，卽夫婦之所與知，與能隱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也。人至聖人而猶謂有不知不能，斯言亦近怪。匪子思亦安敢爲此言。此其得諸乃

一〇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祖歸魯後之微言可知已。蓋後儒但知幽明隱怪之談。出於二氏。豈知三代以上原有性與天道之秘傳。故莊生敘道術。有神何由降。明何由出之語。孔子以為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故恒言費而不言隱。子思又恐人不察費中之隱。遂與日用不知之百姓同流。故揭費隱二字。隱字特從費中研出。而語意皆向費上。蓋以為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即在愚夫愚婦。知能中耳。此所以取中庸之名也。肝江羅氏有云。凡讀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五

中庸全書須要句句貫着中庸二字。方有着落。最得其旨。且以首章證之。古者原有性命道教四名。不知含着許多精義。領着許多條目。周禮六德中。原有中和二名。蓋智仁聖義之極致也。子思一切從人身中之性情發之。以為性非雕琢之物。天命便是性也。道非遠人之物。率性便是道也。教非強世之物。修道便是教也。中和非聖人之絕德。喜怒哀樂之未發。便是中。發而皆中。節便是和也。皆言費中之隱。不言隱中之隱。

如言隱中之隱。則天命之上。豈無先天真一之性。率性之上。豈無為物不貳之道。修道之上。豈無出離生死之教。中體豈是專屬未發。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中也。和體豈是專屬已發。太和所謂道是和也。然則子思無乃遷就其義理。支離其名目。以誘人之入道哉。非也。察乎天地之道。即造端夫婦之道。道體本如斯。君子以人治人。必就人心之所易曉者。點之。教體亦如斯也。智者既破此幾。然後終日下學。終日上達。雖入塵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六

凡生死羣中。而隱然不逐。凡流漂泊生死。故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雖然。民鮮能久矣。其幾全在察上。詩云。鸞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察非昭著之謂。亦非思惟卜度之謂。乃精義入神之事。窮神知化之基也。不過朝聞夕可之關。亦不能察。學者亦毋輕言上下察之義哉。

中庸全篇大旨

羅氏以中庸二字貫全篇。當矣。然持論亦多濛濛。

漏如以有不知有不能之聖人屬夷惠等聖。而以篇末至聖至誠屬孔子一人是也。愚玩中庸一篇開口說道約其大指有五言率性之謂道。繼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天下之達道五。繼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繼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繼言大哉聖人之道。雖曰一以貫之。而指歸亦各有在。至於仲尼祖述章後。又有至聖至誠二章。似謂大哉聖人之上。復有至聖。至誠無息之上。復有至誠。其義尤與大要不出費隱二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七

字亦不出天道人道二綱。而中庸之名。則緣君子而立。蓋天子諸侯曰君。公卿大夫士曰子。此皆以綱常之身行道者也。故篇中凡言君子之道。必從庸德庸言上說。此即所謂率性之道。亦所謂五達道。費而隱者也。以為物不貳言天地之道。以前知如神言至誠之道。則隱矣。然亦括諸費中。聖人之道。則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上說。此禮發育萬物。便是費。此禮峻極於天。便是隱。道則大矣。至矣。猶屬人道。究到至聖之淵泉。

皆登之從先維俗議

時出尊親配天。則出乎人道之上矣。猶屬人道中之天道。與上章高明配天之至誠。同必至於經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之至誠。而後為天道之極致。豈非釋氏所謂聖中之聖。天中之天歟。故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語費極於此。語隱亦極於此矣。此孔子上達乾元之道。脉也。儒者不參孔子乾元道脉。而曰願學孔子。但是學孟子。不是學孔子。謂學孔先從學孟始。亦不錯。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八

唯天下至誠

今儒者參性宗於禪宗。類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即本來無一物之宗也。見此性宗。凡夫立躋聖地。更無事矣。豈知性體雖見。習氣猶存。遂能經給天下之大經乎。立大本乎。知化育乎。此但是乾元之因地。非乾元之果地也。然經綸大經。質化育之聖人。能之矣。立大本。則慎獨之君子。能養未發之中者。亦庶幾焉。至於知天地之化育。則非登乾元果位之聖人。斷不能臻其際。

一〇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也子思合經綸立本與知化育並提此以果該因之說。

經綸大經

朱子訓經綸二字核矣以五品訓大經則義猶未盡如但以敬敷五教為經綸耶大司徒之不溺其職者能之矣何必天下之至誠所謂大經蓋指旋乾轉坤之大綱領說也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軒轅之命倫頡制律呂造六書神堯之命羲和司天地定閏朔以及周公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十九

制禮樂孔子之成春秋或自古所無而今創之或自古所沿而今革之神化宜民綱紀百世是曰經綸大經此非知天命之聖人不足以與於此觀孔子自謂能知繼周百世損益便知其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但述而不作者何補大經之權不在也即至誠之經綸亦是後天而非天時之事不足以盡其統天之德故曰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蓋所性不存焉

立天下之大本

至誠所性在立天下之大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立即立此未發之中乎曰大本豈離未發之中而聖凡之心量則別此中固是乾元亦是坤元在至誠渾然無我便乾元之中誠未至則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微微含有意根在此坤元之朕兆耳至誠之立大本立乾元也無分已發未發純乎三極大中之矩太極圖說中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已然而但言主靜立極則贊化育之至誠亦足以當之茲所指者乃知化育之至誠直是以乾元統天之極立於宇宙間耳其端微露於孔子之自道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朱子惡釋門之空字乃以空空屬鄙夫豈知空空如正是孔子之立大本處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六十一

知天地之化育

至誠知天地之化育即易傳大明終始之說釋氏謂之正徧知儒家類疑釋氏之徧知十方三際為幻說以為中國不見有此聖人胡以獨生

於西竺也此不知乾元之義者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豈亦釋氏之言乎乾元既資萬物之始豈
有德合乾元而不能知化育之終始者特此聖
人不世出即出而身入網常中亦必隱全智而
顯半智不似法王之以一大事因緣現耳謂天
下必無洞徹十方三世之聖人是無乾元也儒
者須開此眼然後知道岍之所在知道岍之所
在則必不以一生局聖人之事業

至誠有不能無不知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六十一

至誠既知天地之化育亦復有所不知不能乎
曰贊化育之至誠即有不知有不能之聖人也
知化育之至誠但有不能而無不知此義見於
繫辭上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屬乾乾知
太始何所不知能屬坤坤作成物則不能違時
節因緣而有作至誠乾坤合德蓋以乾元統天
之知行坤元承天之事經綸大經即承天之事
也經綸不先天以開人即是不能不能不足為
至誠病故釋氏有三不能之說謂不能盡有情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果不能度無緣衆生不能迹定業也此即不先
天以開人之義既不先天以開人焉得先天以
發智曰聖人當無感時亦未嘗有知一有感則
窮劫無不知者此所以爲大明終始也孟子亦
云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知化育合天命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可謂知天地之化育乎曰
化育固是天命之流行而但言知命則釋氏家
有得宿命通者亦足以當之未盡知化育之量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六十二

也而知命亦未易言天命中有理有象有數遺
象數而言理則世儒所譚於穆不已之命是也
儒者自負學貫天人而實未能真知幽明之故
則以會得於穆之命爲精義矣畢竟不離顛預
語豈天子之所謂知天命哉有能以理合於數
而知元會運世則幾矣然或倚於數學而知不
謂真知有能以理合於象而知消息盈虛尤深
矣然或倚於象占而知不謂真知一有所倚尚
不能真知天命而况化育耶至誠知化育夫焉

一〇九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有所倚者也化育亦只在於目前特非至誠不

能知耳即如人身中臟何以五腑何以六肢何

以四骸何以百物類中松何以直枳何以曲鶴

何以白鳥何以玄皆有先天之根元在焉學雖

至於志氣如神有開必先之聖人而此幾箇難

徹也故知化育之至誠又在贊化育之上合理

與象與數而一一洞徹其根元孔子所謂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正是指

着此境而言乃乾元之道所所在也究竟及此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六十三

然後知顏子之欲從末由處亦知孔子之不厭

不倦處蓋雖知命耳順之後而精進自不廢焉

能無忘食之憤乎然則孔子於知化育猶未達

一間歟曰究孔子之來因安知不從知化育中

隱迹而來然此生願力則但以知天命之因地

現不以知化育之果地現也在學者則當知知

天命之上尚有一等知化育之聖人方是登乾

元道岬者子思闡及於此真是將乃祖心宗滿

盤托出矣儒者必欲局孔子之造詣而以知化

育一着讓釋氏也謂之何哉

夫焉有所倚

子思既敘至誠三德仍束之曰夫焉有所倚此

義最精世儒輒以目前見解求之或曰不倚名

位權勢而贊化育此素王之業賢於堯舜者也

斯則泰州派中豪儒之見耳或曰不倚見聞覺

知而徹性體此圓頓之宗不歷階級者也斯則

五花開後豪禪之見耳子思所謂無倚乃就登

道岬之聖人說也義亦在乾坤二傳中坤元承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六十四

天故有倚乾元統天則何倚無所倚而經綸天

下之大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無所倚而立

天下之大本故曰首出庶物無所倚而知天地

之化育故曰大明終始是所謂先天而天不違

者也不可以初見性之賢人當之亦不可以未

登道岬之聖人當之於此可驗聖人知至知終

之學孔子自言好古敏求似倚於古自言吾學

周禮似倚於時然而不可謂之倚也以先天之

心行後天之事似倚而實無所倚也蓋學至於

知天命。則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無倚之天道。現矣。亦必至於立本知化之極。而無倚之分量。乃滿。故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乾元統天之全德也。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達天德

聰明聖智。欲其固。固者。堅凝之意。不固。不足以達天德。天德。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聰明聖智。總是人德。一不固。而聲臭現矣。何以達無

從先維谷議

卷之四

李五

聲無臭之天德。至於達天德。而後能知至誠之德。然則肫肫淵淵浩浩之心體。豈易測哉。然而但曰知之。則猶未與其合也。蓋達天德之聖人。亦未必皆登乾元之道。必至於御天之功用。既滿。能資萬物之始。能統六合內外之天。而後謂之登道。岬耳。然則無乃絕德歟。又不然也。下章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便是入德之要。入德者。入中庸之德也。淡簡溫卽中庸之德。中庸之德。入於無聲無臭。便是天德。

言登之從先維谷議

大道至道

易以大哉稱乾元。以至哉稱坤元。聖賢論道。稱大者。或不兼至稱。至者。亦不兼大。而中庸獨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既曰大哉。聖人之道。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亦大亦至。何居此。智崇禮卑之說也。從制禮之聖人。說則智崇如天禮之高妙。亦通極於天。故曰大哉。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乾道也。從由禮之君子。說則禮卑如地。不敦厚。亦不足以崇禮。故曰至德。凝至道。至德所

從先維谷議

卷之四

李六

凝之道。坤道也。乾坤合德。是以亦大亦至。蓋孔門之教。全重禮。禮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禮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禮也。程朱慎守此矩。故後學有所準繩。而今之謹道者。三千三百。且掃地矣。乃欲以寡空無上之大道。籠人其誰信之。

明哲敦厚

愚昔受學於耿先生。督學書院中。得先生一錄。讀之。見其自述悟境。以爲先有疑於子思言。聖

一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入之道曷為以發育峻極起首乃以明哲保身

收尾似乎頭大尾小忽一夕從衾枕上覺得此

身一無所有只此一點明哲之體惺然不自知

其手舞足蹈於枕席間也余觸及此不覺身心

蕩然頓空諸有若另換一乾坤也者踰旬月則

習氣重來頓復之屬生矣如是三五年自省解

勝行劣有何實際乃掃除見解專修行門如是

又二十年而深有愧於敦厚崇禮之學蓋禮不

崇則悟必不實厚不敦則禮必不崇敦厚者敦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六七一

博厚載物之體也吾何有焉此其所以愧也省

察既久偶得時江羅先生講義為之躍然大畧

云聖人發育萬物之道盡在三千三百禮教中

禮以敦厚而崇此即忠信學禮之意凡温故知

新以上工夫俱為崇禮而言未引明哲保身之

詩即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三復斯言不

但印我心曲中事亦若鍼我夙昔病根而今尚

有打對同不過處也則敦厚崇禮之難也因慨

世之道問學者類肯出頭於高明覆物而不肯

立脚於博厚載物欲以至德凝至道遂矣哉。

仲尼道果

生民未有之說倡於前兼善萬世之說和於後

儒者好以虛標尊孔子謂中庸仲尼祖述章後

所標至聖至誠皆是推尊夫子此見亦不始於

羅氏也泰州之徒實倡之耿先生亦以為然在

道理儘說得去終非所以道孔子之實道孔子

之實者子思也子思分別天道人道之後言至

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即以仲尼之川流敦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六八

化收之顯是表仲尼以至誠無息之德行聖人

三百三千之道者也人而天者也然不敢謂天

下遂無純乎天道不待學而知之之聖人亦不

敢謂仲尼從心不踰之上遂無進處進則進於

何處而極至聖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業之極

也至誠之經綸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德之極也

故又以此二章要仲尼之終參以乾坤二傳則

至聖正坤元承天之極功至誠正乾元統天之

極果川流教化斯其至矣而仲尼之道果實在

焉。第未知仲尼從果地逆流而來耶。抑從因地順流而入耶。此則非凡智可測。而子思亦難筆諸書也。儒者必謂至聖之徧尊親。至誠之知化育。仲尼已臻其盛。固誣仲尼。必謂仲尼之從心不踰已。證極果。過此以往。別無至聖至誠地位。亦誣仲尼。孟子尚有誣仲尼處。唯顏子子貢畢照之而未嘗筆諸書。子思中庸一篇。乃是發顏子子貢之所未發。

微言大義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又文

漢儒儘有尅核之言。如云。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此言非宋儒所能道也。獨怪何以不及子思。蓋孔子之微言。盡寄於子思之筆。不待言也。又何以不及孟子。蓋漢儒夷孟子於諸子。不與其承子思之學也。然孟子儘不乖於大義矣。吾今為翻一案。曰子思歿而微言絕。孟子喪而大義乖。續子思之微言者。周元公一人也。邇孟氏之大義者。程朱三夫子也。姚江之衰也。似乎以微言乖大義。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子思矩方見圓

子思持孔子之矩最方。此有所資於曾子。見孔子之道最圓。此有所資於顏子。故其作太學也。以十目十手三語足慎獨之意。其作中庸也。以擇乎中庸而服膺之。折衷行道明道過不及之辨。熟玩學庸二篇。不但子思之造詣可窺。而其淵源亦可想。已子思以方矩守孔子圓宗。正是後學榜樣。宋儒似能測子思之矩之方。而未測子思之見之圓。故雖表章學庸二篇。而於解中庸大有滲漏。在若子思誠明之學。則宋儒已得其大義矣。近儒大走子思之方矩。其弊更難收拾。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大九

知命論世

儒者不知天命。又不論世。而欲以道術見於世。皆罔也。如春秋之世。義在以桓文之事。尊周室。使孟子亦以尊周說齊梁之君。便迂戰國之世。義在以純王之道。黜伯功。使孔子先以王道進。七十二君則倍。何得執孟子之拒楊墨。程朱之

一一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關佛老為可通諸萬世也。楊墨不待言已。程朱之關佛老雖過當。然亦暗合時乘之道焉。何者。程子正當五宗猖熾之後。學者未得其悟。而先染其狂。朱子兼當林靈素濫觴之後。玄門之蹂徑日。馭當時孔孟之徒。不足以勝二氏之徒。雖矯枉過正。庸何傷。今天下已不受楊墨之害。而聖祖又已總三教而經綸之。則天命可知已。故今日之所當拒者。不在楊墨。而在偽儒之亂真。儒今日之所當關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

從先准俗議 卷之四

七十一

狂禪逼此義以匡世教。亦孔子之所謂繼周百世可知也。

評孔

孟子尊孔子為生民未有。子貢有若已先發其端。然子貢有若之語。圓而孟子之語滯。孟子鑒定孔子為開闢後之一人。便乘大易尊龍元首之旨。子貢弟以千古之道。眼表孔子。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者。唯孔子一人而已。此挑出太上未有禮樂之聖人說。

也。亦不鑒定素王德業為百王之所未有。故闢有若就凡民類中表聖人。謂聖人出凡民之類。拔凡民之萃。然未有盛於孔子者。此挑出飛龍聖人之不入凡民伍者說也。亦不鑒定聖人必無如夫子者。特無盛於夫子者耳。故亦圓。二子真是智足以知聖人者。若宰我賢於堯舜之評。則近於生民未有之評。然謂孔子賢於堯舜。猶可。謂孔子賢於生民以來一切大聖人。則不可。自子思之中庸出。而孔子之真容乃見。宋儒高

從先准俗議 卷之四

七十一

其標而局其學。大似子路使門人為臣。

評思孟

明道先生之評孟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不敢以為然也。此評却可加於子思。程先生深知孟子。而不能深知子思。蓋以至聖之莫不尊親。至誠之知化育。為形容贊美之辭。而近儒之染禪狂者。則謂子思雖言化育。亦若今之言於穆不已者耳。豈必洞知十方三世之故。如釋氏之六通。不知儒聖之言性命。只

宜引而不發如此。蓋混沌嫌於太鑿也。唯今日既有釋氏正徧知之案。故不嫌會而通之。以表聖學之至處。

性善養氣

程子曰：孟子大有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論亦核矣。而猶未盡也。以性善破諸說。非見未發之中者。不及此。然但以情驗性。以孩提之良知良能驗性。善猶非究竟之語。究竟在周易之軋元。不歸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七三

根於軋元。則性善得非無頭之論耶。且不可謂性善為前聖所未發。元者善之長也。孔子已發之。易傳矣。程子蓋不以軋元為天性。而以軋元為天命。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人生而靜。以上是命不足性也。大槩宋儒於天命之謂性一句。不無模糊之見。在養氣之說。委不起於儒門。尼父亦不以此為教。蓋聖人委其身於天下。萬世重持志。不重養氣也。然唯聖人以志御氣。無事於養。下聖人一等。則氣壹亦能動志。養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氣之功何可無。孟子出此二字亦妙。但亦不可謂為前聖所未發。谷神不死。發於軒轅。專氣致柔。發於老子。此即養氣之學之所自來也。程子闢佛兼闢老。故忽畧於黃老之傳。安知孟子當時不參及此。宋儒欲掃禪門性學。故伸性善之宗。以遏之。欲掃玄門命學。故伸養氣之功。以遏之。其論亦不甚公。第性善之案。近於偏。養氣之學。近於禱。得程子之一表。而孟子之道光矣。此則大有功於孟子者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七三

道性善

近世談道家。若以性善一宗為衣鉢。然愚竊以為不透性善之根元。而隨聲附和。此亦孟子之妾婦耳。仁義性也。食色亦性也。孩提之童。失乳則啼。仁義豈能勝甘食之性。知好色則慕少艾。仁義豈能勝悅色之性。安見荀子性惡之言之盡非也。性介善惡之間。殆似確論。何以必歸宗於性善之一案哉。義在周子之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性體也。太極未分兩儀。其體純是至善。

一一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及子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必先見仁義之端而後見食色之端何者食色之端必見於人物分形之後而仁義之端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太極一動便是仁體一動而又一靜便是義體也然而一成人性流浪多生善必不能勝惡矣善雖不能勝惡而惡人流浪已極則未有不轉於善者以本來太極之根在也但就一生而論則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而餘皆可移故論性有三案論諸天地同根之始但有善而無惡論諸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七十四

流浪多生之後殆少善而多惡論諸物極必反之日又靡不轉惡而為善然則孟子性善之論乃原始要終之論也不原始不要終而但以情之可以為善者驗之是以不能奪告子之說而荀子遂以性惡易性善之案也孟子之後善言性者莫精於周子之通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原始而言性善之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要終而言性善之果

性善三緣

性善固是真詮儒家必謂明此一宗便可以榜道統吾亦不取其說孟子雖道性善後人亦豈因聞性善之說而一一興起於善者哉所以使人興起於善者有三緣一緣先哲裁有易惡至中維世之教二緣世主操有遏惡揚善礪世之權三緣別教家助有勸善止惡出世之宗也前二緣士皆知之但欲以道統為儒家之物而張性善之案以承之似隱然有弁髦世主而自立人極之心却於率性上增出一層意思至於後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七十五

一緣則士之悟及此者甚寡而聖祖有獨鑑焉其御製之文有曰釋迦道成善被兩間靈通上下所以治世人主每戒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戒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程子專闢佛老以孟子言性善為大功而聖祖却以戒刑法而天下治歸於佛化之博被其言孰圓孰偏耶愚竊取御製之義出一斷案曰孟子之言性善也粗而畧釋氏之言性善也精而詳四書中缺孟子七篇不得六經外缺釋氏三藏十

二部不得學者但會得釋氏關提皆有佛性之說亦自無疑於孟子性善之說。

語孟中庸論性

古今論性之案最精而最奇者莫過於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既含着洪濛未判先天之性亦含着流浪多生後天之性劈頭點出太極初落人身真境即可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體印之所以為精然何以為之奇太極一分兩儀性命即成二物子思乃合之而為一也蓋性是含靈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去六

之物非無知命是含氣之物非有知太極初落人身性命猶是渾淪一物命尚不滴於氣數性尚不墜於情緣可以曰天命之謂性亦可以曰天性之謂命所以為奇其平易無奇而義則最精者在孔子性相近三字此就後天雜操性中根着先天真一之體說來大意則向上智之下下愚之上善惡可移者說其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指習不指性也性則不但智愚賢不肖相近上智與下愚亦相近習自遠之耳且性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體同根太極相近亦屬權詞其亦精亦奇而貴分疏者則孟子性善之說是也發先天之真性豈不謂精破後天之諸說豈不謂奇然以四端微性善亦似以後天蔽先天天下豈無豺狼成性四端全不發見之人哉故費分疏而其旨則與中庸之所謂天命孔子之所謂相近俱不違也告子與或人三說雖不純指性善而亦有善者在猶是半與孟子相違其全與孟子違者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意在闢孟子之學故以性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去七

惡掃性善之案孟子謂為不善非才之罪荀子故曰桀紂性也孟子謂堯舜性之荀子故曰堯舜偽也此言出自成心而其意亦是諷人反桀紂之惡以入堯舜之善然而戕賊人以為仁義矣今儒生槩陋其說而戰國之時信從荀子者似反出於孟子之上則亦豈可一筆勾銷蓋不論性於兩儀未判之先而論性於人物有生之後定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二言立斷案為染汚之習性能覆本來之真性也孟子之性善但

一一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可以論上智而難以齊下愚荀子之性惡但可
以論下愚而難以齊上智告子之無善無不善
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難以齊已發或
人之有善有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已發
而難以齊未發其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則但
可以論中人上下之性而難以齊上智下愚之
性總屬偏詞偏而不失為正者性善之論也謂
有始可原有終可要也不原始不要終而曰性
善性善直是盤旋宋儒脚踏下附和雷同耳

從先維德議 卷之四

七六

犬牛人性

孟子戕賊杞柳之喻過賴在山之喻不謂不警
醒矣何以不能遂服告子之心只為性善源頭
上分別欠清故也性不從無極太極源頭上論
但從一生而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
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語與
天命之謂性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俱相
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孔子性相近之旨但
其所謂生者向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

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
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推敲耳然而仁內義外告
子亦非浪說蓋性必與生俱生不由外鑠仁愛
根心而出正與甘食悅色之性一揆故謂之內
如節飲食戒渙色則義也義必從先王之禮法
及師友之薰陶得之故謂之外此杞柳枯槁之
說所自起也果如此說則物則非性而物欲是
性矣故違於有物有則之義孟子直從物則上
論性此則隱然通極於天命之初故其說不可

從先維德議 卷之四

七九

易而其詰辭却難執據其詰曰然則犬之性猶
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其意固自有在而
辭則頗近於拙何可以破生之謂性之案內典
不云乎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胡得謂犬牛之性
非人之性也告子正見得犬牛與人同有本來
之生性故以為無善無不善孟子似以仁義之
性專屬人以食色之性偏屬物故曰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也者幾希然則宇宙間唯人性為善
而禽獸則有善有不善也豈知人物同根太極

並無不善之性。降本流末。人可為獸。獸可為人。其性特為一生之形骸所囿耳。毒虺亦當為人。闢提亦當作佛。豈可執一生之幾希。而岐人物之性體哉。莊列家書亦有程生馬馬生人之說。孟子似未究及於此。故但論及性善之發端。而未及性善之究竟也。究到蠢動皆有佛性。闢提亦當成佛。而後告子荀楊諸說不攻自破。惡人雖欲不反於善。亦不可得矣。

孟子能裁告子不能服告子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告子岐仁義之性而二之。孟子合仁義之性而一之。此是孟子之能裁告子。處告子合犬牛與人之生性而一之。孟子分犬牛與人之生性而二之。此是孟子之不能服告子。處。

率性盡性

耿先生嘗講天命率性之義。曰率性之率。猶將領統率之率。性若無統。則聲色臭味之慾。如潰卒四出。而不可制矣。有命焉。所以率之也。此義亦精。但與朱子所訓率義不同。朱子以天命之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性。且不善。但在順而循之。此所謂不戕人性而為仁義者也。然亦須點到太極初落人身之時始得。蓋太極初落人身。渾身俱是中和之氣。故率之即為道。至於流浪多生。轉出許多不善氣習出來。性亦難於直率矣。是以又有盡性致曲之說也。中庸率性盡性二言最妙。率者從天性之中。和處率之。盡者從人物性之不中和處盡之也。孟子全向率性上說。告子以人性為仁義。却亦含有致曲意在。但其認義為外。此見性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全

真處也。見性不真。而從事於致曲。鮮有不戕賊人以為仁義者。然不善致曲。固有戕賊人性之病。不善率性。亦有認賊作子之病。

性善即乾元

性超形氣之上。是曰乾元。性入形氣之中。是曰坤元。天命之謂性。指乾元而言也。乾元即是太極。太極既流於天命。則乾元已卸於坤元矣。坤元不離形氣。然則子思之所謂天命。亦兼氣質而言也。兼氣質即是相近之性。但孔子之所謂

一一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0177 2078

倫世德堂印行

相近就性之不離乎氣質者說。子思之所謂天命就性之不離乎氣質者說其致亦一而已。率性率軋元乎。率坤元乎。曰。率性之謂道。既曰道則坤元統於軋元矣。然坤元之外實無軋元。故率性亦豈率於身心之外。率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已。率未發之中正是率軋元之性也。一發便屬坤元。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便是即坤元為軋元故中庸不曰性不可離。而曰道不可離。隱然謂人有不中和之性。而無不中和之道。道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八三

則以軋統坤者也。

孟子分說性命

子思即以天命為性。而孟子分說之。於聲色臭味之人欲則曰性也。有命焉。於仁義禮智之天理則曰命也。有性焉。二義甚精。可謂發子思之未發。近儒頗多巧解。畢竟當以朱訓為正。但其提點性命二字。尚欠醒耳。試剖之。凡言性者。性諸人而天不能奪之謂也。凡言命者。命諸天而人不能奪之謂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以及四

肢之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天能奪諸。然此性原有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撓越。即謂之命。告子乃曰。食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為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何以不謂之性。謂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食色既不謂性。則昏明強弱之性。君子亦不謂性。可知已。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以及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皇降衷之命。所謂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人

卷之四

八三

能奪諸。然此命又是本然之生理。一毫不待安排。即謂之性。告子乃曰。義外也。非內也。正是見

命不見性。孟子則以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有性焉。君子何以不謂之命。謂君子不命仁義禮智於天。而根仁義禮智於心。天道尚不謂命。則言天窮通之命。君子亦不謂命。可知已。二義正與子思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通。必非告子所及。

浩然之氣

浩然之氣天地間之正氣也。非養此氣不足以當天下之大任。然纔說着氣便有一分英雄意在。孟子之擔當世教固在此。其不及孔顏處亦在此。孔子但曰志於道而已。既志於道其氣自然至大至剛。然但養志不養氣也。孟子全是曾子之學。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此亦隱然有浩然氣在。其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便是當大任而不動心之意也。蓋孟學得於子思者。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八十四

至大至剛以直

至大至剛以直。孟子之所謂浩然也。直即人之生也。直謂率其至大至剛之本色。本身上纔加一毫氣。便不直不直便是客氣。客氣不可養也。孟子養氣之訣全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句。勿忘勿助。則玄家所謂火候也。耿先生每提

管室之從先維俗議

後學且毋遂言勿忘勿助。當先求孟子之所謂事。是何事有味乎其言之也。孟子既曰有事何以又言勿正心。此中冷煖最難調貼。豈即中庸之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耶。果爾則持志之功也。然而離却戒懼謹獨工夫。別尋抱玄守一之訣。又是玄門之養氣。非孟子之養氣。當知孟子養氣之功。即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精神之意而已。孔子則渾身是道。亦渾身是志。全不資於養氣之功。周流所至氣血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八十五

却有欠調時候。是以亦染危疾。子路使門人爲臣治喪事而不自知。至於病間方知此養志不養氣之驗也。孟子則終身無大患矣。程門教人靜坐亦是持志之中帶養氣。

集義義襲

養氣而至於塞天地則能配義與道。此朱子之訓也。昔與天臺先生之仲弟子庸論及此。子庸曰善養至大至剛之氣。塞天地間。此集義所生也。配義與道。無是則餒此義襲而取之也。余爲

一一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之躍然蓋氣塞天地則道義從心而出奚用配配之為言以此合彼之謂也只緣平日無集義之功氣自氣道義自道義偶觸道義而以氣配之如今朝士之激於義氣而冒死陳言是也一時理直氣壯亦似剛大塞天地間久而受挫受誣無聊之態百出欲助之長而苗已枯遂多不憐心之行道義不在則氣亦不在而索然餒矣以若人而當大任詎能不動心乎是故當大任而不動心者縱非不惑知命之聖人亦必是知

從先經俗議 卷之四

六六

言養氣之君子

持志養氣

人身中有視不見聽不聞之物而養之則有端倪者氣是也故就養氣者說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人身中有操則存舍則亡之物而執之又無方體者心是也故就持志者說當曰必正心焉而非有事其致則一而已道德經曰虛其心實其腹此養氣之象也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持志之象也

兼論孔孟志氣

孟子之志於學全宗孔子而性體似不逮孔子之空空然為持志上帶着一毫養氣意思孟子養氣之功頗類玄學而不為玄門所困為養氣上自有一段持志工夫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孟子必戒於助長而不為然發憤忘食何以不流於助長憤發於志不發於氣所謂德性用事者也孔子有甚矣吾衰之歎則氣血亦以不養漸虧而孟子之遊齊梁可謂老而益壯

從先經俗議 卷之四

六七

此得諸養氣之功居多也玄門復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之法亦以勿忘勿助成之及其至也形神俱妙則冲舉形與神離則脫胎而孟子不為焉其志自有所在也志何在在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也此所謂能之而能不為者也孟子何以不為凡從事於煉精煉氣之術者志在超生上界耳陽明先生有言得為之性者可以戾於天矣得魚之性者可以躍於淵矣然則孟子之超人

上界之矣何以煉精煉氣為

夜氣

孟子於養氣上得力其論仁義之心亦帶氣上
提人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特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蓋仁義之良心
雖日夜生息無間然恒措於晝氣而復於夜氣
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使晝夜永無間斷耳
其以仁義之心為主則所謂持志也平旦之氣
即是浩然之氣乎曰未易言也此當與陽明所
從先難後獲

卷之四

六

論未發之中參看陽明先生曰未發之中不可
謂常人俱有則浩然之氣亦豈可謂常人俱有
蓋平日不從慎獨上得力則安得有未發之中
不從集義上得力則安得有浩然之氣但言夜
氣亦可謂浩然之端倪耳

知言養氣之原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言當大
任而不動心之原而非孟子學問之原也其原
在存心養性存養之原又在知性知天孔子五

管登之從先難後獲

十而知天命孟子遂能知天乎曰知性知天有

二軌有解悟之知有徹悟之知徹悟中又分二
軌有頓悟之徹有證悟之徹頓悟者徹及性善
本體是知天之發端證悟者徹及天地萬物根
元是知天之究竟孟子已徹性善之體矣故亦
可謂之知天唯知天尚在頓悟場中是以不廢
存養之功至於證悟則何所庸於存養知天命
者頓悟之終證悟之始也孟子雖未至於證悟
亦既知天而事天矣是以能知言又能養氣也

從先難後獲

卷之四

九

學者亦毋輕言知言養氣之學知言養氣尚難
輕言而可妄譚孔子之知天命哉

建白

甚矣集義養氣之難也耿先生嘗就言事者演
陽明先生格致誠正四義曰即今建白者雖是
正言謹論淵謀閎議第有纖毫名節意在是固
毫傑之作用視聖人作用猶遜也如當時目及
民瘼之孔棘國是之大清不得已而憤發一舉
不為一己利害贊毀所撓便是從無善無惡之

一一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性體發出也。一舉而上契宸衷，下對輿情，斯則物格知致已。先生斯言，不但貫大學格致誠正之旨，亦貫孟子集義義襲之旨。愚在朝亦微有所建白，反此良有愧焉。

孟子悟門

道必由悟而入。嘗疑孟子七篇中言仁義蓋詳獨未得其入頭處。今乃知其見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中也。其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此是孟子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十一

之悟入處也。當其私淑諸人之時，必從四端中有所感觸，恍然悟到性體之一毫無滓處，信得性無不善，而日充之，有火燃泉達之意。知言養氣皆從此出，然其所觸何端，亦不可得而考矣。觀其狀，牽牛入井之情況最親切，得非從不忍之端入耶。然學者之悟門多端，又不可粘定四端說，或從見色聞聲而入，或從澄心靜慮而入，皆不可知。蓋有不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上觸發，而於渾然全體中發出端倪，其悟或有

大焉。此亦在擴而充之也。既從全體上發悟後，復觸着一端，則無一而非火燃泉達之勢矣。此端最難名狀，必欲於難狀之中狀之，舍四端殆無可言者。孟子所以點出牽牛入井之景也。然牽牛入井二端，孟子亦特借此指出良心真切處，令其識取，如不識取，亦便混過，即暫識取而不充之，旋即埋沒，何火燃泉達之有如謝上蔡得伊川玩物喪志一針，即面赤發汗，浹背揚慈湖得象山剖扇訟一撥，即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十二

方是真從羞惡是非二端上發悟本性，且能擴而充之者。而禪門之悟境多不然，愚亦薄有悟頭，却不在四端上發，亦不在禪案中發。

四十不惑合四十不動心

學唯悟境不可言一言便落光景，亦不可執一執便落窠臼。孟子真有大悟者也。觀其從四端中撥出性善，必是發悟之時，洞見先天真一體，一毫污染不得，方敢道出此語。因而知言養氣四十遂不動心，非逼神光雪際安心，慧能燈

前見性之悟境不能也。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然則孟子之不動心，遂同孔子之不惑乎？愚又不敢輕許。孔子之不惑，隣於知天命矣。孟子似有微惑在焉。為其於孔子之知至知終處，猶有一塵之隔也。然則與顏子之一日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仁之消息合否？曰：近之矣。吾猶疑其不動心中，含有一點浩然之氣，不無克己未盡處也。非謂養氣碍於克己，謂養氣中難盡己心也。孟子全與曾學相符。管子啓手足時戰兢之念，俱泯則孟子啓手足時養氣之功，亦必泯。吾知其達於顏子之不違矣。

仁聖二學

孔子之道，雖曰一以貫之，而學則有仁聖二脉。孔子仁聖合一者也。天下亦有近於聖而仁未至者，優於仁而聖未入者，則一貫之分量亦不同。在顏曾思孟四大賢則奚若？曰：顏子聖人之二貫也，子思近之，曾子仁人之二貫也。孟子近之，此中消息最微，而往哲復多圓語，實非粗心。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十三

者之所能測，如克己復禮，本聖學也。而孔子以答顏子之問仁，則圓聖學於仁學，忠以行恕，本仁學也。而曾子以發孔子之一貫，則圓仁學於聖學。子思之中庸，豈不極重脩道之仁，而究竟則在聖學上。故以至聖至誠，無聲無臭之天載終之孟子之七篇，豈不極重時中之聖，而究竟則在仁義之學上。故以君子反經，竟舜文孔之道，統終之。蓋仁必含聖，聖必含仁，道本無二體，而作聖必以仁學，識仁亦以聖學，學亦無二功也。然仁學必從立人，達人上發端，充其量于博施濟眾，聖學必從何思何慮上發端，極其量於知化窮神。其脉亦自有在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何思何慮之脉，發立人達人之心，以立人達人之功，盡何思何慮之量，是為仁聖兼該。非孔顏不足以與於此，而中庸能發其蘊焉。其次則必由仁以入聖，觀孔子答子貢之問博施，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顯是聖在仁之上也。孔子自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言仁不如圓。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十三

一一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則謂仁量難滿而聖量更難滿耳其實孔子聖而顏子亦聖矣曾子可謂仁人子思得家傳之聖學孟子希聖之志尤銳其等猶在仁人之科歟聖不可以懸思而仁則可以力勉吾故謂志學必宗孔顏闡道當稽子思而造端必由曾孟之程途入也

聖學一為要

聖學始於悟終於證悟證之間則有脩脩即仁者之事也佛氏言悟言脩亦言證而孔門恒言從先維俗議卷之四

九五

脩字言悟證此隱聖學而顯仁學投後學之機也亦微有發露聖悟聖證處聖悟露於朝聞夕死一訣中聖證露於窮神知化一詮中平日則皆言為仁之方不言所以作聖之要周子却為補此一宗曰聖學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此與克已復禮之義正相違學者不能生而無欲則必克已復禮而後可以無欲克已云者無我之謂也既無我更何欲仁

愈世德堂印行

學以無我為要聖學以無欲為要其義正同但無我可以盡仁而無欲尚不足以盡聖學者須知入聖必以仁學然不可謂仁學之外無聖學周子之言聖學即孔子告顏子之仁學也聖學之至在乎窮神知化則周子含在太極圖說中矣周子尚以聖學提人程張諸子唯恐聖學濫於佛學其於窮神知化四字往往淺其地步深其義理以解之而謂佛氏之四智六通皆妄語此始以仁學局夫子而以聖學一宗拱手而讓從先維俗議卷之四

九五

出世之宗徒也學者於此不嫌另具一隻眼行則須踏實地始得

克已字義

克已二字是聖學仁學第一義而近儒巧為之解以能訓克以自訓已謂克已復禮乃能自復禮也然則復禮之上克已二字可削矣按左傳載有孔子傷悼楚靈之言則克已復禮為仁原係古語而孔子即引之以告顏子耳其對楚靈王說實重克已二字而別傳於此二字且有不可

書克而書尅者尅已亦可以訓能自乎。蓋儒聖
提人多危詞不類禪門之尚輕巧而後儒動多
輕巧之訓則亦從禪案中染來也。朱子絕不用
巧此是善解經書處。獨以貧饑訓屢空以生財
訓貨殖則亦嫌於太陋。且失于貢之實。此則當
從註疏原解者也。較之近儒以大學誠意章之
自慊作自謙以論語首章不亦說乎之悅作說
則陋而且倍矣。

太極圖西銘宗祖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六

程子推尊張子厚西銘以為韓子原道宗祖。愚
謂太極圖說又西銘之宗祖也。西銘言及乾父
坤母民胞物與委是仁者渾然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之意然使不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而作此解猶屬意想。且人與天地萬物許多障
隔豈是塵勞暫息時一點油油煦煦襟懷便能
合為一體必也轉識成智之聖人乎。不能轉識
成智合根塵於無極太極生天地之初而曰
萬物一體其去禪門之合頭語一間耳故太極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圖是西銘宗祖而太極圖之為宗祖亦非以其
說之能窮造化根因已也。無欲之學周子實身
有之故與其能圖太極能說無極。程子親受業
於元公乃掩元公之太極而尊張子之西銘吾
不能為之解。

周子圖宗方矩

周子說道至於太極通書子思之後無兩矣。而
持身又最謹嚴為政又甚嚴密當道有不合寧
委告身而去不肯殺人以媚人。所至洗冤澤物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七

寧以身觸瘴癘不憚深入窮鄉。既得二程即以
與起斯文屬之退處潛龍之地。王介甫之贊亦
卻焉。此所謂以圓宗出方矩者也。其稱中興之
道祖也。允宜近儒言道頗有追及元公之圓宗
者究到方矩便乖。

周子合程朱學脉

周子以無欲為聖學之要正是一以貫之嫡派
與孔子發成九四憧憧往來義通。孔子曰天下
何思何慮一致而百慮。此聖學之發脉處。天道

一一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0177 20708

熊世德堂印行

人道皆統焉正所謂一為要也從此脉進於精
 義入神利用安身為人道之極又進於窮神知
 化為天道之極此意亦唯周子見之故於無欲
 下言到明通公溥此非孔子不惑顏子不違之
 境乎僅結之曰庶矣乎謂明通公溥猶是精義
 利用境界非窮神知化之境界也窮神知化孔
 子猶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周子敢輕道之
 哉則但以庶矣乎三字結在明通公溥之下而
 已甚矣周子之言似孔子也其點出孔顏樂處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六

以誘程淳公入道尤高蓋孔顏之樂處從無欲
 中出即使淳公尋無欲端倪也淳公會得此意
 遂能轉樂體為仁體義見識仁一篇曰仁者渾
 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
 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淳公之深
 造自得處也識得渾然同體之仁而不防檢不
 窮索本是仁聖合一之學脉而稽其所造但合
 仁者忠恕之一貫未達聖人精義入神之一貫
 何者仁學貫於經世而聖學貫於出世淳公猶

未能以孔子之一貫貫釋氏之一大事因緣也
 然其心境之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亦可謂升一
 貫之堂矣正公則尚有防檢窮索意在其曰涇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涇養進學為兩事
 則用敬必須防檢致知必須窮索與一貫之脉
 尚差一針故未達乃兄一間而師道却振於乃
 兄蓋其繩墨可守也考亭夫子實宗之翻其案
 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即正公主
 敬致知交相養互相發之學脉而語意較圓蓋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五

致知而反躬以實之則知行猶非判然為二也
 但其註大學則以格致屬知誠正屬行註中庸
 則以學問思辨屬知篤行屬行畢竟知自知行
 自行欲窮理則必讀書而反躬又是一事欲反
 躬則必主敬行恕而窮理又是一事雖曰交養
 互發而心機必有不貫處若大學之所謂格致
 誠正中庸之所謂擇善固執即是一以貫之之
 工夫但有安勉生熟而無知行界限者也其集
 諸儒之大成以師百世則以涇養省察之實學

扶忠孝節義之大綱有宏施焉而於孔門一貫
脉絡畢竟湊泊不上蓋後世心竅已粗不必道
臻一貫而後可以輔世也朱子晚年亦大徹而
訓註已不及改矣儒者但欲匡扶世教立衰世
之砥柱乎程未之教自足如欲反到性命源頭
以求夫子之所謂一貫也不嫌於傳註外探周
子無欲作聖之脉焉

尋孔顏樂處

尋仲尼顏子樂處果是入德之門乎未盡也元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一百

公益投大程夫子之機而云然也孔子十五志
學顏子仰鑽瞻忽以求道豈其以尋樂入門哉
孔顏之樂生於見道後耳人心無欲自樂孔子
空空如也顏子屢空焉得不樂樂中亦自有憤
亦自有憂與樂體全不相碍唯教人不見意趣
必不樂學故孔子亦提時習之悅朋來之樂而
記者筆諸魯論首章良有深意則元公尋樂處
之說亦不獨投大程之機而已但當辨孔顏之
樂處與曾點童冠借遊之樂處其豈微有不同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禮也仁必合智
而成聖智或掩仁而為狂此毫釐千里之幾也
昔嘗以此義質諸耿先生矣亦緣先生於督學
時曾答一生尋樂之問曰世儒輒言尋孔顏樂
處孔顏亦有憂處何不於憂處亦一尋也此旨
最妙蓋樂處即是憂處樂從見道中出憂從望
道中出但知孔顏樂處不知孔顏憂處其樂必
浮鮮有不入于狂者豈但入狂亦將入於無忌
憚之中庸今有一種豪夫稍見大意即便猖狂
自恣說到克己復禮處不以為第二義而掃之
則以輕巧之見解文之此病緊從泰州流來而
狂禪復為之助其瀾學者不可不戒

先憂後樂

先正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蓋終其身無一日而可樂也此不可
以顏子簞瓢之樂格之亦不可以曾點舞雩之
樂格之而孔子必有取焉何者顏子之樂乃君
子依乎中庸遊世不悔之器量也而范公則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一百一

一一九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堂憂民曾點之樂乃君子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之宵襟也而范公則江湖憂君是安可以一格取裁蓋顏曾久受孔子薰陶曾中並無障礙不於世上起平地風波故隨處皆樂而范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亦是大乘根器非規規於事功者孔子賢顏子亦賢禹稷與曾點亦不薄三子則於范公可知試觀歸曾之後猶請討陳恒且以未喪之文為己任亦隱然是先憂後樂之衷也近時譚學家往往高擡曾點之樂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一百一

而薄視范公為不聞道此不知應化聖賢之矩者
 名節道之落籬
 名節者道之藩籬格言哉即如伊川考亭二夫子豈謂其見地能齊孔子而學者景其行若山斗奉其言若著龜則以藩籬之固也蓋至於姚江之衰而藩籬乃盡撤矣辭受進退之間多踰大闕而於辭受尤濫然非姚江之過也當時及門高賢作備者誰乎吾最惜肝江羅先生足稱

姚江亢宗之孫而於此多放過處也

行已有恥

孔子論士品首曰行已有恥論成人則曰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蓋行已而不知恥即非士品得不思議危不授命久要忘其平生即不成人乃猶談仁談義談性命之學吾誰欺欺天乎

取予得失二關

先儒謂伊尹格天事業從一介不取一介不予中來有味乎其言之也世未有多欲鮮恥之徒而可以樹蓋世之功名者至於功名之際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可以得天下古人尚不屑為今有口談仁義者為一官得失之故其於行一不義捐一不辜而得之豈非孔子之所謂鄙夫哉愚恒以此三省自幼至老雖於一介不取予處猶不能與格天之聖一一打得對同而得失關頭頗能自樹纜有纖毫枉尺直尋之萌即便掃去非欲矯情立名實不敢為孟子之浩然

卷之四

一百三

也生平但以一刺干人一言媚人而希援引。浩然之氣。後矣。老而自反。能無愧乎。每見世有同舟風波之士。事後多相負。遂過責而成仇。負者固大不義。而仇者亦欠寬洪。皆由未照千生之因果故也。愚頗有省於此。身處高允之地。必不敢負。崔黑子處介之推地。必不以歲寒之松柏誅人。

毀與關難過

士於得失關猶易過。唯毀與關最難過。蓋得失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一四

之風波。在一時而毀譽之風波。終吾世也。人情聞譽則欣。聞毀則戚。亦只爲不通因果之理。果通因果之理。則毀之出於有因者。却是爲我懺未盡之過。毀之出於無因者。更是爲我銷多劫之愆。何芥蒂爲若譽出於不虞。則反是增罪消福之因也。達人亦有明知此義。而不能遣諸胃中者。何或者自反。猶有不縮處耳。近遇一友言及孔子嘆人莫我知。知我者其天乎。以爲孔子與天相知。則於人之知不知。曷計焉。爲之擊節。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嘆賞

毀者士之常

昔人有言。貧者士之常。當知居今之世。毀者士之常也。馮太史開之嘗云。盜憎主人。盜豈與主人有仇。所利在此。所害在彼也。故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賢士之見嫉於不肖。正與美女之見妬於醜婦。同妍媸相形。勢有不得不然者。今當四海爲家之日。朝士猶或隱忍相容。而居鄉之嫉妬。更甚。儘有同負時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五

名而相詆相厄者。此真衰世之風也。若乃道不相謀。不信心。而信迹。如仲尼之見毀於叔孫武叔。又不足怪。已仲尼雖有武叔之毀。而魯多君子。歸向者亦多。是以猶應見龍在田之象。假令生於處士橫議之鄉。又乘重剛不中之位。竊意毀者豈獨武叔哉。子西桓雅漁父盜蹠之徒。將交發而並至。在田之德。施亦隱矣。然而孔子之爲孔子自如也。孔子乃萬劫之孔子。非一生之孔子也。孔子亦不以萬世朝祀之報爲歸宿。故

一二〇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愚也德非孔子而所遭似更寒焉受此風波最多嘗此滋味最熟何敢自負知我者唯天唯念到孟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於此中受益不淺矣

家邦必達

孔子答子張之問達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又極惡夫觀察下人之不以誠者從先維俗議卷之四百六十一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中消息穩當便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不流不倚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達自巳達謂家邦皆無障礙非能必家邦之有令與也

聖人心平如水

聖人心平如水於恩仇了無芥蒂季桓子卒道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歸魯之後以君命請討陳恒而康子竟拒其請

其於孔子薄矣而孔子處之坦然問弟子孰為好學仍以告哀公者告之問殺無道以就有道則告之曰子為政焉用殺開心見誠待相知不過如此此等氣象豈淺丈夫所能忖量蓋置其身於天地萬物之外忘其沮我遏我也不然不尤即此可見嗚云若無天度量怎得聖胚胎是可為處權貴者之法

孔子是非不假借

孔子不以一己之稱譏用舍為恩仇而於天下之公是公非却又分毫不假借季氏舞八佾則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旅泰山則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伐顓臾則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蓋事關紀綱風化之重持論不得不嚴雖然不有孔子之素望而輕發此激烈之言未必不召殺身之禍故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

事君二局

吾嘗謂大臣事君止有二局非周公之迂身事

君不避流言之謗則孔子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管仲正祖周公之局不以匹夫之小諒自經而三歸反玷以分君過其結局在於取威定霸樹九合之勳名於天下其敵也必枉尋而直尺孟子正祖孔子之局寧所如不合必不肯以詭遇獲禽其結局在於明王道正人心立天民之榜樣於天下其敵也必迂遠而濶於事情然孔子之以道事君儘寬儘恕內雙六人如桓公尚以爲正而不譎而管仲之一匡天下不復以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二百八

召忽之死誅之使處周公輔成王之地其迂身何難縱不遇成王而遇桓公但不若管仲之三歸反玷而致曲亦自有道只緣未遇周公管仲委任之主則迂身之道何施唯有循事君之正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而已孟子原非迂身事君之格其守定不枉道而徇人之繩墨最當然必以已格物過卑管晏之功名則猶有末俗苛於責人之病在也孔子終身不以已之所能者愧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病人吾儕當奉斯矩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武未盡善

非程朱不能張孔子之學然亦有埋沒孔子頭面處不但乾元統天群龍无首妙義而已亦將其尊王之意而埋沒之即如孔子評韶武之樂謂武盡美未盡善特謂武樂失傳不如傳韶樂之令人忘味耳此見於賓牟賈之問荅問武坐致右憲左何也曰非武音也問武音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既失其傳安得如韶樂之作季札一聞之而嘆其如天地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二百九

無不覆載哉據朱註所訓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則孔子無乃以庶人議天子以此爲訓安得無妄議朝政之山人

下流訕上

孔子賤今之從政者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孟子賤公孫衍張儀曰是焉得爲大丈夫哉此皆上流裁下流之語今有盜名盜利之僞夫雖黃士大夫之立德立功立言者總謂之下流訕上流蓋有立言於詩文中而雖黃有德有言之

一一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士猶然是下流訕上也。不挽此風，鄉評亂國是亦亂。

士不往召

士往役不往召。古未之前聞也。此義殆起於戰國。而孟子以重道之義發之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然天下豈有既名曰臣而猶不可召者？此亦權辭耳。古者天子但有不可召之師，而無不召之臣。諸侯上壓於天子，下夷於友邦，乃有不召之士。然而凡言不召者，苟非幼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十一

所嚴事之畏友，則必月告存日有秩之者矣耳。非是分不可召，乃是義不可召也。若曰分不可召，則匹夫以抗君為義矣。惡乎可戰國時，何以獨倡此義？殆從竊國之諸侯起也。戰國七雄，竊國者居四，齊魏韓趙是也。田和魏斯之流，不折節於賢士，不足以得國人之心。而士有薄其竊國者，或不屑受其禮遇，而故拒之傲之。即段干木之踰垣而避文侯，田子方之途遇子擊而不為禮，其徵也。當時段干木必心鄙文侯之竊國

而不屑於見。子方則與卜子夏同為文侯之師，故儼然自挾父師之重，以臨子擊也。不然，則二子當受華士之誅矣。孟子折衷不見諸侯之義，竝以段干木之踰垣、泄柳之閉門為過。吾竊以為段干木之踰垣未必是過，而孟子之以王道說齊梁亦未必便是中庸之道也。何者？齊宣梁惠去竊國之祖，僅再世耳。竊國甫再世，而子孫遂以王道王天下，奸雄何事守行不義殺不辜之禁，而不以王業開子孫也？一王天下，不但朝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十一

秦楚亦當朝周。周鼎將入齊梁之境矣。是時周室誠不可扶。然何至以齊之時勢較文王謂齊王猶反手事半文王而功倍之？竊恐孔子生戰國之世，未必如此。孔子生於戰國，不為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則為伯夷之隱於北海，柱下可潛亦潛。帝秦可止亦止。大槩依中庸以避世而已矣。子思真得乃祖之家法者。故當三晉田齊竊國之際，仕魯亦仕衛，而足迹不入齊梁之庭。此其微意可知也。至於居衛有齊寇，則曰如彼太

君誰與守殊不以不召之節自高其於繆公友
士之間有所不悅則爲繆公既以師道事我而
復以友道問我非稱情當機之間也得無穉生
醜酒之感乎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其幾或在
於此而吾猶疑七篇中不無訛傳卽子思與繆
公一段公案未必是實錄也蓋子思唯然守孔
子爲下不倍之矩而孟子之放鬆處多矣孟子
之不愆孔矩者在不枉道而從人之大節不在
陳王道於齊梁宋儒於此有欠察處而後世山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三

孔子挽回天命三事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舉動必合氣機而有三事
不類知天命之所爲者孟氏之成不受墮而故
墮之衝輒之名不可正而欲正之哀公三子必
不能討田恒而請討之豈其輕發淺謀始示人
以名義而已也成雖不墮而費邱墮矣當時自
無因成之難墮而并留費邱之理成不墮則何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辭於叔季二氏故不得不圍圍之不克是子產
之所謂國無政非孔子之失謀也衛君待子爲
政而夫子乃曰必也正名乎此隱然示不仕輒
之意也以拒父爲尊祖名義不正孔子亦知其
不終有衛矣討恒有二意一在警三子之不臣
一在實春秋之虛筆也春秋嚴誅亂賊而當機
乃放過陳恒麟經無乃買名之虛筆乎故雖絕
筆獲麟之後猶有此請蓋聖人之言必顧行也
然使魯國之力不能討恒夫子亦必不請故傳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三

又述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
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又聖人之舉必量力也
伊川乃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
之則迂甚矣愚嘗謂孟子論王齊全憑勢力勢
力可跨文王之上遂謂事半功倍曾不思天下
不當定於竊國之子孫陳王道何爲此亦策士
之餘謀耳伊川論討恒全憑名義名義可與問
罪之師遂欲徧告王侯曾不思當時天王已不
能行河陽之待伯主已不能舉召陵城濮之師

一二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徧告何為此亦腐儒之疎見耳以言乎經綸天下之大經吾皆未之敢許蓋孟學於孔子之知命尚達而程學則於孔子之不惑亦達也若孔子三事則從知天命中出而知命中尚有挽回天命之意在至於天命有必不可挽回處而成不果墮各不果正恒不果討則聖人亦未如之何也儒者必曰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化之人亦屬迂說。

孔子不仕周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五

嘗疑孔子以三十五歲適周但問禮於老聃而不求仕越一載魯亂適齊却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不仕天子而仕諸侯何也曰夫子意在尊周不仕周乃可以尊周也凡仕於天子者義不復臣諸侯仕於諸侯者義不復臣大夫周室東遷之後天子不能以王道令諸侯而諸侯却能以伯圖尊天子孔子不得不舍天子而之列國也至於歷聘七十二君無一可與張王室者乃復反魯而筆春秋以見志焉故孟子曰春

秋天子之事也王燭曰忠臣不事二君此君亦當從天子說若以諸侯當之則孔子所事且不止於二君矣

聖人不輕就

聖人不擇宮而仕至於德尊望重之後亦有難於輕就者故未宰中都之先委吏乘田可仕高昭子之家亦可仕及以女樂去魯之後亦有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至於自衛反魯之日哀公待以賓禮三子皆在子弟行中非委國而授之以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五

政自無輕就之理不但委吏乘田不可為雖中都亦不可宰矣易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夫子以極相事抑強臣去魯亦蹈亢龍之迹亢則高而無位能不以未喪之斯文終乎

伊尹五就湯桀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不嫌於事二君乎曰湯事桀故尹事桀事桀即事湯也豈謂二君既事之何以伐之曰此天吏之萬不得已也如言奉天伐暴則奸雄孰不可以天吏自居此正來世口

齊湯之自負慝德者也。仲虺之誥道及湯之苦心曰：肆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蓋湯桀之不兩立明矣。使湯死而天下之人不欲與桀俱亡，湯亦何愛一身之死？唯天下咸懼湯之死於非辜，湯乃不得執匹夫匹婦之諒矣。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當知易言革命，故以湯武並稱。若論君臣之際，則湯與文王正爲一例，而武非湯例也。湯嘗事桀而入夏臺之囚，武王繼文稱王。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六

未嘗一日事紂也。故湯有慝德，武無慝德。孟子答齊宣之問亦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不言誅一夫桀，正爲湯雖無弑君之心，而亦有弑君之迹也。故曰：天吏之萬不得已也。善處無道之君，必也文王乎。

文王至德

湯雖以臣放君，而稱王却在桀既放之後。然不免有慝德。文王雖以三分有二之天下事殷，而稱王似在紂未伐之先。孔子乃以爲至德，何也？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此當參孟子論世之案。殷周並屬唐虞世之分封侯國，而子孫世守之，第以德轉相君臣，非若秦漢以後分定之君臣也。即使文王朝出，姜里夕率諸侯以伐紂，亦似越王句踐之初，臣夫差而卒滅之。天下不得以伐君罪句踐，而文王乃率有二之諸侯以服事殷。此人之所難也。末年殆以有二諸侯之請，稱王九年，時雖與紂爲敵，國不朝不聘，而猶隱然以共主存之。此與湯之慝德有間矣。其時亦緣紂雖極暴，尚憚文王之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七

得衆而不敢先發，故文王得而全之。觀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可見也。設使處湯之地，與桀勢不兩立，則亦未必不負湯德之慝，而集大統，卽集大統亦何損於文王之聖而至德則隱矣。文王之所以爲至德，在乎力能勝殷而不用其力，不在乎名當稱王而猶以伯稱也。春秋以前之世，德盛則諸侯可推而爲天子，德衰則天子可夷而爲諸侯。此常事耳，安得以春秋後之事例裁之，或疑民無

一二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二王文王安得稱王於紂在之日則牧野未陳之先武王亦既以周王發商王受並稱而曰唯有道會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矣武王蓋以西王伐東王非以西伯伐天子也戴記中庸篇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而不言追王文王則末年之易稱伯而稱王何疑泰之周詩雅頌皆然獨與記中大傳之文不合大傳謂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王季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頁六

此漢儒附會之說據入戴記中不類中庸篇係子思之的筆出自孔壁者也大槩論君臣於三代之上與春秋之後不同三代之上有百世之諸侯而無百世之天子以諸侯在封建中天子在推戴中也封建革而郡縣興天下定於一矣中原雖有分據之時而天子必無比有之國假其權而攘之則不義世其思而倍之則不仁是安可與湯武之世例論也是故文王稱王九羊而不克紂孔子猶以為至德曹操一議九錫而

不稱帝君子即以爲不臣論世之道存焉耳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之筆二千餘年不決之大疑也胡氏謂孔子以夏正朔改周正朔固是以無王之筆坐孔子諸儒必謂魯史以夏時之春冠周之子月亦似以不經之制坐周王愚蓄此疑良久而於公羊傳有省焉則恍然如涉文武周公之世而想見其心事也傳曰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此可以判春王正月之案矣春果借夏時之春而正月實周王之子月也曷爲係春於周之子月武周雖集大統制禮樂不敢易文王之正朔也文王曷爲春其時而冬其月稱王之意不起於文王而起於三分有二之諸侯也文王豈欲自改正朔哉諸侯欲王文王請以冬十一月爲朝賀之期以別於商王之十二月文王不得已而從其請也亦如孟津之會諸侯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頁九

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然何不直以冬十一月為正朔。而繫之以春。曰三正之來久矣。改元必以三正。正月必從歲首。春歲首也。諸侯以歲首行朝賀事。史即以此紀年。爾然則武王既革殷命。何以不正夏時之統。曰武王雖革命。不敢以創業自任也。一一歸功於文考。觀其誓師之辭。曰予克受。非予武。唯朕文考無罪。則安敢易文王九年改元之正朔哉。曾秉周禮。其史又安得不以春王正月書也。公羊與穀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十一

黃登之從先維俗議

朔指授時之政耳。朱子援言夏小正之屬。得之尊王賤霸。

儒者動以孟子尊王賤霸為口實。亦捕風捉影之談耳。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此言三王之所以為王。五霸之所以為霸也。王霸命名之初。義則不然。改正朔以朝諸侯。諸侯以父事之。之謂王。王奉正朔以合諸侯。諸侯以兄事之。之謂霸。皆行仁。非假仁也。是故文王先稱西伯。後稱周王。而武王克商之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之二伯。康王初立。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竝以伯主行純王之道。此豈以力假仁者哉。以力假仁。但可以論桓文之伯。不可以論文周召畢之伯。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譏。亦不可全謂之假仁。而管仲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受下。卿之饗於周王。不但有仁者之功。亦有仁者之心焉。其以射鉤就楛之嫌。而迂身以分君過。則仁人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極口稱之。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徒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十一

一二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以其功而已哉。蓋使孔子得位於春秋之世，豈得行湯武之放伐，唯有九合諸侯以尊周室之事為可行而已。有所征討，勢亦不能一一請命於天王。即文王之伐密伐崇，曷嘗先請王命也。軍機貴速，貴密，捷則告成於王，先發後聞，無不可者。蓋管仲之一匡天下，已先得孔子之同然矣。茅楹車之囚，孔子必不就。三歸反玷之事，孔子必不為。其幾又在於始進之慎，不慎而不在得君之後也。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又不在三歸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頁五

反玷上而在耻功名之不顯，詭遇以成一匡之功。與堯舜淨雲事業之度量較遠，故不得謂之至仁。而以假仁槩之，則孟子之苛論也。孟子研王霸之幾，誠有功於萬世。但觀其引曾西之語，似以管仲合諸侯尊天子之功烈為卑，而以王齊反手邁文王而竟追湯武之功烈為高，畢竟兼弱攻昧之意多，興滅繼絕之意少。豈無一毫霸幾伏焉。夫苟以德行仁，則如西伯之存殷，桓文之存周，有何不可，而必以湯武之革命為快

也。故以孔子之仁，管仲繩孟子之卑，管晏然有商量在，而宋儒於此，衡鑑大欠公平。不研其幾，至於充類至義之盡，必有認王作霸，認霸作王之弊。乃功名富貴之徒，蒲腔子是假仁假義之根，猶以尊王賤霸為口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吾耻之矣。

吳楚不可稱王

湯可以放桀，楚何不可以問罪。文王可稱王於殷之末世，吳楚何不可稱王於周之末世。而春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頁五

秋不假借焉。何居。聖人但許以仁易暴，不許以強凌弱也。以強臣凌弱君，亂賊無時而息矣。是故齊桓晉文，猶不得罪於湯武，而操懿奔溫之屬，則大得罪於桓文。孟子許田和魏斯之子孫，繼周而王天下，吾亦謂其不可以訓也。陳王道於齊，梁殆不如。陳王道於秦楚。

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不為

孟子謂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此論仲尼於禪受

之世也。如論春秋以後之世。當日匹夫而有天下者。君必若桀紂。而又未嘗受君一命之恩者。故漢高可有天下。我聖祖又執而上之。若

唐宋則俱有慙德也。隋煬之暴。非不浮於桀紂。而唐王已受隋爵矣。似無資其勢而禪其統之理。宋祖之黃袍加身。此晉王匡義之陰謀。非宋祖意也。心雖可質。諸天然無樂殺之拜書。終難見柴世宗於地下。裁之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案。皆有愧焉。操懿莽温又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五

箕子為之奴

箕子寧為殷奴。不為周僕。仁人哉。武王封微子於殷之故墟。賓之也。封箕子於朝鮮。賓以其罔為臣僕。而邦之荒服之外。示不敢賓也。可謂兩得其道。夫然亦唯殷周之世為然。秦漢以後。鮮有繼絕世舉逸民如武王者。亡國之大夫不死。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節則高蹈而已矣。文文山之從容就義。謝疊山之自甘餓死。豈不毅然大丈夫哉。趙孟頫有慙德矣。

殷有三仁

殷有三仁之案。非聖人不能斷也。使以宋儒之見評之。不置是非。亦置優劣矣。然其斷王諸呂之案。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當以狄仁傑為法。則亦有仁三仁之遺意焉。至於陽節潘氏之斷。乃謂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則三仁必有入何參平勃之科者矣。今世儒生之見。多類潘氏之見。國有大故大疑。吾懼忠賢之難措手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五

至德仁人

論語中稱至德者二。曰文王。曰泰伯。稱仁者四。曰微。箕比干。曰夷齊。曰管仲。曰顏子。文王之至德。易見。泰伯之至德。難見。顏子之仁。易評。微箕比干夷齊管仲之仁。難評。智者於孔子之仁。顏子便知其江漢秋陽。鳴鶴之性。體於孔子論泰

一二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伯文王微箕夷齊管仲之仁便知其所以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矣

中國之士仕元

世儒有病許魯齋吳草廬之仕元者此苛論也天下無無君之世生長元疆而又不僭宋爵則仕之而已矣唯古者將死鼓士死綏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而宋臣多以軍敗力屈降虜則不仁之甚也趙孟頫雖失節以膠鬲微子歸周之祭其罪猶當未減焉而呂文煥之流真是罪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美

不容於死許吳二君子固不嫌於仕元其時亦有潛德君子義不仕元者孰俟孰劣曰易傳有之天地閉賢人隱當瘴風襲人之世君子能儉德以避難乎未必非中庸遜世之標也論人則毋以一格裁之孔子仁夷齊仁箕子必不惡夫不仕元者仁微子仁管仲必不惡夫仕元者

元臣事

聖祖

我朝開國文臣如宋潛溪如劉青田並登元進士而委身以事聖祖得無奸不事二君之

律耶曰春秋後創業之君唯我聖祖當越

格而論其出不階一命舉中原之羶風而一掃之功既高於湯武自起兵以至即位未嘗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德復協於堯文當時士有失足夷廷而未受其厚養者出幽遷喬以應雲龍風

虎之會此即膠鬲之棄紂而歸文也庸何傷若以論於蠻夷猾夏之世則不可蓋取天下不如

聖祖登進士不在夷邦還以不事二君為正

聖人人倫之至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七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自聖人而至人倫之變亦自聖人而至自堯舜以至孔子並未

有不遭人倫之變者堯舜有朱均之子舜禹有賤鯀之父湯文有桀紂之君周公有管叔之兄

蔡叔霍叔之弟孔門有三世當出之妻此釋氏所謂缺陷世界也非但天降大任於是人以此

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亦為未至聖人者立榜大其心曾寬其眼界使知遇變之不足為君子病焉

天王明聖

韓退之以幽操發文王姜里心事曰臣罪當誅
今天王聖明此違情之論也先儒以其言足勵
臣節故表之在聖人之直道豈如此至德如文
王亦但安義安命不動一毫怨君等君之念而
已何至遂奪是非之心自謂有當誅之罪而以
聖明目紂哉甚矣文人之論之不情也周詩痛
厲王之不君借文王以寓刺曰文王曰咨咨汝
殷商此乃忠臣憂君實語孔子亦曰我觀周道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首天

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共衰矣蓋聖人必無違情之言

孔子身任綱常之重

孔子雖獵較而薄書必正雖徵服過宋而歸魯
亦不徒行雖不能止三桓之拜上而自拜則必
從下雖不能追討季孫意如逐君之罪而陳恒
則必請討此以一身任綱常之重而不輕放過
目前者也使在今日其所以匡朝範俗之大槩
可知也已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孔子事父兄

孔子三歲而孤其先兄則歿於孔子未生之日
故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
兄未能也不曰不得父兄而事之乃曰事父事
兄未能蓋聖人宅心之虛反已之厚如此乃今
有父不能以孝事有兄不能以悌事而猶口談
聖人君子之道若將跳身於人倫外者行已有
耻之義何在哉

五常以重奪輕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首无

天下惟三綱之重不可奪五常中則有以重而
奪輕者故臣無叛君之理子無叛父之理妻無
叛夫之理其重不可奪也君有必誅之臣則寅
僚之誼為君奪孔子之所以誅少正卯也父有
必誅之子則兄弟之誼為父奪周公之所以誅
管蔡也此謂以重奪輕以此義推之諸侯欲危
天子大夫必以死諫不可諫則逃之父欲危其
祖子必以死諫不可諫亦逃之妻欲危其夫妾
不必以死諫當為夫白妻謀不可白則死之此

一二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中皆有天則存焉

朱均伯魚

孟子謂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孔子則才顏子而不才。伯魚今考其世。朱均特對堯舜而稱不肖耳。書曰：虞賓在位。丹朱甘作虞賓。無一毫伎舜受天下之心。後世有此不肖子乎。伯魚亦對顏子而稱不才耳。見父獨立則趨而過庭。聞詩聞禮則退而就學。後世亦有此不才子乎。堯之不肖。天下與丹朱也。為其器訟也。口不道

從先雅俗議

卷之四

百五

舜禹事父母

嘗疑玄德如舜何以不能早得瞽瞍之心。此非但以瞽之變後妻溺少子已也。亦以父子格局相反焉。瞽蓋一鄉善士之格。而舜則天下萬世

世德堂印行

善士之格也。瞽但斤斤保守爵土而已。舜乃善與人同。自得七友之後。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瞽殆嫌其務外而不情也。是以逐之。歷山逐之。河濱雷澤使其自作生理以困之。又不為之納室。則甚矣。然則安得謂為一鄉善士。曰自暴至於瞽瞍無失德者。此亦史氏之言也。既無失德。非善士而何。善士何以稱頑。曰此亦四岳以舜照之。而目其為頑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心則德義非聖。即賢然則古今之頑父豈少哉。子非聖則不形父之頑耳。瞽瞍之為頑父。正鄉黨自好之流也。惟其為鄉黨自好之流。是以終格於舜。使如鯀之方命。地族則雖堯舜之君亦不能格矣。而况於子乎。是故鯀之難為禹也。不如瞽而鯀之不可格也。尤甚於瞽。舜但流於一時。而禹則遂成終天之恨。卑官惡服以終其身。有以也。噫。吾儕觀二聖人之所以事父母。措身寧有地哉。

從先雅俗議

卷之四

百五

豈亦不格哉

吳有隱逸君子曰王博士敬臣嘗與予論庚癸
忝忝又不格姦之義曰人子最忌傷父母之心
格其姦則傷矣舜但忝忝自進於義不敢格父
母之姦也惟其不格所以久而自格知言哉博
士事繼母最孝此正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
而有味也

不告而娶

人子幸而遇聖明之父惟有武周之繼志述事
伯魚之趨庭習禮而已遇頑驕方命之父母則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五
有致曲之法是故不告而娶惟三十而鰥之聖
人可以權行亦爲堯以君道臨替賤無事於告
也如論事親之常道定是出必告反必面家有
不告不面之子逆子也聖人制禮教之不可必
怒怒之不可必放不放不怒不放會積之愛耳堯舜
之爲父必不然堯不但以二女女舜亦以九男
事舜豈非欲舜之并刑其子歟抑亦九男中有
不可教不可怒者卽此便是不教之教不怒之
怒不教之放也

管子之從先維俗議

曾子耘瓜受杖

曾子耘瓜誤去其根受曾點一擊而斃甦卽趨
而慰父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可謂孝矣夫子
乃戒門人曰參來勿納也叩其故則以小杖受
大杖走之義爲言此夫子故迂其詞以薄其父
子之過也當其擊時何暇虞及大杖而走哉蓋
耘瓜去根此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也曾
點杖之豈惜一瓜之根哉怒其心不在耳然何
至一擊而斃曾點之心亦粗矣夫子義不責點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五

而但責參姑以勿納示意雖警參之放心亦愧
點之粗心也聖門之學之切實如此今世亦有
悟一貫之高賢而耘瓜受杖者乎亦有斃於杖
下起卽趨前故示無恙以慰父心者乎爲師而
聞此後也亦有含箴示警不以失杖咎其父而
反以受杖咎其子者乎省及於此有不竦然內
汗也者便是麻木漢

子思不使子上喪出母

古人不諱出妻然孔門三世出妻亦異事也伯

一二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魚喪出母。子思亦喪出母而獨禁子上之喪何居。此必其出同而其所以出之之由異也。子思難言出妻之由。而又不敢以父之喪母為非道。故但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彼則安能而已。蓋有隱諱存焉。獨怪當時門人何不徑問子思之喪庶氏母而問及先君子之喪出母也。蓋伯魚之母從孔子出。正猶子上之母從子思出。若子思之母則必伯魚請於父命而出。不從伯魚自出。故不援以例子上也。此處俱有天理人情之極致。不可不察。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一百五

親睦九族

書頌放勳之盛。首稱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族何以言。九耶。族有二義。按宗法。期功之親。稱家人。總麻以下。方稱族。此別同堂之子。姓而稱族者也。三命不齒之義。取諸此。又按左傳。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此別氏於姓而稱族者也。八元八凱之稱。十六族取

諸此堯之惇睦九族。蓋氏族之族。而非總麻之族。然亦該於其中矣。蓋從軒轅分派以來。有此九氏與元凱等。而堯之明德先被焉。所謂邇可遠在茲也。王文恪公辨姓氏。其核謂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別姓則為氏。別氏則為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釋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一百五

文恪此言。即可以旁通帝典親睦九族之義矣。自秦而後。天子罕賜姓。徹侯又不得賜氏。則唯守三代以來之所素沿者而已。中有冒姓之變。亦不可知。故展親之君子。不可不序昭穆於族。譜之尚明者。亦不得厚起昭穆於族。譜之已湮者。愚是以有同宗迷譜。禮主燕毛之議也。古者三命之大夫。尚不齒於總麻之族。則迷譜者。不待言已。唯服絕譜存之宗。繩之以三命不齒之義。則子行將序於族父之上。孫行將序於族祖

之上亦非義之所安是以國制中有筵宴別席之例蓋出其席而不易其序也途中相遇則如之何此以行止遲速相遜避可矣

服親不婚

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蓋殷以前五世親盡則相與通婚故堯舜同出軒轅而流派既久族姓已別堯遂以女妻舜不以爲異也至周而姓氏之辨嚴矣故以同姓不婚別之此天則也是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五

以傳至於今不改而中表兄弟之不相通婚則自我聖祖之制律始其別嫌明微之意尤密焉此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

兄稱弟婦

兄稱弟之妻於外姓曰弟婦其來已久而大傳不以爲然故發其義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蓋不與伯兄之呼弟婦也今按古人之稱弟婦亦非無謂古以事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父事兄並稱兄之屬宗子者亦有父道嫂之屬宗子婦者亦有母道故兄雖不面呼弟名而對

尊客亦不嫌於稱弟名雖不以婦面呼弟之妻而對外姓亦可以稱弟婦於義未嘗不協也記

中大傳一篇儘有妙義而其中之欠核者有二

一謂武王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在牧

野克殷後於詩書俱不合一謂兄不可稱弟婦

是也兄不稱弟之妻爲婦則對人當用何稱此

其出自漢儒而非孔壁之真傳無疑已雖然兄

亦有不可槩稱弟婦者其身不負父道而弟却

在三命不齒中乃混以弟婦稱諸外姓亦嫌於

亢大傳之文或有取爾也

無服有服

古者叔嫂無服姑姨姊三夫無服國初定律

三夫之無服如故而叔嫂則爲之大功此亦變

前代之制矣俗士不無以古非今者試虛心以

參之昔人不制叔嫂之服爲遠嫌耳論義則婦

從夫服昆弟之服皆暮年曾不推及於昆弟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百五

配於義似漏論情則幼叔儘有受嫂氏之撫育者伯兄亦有受弟婦之侍養者而臨喪則漠然不服一絰於情亦涼 國制殺葬喪而定大功之服可謂酌情義而用其中矣

為師心喪

古不為師制服而心喪三年則見於禮經先儒以為師不制服為其服難制故也此義已畧剖於人師經師議中稽我 聖祖最重師範而亦不為之服何歟蓋亦有感於末世之師難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重夫

以例於洙泗杏壇之師也觀其定仕途四拜之禮不以官長當之而以民間業師當之則禮亦可以義起蓋有舉業外之人師能陶人之德性者亦有舉業中之經師能迪人之志節者此亦古者心喪之師也當此教衰之日縱不能如孔門之治任三年而以祥禫餘哀之服從受恩之深淺隱然為暮為功為總其猶行古之道也歟畏友亦可殺師一等而權為之服

古人重得師

論語書中曰親仁曰依仁曰就有道而正焉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俱向尋師上說也蓋古人最重得師師之所以為重者全在景行憲德而乞言次之今自舉業之途盛而天下幾於無師矣士由釋褐以至歸田聞有折節於禪玄二門之狂豪者矣未有親仁事賢追古人憲老乞言之風者也欲世教之不衰得乎 聖祖設科取士之意必不如此其誰識其重而反之耶

當仁不讓於師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重夫

語曰當仁不讓於師朱子為之註曰雖師亦無所讓言當勇往而必為也此意甚當蓋與告顏淵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意近時立為巧說曰當仁者不以師道讓人則好為人師之端起矣姚江之流人人欲為先覺此非以仁為已任乃以師為已任也然朱子以任仁訓當仁亦近於鑿究夫子之本意直謂當其為仁之時雖師亦無所讓而已為仁者不至於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無休心處可因師之不力於仁而退遜

以就之耶。一遜則半塗而廢矣。此當仁不讓之訓所由發也。昔者江陵不奔喪時。館中沈修撰君典走趙檢討汝師處。議出朋名疏糾之。而吳編修子道隨至。子道止君典曰。此舉當讓我兩人為先。子姑愛其死以有待也。君典曰。論科當讓二先生。吾其草救疏以代臺諫之庖耳。已而吳趙杖闕下。君典疏草為座主所奪。不果上。余勸君典引疾長往以謝兩君。不三年而病卒。於時綱常之疏不發於臺省。而發於史局固未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知其果合於仁與否。而三子會議之頃。亦是當仁之時。吳趙可謂不讓。而君典則有讓。先輩之嫌矣。愚嘗題君典墨蹟言及桃源三結義而傷之。如劉先主念生死之盟。不以漢室之讐。易關張之讐。亦有當仁不讓之槩也。夫然而其粗也。論到細處。必如顏子之請事四勿。而後可稱不讓之勇。

朋友之交

三綱中無師五達道中。亦有朋友而無師。夫何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故師道不囿於綱常內也。太古尚有出世之師。卽論世間之師。亦有定名而無定位。君有道卽君是師。父有道卽父是師。兄有道卽兄是師。而古者天子有師。臣則臣亦可以為師。此師之所。以不列於綱常也。周官九兩中。有以道得民之師。此則攝在朋友一倫中。例諸三綱。師卽友之綱矣。然師以嚴憚為義。而友以切磋為義。友道尤為親密。故孔子無顏子。則門人不日親。無子貢。門人不日進。七十子雖得聖師為依歸。而同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列薰磨之助不少也。今日之吳中。不但師道絕。友道亦絕。未遇之先。非舉業弗友。既遇之後。非詩酒弗友。以仁義為桎梏。以經史為敝帚。而宵人乃巢穴於其間。無論洙泗薰陶氣味。求如香山洛社之遺風。亦邈乎不可再得矣。何怪乎後輩之侮先輩。下流之訕上流哉。言及於此。真可痛哭流涕。

母友不如已者

孔子雖教弟子。泛愛眾而親仁。而於忠信之君

一二九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子必戒以毋友不如己者其別益者三友損者

三友界限又甚嚴也自近世姚江泰州之脈流

講道家類以濫交為當然以擇交為狹隘蓋借

口於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之說不知當時子

張之對子夏門人蓋應機之藥石也孔門以道

相成大率類此今玩其言曰我之大賢歟於人

何所不容則德非大賢豈不戒乎匪人之比又

曰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則

以不賢見拒者豈無內省之心使人人能以不

賢內省則友道亦振矣故論交還以子夏之言

為正今亦毋論士之進德修業者當近直諫多

聞之友遠使僻使佞善柔之友即舉子業中樂

群一濫相誘相牽終日言不及義業荒於嬉行

毀於隨日後顯晦殊途晦者自負其交將以不

仁不義之久要責顯者不復顧其官箴而以非

道干之一拂其欲怨謗四起或遂至於敗官即

不敗而所損亦不淺矣然後知子夏之可者與

不可者拒正今舉子擇交之龜鑑也况其進於

從先雅俗議 卷之四 五十一

文藝而稱道交者乎。

見危授命

士無見危授命之志操不可與論綱常也古之

人不但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而弟子亦為師死

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

執反亦許相死故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古人

之重道義而輕死生也如此故曰志士仁人無

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邵堯夫謂死天下

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遂判聖人無死地然則

比干之死非耶此言殊不可執

守死善道明哲保身

雖有大聖大賢當不得不死之時亦死耳蓋不

特時義當然抑或願力有在也然君子安其身

而後動亦有立於不死之地者其道在於素位

其用藏於幾先此於論語篤信好學及中庸至

德凝道兩章見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其

義在善道一字曷謂善道即中庸之道也篤信

者信此好學者好此守死者守此謂篤信好學

從先雅俗議 卷之四 五十一

於此道守之至死而不變也下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卽守死善道之作用皆有炳幾之智寓其間以此爲道必無亢龍之悔矣然但可以論異姓之鄉不可以論貴戚之鄉中庸謂至德凝至道其要歸於敦厚以崇禮一句敦厚者敦博厚配地之德崇禮者崇峻極於天之禮也禮以敦厚而崇故常立於不驕不倍可與可容之地是謂君子而時中明哲保身之用藏矣雖謂之無死地亦可此雖龍德聖人之事然但可以論潛見惕躍飛之五龍而不可以論亢龍亢龍有悔身不必保不必不保也故曰其惟聖人乎下聖人一等求所以安身而動之法則守死善道與明哲保身二義其矩斂但非殉名殉利之徒可以語此孔子而後其孰能與於此哉守善道以俟死而危不入亂不居曾子子思以之兼明哲以保身而上不驕下不倍諸葛武侯郭汾陽以之如文文山如于忠肅則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者也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可以優劣論

綱常絕不絕

天下從三綱論則上可絕下下不可絕上故君可以義絕其臣臣何可以自絕於君父可以義絕其子子何可以自絕於父夫可以義絕其妻妻何可以自絕於夫師不隸於三綱而有君父之重其義亦然故吳起不奔母喪曾子絕之而冉有受鳴鼓之攻惟有改過遷善以求容於師門而已從五常論則惟天合之倫不可絕而人合皆可以義絕天合中亦惟子不可以絕父而弟亦可以絕兄蓋兄弟從父母分體兄苟不父其父則弟可不兄其兄此周公之所以誅管叔也兄非無父無君則弟亦無絕兄之理臣之於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亦有不合而不可去者貴戚之卿也故箕子奴而比干死湯文之臣桀紂不但非貴戚之卿亦非異姓之卿也徒以一統之義戴爲共主而已故夏臺羸里之囚既出湯文亦可以絕桀紂春秋以後之君臣則不然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五

一三〇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01177 20/100

天有弑父與君之惡，妻雖以大義請自離焉，亦可也。弟子亦有絕師之理乎？曰：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蓋為成我之恩，與生我等也。師無成我之恩，而有無父無君之大慝，不成師矣。何嫌於絕？亦有德雖不能成我，而思或有以生我，則亦絕以義而不絕以恩。收其骨而存其後，孰曰不然？朋友但以責善為道，不與其以非道合也。忠告不可入，則踈。大故不可原，則絕。交絕不出惡聲，則善矣。末世拍肩執袂之徒，先不成交，後奚言絕？雖然五倫而至於絕，皆非有大故不可。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一真

右一百二十八條，類揭經書中之關於世教、民彝者，核而裁之，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也。吾未之能行焉，所願有在耳。中或以孔顏之矩裁孟子，即以孔孟之矩裁程朱，亦以程朱之矩裁時學，非敢輕議先賢也。考趙岐謂七篇係孟子門人所記，其中豈無失孟子之真容處，如出真容亦不嫌以孔子之真

俞世德堂印行

容正之程朱而後，則雖名世鉅儒，走漏孔子之矩不少矣。故不揣推敲於其間，蓋究到孔子從先進之根原，不得不及於此，知我罪我聽之後賢。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終

一真

深遠先進遺風以垂家訓議十六款

積陰德於子孫

昔人有云積金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此萬世傳家之寶訓也其義本於孔聖贊易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善而曰積不尚陽德而尚陰德也慶而曰餘不在一身而在從先進修諸卷之五

子孫也必舉家咸務陰德而后可稱積善之家亦必此身先得本然之慶而後子孫受其餘慶是故餘慶易曉而本然之慶難曉也書曰考終命又曰祈天永命此可以言本慶乎未盡也蓋有比干之仁而以諫死顏子之仁而以短命死者矣豈積善之慶延於後而反遺其身乎此當以二氏因果之說參合易傳之說道家謂積功行者天曹除其冥籍昇諸仙籍以至於入無極大道佛家謂修淨業者臨終往生上界及十方

管登之從先進修諸卷之五

佛界以至於成無上正覺皆言此身之本慶也其義隱然含於餘慶二字中而儒者未之察耳有宋鉅儒興起斯文以忠孝節義之綱維未造真有用極之功於萬世而於此不無遺照焉乃廓然盡掃天堂地獄之說以及三世修因證果之說此大謬也程朱蓋曰君子有所為而為善則其為善也不真何事談及因果為以吾觀於君子小八之心槩未有無所為者也君子之作善也多為名苟不微於十方三世之因必不足以濟其名根小人之作惡也多為利苟不惕於罪福報應之果必不足以奪其利根程朱勉君子無所為而為善無乃驅小人無所忌而為惡耶然後知孔子道及餘慶餘殃之際乃徹上徹下之言也愚講修身齊家之道一一以孔子之庸德庸言為矩而所以行庸德謹庸言亦必歸重於程朱之繩墨獨於三世因果及三祇脩證之實際則不得不破程朱之闕正欲斷君子之名根拔小人之利根而使之同修陰陽也修陰

從先進修諸卷之五

二

從先進修諸卷之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01770 20000

騰亦豈易言哉。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克無穿
 窬之心。則陰騰可修矣。其大要不出老氏之三
 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而以忠信出之
 報人之德。不報人之怨。分人之過。不分人之功。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人之惡。不隱人之善。
 我不負人。而聽人之負我。我不謗人。而任人之
 謗我。以深心提人於生死之海。而人以淺心鈍
 置之。毋棄母亟。以熱心共人於風波之舟。而人
 以冷心遐遺之。毋忤母求。銷大釁於曲突。徒薪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一

知而求可為中行。知不求可為一鄉一國之善
 士。知而求可為天下之善士。知不求可為天下
 之善士。知而求可為萬世之善士。知亦不必求
 為萬世之善士。知而求可為依中庸之君子。遜
 世不見知而不悔者。默相知於天眼。遙觀天耳
 遙聞之中。又不求生前之遐福。而求可質諸三
 界之鬼神。不求死後之榮名。而求可俟千百年
 之后。聖則陰騰之至也。陰騰之至。人不知而天
 知之。可以轉凡身而為聖身。離人道而登天道。
 上帝命之治世。諸佛提之出世。此非從身所
 感本然之慶歟。一身不足以盡積善之慶。故其
 餘又及於子孫。如正考父之三命。益恭而產六
 成之聖孫。其上也不然。亦如竇氏之五挂。三氏
 之三槐。歷歷有據而 聖祖導人為善。亦曰
 十世積德必有王者。此皆感應自然之理也。其
 間亦有仁者無後。後亦未必昌者。儒者槩曰未
 定之天。豈知來因自有所在。或緣報父母一生
 之德。而來身盡則父母之福亦盡。其眷屬自在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四

愈世德堂印行

他生或緣了自己多生之願而來。願畢則身後之緣亦畢。其果報自在別界。更有道果既圓。不以一家之子孫爲眷屬。而以十方之法子爲眷屬者。如來是也。餘慶又不足道已。拘儒未究此理。乃執鄧伯道之無兒。房柱之有蕩業兒。疑天道之無知。不已陋乎。語及於此。豈但積金未必能守。卽能守亦造罪之因也。亦豈但積書未必能讀。卽能讀非種德之本也。守財之能造罪一。恒人能辨之矣。何以言讀書非種德之本。蓋今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之包。休字內。敗祖宗之世德者。大半從讀書中出也。中有博學能文之子孫。富述作以成名。於世尚屬罪業。何者。文無關於世教。又不本於躬行。而徒以狂僞之風。導後學。此天曹之所不收。而陰府之所紀過者也。蠹木災紙造罪。滋深。祖宗縱有陰德。且爲子孫之浮名。蕩盡矣。吾謂文人不知天命。不可以有作。正爲此也。况乎以靡詞艷曲。道人慾而增人悲者耶。故辭章家之子孫。多不肖。陰隲之源。宰焉耳。傳家者審諸。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折衷術家禍福之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聖人探本之論也。而術家之言發福。則曰。一相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此爲士人之讀書求進者說。蓋謂福源在前四者。讀書特其媒耳。此言亦足以遏人狂。而輕重則失其倫矣。稽諸至理。當以積陰功爲第一。讀書次之。風水又次之。相與命。勿道可也。何者。相法非無。而許負麻衣之輩。不恒有。何事問真術於假人。命則誠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

有主者。而不在年月支干之八字。以年月支干言命。則世之八字同。而遭際異者。不少矣。况相隨心變。命亦隨心變。李廣以殺降之譴。削侯封。裝中立以還帶之騰。削餓籍。則二者亦可以陰功轉移者也。真希元以命詢日者。和叔教以須。志富貴利達之心。君子亦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唯風水之說。則儒者不可盡廢。以守義安命如晦翁。而於此猶究心焉。則不忍委父母於匪人之手也。然吾猶以爲有晦翁之德之功。而爲父

一三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毋求吉地。天必以吉應之。無晦翁之德之功。而希分外之大地。亦妄也。晦翁亦嘗斷斯案矣。當其提刑江右時。嘗為巧奪人之吉地者所中。事後覺之。而書其墓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雷神隨轟烈而裂其柩焉。此可以知吉地之不以凶人承矣。吉人雖可以承吉地。而亦戒乎越分之求。是故禁地非忠臣之所謀也。謀禁地即是亂賊。今將之心。險地非孝子之所營也。營險地即是小人。僥倖之習二者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

一焉。即有陰功亦斬矣。是以有德之君子且母為子孫圖驟發富貴之地。而專為祖宗卜永培福德之地。種德之子孫多。則祖宗之氣脉厚矣。先風水而後陰功。此術士之不善言風水者也。唯讀書為士子本分事。不問相與命及風水之相應與否。而窮理正心以之。顯親揚名亦以之。祖宗雖有裕後之德。匪此則發身無由也。其當次於積陰功之下。何疑以陰功啓後之祖宗。召讀書邁迹之子姓。此天理也。而地理亦未必無

助焉。故風水當次於讀書之下。陰功與風水合。其發福也必速。風水不與陰功合。其發福也或緩。即使不合。而祖宗之樹德果深。天必默以吉地界之。即使兩合。而子孫之植惡漸長。天亦默以凶地待之。又至於積善積惡之極。則吉地將不能為福。凶地將不能為禍。蓋地理又制於天理矣。然此亦但論餘慶餘殃之流而未及其本也。本不在子孫而在己身。蓋此身乃六道輪迴之身。亦三賢十聖脩證之身也。欲究餘慶餘殃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八

之本。當參釋氏華報果報之說。釋氏分別十善業與十惡業。俱有上中下三品。下中品之善業。詎能勝多生之惡業。故現猶不受勝報。唯上善微有現報。如延齡錫胤等慶。皆華報也。果在所登聖界及人天二界。下中品之惡業。詎能勝多生之善業。故現猶不受劣報。唯上惡微有現報。如橫死絕嗣等殃。亦華報也。果在所墜火塗。及刀血二途。今使子孫以祖先之餘蔭。在高位。而己身已落三途。又使此身以宦迹之浮名。騰海

內而身後沒無一路斯際也。讀書之效窮。風水之陰亦窮矣。夫然後知陰功之果不朽也。道經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蓋亦隱含此意。但不似佛氏之滿盤托出耳。或曰佛言華報之果。信乎。曰此即大易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苟無三世因果。則不但郊社禘嘗之禮為虛文。而願之天。臨之壽。鄧伯道之無後。張湯之有後。皆不可得而解。而餘慶餘殃之說亦窮矣。宋儒本以積善導後學。而不窮慶與殃之深。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九一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所可語而輕以語人。是余之口過也。有鑒於術士之妄言禍福。而推原及此。則以堅脩陰陽者之志焉。

教子孫敦實行

無間縉紳韋布家。教子弟。須以 聖祖所揭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為根本。以 聖制所頒六經語孟鑑史性理為課程。飲食宴樂間。或不嫌提及罪福因果。以與其修福遠罪之心。至於禪玄二家之實際。勿道可也。何者。禪門之無生法忍。玄門之先天秘訣。俱上達事。上達不可言傳。言傳即是導狂之寶。且末世子弟。具中之根器者有幾哉。不具中行根器。而獵教外別傳。鮮有不馳鶩虛玄。弁髦禮法。蔑君父而輕先達者。使有長者。詰以躬行。則必逃之。無上之道。不曰大悟。不拘於小節。則曰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也。內雖有賢父兄。外雖有嚴師友。且柰之何。今世有一種宦家子弟。此風方起。吾不知其所終矣。愚為此懼。所以雖參儒釋異同。而對子

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十一

一三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姓眷屬絕不談及出世宗旨惟以庸言庸行率之而已然猶有背而馳焉者豈身教不足以符言教歟或曰子以因果誘人獨不使子姓與聞出世之旨乎曰出世非子弟之急務也人道不修而躐等以希天道徒造孽耳欲出世者必以善提心行普賢行一切普賢行海大要在三千三百禮教中矣舍下學而求上達即屬廣說且吾儕身在網常中刑家自有知獲家人之傳不云乎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一

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不正天下不治而曰吾將從無上導師於三界外也此身果能一旦高飛遠舉不衣食於人間乎其幽莽亦甚矣故出世一宗相研當在師友間不在父子兄弟夫婦間蓋行門不可亂也亦有就父子兄弟夫婦間而團聚共說無生話者其前代之傳大士龐居士乎此亦世外之英不可為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法二士既不可以為法則曷不并佛門因果之理而閱之曰易說餘慶餘殃因果瞭然特不明

愈世德堂印行

言三世之報應耳無柰被宋家諸儒撰一說以掃之大類撥無因果之外道故不嫌借佛經以証孔宗而孔門之矩又在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如之何其可濫也滿因果而濶畧於民義狂偽之端又起矣故戒之雖然究因果之實際則必入於無生之理矣今使子弟信因果而獨使之不信無生法忍可乎曰學者果信無生法忍則必圓修普賢行門果修普賢行門則必知當務之為急父慈子孝兄弟恭務孰急焉斷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一

不壞世相以求出世法矣惟今之後生小子多有不悟正因妄求上果者佛智未入而儒行先虧淨土未生而泥犁已就是以無生之理悞此生也故不得不為子孫防焉周雅有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前古禪玄實際之不必譚雖曰傳家之道亦為小子有造說耳進而入於成人有德又當別論孔子論弟子之道益以孝弟謹信愛眾親仁為急務而足之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言造小子之法也在今世則學文亦不

可謂之餘事當與孝弟謹信並修。如在成人有德之列則學文又不足以圍之。當日學文修行有餘力則以讀出世之書可矣。但非行有餘力亦不可。

孝爲道本

孔子自言行在孝經。而有子亦以孝弟爲人之本。然必有父而後有兄弟。又本於孝也。故道本唯在一孝。其典要具在曲禮中。古以三物之教造士。必於父。在觀志。父沒觀行。一切溫清定省。從先維俗。卷之五

卷之五

十三

出告反面之節。正士行之所在也。造士以之。選士亦以之。故春秋戰國之世。雖曰亂賊交作。其變多在上而不在下。里閭尚以孝弟爲行門。匡章素善於父。則逼困稱其不孝矣。今世子姓。殊無謂。必溫清定省。出告反面之節者。匪獨以古禮湮沒之故。其因尚有二端。一則以父兄之教子弟。專重舉業。不復繼以朝夕侍奉之儀。一則以子弟樂放肆而憚拘檢。其負才智者。則借禪玄二窟以藏身也。蓋以父母之生色。身爲輕。以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法王之生法身爲重。且曰吾將遠父母以證法身。還復以法身度父母。何事用力用勞之小孝。爲自有佛教以來。此見之在人心已久矣。而玄門亦影其說以誣世使。聖祖目擊今日士風之敝。必有術以轉移之。將不徒以經義取士。而乃容其影二氏以長悖逆乎。彼子弟之藏身二窟者。亦是滅裂板緣。誣陷二氏之祖耳。祖道豈然。旌陽令許遜。非得太上之真傳者乎。其教純以淨明忠孝爲主。曰四美備具。不鍊而仙。蓋

謂世有大忠大孝之士。上帝自以神霄大丹錫之。母以九還七返爲也。服食鍊形。特中下之仙品耳。故仙家之先天秘訣。非曰無之。大要已蔽在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中矣。若傳氏大乘戒經。則明以孝順父母爲首綱。而其初來四十二章。較量飯僧功德。却曰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儒者身不出家。奈何影射。緇流之得道度親。而虧現在之實行哉。大槩入佛未深。而逐其迹。未有不種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四

一三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勸業者也傳家之道不可不嚴於此

戒子孫作浮薄口業

儒者有尼父無毀無譽之心。又有尼父差等百王之眼則啓口容聲闡幽誅隱皆陰騭也。不然論古論今總屬口業。是以馬伏波戒子姪書曰。奸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伏波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卽有浮薄之子。尚不敢挾三界導師之重。卑古聖賢。亦不敢托蓮臺九品之胎。早已父母。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五

高皇入開平之譜。有疑於武寧武寧從平胡歸龍江。開擁兵不入。上不得已。出關慰勞。乃入。當是時。開平歿於柳中久矣。譜何自來。其不根孰甚焉。更有甚焉者。如殊字之疑。爲歹朱。作則之疑。爲作賊。此桀紂秦温之所不爲。而謂聖祖爲之耶。污蟻皆如此類。顧今學士大夫。猶有喜聞而樂道之者。卽此便是無君之心。使佛氏地獄之說。而誣也。則已矣。如其不誣。能逃灌口拔舌之罰乎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此在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十六

橫議中。當服善戰之刑者也。連諸侯者次之。其近代之詞宗。自負旗鼓中原。劉二氏以助班馬之波瀾者乎。彼其方古人也。唯尊一佛。餘無怨者。而褒記獨滿槐棘之堂。其方今人也。唯庇同黨。餘亦無怨者。而獎借偏在三遊之客。其是非好惡之公。何在焉。後生旣資其筆法。則亦必染其氣焰。合狂與僞交發焉。罪亦不在謗法。謗僧之下。而今學步邯鄲者。正未已也。傷哉。乃如伏波所刺議人長短。是非政法。恰中邇來不得志

山人之病較前二種其猶在辟草萊任土地之科歟。凡事必起於微而成於著。欲端子孫氣習先從伏波之戒始。

同居擇里

古唯大宗百世不遷。小宗則五世親盡亦遷矣。既以親盡而遷必無同居之理。而唐有張公藝九世同居亦異事也。然則親盡之宗殆不嫌於同居乎。曰同居及於九世此真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末世何可多得。考諸序卦傳。乾坤後

從先維德義

卷之五

七

受之以屯。屯受之以蒙。蒙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然則同宗共爨久而不分亦聚訟之因也。與其聚而成訟。孰若分而各寧其居。世無張公藝之忍德而效張公藝之同居必不克矣。然古人稱兄弟之子為猶子。又稱同祖之兄弟為同堂。則祖父在堂子孫之不分居可知。今吳越間唯貧家有二三代同居者。而富室諸子既長。父母已先為之各構一宅矣。雖非淳古之道。而風會已流至此。聖人且柰之何。

管登之從先維德義

若究情理之中。當是同堂之兄弟。主於合而小功以降之。兄弟主於分也。又參魯論。里仁為美之說。則仁人亦不嫌於擇里。既擇里。豈能合族人而胥遷之。周公從道州。徙江州。朱晦翁從新安。徙延平。不聞以族人遷也。元公意在近東林。總而晦翁意在親李愿。中豈以擇仁奪合族耶。而我吳范文正父子之卜居洛陽。似不但擇仁里。而亦兼遠橫議之里焉。智矣哉。夫范公自郡遷洛。而愚乃自巽遷郡。此其得失何啻天壤。

從先維德義

卷之五

六

而今亦頗有以自慰焉者。先正有言。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愚於此受鍛鍊不淺矣。竊亦妄擬瀟洛關閩諸大儒。涉世風波儘大。猶欠涉及此邦。曲盡毀譽不根之變態也。吾今復衍里仁之訓。為後昆。法曰仁者無用擇里。智者不嫌擇里。擇里可與同居之義相參。

養不中不才

中才之父兄。養不中不才之子弟。擇師友。其第一義歟。一南容也。初年載寶而朝孔子。病之已

一三五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而隨孔子適周問禮目擊聃尼授受之際有悟焉遂三復白圭成言修行道之君子至於鄙弄暴專禹稷蓋薄三家之所為而儼然起先進之恩矣師友之功大夫哉如南容者真以不中才入中才矣而孟信子臨終一命實啓之偃子亦善養子弟之不中不才者哉顧古之所謂中才似與今異今世所稱中才子弟未必非古之所目不中不才子弟也有以忠信廉潔之似投世好者乎父兄必中之矣有以巧文辯慧之技諛

從先維俗諫 卷之五

九

世聞者乎父兄必才之矣此豈古之中才哉而尤有異焉者孝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德悖禮之徒此中才之父兄所不能養者也而或聯外交以為與出小施以買名俗士雖有窺見至隱者猶齒之於中不中才不才之間而不知者且以不善處之咎歸諸父兄也近有感於年家一逆子而重為風教悲焉因亦自悲養不中養不才之難也噫安得造南容之尼父而托之

以易子之教哉

子孫當擇仁術

孟子論函矢巫匠之仁不仁而曰故術不可不慎也此為當時富強縱橫之徒發也蓋士當擇仁義之術不當擇功利之術愚謂斯言可作傳家之範傳家之範習儒上矣其次莫如習農農家服田力穡以供上稅克勤克儉仁者之術也習儒而不仁不如習農而仁又其次則習醫亦可醫而精最便於行仁然輕試必傷人故質鈍者不可習又其次則習賈亦可賈而節不至於傷仁然多藏必厚亡故性貪者不可習醫與卜同流而卜則入於賤業非有嚴君平之高雅志操弗習可也賈與商同流而商則入於壘斷非有計然子之侷儻心曾弗習可也此外尚有堪輿占候風鑑子平讖緯術數百工技藝等術非謂道皆不載而習其術者多入於不仁世家子孫之擇術不在是焉

從先維俗諫 卷之五

十

三途當守正額

國家雖以三途取士然士為薦舉而修德即為德也今世薦途已塞士惟謹庸行信虛言以求天知而已慎毋染山人餘習樹黨相噬陽樹德而陰釣名僥倖薦舉於萬一也吏員乃仕途之必不可廢者第刀筆壞人心術最易苟非至誠至仁出自天性疇能行陰陽於刀筆之中三吳流偽成風尤不可令子孫習此業唯讀書不讀律昔人所譏而國朝大明一曆又精義入神之書也儒者不可不以學文餘力習之孔子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論孝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今世之士所以顯親揚名立身行道惟有科貢兩途而已不科不貢則行法以俟命可也科貢之外尚有援例納粟一途雖非國初正額而既有此例則亦觀光用資之階梯也志大者或不屑就而亦無害於心術其異途之不失為正者歟武科與儒士之額亦然揀史不徒正古之所謂出師不與士齒者去倡優隸卒一聞耳衣冠家之子弟毋入焉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子孫勿習閑泛詩文

蓋有往昔名賢之所甚重而末流遂成長物當今達士之所通厭而畏途猶復聚羶者應世詩文是也而詩之流弊尤甚蓋今世青紫中人多借噓生諛死之文納款於館閣名流為日後貴緣地而淹滯之流欲求終南捷徑此亦其一階焉故今之以左國班馬關奇者皆偽寶也然文壇之牛耳亦難執蓋山林之士多不能為廊廟之文雖欲效嚙左國班馬以入文壇亦東施耳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至於五言七言則習儒不就之山人皆可以廁足其中而攘臂四出以要當道不但偽寶亦狂實也詩本先王理性情采民風之具而溢觴一至於此豈非世間長物豈不為達士所厭而世循相率聚羶者何勢固有所不能革也國家之選庶吉士不廢詩館閣名公之應外交不廢詩詩或於山人有資焉而郡邑有司則有委身詩社以獵政聲者為此曹能興譽亦能興謗也故邇來騷人墨客之請託尤靈於失時之縉紳

一三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親之者如芝蘭而畏之者亦如蛇蝎流教且不
 知所底止非憂深慮遠之君子孰能照之我
 聖祖華去前代詩賦取士之制可謂洞燭弊源
 矣而豈虞後世之以館選祭斯燭哉今亦未如
 之何也已然各本造物所忌假詩文高士之名
 以媒利鬼神尤嫉之是以詞家之後嗣多不振
 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在今日當不言史而言詞
 客矣鄙性固不長於詩而以詩為戒實有鑒於
 此初釋褐時猶但戒詩不戒文黽醉嗑生諛死
 從先雅俗議 卷之五 三十一

戒子孫濫聯詩社
 古人資游藝以治心藝外無學故曰興於詩立
 於禮成於樂蓋六藝中詩禮樂最重而詩之興
 又在禮立樂成之先誦詩三百即能達於政事
 專對四方孰謂詩可輕視哉第今之詩非古之
 所謂詩耳考亭夫子嘗評之曰古今詩凡三變
 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
 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
 以後定音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自唐以前
 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
 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
 無復古人之風矣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
 求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
 古人佳處蓋考亭夫子雖不以詩名而實長於
 詩者其為論蓋以三百篇之風雅裁漢魏以後
 名家之詩也今詩家最重李杜由考亭評之亦
 在沈宋以後律詩一中等較陶柳當輸一着而
 况其下乎愚勿即想古人之學何以獨興於詩

從先雅俗議 卷之五 三十四

爲其得性情之正也。李杜滿腔豪氣發爲詩歌，儘有引入狂處，性情何由可理？李詩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夫千金之輕散，以何緣其復來？又以何術也？杜詩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夫文章驚世何足誇，而車馬江干何足耀也？此等狂詞不但不能正人性情，抑且可以銷人陰陽，而豪門浮薄子弟將有歌此音而喻嗚神旺者矣。傳家者何可不以爲防？然李杜猶有性情之真在，乃近代之習。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五

詩者又異於是。大槩舉業不足以取青紫而卒業於此，資之以走高門而干有司者也。子孫一入其中，祖宗之元氣必斲矣。雖然官家有負才氣之子孫，艱於仕疎於農，舍詩文一路殆無可以收其心者。但令過狂過偏，親正士而遠淫朋，其亦可以無害矣。倘具近道之資，尚有向上一着，與其研晉唐後之選律，不若研曾誥前之三墳，研選律者縱入李杜之室，猶種多生罔念作狂之因，研三墳者縱落聲聞之坑，亦植萬劫克。

晉登之從先維俗議

念作聖之本，何不以此奪彼？此亦爲後生狂心難歇，不得不開此方便法門耳。果入孔子下學上達門庭，亦何用此方便爲？蓋國朝自何李揚旌，七才子奪幟以來，詩社之濫觴已甚矣。懲嗜廢食，固不可矯枉而不過正，亦不可愚竊有感於劉文靖公之言也。嘗有譚李杜於公前者，公曰：此唐朝兩箇醉風漢耳，何足美耶？斯言殆爲何李而發，大逆詩人之耳。然非盛世卿相不能爲此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五

家晏勿張戲樂

馮祭酒開之有言和尚家作詩，正如秀才家唱歌，謂其雖非過惡而皆失其本分也。吾竊以爲儒流之學曲，尤醜於緇流之學詩矣。詩本儒家分內事，所以戒子孫濫入詩社者，特爲詩社中多不檢之士。詩亦無復古風，往往雕色相而迷本真，用之以畧名畧利，故可厭耳。使以陶柳風韻敲李杜音律，不失幽人本色，則何惡於詩哉？唯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戲文，不問貢遊子弟，庠。

一三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序名流其與俳優下賤為伍群飲酣歌俾晝作夜此吳越間極澆極陋之俗也而士大夫恬不為怪以為此魏晉之遺風耳豈知遊風煽於外淫風煽於內閨門慚德必從此起始作俑者其有帷簿之變乎愚深有慮於此則并尊賓之侑觴戲樂而絕之因戒後昆匪從別墅宴賓不得用梨園子弟端為戲樂誨淫故也或者潭府深沈內外懸絕不必慮及於此而防範子孫當以清白節儉為本則有不得不以身先之者是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二十七

寧冒違眾之嫌而不辭每見吳越間縉紳燕會即不張樂幕賓亦以曲聲唱和為常愚謂雅歌投壺古人之盛事也與其以淫曲導慾增悲曷若復古詩歌更唱迭和之為雅哉而今鹿鳴舊燕且為戲樂所奪矣即曾黠童冠咏歸之趣香不可追誰與復先進之禮樂耶

借旁藝以收子弟放心

記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詩書禮樂猶藝也藝入傳奕則下而又下矣然孔子於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者却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朱子為之訓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豈言乎蓋今富貴家豪放子弟讀書不成豈肯復安生理娶頑童挾娼妓日與燕朋燕碎之侶賽賭淫樂趨入下流端為心無所用故則用之博奕亦稍可以收其放心昔人傳奕為堯所創以教丹朱者理或有之蓋丹朱昏明絕世而性喜慢遊能為罔水行舟之事此不可以禮法繩也惟有精絕技藝或可以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二十八

其雄心耳奕雖未必果自堯作使堯作奕以節丹朱慢遊之習亦是盡性致曲之一事至於逸民高士亦有借此藝以遣興陶情者故陸子靜曰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然琴瑟委是古人所操而博奕亦喪志荒業之具也此外復有象局相傳起於武王大公伐紂之時其繫心與博奕同總之子弟之知所用心者戒之可子弟之無所用心者習之可夫子曰為之猶賢乎已此為醉生夢死者開方

便門也。乃如今之流蕩子姓，心無所着，而又不
能終日無事，則以賽骰抹牌爲樂。此乃破家蕩
產之本，又不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矣。

戒子孫好古玩

周太保作旅獒，用訓於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
不貴異物，賤用物，而今世家子姓，多作無益多
賤用物，不惜以重賞市古玩，生則以之娛日，死
亦以示喬木家藏云。愚竊以爲此非崇德象賢
之事，乃損德敗業之事也。君子之好古，自有道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无

天下惟不生不滅之心爲最古。士胡不此之好，
而好今人染汚生滅之心，心之所以爲古者，不
出三物：智仁聖義中和古德也。孝友睦婣任恤
古行也。禮樂射御書數古藝也。好此三物，其心
乃古士之所好，皆不在而獨於古之物玩，役心
焉下矣。成周以稼穡開國，進士必起於農，農桑
正屬古物。今子姓或賴祖父遺澤，一切耕夫織
婦之所汗血艱辛而成者，吾皆坐而享之，視古
人已越分矣。乃不推有餘以濟不足，而甘積餘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益之物，何爲哉。雖有商彝周鼎，不可以爲食，
寒不可以爲衣，而鄉士之家，又不可以陳於祖
廟，亦長物也。况吳越間奇技淫巧，可供兒戲者，
真不祥之器耳。歷考古今好積古玩之家，鮮有
不煨於火者。故有道之君子，弗屑也。唯古籍古
字，屬六藝中物，不嫌蓄之，以動後昆好古之思，
而其本亦不在此。本何在？曰：在六德六行。

父爲子待諸母地

聖朝之制，待繼母庶母俱重。人子一不盡道，輒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子

冒不孝之名，此在爲人父者，富有以豫爲子地
也。按古禮，唯宗子七十喪偶，亦必再納宗婦，以
領支婦。苟非宗子，則有中年喪偶，而不再娶者，
但不可以榮有家之卿大夫。卿大夫有鼓盆之
愛，不但中饋不可無主，卽主婦亦不可無輔。於
此有權衡焉。從四十外喪偶，而家有冢婦，但納
妾，勿納妻。蓋妻後冢婦而進，非極孝極順之子
婦，難諧也。從六十外喪偶，而苟無侍妾，但納婢，
勿納妾。蓋妾以少艾而入，非極貞極烈之天性

一三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難馴也適子於庶母俱當服其父多妾子亦多

服故側室中有年盛未出者父在日但妾其體

而不妾其名可矣庶子於所生妾婢俱稱生母

妾可封婢不可封故支子中有從父婢出者父

歿後但母其服而不母其封可矣此皆防微杜

漸之道父當預為子地者也至於人子所以事

諸母之道大略具在前議中

嫡庶授產有別

家人唯妻妾之間難調嫡庶昆弟叔姪之間亦

難調其禮儀隆殺之等前議已略備矣唯授產

一事未及議或曰子無嫡庶國典也授宜均

或曰庶子不得與嫡子同冠禮古規也授宜殺

恩竊有取於嚴文靖之授法也嫡出者自為一

例而冢子仍有分外之祭田庶出者自為一例

視嫡出之男減半焉其得情禮之中也夫唯為

子構姻行禮或從姻家為重輕難拘此例而授

產之時或庶長賢而早立嫡子又後庶長而生

則從四六之例亦可

處嫁出之女

家有未孝未敬之子婦不可教而後怒不可怒

而後放逐內則之言盡矣度德量力因時制宜

則存乎人女適外姓有不孝敬舅姑不順夫子

者則如之何曰反諸家而教之教之不可亦怒

之怒之不可仍反諸夫家聽其自生自死而已

為夫所出寧收諸家使昆弟間終養之勿再醮

以累人舅姑有必不可事者夫有必不可順者

雖則生不離則死又如之何曰當勉其委曲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五

盡婦道至於橫逆之極身不能一朝居夫婦願

離者聽國法也夫可以明出其妻妻亦可以陰

達其夫或者借歸寧之名寓分離之意而父母

昆弟則以不得已之故告其宗戚聽舅姑另擇

婦聽夫婿另納室兩不傷生此禮之可以義起

者哉

重烈女體孤孀

不事二君曰忠臣不更二夫曰烈女忠臣國之

寶烈女家之寶也維忠維烈使其出自天性一

無所為皆非大乘根器不能。而烈女尤為難得。吾妻近有一人曰王曇陽。未適夫而夫亡。遂守志而以仙化。毀之者以為邪妖之祟。譽之者以為五陵之師。皆非中論也。愚則不重其立化於白日中。重其以貞姑入仙道耳。為人婦者發失夫而守志已難矣。况乎未成婦而守死不變者哉。家有是寶。父母安得不成其志。然聖賢却不以此難行之事責婦人。孔門三世出婦皆聽其改醮。心更憫矣。世衰道微。丈夫固多欺世盜名。女子亦亦然者。與其陽守節。陰喪節。以益家門之醜。不如聽其改節耳。故傳家之道。還以孔門三世出婦之法為正。

宗族尊不師卑

古者宗廟之禮亦序爵。亦辯賢。亦序齒。今有世家大族支派蕃衍。尊於分者。或卑於年。卑於分者。或尊於德。亦可以三達尊之重。使五服外之祖行叔行師賢且貴之孫行姪行乎。曰否。師也者。父兄也。聞有子師父弟師兄者矣。不聞有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行師孫行父行師子行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縱有人師經師在子孫行中。亦但以心師。不以身師。以身師則濫空門之法矣。然則三命何以不齒於族。曰。不齒者國法不師者家法也。

以義米代義田

范文正以義田贍三族。古今頌之。當余從嶺表投勅而歸。有一友以此相勸。余曰。是舉也有文正之德之業。則可。無文正之德之業。則倍也。中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

庸不曰。為下不倍乎。凡義舉出於一時。而難為後之為人上者。皆倍也。使自孔孟而後。凡有名世之望者。皆立義田以贍族。天下無尺土不義田矣。有司何以定編氓之徭役。哉。愚以為士大夫如有欽賜之產。方可立為義田。不然雖立義田亦難世守。與其募義田之名。而貽子孫以難守之業。莫若量出義米以贍三族中之貧乏者。子孫能繼則繼之。不能繼則終吾身而已矣。愚實以此小試。妻中則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文正

一三九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公之可者也

仕者家居戒素餐

君子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士大夫以義米周貧族特親親之一法耳仁愛之普施何許公孫丑嘗問於孟子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二氏家猶念四恩當報吾儕身受皇家之蔭弘矣可僅僅為恤族計乎即致政居家亦必有所及於物而後可言為世法行為世則陰贊天子之功化其上也然君子能為可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二五

嫌彈謗之道

子孫拓產節限

每見唐宋名賢進而食公餼則饒退而家食則匱蓋其謀國密而治生疎也國朝弘正間士夫尚有此風而今則治生密於謀國矣兼以交際日煩浮費日起不肖者遂衣食於居間而賢者為養廉計亦有不得保留意於生產者倘念天道虧盈之理亦如公子荆之苟合苟完而可止矣獨今吳越間賦重役重士夫雖不苦於役亦苦於賦千畝之產僅足以食千指猶稱貧宦一遇婚喪大故水旱異災便有不給之憂性或好交好遊更非千畝之所能給不取之於居間而誰取也在謹身節用之君子則寧不納世交而已矣安肯以不義自污治生以養廉則義也亦無取於多殖廉足養矣而猶殖貨不已此孔子所謂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不但士論卑之造物亦忌之何可不為子孫戒欲戒子孫則以身先之耳曩嘗與曹撫臺嗣山公言及傳家之道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五

當戒子姓縱入九棘三槐拓產不得過三千畝
曹公曰數滿三千亦盈矣余卽轉一念曰善哉
然則戒子孫毋得滿三千畝也公首肯之要之
吳中田卑利薄在台座田及三千畝猶是勉強
支吾在官之清白則可知已與其不清白而富
則寧清白而貧也或者奕葉之後葬地日增此
又不當東在三千數內焉蓋吳越間山場湖蕩
原不與田畝同論

仕者勿庇族以厲民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七

仕者父母在則兄弟無分戶之理蓋父在子不
許花分國律也然昆弟借仕老之庇以拓產亦
當有節拓至千畝萬畝亦不得不分戶以應役
矣古之賢大夫拔園葵去織婦此何心哉而今
科第之家昆弟受陰逃役積田以千萬計獨累
小戶當差義子不義乎此其欲何可諉諸父兄
也父兄實仗我以聚斂而我又以聚斂委父兄
其何辭於天下君子可無克己之勇哉父在則
請命於父出昆弟以聽役不得諍亦當委曲調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停其間或捐米或捐銀以助役父不在則昆弟
自當分戶分戶而不當差猶不分也卽以貼役
代當差亦有虧於絜矩之道或者本宦原無厚
產而昆弟之產但以百計不以千計則仕者以
父母同胞之義庇之而有司以優免餘丁之例
覓之庶不至於厲民矣然士固有發迹寒門不
數年而昆弟之產業其數反浮於出仕者雖曰
不以非義得之吾不信也乃今賢士大夫類知
同胞之爲一體而不知齊民之爲一體目擊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三八

中艱難而不忍捨昆弟以應役曰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也是里中出一官戶乃衆戶之蠹耳明
使有司不得均百姓之公徑不可謂仁陰使祖
宗不得留身後之陰隲不可謂孝而世俗且以
爲厚道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其斯之謂歟昔劉
中丞統清三吳官戶詭寄愚妻中尚守父籍不
無期親之寄產在焉而不敢吐也則以先慈尚
在堂而昆弟中亦無拓及千畝者故不得以詭
寄之例爲誅也竊謂士從初世出身不嫌於祖

一四〇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父源頭上存些厚道再世而後便當以義奪情除同父兄弟外即不受片畝之寄可矣

仕者勿狗親屬私情以虧祖宗餘慶

記云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充斯義也君子當顯親揚名之日可為三族中人代鳴不平乎曰此不但較情亦當較理不但較理亦當較分父兄果有意外不平子弟寧得坐視然使父兄之所不平而與論之平在焉則又當以三自反之義勸父兄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五

三九

矣至於子弟之抱不平義在裁之以理而不當狗之以情非抱大不得已之枉不必為之代鳴也若子弟以不欲施諸人而外人反之則寧為外人自寬不為子弟護短何者父兄吾所事奉子弟吾所教督教督不先而至於加人橫逆發實在我方自責之不暇而暇於責人乎哉此亦論於同堂以內者而再從以外之宗則更緩毋妻二堂亦然尚非極寬極枉通國之所為抱不平者弗預可也蓋不但情分漸疎而有司之政

亦戒於越位而謀矣凡祖宗有發福子孫必以陰騭啓之陰騭之至莫如不報無道今屑屑與族人理是非而不思祖宗不報無道之脉必使百年之積德消盡無餘而後已亦大悖也愚德

雖薄亦頗致嚴於此宗族中一有以橫逆加人者聞之若刺心然蓋念祖宗既以積善之餘慶發子孫子孫豈不以積不善之餘殃斬祖宗之德祖宗之德既為同宗者所斬則餘慶能獨厚於仕者之子孫哉是以不得不惕也又念先王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五

四一

之世所以使三命不齒於族者豈徒以尊爵故哉實以旌別防檢之權屬諸族人之有位者使不受制於尊行以行其民胞物與之政耳奈何獨同宗以戕異姓哉仕者如欲厚祖宗之陰騭乎刑家要矣匡族急焉

抑僕從奢備

孟子歷數堂高數仞。椽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豪貴之態。皆曰。我得志。弗為也。以其非古之制也。此為當時大人之驟得志者。發今吳

越間大人尚少是態而世家之豪僕却駸駸有此態矣假令孟子生於今日其抱質生之慟可知賈生傷風俗之薄惡曰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此所謂舛也夫庶人但制於國君不制於家長有此蒙奢賈生猶以爲舛使其入於吳越大人之羣目擊僕隸舛狀又如之何按古者大國卿田不過三千二百畝大夫田不過八百畝今吳越間公卿大夫家相越在大國卿大夫之上者多矣雖曰一統之世不可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五

四三

支子出家當慎

唐宋士大夫蓋有送子弟入空門者自程朱之教行而名家始以爲諱今有家貧子衆父母不能爲子婚配者亦與其通斯例乎曰此自有國朝之律今在也律令民間長子及第二第三

管登之從先雜俗議

子俱不許出家第四子乃許出家此可仰見聖祖推情逮下之周而藏身之恕亦卽於此可見益 聖祖於昆弟行中實居四嘗以荒亂故從兄命送入 皇覺寺權事文彬爲師故亦以此例起諸民間是可爲萬世捨子出家者法矣究竟則與釋律原不相悖釋氏亦不與長子辭親出家雖許次子出家而亦不許其違父之命擅出也蓋佛雖世外聖人其經綸世法亦未嘗不密而 聖祖僅許民間第四子出家其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五

四三

意更密蓋度僧雖出世之因而僧多則遊食者衆農之家一而食焉者之家六亦耗民之因也故律中又嚴於私自披剃私創養院二條此又不但以僧多傷農之故如來原有遺議末法中魔子盛行是以聖制節之其所以不廢二教者何佛仙之幽靈暗助皇綱何可廢也然邇來道教大衰玄門中幾於無師矣民間如捨支子出家夫亦擇空門中之有梵行者而巾瓶之庶無失身之悔歟

一四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以上二十六款大槩以陰陽為本以防微杜漸為用此不言君子之禮樂而主於追野人之禮樂者也蓋孔子以先進禮樂為野人以後進禮樂為君子非朱子所訓先輩後輩之謂謂宇宙間天然真率之禮樂先起於無位之野人燦然明備之禮樂繼起於有位之君子此先後進之說也吾儕身入冠裳中一切事上使下愛眾親仁豈能廢君子之禮樂哉不過於後進中存先進之意耳至於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主僕之際則純是野人之本來禮樂用事也孔子用世尚從先進則不用於世而專用於齊家其主於先進奚疑哉愚昔有感於顏氏家訓即欲自筆幾條以示子姓而以德行荒落家規草創未遑也今畧引其端於此云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四三

仰稽 聖祖經綸三教憲章以表大成聖脈以正儒流俾見議 三十五款

聖祖主賓三教大意

儒者執韓歐程朱壯年未定之論則二氏之書可焚二氏之徒可絕而 聖祖之經綸大經殊不然理則融三為一不與其相非教則鼎一為三不與其相濫而主賓自有在焉大意見於御製三教旨釋二論中三教論獨表老子謂其密三皇五帝之仁實與仲尼之志齊而以赤松子之仙術配孔釋為三教末云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唯常是吉夫論以三教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四四

為名而以萬世永賴稱仲尼以暗助王綱稱佛仙固主儒宗而賓仙佛者也宦釋論獨表釋迦謂其以因果幽玄之教翊帝王綱常之教而不言孔不言老蓋攝其道於帝王中首言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之名稱者云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斯道自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厲故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漸

入中國陰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異聖人之道而同焉可以云異者在別陰陽虛實之道耳夫論以宦釋為名而以佛道為陰為虛以聖賢之教為陽為實亦主儒教而賓釋教者也蓋聖祖之經綸大經密矣豈若韓子之作原道論歐陽子之作本論程朱之祖孟子開楊墨未得二氏之髓輒攻其皮毛者哉然其頒經制於天下則於五經四書之外羽翼必以程朱傳註何也古今訓釋聖經未有如程朱之平正通達者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五

四十五

也而朱子尤為註中之傑蓋身負忠孝節義之標而其文之平正通達又足以挽素隱行怪之傲於世教豈曰小補 聖祖誠不以其見地之未盡合而沒其翼經之功也此見 聖祖宅心之虛取善之寬也假令傳註中尚有深達一貫源流善別三家旨趣訓義在程朱之上者聖祖未必不捨此而從彼試觀 御製集中有目訓魯論攻乎異端及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七二章實以朱訓為未妥而更釋之餘可推

管登之從先雜俗議

已然猶其小也至發策問及於天地鬼神及佛仙則迥出程朱見地之外矣然猶其畧也至作心經序道德經序則及於釋氏色空妙理道家鏡月端倪不但程朱見地不及而持論亦大與之相反然則 聖祖雖以程朱羽翼仲尼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意耳豈與程朱能盡仲尼如以程朱能盡仲尼則三教與宦釋之論皆誣矣雖然程朱未可輕議也就集註中亦是大醇什之七小疵什之三疵處不嫌本 聖祖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五

四十六

之意而推敲之醇處自應以 聖朝之制而遵守之而今談道家喜立巧說動以禪宗之餘吻掃傳註此倍也舉子家專尚新說至以西竺之方音入經義亦倍也却又難以為下不倍之律繫繩之端為 御製聖集原有所異同於程朱故耳一道德以同風俗於此必有道焉如以尼父刪述六經之案參之則今之經書傳註亦或不嫌於刪訂也夫

儒流參二氏法度

一四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聖祖嘗自製僧律二十六條頒皇覺等寺內一
 款云凡有明經儒士及雲水高僧能文道士若
 欲留寺聽從其便諸僧得以詢問道理曉解文
 辭夫緇流出世人也尚許其兼叩儒道二家豈
 以儒流應世中人有綱紀二氏之責者而廣叅
 乃在緇流下哉叅二氏之徒以何體曰此即以
 叅儒之矩絜之也夫行童之初入寺觀也頗似
 蒙童之入鄉塾然進此受牒受衣與緇黃伍可
 當農民之待農民不得與科目齒又進此習經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四七

習律耻作庸流可當儒童之待儒童亦不得與
 科目齒又進此叅禪覽教兼以戒德有聞則可
 以當庠生之待矣庠生可與鄉科齒而難與甲
 科齒又進此解行相濟能於宗教兩門中出一
 頭則可以當舉貢之待矣舉貢可與甲科齒而
 難與甲科中之耆宿齒如其宗教兩通戒行且
 篤為倫輩所皈依者斯可以配科甲之英矣即
 貴士何嫌以畏友待之而法臘亦當叅論此張
 天覺之所以降心於堯率悅亦以小友待大慧

杲而錐劄之也復有道行備而法臘高真能出
 離生死與古德相上下斯則可以稱方外之達
 尊矣以方內之達尊遇方外之達尊何嫌折節
 而盛年學道之士更不嫌降體而叅叩焉此周
 元公之所以友佛印友東林總而坡公遂兄事
 此二禪也唐宋間如禪門之五宗玄門之七真
 皆其人歟然則可以師事乎曰在散人則可在
 士大夫則不可在唐宋之士大夫猶可在今日
 之士大夫斷不可何者自有程朱教後儒者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四六

清議重矣而佛氏亦有息世譏嫌之戒胡得濫
 師方外之流今儒者亦不甚艷玄學而艷禪學
 咸知單傳之宗為出世之捷徑若恨不得面覲
 達磨而師事之者然達磨豈必賢於仲尼後世
 罕聞達磨之徒師仲尼之徒者而獨以仲尼之
 徒師達磨之徒此世教中之一大譏嫌也况五
 宗七真之因地豈必在程朱之上乃不師程朱
 之徒而師五宗七真之徒乎哉假有真達磨者
 出則五宗七真又在下風矣移其所以師孔孟

程朱者而師之可乎。曰。以心師之則可以身師之。則不可。蓋心師猶在師友之間。身師則遂與傳承執巾之侍者伍矣。譏嫌孰大焉。亦不獨以息世譏嫌之故。佛氏原云。不壞世相而證菩提也。士習詩書禮樂之教。衣食於孔子道中。自應以儒門之先正為矜式耳。不師達磨以心。而師達磨以迹。世相壞矣。壞世相。亦非達磨所與何者。達磨觀自在之化身也。觀自在能以三十二應度有情。豈不能以機宜俯順後學。乃與儒者之不師心而師迹哉。或曰。韋刺史不師盧能。裴平章不師黃檗乎。曰。此正所謂在唐則可在。今則不可者也。韓退之荅孟簡言曰。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但言下及公卿輔相而不言上。自天子后妃諱之也。蓋唐宗偏重老釋。且導儒流以師釋。其不師釋而力排之者。唯退之一人耳。聖祖之教則不然。固重釋。尤重孔。其作官釋論。且欲簡緇流之堪用者。以歸孔。卽此便是憲章也。吾儕其可遠諸。或曰。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罪

管野之從先維俗議

尊周莫如孔子。何以師老聃乎。曰。老聃周之柱下史也。非方外士也。後儒錯認為金丹黃冠之祖。而名之曰異端。豈知孔子之所從而問者。周禮也是以。聖祖極贊其道之玄妙。而為之註道德經焉。仲尼焉不學。非老聃之師而誰師。然老聃豈必賢於達磨。安知孔子生梁陳之間。不以師老聃者。師達磨乎。曰。單傳之宗。卽以一貫之之心法耳。孔子已先得達磨之同然矣。何必師。意者志學以後不惑。以前學未至於知命。而有先知如達磨者出世。其何憚於請車之行。然使生今之世。則亦但以心師。不以身師也。為有。聖祖之憲章在也。聖祖之尊釋迦。則至矣。假令出於今世。亦以心師。不以身師乎。曰。如來者。世所尊為無上法王者也。此師出世。與諸師別。經謂如優曇鉢花。曠劫乃一見耳。是以大千界內。一切天主人主。俱北面而皈依焉。獨儒流也乎哉。然使如來不出世。而治世之聖王出世。則道權統於天子矣。儒者又當以君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手

一四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43 A

二統並歸天子而以師範歸輔世長民之賢故
 如來遺囑特以佛法付國王大臣而大弟子如
 迦葉等弟令之護持正法而已仲尼正應如來
 隱囑而為天子維世教者也是以師萬世之帝
 王亦師萬世之臣子焉使其生與釋迦同時亦
 移其所以師老聃者師釋迦否曰仲尼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堯舜文武之所師仲尼亦師之矣
 苟論其世則仲尼亦不必師釋者考內典釋
 氏生於周昭王之世歿於周穆王之世據永平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年間博士王遵奏有周書異記載昭王二十六
 年四月八日日有五色祥光入貫太微太史蘇
 由筮之得乾之九五曰此西方聖人降誕之相
 也王命錫石置之南郊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
 五日日午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召太史扈
 多筮之曰此西方聖人示滅異感也此與列子
 記孔子對太宰蕩之言相應蓋周書異記漢臣
 猶及見之孔子知西方之有聖人其源必本於
 此然以佛身未入震旦周王未之師也越千年

而漢明乃師之孔子始生亦現素王之奇微稍
 長即負達者之重望天實以震旦之師道昇之
 特不以一大事因緣顯耳佛法亦不能逃時節
 因緣其遲入中國天正欲使孔教先流釋教繼
 至也孔子與老聃值不與釋迦值後先離合之
 間三教鼎立之微機在焉孔子何必身師釋迦
 哉其贊周易乾元統天亦既得釋迦之同然矣
 釋迦應乾之九五孔子應乾之九二易曰見群
 龍無首吉世人亦不必賢釋迦於孔子也然而
 孔子之心最下果遇萬劫難遭之法王義不為
 主而為伴即不以文殊師利法王子之身現亦
 必以維摩詰居士之身現無疑也據其對哀公
 之言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
 之冠推是義也果現身於宰官居士中未必不
 師釋迦然亦必從時王之服不從法王之服矣
 豈獨孔子哉文殊普賢助佛揚化之大士也摩
 訶迦葉傳衣付法之上足也不聞祝髮隨聲聞
 眾而況身膺世教之責者乎故今之學士大夫

敢於裂冠毀冕。濫迹空門。皆聲聞小乘之矩。非
普賢大行之矩也。或曰。無孔子之因地。而亟求
出處生死。則以吾之不可。學孔子之可。庸何傷。
此有二喻。可以定儒釋之細紀也。論行門之分
派。當以父執之交爲喻。孔子以經世之家法。師
儒流吾道中之父也。釋氏以出世之家法。師
流吾道中之父執也。孝子雖以事父之禮事父。
執然未有不承父祧而承父執之祧者。繼別之
宗有在也。論性海之同源。當以祖父之脈爲喻。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重

孔子以三綱五常之教。含一大事。儒門中之父
脈也。釋氏以一大事之教。含綱常儒門中之祖
脈也。仁人雖以嚴父之心。嚴祖然未有不禱其
父而上禱其祖者。世及之統有在也。此以定
紀綱而心師身師之義。較然矣。然則儻者必不
可師。二氏之徒乎。又不然也。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耕稼陶漁。至聖循取。而况出世之宗徒乎。愚
所以嚴師友之防者。蓋不專爲濠洛關閩諸儒。
出後儒家之議。嫌日多一日。亦爲五宗七真諸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雄出後。二氏家之龍象。日寡一日也。果有出世
龍象。在二氏中。儒者能破拘學而師之。吾且以
爲奇士。然而欲師出世中人。亦必還朱紱於魏
闕。還青衿於學宮。入山之深。入林之密。不干有
司一政。而後可何者。陽既竄迹於法門。以奪儒
門之重。陰復借光於君榜。以取法門之重。非穿
窬之類。亦二本之囿也。而二氏家之霸徒。且乘
此而自擡聲價矣。即使當下真能跳出生死關
外。猶種他生退墮之因。而况染狂染僞者哉。是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重

以君子不由也。雖然。俗儒爲拒楊墨之案所悞。
溺名利而迷出世之因者多矣。有能知二氏之
有別傳。而不取求師也。不猶賢於撥無因果師
心自用者哉。

儒者護持正法

程朱乘氣運。以過狂禪。亦不違於天命。學者當
知其所闢之法。非佛之正法也。不屬外道。則屬
小乘。佛已先自闢之矣。近世儒流中。頗有知護
持正法之義者。亦未必果察於法之孰爲正。孰

一四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為邪也。傳識末法中魔子披緇壞佛正法豈緊異人。即今談宗談教之流也。可槩護持乎哉。摧邪扶正乃所以護正法也。考涅槃經釋迦深讚護法功德高出六度之上。而其自述往因則言嘗作國王為護一善知識。故至與惡知識戰傷身歿。以此因緣遂生阿閼佛國。永離三惡道。以至於成等正覺。則所以護持正法之義可知已。蓋不摧邪法不足以扶正法。正法非魔子所能持也。而末法中魔徒偏能竊佛正法以聳眾聽。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五

不具法眼誰能辨之。且所謂正法亦不局於三藏十二部法。華經不云乎。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以此推之。即吾聖人所定三綱五常之教。一一皆普賢行門。亦一一皆正法也。不護經世正法而專護出世正法亦屬偏離。但經世非究竟之法。究竟必歸於出世。而出世妙法又非經世者不能護持。故釋迦以佛法付國王大臣。此非過世法以存出世法實乃過魔法以存正法也。若究護持正法之原其義更

與益本於釋迦之瞬迦葉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交付於汝。汝善護持。毋令斷絕。此所謂正法眼藏。又不以魔法對正法。而以像法末法對正法也。何謂正法。有教有理有行有證。四者咸備。是謂正法。像法中缺證末法中行證兩缺。釋迦所囑迦葉護持正法。蓋護教理行證完備之法也。目今儒釋兩家涉教涉理者尚多。惇行詭果者絕少。豈不應佛之謙釋門縱有豪夫亦皆空談般若。戒裂行門。而儒流中有負時名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五

不辭為之。招羣立幟。鼓舞倡率於其間。可謂之護持正法乎哉。竊謂佛法未入之先。震旦聖賢所持未必非佛法。佛法既入之後。末世王臣所護未必是佛法也。儒生不具擇法眼。其母輕言護持正法。噫。自達磨入震旦以來。孰不以單傳之宗為正法。而今亦漸流為魔法矣。

金湯外護名義

釋門於儒家之護教者。名曰佛法金湯。狀其以不護內若金。城湯池之不可破也。蓋佛法有內

外二護拈花之頃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屬大迦葉入滅之期以結集三藏十二部屬阿難。又於刀兵劫後戒盡還增起而轟揚三乘教法屬十六應供羅漢三者總名內護而有所謂金湯外護者則屬之國王大臣其重有加於內護。此以折攝二門寄之也。蓋王臣護佛法於增劫初戒之時易護佛法於劫初將終之季難護增劫初戒時之佛法但有攝而無折護戒劫將終季之佛法則折攝必湏並行而末法中則折法更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老

教折三乘仍以法華之一實廢三乘而出之以狂心飾之以偽行總屬魔法儒者不察而護持之總屬護魔於此能辨邪正審去取則庶幾乎可以言護法矣。然而涅槃心未徹正法眼未開猶恐所護者未必是正法中之正法乃像末法中之正法也。曷為護正法中之正法正法既以教理行證金備為義則護法者必有以鼓末法中人通五時之教明一乘之理修無漏之行入涅槃之證而後可當金湯外護之名。吾觀唐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雖使宗徹五綱教通三藏兼以捨宅爲寺傾產
飯僧之修行而如來之正法不屬焉雖不以積
金湯可矣况乎敗類宰官虛聲居士徒以塵飯
塗羹之餘讚揚佛事其得贊留在人間若有助
於大法也者此佛門之少正卯也金湯云乎哉
越僧法名如惺其師象先大有戒德臨終現奇
徵未法中之龍角也如惺能守其戒而濟之以
文可與言如來正法者故爲之述此大意名曰
結侶續佛法金湯編引云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空

尚論

聖祖護持正法之實

聖祖護持正法之實大端見於遊新菴一記中
儒者有志於維教乎斷不可不知斯理其記蓋
爲靈谷寺僧求施崇建看發而折攝之機具在
焉謹述其畧記謂僧曰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
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真諦等捨身大
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秦皇遣方士而求
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冀長生魏道武因
冠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

營聖之從先維俗議

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
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諫及法門
三武因此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
當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與
非天不祐乃君愚昧非仁連誦於佛老爾尚弗
識何愚之篤復云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
空元君順帝問道於斯人斯人答云如來之教
務化愚頑陰理王度又非帝者證果之場苟能
悟我誠導則君之修甚有大焉所以修者宵衣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三

肝食修明政刑弄倫攸敘無有紊者調和四時
使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此之謂修豈不彌綸天
地生生世世三千大千界中豈不永爲人王者
歟以此觀之貧僧百劫未達於斯帝或不依此
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劫不出貧僧之右又丞
相捫思監至齋盛素羞亦問於指空意在增福
指空曰修行多道途異而理同公相知否曰不
知曰在知人在安民忠於君孝於親調和鼎鼐
燮理陰陽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上王臣矣吾

一四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將數劫不達斯地苟不依此欺君罔下用施於我雖萬劫奚齊吾有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欲以菴為朕增福可乎又論僧曰財非朕之已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國王大臣復諭之曰當哉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諂聽化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釋斯記也不但仰見聖祖之深於佛法即指空之告元君元相言若甚粗義則甚奧非宗教兩通不及此亦唯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三

聖祖獨觀其深也於此叅之護持正法之義瞭然矣蓋如來等衆生為一子則帝王亦當等衆生為一子何厚於緇流何薄於黎庶何欣於出世法何厭於治世法而况現在功德必先有以安世間之黔黎而後可以庇出世間之釋子此天則之自然也

不者即邪道故梁武陳武之捨身事佛以及秦皇漢武等之偏信方士匪落廣法亦落小乘之法而聖祖之不以民膏濫作佛事但護其教而流行之真大乘菩薩之

逾世德堂印行

道也獨怪指空一亡國之僧耳乃不效前代宗師談無生於世主時官之前而專言祈天永命知人安民之道此與陳希夷告宋宗之大旨同其對元帝則及於生生世世永為人王之說對元相亦及於立人間天上王臣之說此匪但破其妄求增福亦含三祇出沒深因而其自述地位若謂世有明聖之君永可為大千界內人皇者望之猶懸百劫此可以想三皇五帝之果位矣因警元君墮落彌深雖千劫難出已右則隱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四

然自謂福德之可受王報而不受也又有賢明之臣永可為天主人王輔佐者望之猶隔數劫此可以想稷契伊周之因地矣因警元相不義行施雖萬劫莫與已齊則隱然自謂階級已出宰官之上而不為也語意間或廣言三千大千或畧言人間天上或量言百劫千劫或較言數劫萬劫大有權衡在焉絕不類合頭狂宗輕施棒喝於宰官居士者若而人者得非從根本智入差別智兼得他心宿命二通者歟第不知斯

案何由達於 聖祖之天聽而記中描寫之
真至此。唯聖知聖，唯賢知賢，非異僧不能出此
案。亦非 聖祖不能撰此記也。蓋不但爲王

臣立現在護法之準，亦爲王臣示過去未來作
受之因矣。儒流可以程朱之案格之耶。要之過
去不必論，而現在護持正法之行，實將來究竟
正法之因也。現在之護法孰先。曰：出世法不離
世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
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此治世之正法也。仁敬孝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五

慈之圓修，便是普賢行海。仁敬孝慈之實際，便
是毘盧性海。出世法貫其中矣。王臣護法，必毋
使二氏狂徒以宗掩教，以術掩道，詖弄詖詞，奪
人仁敬孝慈之心，務執急焉。究到佛事門中，不
捨一法，則出世法，何可不護。其要亦只在去我
人衆生壽者四相而已。五倫不敘，四相不除，而
專倚造寺飯僧持經禮懺爲功德，此達磨所謂
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者也。唯儒家之
言仁敬孝慈也，局於現在之身，其因淺，而佛門

管聖之從先維俗議

之言性海行海也。通於過去未來之世，其因深
故儒者不嫌於經世法中，兼護出世之法焉。特
惡夫舍現在之躬行而懸思過去未來之因果
反有傷於正法耳。愚故揭 聖祖之遊菴一
記，以爲不善護法者作戒焉。

尚論 聖祖頒行經教隱意

聖祖以禮記中之學庸二篇及孟子七篇，配魯
論頌行天下。全據程朱之案。至於推尊釋迦老
子，配尼父而並頒其書，又全反程朱之案。真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六

謂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豈
等夷智慮所及。第其頒布群經之時，尚有四顧
躊躇之隱意。學者未必能察。今當以意逆之。論
語二十篇，不但人間重之，天宮亦重之。真萬世
脩己治人之龜鑑也。是以 聖祖之精神獨
注焉。學庸二篇，孔學之淵源具在，然不無缺文
錯簡。而當時無從考訂。 聖祖亦闕疑以存
之耳。七篇中，則有門人錄歸附會之言。如舜避
河南禹避陽城，益避箕山，伊尹之不起於滕，臣

一四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割烹百里奚之不起於五羊食牛論則高矣俱非貪錄而冠讐可以視君貴戚可以易主則聖祖初亦疑之欲撤其四配之座而以天象示異乃止竊謂學庸之缺文不可補而錯簡亦可釐七篇之精義不可磨而訛傳亦可削夫善繼父之志者為孝子則善繼君之志者為忠臣世有周公何憚績文王之爻辭世有孔子何嫌演周易之十翼士君子當此超三邁五之盛朝而無善繼高皇之志如周孔者謂之何哉唐伯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卒七

元之進石經大學亦信而好古之遺也君子取節焉可也佛老二藏最浩且襍聖祖雖廣收而並儲之其精擇自有所在於道藏獨尊道德一經而為之序復為之註於佛藏獨頌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而於心經亦為之序按道家以玉清元始上清靈寶二天尊合太清道德天尊為三清其來已久而聖祖不然其說以為此時人妄立名色使人慕而隱其機耳夫聖祖既以道德信老聃則何疑於上玉二清哉

倫世德堂印行

此其隱意可窺也蓋欲使子孫臣庶殫精於道德欽若於上帝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平矣道藏尊三清於玉皇之上列老君於三清之末將使愚狂易敬天重道之心以慕空界故立論以防之而卒不令道家毀三清之象蓋其慎也又按佛藏五時教中以華嚴法華二經為圓宗為滿教並稱經中之王而聖祖所頌三經雖屬大乘宗教而義猶非圓滿也聖祖曷為不頌經王令僧專習而偏以三經為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卒

課哉其隱意亦可窺也華嚴四無礙法界非大心眾生不入法華一乘實相非久修菩薩不入中下根器承之鮮有不增虛見而損實行者聖祖未稽其利先稽其敎故姑舍是而以般若破相之宗去人執以楞伽印心之旨發人悟俾之出小乘以入大乘至於圓滿實教則以待上根利器之高僧與內閱外現之大士焉蓋又慎乎其慎也其不以道釋二典頒學校中亦是此意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也。聖祖之盡人性質化育類如此。

然考其論沈士榮之書提及園中有一士兼涉儒釋道三宗者其言本不甚當於聖意却獎之曰善哉君子雖未至三宗之奇有心如是亦可謂學之足矣。然則世有英材間氣。聖祖豈

以出世之因自秘而不與之研窮哉。愚頗嫌永樂間儒臣奉詔輯性理大全收及邵子元會運世蔡氏律呂新書洪範皇極而於聖祖所揭心經暨金剛楞伽道德等經無一及焉此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六九

四典者使入諸五經四子之中。等與士子作經義命題固不可。或附諸性理大全之後。間與士子作策論摘題亦何不可。蓋宋儒錯認佛老為異端。故界諸藩籬之外。聖祖明言三教難

缺一何不收諸性理之中。如曰學戒多岐。當防其漸。則宋儒之防曷嘗不密。而今之豪傑偏染指於二家也。為人心不死而聖祖統一聖

真之精神。豈極不能不通也。今學者不知杜執一二本之漸。而欲杜統一聖真之漸亦已過矣。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唯二教既流。儒者爭趨向上一路行門未必不為解門所奪。其漸委有當防者。則亦嚴以孔子之矩裁之耳。

尚論 聖祖實學 昔人尚友千古。而吾儕尚不能窺聖祖之學。非夫也。聖祖之學深於老子之道德。亦深於達磨之性宗。因以老裁仙。以宗裁教。而兼稽學仙學佛者之救。自謂不深於儒。而於孔子之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却有符節相通處。且行

所知而闕所疑。悠然有望道未見之懷。不執一不二本。遠非有宋鉅儒所及。何以驗之。嘗讀其論沈士榮脩身之旨。曰古智人有為身而修身。吾不知修者誰也。或曰身為神而修。或云神為身而修。果身修神歟。抑神修身歟。夫神天命也。命也者氣也。氣之所以含情抱性。樞於意焉。所以修者為神。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斯旨甚深。蓋從老子道德經中載營魄抱一。悟來也。一切上仙性命雙修之學。攝是矣。又讀其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十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十

011111 701111

僧印心之旨曰。朕嘗聞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使佛見前安不為諸徒之所辯。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朕不知法。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糾。設使綱而絕流。眾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為多。減一倍不為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誦還契。不立文字者。斯旨尤深。此從達磨單傳。訣中覓心了。不從先雜俗議。卷之五 主

可得悟來也。一切宗家明心見性之學。攝是矣。然。聖祖雖深於性命之學。而於僧言地獄。錢湯。玄門所言洞裏乾坤。壺中日月。皆以為非實象。謂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又謂天堂地獄。昭昭於目前。時人自不知耳。此皆以人道該天道。近於司馬君實禪偈六首之說。二氏家寧不以膚淺影畧。見疑不知。明君警世之言。理合如此。所謂隱實顯權者是也。試思。聖製集中。道及釋迦靈通。上下津津不

啻口出亦採。及指空三千大千人間天上之語。豈謂真無天堂。既有天堂。豈無地獄。天堂地獄。既有則一切幻化之境。皆有仙家之洞裏乾坤。壺中日月。是或一道也。必以為皆非實象。則佛家之毛端現刹。塵粟轉輪。亦近於幻矣。吾是以知其為警世之言。是權非實也。聖祖嘗作修教論矣。謂釋佛六載道成。歸演大乘。雖有二千五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賢少。改演小乘之法。吾中國聖人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今聞佛有二乘之說。豈不修道之謂教乎。聖祖此論。本為天界住持之懶修。招報者發。未及性道教三義。則自達達人之權實。皆在焉。蓋其論沈士榮及諭僧身心性命等義。自達之實也。率性之謂道也。其以現在之禍福。論佛天之地。及天堂地獄。達人之權也。脩道之謂教也。通乎此旨。則闢諍之風。熄而曲成之義行矣。

尚論 聖祖闡幽至德

愚嘗細繹曾論中孔子微言。聞古今賢聖之幽居半焉。蓋士君子不過於時。唯闡幽功德為最大。闡幽與王者興滅繼絕之仁同。乃如三大聖人之幽非。聖祖不能闡也。世儒槩以賢堯舜冠百王推尊孔子此門面之談耳。聖祖獨闡其脩道陰陽之幽於襲封衍聖公孔訥。誥文及勞孔希學勅諭見之。誥云三皇五帝之道。協天地陰陽。定民居至周。文繁於三墳。道迷於五典。兼以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獨從九維俗議。卷之五。七三。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然也而。聖祖獨表老子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夫仲尼之志何志也。老安少懷之志也。於是老子自私自利之誣白矣。又表釋迦之心。以為世人罪重危山。愆深曠海。佛因是而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意在消愆而息禍。利濟群生。夫利濟群生何心也。亦仲尼立人達人之心也。於是釋氏自私自利之誣亦白矣。聖祖能闡三大聖人之幽。而吾儕獨不能闡。聖祖能闡幽。亦足醜也。但闡聖祖之幽。則三聖人之幽俱闡矣。儒者兼脩六度。釋氏有六度圓脩之說。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禪定。六曰智慧。謂之六波羅密。梵語波羅密。華言彼岸到。即大學止至善之義也。儒家以為異端之教。而排之。禪宗亦以為漸脩之階。而掃之。然六度如之。何其可掃。理須頓悟。事以漸除。漸除非六度不可。五常百

一四九 太皇先哲遺書之一

行三百三千之儀無一而非六度也。近儒頗有見及於此者。然六度中亦有似是而非之幾在焉。且入廬之行亦與出廬之行有別。不有正知見以裁之。縱不流於外道。亦必入於小乘。當爲之畧剖其義。

釋門有二諦曰生死海中。念佛第一。人天路上。作福爲先。儒者當知此諦。非誑語。作福莫先於檀度。釋門之論檀度最精。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究極於法施。無畏施。此孔子之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五

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者也。但論財施。亦以三輪體空爲極。謂不見有施者。不見有受者。亦不見有所施之物。是亦何可易言。今且緩言空三輪之體。先言正三輪之體。貧者錢者。但以分文顆粒施於其所當施。豈但人天福田亦是菩提德本。乃不正之施。多在富貴場中。蓋有爲人臣者。高官納寵賂。卑官剥民脂。而以奇贏要福於空門。又或行不義之居間。捐少分以作佛事。是謂不忠不義之施。又有爲人子

者受父母之劬勞。毫不知德。分昆弟之財產。較及錙銖。一切宗黨之休戚。小民之痛癢。漠如也。偏認供佛飯僧爲無漏功德。破慳貪以應之。此不孝不弟之施也。復有上不急公家之賦。下不償親友之逋。而專以希福心行媚佛事。總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福報尚賒。而罪報必先至矣。愚於忠孝實德乎。誠不足語。及檀施亦畧知緩急先後之序焉。從畏途歸。先了生事。死葬人倫中事。然後敢及人天福田事。福亦頗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六

從護法飯僧中脩。絕不敢要人天之福。亦不敢以一毫不義之取。爲作福之資。貴遊中有壞世相。以作佛事。歛民怨。以市僧德者。不各規焉。實念諸佛等衆生爲一子。何擇於緇素也。但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則緇流正在孤獨中。施恩於不報之地。此其人矣。在當道之行。仁尚不先於此者。而俗士欲植出世之因。則三飯其在茲乎。乃豪富家擁貨巨萬。曾不肯捐分毫之財。施以佐法施。亦可醜也已。以上言布施度

釋門之論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儒者不可不信此理蓋自程朱之教行儒家論生身之本堅曰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又曰父精母血相感而成也豈知人之所受於天地父母者精氣耳一點靈知之性天地不能與諸人父母不能與諸子也不從界外四聖分身而來則從界內六凡輪轉而來六凡惟人天二道為善道非風生脩持五戒斷不入五戒之中有性戒有遮戒婦殺盜妄謂之性戒飲酒謂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七

交不親則豈以殺生邪婦道天下哉釋氏謂婦殺盜妄之根不斷必不能證菩提五戒不持必不能生人天二道此則拔本塞源之教也然五戒但該身口二業其戒猶粗五戒歸於十善則兼身三口四意三之惡業而俱斷之戒斯精矣精而又精有所謂定共戒者則性戒合於般若波羅密有所謂道共戒者則性戒合於般若波羅密此則正合孔子空空曠曠之性體也今緇流但持得不殺生不飲酒不邪婦之戒則眼空塵俗自以為出世高流矣考其偷心妄語何異族姓中人而意根之貪嗔癡視族姓或更有甚焉者惡在其為持戒也姑置已唯吾儒亦自有戒門不持何以範俗持儒之戒又不在區區戒酒戒殺間也儒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分內事即不飲不殺曾何以當普賢行之萬一而一言足以儆事一念足以殺人雖有小因詎贖重垢即使言寡尤行寡悔而出謀發慮不為天下萬世起念僅為一身一家起念如大乘之戒何儒者

卷之五

七八

之戒經備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中。而大要則蔽於易傳見龍一爻中。曰庸言之信。口戒也。庸行之謹。身戒也。閑邪存其誠。意戒也。斯之謂大乘善。薩戒。歟。噫。自維摩詰經有娑殺性空之案。而狂儒倚之為口實。今又牽扯華嚴發心便成正覺。八難即超十地。以文之謂持戒。盡屬人天聲聞小果。蓋小人之中庸日盛矣。柳宗元作一律師碑文。最佳。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七九

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唐文蓋以韓柳並稱。柳入佞文之黨。品在韓下。而此論過韓于原道遠矣。以上言持戒度。釋氏最重忍辱行門。以為是起劫證果之因也。儒門則以綱維世教為重。雖言忍以濟事。亦言士可殺不可辱。有子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然則忍辱非儒道歟。曰。此亦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蓋聖賢所乘願力不同。乘繫矩乎天下之願力耶。道在稱物平施。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其施乃平。當其情理兩迫。父母弟之仇。亦報四凶之罪。亦誅唯藏身。則必以心而已。此儒家之所以克己復禮也。乘慈悲脩出世之願力。耶道在難忍。能忍。觀彼冤仇。如己父母。其忍乃真。當其機緣所至。雖歌利王割截身體。亦誓道成。首度雖調達。累劫作仇。亦與授記作佛。然亦度之於報盡。罪滅之日而已。此釋家之所以克己復禮也。在聖人易地則皆然。學者胡得執此議。彼唯吾儕。既立身於冠裳中。則亦守孔子之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八十

而已矣。孔子亦聖人中之忍辱者也。見逐於季孫。見沮於子西。晏嬰而不尤。絕糧於陳。蔡之間而不愠。受匡人之圍。遇桓魋之難。蒙叔孫武叔之毀。而不對。非夙生證過無生法忍者。殆不能吾儕不能安而行之。亦可以勉強而行之。其幾不出於孟子之三自反。以上言忍辱。釋門諸度皆實。惟精進一度。近於虛。介在忍辱禪定之間。蓋所謂合外內之道也。在儒門則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其精進之

大端歟要其至則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精進於思者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精進於學者也思即悟門學即行門但當體驗孔子之所思者思何事其所學者學何事不食不寢之思必在四十不惑之先忘食忘憂之學兼在五十知命之後其上達之實際雖難窺而下學之工夫亦可想也學者應知儒釋兩門之精進俱合內外之道而釋道多從外合於內說儒道多從內合於外說蓋釋氏之內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全

心解脫不待言患其不合於外精進則外必合於內如釋迦因中不吝捐頭目髓腦以求道而佛子入定有歷百千萬劫不起於坐之時此皆出世聖人精進之實非幻語也儒家之外行嚴密不待言患其不合於內精進則外必合於內不待孔子之不食不寢忘食忘憂為然成湯之昧爽丕夢周公之坐以待旦皆是也此則在世聖人精進之實也今流多務外而不務內儒流有染於禪狂者不但心不精進且并其外行

管野之從先維俗議

而掃之口又能責繼流之不精進也學不日進則日退退則何所不至矣悲夫以上言精進度禪觀之學難言也梵語禪觀華言靜慮蓋在思與不思之間正所謂寂寂惺惺者也人之全體不思既入於昏沉有思又入於妄想調停為最難故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此謂惺寂雙流一心三觀之法然非識得本體則禪觀亦何所施是以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此即禪門止觀之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全

也蓋聖門自有止觀正宗因聖學失傳而止觀乃入於禪門耳惟釋門揀別禪定為最細除外道禪外從四禪入四空八界為凡夫禪從此入滅盡定為登聞禪通前四禪四空名曰九次第定猶未入於大乘大乘禪復有二名一名攀緣如禪謂已透悟性宗得百千三昧而出定入定之間境猶未能合一非受佛力加持則不能弘無上正真之道故曰緣如宗門張為祖師禪在佛則謂之攀緣如禪耳一名如來禪禪曰如來

一五一

太極先 西遊傳之一

是為楞嚴大定大定者無動無靜無出無入不
 動道場偏周沙界即易傳乾元統天之境界也
 義皇以前未必無此聖人據耳目之所睹記則
 不得不以釋迦當之矣然乾道攝盡六度非禪
 度可得而名也禪度攝在良卦大小乘禪之義
 亦畧露於良之彖傳中夫子先發伏羲之良曰
 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此大乘禪定之宗也過則為如來禪及
 則為祖師禪其孔子之自道歟次乃釋文王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八三

方所者不同而境界亦已高矣夫何咎但言無
 欲亦與復初之元吉有同焉孔門之教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全不用良肯之學蓋緣七十二
 子中大乘根器居多但以知止入門即從事物
 場中鍛鍊純熟將心體打成一片不期定而自
 定矣顏子之心齋坐忘以此至孟子而後開養
 氣之門至程子而後開靜坐之門養氣則近於
 玄靜坐則近於禪雖曰持志養心之捷徑而習
 此二法多入上下敵應心所中與孔矩似差一
 線也雖然上乘兼修中下則良肯真寡過之道
 歟學人有孔顏上乘之資則直從乾元上發脈
 時行時止而已矣下聖人一等則良肯之義胡
 可忽然而未易言也 以上言禪定度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八四

智有實智分般若與智爲二度則前九度俱屬權而後一度方屬實印諸易傳總含在成九四一爻義中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所謂一以貫之也透此根原是爲入一若度之始幾在何思何慮率天機之自然下言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正言天機不假思慮復提尺蠖之屈龍蛇之蟄何居寒不透骨則梅不吐香以屈以蟄卽是固聰明聖智以達天德之意固聰明聖智以達天德則精義入神可以致用而安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全

矣是爲般若波羅密之境界權智該其中矣過此以往則有窮神知化之事此則一以貫之之極致也是爲智波羅密之境界實智該其中矣姚江單提良知之體肝江兼提赤子不學不慮知能之體俱不悖於孔子一致百慮之宗然特智度之端倪也已矣學人得少爲足便以輕口快舌救精義入神窮神知化之義是以狂禪入之多流於小人無忌憚之中庸然欲由精義以窮神既非思慮之所可及亦非不思慮之可坐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致也其幾含於孔子提子貢多學一貫義中今且未敢道破姑舉禪家之影畧多識一貫義者爲學人作參求題目曰多聞無智慧是不知實相有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多聞卽多學而識之之謂智慧卽一以貫之之謂也今之以講究義理求聖學者離着五經四書便無話柄豈非有多聞而無慧歟今之稍見本來無一物而不禁叫號者言及三世因果及三祇修證便謂落第二門頭豈非有慧而無多聞歟越此二坑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全

後可與窮孔子之智度也已以上言智慧度

易道具足三皈

釋門最重三皈。一曰皈依佛。佛者兩足之尊也。二曰皈依法。法者離欲之尊也。三曰皈依僧。僧者衆中之尊也。今不同緇若素與以披袈裟者果者爲佛從闍崛結集者爲法受三衣祝髮者爲僧矣。然其實則不然。佛以覺滿爲義卽儒家至聖至誠之稱也。十方佛儘有不以旋螺髻現相者。釋迦特比丘中之一尊耳。豈足以盡佛法。

一五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以軌則為義即儒家規矩繩墨之稱也十方法
 德有不以語言作佛事者釋典特音聲中之一
 教耳豈足以盡法僧以賢聖眾為義即儒家列
 聖群賢之稱也十方僧儘有不梵不緇純現菩
 薩莊嚴相者比丘特四眾中之一類耳豈足以
 盡僧既不足以盡佛盡法盡僧則三皈之義亦
 將不盡於此而易書中乾卦六爻則已具足此
 義焉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皈依佛之
 義也蓋飛龍之至非福慧兩足之大人不能當
 從先維德議 卷之五 天

二義中究竟歸於無欲此皈依法之義也從此
 妙法進修不已不日皈依離欲尊而何此尊亦
 不局於三藏十二部也而三藏十二部亦未嘗
 不該時乘六龍之法舉一乾卦而餘卦之皆具
 三皈義可知也已又以群龍無首之義推之不
 問世間出世間之妙法非乾元果地之龍不能
 作非乾元因地之龍不能述龍德雖無優劣而
 玩孔子傳易語意似以九五當果地之龍而以
 諸爻當因地之龍也既分因地果地則亦微有
 優劣矣何以曰見群龍無首吉蓋從用九二字
 取義九者老陽之數以用為言此向聖人乘龍
 御天上說也乘龍御天之用不但證乾元之果
 地者能之但入乾元之因地者皆能之于稽其
 實却是因中聖人乃行乘龍御天之實事在果
 上則屬權乘何者果上聖人即是經天之乾元
 耳證經天之果而行御天之事此所謂帶果行
 因逆流而來者也中國應運之聖人多有之不
 具文王孔子乾元朕眾何以知龍德聖人之無

首哉儒者亦曰六龍有隱顯而無淺深不知六龍雖無淺深而有權實總而核之出世飛龍之位名曰法王必以十方三界為報土故非福慧兩足之尊弗居若在世飛龍之位名曰人王但王人界不王天界則兩足尊固居之眾中尊亦居之矣夫子以見龍之德為君德正謂信庸言謹庸行開邪存誠之聖人即可以居飛龍之位也見龍既可以居飛龍之位則潛惕躍亢之四龍可以例推蓋凡曰龍德即使福慧不皆兩足亦必眾中尊之稱聖者也然聖眾固稱僧而賢眾亦稱僧唯乾龍屬聖不屬賢耳故今有疑亢龍之非聖者錯解也兩足尊之當皈依不待言矣眾中尊之皈依則不但皈依亦當皈依蓋天下亦有可邪存誠進德修業之君子尚未優入聖域者不謂之眾中尊不可也潛亢二龍人最難識其身雖立於聖地而俗目猶未必信其為賢也何者潛龍之用藏而亢龍之道窮也此唯具擇法眼者能皈依之以皈依之人難識故皈依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九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之法亦難辨釋專臨涅槃時弟子有以外道亂正法為憂者釋尊特以八正道揀之謂天魔能盜佛法而不能盜入正道也所謂八正道當有出於乾元用九一語者乎然六龍之變態孔多疑狀亦多則正道亦復難揀文孔所以別為六格而八收之以無首之天則也究竟及此而三皈之與義乃盡然而難言之矣即以此天則二字起義於家國間其三皈更有切近也者人莫不有天然尊佛在家曰父在國曰君雖德非調御丈夫其重亦與兩足尊等不此之皈而皈丈六之佛皈佛即是謗佛亦莫不有天然尊法家曰義方國曰令甲雖道非出離生死其重亦與誰欲尊等不此之皈而皈西來之法皈法即是謗法亦莫不有天然真僧家曰諸父昆弟國曰官長官僚雖品非教授同修誦善知識其重亦與眾中尊等不此之皈而皈祝髮之僧皈僧即是謗僧何者不務本而務末天則已亂雖皈三寶無益也通乎此義然後知三寶隨身具足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九

一五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飯易地皆然。易道不獨為經世人用。釋道不獨為出世人用。孟氏以來。執一與二本之障。可以一齊掃却。

儒書含攝八識四智三身義理

釋氏之學。至於轉八識成四智。東四智為三身。而佛道成矣。聖製每言天下無異道。聖人無兩心。則儒籍中。何以不及此理。曰此理具於易。而名義亦攝於大學八條目中。八識云何以眼耳鼻舌身之五根。攬色聲香味觸之五塵。識生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生

其中名曰五識。以意根攬法塵。識生其中。名曰六識。意根緣心王而起。我相名曰七識。心王合真如無明而起。業識名曰八識。佛謂二乘聲聞。但知六識而不知有八識。蓋七八二識最細。非見性者弗燭也。第八識雖以真妄和合。名阿賴耶識。然見分相分猶合。人與天地萬物無二體。離此識體而求真如性體。更不可得。然使即認此為真性。則妄又襟於其中矣。疑真疑妄。執之即成七識。此釋尊之所以常不開演也。七識無

體。即以六八二識合而成體。乃八識之我執相。而六識之帶質境也。此識未起。全是八識。此識一起。便入六識。是以謂之傳送識。此二識者。二

乘猶迷其相。而况未發意之凡夫乎。學者不入朝聞夕死。悟門未有能見七八識之面目者也。然則於八條目中。奚屬曰心八識也。意兼六七二識。意根即七識。意識則六識也。然則意識屬靜。而意識屬動乎。不然也。六七識俱有動靜。靜則合而為一。動則七識細而六識麤。人心中有微。我相似有似無之端倪。含在方寸中。一觸則微微而起。不復能合天地萬物為一。此是七識動處。至於由微入著。百慮紛然。則入於六識。而七識之頭面隱矣。眼耳鼻舌身之五識。似亦發於六識中。何以分而為五。曰此識體之分。司也。目司視耳司聽鼻司嗅舌司嘗身司覺觸。雖統於意。而亦各自有識神在焉。其所以別於意識者。幾在了別分別之介。不動念而觸境。即覺謂之了別識。此五識之識也。既動念而着境。壽

量謂之分別識此六識之識也然六識亦有了別之境與五識同緣此卽七識之帶質境耳五根既攬五塵亦必入於分別分別卽屬六識用事而五識不用事矣然則五識屬心乎屬意乎曰識則並屬心意而五根與五塵則屬格物之物以本末論則根本而塵末識又根塵之本也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格致原非二事則五識亦屬致知之知然根塵屬物心意獨非物乎五識屬知六七八識獨非知乎曰知必貫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奎

八識而物不出乎根塵格及根塵則識體之粗細判矣七八識緣根而不緣塵其爲物也細而難格五六識緣根而亦緣塵其爲物也粗而易格其中復有辯焉六識但緣法塵猶屬粗中之細五識分緣色聲香味觸之塵則屬粗中之粗矣故格物之物亦該心境意境而敘在誠正之先則必先從粗處格起耳大學一篇正是孔子下學上達之成案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固是主粗以入精然曰物

皆登之從先維俗議

有本末則格物者必先本而後末知本豈粗事哉卽此便是上達之始矣至於意誠心正學已上達天德而物亦未嘗不格知亦未嘗不致也是以平天下猶用絜矩之道絜矩非格物而何是故格物致知四字雖敘於誠意正心之初亦通於齊家治國之後而一以貫之者也精之又精格及爲物不貳之物本來無一物之物則五識合於八識之體而六七識亦貫於其中矣第儒家之論性學也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奎

字其義約而該釋氏之研性識也開爲五觀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其義詳以密如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釋典何可不研而謂釋氏所研八識出於心意知物之外則不可四智之義云何識者含真含妄之名智者去妄達真之名也轉識成智卽格致誠正之究竟處五識轉而爲成所作智物格知至之極也六識轉而爲妙觀察智知至意誠之極也七識轉而爲平等性智意誠心正之極也八識轉而爲大圓鏡智心正身

一五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修之極也。第釋家所品轉識成智之境界甚高。六七識從因中轉。乃七地入八地之事。五八識從果上轉。乃十地入等正覺之事。初入聖地者。尚不能與於此。而况三賢乎。若儒家格致誠正之學。則通賢聖而為言者。而向賢希聖。分上說。是多唯於格致義中。提出知本知止。此是聖學。悟門中事。而於誠正義中。却從好惡忿慥之發。於作用者說。未及返流全一。六用不行處。似非究竟語。蓋擇門重出世。多從未發之中。上提人。

從先雅俗議

卷之五

九

見性儒門。重經世。多從已發之和。上導人制。信不可執。一論也。然曰慎獨。曰非禮勿視聽言動。非見未發之中者。不能而首章。即以明德止。至善為綱。亦非大聖不能。滿其量。要之學。不達於大圓鏡智。則正心修身之案。未結也。故大學所第。致誠正。雖未必果。究到轉識成智處。而義則含於其中矣。三身之義。云何。大圓鏡智。為清淨法身。法身。即心體之盡無明。而還真如者也。平等性智。合於妙觀察智。為圓滿報身。報身。即

意業之盡塵垢而成莊嚴者也。成所作智。分於大圓鏡智。為百千億化身。化身。即知體之離塵礙。而入圓通者也。此則儒門聖人所秘而不言者。大學雖言修身為本。亦未必究及三身之義。然使明德果止於至善。格物者。至於無物。可格致知者。至於無知。可致誠意者。至於無意。可誠正心者。至於無心。可正。如中庸所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三身自然齊現。特儒書但含其理。而釋教則顯其證耳。或曰。釋流每言

從先雅俗議

卷之五

十

佛教之淺淺。猶勝儒道二教之深深。今以大學八目。救四智三身之義。將無誣深作淺。擡淺作深。歟。則吾固有徵於釋尊明星悟道之案。亦有取於六祖壇經之說也。釋尊於悟道之旦。歎曰。奇哉。眾生具有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為妄想執着。而不證得。則四智三身。豈出於眾生身心。意知之外。而六祖之答僧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此言四智之不假外求也。又曰。

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百千億化身汝之行也。此言三身之不由外鑠也。聖凡豈有二心哉。迷即凡。悟即聖。修證雖有三祇。佛眼照之。猶且暮耳。如必以深淺為較。則釋尊亦誣深作淺。六祖亦擡淺作深耶。唯末學狂徒。不窮身心。意知實際。不用格致。誠正實功。而好襲禪門之合頭語。則害道委是不淺。亦當有以防之。如欲防之。則大學之八條目亦嚴矣。此猶就大學一篇論也。究及易道。則三身四智。分明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左

見在乾元一傳中。更不得與竺墳較深淺。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性海也。非清淨法身而何。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智證也。非圓滿報身而何。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神用也。非百千億化身而何。四智則何所屬。曰大明終始。為乾元。統天之證。大圓鏡智也。六位時成。了無我相。平等性智見矣。時乘六龍。唯變所適。妙觀察智見矣。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曲成萬物而不遺。不日成所

皆證之從先維俗議

作智。謂之何哉。然則亦該八識之義否。曰乾元。即八識心王也。流形性命之中。諸識之心。王心所俱在焉。但傳文所謂大哉乾元。大明終始。實從證過三身四智之聖人說。不必復言轉識成智矣。轉識成智。以坤道入乾道者也。其義亦含在九二九三傳中。所謂閑邪存誠。進德修業。是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句。正是轉識成智之案。蓋孔子之傳乾象。專言乾元之果。其傳乾爻。則兼言乾元之因也。或又有疑易道之未盡佛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九六

道者。不知大哉乾元。即諸佛教化之海。塵沙諸佛。即乾元川流之淵也。謂孔傳不盡佛法之纖悉。則可。謂乾元不該諸佛之因果。則不可。蓋周易一書。正與釋藏中之華嚴相表裏。是大學中庸之鼻祖。亦三藏十二部之經王也。程子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言大謬。但可云。不如看一乾卦耳。然亦不可以作是說。如作是說。便長學者虛驕鹵莽。在根罪過不小。而俗目不無珍視華嚴。視周易者。則此言亦中其骨。

一五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育矣作聖之要又如何曰在知至至之一句。

儒釋家賢位聖位淺深權實之辨

曾論中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四稱七篇中有善信美大聖神之六號大學篇有格致誠正脩之五階中庸篇有誠形著明動變化之七級皆有賢聖次第寓於其間然未有如佛經之行布森嚴者其大義見於華嚴楞嚴瓔珞三經中賢分十住十行十迴向聖分十地開為四十二賢之前復有十信初心而發端於三漸次十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九六

聖之後復有十一地等覺而究竟於如來此非儒書中所有也果儒教之疎淺耶抑釋教之支離耶蓋有說矣儒聖悶多生之因果而從一生論進脩其判位自畧釋聖畧一生之事業而從三祇論脩證其判位自詳各有攸當也如欲窮乾元之道岸乎畢竟儒之所判是權釋之所判是實而其理亦不出於易傳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句中昔嘗於六龍解微及之而不敢竟其說恐滋末學之疑也蓋曰至之曰終之兩之字

必有所指指則必指乾元至者至乎乾天統天之因海終者終乎乾元統天之果海也知至至之攝三賢以上初地聖人境界華嚴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楞嚴所謂不歷僧祇而獲法身是也知終終之攝十地以上成等正覺境界華嚴所謂十方同成正覺楞嚴所謂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是也然則知終不攝如來知至不攝十信初心二乘小聖乎曰如來逆流已過知終終之之境界矣此攝於統天用九二義中不攝於

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二百

九三進脩義中十信未入賢位難稱知至至之此所謂先迷後得主坤道也然大乘圓信位中菩薩亦可謂之知至但未登至之之岸耳亦當攝於乾道中而中下二乘菩薩八識猶迷豈知乾元至處此其攝於坤道不攝於乾道無疑也乾道中之聖人蓋有知至至之而不能即至者乎曰有地前三賢菩薩是也必入於初地而至之之岸乃登耳亦有知終終之而不能即終者乎曰有自初地以至十地諸聖是也必至於成

等正覺而終之之岸乃登耳然則禪門何以有一超直入之說也曰凡言一超直入者皆非過量之言不及量之言也蓋謂大心凡夫頓獲根本性智即與佛心無二無別從此進脩永無退墮三祇只是剎那何用稽其次第故謂之一超直入佛地其實佛性雖見細惑難除賢地不知聖地事十地不知十一地事而可以凌節助長哉苟過三賢十聖之量而成無上正等正覺則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碍圓融六十聖位森然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百一

如掌中觀果亦蕩然如空中鳥跡矣唯初機不及此量易為法塵所縛故禪師以斬絕心路之案掃之而曰三賢那得明斯旨十聖焉能達此機此黃葉止啼法也移在易傳中亦可助發知至二字之義而於至之終之之岸尚遠故曰此非過量之言不及量之言也或疑孔子傳易未必及於出世之旨所謂知至知終不過從忠信脩辭上說耳安得牽引入於佛學則曷不以乾元彖傳及九五文言味之也彖傳曰大明終始

管聖之從先維俗議

6/11A 96A

此非正徧知漏盡通之謂耶文言曰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無上士人天師之謂耶九三亦群龍無首中之乾龍非先迷後得主之坤馬也則至之終之之義可推已或又疑乾以易知何用此三賢十聖之階級為則繫辭傳有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知險之中三祇之次第存矣蓋悅心研慮定天下之吉凶正三祇中脩道事也此亦但言乾元之因中事不言乾元之果上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百二

事玩孔子發進脩之義於三爻顯是從因中說不從果上說也唯乾元一彖與大人先天一爻是說果上事而亦未必指着西方之三界導師說乃就劫初首出御世帶果行因之如來說耳何以知其然也如但言乾元統天豈不是無上法王而下文却承之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是又以大人作乾元御也固帶果行因之義也如但言先天而天不違豈不是人天導師而下文復綴之曰後天而奉天時是又以大人兼行坤元

一五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46B

承天事也亦帶果行因之義也蓋初原有此等大聖從如來逆流而出一時人類聲應氣求未必不在釋迦之上然非專為一大事因緣而出則演法又未必如釋迦之徧昇天宮此亦常以群龍無首之繇攝之也若三賢十聖之該於知至知終二句也更何疑焉以此二義配四書中所判賢聖之等則何若曰孔子嘆聖人善人之不得見為當時之君相發也聖人原有二等有知至至之之聖人有知終終之之聖人夫子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百一

安得以知終終之之聖望君相或指知至至之之聖人說耳君子則知至至之而尚未登至之之岸者也善人近於聖人而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室何室也正至之終之之室也不入室焉得謂之至有恒質美而不聞道其不在知至至之之品可知大學所謂格物致知從止於至善說來正是入知至之初門者亦必至於意誠心正而後可稱知至至之之聖人然則知終終之之聖又出於誠意正心之外乎曰意未誠而

誠之心未正而正之此知至至之之聖人也意從多却誠過而今猶閑邪以存誠心從多却正過而今則從心所欲不踰矩此知終終之之聖人也作大學者必從士希賢賢希聖說雖以八條目顯聖學之全局亦只蔽於知至至之一句中耳中庸從盡性說到其次致曲朱子所謂通大賢以下而言是也曲能有誠即是物格知至亦至於動則變變則化而後可當知至至之之聖人至於化則知至至之之終知終終之之始

卷之五

一百四

也然則知終終之之聖人又在至誠之上乎曰中庸原分至誠為二格贊化育之至誠與天地參此知至至之之聖也知化育之至誠浩浩其天此知終終之之聖也子思論聖學究到至誠知化育處此其淵源於乾元一傳可知凡擇善固執等義皆知至知終之義說也孟子道性善則其言可欲之謂善必從見性中來善有諸己之謂信此亦可入知至之列至於大而化之則登至至之之岸矣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則知終

終之之境界也。然聖不等，神亦不等。照中庸末章，有至聖至誠二格。至聖之教化，至於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固神也。至誠之妙德，至於立本知化，非達天德者孰能知。尤神之神也。配天之至聖，猶可以八地以上菩薩當之。浩浩其天之至誠，則非等正覺不能當矣。未審孟子所指之神，何居焉。吾觀孟子謂孔子為生民之未有而孔子則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天下有不生知之聖人而無不生知之神人，然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頁

孟子之所謂神，其孔子之所謂聖歟。參諸華嚴經中所敘十地神通變化，匪夷所思。而三賢願力，亦有非二乘小聖之所能窺者。然則十地皆可謂之神，而三賢皆可謂之聖也。孟子未嘗親受業於子思，則亦未敢謂其必精通於易傳。不通易傳，則於乾元大頭腦，豈無影響模糊所定。善信美大聖神六案，豈必合於三賢十聖之素。然而見得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則出於宋儒之見，亦遠矣。要之儒釋家所分賢聖之等，其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淺深實有不同，而唯易道必與華嚴之旨相合，故可會而通之。易傳畧而釋經詳，儒者何嫌以釋經參易傳，然而日用工夫，則亦自足於易道中。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至之終之，則存乎人之造詣焉。

剖儒釋現悟脩證境界

朝聞道夕死可矣，可當知至至之之案歟。曰聞道亦有二等有往，劫尚未聞道，從今生驟聞者，利那間亦可以了生死，然而習氣濃厚，隔蘊還迷。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頁

倘遇退緣，即有墮落之患。釋尊所謂雖悟無生之理，其力未克而為生死所留者，是也。此是七信後心。十住初心之位，教科六住以前，俱名退位菩薩。則初住七信可知已。單傳門中，多有此人，或可謂之知至而於至之之岸未登也。有多劫已過，朝聞夕死之聞，今生暫為隔蘊所悟，旋即大徹精進而入金剛悟門者，斯乃釋尊之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也。自是永離分段生死，而入變易生死中矣。是為十地初心之位。十

一五七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地初心名歡喜地何以名為歡喜也人心唯有法喜一味最甘入此地中自信當下即是佛心亦信多劫必證佛果豈無大喜而喜中則含大悲蓋十大願王出頭矣達磨西來正顯此門是乃知至至之之終知終終之之始也愚謂達磨本係等覺大士而現初住法門以此考釋典中多指十地為十住而華嚴楞嚴瓔珞等經則開之達磨之現初住乃初地也馬祖以後似落十行前之住位五宗以後又似落十住前之信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頁一

蓋禪士之根器漸薄矣而馬祖五宗或亦十聖位中菩薩也其教體則總攝於知至至之一案中乃朝聞夕死之關鍵却是儒門塞之而禪門開之矣試以此案較量儒門聖賢曾子唯一貫之傳可謂知至至之乎可與其夕死乎曰知至則幾矣而夕死猶未可也為其智雖及之而仁猶在日月至中也至於啟手啟足免戰兢之慮而夕乃可死斯則可與其知至至之也巴蓋曾子正現儒門之初住相者也顏淵不遷怒不貳

過三月不違仁此可信其知至至之夕可以死乎曰顏子知至至之之聖也仁至於三月不違永不違矣豈非不退位中菩薩蓋顏子正現儒門之初地相者也如論顏曾之多生因地豈初地初住之所能局哉而現相止於如此亦猶達磨之以觀音應化而現初地法門也觀於顏曾而孔子可知已觀於孔顏而釋迦又可知已孔子十五志學亦從朝聞夕死之門入否曰孔子之因地遠矣然當志學時亦必現入此門以範後學至於三十而立之後正釋門所謂行起解絕唯如如正智獨存蓋孔子已透知至至之一關而以知終終之之行門現者也釋尊入雪山苦行六年觀明星而悟道得非亦示人以朝聞夕死之相乎曰釋迦之成佛已在塵點劫前矣此生特以菩薩最後身示永離生死之相奚但朝聞夕死而已蓋釋迦透知至知終兩關而但以終之之果證現者也然則孔釋之地位殊矣曰愚不敢判其地位之高下但謂其現相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頁一

勝劣也。現相必隨願力。願力又從因緣。釋迦以一大事因緣而出。孔子以整三五之類。綱因緣而出。安得同。然而龍德不可為首也。雖曰無首。畢竟釋迦乘統天之龍。孔子乘御天之龍。釋迦應飛龍在天之象。孔子應見龍在田之象。見龍安得不遜於飛龍。不但見遜於飛而已。即人王與法王同在飛龍象中。而人王亦必遜於法王。為其統三界以為家。合人天而普度也。獨繼天立極之至聖。多從古佛逆流而來。又不必首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頁

迦於群聖之上矣。經云。不可以三十二相見。但來則亦胡可以三十二相之不完具見諸聖。但論學人脩證次第。必無有不從普賢行門而躡證佛果者。亦無有不從達磨悟門而徑脩普賢行者。朝聞夕可。達磨之悟門也。學不厭教。不倦。普賢之行門也。儒者不飯孔子而誰。嗚哉。如欲深究孔子知至知終之學。則釋藏其海印。雖然愚亦不敢勸儒流之浪參佛道也。為佛道能發君子之正智。亦能發小人之狂心也。儒者果負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顏子聞一知十之資乎。聞易道。即知佛道。聞佛道。亦知易道。參固有助於博文。不參亦無損於約禮。若聞一知二。如子貢及聞一知一。如柴愚。參魯師辟由。嘖諸賢。則以一貫為正。因亦以多學而識為助。因生今之世。苟不得言性與天道之夫子。而師之釋典。其不厭參也已矣。其下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此則聞一不能知一者也。多聞適足亂心。不若專守下學一路。而以往生西方之因助之。又其劣者。啟明醫訟。如丹朱。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頁

足拒諫言足飾。非如殷紂。其資未必不在聞一知一之上。而根頑性拘。一入佛教之圓通。適足以滋其偽。而長其狂耳。何如不參之為愈哉。吾見今世儒流。從佛法發正智者。什不一二。從佛法發狂偽者。什常八九。偽必發於小人。而狂亦發於君子。竊意子貢。與初聞一貫之時。豈無微狂。唯其一發即斂。入於克念作聖之學。所以為聖門之徒也。狂又發而不收。必成無忌憚之小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文殊所以匡善財。偏

一五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地是藥之案以為此藥能生人亦能殺人者也
曹洞臨濟之狂徒不足論已吾黨中亦有中此
毒藥者影窺佛法大煽狂風輕出焚書藏書以
召殺身之禍豈不應文殊之遺識也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慎之哉慎之哉

參釋門行起解絕之義以定儒家論世權
衡

尚論古人當論其世孟子之言當矣然論世不
通三世論猶未精欲論三世聖賢出沒當參釋

從先維信議 卷之五

一五

典中行起解絕之案案謂菩薩入脩道位中行
起解絕唯如如正智獨存不明此義而輕論世
此五宗家所以擡祖師禪於三賢十聖之上有
宋鉅儒所以私道統於窮居講道之匹夫也智
者以為諛辭益世出世間不越五法一曰各二
曰相三曰妄想四曰正智五曰如如名相妄想
屬世間法正智如如屬出世間法辨世法之孰
正孰邪及出世法之孰小孰大孰漸孰頓孰圓
孰偏固解也厭世法欣出世法於其大者頓者

圓者真參實悟至於離四句絕百非不歷僧祇
而成正覺亦解也是以初地菩薩尚在見道位
中解猶未絕至二地入脩道位則行門起而解
門絕矣解門既絕誰為之宰則唯如如正智獨
存耳曷謂正智即八識所轉之四智曷謂如如
即三身中之法身也菩薩自初地達於十地四
智猶難頓轉而根本智俱已獲矣故正智之種
子常在三身猶未圓成而真如俱已得分證矣
故如如之種子常在帶此如智種子出沒於三

從先維信議 卷之五

一五

祇劫中隨分隨力行菩薩道作君作師以此為
將為相以此建大功享大名以此蒙大難冒大
嫌以此更有不辭異類中行者而亦間入空門
脩本等六度之法大槩從世法中現身者什之
九從出世法中現身者什之一從出世法中現
猶樹解行相應之標從世法中現則唯隱解顯
行而已此義合在華嚴十地品中淺中者莫察
試觀徐陵為陳僕射時不過偏安之名相耳至
唐貞觀間以五願再來為智威禪師從章安咨

受心要遂証法華三昧郭子儀爲唐汾陽王時亦不過勘亂之名將耳至金元間以夙根再來爲道悟禪師一聞馬嘶頓悟無始遂獲他心宿命二通當其爲徐僕射郭汾陽時名位非不尊高而聖解何在禪士豈不以爲未發意之凡夫儒流豈不以爲未聞道之貴客乃其再來之獲三昧神通此豈一生脩持之力所致也其因地遠矣郭汾陽之屬行起解絕何疑哉而徐僕射甫三歲寶誌公即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頁五

亦胡可以輕視况進乎此而稱名世之英若五臣若十亂者乎愚每病洪覺大慧諸禪不能辨當朝名士之因地而下掌下雖終有我慢之根在亦病伊洛間闕諸鉅儒不能照先代仁賢之苦心而加斧加鉞終有刻薄之根在如以孔子差等百王之道眼合如來監窮三際之佛眼而參照之則一切訶佛罵祖之徒顛倒豪傑稱單傳之龍象者未必不是行未起解未絕新發意之衆生而宰官居士中或有忠孝性生寬仁天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植德慧術智迥出凡流者即不參禪不脩玄不講聖學未必不是行起解絕之大士也論世者不開此眼而以一生建立判百代天挺人豪可乎哉即宰我之賢孔子於堯舜孟子之劣夷尹惠於孔子周元公之科伊尹顏淵於大賢吾猶以爲皆一世之論耳未必中的蓋至於孔子之首大帝堯兼觀舜禹至德泰伯文王並仁微箕比于夷齊管仲而後可信其爲論世之的則以微於如如正智之源而隱然照見行起解絕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頁五

境界也然則如如正智之端何在曰此不出於孟子四端之說惻隱之心如如之端也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正智之端也孟子第以爲性善之發現不知乃是宿因之發現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便是開述起解之因亦是絕解起行之因又究如如正智之所自來則如如之因即乾元正智之因即乾元中之天則

說聞六祖爲後後身已華諸願今得別志而知其爲智感禪師也故改正之曰微前過

聖學印合頓漸圓宗兼稽重解輕行之弊

一五九

太真先哲選書之一

釋門頓漸二宗。相相無也。皆以未透華嚴圓宗。故華嚴雖言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及序十地。條證行布。亦復森然。吾嘗謂千聖千賢。並無一人不於剎那見佛性者。並無一人不於三祇證佛果者。佛字亦屬假名。其實只是天然覺性耳。在儒籍中。孔顏自有成案焉。魯論記孔子之言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仁仁至。正從朝聞夕可。中來其告顏淵之問。仁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歸仁。正是三祇而成正覺。此非從久維修議。卷之五。百五

亦照衆生本來是佛。如神光之安心於了不可得。是已。孔顏已從無量劫中透過此關矣。證則過十方三世為性體。即見衆生同時成佛。如釋迦之懸授諸大弟子。某劫某界成道之記。是已。其孔顏望而趨之之岸歟。何以驗其然也。釋迦預識孔子以儒童菩薩降生。顏子以光淨菩薩降生。亦自叙在七地時。曾為儒童菩薩。然則儒童乃七地菩薩之位也。光淨似屬六地。蓋楞嚴表六地菩薩。性淨明露名現前地。而華嚴謂菩薩住現前地。得十百千空三昧。顏子生而履空。其宿因之微露歟。達磨六祖之地。位縱高。而其教則初地之教也。故知單傳法門。孔顏之透過已久矣。然孔子既現七地聖境。猶曰。聖則吾不能。其所指聖境。又何在。顏子仁不達於三月。亦既入於純一不已之地矣。乃猶有欲從末由之路。其所欲從。又何在。此非望乾元之果海。而云然耶。故知無上正等正覺之證。孔顏猶在企望中也。然則孔顏畢竟劣於釋迦乎。曰。其述則然。

而其實未必然。孔顏或從帶果行，因中來也。帶果行，因而猶望果海，以為歸，則示人以知終終之之榜也。亦如釋迦之成佛於塵點劫前，猶以六年苦行，示後學云：然而孔顏之屬，權屬實則非吾儕思議之所能及矣。唯吾儕悟境不逮孔顏，而身已入於脩道場中，行門實為至緊。今談道家槩曰：先悟毘盧法界，後脩普賢行海，不知毘盧法界亦非積功累行之君子不入。故行門不但是悟後之實地，亦悟前之根基也。自六祖

從先維律議

卷之五

五

之壇經李長者之合論出，其中不無掃六度及三祇之微辭，而狂夫執以為案，便謂八難即超十地，放刀立可成佛。一悟罪福性空，嬉房酒肆，莫非送三摩地也。曾不思八難屠兒兩案，特三祇中之權現，頓挫耳。其實因自有在焉。而狂心方熾，莫之察矣。其端先發於禪門之豪，而儒豪之喜矜高侈肆者，機正與之相合。於是，以單傳之頓教，拂漸教還復，以合論之圓宗，拂頓宗宕其言，則三賢十聖皆凡，曹官共行，則十惡五逆

晉登之從先維律議

如見戲儒豪，猶僅以狂吻動外紳，而禪豪遂能以巧術要內施。昔唯有棒喝流徒，鍊降敵之舌鋒，而今乃移於儒家。近亦有良知餘派，習鑽王之徑竇，而今乃移於禪家，相牽相倚，使天下翬然易其守，義安命之思，而入於浪遊奔競之習。不曰魔家眷屬，吾不信也。試思達磨盧能，雖以立地成佛之宗，導天下而榜樣亦嚴，面壁至於九載，隱獵至於十六年。梁武帝邀之不還，武則天召之不至，此是何等行門。而孔顏從綱常中

從先維律議

卷之五

五

立教，則不但闕證境，亦闕悟境，而菴菴以作聖求仁之的示人，此何意也。果如今之毀行門，以誹性學，毫無忌憚，性學大為天下盡矣。愚為此懼，願以空言挽之。而今乃見於言官之疏，噫，此風不熄，吾恐大創尚在後耳。

儒釋兩家說辭

儒釋兩家俱有極說之論，而古今相傳以為格言者，不遍大易乾元用九之旨，及佛道權實隱顯之宗，莫之能破也。試舉其畧如左，運之叙堯

一六十

太真先哲書卷之一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統以為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叔子徑以明道先生一人續之朱元晦綴諸七篇之末孰不以為格言哉釋門之論又不然王介甫嘗問張安道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或存之而非醉儒安道曰豈謂無人亦有過孔孟者介甫曰何人安道曰馬祖一汾陽無業雪峰存巖頭潑丹霞然雲門偃介甫意猶不解安道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首歸釋氏介甫乃欣然嘆服後以語張天覺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耶况聖賢出沒三祇劫中亦何定相之有安知孔子再來之不現祖師相馬祖再來之不現儒宗相乎據迹而論却是孔孟在行起解絕脩道位中馬祖以下猶在行未起解未絕見道位中也吾儕不具佛眼則姑以群龍無首一案按之可矣故二案皆屬詖詞然亦有不詖者在蓋道統誠不以講學之儒為絕續而孔子下學上達一脉委是孟子以後至周程而復振之躋馬祖諸禪於孔孟之上誠過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而末世儒門淺薄不能收拾大聖大賢則亦不易之斷案也雖然今禪門亦收人不住矣

別孔門下學上達之義

孔門下學上達之義未易言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即禪門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耳形而下者謂之器即禪門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耳禪士雖言不離有為而證無為畢竟跳出三綱五常之外離喜怒哀樂酒色財氣以為學即透實際理地亦是向上而學向上而達非下學而

上達也。儒者置身於綱常中，學問工夫即用於喜怒哀樂酒色財氣之中，每為情境所奪，是以入聖為難，即使立功立言而無關於實際理地，亦是下達而非上達。唯孔子即下學，即上達，不離庸德庸言，而徹性與天道，此其所以匪夷所思。而知我者唯天也。周子發此蘊於太極說中，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蓋即善惡萬事之中，而主靜立極者自在。此言深得下學上達之旨。而程伯子之言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指示更為明切。於是學者知無上之道，即在三綱五常間見性之學，即在應事接物間而不必問道於禪宗玄伯矣。或疑禪家之上學上達，不賢於儒家之下學下達乎？曰：不然也。離下學而上達，此小乘菩薩之事，亦初發意菩薩之事也。即下學而上達，此逆流如來之事，亦久發意菩薩之事也。胡可欣彼厭此，唯儒生但下學而不能上達，則輸悟道禪師一着矣。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五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儒釋重天重佛之辨

儒家以天該佛，釋家以佛統天，儒家似不知有三界導師之位，而推上帝為至尊，釋家乃推天。上天下，唯佛為尊，而以六欲四禪天主為十地菩薩之分位，其中最尊者莫如色頂天主，而如來出世亦隨四眾請轉法輪，乃今郊壇所祀昊天玉皇上帝，則三地之位也。然則儒家所尊上帝，下佛地位遠矣。噫！其然豈其然乎？道德經云：名可名非常名，十方諸佛稱名最為不等，亦有稱佛為天尊，為天仙者，佛豈尊於此而卑於彼？唯曰：天中天，聖中聖，則名之稱其情者也。儒書絕不言佛，但言天，則該佛於其中。如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及天命之謂性，則該佛理。如曰：誠者，天之道，及至誠浩浩，其天則該佛證。唯所謂禮祀昊天上帝，必是釋典中之切問，天正而周公制禮，又分天帝為二祀，郊祀后稷以配天，尊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親之也。后稷文王既分二祀，則天與上帝豈無二位？此非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五

一六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通神明之德者不能識斯禮也。文王之配，叨利
 天主，無疑矣。后稷所配之天，何居得非初禪之
 大梵天。及四禪之摩醯首羅尊天乎。愚以乾元
 之義推之，周公之意，必以毘盧法界之位當天
 位也。不究竟於毘盧法界，則天為有外之天帝
 為有上之帝，非周公以始祖配天之意矣。然毘
 盧法界，佛之理也，非帝也。毘盧遮那如來，佛之
 證也，即帝也。周公制禮之時，曷嘗聞有毘盧遮
 那之名，而揆之以理，其意必有所屬矣。若以乾
 元統天之義約之，則毘羅遮那如來亦攝在乾
 元二字中。乾元既統天，豈不統佛。是乾元足以
 該毘盧，毘盧不足以該乾元也。但聖人祀天，則
 天神格，格則非格乾元之理，格其證乾元之果
 位者耳。毘盧如來，回證乾元之果位者，然未必
 享人間大牢之祀，亦或非因地聖人之所能格。
 意者，仍是六欲界中之天主，臨之亦未可知。而
 天主中，多有如來應現者，亦不可以定相求也。
 緇流不知此義，故以人天劣乘，早視世間郊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五

之上帝，即有知諸天之主為菩薩遊三摩地者，
 亦未必知有如來權位在其中，即有知別界天
 主不無如來權位者，而未必信今所祀之上帝，
 即權位中之一尊。此金剛藏之所謂劣解眾生
 也。而儒門豪傑，又泥天尊無對，胡乃又有尊於
 天帝之神，果有此神，先王何以不列祀典。曾不
 思周公以后稷、文王分配天帝之祀，后稷既尊
 於文王，則天尊豈無尊於上帝者。惡知其非證
 乾元果位之佛，此又不必援佛經以為證也。宋
 儒解天帝二字之義曰：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
 主宰而言謂之帝。信斯言也，周公制祀典，將非
 以后稷配天之形體，以文王配天之主宰乎。必
 不然矣。此亦千古大疑，不嫌一剖。

易道六龍无首，合華嚴十地為首微旨。
 易言見群龍无首吉，而華嚴十地品中却云：我
 當於一切眾生中為首，為勝，為殊勝，為妙，為微
 妙，為上，為無上，為導，為師，乃至為一切智依止
 者，何也。無乃欲以天德首群龍耶。曰：此即孔子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五

之所謂志於道也。道乾元也。乾元原是首出庶物之主。志於道而不思首出庶物，便是當仁而讓於師，鮮不廢於半途矣。孔子不志於為首為勝，則發憤忘食，何為哉？蓋必有為首為勝之志，而後無首之龍德乃成。龍德既成，則先天而天不違，為首固可。後天而奉天時，不為首亦可。乃有見道未真，體道不實，輒起好為人師之念。而曰：我當於衆生中為首為勝也。彼哉彼哉。

聖學參同楞伽法華佛案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百五

孔案之最難參者，莫如天何言哉。及依乎中庸，遯世二案前，雖屢發其義，而猶未盡也。儒者不遯此宗，斷不能勘孔子上達之學。世頗有參宗教大意者，能以聖學之不言而信，合於禪家之離四句絕百非，以為禽鳥樹林俱宣妙法。此天何言哉之義也。義亦深矣。猶屬半義，又能以聖道之大，莫能容合於禪祖之九年面壁。絕類離群，以為獅象遊行，豈求伴侶。此中庸遯世之義也。義亦高矣。猶屬淺樵，然則未盡之義何在？曰：

管聖之從先維俗議

此當以楞伽法華一案參之也。味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意不在言。天道而在言，聖道也。如言聖道當曰：太上何言哉。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化育曷嘗以言不言為興替也。其推重西方聖人，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亦是此意。厥義見於楞伽經中，釋尊自言：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法及本住法。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百六

其所謂自得法者，謂本來之法。原離言說相也。其所謂本住法者，謂法本古聖之法。我但因之非創說也。孔子心境空空，隨和隨竭，非所謂緣自得法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所謂緣法歟。茲但舉時行物生之天道，則二義俱含於其中矣。蓋孔子心徹乾元，隱然見得統天法界。時行物生是常住法，而音聲為教非常住法也。圓通不云乎：此方真教體寂靜在音聞，則言教之不足以盡十方界可知也。苟證乾元果

一六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海乎音聲之教何有焉。此義乃一以貫之之源。非忘言絕慮之禪悟可盡也。亦唯子貢可與道此耳。噫。淵矣。其言依乎中庸。遊世則從。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說來道非欲速見小之器所能承也。如欲不廢於半途。則三祗劫中未有不歷。遊世不見知之一關者。此所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者也。非八地以上聖人真得無生法忍者。不足以與於此。故曰。唯聖者能之。厥義見於法華經中。釋迦自言因中作常不輕菩薩對四眾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言。汝等皆當作佛。作是語時。眾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如此經歷多年。不生瞋恚。此與孔子之伐木削迹何異焉。然猶因地聖人事也。又有大通智勝佛者。其佛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乃至十劫結加趺坐。猶不現前。至劫滿而佛法乃現。夫常不輕之甘受衆侮者何。聖人不獨於人知處布種子。亦於人不知處下種子也。倡而不和。豈非遊世而怨親普度之深因。則已植於木石打擲

中矣。其奚悔大通智勝之跌坐十劫者何。聖人不自證菩提為佛法。而以有情之同證菩提為佛法也。法不現前是亦遊世而成。熟眾生之密教。則已敷於十劫冷坐中矣。又奚悔孔子之在春秋既不忍舍人群而同群鳥獸又不能頓化人群而起居夷浮海之思。蓋常不輕菩薩與大通智勝佛之襟况而其栖宿之迹却近於常不輕之受侮。而遠於大通智勝之結趺。猶自以為不無欲速見小之態。是以又思遊世之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人也。此義通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奚但不患人之莫已知求為可知而已哉。亦唯子思能述此家學耳。噫。又淵矣。或又疑孔子以庸德庸言教人。豈其深論及此。愚玩孔子援天仰聖語意。非淺也不推及此。則二案近於不情。且與平日誨人不倦無道與易之志行相反。故非印諸二經則孔子之深心未盡也。而察諸言外。又隱然有望道未見之思焉。但曰予欲無言。而不曰吾從志學。以至從心。中間不說一字。亦但曰唯聖

者能之而不曰我能依乎中處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又遜果地聖人一步而不自聖也德愈盛而心愈下也今自姚江泰州之水鐸出學者不復知有無言之教而遜世中庸之案輒以圓辭混之矣吾是以惓惓於此奈躬行之未得何儒者欲究孔子上達之深心則請於此着眼

發明坤道以破無師自悟之說

儒先以聖賢生氣歸諸氣化謂春秋氣化已薄豈能容兩聖人是以顏子遠天孔顏亦無前身從先維傳次卷之五頁一特一時之氣稟使然耳此真所謂邊見也世道有升降則聖人之現相有優劣委是氣運使然而聖賢豈無宿因哉凡從乾元因地中來者固未必皆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然必具有無師之智無師之智即如如智之獨存於解絕者也既曰解絕亦不必皆悟禪門之最上一乘而氣稟自別或抱汪汪千頃之量或含煦煦同體之悲或蘊沉幾先物之智或負壁立萬仞之標赤子一離母腹而大人體段已具矣之人也悟固上

達不悟亦非下達有師固悟無師亦時至自悟悟則孔子之所謂聖人不悟則孔子之所謂善人也善人雖不於此生悟上乘而上乘之根性自在或臨終或隔世一還本來面目依然在初發意菩薩之上即郭汾陽之再來可驗已汾陽其具無師之智者歟然而悟亦必從師証此道悟禪師之所以仍師白雲海也古德云威音王以後凡言無師自悟者盡屬天魔外道是以仲尼學無常師而顏子必以孔子為師孔顏皆從

從先維傳次

卷之五

頁一

乾元位中再來而猶不廢師承如此况下乾道一等而入坤道者乎乃今青雲之客湖海之豪起念不出功名富貴天賦器度才猷又未必在中人以上其為坤道中人無疑矣一旦研儒禪二家之遺籍而發一知半解也便曰我得無師之智矣我能不由師傳而自悟矣不知能迷天然外道之斷不是故乾道猶可以無師而坤道必不可以無師不易之理也斯義即於坤之卦辭見之辭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夫天地間只

卷之五

有一箇乾元而已。乾元之外，何以又有坤元？坤之元，即乾元之落於氣質者也。初落時，元體未滿，故始則必亨與乾元同，而貞則利於牝馬，不同乾始之不言所利矣。此朱子所謂滅於乾之半者也。所以滅於乾之半者何？乾得無師之智，而坤即以師乾為智也。義在先迷後得主二句，乾得無師之智，可先人，亦可後人。坤缺無師之智，利於後，不利於先也。先者，不師人而師心，強出乾元之首於世，自負先覺，覺後覺而至之終之

從先難後議 卷之五

五十一

之岸茫然見其迷而已矣。後者，不師心而師先覺，所主在於乾元得乾元之主，以為主則用六，永貞以大終矣。其利可知。即此二句，含有從迷入悟，從悟起脩之法。始雖別於乾道，終復合於乾道。如來之所以廣收三乘，通教菩薩，用是道也。在孔門則顏子之下，子貢曾子等諸賢皆由之。不然，便落天然外道矣。然則坤道得主之後，遂與乾道同流乎？曰：坤之得主，即乾之知至也。後得主而有常，知至至之矣。工夫之緊要何在

世德堂印行

曰：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句敬義立而德不孤，克已復禮之乾道攝於其中矣。但當味直方二字之義，直與曲反，直其內，不曲其內，則敬非作而致其情者也。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者，歟？方與圓反，方其外，不圓其外，則義非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所謂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者，歟？執此以裁令之，榮狂學者，專以權巧詭合之心，曲其內，以跌宕豪縱之行，圓其外，而曰我得無師之智，先本無迷，後本無得也。

從先難後議 卷之五

五十二

此正佛氏所謂迷中倍人耳。愚不敢自謂得無師智，而半生實在先迷中。是以三復斯義，而重有省焉。

敬義合楞嚴圓通之義

古聖賢未有無頭學問。如乾九二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必從乾元頭腦說來。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必從後得主綱領說來。不推原到得主處，而直提敬義，便是無頭學問也。敬義從得主中來，是謂合外內之道。此道即是寬居

仁行亦即通於出世之學楞嚴經中諸大菩薩
證二十五圓通即敬以直內之極觀世音現三
十二應即義以方外之極或疑敬義坤道也觀
音圓通合佛坤道豈足以圓之曰固也觀音既
以聞思脩入圓通豈脫得坤道賢勝如來以後
凡言不從坤道入乾道者亦落天然外道觀音
之自叙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
二相了然不生此即坤道之後得主也得主便
入乾道矣然後言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百一

任覺所覺空漸增不住之中豈脫得敬義二字
敬義即坤道即乾道也至於空覺極圓空所空
滅生滅滅已寂滅現前此不習無不利之極即
乾道之先後天而不違者也楞嚴此義甚精會
解第以信位菩薩當之大誤或又疑觀音從耳
根入圓通儒者恐不可用此學不知此方教體
在音聞出乎口必入乎耳獨不能反聞聞自性
耳斯正日用於耳根圓通中而不自知者也智
者果得反聞自性之竅其於得主不難矣或又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疑觀音之聞思脩既屬坤道孔顏何以獨從乾
元位中來曰從今生聞思脩得乾元者是為坤
中之乾從往劫得乾元再來增進者是為乾中
之坤亦有不從坤入乾者乎曰有賢勝如來是
也賢勝即塵點劫前之佛塵點劫前之佛即是
統天之乾元

儒者當守敬義繩墨

內必直外必方方以行其直固儒鵠亦二氏之
鵠也乃梁代有傳大士翕者披衲頂冠較履以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百二

見武帝帝問是僧耶則以手指冠是道耶則以
手指履是俗耶則以手指衲衣是亦可繩以敬
義直方之矩否曰此從彌勒逆流而來者也一
時之願力必有在而不可以為訓陳尊宿不從
定光佛現乎永明壽不從彌陀佛現乎僧律原
自截然傳大士殆彌教之象非立教之象也學
者有大士之因地則可無大士之因地即魔耳
亦有居士濫迹於禪而不失為在塵出塵之一
軀者其陶弘景李通玄孫思邈龐蘊諸賢乎吾

一六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猶以為道行誠高，儒者亦難踐其迹也。至於陸法和之統軍討賊，自梁歸齊，馮道之喪節救民，歷事五季，在佛法未必不收諸方便門中。而儒者守身之矩不存焉，則亦姑舍是而已矣。今乃有高其風而慕之者，影圓宗以掃方矩，髡首角巾。不儒不釋以遊於世，此正不善學佛大士而入素隱行怪之科者也。其末竟流於自刎傷哉。吾猶以為此華報耳。誤已誤人之報，尚在他劫。愚嘗答其生前一書，有以一悲結案之識，亦所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頁五

謂不幸言而中者也。借此以論參禪之士，必毋走敬義直方之繩墨。

儒釋禁戒異同

不問三教中人，未有不以成等正覺為究竟者。此定理也。然釋門之教，謂不斷盡淫殺盜妄四根，而真無上菩提，辟如蒸沙不能成飯。儒門唯偷盜妄語之戒，與釋教無二無別。姦則唯戒旁姦殺，則唯戒濫殺而已。不許眾生以絕姦斷生盲之源，以止殺廢血食之祭也。然則率儒家聖

人之教，必不可證菩提乎。曰：二道雖並行不悖，而幾亦已微矣。從凡夫入聖位，必無不斷姦殺盜妄之根，而可證無上菩提者。此如來真實語也。天下亦有二等異人，不可以此例論。一則逆流之如來，顯權隱實，故於無姦現姦，無殺現殺，示眾生以姦殺之過，漸引入於不姦不殺。此則不為己身，而全為眾生示過者也。不必問其菩提之證與不證矣。一則久脩之菩薩，留惑潤生，即於姦中了姦，殺中了殺，導眾生以姦殺之節。

卷之五

頁五

同究竟於不姦不殺。此則雖為眾生而亦兼為自性除垢者也。亦不必詰其菩提之證在何劫矣。彼未發意之凡夫，自應以斷淫斷殺為菩提正路，而可援以為例乎哉。然則儒聖何以不為凡夫入聖計也。曰：聖人非不為凡夫入聖計，勢實有所不能也。豈但儒聖而已。即如來亦不能使初機眾生頓熟道果。大通智勝佛之十劫坐道場，而佛法不現，以此也。蓋人各具一佛性，亦各具一佛力，使佛能以神力斷人姦殺之性，則

原書闕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一

七十一

度無邊之衆生斷無盡之煩惱學無量之法門成無上之佛道是也欲滿四願何必留惑曰非留惑固不潤生而惑亦難乎永斷也見思二惑二乘能斷之矣根本無明之惑非得等覺最後心不斷但斷見思二惑即棄三界而耽寂滅之樂此二乘之所以爲二乘也在小乘亦謂之無餘涅槃在大乘只謂之有餘涅槃耳所以謂之有餘者正謂四願未弘雖出三界而非真出也至於大乘八地則真得無生法忍可入無餘涅槃矣然菩薩作是想時十方諸佛恐其墮二乘地勸令說法利生則以四願未滿故也欲說法以利生亦必留惑以潤生必至於無明斷盡成無上正等正覺則雖普賢之行願不減而惑亦不必留生亦不必潤矣是則所謂最上無餘涅槃也釋迦雙林樹下正現此象而以其現於比立相中則猶疑於小乘之涅槃云舍曰涅槃而言留惑潤生其惑發在何處曰惑雖起於根本無明而見於潤生之後端必發於五欲蓋五欲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皆從三惑中起三惑即前所謂見思無明五欲則財色名食睡是也。在醫書則畧名食睡而專以酒色財氣四者為病本。酒即攝於食中。氣亦攝於名中矣。是五欲者不但地界中人染之。即六天界中之衆亦染之。而凡聖之染情則別。大聖不染而染染而無染。此八地以上菩薩之事。難以凡情測已。就凡聖之間而較其輕重。財者小人之所徇也。其欲最濁。天下必無徇財之君子。名者君子之所徇也。其欲稍清。天下亦無徇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

一六五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從逆流中來。染於迹而不染於心者也。蓋聖人等醇醪於明水。等行姪於嚼蠟。特應衆生之緣耳。學者既非逆流之如來。又非留惑之菩薩。殊不可借此案以文染污之過。

究孔子上達道岸

孔子上達之道岸。宛然見於軋元一傳。而中庸末後至誠章亦及之。儒先槩莫之省也。唯周公默會此意。發其端於圖說易通中。而後儒頗有以別學疑之者。蓋其語意渾融。已含佛道而未敢顯言易道之該佛道也。愚不揣遵高皇帝之遺教。為千古破此疑因。即拈周易中周文句。究孔子上達心宗。學者庶於是乎知儒釋之同一道岸矣。則智者必復起一大疑曰。果若斯言。釋迦之誕登道岸。不待言矣。孔子果逆流入凡之如來乎。抑順流入佛之大士乎。如曰逆流何以遜於生知之聖。如曰順流則地位詘於釋迦之下。而祖孔不如祖釋矣。吁。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儒教自達磨西來後。一貫之脉。盡為禪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

收去賴元公轉還儒門而學者猶未知孔子從
多劫透過見性一關為當世立行起解絕之榜
也愚為點破此機孔道良不薄矣曷不從此尋
知至知終脉路而乃與孔釋較長較短豈非所
謂他家活計哉雖然尚論古人此亦第一義矣
果見此中端的何嫌為之一剖柰非九智之所
能及也如以迹而已矣釋迦能於華嚴會上身
不離菩提之樹而九會已徧天宮又能於法華
會上境不越瓦礫之場而三變即成淨土孔子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聖

焉能現此神通哉此或內闕佛果外現儒因未
可知也第釋迦預識孔子姓名亦只是儒童菩
薩從淨土中來為佛法作前導而已果爾則七
地順流之位也而楞伽經中復有偈曰十地則
為初初則為八地第九則為七七亦復為八則
菩薩地位原不可執固亦不知儒童之果在何
地也姑以此識作順流之案驗理或有之然欲
執此案而斷釋迦為塵點劫前已成之佛孔子
為塵點劫後當成之佛則愚實不敢作是說何

者釋迦既成佛於塵點劫前則當其七地作儒
童時必在塵點劫後無疑矣及金河顧命時輒
對大眾唱言我成佛實在大通智勝之前久遠
若斯則惡知孔子現最後身時不言我在塵點
劫前成佛也如言我從塵點劫前成佛則成佛
亦在釋迦前矣吾何敢執儒童之案而謂孔子
非逆流如來也又就軋元因果之理而細推之
衆生必從軋元因海中流出實無一人不分身
於塵點劫前之佛者衆生必歸軋元果海中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一聖

寂亦無一人不合體於塵點劫前之佛者殆不
獨孔釋為然也唯不能知至至之則軋元之因
地不現不能知終終之則軋元之果地不現耳
是故孔子之在因在果吾不能知其上達之
道岸必究竟於軋元果位無疑也釋迦果地上
之所達吾亦不能知而儒者欲望如來果位必
不能述孔子下學上達之矩又無疑也學者亦
必先破朝聞夕可之關然後可入下學上達之
室而朝聞亦不易言積因原在下學至於即下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61 mof 96 ppa

400

學即上達便是行起解絕之事是證果之因不
 香聞道之因矣果是行起解絕中人亦不及汲
 於悟境孔子所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不
 如學也吾與瞿元立言禪門之超捷不必欣儒
 門之拙遲不必厭總在毘盧性海與普賢行海
 中學者當以深心持之益本諸此然而信及此
 者寡矣儒者或疑華嚴徧昇天宮法華三變淨
 土之說為幻語不幻則儒道無乃太庸此又無
 足疑者人心原是出有入無不可方所之物特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頁五

為無明生相未破故神為形圓而形亦為神圓
 耳無明破則形神俱妙自爾交攝互入所謂唯
 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疑乎釋氏之昇
 天宮變淨土哉然則孔子何以無此妙用曰孔
 子如在因地則四智猶未圓成如在果地則以
 願力閱之也學者但慕神通便失正智則亦循
 下學上達之矩以俟之而已矣
 儒者當究一大事因緣之義
 釋門中人唯不知行起解絕大士多在國王宰

六六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官中而一一裁以見性之業是以多向命世人
 豪作口業若儒門之口業却在不知一大事因
 緣之義而以無父無君詆人天師其邊見正相
 等而口業之垢儒尤甚於釋矣何則非聖者無
 法古人等之於要君無上不孝無親之科也一
 大事之義云何天下之事惟有提眾生同出苦
 海一節為最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皆是生死
 苦海中因緣非究竟之地二乘聲聞自出苦海
 不能與眾生同出苦海亦非究竟之地也故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頁五

來不以世間法圍人而以一大事提眾生共出
 苦海欲提眾生共出苦海而乃先棄現在綱常
 其謂之何益無始以來原無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之倫倫皆起於物染之後也且無論宇宙最
 初劫已即混沌重闢之始種民必從禪天中來
 尚無男女二相頗似五種不男之相此梵相也
 是時既無夫婦寧有父子昆弟既無父子昆弟
 寧有君臣雖入生死之海而猶未深也已而久
 濡地味所感天地細縕二氣與夙生男女媾精

之崇因相合而此壯之相乃見牝牡一分。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天敘悉起矣。天敘既起善惡二業亦起於是展轉輪迴苦海日深一日。雖有出生死之聖賢於中顯現亦只就綱常上調停宣變而已。非不教人存心養性而不遽提出世之因。豈其有所吝惜為羣生之機緣未至也。機緣未至而強提之。反有揠苗助長之患。則寧舍之而已。亦有微露其端而不顯露者。則如黃老之拈玄牝文孔之拈乾元是也。必至於如來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

出世而後一大事之教傾囊掀出。則為因緣有在此機不可終秘耳。所以必置身於綱常之外者何也。正表無始以來無有君臣父子夫婦之象也。既表無始以來之象。何不并廢師友一倫。蓋劫初生人原有師友一倫而無四倫也。不獨劫初為然。劫運之終亦然。劫運終時大三災起。人類不入佛界亦入色頂及無色天界。而梵相仍現矣。是時但有先覺後覺而綱常之教何有哉。故古佛凡以一大事因緣顯者。身必立於綱

常之外而應世聖人則不然。聖入方以身為三綱五常立極。而亦以一大事之教顯。便是言與行違。天下其誰宗之。易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苟反厥終。天下實無一人一物。不以出生死海為歸宿者。亦無一聖一賢。不以度盡眾生出生死海為道岸者。連經是以云止。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也。當其整頓綱常時。雖絕口不提一大事。亦無不可。而當下所值忠孝因緣。則不可一毫躲過。纔起一毫躲過之心。則今生之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

功行虧而多生之業債重矣。業債既重而欲微佛力以求出離。佛豈度不忠不孝之眾生哉。故儒聖但以庸德庸言提人。令其踏着實地。其以庸德庸言為實地。正所以為一大事地也。儒者欲究一大事因緣之故乎。可借宦迹為喻。聖凡之性同一不生不滅。猶赤子之本來頭面。其脫去凡心初入聖解。猶士人之釋褐登科。其入三祇劫中行三綱五常之事。猶宦迹之經營四方。其三祇功滿。而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正猶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致政者之功成名遂退身還於初服蓋達人之
視萬劫一息耳儒者固不可謂吾聖人綱常之
教帶着世相而疑其非赤子本色亦不可謂如
來一大事之教離着世相而疑其為無父無君
試觀宦流中未有不以致政終者則世教中寧
有不以一大事終者然則一大事之教實以世
教為之基也孔矩詎可違諸

為儒者慕上乘希捷徑訓疑

近世儒家亦多知有宗門向上事其根性稍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者則以高心求道妄意三乘教外別有最上一
乘可以躡取佛證者而欲從之此狂見也却亦
影響佛說蓋疑於達摩之單傳亦疑於李長者
之合論其根性稍鈍者則謂性宗難透莫若專
念彌陀淨土可以橫出三界而入蓮臺或專持
准提真言可以躡躡八地而獲法忍此正見也
却難於一生取驗蓋身口意業不淨未必不以
成佛之因入魔因當為畧剖其義佛言出世之
法盡於上中下三乘矣三乘之外更無別乘九

一六七 太虛先哲遺書之一

言最上一乘者非對小乘而贊上乘則對菩薩
智而贊佛智之詞也蓮經蓋以羊鹿牛三車出
火宅起三乘之名豈謂牛車之上又有一車他
經復以鬼馬象渡河別三乘之品不聞象王之
上又有一獸故謂如來禪外別有最上一乘祖
師禪者魔說也然而夫乘經中言及實際理地
亦有等三乘而劣視之之言至於宗門之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及合論之闡初發心時便成正
覺則似明言有個最上一乘在教外矣夫何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達摩病義學之縛於教相特以頓宗掃漸宗李
長者又患初機之困於階級復以圓宗合頓宗
總之是黃葉止兒啼未盡如來真實義諦真實
義諦自在蓮經方便品藥草喻品中方便品謂
諸法實相非聲聞辟支佛之所能知而喻品分
為三草其上藥草則指辟支之住最後身將入
大乘者說也故曰求世尊處我當作佛台宗以
通教收之此在凡眼豈不認為大乘中人而世
尊則未之許也故可標最上一乘以別之方便

品謂新發意菩薩。不能知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不能知。而喻品分爲二樹。其小樹。正指菩薩之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說也。故曰。自知作佛。決定無疑。賢首宗以始教判之。此在凡眼。亦將混諸辟支佛中。而世尊以爲了達三界。求最上乘者也。然不與其能盡最上一乘之法。故謂之不知佛智。佛智雖不知。而品則入於最上一乘中矣。蓋佛法止有一乘是實。二乘尚屬權乘。其究必廢而歸於一實。寧得又於一乘上支生一

從先維俗義

卷之五

百五

最上乘。岐三乘而爲四哉。唯菩薩之入上乘。有深淺釋尊不但策二乘中人。素小歸大亦策大乘中人。從淺入深。故以最上第一妙法。獨歸於窮盡諸法之如來。別三乘人之未窮佛智者。此乃特尊佛證之稱。而狂夫不辨。以爲佛法中。果有不階三賢十聖而入等覺之事。浮其心以企之。然則釋迦之累劫苦行。是鈍佛而禪宗之一超直入。是利佛矣。傳燈初祖。殆不應出於釋尊曾下。又錯認合論中意。以爲八難眾生。三生卽

證佛果。善財童子。一生能圓佛果。而不察其深因實證之所在也。漫以劣識薄行之身。攀善財之近。參徽佛光之遐。攝馳情界外。自謂我心已安。曾不思華嚴十地品中。原以一地望一地。至八不動地。則謂一切二乘。乃至第七地菩薩。所有善根。無能及者。至十法雲地。又謂一切聲聞辟支佛。乃至第九地菩薩。智慧光明。悉不能及。而合論乃以初發心菩薩超之。無乃合論中教體。反出華嚴本經之上。而李長者則不但鈍置

從先維俗義

卷之五

百五

三千諸佛。亦可跳出傳燈諸祖之上。另起最上一乘之宗。如初祖迦葉。二祖阿難。並受萌記於無量劫後。一一皆是鈍根羅漢矣。有是理乎。學者當信楞嚴經中理。須頓悟。事以漸除。兩言是不易之案。毋學狂禪。枵心妄語。反將最上一乘入魔說也。年來此見。溺人已甚。故不可不爲之剖。乃若念佛持呪二門。則委是菩提正因。儒者未必信。信亦未必能行也。二案並出佛口。豈以誑語。贖眾生。而其中則尚有隱幾焉。脩西方。

管登之從先維俗義

固是橫出三界之路然不可以少善根因緣而生彼國持準提固可疾證無生亦未有不從多劫信心成就而得之者人但知十惡五逆之徒臨終十念即生九品不知此因實從無量劫前種來亦但知一生持過準提一千萬遍博地凡夫不歷三賢而登八地不知但是八地之因而非八地之果也亦若一稱南無佛之成佛道然今之脩西方者儘多而往生者少持準提者亦多而取證者少何也匪獨此生念不純一亦夙生之根行薄也乃又放過目前功行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而曰吾有捷徑能超生死即此便是偷心偷心何足以感聖果轉一皮囊即失正念增長惡業便入三途待報盡而真因復露則實心實行之君子已先受佛力之加被矣及以正心趨正果則三祇仍在而十地增進之勳階一毫不可越也儒者果入孔子下學上達之法門乎念佛持呪二門可以無問或自反根器淺劣而欲於釋迦法中種出世之因也不妨以脩行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五

夏星

一六八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之餘力從事焉唯恃此二法而忽畧於儒行則與不務民義而敬鬼神者其弊止同此又不可不戒也

儒門微妙親切公案

今儒者多艷禪門公案而魯論中自有極微妙極親切二案莫之參也二案云何孔子之天何言哉曾子之啟手啟足是已孔子何以重歎天何言也若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此宗門之所謂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者歟張子厚云風雨露雷霜粕煨燼無非教也近之晦翁之訓義亦微然落擬議窠臼中矣曾子何以召門弟啟手足也若曰小子欲問道乎啟予手足宛然在也向首雖聞一以貫之猶未喪我有如臨深履薄然今喪我矣無量礙故無有恐怖戰兢吾知免夫蓋是時曾子自信永離生死與顏子不違仁之心境合矣晦翁僅以身體髮膚為言其猶未盡歟今儒者為利祿攻書不為性命攻書誰肯參求及

從先雜俗議 卷之五

夏星

此卽有從別典參及此意者。又將貴禪賤儒。且有未得謂得之病。間有省及生死根之難斷。不敢得少爲足。則必恍惚於神光之雪際。安心慧能之燈下見性。以爲儒門性境是鑰。豈能遂與禪門打過對同。則請從顏子一日歸仁上討消息也。蓋顏子於三月不違之初。刹那間生死命根斷矣。斷後又當若何。曰。法門無量誓願學。此其時也。卽多學卽一貫矣。子貢晚年亦入斯室。此又何以驗之。曰。於獨居三年之心事驗之。世

後先雜俗議 卷之五

百書

傳孔陵之檜。植自子貢。但有聖主應運。枯枝必發新芽。此雖素王道力所感。而子貢之性境相通。亦可覘已。故子貢之悟地。立乎顏子曾子之間。卽其忽疑多學。默喻一貫之案。其深於曾子之唯無疑也。夫子自處於一貫。不處於多識。然則多學與一貫。二轍歟。又非也。多學而不貫於一。是謂背覺合塵。卽釋尊訶弟子汝但舉心。塵勞先起。多學而一以貫之。是謂背塵合覺。卽釋尊自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其幾只在毫厘間。

耳。然毫厘有差。天地懸隔。學者不透此中消息。便是孔子宫牆外人。省夫。

學戒得少爲足

學者大患在乎得少爲足。得少爲足。必以未了之義發不當之機。功行日薄。而其輕心慢心。復加於內。閱外現之大士。則意業合口業。而交作矣。吾深以此自省。前非。因亦爲儒釋兩門高賢。動念焉。蓋孔子之學。自顏曾達於子思。意俱密傳。至孟子。突然獨負命世亞聖之才。而得少爲

後先雜俗議 卷之五

百書

足之端已萌矣。達磨之學。自神光流於馬祖。意儘密。分入五宗。彬然俱抱超佛越祖之見。而得少爲足之端亦現矣。何以故。古德云。智過於師。與師平等。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孔子與達磨之智。豈易齊哉。孔子兼脩仁聖二學。孟子得其仁學之頭腦而已。殆不知上古有中庸。邈世之聖人。當世有內閱。時中外現獨行之君子。而槩以孔子之規格繩之。則於其尊老聃下顏子處。必有遺照矣。是以疎老聃而力攻楊墨。舍顏子而

并異夷尹。此見孔子於經世而不見孔子於出世者也。假令孔子遇達磨必以聖諦第一義相印證。而孟子則藩籬之矣。以此垂訓後儒安得不浮兩程夫子遂祖孟子之拒楊墨以闢佛老。固其所也。然猶可解也。蓋至於今日之儒以良知之影響合卑傳之影響而淺陋乃極其流毒且入禪章矣。達磨兼該權實二智五宗得其實智之大槩而已。殆不知上古有不以一大事出現之如來當世有內闍菩薩外現凡身之臣宰。

從允維俗議

卷之五

五

而槩以達磨之性宗禦之則於其憐雙馬開五禁處亦有遺照矣。是以雖與郭汾陽同時並未

函奔已極。餘羶且染儒紳矣。究其病根皆坐於得少爲足耳。則其根之所自起又何在。蓋爲儒禪家有二錯見。大槩以久迷忽醒之影悟爲真悟。又以初發心之解悟爲證悟也。今有不著不察之徒忽於斷言語絕思慮處露出本來性善面目者。其時不禁自得便以爲達磨六祖之性宗在是矣。不知此乃影悟非真悟也。揆諸子貢子與初聞一貫之消息尚未必打過對面而可輕望神光之雪際安心慧能之燈前了性乎。若

從允維俗議

卷之五

五

顏子之一日歸仁則逼真是安心了性之境界也。子貢子與於夫子歿後亦及之。而兩家門徒之入此室者有幾哉。安得不以影悟爲真悟也。然顏子達磨亦從多劫證過此門。而今生復現者耳。禪師中實有多生在影悟場中。而今生始徹者此正華嚴之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也。西天東土諸祖正現此門禪者侈爲最上一乘。祖師禪若謂釋家明星悟道之且亦若是而已矣。不知此乃解悟非證悟也。蓋釋尊一從明

屋悟後便見大地衆生一時成佛亦一一能授其記孰於某劫證道孰於某界作佛而初發意之禪師有是乎哉雲門五葉中之一葉也以三世爲王遂失神通始不如佛光道悟禪師從郭汾陽再來爲僧神通猶在而謂禪宗之悟境遂可同於釋尊之悟境乎若孔子之言過此以往顏子之言欲從末由則逼真是望着證境而說孔子之傳乾元又分明說出證境其惜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所謂止亦向證境說也此則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美

但儒門罕知此義而禪門中能別解證二境消息者亦寡矣何怪乎其得少爲足哉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愚不敢言知困而不足則頗能自知矣志諸此以待謀道之仁賢云

儒流參酌命學
學有性命二宗命學亦儒者所當參否曰易言至命孟言立命此命學卽性學也老子豈非命學之宗然而所重在道其曰道生一卽太極太極卽性也老子曷嘗於性外脩命哉自仙家

分精氣神爲三寶神屬性精氣屬命乃有性命雙脩之說又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之說此命學之別傳也術非不正而非事君事親之君子所能行又有所謂外丹服食者服之可以冲舉君子豈以玄門之術外之然不有魏伯陽之引內養性許旌陽之忠孝淨明吾知上真之不加護也上真不護而強爲之其不奏功明矣何用僥倖於萬一爲黃白男女之術旁術也縱得真傳亦造物之所嗔厭而况賣此二術者多玄門無賴之流乎或者却病延年之術無害於天理者不嫌祖孟子養氣之功以爲持志之助然而苟無真訣則求却病而反增病求延年而反促年者有之吾竊有味於文中子之蒼長生問也曰仁義不脩孝弟不立奚爲長生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美

折衷脩性命二宗

禪玄二門之相駁駁久矣禪門據楞嚴十種仙案以爲並是人中鍊心不了三界者故曰鏡經八萬劫總是落空亡而玄門又以性命雙脩之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法判禪流爲脩性不脩命。有詩曰：既君縱悟真，如理未免拋身却。入身何似更兼脩。大藥頓超無漏作真人。二說孰是曰：脩性不脩命。禪門委多若人然。特下乘禪之未悟真如者也。果悟真如之性，則已成無漏真人。而大藥不必脩矣。蓋玄門之所謂真如，乃禪門之所謂識神也。識神乃拋身入身之本。而張平叔認爲真如，誤矣。若玄家所開天地神人鬼五仙委，不出於楞嚴所科十種仙中。中有性命雙脩者，入天仙品。有脩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頁五

一七〇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蓋大經如華嚴法華楞嚴等章，俱導人以出世正因。故不但伸大乘亦伸中下二乘。而於人天小果，並以爲世法而抑之。他經則有言及菩薩升沈變態者，雖天魔外道中亦有大乘果位菩薩在焉。何獨於天仙而疑之，故亦不可執楞嚴十種之說而薄視天界聖賢也。總而核之，學者當辨脩脩二軌。從初發心者說，必以悟上乘爲第一義。雖二乘猶當棄之。而况人天之果從已發心者說，則菩薩脩道於三祇劫中，六道何所不入。天文地理醫卜詩文博奕局戲等技，一有不精，便不能過五地。人間天上二十五有之中，一切方便助道品，一有不透，便不能過七地。况於命學亦脩性中一大因緣，而多劫獨漏此果乎。但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慮，所先或不在是耳。時節因緣既至，聖人亦必後天而奉天時。爲主爲伴皆無所擇。乃禪流草莽玄學，至有以北帝爲龜蛇而欲毀其象者，則真半邊漢也。病亦起於得少爲足。儒林當以爲戒焉。

釋道判天界菩薩低昂辨義

蓮經判人天道轉輪聖王釋梵諸王俱屬小藥
草一欸尚在緣覺之下而道經則尊三清四皇
為七寶並屬古佛分身孰為定論曰皆是也蓮
經從聖凡之界判其等則天主皆在凡位不異
人世間之帝王道經從化現之果究其因則天
尊多屬古佛遠過出世間之小聖不有蓮經藥
草之喻何以發人超凡入聖之大心不有道經
七寶之徵何以動人格天響帝之真念儒者必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百空

毋舉一廢一

儒先論三教得失

天下尊信程朱攻異端之說久矣近乃有疑其
為誇佛者此又非所以論程朱也凡誇佛者必
與佛心相違或口談佛理而身毀清規或語牽
佛經而意入魔見此謂誇佛程朱特認佛不真
耳非誇佛也或者即奉佛敕而來亦未可知昔
調達永世與佛為仇而釋迦猶稱之曰善知識
况程朱儘有中狂禪之膏肓處其為禪門之善

知識何疑哉獨惜其硬過出世一宗盡掃天堂
地獄因果之理謂人物但有現在而無過去未

來小人既無所虞於報應而君子亦無所究其
指歸生死苦海何由得出後生出離之門既閉
則教主證果之岸亦迂矣雖不受誇佛之報亦
必群盲脩衆生久滯於生死苦海中如其受逆
流之佛教也又當別論程朱未出之先惟文中
子之持論最公曰詩書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
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百空

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斯言真千古不易之
斷案周元公實洞照之意在轉禪學為聖學是
以隱釋顯孔而兩程遂標戈以入二氏之室其
時亦有劉忠定公元城者持論最方最圓其言
曰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
禍亂又作人無唯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
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又曰古今大儒著
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為
儒佛弟子者各主其教猶辨足也令一足失可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乎。則鼎必覆矣。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教。亦從而誣之。以為佛法皆無足取。非也。士大夫多以禪為戲。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而為一笑之資乎。此論真是先得我心之同。及考元城立朝大節。表俗高風。靡不亭亭物表。實與趙閱道不相上下。程朱雖開佛。絕不敢議其非。蓋使信佛皆如元城閱道等。則孔子之道益光矣。今自浙學倡後。程朱之教漸衰。禪宗之焰復起。人但知為風會所趨而不知。聖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祖之精神不泯也。當此之時。不患三教之不合。而患合之。不以其矩。合之。不以其矩。則儒不儒。禪不禪。玄不玄。而世教且數。不如各執本宗之為愈也。愚故以一貫通。傳之宗。而以孔矩別。罕聞之行。或者可資。聖謨之萬一歟。

學者當於三教闢疑慎言

孔子贊老子為猶龍。出於莊子之書。其與太宰蕩論及西方聖人出於列子之書。儒者多以謬悠荒唐之說疑之。然禮記載有曾子問一篇。孔

一七一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子自述吾聞諸老聃者。九四老聃殆精義入神之聖也。惡可疑。猶龍之讚為虛。曾論載有太宰問一章。太宰聖孔子而頗嫌其多能。然則太宰亦知道在一貫。不在博聞強識。可與尚論古之聖人者也。惡可疑。西聖之言為誕。學者信得及。則信之信不及。則姑闕此疑。而慎言其餘可也。乃或置卜度於其間。必造滔天口業。况吾儕無程朱之德。學自當以揣己分量。求安身立命之方。於太宰章最宜細玩。應知太宰以多能病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子誠疎。而疑聖不屬於多能。見却正也。子貢表夫子以天縱兼多能。誠確。而後學或因之以習。多能蔽亦當稽也。是以夫子鄙多能為少賤之事。而以君子不多賞。太宰之知。此謙已誨人之深意也。以此推之。吾儕亦安身立命於一貫之宗。可矣。何事學孔子之博聞強識。為雜束二氏之書於高閣。豈謂少也。愚頗為之分。經串絡。無乃遠君子不多之訓耶。曰。此又不可以執一論也。聖賢之願力。常與氣運相通。天命孔子以未

喪之文故縱之以博學之長才又貫之以空空之性境有主則必有輔顏子子貢孔子之二輔也顏子則速肖矣子貢亦具博聞強識之胎胚而空體不逮顏子是以獨受夫子猛火之鍛焉先以不受命而貨殖教其博繼以多學而識之啓其約然後一貫之衣鉢乃授無言之秘藏旋抽子貢於是不貨殖而屢空矣是故顏子即孔門之長子普賢子貢即孔子之少子文殊也皆以大乘根器合孔子之願力以乘氣運者也不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

然胡爲得回則門人益親得賜則門人益進耶曾子不具博聞強識之才則以守約爲道而已一貫之傳最確其孔門之傳然迦葉歟阿難又以迦葉單傳之宗貫釋迦五時之教則子思子尼以當之矣學者有子貢子思之才品乎何嫌學孔子之多能以滿一貫之量苟無二子才品而求多於見聞則多能正足以窒空體人心能有幾多智慧而欲攬天下之長以爲己長乎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之守約正是善學

孔子之多能者也雖然使曾子上無大成之至聖爲之師中無知十知二之上賢爲之友下無青出於藍而深於藍之聖孫爲之徒而光以守約之宗見於世則何以收博學強識之通材及一起直入之敏士其去釋門之聲聞小乘無幾矣故多能亦聖學之助而不可廢也或多或不亦亦顧學者之力量何如耳密已分量擇而處之便是安身立命之準若孔子之讚猶龍懷西聖程朱猶信不及而可責諸時賢乎閑疑慎言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夏

則君子寡尤之學也愚也一貫之宗既未徹博聞強識之具亦無有守約乃吾分耳不揣而爲三大聖人分疏過也夫過也夫然於孔子下學上達法門則守之願確矣所守原在曾子之約而以已方人則不取

評唐宋參禪豪傑

唐宋見性禪師善能指點儒門豪傑有以黑風吹之喻點于頓者有以心頭火之謹點白居易者有以狗子佛性話頭點趙開道者有以德山

參禪之從先維俗議

托鉢末句點張天覺者。有以四大本空轉語點蘇子瞻者。有以相公入來富漸在外語點富鄭公者。有以子韶格物晷晦物格語點張無垢者。有以童子趨吟萬象之中獨露身點馮濟川者。諸公皆於言下有省。禪林侈爲感事。適年有一豪僧好施棒喝。常恨當今不得遇此等朝士而鉗錘之。而朝士之知有向上一着者。亦若恨目前不得遇此禪師。受其鉗錘。愚按前者諸師。信乎能攻他山之玉矣。叅以釋尊靈山榜樣。似有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百五十一

不帖帖處釋尊。惟於巾瓶弟子。直下鉗錘。如何難徵。心不契。則咄之曰。此非汝心。善星問義。太乖。則訶之曰。痴人。猶吾夫子之野子路。而小樊逃也。至於對波斯阿闍二王。則口口稱爲大王。對領徒八百之外道仙。亦口口稱爲大仙。指點最明。辭意却婉。殊不以無上法王之尊嚴。而沒貴貴老老之世法。豈其機鋒落禪師後耶。以是知諸師見地。雖確終帶有英雄降人餘習在也。惟大顛面折韓子之原道論。祖印面折歐陽子

一七二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之本論。此乃對症之針砭耳。愚亦竊歎當時明公。但信得禪流中有一生了道之耆宿。尊之太過。不信得儒流中有夙生絕解之大士。求之太苛。如蘇子肯下佛印。東林總而不肯下程正叔。正叔豈必不從。夙生禪悟中來。富公肯下投子。圓照而不肯下韓魏公。魏公實紫府真人之應化也。以佛眼照之。並是顛倒見耳。今世儒豪之見。大率類此。或先達或同袍。豈無可入憲老乞言之選者。槩以地醜德齊。難於相下。而禪玄二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百五十二

門有豪夫焉。聳之以棒喝之粗機。輒驚投之。以立竿見影之小術。輒動有不難於五體投地者。然多以虛影相吊。未必如唐宋名公之果有所得於諸師也。風尤下矣。雖然其猶賢於挾貴師心之流也夫。

尚論大儒晚年悔悟以警狂學

韓子作原道論以闢二氏而卒。乃降心於大顛。歐陽子作本論以攻佛而卒。乃降心於祖印。近儒有姆哭之者。不知此乃二公之不昧本因處。

也韓歐之因地必遠矣此來其以先迷後得主之形象示人歟然韓子與孟簡書尚有門面話頭在歐公則倒身入於禪窟臨歿猶借華嚴經誦至八卷乃逝亦深悔從前作本論之非則何如蚤不作之為愈也孔子重戒不知而作有以哉程朱先已見性端倪而後開佛其論尚為有本故立於韓歐之上而晚年悔悟之狀亦頗類於韓歐則以落葉歸根天機有所必至耳淳公為監察御史裏行時嘗曰佛說光明變現初莫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言

測其旨近看華嚴恰說得分曉盡是約喻應機破惑名之為光心垢解脫名之為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教化得人光照無盡世界只在聖人心上光明所以諸經之先皆說放光一事此言亦只道得法身邊事未盡三身之義而悔心則已切矣正公為崇政殿說書時嘗致書於靈源清禪師叩問禪要師答書中有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匠歷叩殆遍之語則正叔曷嘗不參禪學而對徒輒諱之殆不如淳公之開

心見誠不事遮蓋歸涪之後尚言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則其所叩於靈源禪要者謂何豈從夷狄叩心要耶亦猶韓子之降心大顛而猶存門面於孟簡之意也吾謂叔子穿箭之心未盡以此若晦翁晚年真有大悔亦有太悟嘗作閉善道謙禪師祭文其略曰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說不出於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言

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款留朝夕咨參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證恭惟我師具正徧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窺此見晦菴之痛悔關佛略無包藏也或問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晦翁答云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到這裡都

管登之從先維俗議

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生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此。孔孟所不及。又云。金剛經所謂降伏其心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伏世間一切眾生之心。入無餘涅槃。只是一無字。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謂離相。即名爲佛。此見晦翁之有深悟於禪也。然味此等語意。亦但信及達磨六祖悟境。而未必信及如來證境。其見則已超過伊川。而合明道之解地矣。學者當於此。驗濂溪發脈。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五

一七三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後世必有以窮禪客目我者。不知吾今心事。實不敢妄想達磨之立地成佛。而純向孔顏下學路中行也。僭謂孔顏所達於達磨之悟境。在往劫。不在今生。今生所現。是權非實。孔顏所達於如來之證境。亦不在今生。但難判其在往劫。在來劫。往則必在塵點劫前。來則必在星宿劫後。今生但以普賢行門現耳。悟證二境。是孔顏之實際。而示人但以影略。普賢行門。是孔顏之影現。而垂後則成楷模。蓋有乘龍御天之願力存焉。學者無孔顏之因地。則其上達之學。亦難入必也。學曾子乎。曾子從影悟起。真修從真修發。真悟其萬世儒學之的。晦翁當悔悟之年。纔能與曾子打過對同匙鑰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晦翁有焉。乃儒釋兩家。雄夫類。欲以偷心望聖果。夫名利猶可以偷心取。而道德可以偷心取哉。誼當闡晦卷之幽。以爲作狂作僞者戒。

總究儒禪大小孔釋權實密義

儒有小儒大儒禪亦有小禪大禪小儒何足以當大禪故達磨出而語言文字之儒如燭火小禪亦何足以當大儒故元公出而繩床學語之禪皆野狐然初發心之大禪終不能奪絕解圓修之大士故以孔子之從心不踰矩視棒喝之機鋒兒戲耳遇九年面壁之祖則必以過世之中庸聖之絕解圓修之大士又當遜德於如來之以一大事出現者使孔顏與釋迦同時不作內護亦作外護此不但因地遜於果地即帶果

從先維俗談

卷之五

五

行因之如來亦權遜於從因證果之等覺也學者通乎此義其於三聖人之應迹釋然矣則又將有疑於佛氏三不能之說當剖之佛能納大千世界於一毛孔中復能手擎大千世界擲虚空界外何以不能逃定業也隨因感果歷歷分明此所謂入正道也逃定業即逃正道矣正道可逃乎然佛性已空諸所有有何定業從凡夫見之以為有耳但學佛者切不可起逃定業之想纔起此想便屬偷心偷心之業轉重矣佛於

發真歸元之頃十方虛空皆悉消殞何以不能盡有情界也有情界從八識建立識情可滅識性不可滅有情界盡則識性亦滅矣佛能滅識性乎然有情界生本無生滅亦無成亦何盡與不盡之有謂有情界不能盡亦順凡情說耳但學佛者切不可起盡情界之想纔起此想即落斷見斷見非大乘之路也佛於四生六道皆能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何以不能度無緣也眾生入識田中真如與無明和合無明之緣日

從先維俗談

卷之五

五

親則真如之緣日疎無明之生相最難盡也諸佛非三祇不盡無明而獨能令眾生頓盡哉無明未盡即是成佛之緣夫至也佛能度諸然無明受真如薰必復還於真如畢竟無緣皆入有緣但非一生之所能究竟耳釋尊從明星悟道之日盡未來際之因緣悉知悉見實無一人不受度者言佛不度無緣亦從凡夫之情見而云然也在學佛者不可一日無度盡眾生之心亦不可一日起強度無緣之念纔起此念便入狂

因凶莽施設將與眾生同墮惡道。吾嘗嘆今之狂師偽師輕談般若。若人已之等兩輩。皆先陷眾生於地獄。而以天界佛界待如來之拔濟者。律以八正道。卽是無緣眾生。而彼且以爲當下卽佛也。迷執甚焉。學者窮理及此。而後可與論文。孔乾元坤元之易也。已。

儒者當治禪玄二門闡提

人有恒言。唯佛大慈大悲。儒者不可不求其實。佛言殺一蟻子有罪。殺一闡提無罪。梵語一闡

提華言信不具。謂一切世出世法無一足以動

卷之五

重

其信心者。乃四端全滅之人也。王法非士師不殺人。而佛法似許人人殺之。此豈以煦煦爲仁者哉。成闡提。未有不入阿鼻獄者。其人果作何狀。在俗則有殺父與君之賊。入此款中。而出家則撥無因果之魔。信其尤也。悉以犯義犯刑之身。談罪福性空之旨。撥三賢亦撥十聖。何況人天之小。因小果而不撥耶。佛以爲殺之無罪。而族姓家且有爲之揚旗插標者矣。經言天魔附

一七四

太崑先哲遺書之一

人說法。弟子與師。當受王難。明以折伏魔僧之權。付之主持世教者。而勝國以前。君有捨身布髮。稱弟子於法師者。有勅僧尼犯國法。不與民同科者。又有詔法師坐受群臣禮拜。入殿廷亦不隨班拜跪者。臣下亦從而附和之。致使狂魔肆志。激成三武滅僧之慘。而勝國則不久遂亡。此不講於佛之大慈大悲。而以姑息開闡提路者也。然後知我 聖祖之束二氏於禮部。嚴禁師巫邪術。直得如來心印矣。玄門亦有闡提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重

在黃白男女二術中。術固卑卑。而剽掠叅同悟真之唾餘。引人人於財色。妄言金丹入腹。我命不制於天。其撥因果。固未必如盜法魔僧之甚。而廉恥則掃地盡矣。律雖以左道科之。而未詳竊以爲問刑條例中。當附此二款。凡以黃白偽術坑人財物者。事發同強竊盜論。凡以男女穢術汚人閨門者。事發同僧道犯姦。及平民強姦論。儒者慎毋墮其術中。

右議以從先維俗爲名。而究及三教聖人根

因何居不究及三教根因則先進之源頭不
徹也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
化由通乎禮樂愚敢爲申其義曰孝弟不從
盡性至命中出孝弟猶爲無本禮樂不從窮
神知化中出禮樂猶爲無根此不可與中人
以下者道道中人以上而不及此則從先之
義粗矣故以此義終焉。

從先維俗議卷之五終

從先維俗議

卷之五

五



1
47A

跋

古之賢哲。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節之文之而爲禮。羣習焉而成俗。文物之邦。禮俗隆厚。合於軌範。其有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者。乃譏禮爲忠信之薄。禍亂之首。其爲有激而然歟。抑時會變遷。固有審本末之宜。而熟權其所輕重者歟。有明一代禮俗。今蓋鮮有述之者。不徒時會變遷。亦由記載之書。流傳極少。無可揚榷。獨我鄉先哲明管登之先生志道。撰從先維俗議五卷。標著其從先進維厚俗之旨。以論當代禮俗。其書僅見於四庫存目。各家藏書誌錄。罕有載及。三十年前。江浦陳珠泉君。得明刊本而珍度之。上海王培孫君。復借鈔全帙。爲我鄉王慧言君所知。馳函見告。囑爲印入太崑先哲遺書。王培孫君遂以鈔本見贈。復得陳珠泉君借與原本。余丐寶山袁觀瀾君。圈閱一過。海甯陳乃乾君。商榷印布方式。恐聚珍版之排校。不易無訛也。乃定用原本縮印。以存其真。惟損佚七頁。無法覓補。祇付闕如。余惟先生生明中葉以後。自京曹出任外台。從政有年。遵崇祖制。非可訛議。而經百數十年。政綱漸替。詔讀相仍。慨歎之辭。溢於楮素。則其風節之足尙也。戚黨鄉里之間。乃限階級。往代章制。略可攷見。而其師友交契。特見敦尙。則又風誼之可重也。末卷闡揚

哲理。溝通儒釋。其調和心性。挽救末流之旨。異乎宋儒之闢佛老。而隱已翕受道家佛家之精意者。可無論已。袁觀瀾君謂儀禮十七篇。屬於士大夫者十有一。所記相見飲射。冠昏喪祭。厯厯如繪。蓋今所謂文家之寫實派者是也。先生此書。述明代禮制之待搢紳之士。及搢紳之士之待其家族戚黨鄉里。上而長官。下而屬僚部民等。並其百數十年之變遷風尚。加以諷議。則不第寫實派之僅供參攷者比矣。惟既含有時代性。自多不合於今世。而其本旨之重實踐勵薄俗。則固肫然若揭也。余避袁君書。因並誌之。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太倉俞慶恩跋於滬濱腐廬。

LINDA O'NEILL

272

陳跋

俞君鳳賓。今之博雅君子。而隱於醫者也。日者以刊其鄉先哲遺書之故。假余所藏管氏從先維俗議一種。將刊入壽世。而以大著衛生叢話貽余。管氏此書。流傳絕少。諸家藏書目。亦鮮載。余得之卅餘年矣。四庫存目。引其書名。而管氏之爲人。則見之方志。可攷而悉。今不復贅所宜言者。俞君生管氏後三百餘年。而能刊行此書。以不朽管氏。其襟懷非流俗比也。是亦今之能維俗者矣。因題大著衛生叢話律詩二章。郵贈俞君。若不遭大雅之屏棄。刊入從先維俗議之後。以爲重刊本之跋尾。其亦奚不可也。

衛生三帙重璠璣。義蘊搜尋妙舉隅。桑海閑身此黃綺。杏林高手卽倉廬。東方文史能爲用。西學昌明未可誣。道大不容方技囿。名醫自昔是通儒。

玉函金匱問如何。海上新方肘後多。學是補天媧后石。文如揮日魯陽戈。由來湯液源伊聖。豈必儒門限于和。千月千潭千是一。中西方案貴研磨。

江浦陳珠泉稿
陳君珠泉。旣以此書原本。借與印行。復郵詩爲跋。於不才獎譽過甚。重違陳君意。乃仍列諸卷後。彌滋愧已。弗敢承也。戊辰夏日。慶恩敬識。